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說苑今註今譯

盧元駿 註譯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編

說苑今註今譯

盧元駿 註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初版

說苑今註今譯　一册

定價新臺幣一百九十元正

註譯者　盧元駿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

古籍今註今譯，由余歷經嘗試，認為有其必要，特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伊始，研議工作計劃時，余鄭重建議，幸承採納，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此一項目，並交由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辦。茲當會中主編之古籍第一種出版有日，特舉述其要旨。

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古代文字原為通俗者，在今日頗多不可解。以故，讀古書者，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余為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在距今四十餘年前，曾為商務印書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為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該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五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為準；其無關宏

旨者，概從删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註釋；古籍異釋紛如，即采其較長者。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然而此一叢書，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猶之嘗其一臠，而未窺全豹。及民國五十三年，余謝政後重主該館，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甫出版三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商之於余，以其係就全書詳註，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遂予接受；甫歲餘，而全書十有五册，千餘萬言，已全部問世矣。

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義晦澀，今註以外，能有今譯，則相互爲用；今註可明個別意義，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寧非更進一步歟？

幾經考慮，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爲商務印書館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其凡例如左：

一、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暫定十種，如左。

㈠詩經、㈡尙書、㈢周易、㈣周禮、㈤禮記、㈥春秋左氏傳、㈦大學、㈧中庸、㈨論語、㈩孟子。

二、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地名必註今名，年份兼註公元；衣冠文物莫不詳釋，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

三、全書白文約五十萬言，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爲一百五十餘萬言。

四、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分別定期於半年內繳清全稿。

五、各書除付稿費外，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所有超出之部數，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

以上經部要籍雖經一一約定專家執筆，惟蹉跎數年，已交稿者僅五種，已出版者僅四種，而每種字數均超過原計劃，有至數倍者，足見所聘專家無不敬恭將事，求備求全，以致遲遲殺青。嗣又加入老子莊子二書，其範圍超出經籍以外，遂易稱古籍今註今譯，老子一種亦經出版。

至於文復會之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根據工作計劃，更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經史子無不在內，除商務書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餘則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深盼羣起共鳴，一集告成，二集繼之，則於復興中華文化，定有相

當貢獻。

惟是洽商結果，共鳴者鮮。文復會谷秘書長岐山先生對此工作極爲重視，特就會中所籌少數經費，撥出數十萬元，並得國立編譯館劉館長泛池先生贊助，允任稿費之一部分，統由該委員會分約專家，就此三十種古籍中，除商務書館已任十二種外，一一得人擔任，計由文復會與國譯館共同負擔者十有七種，由國譯館獨任者一種。於是第一期之三十種古籍，莫不有人負責矣。嗣又經文復會決定，委由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唯盼執筆諸先生於講學研究之餘，儘先撰述，俾一二年內，全部三十種得以陸續出版，則造福於讀書界者誠不淺矣。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文復會副會長兼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雲五謹識

「古籍今註今譯」序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百年誕辰，中山樓落成。 蔣總統發表紀念文，倡導復興中華文化，全國景從。孫科、王雲五、孔德成、于斌諸先生等一千五百人建議，發起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冀使中華文化復興並發揚光大。於是，海內外一致響應。復由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共同策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於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恭推 蔣總統任會長，並請孫科、王雲五、陳立夫三先生任副會長，本人擔任秘書長。

文化的內涵極爲廣泛，中華文化復興的工作，絕不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一個機構的努力可以達成的，而是要各機關社團暨海內外每一個國民盡其全力來推動。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整個中華文化復興工作中，負有策劃、協調、鼓勵與倡導的任務。八年多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本着此項原則，在默默中做了許多工作，然而却很少對外宣傳，因爲我們所期望的，不是個人的事功，而是中華文化的光輝日益燦爛，普遍地照耀於全世界。

學術是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我國古代的學術名著很多，這些學術名著，蘊藏着中國人智慧與理想的精華，象徵着中華文化的精深與博大，也給予今日的中國人以榮譽和自信心。要復興中華文化，就應該讓今日的中國人能讀到而且讀懂這些學術名著，因此，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在其推行計劃中，卽列有「發動出版家編印今註今譯之古籍」一項，並曾請各出版機構對歷代學術名著，作有計劃的整

理註譯。但由於此項工作浩大艱巨，一般出版界因限於人力、財力，難肩此重任，王雲五先生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並兼任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乃以臺灣商務印書館率先倡導，將尙書、詩經、周易等十二種古籍加以今註今譯。（稿費及印刷費用全由商務印書館自行負擔。）然而，歷代學術名著值得令人閱讀者實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遂再與國立編譯館洽商，共同約請學者專家從事更多種古籍的今註今譯，所需經費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共同負責籌措，承蒙國立編譯館慨允合作，經決定將大戴禮記、公羊、穀梁等二十七種古籍，請學者專家進行註譯，國立編譯館並另負責註譯「說文解字」及「世說新語」兩種。於是前後計劃着手今註今譯的古籍，得達到四十一種之多，並已分別約定註譯者。其書目爲：

古籍名稱	註譯者	主編者
尙書	屈萬里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詩經	馬持盈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周易	南懷瑾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周禮	林尹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禮記	王夢鷗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春秋左氏傳	李宗侗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大學	宋天正註譯 楊亮功校訂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庸	宋天正註譯 楊亮功校訂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論語	毛子水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孟子	史次耘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老子	陳鼓應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莊子	陳鼓應	王雲五先生（臺灣商務印書館）
大戴禮記	高明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公羊傳	李宗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穀梁傳	周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書名	註譯者	主編
韓詩外傳	賴炎元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孝經	黃得時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國語	張以仁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戰國策	程發軔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列女傳	張敬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新序	盧元駿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說苑	盧元駿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墨子	李漁叔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荀子	熊公哲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韓非子	陳啓天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管子	李勉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淮南子	于大成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孫子	魏汝霖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論衡	阮廷焯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史記	馬持盈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楚辭	楊向時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商君書	賀凌虛 張英琴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太公六韜	徐培根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黃石公三略	魏汝霖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司馬法	劉仲平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尉繚子	劉仲平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吳子	傅紹傑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書名	註譯者	主編單位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曾振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文心雕龍	余培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說文解字	趙友培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世說新語	楊向時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以上四十一種今註今譯古籍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肩負出版發行責任。當然，中國歷代學術名著，有待今註今譯者仍多。只是限於財力，一時難以立即進行，希望在這四十一種完成後，再繼續選擇其他古籍名著加以註譯。

古籍今註今譯的目的，在使國人對艱深難解的古籍能夠易讀易懂，因此，註譯均用淺近的語體文，希望國人能藉今註今譯的古籍，而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與文化，有正確與深刻的瞭解。

或許有人認爲選擇古籍予以註譯，不過是保存固有文化，對其實用價值存有懷疑。但我們認爲中華文化復興並非復古復舊，而在創新。任何「新」的思想（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無不緣於「舊」的思想蛻變演進而來。所謂「溫故而知新」，不僅歷史學者要讀歷史文獻，化學家豈能不讀化學史與前人化學文獻？生物學家豈能不讀生物學史與前人生物學文獻？文學家豈能不讀文學史與古典文獻？讀史與讀前人的著作，正是吸取前人文化所遺留的經驗、智慧與思想，如能藉今註今譯的古籍，讓國人對固

有文化有充分而正確的瞭解，增加對固有文化的信心，進而對固有文化注入新的精神，使中華文化成為世界上最受人仰慕的一種文化，那麼，中華文化的復興便可拭目而待，而倡導文化復興運動的目的也就達成了。所以，我們認為選擇古籍予以今註今譯的工作對復興中華文化而言是正確而有深遠意義的。

今註今譯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們所約請的註譯者都是學識豐富而且對其所註譯之書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們從事註譯工作的態度也都相當嚴謹，有時為一字一句之考證、勘誤，參閱與該註譯之古籍有關書典達數十種之多者。其對中華文化負責之精神如此。我們眞無限地感謝擔任註譯工作的先生們，為復興文化所作的貢獻。同時我們也感謝王雲五先生的鼎力支持，使這項艱巨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所屬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對於這項工作的策劃、協調、聯繫所竭盡之心力，在整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過程中，也必將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

谷鳳翔序於臺北市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說苑今註今譯

目錄

說苑今註今譯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㊀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㊁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㊂遠見，踔然㊃獨立；屢省考績，以臨㊄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今註】㊀師曠，春秋時晉國的樂師。㊁清淨，不紛擾叫清淨。㊂廓然，空濶廣大的樣子。㊃踔然，高遠的樣子。㊄臨，由上向下看叫臨，此處作監督解。

【今譯】晉平公問師曠說：「怎樣做 個人民的領袖？」師曠說：「做領袖的方法，要儘量給人民減少麻煩，自己要以德感化人民；不要借用政刑，並要愛護人民；任用賢能的人擔任公職，多用耳

目探聽天下四方人的意見；不被一般習俗所限，也不要被左右的人所控制；胸襟開濶，要有遠見；並且要立在超然的地位領導人民，常常巡視或考核大臣們的政績。這是做一個領袖的人所應該有的操持。」晉平公說：「好的。」

齊宣王㊀謂尹文㊁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㊂』。詩人曰：『岐㊃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㊄！』」宣王曰：「善。」

【今註】㊀齊宣王，姓田，名辟彊，他是諸侯非法稱王。㊁尹文，周人，著有尹文子一書。㊂睿作聖，睿是聰明的意思，聖是於事無不通叫聖，這句話是說聰明的人可以成聖人。語見尚書洪範。㊃岐，指岐山，代表周。㊄見詩經周頌清廟。

【今譯】齊宣王告訴尹文說：「怎樣才能做一個領袖？」尹文答道：「做一個政治領袖，要政簡刑輕，並有雅量能容忍別人。施政的目標簡單，人民就容易服從；法規少，人民就容易守法；不會因為政治問題而犯罪。有遠大的目標理想，就能容納衆人；有恢宏的氣度，就能容納部屬；聖人是很少去干涉天下的事，而天下反而管理得最好。書經上說：『聰明的人可以成聖』。詩人說：『周朝有美德善行，子孫要保持它啊！』」宣王說：「好的。」

成王封伯禽㊀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㊁安靜以藉㊂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淸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今註】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曾親自率師討伐淮夷徐戎，在位四十六年。㊁撙節，趨於法度。㊂藉，貢獻的意思。

【今譯】成王封伯禽於魯（今山東），是爲魯公，成王把伯禽叫來，告誡他道：「你知道做一個首長的道理嗎？凡是呆在高位的人一定要謹愼，在下層的人才會順着在上位者的行爲，給予規勸，要打開不避諱的大門，讓他們按照一定的法度，從容地來幫助你，對那些敢說直話的人，不要拿自己的威武去嚇他，對他們的話也不要辯正，要廣博地採擇別人的意見，然後才選擇可取的。如果說只有文不能武，就無法威服人民，有武而不能文，人民雖然怕他而不親近他，文武都有了，才能表現威和德；既有了威和德，人民才會親近他，服從他，操守廉節的人可以上通領導階層，那些長於諂媚的小人就被阻塞在下層，敢直言的人能被進用，忠誠信義的人才能被留得住。」伯禽接受成王的告誡，領謝而去。

陳靈公㈠行僻而言失，泄冶㈡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㈢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㈣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㈤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㈥。

【今註】㈠陳靈公，見左傳宣公元年九年及十年。㈡泄冶，左傳宣公九年作洩冶，是陳靈公的諫臣，後被殺。㈢樹，作動詞用，種植的意思。㈣見易經繫辭上，惟本文所引和易經原文稍有出入。樞機，樞是戶樞，機是弩牙，這句是說戶樞的轉動，或明或闇，弩牙的發射，或中或不中，用以比喻一個人的行動，從本身而發，然後及於物，或是或不是。㈤見詩經大雅蕩。柔，安；嘉，善。㈥徵舒，見左傳宣公十年，他從馬房裏射殺靈公。

【今譯】陳靈公行爲很乖僻，而說話也多不中肯，泄冶說：「陳國快要亡了吧！我趕快不客氣地去

糾正他，可是陳靈公仍然不聽我的話，反而更加不像樣子。在上位的以德感化人民，好像風吹草一樣，東風來了，草就向西邊倒下去，由風的方向決定草倒下去的方向，所以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就不可不謹愼。如果種一棵彎曲的樹木，怎能希望它有挺直的身影，政治領袖如行爲不正直，講話不謹愼，就不能保住他帝王的名位，讓他的大名傳到後代去。易經上說：『如果一個君子住在室內，講的話合乎義，那麼在千里以外的人都會響應，何況是跟近的人呢？如果住在室內，言不及義，跟近的人都不會響應他，何況是千里以外的人呢？話從自己嘴裏說出去，影響及於人民；行爲從自己身上表現出去，影響及於廣遠。言行是君子最重要的關鍵所在，由這個關鍵表現出去的，關係到他自身榮辱，君子的至誠可以感動天地，他怎能不謹愼呢？』天地有了運動，萬物就跟着有變化。詩經上說：『你要出言謹愼，注重你的威望儀表，這樣天下也就沒有不安定、不完美了。』就是這個道理。現在你不從謹愼這方面着手，反而任意縱慾，縱不自我滅亡，也將要被人殺掉。」陳靈公聽了，認爲泄冶是妖言惑衆，把他殺掉，後來陳靈公果然被徵舒所殺。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㈠，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㈡。」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㈢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㈣。』

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㈤微㈥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今註】㈠博，以下棋爲戲叫博。㈡乘，作車解，一車四馬叫乘。㈢有間，有頃之間，張衡東京賦：「憮然有間」。㈣見詩經國風草蟲。惙惙，憂。覯，遇見叫覯。止，詩毛傳說：「止，辭也。」㈤見論語顏淵篇。㈥微，無。

【今譯】魯哀公問孔子說：「我聽說君子不拿下棋作遊戲，有沒有這回事？」孔子說：「有的」。哀公問：「爲什麼不拿下棋作遊戲？」孔子回答說：「因爲有二部車乘。」哀公說：「有二部車乘的人爲什麼就不拿下棋作遊戲？」孔子答道：「因爲怕作壞事。」哀公聽了孔子的話也就懼怕起來。過了一會兒，哀公又說：「君子討厭作壞事竟討厭到這種地步！」孔子答道：「如不非常地討厭壞事，也就不能非常地喜歡好事，如不非常地喜歡好事，那麼老百姓也就不會特別親近你。」詩經上說：「沒有看到你（大夫妻稱他的丈夫），心裏一直很難過，等到看到你，遇見你，我心裏就很高興。」詩經竟也這樣地讚美一個人做好事。哀公說：「眞好！我聽說君子會成全一個人做好事，不會幫助一個人做壞事。如沒有孔子，我到那裏去聽這些話呢？」

河間獻王㈠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

。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㈡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㈢在其南，殿山㈣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㈤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今註】㈠河間獻王，漢景帝之子，名德。好讀書，尤其擁有很多古文先秦舊書。㈡苗氏，種族名，古三苗後裔，相傳為槃瓠子孫。㈢大山，即太山，泰與太通，故大山又作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㈣殿山，疑即殿子山，又名大頭山，在河南林縣西北二十五里。㈤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

【今譯】河間獻王劉德說：「堯對天下人心存關懷，尤其注意窮人，同情所有人民遭受痛苦，擔憂他們不能事事稱心如意。只要有一個人饑餓，他就說這是我使他饑餓的；有一個人受寒，他就說這是我使他受寒的；一個人有罪，他就說這是我使他犯罪的。他的仁義很明顯地擺在那裏，他的德化範圍廣大；所以不需要獎賞，而人民自己就會互相勸勉作好；不必懲罰，而人民就被治理得很好。先寬恕他們，然後去教他，這是唐堯治天下的方法。當虞舜的時候，有苗氏反叛，他所以反叛的原因，因為有大山在它的南面，殿山在它的北面；左邊有洞庭湖，右邊有鄱陽湖；憑着這樣的險要，所以才反叛，夏禹想去討伐他，而舜不答應，說：『教化還沒有盡到力量，再在教化上用力。』後來有苗氏請求歸順，天下人聽到，都責難禹的不對，而稱讚舜能以德服人。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㈠，方三人，出舉㈡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㈢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攝㈣而進之曰：「意㈤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㈥！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㈦，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㈧」，此之謂矣。

【今註】㈠牧，各州首長叫牧。㈡舉，察舉。㈢舉，薦舉。㈣攝，引持。㈤意和噫通，歎詞。㈥與和歟通。㈦四門，書經舜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四門就是四方之門。㈧見詩經大雅民勞。柔，安；邇，近。這句是說：安定遠方的國家，就像安定近跟國家那樣的容易，以此來奠定我國家領袖的功業。

【今譯】周公借天子的權位，來給予人民恩德和好處，每方派出三位州牧，讓他們出去調查遠方的人民，凡是遭到饑寒而沒有衣食的，因打官司而失業的，有品德才幹而沒有被任用的，統統要報告天子，天子要召見那些來朝拜的諸侯，告訴他們說：「唉，我的政策恐怕有不對的地方吧！爲什麼我所領導的人民遭到饑寒，而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有因打官司而失業的，有些人很有才幹，而沒有被荐舉任用的呢？」諸侯們回去以後，就召集他們的大夫，把天子的話轉告給他們，老百姓聽到都非

常高興地說：「這眞是好天子！爲什麼他離我們那樣深遠，而把我們民間的事情弄得這樣淸楚，天子那裏是可欺騙的呢！」所以那些州牧就打開四方的大門，看四方的事和聽四方的事，因此，跟近的人更加親近他，遠方的人被他安定了。詩經大雅民勞篇說：「安定遠方的國家，就像安定跟近國家一樣，以這種精神來幫助我王建立功業。」就是這樣說法。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㊀，灑㊁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今註】㊀派，水分流叫派。㊁灑，汛，汛是水盛的樣子。

【今譯】河間獻王劉德說：「夏禹說人民沒有飯吃，那我就不能去指使他；功雖成了，但對人民無益，我也不能讓他聽從我；所以要疏導河流，開鑿長江，讓它匯通其他的支流，並使五湖的水注入東海，這樣人民是辛勞了，可是他們並不埋怨，因爲這是對他們有益的。」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㊀

【今註】㊀書經泰誓中作「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譯】　夏禹出門看見一位罪人，下車去問他，接着自己就哭起來，左右的人就說：「這名罪人不行大道，所以才會如此，您君王爲什麼也痛哭到如此地步呢？」夏禹說：「在堯舜那時候的人，他們都以堯舜仁愛的心爲心；現在我是一國的領袖，百姓却以他們自己的私心爲心，所以我才會痛哭。」書經上說：「百姓如果有罪，那就是我一個人的罪過。」

虞人與芮人㈠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㈡而反㈢。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㈣」此之謂也。

【今註】　㈠虞和芮都是古國名，一在今山西平陰縣，一在今山西芮城縣。　㈡閑田，或作閒田，所謂閒田，若封人附於大國，叫做附庸，若沒有封人，就叫閒田。今山西平陸縣有閒原，或叫讓畔城。　㈢反同返。　㈣見書經康誥。敬，愼；忌，憚。

【今譯】　虞人和芮人，預備在文王面前互爭自己的成就，等步入文王的境內，就看到他的人民讓禮給士大夫；再走進他的國，就看到士大夫們讓禮給公卿；虞國和芮國的人互相地說：「他的人民讓禮給士大夫，士大夫再讓給公卿，那麼這樣說來，他的領袖也要把國家政治大權讓給別人，而自己不作領袖。」虞芮兩國，他們沒有見過文王本人，可是他們把他們所爭的土地讓出來做爲閒田，然

後各自回去。孔子說：「文王的德化眞是了不起，沒有比這再偉大的了，他不要有擧動，而人民隨着他變，他不要有作爲，而自有成就，只要自己能謹愼克己，以身作則，虞芮自然平定。」所以書經康誥篇說：「只有文王才能謹愼畏懼。」就是這個道理。

成王與唐叔虞㈠燕居㈡，剪梧桐葉以爲珪㈢，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㈣，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今註】㈠唐叔虞，唐人季世之君，名叫叔虞，見左傳昭公元年。㈡燕居，就是閒居，見論語述而篇。㈢珪，上尖下方的玉器，國有大事，執以爲瑞信之物。㈣晉，春秋時國名，在今山西省境內。

【今譯】周成王和唐叔虞閒居無事的時候，成王就剪了一塊桐葉當作圭信交給唐叔虞說：「我拿這個封你。」唐叔虞很高興，並去告訴周公，周公就請問成王道：「是您天子封唐叔虞嗎？」成王答道：「我完全是和唐叔虞開玩笑的。」周公道：「我聽說天子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一個天子說出來的話，史官要記下來，工要去諷誦，士要去讚美它。」於是就封唐叔虞於晉，周公可以說是一個會說話的人，這樣一說，而成王將更加謹愼言語，表明了周公愛護他弟弟的意義，並且更有助於王室之鞏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㈠，夔爲樂正，倕㈡爲工師，伯夷爲秩宗㈢，臯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今註】㈠后稷，虞舜時農官，周的祖先。㈡倕，巧匠名，書經舜典作垂。㈢秩宗，禮官。

【今譯】當唐堯的時候，舜作司徒，契作司馬，禹作司空，后稷作農官，夔作樂官，倕作工師，伯夷作禮官，臯陶作大理，益負責驅逐禽獸的侵襲，唐堯由於體力關係，不能擔任一樣職務，可是唐堯却作領袖，而其他九個人却作大臣，它的原因在那裏呢？堯知道這九種職務的性質和重要性，讓他們九個人各擔當一種職務，他們這九個人都能勝任而完成使命，唐堯於是乎就成功了王天下的大業，所以說知人善任的人，就能領導天下，會辦事的人就可以做大臣，領袖要知人善任，大臣要辦事能力強，不要亂了舊有的典章制度，天下就太平了。

湯問伊尹㈠曰：「三公九卿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擧之。夫三君之擧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㈢

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今註】 ㈠伊尹，商朝的賢相，名叫摯。 ㈡三公，周朝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九卿，夏商周都有九卿制度。 ㈢股肱，下肢的一部叫股，上肢的一部叫肱，都是行動的主要部份，所以拿股肱譬喻一個人的左右輔佐。

【今譯】 商湯問伊尹說：「要選拔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不是有方法？」伊尹回答：「以前堯見到一個人就知道他是否賢能，舜要等任用以後才知道他是否賢能，禹要等到一個人成功以後才任用他。這三位領袖舉用賢能，用的方法不同，最後都獲得成功，然而他們還難免有些差誤，何況沒有法度根據，憑着自己的私意用人，失誤必定更大。所以一個領袖要使大臣能自己貢獻出自己的才能，就能夠萬無一失。領袖的責任是什麼？就是選賢。一個領袖能得到一位賢能的助手，天下就會治理得很好。反之，雖像堯舜那樣賢能的領袖，如果沒有得力的助手，仍不能讓他的恩澤流佈民間，所以一個賢明的領袖在上，一定要謹愼地選擇官吏，務必要求賢，設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來幫助自己，有才幹的人讓他擔任官職，尊重他的官位，提高他的待遇，賢能的人讓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才德次一等的，讓他從事勞力工作，因此，領袖就沒有可擔憂的

事，在下位的人也就不會存壞心了，百官大臣能負責盡職，恩德帶給人民，潤澤普及草木，以前虞舜左邊有禹，右邊有皐陶，他不必下堂，而天下就治理得很好，這就是使用人才的結果。」

武王問太公㈠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㈡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㈢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㈣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今註】　㈠太公，即姜太公，字子牙。　㈡小善，即小惠。　㈢黨，即朋黨。　㈣比周，見論語爲政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今譯】　周武王問姜太公說：「選拔賢能的人，最後反而招致危亡，是什麼原因？」姜太公說：「雖選拔了賢能的人，而不眞正用他，是僅僅有選賢的虛名，而實際上並沒有得到賢才的益處。」周武王又問：「它的毛病出在那兒？」姜太公說：「它的毛病就是出在一個領袖好行小惠罷了，這就得不到眞正的賢才。」周武王說：「怎樣算是好行小惠？」姜太公說：「國家領袖喜歡聽別人讚美他的話，而不喜歡聽別人說他的壞話，把不賢能的人當作賢能，把壞人當作是好人，把奸細當作忠

誠，把不守信義的人，當作有信義；這種領袖誤認部下阿諛他，就認爲是功臣；批評他，就認爲是罪魁；眞正有功的人，不知道給予獎賞；眞有罪的人，也不知道懲罰；人多勢衆的，就佔據了朝廷；人少力薄的，就被擠下來；所以那些大臣都一個個結黨營私，蒙蔽賢能，百官也是互相勾結，做盡壞事，忠臣因爲敢於批評，雖然無罪也被處死；那些邪惡的大臣，因爲會阿諛，雖然無功，也要獎賞。這樣的國家，將可以見到它的危亡。」周武王說：「好極啦！我今天聽到批評和阿諛的大概情形了。」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㊀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今註】 ㊀殃，禍。

【今譯】 周武王問姜太公說：「得到賢人又能敬重士人，有時還不能把國家治好，是什麼緣故？」姜太公答覆說：「自己不能決斷的事情，靠別人的話來決斷，將遭到禍殃。」武王問：「爲什麼要靠別人的話來作決斷？」姜太公說：「不能決定那些是不要的，拿別人的話來作決定；不能決定那

些是要的，也以別人的話來作依據；不能決定那些是該作的，也以別人的話來作依據；不能決定那些是該罰的，也以別人的話來作根據；不知那些是該賞的，也要根據別人的話。如果這樣，賢能的人派不上用場，可不必用，不賢的人也將不必趕走，而對士人也不必敬重。」武王說：「是的，那麼他對國家又將怎樣？」姜太公回答道：「這種人爲人不喜歡別人知道自己的實情，而專喜歡打聽別人的實情；不喜歡別人知道自己的過惡，而喜歡打聽別人的過惡；所以這種人不能把國家治好。」武王說：「是的。」

齊桓公問於甯戚㈠曰：「筦子㈡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㈢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㈣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能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㈤，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

；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今註】㈠甯戚，春秋衛人，家貧，為人挽車，至齊，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桓公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為上卿，後遷國相。㈡筦子，或作管子，齊桓公宰相。㈢就世，死亡的意思。㈣屈奇，奇異。㈤近習，人君所親狎的人叫近習。

【今譯】齊桓公問甯戚說：「現在管仲年紀老了，將要離我而過世，我恐怕法令不能推行，官吏也多不能盡忠職守，人民都非常埋怨，國家盜賊也多了，我要怎樣才能使那些壞人不致產生出來，人民豐衣足食？」甯戚回答道：「要緊的是要任用賢人。」桓公說：「要怎樣才能得到賢人？」甯戚說：「要廣開賢路，察訪賢人而任用他，尊重他的職位，提高他的待遇，宣揚他的名氣，那麼天下的人就會群起而至了。」桓公說：「既然要選舉賢能而重用他，如果沒有你來協助我，那麼也就不會有平民奇異之士親自上門來見我了。」甯戚回答道：「那是你做領袖的察訪不夠清楚，荐舉得也不夠明顯；同情用他又不信任他，官位低，待遇差；何況國家不能獲致人才，有五個阻力：做領袖的不欣賞人才，還有拍馬的人在旁，這是第一個阻力；提供平常的意見，未曾被重視，這是第二個阻力；阻塞蒙蔽，一定要利用人主近親的關係，才有機會被人主知道，這是第三個阻力；審問犯罪，要逼對方無話可答，然後治之以法，這是第四個阻力；左右供使令的人，為滿足自己的慾望，任

意專權，這是第五個阻力。消滅了這五個阻力，那麼豪邁英俊之士，都會同時興起，賢能才智的人也要來投靠；五種阻力不去掉，官吏和人民的意見，無法反映到上層；對下來說，也阻塞了賢士進身的機會，所以英明領袖的治理國家，好像江海一樣能容納衆流，永遠做百川的領袖；英明賢聖的領袖能容納一切，所以才能安樂而長久。從以上這些看來，要使國家政權安定，人民生活幸福，不僅僅是一個士人所能辦得到的。」桓公說：「好的，我將要標明五種阻力，以爲警戒之本。」

齊景公問於晏子㊀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㊁，辭會不給㊂，則隰朋㊃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今註】㊀晏子，卽晏嬰，春秋齊人，字平仲，齊景公宰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

，盡忠補過，名顯諸侯。㈡墮，俗作隳，毀壞的意思。㈢給，言語便捷叫給。㈣隰朋，春秋時，齊大夫。

【今譯】 齊景公問晏子說：「我想聽從你的意見，而弄好齊國的政治。」晏子答道：「我晏嬰聽說國家一定要備官，然後政治才會好。」齊景公立刻表情嚴肅地說：「我齊國雖小，却爲什麼不備官呢？」晏子答道：「這不是我所該答覆的。以前死去的桓公，身體健康狀況不好，精神鬆懈，說話也慢吞吞地，可是有隰朋隨侍他；左右的人過失多，懲罰得不恰當，可是有弦章隨侍他；平常行爲放縱隨便，左右的人都怕他，就有東郭牙隨侍他；荒廢農業，人民生活不安定，有甯戚隨侍他；文武百官懈怠，戰士們不肯效命，有王子成父隨侍他；行爲不能合乎德義，又不重視信用，有管仲隨侍他。桓公能夠取別人的長處補自己的短處，取別人所具備的來補自己所缺少的；所以他的話到達遠方而仍受歡迎，出兵討伐有罪的人，而不會遭到挫折；所以諸侯都欽慕他的德，而天子也送祭肉給他。現今的領袖缺失太多，沒有一個士人肯去告訴他，我所以說沒有備官。」景公說：「是的，我聽說高繚同你交往，我也請求去見他。」晏子說：「我聽說爲爭奪土地而發動戰爭的人，不能成爲天下的領袖；爲爭奪待遇和名位的人，不能成爲政治家；像高繚和我晏嬰結爲兄弟之交已很久，可是他從來就沒有指正我的過錯，補救我的缺失，他不過是一個推荐官吏的臣子，怎麼夠資格補救人主的過失。」

燕昭王問於郭隗㈠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㈡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

昭王避席㊂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覇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㊃以求臣，則廝役㊄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㊅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㊆，逡巡㊇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覇，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㊈聞之，從周歸燕；鄒衍㊉聞之，從齊歸燕；樂毅⑪聞之，從趙歸燕；屈景⑫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⑬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註】㊀郭隗，戰國燕人，燕昭王想求得賢士，以報齊仇，郭隗就說：「要得賢士，請從我開始」，昭王築台來尊敬他。㊁樓煩，古國名，在今山西舊保德州、宣武府、及岢嵐縣等地。㊂避席，古時席地而坐，避席，就是離開自己的座位，表示尊敬。㊃目指氣使，是說用眼色指物，出氣使喚人，表示傲慢的意思。㊄廝役，當差的叫廝役。㊅揖讓，賓主相見的禮貌。㊆拘指，拘，曲的意思，拘指就是曲指，此處作謙卑講。㊇逡巡，走路心裏有顧慮，不敢前進的樣子。

㈨蘇子，卽蘇秦，戰國時縱橫家，說秦惠王不用，再去說燕趙，游說六國合縱以拒秦。㈩鄒衍，史記作騶衍，戰國時齊國臨淄人，燕昭王築碣石宮來敬重他。㈡樂毅，戰國時燕昭王的卿士，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伐齊，攻下齊國七十餘城，封魯國君。後來毅又降趙，趙國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㈢屈景，不詳。㈢見詩經周頌淸廟。濟濟，衆盛的樣子。

【今譯】　燕昭王問郭隗說：「我燕昭王版圖小，人口少，被齊國攻下八座城，匈奴又想侵佔樓煩，以拙劣的我繼承帝王大位，恐怕使國家招致危亡，要想國家生存下去是不是另有方法？」郭隗說：「有的，只怕你不能採納。」昭王離開自己的座位想聽聽郭隗的意見，郭隗說：「稱帝的人的大臣，在名義上是部下，其實是把他當老師看待；稱王的人的大臣，在名義上是部下，其實是把他當朋友看待；稱覇的人的大臣，在名義上是部下，其實是把他當貴客看待；而那些行將危亡的國家的大臣，在名義上是大臣，其實是把他當俘虜看待。現在你將東面而王，用一種很傲慢的神色去求才，那麼那些只配當差的人將要應徵而至；如果你南面而王，能夠以賓主的大禮去求取人才，那麼那些眞有資格做大臣的人才將要應命而來；如果北面而王，謙卑謹愼，然後去求人才，那麼有資格做師傅的人才就會應命而至。能夠這樣，就進一步說，可以王天下，退一步也可以覇天下，只待你去選擇了。」燕王說：「我願意學這樣，只是沒有老師指點。」郭隗說：「你如果眞的要振興古道，我請求替天下的知識份子打開一條效忠的路。」於是燕王常請郭隗坐南面，過了三年，蘇秦聽到了，從周來到燕國；鄒衍得到消息，從齊國來到燕國；樂毅聽到了，從趙國來到燕國；屈景聽到了，從楚國來到燕國。這四個人都來了，果然以力量單薄的燕國倂呑了強大的齊國，燕和齊並不是勢均力

敵的國家，為什麼燕能併吞齊，主要是靠那四位謀士的力量。詩經上說：「有了那麼多人才，文王的天下才能太平。」就是這樣說法。

楚莊王既服鄭伯㊀，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㊁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㊂，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今註】 ㊀鄭，在今河南新鄭境內。伯，爵位名。 ㊁申侯，見左傳僖公四年。 ㊂不穀，帝王自稱叫不穀。

【今譯】 楚莊王既降服了鄭伯，又擊敗晉國軍隊，將軍子重，三次說他不對，莊王回來經過申侯的食邑，申侯就請莊王吃飯，太陽已經在中天，而莊王仍然不吃飯，申侯就向莊王請求原諒，莊王嘆息地說：「我聽說，某位領袖英明，而旁邊又有人指點，他就可以王天下；某位領袖具備普通才智，而旁邊又有人指點，他可以霸天下；某位領袖是才智低下的人，而大臣們還不如他，這一定要亡國。現在的我是屬於才智低下的人，而大臣們還不如我，我擔憂國家將亡，並且世上不會沒有聖人，而國家也不會沒有賢人；天下有了賢人，惟獨我得不到，縱然我活着吃飯，又有什麼意義？」所

以降服了大國，義從諸侯，憂慮自己不具備聖賢的才智，自己恨自己無才無德，想得到一個賢才幫助自己，所以日到中天仍然忘記吃飯，可以算是英明的領袖了。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㈠，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㈡三，遠臣㈢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㈣，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荐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㈤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㈥，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虵，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虵，虵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虵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今註】　㈠九夷，爾雅李巡注：「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臾（即夫餘），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　㈡近臣，指左右侍從之臣。　㈢遠臣，被疏遠的臣子。　㈣隰朋，春秋時齊大夫。　㈤至言，最好的話叫至言。　㈥虵，即蛇字。

【今譯】　英明的領袖有三件事感到憂懼：一是自己高高在上，而怕聽不到別人批評他的過錯，二是得意了就顯得驕傲起來，三是聽到天下人提供最好的意見，而擔憂不能實行，那麼要怎樣去辨別他爲什麼這樣呢？越王勾踐和吳人作戰，大敗吳人，併吞了九夷之地。當這個時候，他南面稱王，隨侍他左右的大臣有三個，被他疏遠的大臣有五個，他召集大臣們說，聽到我的過失，而不告訴我，他應該受到懲罰，這就是自己地位很高，而擔憂不知道自己的過失的人。以前晋文公和楚人打仗，大勝楚人，燒燬對方的軍械糧草，燒了三天火還不熄，晋文公戰勝回來以後，臉上表現很憂慮的樣子，那些侍從他的人就問道：「你戰勝楚國，爲什麼今天表情很憂慮？」晋文公說：「我聽說能因爲戰勝對方，而感到心安的，恐怕只有聖人吧！至於像那些以權術戰勝對方的人，他時刻處在危險之中，我因此感到憂懼。」這就是雖然戰勝了而仍然恐怕驕傲的例子。以前齊桓公得到管仲隰朋的幫助，對於齊桓公的話要加以辯正，要把義理說給他聽，正月上朝的時候，要桓公準備牛去祭祖先，桓公面對西邊站着，管仲隰朋面向東邊站着，桓公贊嘆地說：「自從我能夠聽到你們兩位的話，我更加目明耳聰，不敢獨自專權，願一切荐祭給祖先。」這就是聽到天下的嘉言而恐怕不能實行的例子。齊景公出外打獵，在山上看見老虎，在沼澤裏看見蛇，回去以後把晏子叫來，問道：「今天我出去打獵，在山上看見老虎，在沼澤裏看見蛇，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說的不吉利的預兆吧！」晏

子回答：「國家有三件不吉利的事，但和上面所說的無關，有賢人而不曉得發掘，是第一件不好的事，發掘了而不曉得去任用他，是第二件不好的事。用了他而又不信任他，是第三件不好的事，所謂不吉利就像是這樣的，現今在山上看見老虎，山本是老虎的窩，在沼澤裏看見蛇，沼澤本是蛇的洞，看見老虎的窩，看見蛇的洞，爲什麼要說成不吉利的呢！」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㊀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㊁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㊂，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㊃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㊄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㊅。」言疾旱也。

【今註】㊀榛藂，榛，落葉喬木，高二三丈，葉很濶，略圓，端尖，有細齒，春天開花。藂是「叢」字的俗體。㊁田，即打獵。㊂雒，仝洛，即洛水，在河南。坼，裂開叫坼。川指黃河。㊃苞苴，即包裹，送賄賂給人家也叫苞苴。㊄女謁，是說宮闈中招權亂政，被寵幸的婦人。㊅見詩經大雅雲漢。鄭注：「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今譯】　楚莊王喜歡打獵，大夫就勸告他，說：「晉楚兩國是對頭，楚國如不打晉國，晉國必定打楚國的主意，現在你楚莊王豈不是太安於享樂了嗎？」楚莊王說：「我打獵是爲的要求得人才，凡是能夠憑仗榛木去刺殺虎豹的，我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個勇敢的人；凡是能夠和犀牛相搏鬥的，我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強而有力的人；打獵回來肯把獵物分些給別人，我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個很仁慈的人。從這三種方法而求得三種人才，楚國才會安定。」所以說只要立志去求，沒有求不到人才的；就是這種說法。商湯的時候，有七年大旱災，雒水和黃河，都乾着裂開，石頭和沙，都被烈陽烤得焦爛，於是商湯就派人拿着三足鼎，祝禱山川的神，並叫他問天地的神：是國家的施政太浪費，使人民痛恨嗎？是賄賂的風氣太盛？挑撥是非的人太多嗎？大修土木的風氣太盛？後宮裏專權跋扈的女人太多嗎？爲什麼這樣的久還不下雨呢？話還沒有說完，而老天就已下大雨了，所以老天爺的順應人心，好像影子的緊跟着一個人的形體，音響的跟隨聲音一樣。詩經上說：「上祭天神，下祭地祇，沒有一位神不受到尊崇的。」這是說明了他們痛恨旱災。

殷太戊㊀時，有桑穀㊁生於庭，昏而生，比㊂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㊃，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今註】　㊀太戊，商朝的帝王名字，雍己的弟弟，那時殷室已衰，太戊用伊陟、巫咸、臣扈、諸賢爲相，殷室復興，在位七十五年。㊁桑穀，都是野木，而生於朝，因以爲妖。㊂比，等到。

㈣湯廟，卽商湯祖先的廟。

【今譯】 殷朝太戊皇帝時，有桑穀生在朝廷裏，晚上才生出，等到早上已成合抱那麼粗了，史官請求到湯朝祖先廟裏去問卜，太戊帝同意，卜的人說：「我聽說，好卦是福祉的預兆，見到好卦而作壞事，那福祉仍然不會降臨；壞卦是災禍的預兆，見到壞卦而作好事，那麼災禍仍然不會來到。」於是太戊很早就上朝而很晚才回去，慰問病患，弔唁喪家，三天之後，桑穀就自動死亡了。

高宗者，武丁㈠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㈡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㈢，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㈣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今註】 ㈠武丁，殷高宗的名字，殷自盤庚中興，他的弟弟小乙立，又衰，再傳到武丁，夢得傅說，求以爲相，伐鬼方，克之，復興殷朝，在位五十九年。 ㈡成湯，商朝開國的皇帝，契之後，名叫履，起先居於亳（今安徽亳縣），夏桀無道，湯討伐他，放於南巢（今安徽巢縣），遂有天下，國號商，在位三十年。 ㈢祖己，殷高宗的賢臣。 ㈣重譯，是說偏方絕域，言語不通，經過輾轉翻譯才能知道它的意思，叫重譯。

【今譯】 所謂高宗就是武丁，高宗的意思，是指人品崇高而衆人歸往他，所以叫做高宗，成湯以後

，先王的大道廢弛，違背國法，桑穀都生在朝廷裏，七天之後已長成合抱，武丁就問他的宰相，宰相說：「我雖然知道它的原因，但我不能說。聽祖己說，桑穀是野草，現在生在朝廷裏面，是不是表示國家將要被滅亡了呢？」武丁害怕，整飭自己的身心，培養自己的品德；仰慕古聖先賢的政治，復興將要被滅亡的國家，繼續將要斷絕的朝代；擧用隱逸的士人，對於年高德劭的老年人，要明白規定奉養的辦法。三年以後，遠方的蠻夷經過輾轉翻譯而來朝貢的有七國，這就叫做存亡繼絕的國君，所以大家推崇他，尊敬他。

宋大水，魯人弔㈠之曰：「天降淫雨㈡，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㈢，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㈣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㈤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㈥。」此之謂也。

【今註】㈠弔，同情或慰問叫弔。㈡淫雨，久雨叫淫雨。㈢不佞，自謙自己不才。㈣任，作堪或當字解，下句任字同。㈤嚮使，假設的意思。㈥語見詩經周頌敬之。鄭玄箋：「佛，輔也

；時，是也；仔肩，任也。」

【今譯】 宋國發生大水災，魯國人去慰問，說：「老天老是下雨，溪和山谷的水都滿了，連你們的土地也受到影響，當政的人擔憂，所以派我來向你們慰問。」宋人回答說：「我沒有才幹，齋戒不謹愼，封的食邑，也不加以整理，差使人沒有一定的時間，老天將要降下災害，既讓帝王擔憂，又有辱使命。」君子們聽到就說：「宋國差不多了吧！」有人問道：「這是怎麼說法？」答道：「以前夏桀和殷紂不承認自己有過失，所以它的滅亡也很快；成湯文武知道自己的過失，所以它的復興也很快；知過能改，好像不曾犯過一樣。所以說宋國差不多可以復興起來了。」宋人聽到以後，早起晚睡，很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弔念死者，慰問生病的人，經過三年的努力，國內年成豐收，政治穩定，假定宋人沒有聽到君子們的告誡，那麼年成也不會豐收，國家也未見得太平。詩經上說：「幫助我達成這責任，告訴我應該注意的行爲。」就是這樣說法。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㈠，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系不過望㈡，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今註】 ㈠祟，鬼神作禍叫祟。 ㈡望，卽望祭，書經舜典：「望於山川。」注：「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今譯】 楚昭王有病，占卦的人說：「是河神作祟，大夫請用三牲的祭禮去祭河神。」昭王說：「

且慢，以前先王分封土地的時候，亦不過舉行望祭；江漢睢漳這些河流，是楚國舉行望祭的對象；降禍降福，也不過如此。我雖然不好，並沒有得罪河神，因此就不祭河。」孔子聽到了，就說：「楚昭王可以說是知道天理的人了，他不喪失他的國家，是有理由的啊！」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㊀身之有匈脅㊁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脅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今註】㊀由，通猶。㊁匈脅，即胸脅。

【今譯】楚昭王的時候，有雲像飛鳥一樣的夾着太陽飛了三天，昭王擔憂着，派人騎驛馬向東去問太史州黎，州黎說：「這災禍將要降到你身上，派令尹和司馬去解說就可以了。」令尹司馬聽到之後就齋戒沐浴，將要以自己潔淨的身子去獲罪。莊王說：「且罷，楚國之有我，好像身體有胸脅一樣；至於有令尹司馬，好像身體有股肱一樣。胸脅有毛病，轉到股肱上去，為什麼要叫這樣的人去承受災禍？」

邾文公㊀卜徙於繹㊁，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

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今註】㊀邾文公，見左傳僖公十五年及十九年。邾，國名，在今山東。㊁繹，地名。

【今譯】邾文公要遷往繹，就去卜卦，史官說：「遷往繹對人民有好處，對你沒有好處。」邾文公說：「只要對人民有利，就是對我有利，上天生下人民而給他們一個領袖，這就是對他們有好處，人民既然有了好處，我一定也有份。」隨侍的人說：「可以延長生命的事，你為什麼不做？」邾文公說：「我的任務在治理人民，生命的長短，聽之於命，只要對人民有利，就是最大的利益。」於是就遷往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㊀而地不出孽㊁，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今註】㊀妖，作孽解。㊁孽，妖孽。

【今譯】楚莊王看到天神不見妖怪，而地上也不出妖孽，於是就向山川的神禱告說：「老天忘記了我吧！」這是向上天找自己的過失，必不會拒絕別人的勸告，在太平的時候，能不忘記危難，所以到底能建立霸業。

湯㊀曰：「藥食㊁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㊂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㊃然後食者

，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今註】㈠湯，不詳。㈡藥食，卽湯藥，有益於治病。㈢藥言，就是善言，有益於爲人處事。㈣味，卽品味，下文味言的味同。

【今譯】 湯說：「藥物先由地位卑下的人嘗過以後，再送給地位高的人去吃；善言先獻給地位高的人，然後再讓地位低的人知道。」所以藥物先要地位低的人去嘗，然後才讓地位高的人去吃，這就是教；把善言貢獻給地位高的人，然後才讓地位低的人知道，這就是道。所以先讓別人嘗過味以後再去吃，他吃得的味也多；使別人進善言，然後再去聽衆人的意見，那麼他所聽到的話也就比較少。所以一個英明的領袖，他的話必定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必自別人那裏採取來的；所以道根據定數來取捨，叫做明，根據定數來實行叫做章，把定數表現在萬物上叫做藏；所以求道的人，不用眼睛而用思想，得道的人不用手而用耳。

楚文王㈠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㈡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㊂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㊃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衞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今註】 ㊀楚文王見左傳莊公十六年。 ㊁爵，作動詞用，即封爵位。 ㊂遺，音ㄨㄟ，作贈送解。 ㊃而，作你解，下而字同。

【今譯】 楚文王有病，告訴大夫說：「筦饒拿義來干涉我，拿禮來約束我，跟他相處常常要提心吊膽，不見他也不想他，然而對我有好處，我將要封他一個爵位；申侯伯這個人，我所喜歡的，他勸我去做，我所願意的，他已經先替我做好了，跟他相處，感到很自在，不見他還想他，可是對我並沒有好處，我將要請他離開我。」大夫贊成，於是就任命筦饒爲大夫，贈送申侯伯一些禮物，請他走。申侯伯將要到鄭國去，楚文王說：「一定要小心，你爲人並不厚道，你還想要奪得人家的政權，不要到魯、衞、宋、鄭這些國家去。」申侯伯不聽，於是就到鄭國去，三年而奪得鄭國的政權，五個月就被鄭國人殺掉。

趙簡子㊀與欒激㊁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今註】㈠趙簡子，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㈡欒激，戰國人，趙簡子的佞臣，又作鸞徼、欒徼。

【今譯】趙簡子和欒激在一起戲水，快要沉入水中，趙簡子說：「我曾經喜歡聲色，而欒激爲我獲得；我曾經喜歡華麗的建築物，而欒激幫我達到目的；我曾經喜歡那些很馴良而又好騎的馬，而欒激能滿足我的慾望。但是現在我喜愛的人才已經六年了，而欒激就從沒有向我推荐過一個人，這樣是增加我的過錯而減少我的善行。」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㈠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今註】㈠更，改正過失叫更。

【今譯】有人對趙簡子說：「你爲什麼不改正過失？」簡子說：「好的。」左右大臣們說：「你根本沒有過失，要改正什麼過失？」趙簡子說：「我說好的，不一定就表示有過失，我是要求得將來能規勸我的過失的人，現在我回絕了他們，是回絕能規勸我的人，能規勸的人望而止步，我的過失將永遠無法改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晋公薨。」武子謂欒懷子㈠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

之亡也㊁，多輔而少拂㊂，今臣於君，輔也；畾㊃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㊄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今註】㊀欒懷子，見左傳襄公十四年。㊁范氏曾參與分晋的事，後來和中行氏一起被智氏所滅。㊂輔、助也，拂同弼，見孟子告子，輔弼，即宰相的稱謂，左輔右弼。㊃畾，疑人名。㊄盈，人名，姬姓。

【今譯】韓武子出去打獵，所需要的車子和警戒用的獸類，都已經準備好了，忽然傳來消息說：「晋公去世了。」武子告訴欒懷子說：「你也知道我喜歡打獵，所需要的車子和警戒用的獸類都已經準備好了，我是不是可以打完獵回來再去作弔？」欒懷子說：「范氏被智氏滅亡，多輔助之臣，而少匡正之臣，現我對於你，是輔助的臣子；畾對於你，是匡正的臣子，你爲什麼不去問畾呢？」武子說：「盈想要匡正我嗎？如能匡正我，又何必要畾呢？」於是就停止打獵。

師經㊀鼓琴，魏文侯㊁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今註】㊀師經，人名，餘不詳。㊁魏文侯，戰國時魏國的君主，名斯，史記說他名都。他和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交情都在師友之間。

【今譯】師經彈琴，魏文侯聞琴聲起舞，並且說：「不要違背我的話。」師經拿起琴去撞文侯，沒有撞到，卻把帽子上的穗子撞斷了，文侯告訴左右的人說：「臣下去撞他的皇上，應該處什麼樣的刑罰？」左右的人說：「應該烹。」於是提領師經下堂一等，師經說：「可以讓我在臨死之前說一句話嗎？」文侯說：「可以。」師經說：「以前堯舜做皇帝，只怕他講的話沒有人反對；桀紂做皇帝，只怕他所講的話遭到別人的反對。我撞到的是桀紂不是你。」文侯說：「放了他吧！是我的過錯，把琴掛在城門上，做爲我的標記，不要修理帽子上的穗子，以做爲我的警惕。」

齊景公遊於蔞㊀，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㊀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今註】㊀淫泆，放肆的意思。

【今譯】齊景公到蔞出遊，聽到晏子死去的消息，於是就穿上素色的服裝，坐上車子，儘速趕去，他以爲來遲了，就下車跑步，後來又知道自己跑步沒有車子來得快，於是又乘車，等抵達齊國，已是四次上下車了，一面哭一面奔去，到了晏子的靈前，就號啕大哭，說：「你這位大臣不分日夜地

督促我，我尚且還是很放肆而沒有收斂的樣子，已經在老百姓身上積壓了很多怨罪。現在老天要把災禍降到齊國，不把這種災禍降到我的身上而要降到你的身上，顯示齊國將要遭到危險，老百姓將要向誰去訴告呢？」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㊀，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㊁弓矢。弦章㊂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㊃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陷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訓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㊄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

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今註】㊀質，射侯之的叫質。㊁播，搖動的意思。㊂弦章，齊臣。㊃尺蠖，蟲名，體長約二、三寸，首尾相就，屈伸而行。㊄鄭伯，即鄭莊公。

【今譯】晏子死了十七年之後，齊景公請大夫們吃飯，景公射箭射出了箭子外，當時堂上就衆口一辭地讚美他，景公立刻變了表情，並且嘆息，把弓矢搖動了一下。弦章走進來，景公說：「章，自從我失去晏子到現在十七年，從來沒有聽到對我的過失有所批評，今天射箭射出了靶子外，而衆口一辭的都來讚美我。」弦章就說：「這是那些大臣的不是，他們的智慧不足以知道你的長處，他們也沒有勇氣去冒犯你。然而有一件事，我聽說，皇上喜歡它，大臣就去順他的意思；皇上喜歡吃的，大臣就給他吃；像尺蠖它吃黃顏色的東西，那麼它的身體自然就變黃；吃綠色的東西，它的身體，自然就變綠。皇上是否還有被別人的話所陷？」景公說：「好的，今天所說的話，弦章算是人君，我算是大臣。」這時有漁人送魚來，景公以五十輛車子送弦章回去，載魚的車子擁擠得把路給塞住，按住駕車的人的手，說：「以前說好的人，都好像想得到魚一樣。」以前晏子辭謝奬賞來規勸皇上的過失，所以他的過失就藏不住，現在那些大臣們都想為求得利益而拍馬屁，所以射到箭靶以外，而仍然衆口一辭地加以讚美，現在那一批輔助皇上的人，不被群衆所歡迎而還要接受魚，是違背了晏子的意思而只滿足了諂諛的慾望，本應堅持不要這個魚。君子說：弦章的廉潔，是受了晏子

遺風的影響，上天的生人，不是要做領袖，上天安排領袖的用意，也不是爲了這個名位，做人主的只管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不管別人，是違背了天意，而忽略了他的職位代表所應該做的事，像這樣，春秋不說他是賢君，而把他當作夷狄看待，鄭伯討厭一個人而同時厭棄他的師傅，所以有夷狄不能爲人主的說法，人主如不拿這些來自我反省，惟既然違背了事實，內心又怎能知道，所以說：握有國家大權的人主不可不讀春秋，就是這種道理。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㊀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㊁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今註】㊀魯襄公，見左傳襄公卅一年，昭公七年及廿五年。㊁師懼，人名。

【今譯】齊人殺了他們的人主，魯襄公就拿着戈站起來說：「那一個大臣敢殺他們的人主？」師懼說：「齊國的人主領導無方，任用小人，放縱一個人的慾望，來虐待天下的人，這不是設置人主的用意，他遭到殺身之禍，是自己找來的；現在的人主不愛惜天下人的生命，而痛惜一個人的死亡，這是多麼的錯誤，他的大臣已不成大臣，他的人主被殺也就不足惜。」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㊀，文王以王季㊁爲友，以太任㊂爲母，以太姒㊃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顚閎夭㊄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

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今註】 ㊀春王正月，春秋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是說隱公的元年，就是周王的正月。㊁王季，周太王的兒子，文王的父親，名叫季歷。㊂太任，王季的妻子，任姓，摯國之女。㊃太姒，周文王的妻子，武王的母親，莘國的女，姒姓。㊄泰顛，閎夭，都是文王的大臣，按：泰顛又作太顚。見書經君奭。

【今譯】 孔子說：「文王像元年，武王像春王，周公像正月，文王的父親是王季，母親是太任，妃子是太姒，武王周公是他的兒子，泰顛閎夭是他的大臣，他的出身本是很好。周武王先把自己修養好，再把國家治好，國家治好，再把天下治好，討伐無道的人，懲辦有罪的人，他一行動，天下就治理得很好，這事應算是光明正大的。春天萬物都能及時生長，人君能領導有方，天上百姓都將治理得很好，周公愛戴自己，而天下的人都順從他，這是誠意的最高表現。」

尊君卑臣者，以勢㊀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今註】 ㊀勢，作勢力解。

【今譯】　人主的地位高，大臣的地位低，這是勢力的必然結果。一旦勢力沒有了，權也就跟着沒有了，所以人主無道，就提高諸侯的地位；諸侯如果無道，大夫就要起來了。大夫不盡職，老百姓就要起來反抗了。從這看來，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失政，而在下位的人想奪得他的權力，是從來沒有過的。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㊀；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㊁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今註】　㊀作，是興起的意思，下「作」字同。　㊁脛，是小腿，是從脚跟到膝的部份。

【今譯】　孔子說：夏朝如果不亡，商朝就不會起來；商朝如果不亡，周朝也就不會起來；周朝不亡，孔子也就不會作春秋；春秋寫了以後，君子們才曉得周朝亡了。所以上下是相剋，好像水火相滅一樣，一國的領袖不可不知道臣下權大的結果，臣下強大起來了，而公家却完了，一國的領袖如果不明瞭這種情況，那麼國家就太危險了。管仲說：權不可分作兩處，政治也不能容許有異己存在。所以說：脛比股大的人就難以步行，手指大過臂的人很難把東西抓緊，根基淺，結果大，這是彼此不能相使喚的。

司城子罕㈠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㈡，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㈢，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㈣，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無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㈤，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今註】㈠司城子罕，姓樂名喜，宋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時爲司城之官，執宋政。司城就是司寇，以避武公之名改。見左傳襄公六年、十五年及二十九年。㈡勸，作獎勵解。㈢比周，論語爲政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安國謂「忠信爲周，阿黨爲比。」邢昺疏：「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㈣期年，一周年叫期年。期音ㄐㄧ。居，作積解，居期年，即過一年。㈤利器，本指英才，此處做名位解。

【今譯】司城子罕做宋國宰相，告訴宋國的領袖說：「國家動盪和安定，人民的治和亂，在乎人主能不能實行賞和罰；賞得恰當，賢能的人就會得到鼓勵；罰得恰當，壞人就會絕跡；如果賞罰不恰當，那麼賢能的人就得不到鼓勵，而壞人也就不會絕跡；那些壞人互相結黨營私，欺蒙主上，來爭

奪名利，這是不可不注意的。至於獎賞別人，賜給人家以名利，這是每個人所喜歡的，人主要自己去做；給罪人以懲罰或把他殺掉，這是每個人所不喜歡的，我來請求為你做這件事。」人主說：「好的，你負責做別人討厭的事，我就做別人喜歡的事，我知道這樣做，不被諸侯們所取笑。」於是宋君就負責賞賜而子罕就負責刑罰，國人知道刑罰殺戮的厲害，是子罕做的，大臣親近，人民也歸順了，過了一年，子罕趕走他的領袖而獨攬政治大權，所以說：「沒有懦弱的人主，就沒有強橫的大夫。」老子說：「魚離不開深淵，國家的名器不可以隨便給人。」就是這種說法。

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㊀，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㊁，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體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㊂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㊃，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君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㊄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偸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　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今註】 ㈠復命，奉命行事，事情完成以後，向對方做一交待，叫做復命。 ㈡幾音ㄐㄧ，預兆的意思。 ㈢伐，自誇。 ㈣端，禮衣名，服虔左傳注謂「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周禮：「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㈤容容，苟且求容，見後漢書。

【今譯】 做大臣的道理，要服從皇上的命令，對皇上交待的事情做完以後要向他報告，一切事情不敢專橫，不隨便效忠一個人，也不隨便提高自己的地位，一定要對國家有益處，對皇上有幫助，所以他的身份受到尊重，而子孫也能保守得住，所以大臣有六種好的，也有六種壞的，照六種好的典型去做，就會得到榮耀，若照壞的去做，就會招來羞辱，所以榮辱就是禍福的門徑。什麼叫做六正六邪？六正就是：第一，當一切還隱伏着，沒有露出苗頭，這時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存亡的預兆，成功和失敗的先機，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先就禁止不讓它發生，讓人主很超然地站在顯要的地位，天下的人都稱讚他是位很盡忠的大臣，像這樣的大臣，就可算是聖明的臣子。第二要虛心誠意，貢獻善道，勉勵人主要適合時宜，告訴人主最好的策略，順着人主的優點，補救他的缺點，有了成績屬於人主，不敢自誇是自己的功勞，像這樣就是賢良的臣子。第三是自己操勞，早起晚睡，不停地推荐賢能的人，常常地學些古代的嘉言善行來勉勵人主，使國家社會能夠安定，這樣差不多對人主是有益的，這就是忠臣。第四是能明察極小的事情，能夠早先看出成敗，預防它並加以挽救，退而三思，堵塞它的空隙，斷絕它的亂源，轉禍爲福，讓人主整天沒有可擔憂的，像這樣的大臣就是有見識的大臣。第五是能遵守規章制度，擔任公職，辭謝一切賞賜，也不接受贈送，衣服端齊，飲食非常節省，像這樣就是忠貞不二的大臣。第六是當國家混亂的時候，人主不做好事，然而能夠冒犯人

主，指出他的過失，不怕犧牲，認爲自己犧牲了只要國家能保得住，對自己的行爲不表示後悔，像這樣就可算是耿直的大臣。這就是所說的六正。六邪呢？第一是只求做官享受俸祿，只謀取私人的利益，不管公家的事，有智慧不肯用，有能力不肯做，人主渴求人臣能提供意見，貢獻良策，他還不肯盡自己的職責，苟且求榮地隨波逐流，沒有主見，左右觀望，像這樣的大臣僅虛有其名。第二是人主的話，他都說好，人主的行爲，他都說不錯，暗中看準了人主喜歡什麼，他就奉獻上去，讓人主的耳目能得一時之快，投機取巧來迎合人主，與人主爲樂，不管他後來的禍害，像這樣就是諂諛的臣子。第三是內心非常險詐，外表却好像很小心謹愼，說的話好聽，作的表情好看，而內心又妒嫉賢能的人，他想要推荐的人，就替他隱惡揚善，他所要打擊的人，就對他隱善揚惡，讓人主用人失去依據，賞罰不當，命令也不能實行，像這樣就是姦臣。第四是智慧足以掩飾他的罪過，口才也很能感人，會說俏皮話，而且順口成章，對內離散骨肉之情，對外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像這樣就是讒臣。第五是專權仗勢，拿國家大事來提高自家的權勢，成群結黨來使自家富有，又假借人主的命令，來自我炫耀，增加自己的威勢，像這樣就是賊臣。第六是拿邪道來向人主諂媚，讓人主遭到不義，搞小組織來蒙蔽人主，在人主面前就說好聽的話，離開了人主話也就變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找機會來攀附人主，使四周的友邦和國內的人民都知道人主的罪惡，像這樣的大臣就是亡國的大臣，這就叫做六邪。賢能的大臣按照六正的原則行事，痛惡六邪，所以人主的地位才能鞏固，而天下才能治好，活着的時候爲人主所喜愛，死了就被人主所懷念，這就是做一個大臣的方法。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㈠，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擧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擧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擧㈡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㈢，實於府庫，如是者擧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擧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生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

【今註】㈠列士，即指士類。㈡擧，合。㈢關梁，疑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說的「關市」。按：關市就是說在道路之關，都邑之市，設吏征稅。

【今譯】商湯問伊尹說：「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它們之間相差多少？」伊尹答道：「所謂三公，他

們的智慧高，能瞭解大道理，能夠應付所有的變局，能瞭解萬物的情性；並能通曉他所說的話，足以調和陰陽，讓春夏秋冬四時正常、調節風雨，像這樣的人就可以推擧他做三公，所以三公的任務就在於通曉天道。九卿要按照節令開溝渠，修築隄防，栽種五穀，他的任務就在於通曉地理，沒有開通的溝渠他能夠開通，對人民不利的事情，他能變成有利，像這樣的人就可以推擧他做九卿，所以九卿的工作，就是在爲人民謀利益。大夫出入和人民同，也和人民同利，他通曉人事，行動合乎規矩，說話也不傷害人，在重要的路口和都市裡設立關梁，來征收賦稅，充實國家財源，像這樣的人就可以推擧他做大夫，所以大夫的工作，在推行仁政。列士要懂得道義，不要失去了他的善心，有了功勞也不要一個人獨覇，做事要忠誠正直，要努力勸勉別人，不要存有姦詐的心理，去私心而抱著大公無私的態度，說話有分寸，像這樣的人就可以推擧他做列士，所以列士的本務在於行義，有了道德仁義，而天下才能治得好。以上道德仁義四種人，是英明的人主並不把他們當作大臣看待。」商湯問：「什麼是人臣而又不把他看做大臣？」伊尹回答說：「人主不把他當作大臣看待的有四種人：叔伯們是大臣，而不看作是臣子；兄弟們是大臣，而不能稱他們爲臣；先王的大臣，不能稱他們爲臣；有品德的人，不能稱他們爲臣。這就叫做非常合乎情理。」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㈠也；九卿者，所以參㈡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今註】 ㈠五事，「五」疑是「王」字之誤。「五事」疑即「王事」。 ㈡參，干預的意思。

【今譯】 商湯問伊尹說：「古時候爲什麼要設置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伊尹回答說：「設置三公用以干預帝王的事；設置九卿，用以干預三公的事；設置大夫，用來干預九卿的事；設置列士，用來干預大夫的事。所以干預又干預，就是要把握一件事的重點；一件事情的重點不失，內外就能一致。」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㈠，鄭有子皮㈡，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㈢，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㈣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㈤，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㈥，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

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擧，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臣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㊆，吾進樂羊㊇；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㊈。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⑩，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⑪，田子方⑫，段干木⑬，彼其所擧人主之師也，子之所擧，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⑭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今註】㊀鮑叔，即鮑叔牙，公子小白之傅。㊁子皮名罕虎，鄭臣，見左傳襄公三十年。㊂賜，子貢名，春秋衞人，孔子弟子。㊃李克，魏臣。㊄季成子，翟觸。季成子，魏文侯之弟，與翟黃相友善。㊅翟黃，史記魏世家作翟璜，呂氏春秋、新序、韓詩外傳作翟黃，本書（說苑）又作翟觸。戰國魏下邽人，嘗推荐西門豹等人給魏文侯。㊆中山，國名，爲戰國時魏國所滅，其地在今河北定縣。㊇樂羊，魏國將軍，見史記甘茂傳。㊈屈侯附，又作屈侯鮒，戰國魏人，翟黃將他荐給魏文侯。⑩鍾

，古量名，等於六斛四斗。㈡卜子夏，即卜商，春秋衞人，孔子弟子。㈢田子方，戰國魏人，魏文侯的老師。㈢段干木，戰國芮城人，魏文侯的老師。㈣迮，起也，有倉卒的意思，迮然，就是忽然。

【今譯】　子貢問孔子說：「現在那些大臣當中那一個最好？」孔子說：「我不淸楚，以前齊國有鮑叔牙，鄭國有子皮，他們都算是很賢能的人。」子貢說：「那麼齊國沒有管仲，鄭國沒有子產嗎？」孔子說：「子貢，你僅僅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僅知道爲國效力爲賢，你有沒有聽說過爲國推荐人才也算是賢？」子貢說：「推荐人才也算是賢？」孔子說：「是的，我聽說鮑叔牙推荐管仲，子皮推荐子產，沒有聽說管仲子產又推荐誰。」魏文侯將要設置宰相，把李克叫來問道：「我將要設置宰相，在季成子和翟觸兩個人之間，我用那一個比較妥當？」李克說：「我聽說，職位低的人，不參與職位高的人的事，外面的人不參與裡面人的事，疏遠的人不參與親近的人的事，我是一個與你關係又遠，職位又低的人，不敢參加意見。」文侯說：「這是國家大事，希望你不要遇事推辭。」李克說：「由此可知你不瞭解這個原因，有地位的人要看他的作爲，有錢的人要看他的出手，貧賤的人要看他是否有所不要，窮人要看他是否有所不爲，從這裡你就可以知道用人的標準了。」文侯說：「你可以走了，我的宰相人選決定了。」李克走了，經過翟黃那裡，翟黃問道：「我聽說魏文侯問你宰相人選，不知道誰可以做宰相？」李克回答說：「季成子可以做宰相。」翟黃表情不愉快地說：「翟觸對你很失望。」李克說：「你爲什麼忽然對我表示失望，我對於你以君子相交，那裡是阿諛你要求做大官？人主拿宰相的人選來問我，我說：『你不明瞭用人原則的緣

故，有權位的人要看他的作爲，有錢的人要看他的出手，貧賤的人要看他有所不要，窮人要看他有所不爲，從這裡就可以知道用人的準則。』由此可知季臣子做宰相。」翟黃不高興地說：「我翟觸爲什麼不可以做宰相？防守西河是我，計事內史也是我；文侯想要進攻中山，我就推荐樂羊；爲要求得治臣，我就推荐你先生，爲使他的兒子有傅，我就推荐屈侯附。觸那一點不如季成子？」李克說：「不如季成子，季成子吃采邑之米有千鍾之多，但十分之九用之於外，十分之一用之於內；所以東邊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他們那些人所推荐的，是輔佐人主的師傅，你所推荐的，是具有人臣的才幹。」翟黃忽然慚愧地說：「我冒昧了你先生，回去再加磨鍊，學習。」話還沒有說完，而左右的人報告說季成子已經做了宰相，於是翟黃不作聲臉上現出慚愧的樣子，有三個月的時間不敢出門。

楚令尹㈠死，景公㈡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㈣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㈤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今註】 ㈠令尹，春秋楚國執政的人稱令尹。 ㈡景公，齊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庶弟。 ㈢成公乾，晉大夫。 ㈣屈春，楚臣。 ㈤鴟夷子皮，范蠡浮海出齊，自號鴟夷子皮。

【今譯】　楚國令尹死的時候，齊景公遇到成公乾說：「令尹的遺缺將由誰來擔任？」成公乾回答說：「大概是給屈春吧！」齊景公生氣地說：「國人以為由我來擔任。」成公乾說：「你的錢少，屈春的錢多，你以義氣而得令尹的位子，將是最可擔憂的，你以為把鳴鶴和芻狗都一視同仁，你所知道的太少，你要仔細體會一番；鴟夷子皮每天陪侍屈春，他是屬於損友一類的人，這兩個人的智慧，足够做一個令尹，我不敢肯定地說，令尹的職務就給屈春，所以只能說：政權將要歸於屈春吧！」

田子方㈠渡西河㈡，造翟黃㈢，翟黃乘軒車㈣，載華蓋黃金之勒㈤，約鎮㈥簟席㈦，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㈧，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間暇祖㈨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㈩，臣進吳起(十一)；而西河之外，寧鄴(十二)無令，臣進西門豹(十三)；而魏無趙患(十四)，酸棗(十五)無令，臣進北門可(十六)；而魏無齊憂(十七)，魏欲攻中山(十八)，臣進樂羊而中山(十九)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二十)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

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廿二)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今註】㊀田子方，戰國魏人，魏文侯的老師。㊁西河，地名，在今陝西，因爲在黃河之西，故名西河。㊂翟黃，見前。㊃軒車，說文謂曲輈而有藩蔽的車叫軒車，大夫以上的人乘用。㊄華蓋，本爲黃帝所做，後人稱傘叫華蓋。此處指車篷。勒，馬絡頭。㊅鎮，重。簟席就是席子。㊆駟，四匹馬拉一輛車叫駟。㊇下風，在風之下向叫下風。㊈祖，疑卽徂字，往。㊉轝同輿，車子。(十一)守，主管其事叫守。(十二)吳起，戰國衛人，最初仕魯，後聞魏文侯賢，又投靠魏文侯，文侯任爲將，後又奔楚，楚任爲相，後爲貴戚大臣所忌，卒被楚所殺。(十三)寧鄴，地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十四)西門豹，戰國魏人，爲鄴令，引漳水灌田，造福地方，又破迷信，改善民俗。(十五)魏，國名，卽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一帶地方。趙，在今山西一帶地方。(十六)酸棗，地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七)北門可，北門是複姓，可是人名。(十八)齊，在今山東。(十九)中山，今河北定縣一帶。(二十)樂羊，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見史記甘茂傳。(廿一)李克，戰國魏人，子夏弟子。(廿二)公孫季成，卽季成子，魏文侯之弟。(廿三)段干木，戰國芮城人，和子夏等同爲魏文侯師。

【今譯】 田子方渡過西河去拜訪翟黃，翟黃駕著裝有華麗的車篷，並用黃金裝飾馬絡頭的車子來迎接他，同時大家相約坐在簟席上，像這樣四馬拉的車子共有八十輛，子方遠遠望去以爲是皇帝，道路很狹小，就下車去迎接他，翟黃看到是子方，也下車快走過去，自己投向他的下風，說：冒犯你。田子方說：「是你呀！我以前看到你，以爲你就是人君，現在你來到了，才知道你是人臣，你怎會到這種地步呢？」翟黃答道：「這些統統都是皇帝賞賜給我的，累積了三十年才到這種地步，那時因爲閒暇到曠野走走，正好碰到你先生。」子方說：「你爲什麼派這麼多的車來迎接我？」翟黃答道：「以前西河沒有太守，我推荐吳起；西河以外的寧鄴沒有縣令，我推荐西門豹而魏國也就不把趙國當作外患；酸棗沒有縣令，我推荐北門可，而魏國也就不擔憂齊國的入侵；魏國想要進攻中山，我推荐樂羊，結果就攻下中山；魏國沒有治國的大臣，我推荐李克，結果魏國大治。我推荐這五位大夫，由於名位和待遇都加倍提高，所以才有這樣結果。」子方說：「好的，你勉力去做，魏國的宰相不會捨棄你到別處去找。」翟黃答道：「人君母弟有名叫公孫季成的，推荐子夏，而人君把他當老師看待，推荐段干木，而人君把他當朋友看待，再推荐你田子方而人主尊敬他，那時所推荐的，是老師，是朋友，這是屬於敬畏的一類，我所推荐的，都是重視名利的，怎能做到魏國的宰相呢？」子方說：「我聽說一個人本身賢能，他所推荐的人一定也是賢能的，這五個被他推荐的人都是賢能的，你好好勉勵，你將僅次於他。」

齊威王遊於瑤台㈠，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㈡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

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㊂。」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㊃，忌舉田解子爲南城㊄，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㊅，而於齊足究㊆，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今註】㊀瑤台，以玉裝飾的台，故名瑤台。㊁羅綺，羅，絲織物，輕輭並且有孔。綺，也是絲織物，並有素色花紋。此處羅綺，代表顯貴。㊂忌，成侯卿的名。㊃秦粱，秦在今陝西，粱在今河南。㊄南城，在今江西豫章。㊅卽墨，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㊆足究，疑作富饒解。㊇九族，九族之說不一，一說自高祖至玄孫、旁孫，自身橫推至三從兄弟爲九族。一說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

【今譯】　齊威王出遊於瑤台，成侯卿來向他報告事情，跟隨成侯卿的都是一些衣着車馬極講究的人，齊威王看到問左右的人說：「來的那些是什麼人？」左右的人說：「是成侯卿。」齊威王說：「他的國家很貧窮，爲什麼出來要那樣地講究排場？」左右的人說：「把東西給別人的人，他有權要

求別人；受人家東西的人，他應爲他人盡義務。」齊威王想問清楚它的意義，成侯卿到了，去晉見齊威王說：「忌來了。」齊威王沒有作聲。又說：「忌來了。」齊威王還是沒有作聲。又說：「忌來了。」齊威王說：「你們國家非常貧窮，爲甚麼出來要那樣講究排場？」成侯卿說：「請你赦免我的死罪，讓我能說幾句話。」齊威王說：「可以」。成侯卿說：「我推荐田居子到西河，而削弱了秦梁的力量；我推荐田解子到南城主政，結果楚人就拿着絲織物來朝拜；我推荐黔涿子到冥州去，而燕人給牲畜，趙人給盛器來歡迎；我推荐田種首子到卽墨去，而齊國就因此富饒；我推荐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就更加親切，人民也更加富庶。我推荐這幾位賢能的人，你可以高枕無憂，還用怕國家貧窮嗎？」

秦穆公㊀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㊁以五羖羊㊂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㊃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

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今註】㊀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名任好。用百里奚蹇叔等，修政治，惠人民，敗晉惠公，納晉文公，稱霸西戎。㊁百里奚，春秋時秦穆公的賢相，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道他將亡，就到秦國去，自賣五羖羊之皮，爲人養牛，後來穆公用他爲相，七年而霸，人號五羖大夫。㊂五羖羊，羖，黑色的公羊。㊃公孫支，左傳僖公九年作公孫枝，春秋衞人。

【今譯】秦穆公派商人去運鹽，徵求商人，商人買百里奚五羖羊的皮來裝飾車子，以便開到秦國去，秦穆公看到鹽，又見到百里奚的牛很肥，說：「責任重而路又遠，隨時會碰到危險，而牛爲什麼還很肥呢？」百里奚說：「我按時讓牠進飲食，使用牠的時候，又不過分的虐待牠；如碰到有危險時我先去，所以牛才會肥。」穆公知道百里奚是一個君子，於是令有司賜他沐浴並換過衣帽讓他陪侍穆公，穆公非常高興，第二天和公孫支討論政務，公孫支特別感到心神不安地說：「你穆公耳聰目明，考慮也非常週到仔細，可能是你已找到一位聖人了！」穆公說：「是的，我非常喜歡百里奚的

話，他跟聖人很相似。」公孫支於是就回去拿一隻鴈來祝賀，說：「你已經得國家所需要的聖臣，我來爲國家祝福。」穆公沒有辭謝，並且還禮以後收下，第二天，公孫支就把上卿的職位讓給百里奚，說：「秦國地處偏僻，人民愚陋無知，這是國家危亡的基本因素，我自知不配處在高位，請准許我讓賢。」穆公不同意。公孫支說：「你不用款待嘉賓的禮，而能得到國家所需要的賢能的大臣，是你的福份；我見到賢能的人而有機會讓賢，是我的福份。現在你已經可以得到這項福份，而讓我失去這項福份，可以嗎？請你也讓我得到吧！」穆公不同意。公孫支說：「我不好而處高位是你違背倫常，我不肖而違背倫常，是我的過失，進用賢能的人而辭退不賢能的人，這是你的英明，現在我處在高位，毀壞了你的美德，而也違背了一般大臣應有的操守，我將要逃走。」穆公因此接受了他的請求。所以用百里奚做上卿，公孫支做次卿來幫助他。

趙簡主從晉陽㈠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㈡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今註】㊀晉陽，地名，在今山西太原。㊁董安于，見卷三註。

【今譯】趙簡主從晉陽到邯鄲去，在半路上停止下來，趕車子的官吏就前來問他爲什麼半路上停下來，趙簡主說：「董安于在後面。」趕車子的官吏說：「這是三軍的事，你又何必以一個人而影響三軍呢？」趙簡主說：「是的。」走了百把步又停下來，吏將上前去規勸，恰好董安于到了，趙簡主說：「秦國與晉國之間的通道，我忘記派人把它堵塞起來。」董安于說：「這就是我走在最後面的原因。」趙簡主說：「公家的貴重物品我忘記派人把它運來。」董安于答道：「這是我董安于走在最後的原因。」趙簡主說是對內會反省自己，對外能知人善任，所以才能自己既輕鬆而國家又安定，御史大夫周昌說：「一個國家的領袖，能像趙簡主那樣，國家就不會有危險了。」

晏子㊀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今註】㊀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宰相。

【今譯】晏子陪侍齊景公，早晨很冷，要晏子送熱食來，晏子答道：「對不起，我不是管你飲食的

臣子。」景公又說：「請送服裘來。」晏子答道：「對不起，我不是田澤之臣。」景公又說：「那麼你究竟替我做什麼呢？」答道：「我是國家的大臣。」齊景公又問：「什麼叫做國家的大臣？」答道：「所謂國家的大臣，能使國家站得起來，辨別君臣之間的情份，讓它合情理，制定百官的尊卑，讓它能恰到好處；作爲一種應對的話，可以傳布於四方。」從這以後，齊景公不敢不用應有的禮節去接見晏子。

齊侯㊀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今註】　㊀齊侯，卽齊景公。

【今譯】　齊侯問晏子說：「一位忠臣要怎樣去效忠他的領袖？」晏子答道：「君有危難時不隨便犧牲，君出亡時也不送他。」齊侯說：「封給他一塊土地，給他一個名位；我有危難時不爲我犧牲，我出亡時也不送我，這能算是忠臣嗎？」晏子答道：「大臣講的話能被採用，一輩子也不會有危難，我爲什麼要犧牲；出的謀略能被聽從，一輩子也不會出亡外國，我還要送什麼。假如大臣的意見

不被採用，君有難而隨便陪他犧牲，這是無意義的妄死；勸告而不聽，出亡時又去送他，這是欺騙的舉動。所以一位忠臣要能規勸君的過失，而不能陪他一死了之。」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㊀及國交遊㊁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㊂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㊃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㊄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今註】㊀三族，按：三族之說不一，有謂父母，兄弟，妻子為三族，有謂父母妻為三族，有謂父子孫為三族， ㊁交遊，指朋友。 ㊂輅車，一種大的車子叫輅車。 ㊃趣和促同，催促的意思。㊄臨，以上看下叫臨。

【今譯】晏子上朝的時候，坐的是破舊的車子，駕的是不馴良的劣馬，齊景公看到了，說：「唉！你的待遇太少了吧！為什麼你的車馬這樣地蹩腳呢！」晏子回答道：「幸靠你的賞賜，才能讓我的父母妻子和朋友們生活下去，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有一部蹩脚的車馬代步，對我來說，已經很

滿足了。」晏子走出之後，景公派梁丘據送給他一部車馬，退回三次都不肯接受，景公不高興，趕快召回晏子，晏子來了，景公說：「你不肯接受車馬，我也不要車馬。」晏子答道：「你派我監臨文武百官，我節省衣食，做齊國老百姓的榜樣，然而還怕自己太奢侈浪費了，而言行不符：如今輅車乘馬，你人主有了，我也有了，老百姓不講道義，衣食奢侈，而不檢點自己的行爲，我無法去禁止他們。」於是就辭謝輅車乘馬。

景公飲酒，陳桓子㈠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㈡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㈢，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㈣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布衣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㈤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

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㈥待臣而後擧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今註】 ㈠陳桓子，不詳。㈡緇，黑色的綢子。㈢棧軫之車，疑卽後代所說的柴車。㈣浮，罰人飲酒叫浮。㈤避席，就是離席。㈥簡士，簡，選。簡士，被國家遴選的士人。

【今譯】 齊景公喝酒，陳桓子在旁陪着，望見晏子來了就告訴景公說：「請罰晏子一杯酒。」景公問：「爲什麼？」陳桓子答道：「晏子穿黑綢布的衣服，披麋鹿皮的裘子，乘着柴車，駕着劣馬來上朝，完全隱埋了你的賞賜。」景公說：「是的。」斟酒的人就捧着酒杯送到晏子面前，說：「皇上要罰你的酒。」晏子問道：「爲什麼？」陳桓子說：「皇上賜給你的名位，來提高你的身份；賞賜百萬，來使你家變成富有；那些大臣的名位沒有再比你高的了，待遇也沒有再比你厚的；現在你穿着普通的布衣，披着麋鹿裘的皮子，乘着柴車，駕着駑馬來上朝，你是有意要埋沒皇上的賞賜，所以要罰你喝酒。」晏子離開自己的座位說：「是你讓我喝了酒然後離去，還是讓我離去然後才喝酒？」景公說：「離去以後才喝酒。」晏子說：「你賜給我以名位，來提高我的身份，我晏嬰不敢接受你的名位，只爲奉行你的命令罷了；賞賜百萬來使我的家變成富有，我也不敢接受這份財富，只爲表示你的賞賜罷了；我聽說古時的賢臣如接受很優厚的賞賜而不能愛護他的國族，就該受懲罰

；如站住職位，而又不能勝任他的工作，也應該受到懲罰：人主的內臣，大臣的父兄，假若有離開人主的身邊，流散在外的，這是我的過失；人主的外臣，一個盡忠職務的大臣，假若有流亡在四方的，這是我的罪過；軍事裝備不充實，戰車沒有整修，這是我的罪過。至於像駕駑腳的車馬來朝見人主，這不是我的罪過，況且我由於人主的賞賜，我的父執們都有車可乘；母系的戚友都不愁衣食，妻系的戚友都沒有凍餒的；那些被國家遴選的士人都要等待我然後才能燒飯的有數百家。這樣說來，我應該埋沒人主的賞賜呢？還是要表明人主的賞賜？」景公說：「好的，請替我罰桓子一杯酒。」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㊀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㊁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今註】　㊀筐篋，都是竹器。　㊁豆，用木做的一種盛食物的器具。

【今譯】 晏子正在吃飯，齊景公派的使者到了，就把食物分一半給他吃，晏子沒有吃飽，使者回去告訴齊景公，景公說：「唉，他的家境像這樣貧窮，我一點也不知道，是我的過錯。」於是派人把一個千戶的縣邑送給晏子，晏子再拜辭謝，說：「我晏嬰的家並不貧窮，由於人主的賞賜，使我三族蒙受恩澤，並連帶我的朋友和老百姓，人主的賞賜也的確太多了，我晏嬰的家眞不貧窮啊！我晏嬰聽說，從人主那兒得到的多，而給別人也給得多，代人主施恩而實爲人主，這是忠臣所不願做的；從人主那兒得到的多而把它藏起來，自己變成了筐筴，這是有仁德的人所不願做的；從人主那裏得到很多財富，而沒有施捨給別人，一旦自己死亡以後，那些財產就跟着走了，這是聰明的人所不願做的。我晏嬰聽說，做爲人臣的，在朝廷上不伺候人主便是忠；離開朝廷，不虧待部下，便是廉。八升的布，一豆的食物，足夠了。」使者往返了三次，仍不肯接受。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㊀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

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㊁，此之謂也。」

【今註】 ㊀與，謂如。見經傳釋詞。 ㊁二句見詩經大雅蕩。鄭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今譯】 陳成子告訴鴟夷子皮說：「什麼叫做常道？」答道：「人主死了我不死，人主亡了我不亡。」陳成子說：「然而你怎樣做才是常道？」答道：「未至死之時去死，未到亡之時去亡，這還有什麼死亡可談！遵從人主的命令，做出對他有利的事情，這叫做順；遵從人主的命令，做出對他有害的事情，這叫做諂諛；不順從人主的意思，但做出對他有利的事情，這叫做忠；不順從人主的意思，且又做出對他無利的事情，這叫做亂；人主有過失你不直言勸告，將要使國家遭受到危亡，有的能對人主進盡忠言，能採納就留下，不能採納就離開，這就叫做諫；能採納他的意見，就活下去，如不能採納就自我犧牲，這就叫做諍；有的聯合起來，同心協力，大家一起來勉強矯正人主的過失，人主雖感到不快，但又不能不聽，這樣就能解除國家的患難，消除國家的災害，完成效忠人主，安定國家的使命就叫做輔；有的對人主的命令表示不同意，對人主決定的事表示異議，竊取人主

的威望以使國家轉危爲安，攻伐別的國家來洗刷人主的恥辱，以謀自己國家的利益，這就叫做弼。所以諫諍輔弼的人，是國家所需要的大臣，也是英明的人主所最器重的，而昏君就把他當作是自己的敵人；英明的人主所賞識的，而昏庸的人主則把他殺掉；英明的人主喜歡問，而昏庸的人主就喜歡孤獨；英明的人主崇尚賢能的人而讓他立功，昏庸的人主嫉妬賢能的人，而不許他立業；對他盡忠的人，反而給予懲罰，而那些奸臣却得到賞識。這就叫做最昏庸愚昧的人主了，桀紂就是這樣亡國的，詩經蕩說：『只因他不接受別人的忠言，所以國家才會傾覆』，就是指此說的。」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㊀不譽也。」

【今註】　㊀訾，議論人家的過失。

【今譯】　簡子有尹綽、赦厥二位大臣。簡子說：「厥愛我，不在衆人面前規勸我，綽不愛我，常常在衆人面前規勸我。」尹綽說：「厥怕你當衆丟醜，而不重視你的過錯；我重視你的過失，而不怕當衆丟你的醜。」孔子說：「尹綽是一個君子啊！當衆指摘人主，而不諂媚他。」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

，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㊀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今註】㊀仄陋，同側陋，卑賤的人叫仄陋。

【今譯】高繚在晏子那兒做官，晏子把他趕走，左右的人責問晏子道：「高繚追隨你，三年也沒有給他一個職務，反而把他趕走，在道義上說得過去嗎？」晏子說：「我晏嬰是個卑賤的人，經過一再地考慮過後才覺得理直氣壯，現在這個人追隨我已三年，從來就沒有糾正過我的過錯，所以我才把他趕走。」

子貢㊀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今註】㊀子貢，端木賜，孔子弟子。

【今譯】子貢問孔子說：「我端木賜作人家的幫手，但不曉得要怎樣做才好。」孔子說：「做人家的幫手，如同土一樣，種五穀就生五穀，掘下去就見到泉水，草木賴它種植，禽獸賴它生存，人賴它活下去，死人賴它埋葬，功勞多而不表功，做人家的幫手，就應該像土一樣！」

孫卿㈠曰：「少使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今註】 ㈠孫卿，卽荀卿。爲避漢宣帝諱，改稱孫卿。

【今譯】 孫卿說：「年紀小的伺候年紀長的，地位低的伺候地位高的，不賢的人，伺候賢能的人，這是天下普遍的道理。有人地位雖高，但不能居於人上；有人低賤，但又以居於人下爲恥辱；這是那些投機取巧的人別具用心，一個人如果心術不正，而行爲不離投機取巧，反而想被衆人所讚美，不也是很難的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㈠，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愻㈡，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今註】 ㈠解，通懈，鬆弛的意思。 ㈡愻，作順解，與遜通。

【今譯】 公叔文子問史叟說：「武子勝伺候趙簡子已經很久了，趙簡子對武子勝的恩寵一直不鬆弛，不知爲什麼？」史叟說：「武子勝知識豐富，具有多方面才幹，但地位很低，趙簡子親近他，他

就更敏捷而又恭順，如果趙簡子瞧不起而疏遠他，他就只帶着恭敬而無怨恨的表情，走進朝廷，爲謀國而辛勞；走出朝廷，得不到人主的恩寵，人主給他待遇，他夠了就不要，所以才能維持長久。」

泰誓㈠曰：「附下而罔㈡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㈢惡也。故傳㈣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㈤無罪者國之賊也。」

【今註】㈠泰誓，書經篇名。㈡罔，欺誣的意思。㈢黜，斥退也。㈣傳，尙書孔安國傳。㈤愬同訴。

【今譯】書經泰誓篇說：「依附部下而欺誣長官，該處死；依附長官而欺誣部下，該判刑；參與國家大事，而對人民沒有益處，應該退隱；在領導階層而不拔用賢能的人，應該被免職。」這就是獎勵賢能的好人，而斥退那些無能的壞人，所以書經孔傳說：「傷害賢能的人，是殘害國家的人；隱蔽賢能的人，是讒陷國家的人；控訴無罪的人，是賊害國家的人。」

王制㈠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㈡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㈢，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㈣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今註】㈠王制，是禮記中的一篇。㈡蒲，地名，在今河北長垣縣　㈢溝瀆，就是溝渠。㈣簞，圓形，竹做的，古時用來盛飯。

【今譯】　王制篇說：「假借鬼神占卜命卦來妖言惑衆的，處死。」子路做蒲令，預防水災，春天，和人民修溝渠，人民感到煩苦，所以給每個人一簞飯和一壺水，孔子聽到了，派子貢告訴子路，子路表現得很不愉快，去見孔子，說：「我子路因爲暴雨將要來臨，恐怕有水災，所以和人民修溝渠來預防，而人民又多半沒有飯吃，所以才每個人發給些一食物和飲料，而老師派端木賜來阻止我，不知爲什麼？老師阻止仲由去行仁，老師又以仁教人，而又禁止行仁，仲由不能接受。」孔子說：「你認爲老百姓飢餓了，爲什麼不向人主去報告，發放倉庫的糧食來給人民吃，而你要私自送給人民食物，是只見到你的恩德，而不見人主的恩惠，趕快停止就可以了，不然的話，不久你將要受到懲罰。」子路最後心裏認錯而離去。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㊀。」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㊁」。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今註】㊀兩句見論語學而篇。㊁見詩經小雅黍苗。鄭注：「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今譯】孔子說：「君子一切注重根本，根本建立了，道自然也就跟着產生。」根本不健全，末梢必定也是歪斜的；開始就不興盛，到最後必更衰竭。詩經上說：「土地既是平的，泉水自然就清澈。」根本建立了，道自然也就跟着產生；春秋上的道理，說有正春就沒有亂秋，有賢明的君主，就不致有危亡的國家，易經上說：「根本有了，一切萬物都能有條不紊；開始錯誤一點，到後來就差別

更大。」所以一個君子要注重根本，要注重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今註】 略

【今譯】 魏武侯問吳子有關元年的意義，吳子答道：「這是指國君一切事情的開始都該小心謹愼。」「要怎樣才是小心謹愼呢？」答道：「要方正」，「又該怎樣方正呢？」答道：「要聰明有見識，如無聰明見識，怎能看出方正，要多多聽聞並加選擇，自然就能增加智慧。所以從前的人主一開始就聽取治國之道，大夫的一句話，士人的一晉見，乃至普通平民要求晉見一定照准，公族有問必答，四方來的人一律不拒見，可以說是不阻塞民意；頒賜祿位必定公平，量刑也必定適當，人主的心腸必定厚道仁慈，想到要維護人主的利益，除人民的禍害，這樣的人主可以說已經得到民衆的擁

護了；人主持身正大，遴選大臣，大夫不另兼職，掌握政權的大臣不同屬於一族，就可說是不獨佔權勢了。這是春秋的意思，也是元年本意之所在。」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政治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㈠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㈡，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㊂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今註】㊀比，近鄰之稱，見周禮。㊁通，近。㊂榮華，爾雅說，草謂之華，木謂之榮。

【今譯】孔子說：立身處世有六件基本的事，基本建立了，然後做爲一個君子才能立身有方，而以孝爲本；居喪的時候要守禮，而以哀戚爲本；作戰時有軍隊，而以勇敢爲基本；政治工作要有層次，而以才幹爲本；居國有他的禮儀，而以繼嗣爲基本；才華的人是不常有的，而以能力爲本；把根本丟在一邊不去鞏固它，就不能專求末稍的豐盛；親戚相處都不愉快，就不要專門從事外交活動；事情是無所謂開始與結束的，不要弄得太多的頭緒；聽來的那些話，不要多談；跟近的那些人都不愉快，就不要向遠發展。所以要返回基本，培養根基，這是君子立身行事的道理。上天所生的，大地所孕的，沒有比做人的道理來得重要，也沒有比父子之間的親情，君臣之間的道義來得更大；父親是尊嚴的，兒子是仁善的，君要講義，臣要盡忠。賢明的父親對於子女，在他生長的過程中，要拿慈愛的心腸照顧他，要教導他成材，培養他的風範，滅去他的虛僞，及時養成他的節操，對他的施與要謹愼；小孩在七歲以上，做父親的要替他選擇好的老師和朋友，不要讓他有壞的表現，讓他慢慢向好的路上走，早一點使他接受教化。所以一個好孩子伺候他的雙親，在談話對答方面，不要讓父母聽來不順耳；在進退行動方面，表情儀態，不要讓父母看來不順眼；卑賤身體，不違背父母的心意。君子之侍奉雙親，是在積德，子女是雙親的寄託，對於雙親只有侍奉而無法推辭，推辭不

侍奉的，是害了雙親，所以能令雙親安慰的事，人子都應該去做。賢能的大臣侍奉他的人主，從接受命令那一天開始，把人主當作父親，把國當作家，把士人當作兄弟，假如對國家，對人民有幫助，有利益的事，也應該不避艱難，不怕勞苦的去完成他應做的事，而他的人主也有義務來成全他。至於君臣和人民，也是相互爲本，像圓環一樣，無始無終，孔子也說過，一個人的行爲沒有比孝行來得更重要；孝從內心發出而表現於外，這也就是說，根本強固，花朵自然茂盛。人主以大臣爲根本，大臣以人主爲根本；父親以子女爲根本，子女以父親爲根本，捨棄根本，花朵自然枯萎。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㊀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㊁，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今註】㊀藜藿，窮人所吃的食物。㊁鍾，度量衡名，六斛四斗爲一鍾。

【今譯】子路說：背着很重的東西，要走很遠的路，隨地都可休息；家境很窮困，而雙親又年老了，不管待遇多少，都該出外工作。以前我子路侍奉雙親的時候，自己常吃粗食，而替雙親從百里以外的地方背米回來，雙親過世以後，我到南方的楚國去，跟隨我的車子有一百輛之多，累積的糧食

也有萬鍾之多，疊席而坐，排開鍋來吃飯，現在我想再吃那種粗食，再爲雙親背米，已經是不可復得了；枯魚銜住繩索，究有多少不被蠹蟲侵食，雙親的壽命，好像白駒過隙，轉眼已去，草木想要再生長，霜露已不給予機會，孝子想要奉侍雙親，雙親年老了已不能等待，所以說，家境貧困，而雙親又年老了，不管待遇多少也該出外工作的。

伯禽㈠與康叔封㈡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㈢，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㈣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㈤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㈥，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今註】㈠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㈡康叔封，周成王同母少弟，名封。㈢笞，捶擊。㈣盍，何不。㈤竦，同聳。㈥趨，疾行叫趨。

【今譯】伯禽和康叔封去晉見成王，看周公三次，三次被捶擊，康叔表情很驚訝，對伯禽說：「有

商子這麼一個人，是一位賢人，我同你去看看他。」康叔封和伯禽去見商子，說：「我們是某某，日前我們二人去見成王，看周公三次，三次被捶擊，這該怎麼說法？」商子說：「你們兩人爲什麼不一同去看看南山的南面有一株樹木，名叫橋。」兩個人果然往南山的南面去見橋，看見橋高而挺拔地直立在那兒，回來以後去告訴商子，商子說：「橋，象徵父道。」商子又說：「你們兩人爲什麼不一同去看看南山的北面有一株樹木，名叫梓。」兩個人果然往南山的北面去見梓，看到梓樹很茂盛而樸實地俯在那裡，回來以後去告訴商子，商子說：「梓樹，象徵爲人子的道理。」兩個人第二天去見周公，進門以後，就走得很快，登上廳堂就跪下，周公撫摸他們的頭，慰勞他們，並讓他們吃東西，說：「你們見到那一位？」兩個人回答道：「見到商子。」周公說：「商子眞是一位君子啊！」

曾子芸㊀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㊁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㊂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㊃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

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今註】 ㈠芸，與耘通，除草。㈡蹶然，驚起的樣子。㈢內同納。㈣箠，打馬的竹鞭子。

【今譯】 曾子到瓜園除草，而不小心把瓜根斬斷，他的父親曾皙就發脾氣，拿起大木棍去打他，把曾子打倒在地上；過了一會清醒過來，並驚慌地站起來，走上前說：「剛才參得罪了你，你用大力教參，還好沒有受傷吧！」退到屛風後面彈琴唱歌，想要讓曾皙聽到他的歌聲，表示他心裡很平靜。孔子聽到這件事，就指示門人說：「曾參來了不要讓他進來！」曾子自己認爲沒有罪，派人向孔子謝罪，孔子說：「你聽到瞽叟有個兒子叫做舜，舜侍奉他的父親，如要找他使喚他，就在他的身邊，如要殺他，絕對找不到；小鞭子打幾下就受住，大鞭子打就該走，要逃避一時的衝動。現在你棄身等你父親去打，你不走避，把你打死了，等於你將陷害你的父親，不孝不義，還有比這更大的嗎？你難道不是天子的臣民，殺害天子的臣民該當何罪？」像曾子這樣的人，又是孔子的門人，自己有罪還不知怎樣自處才妥當，眞是難啊！

伯兪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兪得罪笞嘗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今註】　略

【今譯】　伯俞有過錯，他的母親打他，結果他哭起來了，他母親說：「以前打你，從不曾看你哭過，現在你爲什麼要哭？」答道：「以前我得罪了母親，被母親打得很痛，現在母親打我已無力量，所以才會傷心。」所以說父母生氣，不表現在表情上，讓兒子在內心感到愧疚和痛苦，是上策；父母生氣，不表現在表情上，是中策；父母生氣，表現在表情上，是下策。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敎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㈠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㈡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㈢，有賢泮宮㈣，田里㈤周行㈥，濟濟㈦鏘鏘㈧，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㈨。

【今註】　㈠陵，逾越。　㈡扞格，牴牾不相入。　㈢辟雍，天子所設立的大學。　㈣泮宮，諸侯所設立的大學。　㈤田里，土地的泛稱。　㈥周行，大道叫周行。　㈦濟濟，衆盛的樣子，又徐行有節的樣子。　㈧鏘鏘，聲音；高的樣子；行走的樣子。　㈨有族以文，族，類。同學之間互相問難。

【今譯】　成人應有好的品德，小兒應有好的成就，這是大學敎人要如此；在一件事還沒有發生之前就禁止它，叫做預，利用它已成熟的時機，叫做時，彼此觀摩對方的優點，叫做磨；能按部就班給

予教育，叫做馴。事情已經發生之後再去禁止，就顯得格格不入，錯過求學的時間再去求學，雖然很用功，但已很難有成就；不加選擇地學習，將沒有成就；一個人獨自學習而沒有朋友，就會見識短淺。所以說需要有好的大學，在那寬濶的大道上，有那麼多的賢才，大家互相問難，增進學問。

周召公㊀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稺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㊁，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㊂之境，逍遙㊃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㊄，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㊅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

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璧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㈦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㈧之弓雖良，不得排檠㈨，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㈩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㈡，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㈢。」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註】㈠召公，召公奭，文王庶子，謚曰康，子孫世為王輔。㈡神明，指人的精神而言。㈢無外，見公羊傳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王者無外。」所謂無外，指天覆而無外，也就是說德無所不在。㈣逍遙，徜徉自適。㈤虞，樂。㈥籌策，計劃。㈦干將，寶劍名。㈧烏號，良弓名。㈨排檠，輔正弓弩的器具。㈩豫樟，樹木名。㈡榱，屋椽。㈢好問，亦作好

學。

【今譯】　周召公十九歲就正冠，加冠之後就可以做方伯諸侯。一個人在幼稚無知的時候，一定要拜師接受基礎教育，不然就無法立身全性。年幼的人一定知識未開，知識未開，行爲就超越了常軌，超越了常軌，就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孟子說：人們都知道拿食物來解決他的饑餓，但不知道拿學問來解決他的愚魯，所以一個本性良好的小孩，一定在學問上多用功，並且修養他的心性。現在的人如果每個人都能互相磨練他的才幹，在精神上自我要求誠實不欺，看萬物的彼此感應，明瞭道的要點，看清楚它的始末，看清楚它廣大無邊的境地，徜徉在廣大的宇宙間，放蕩在塵俗之外，表現得不同流合汚，超塵拔俗，這是聖人理想中的境界。可是近代以來的讀書人，却不能閒居心思，彈琴讀書，回憶從前，友愛和尊敬大夫；每天討論學問，辨明義理，作爲一種自我娛樂，和世事疏遠，把利害分淸楚，計劃得失，來觀察禍福，根據義來立定法度，以作爲標準；把一件事情的先後弄淸楚，死了有遺下的事業，生的時候有名譽；這都是人材才能夠建立的，可是有的人却沒有這種成就，他們只會偷懶懈怠，由於太空閒的緣故，所以失去根本而無成就。至於學問，是成名立身的根本，儀表五官端正，而又會打扮就更好看；資質差不多，而有學問的就更聰明；所以磨刀石並不是金，但可以把金屬磨得更鋒利；詩書很多，並非就是我，但可以磨練我的意志。至如被諮詢的人，早起遲睡，更能增加我的知識，用來分辨事理，所以處世就能應付如裕，立身就不致遭到危險，一個知識份子如想深明道理，了解一切，使他的美名能留到後代，如果不喜歡問詢，那就是砍斷智慧的根本而堵塞智慧的源流，這怎能立身於世？騏驥雖然跑得很快，不碰到伯樂，仍然沒有機會走千里之

路；干將這個寶劍雖然很鋒利，要不是依賴人力它也是不能自已砍斷東西；烏號這個弓雖算是良弓，如不經過輔正弓弩的器具加以校正，它也是無法自己輔正自己的；才華雖高，如果不讀書，仍不能獲得最高的成就。水積多了就成爲河川，蛟龍就可以在裡面生存；土積多了就可成爲山，豫樟木就能生存；學問累積多了就能成聖，那麼自能獲得富貴尊顯；千金之價的狐裘，不是一隻狐皮拼成的；臺廟的屋椽，不是一株樹木的枝榦作成的；先王的禮法，不是一個知識份子訂定的。所以說，訊問別人，是增進智慧的辦法，常常用腦思考，是促進智慧的方法。中庸說：「好問接近於智慧，力行接近於仁德，知恥接近於勇敢。」累積小善而能成爲大的，恐怕只有孔子吧！一個智識份子能回復他本來的情性，盡到他的才智，親近賢能的人，向他請教，對自己的智和德有幫助；交朋友要注意情投意合，這樣彼此都能獲益，詩經上說：「像治骨角一樣的切磋琢磨」，就是這種說法。

今夫辟地㈠殖穀㈡，以養生送死，銳㈢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㈣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㈤，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㈥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㈦，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今註】 ㈠辟地，就是開墾土地。㈡殖，種。㈢鋭，作精解。㈣臺榭，臺上有屋子的建築物。㈤釜甑，煮東西的瓦器，上大下小，底有七個小孔。㈥畀，給予。㈦有北，見詩巷伯。按：有北，指太陰之鄉。王嘉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

【今譯】 這種開發土地，種植五穀，來供給生活和養老所需，精研金石，配雜草藥來治病，每個人都知道建築房屋，來躲避風雨，建築臺榭以避免潮濕，回到家裡知道怎樣孝敬雙親，出到外來，知道效忠領袖，在家男女要有別，在外交朋友彼此要各守分際，這就是聖人的德教，讀書人接受它，並且把它傳下來，還用來教誨以後的人。現今那些末世的壞人，反而毀謗讀書人說：要儒做什麼？像這樣的人是輕視了根本，譬如吃飯穿衣，反而輕視耕織的人；自己坐在車船上，既平穩又舒適，反而看不起造車船的匠人；要靠釜甑煮飯，才有飯吃，但却瞧不起從事陶器工作的人；說這種話的人是違背了常情，而行為矇住了心靈。像這樣的人，跟自已有血統關係的人也不會去親近他，有品德有學問的人，也不會去友愛他，這是夏、商、周三代所遺棄的人，人主對他也不會寬貸的。所以詩經上說：「把它投送給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也不會吃它，把它投到太陰之地，太陰之地也不會要它，只有投給有昊。」就是這種說法。

孟子曰：人知糞㈠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今註】㊀糞，作治和培講。

【今譯】孟子說：每個人都知道要培育他的田，但不知道要培育他的心靈；培育他的田莫不是要使稻子長得好，收穫多，培育他的心靈很容易做到，而且也容易滿足他的慾望。什麼叫做培育心靈？要多讀書，多聽聞；什麼叫做易行？保持善良的本性，禁止邪念。

一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㊀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㊁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㊂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今註】㊀礪，粗的磨刀石。㊁跂同企，舉踵叫跂。㊂乘，作「因」解。

【今譯】子思說：多讀書會增進自己的才智，磨刀石會把刀子磨得更鋒利，我曾經呆在幽靜的地方自己深深地思考着，結果發現不如學習來得快；我也曾經舉起脚後跟向遠處望，結果發現不如爬到高處看見的多。所以順着風的方向呼叫，聲音不必特別快，而聽到的人反而多；爬上山丘去招手，臂不必特別長，而見到的人反而遠。所以魚要因水才能游，鳥要因風才能飛，草木要因時才能生長。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㈠」，夫學之謂也。

【今註】 ㈠見詩經大雅假樂。

【今譯】 孔子說：可以和人家談一天而仍不覺得疲倦，恐怕只有學問吧！他的身體不值得一看，他的勇和力也不值得畏懼，他的祖先也不值得一提，他的同族的人也不值得一說；可是能讓四方和諸侯知道，恐怕只有學問吧！詩經上說：「不僭越不遺忘，大都遵照以前的舊制度」，就是指學問而說的吧。

孔子曰：鯉㈠，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今註】 ㈠鯉，孔子之子。 ㈡菅，多年生草，形如茅，根短而硬。

【今譯】 孔子說：鯉，一個君子人不能不隨時留心學習，見到人也不能不有所文飾；如果不文飾就沒有根，沒有根就失理；失理就不忠，不忠就失禮，失禮就無法立足。要想遠大而有光輝，就要靠

裡面，從上面看來，知道並不是它的源流。

禮來文飾；越近而愈見光明，就只有學問。譬如污穢的池子，各種的水都流到裡面去，菅蒲也生在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㈠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今註】㈠鑑，鏡子，引申有察看、警戒的意思。

【今譯】公扈子說：一國之主不能不留心學習，春秋時代，地位高的人驕奢，有錢的人傲慢，不須要警戒自己而就能自得其樂的太少了。春秋時代是國家的一面鏡子，在這時期之中，有三十六個君主被殺，有五十二國被滅亡，諸侯奔走仍不能保全他的封地的很多，但又沒有不重蹈覆轍的。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今譯】 晉平公問師曠：「我年紀已七十歲，還想讀書，恐怕已經太遲了。」師曠答道：「爲什麼不點蠟燭？」平公說：「那裡有做人臣的還敢開人主的玩笑？」師曠說：「我這個愚昧的臣子怎敢開皇上的玩笑呢？我聽說，少年好學，好像早晨的朝陽；壯年好學，如日中天；老年好學，好像點着蠟燭的明亮。蠟燭的明亮，怎能和昧行相比？」平公說：「好極啦！」

河間獻王㊀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今註】 ㊀河間獻王，漢景帝之子劉德。

【今譯】 ㊀河間獻王說：「商湯說學聖王之道，就像太陽一樣；當靜居獨思的時候，又像火一樣。如果捨棄學聖王之道，就像捨棄日光一樣，那又何必獨自想到火的明亮；是只見到小的一面，沒有用上大智，只有學問才可以將一個人的品德才智擴而明之。」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今註】 略

【今譯】　梁丘據對晏子說：「我到死也趕不上你。」晏子說：「我嬰聽說，只要不停地去做，一定會成功，只要不停地走，一定會達到目的地；我跟別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做得不停，走得不休，所以才難趕上我。」

甯越㈠，中牟㈡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㈢。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今註】　㈠甯越，戰國中牟人。韋昭博奕論曰：「甯越之勤」。㈡中牟，地名，一爲趙國中牟，在河北，即今河南湯陰縣。一爲鄭國中牟，在河南，即今河南中牟縣。㈢這段文字另見呂氏春秋，惟呂氏春秋周威公作「周威王」。

【今譯】　甯越是中牟地方的鄉野之人，厭惡耕田的辛苦，對他的朋友說：「要怎樣做才能免除這種勞苦？」朋友說：「莫如讀書，讀了二十年的書自然可以達到目的。」甯越說：「我想用十五年的時間，別人要休息，我不敢休息；別人要睡覺，我不敢睡。」十五年學成之後，而周威王以老師的禮接待他。那些走路走得快的人，走了兩里就停下來；走得慢的人，走了一百里還不停下來。現在甯越努力不懈，他能做爲諸侯的師傅，豈不是很應該的啊！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㈠，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㈡弓不返於檠㈢；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㈣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今註】㈠交疑是「友」之誤。㈡操疑是「燥」之誤。㈢檠，匡正弓弩的器具。㈣括，箭尾。

【今譯】孔子問子路，說：「你喜歡甚麼？」子路說：「喜歡長劍。」孔子說：「我並不是要問你這些，用你先天的才能，再加上後天的學習，還有什麼比這更好呢！」子路說：「學習也有用處嗎？」孔子說：「凡是人主沒有敢直言的大臣，他的國政就要敗壞；一個士人如無規勸過失的朋友，他的品德就會敗壞；奔放的馬不能丟棄馬鞭子，已經成了定型的弓就不必再接受校正；木材接受繩墨，就會筆直；人能接受別人的忠告，就能完美；吸收知識，注重學問，循着自己所學習的去做，還有什麼不能成功；毀棄仁義，厭惡士人，將要接受刑罰。所以一個君子不能不學習。」子路說：「南山有棵竹子，不要去校正它就長得很挺直，砍下來做箭頭，可以射穿犀牛的皮，又那裡是學習的結果？」孔子說：「在箭尾上裝上羽毛，把箭頭磨得很鋒利，射進去不是更深嗎？」子路謝罪地

說：「領受老師的教誨！」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㊀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㊁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今註】 ㊀內，同納。 ㊁蒼梧，山名，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

【今譯】 子路問孔子說：「請丟開古禮而照我的意思去做，可以嗎？」孔子答道：「不可以，以前東夷仰慕我們華夏的仁義，有個女子，她的丈夫死了，想替她找個姘夫，她就終身不嫁，不嫁雖然不嫁，但並不是表示貞節的意思；蒼梧之弟，娶到一個老婆很美麗，要和他的長兄交換，忠實雖是忠實，但不合乎禮。現在你想要丟棄古禮，而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裡知道你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呢！不照當初的古禮去做，後來雖想反悔，也就很難挽救啊！」

豐㊀牆磽㊁下未必崩也，流行潦㊂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㊃不深，未必橛㊄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

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㈥」？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今註】㈠豐，作厚解。㈡磽，土地堅硬瘠薄叫磽。㈢潦，雨水很多叫潦。㈣根垓，就是根本。㈤橛，斷木叫橛。㈥啜泣，泣。見詩經王風中谷有蓷。

【今譯】牆很厚而牆基的土地硬而薄，不一定會倒塌，如果雨水不停地在下面冲洗，牆基一定先壞；樹木的根本不深，樹木不一定會折斷，如果颳起大風，下起暴雨，根本一定先被拔起。君子居在一國之中，不崇尚仁義，不尊敬賢臣，不一定會被滅亡；可是一旦有了非常的變故，人馬奔騰，災禍立刻就要來到，這時才喉乾脣焦，對天歎息，希望上天來救他，不也是太難了嗎？」孔子說：「開始不謹愼，後來再後悔，雖然後悔，已來不及了。」詩經上說：「哭泣儘管哭泣，還有什麼用呢？」這就是說不先把根本弄好，成了事實才來憂慮，已經遲了。

虞君㈠問盆成㈡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今註】㈠虞，國名，在今山西平陸縣虞城。㈡盆成子，盆成是複姓。

【今譯】 虞君問盆成子：「現在作手藝的人，時間越久，手藝就越精巧，而美貌却越老越衰；現今有些人不等到壯年，就老早在內心蓄積很多智謀，以防備將來美貌衰退的時候，美貌一定在年老之前衰退，而技藝却不受時間影響。好看的美貌，將要完了，怎能寄託在那變化不定的形體上呢！所以有技藝的人不隨身體而一同消滅，而美貌却不能永遠存在。」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㊀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㊁」。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今註】 ㊀蒼蒼，深青的樣子，莽莽，草深的樣子。按：此四字是形容廣大無邊的青天。 ㊁見詩經小雅角弓。鄭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徙居一處怨恚之。」

【今譯】 齊桓公問管仲：「王要尊敬什麼？」答道：「要尊敬天。」桓公仰起頭來看天，管仲說：「所說的天，不是指蒼天；人主要以百姓爲天，老百姓向他，天下就能安定，幫助他就能富強，說他不是就很危險，背棄他就要滅亡。」詩經小雅角弓說：「老百姓沒有不是好的，只有那些沒有善心的人，才在一處怨恚。」人民怨恨他的人主，而人主不立刻亡國，是沒有的事。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㊀。」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㊁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㊂，此治國之本也。

【今註】㊀見管子牧民篇。㊁尚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㊂見論語子路篇。

【今譯】河間獻王劉德說：「管仲說人民倉庫裝滿了才知道禮節，豐衣足食才顧得榮辱。」國家有了糧食，國家才能富強，而士女也由此更爲美好，禮義所以實行，而人心所以安定的一個因素。尚書五福，以富爲首，子貢問爲政，孔子說：讓人民有錢，有了錢就能接受好的教育，這是治理國家的根本。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㊀首於軫㊁曰：「呂刑㊂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㊃以時，無奪農功。」

【今註】㊀頓，即頓字。㊁軫，車子後面的橫木。㊂呂刑，書經篇名。㊃板築，營建之役，築牆以兩板相夾，置土其中，而用杵築之。

【今譯】文公見咎季，他的廟靠近牆之西邊，文公說：「誰住在西邊？」答道：「你人主的老部下。」文公說：「西邊再增加一些房子。」答道：「我的忠誠，不如你老部下的賣力，他的牆壁壞了仍然不加整修。」文公說：「爲什麼不整修？」答道：「一天不耕田，一百天沒有飯吃。」文公出來告訴他的僕人，僕人在車子後面的橫木上頓首說：「呂刑說：『一人有可慶賀的事，全國人民都托他的福。』你的英明，就是群臣的幸福，於是告訴全國的人說：不要大興土木，以免妨礙別人的房子，作土木工要看時間，不要佔用人民耕種的時間。」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㊀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今註】㊀世子，就是太子。

【今譯】楚恭王有很多他喜歡的兒子，因此不知道應該立誰做太子，屈建說：「楚國將來一定有很

多禍亂，就如一隻兔子在街上奔走，萬人都可去追牠，一人追到手之後，其他的人仍然不走，因為名份未定；如一隻兔子在街上跑，縱使有萬人去攫亂牠，由於名份已定，雖然是貪夫也曉得應該停止。現在楚恭王有很多他喜歡的兒子，而不知道把王位傳給那個才好，禍亂將由這裡發生。太子是國家政權的未來繼承人，而也是老百姓所仰望的對象；國家既沒有確定太子，又使老百姓失去仰望的對象，是斷絕了國家的根本。根本斷絕，接着就是混亂，就好像是大家趕兔子一樣。」恭王聽了，立康王做太子，後來還有令尹圍和公子棄疾的亂事發生。

晉襄公㈠薨，嗣君少，趙宣子㈡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㈢；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㈤，翟是以為援。」穆嬴㈥抱太子㈦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子。」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今註】㈠晉襄公，晉文公之子，襄公名驩。㈡趙宣子，即趙盾。㈢雍，晉文公之子，襄公之庶弟，仕秦為亞卿，見左傳文公七年。㈣賈季，狐偃之子狐射姑，字季，食采於賈，所以稱賈季。㈤翟，即狄，夷國，狄有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赤狄在今山西長治、屯留、潞城、黎

城一帶。白狄在今陝西膚施、延長及山西離石、石樓一帶。 ㈥穆嬴，襄公的夫人，靈公的母親。見左傳文公七年。 ㈦太子，卽晉靈公，名夷皐，襄公驩之子，在位十四年，趙穿弒之。

【今譯】 晉襄公死了，繼承帝位的太子年紀很小，趙宣子做宰相，對大夫們說：「立年紀輕的太子做人君，又怕從此多難，還是立雍吧；雍年紀比較大，在秦作亞卿，秦國強大，足以爲後援。」賈季說：「不如立公子樂，樂曾被先君所喜愛又在翟做過官，翟足以爲後援。」穆嬴抱着太子在朝庭上呼喊地說：「先君有什麼罪？他的兒子又有什麼罪？拋開嫡嗣不立而到外面去找。」走出朝庭抱着太子去見宣子，說：「因爲怕有什麼禍難，便想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正年壯，禍難立刻就來了。」宣子懼怕，就立太子。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㈠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㈡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㈢，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今註】 ㈠董安于，春秋晉人，因諫趙孟不聽，自縊而死。見左傳定公十三年及十四年。 ㈡智伯，春秋晉六卿之一，卽知氏，見左傳襄公十年。 ㈢晉陽，在今山西太原。

【今譯】　趙簡子以襄子殿後，董安于說：「你一向憐惜人才，現在為什麼把襄子擺在後頭？」簡子答道：「是由於他能為國家忍辱負重。」有一天，智伯和襄子在一塊喝酒，把酒灌到襄子的頭上，大夫請殺智伯，襄子說：「先君教我要為國家忍辱，那裡能說要殺人呢！」過了十個月之久，智伯在晉陽地方把襄子包圍住，襄子疏開隊伍去打他，結果把智伯打得大敗，把他的頭漆成酒器。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㈠，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㈡，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㈢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㈤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㈥餓死于首陽山㈦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㈧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

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㊈」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㊉」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今註】 ㊀行誼，指品行及道誼。 ㊁申包胥，春秋時，楚國大夫，和伍員很友善，員以吳師伐楚，入郢，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乃遣將定其國難，昭王返國賞功，逃而不受。 ㊂縕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其中，就是指粗惡的衣服。 ㊃藜藿，窮人所吃的食物。 ㊄比干，殷紂王的叔父，諫紂王不聽，被紂王所殺。 ㊅伯夷叔齊，殷朝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說：「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㊆首陽山，在山西永濟縣南，卽雷首山。 ㊇見詩經唐風椒聊。 ㊈見論語述而篇。而，作如字解。士，事。 ㊉見詩經邶風柏舟。鄭箋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今譯】 一個有勇氣而在行動上又很果敢的知識份子，不去表現自己的操守、品行，而隨便地冒死輕生，豈不是太令人感到惋惜；一個士人應該為了維護仁義而犧牲生命，仗著大節義理，而不選擇犧牲的地點；所以才能身雖死而留名於後代，不是有勇氣，會果斷，怎能做到呢？子路說：「不能勤勞刻苦，不能安於貧窮，不能看輕死亡；而說我能行仁義，我實在不敢相信。」以前楚國的申包胥站在秦庭下面，哭了七天七夜沒有停止，楚國才能保存，不能勤勞刻苦，怎能做得到！曾子就連布衣縕袍，還不見得能穿得到，拿糟糠做食物，拿藜藿做羹湯，還不見得能吃得飽，只要跟他的理想原則不合，立刻辭官不做，不能安於貧窮，怎能做得到！比干快處死的時候，由他的直言更表現出他的忠心，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上，更能表現出他的節操，不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怎能做到這種地步！所以一個士人想要照他的理想去做他應該做的事，先要不問難易，然後才能勇敢地去做；要使自己成功成名，先要不顧利害，然後才能有所成就。詩經上說：「那些人的後代，既碩大又篤實。」如果不是一個實實在在而又正直的君子，怎能做到這種地步？王子比干犧牲自己來表示自己的忠誠，伯夷叔齊犧牲自己來表示自己的廉潔，這三個人是天下最通情達理的人，難道他們是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嗎？他們認為一個人不重節義，不留名萬世，是士人的恥辱，所以他們要犧牲自己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從這裏看來，一個人既無地位又沒有錢，並不是士人的恥辱。一個士人眞正的恥辱，是天下推舉忠誠的人，沒有你的份；推舉信義的人，沒有你的份；推舉廉潔的人也沒有你的份。你如果有了忠、信、廉，將要留名於後代，和日月一樣永遠不朽，雖然在不講公理的時代，也不能汚辱你。這並不是說一個人喜歡死而厭惡生，喜歡貧賤而厭惡富貴，實在是照道理行事，尊貴落

到自己身上，士人也不推辭，孔子說：「富貴如果可追求，雖然做低賤的事，我也願意去做；如果不能強求，還是照我的意願去做。」這是大聖人的操持。詩經上說：「我心志比石還堅，不可以轉動；我心比席子還平，不可以捲起。」這是說不失去自己；一個人能不失去自己，然後才可以共患難，這就是士君子所以超過別人的地方。

楚伐陳㈠，陳西門燔㈡，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㈢，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今註】 ㈠陳，在今河南安徽一帶。 ㈡燔，燒。 ㈢軾，靠在車前橫木上，是古時一種禮節。

【今譯】 楚國討伐陳國，把陳國的西門給燒壞，便派陳國投降的人民去修理它，孔子經過那裏，不在車上行禮，子路說：「禮上規定，超過三個人就要下車行禮致敬，碰到兩個人就在車上行禮；現在陳國修城門的人很多，老師爲什麼不在車上行禮？」孔子說：「我聽說：國家亡了而自己還不知道，是不聰明；知道國家亡了而自己不去奮鬥，是對國家不忠；盡忠而又不肯爲國犧牲，是不知廉恥；現在陳國修城門的人很多，而沒有一個人做到這些，所以我不向他們行禮。」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㈠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

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㊁。」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衞㊂，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㊃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㊄聞之，妄與不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今註】㊀廩丘，地名，有二處，一爲春秋時齊邑，故城在今山東范縣。一爲戰國時周邑，在今河南境內。㊁修衣，即製衣服。㊂衞，在今河北、河南一帶。㊃遺，音ㄨㄟ，贈送。㊄伋，子思名。

【今譯】孔子見到齊景公，景公把廩丘送給他做爲食邑，孔子辭謝不受，走出門就告訴弟子們說：「我只知道君子應該憑功勞接受相當的祿位，今天向景公建議，景公還沒有去做，就把廩丘送給我，他是太不瞭解我孔丘的爲人了！」於是就告別他走出來。曾子穿了一件破爛的衣服在耕田，魯君就派人送給他一個食邑，說：「用這塊地的代價給你做衣服。」曾子不接受，反覆地送了好幾次，

仍然不接受，使者說：「並不是你向人家要，是人家送給你，你爲什麼不接受？」曾子說：「我聽說：受人家的東西，要敬畏人家；給人家東西，常露驕傲的樣子，縱然你送給我不在我面前驕傲，我能不怕你嗎？」到底不肯接受。孔子聽到了這件事，就說：「曾參的話，很能夠保全他的人格。」子思住在衞國，穿了一件沒有面子的粗袍子，二十天只吃九餐，田子方聽到了，就派人送一件狐白裘給子思，又恐怕他不接受，就說：「我借給人家東西，立刻就忘記；我送給人家東西，就好像丟掉一樣。」子思辭謝不接受，子方說：「我有你沒有，你爲什麼不接受？」子思說：「我聽說：隨便給人家東西，還不如把東西丟到溝壑，我孔伋雖然很貧窮，也不忍心把自己當作溝壑，所以我不敢接受。」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衞，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衞，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今註】 ㈠宋襄公，爲宋國第十九君，好言仁義，以庶兄目夷爲相。在位十四年。茲父是其名。

㈡目夷，襄公之庶兄，字子魚。見左傳僖公九年。

【今譯】 宋襄公茲父是桓公的兒子，桓公有後妻，生了一個孩子叫目夷，桓公疼愛他，宋襄公茲父因爲他的父親喜歡目夷，就讓他去做太子，請示他的父親桓公說：「讓目夷立做太子，我願意做宰相幫助他。」桓公說：「爲什麼要這樣？」襄公茲父答道：「我的舅父在衞國，他很喜愛我，我如果立作太子就不能到他那裏去，叫我和衞國斷絕來往，是背叛母親的行爲，並且我自己知道我不會比目夷的地位高。」桓公不答應，勉強要他答應，最後他同意了，將要立目夷作太子，目夷辭謝，說：「做哥哥的立做太子，弟弟在哥哥手下，是合情理的；現在弟立做太子，而哥哥在弟弟手下，是不合情理的，不合情理的事要我目夷去做，我將要逃走。」於是就逃到衞，茲父跟著去。三年，桓公有病，派人叫茲父回去，如果茲父不回來，是讓我憂慮而死，茲父於是就回去，桓公又立他做太子，然後目夷回去。

晉驪姬㈠譖太子申生於獻公㈡，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㈢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㈣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㈤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此，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

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㈥」

【今註】㈠驪姬，驪戎男之女，晉獻公五年，即魯莊公二十三年，晉伐驪戎，遂得驪姬。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㈡獻公，名詭諸，曲沃武公稱之子，爲晉國第十九君，在位二十六年。㈢重耳，晉文公名。㈣胡，何。㈤微，無。㈥見詩經小雅巷伯。正義云：「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具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今譯】晉驪姬在獻公面前說太子申生的壞話，獻公將要殺申生，公子重耳就對申生說：「這並不是你的罪，你爲甚麼不向獻公說明，你說清楚了必定可免除一死。」申生說：「不可以，我如果說明白了，驪姬就有罪；我的人君已年老了，沒有驪姬他將吃不好也睡不好，我怎忍心讓我的人君飲恨而死去呢！」重耳說：「你不說明，就不如早點離開的好。」申生說：「不可以，離開自己國家而免除一死，是討厭人君的行爲；表明父王的過錯而討好諸侯，誰肯要你去？留在國內也不是，逃亡也不是辦法，這樣都加重了我的罪過。我聽說，忠而不遺棄人主，聰明而不犯雙重罪過，有勇氣的人而不怕死，像這樣，我將承當一切。」於是就舉劍自殺。君子們聽到了這件事，就說：「這是上天的安排啊，世子！」詩經上說：「文采交相錯雜，才能織成文錦。那些說人壞話的人，把罪過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是太過火了啊！」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㈠，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今註】㈠狐突，字伯行，晉大夫，文公重耳的外祖父，為申生御。

【今譯】晉獻公的時候有一位士人，名叫狐突，作太子申生的師傅，獻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家遭到很多憂患，狐突假裝有病不出來。六年，獻公聽信讒言要殺太子，太子快死的時候，派人告訴狐突說：「我們的人君年紀老了，國家又遭受到很多災難，你師傅能出來幫助我們的人君，申生死而無恨。」於是叩頭拜謝以後就死去。狐突於是又事奉獻公，三年，獻公去世，狐突辭別那些大夫們說：「突接受太子的命令，現在事情完了，與其長久地生在亂世，不如一死報太子。」回去以後就自殺而死。

楚平王使奮揚㈠殺太子建㈡，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㈢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

「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今註】㈠奮揚，楚大夫，時為城父司馬，所以叫他就便殺太子。見左傳昭公二十年。㈡太子建，楚平王為蔡公時，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㈢城父，一名夷，在今安徽亳縣東南七十里。

【今譯】楚平王派奮揚去殺太子建，他還沒有來就把消息告訴太子建，太子就逃跑到宋國去，楚平王召回奮揚，叫城父那裏的人抓到送來，王說：「話從我嘴裏說出去，你耳朵聽到，是那一個告訴太子建？」答道：「是我告訴的，你當初交待我，伺候建像伺候你王一樣，我很愚蠢，不能有貳心；自接到你的命令以後，就派人告訴他，後來懊悔也來不及了。」王說：「你為什麼敢來？」答道：「你派我做使者，沒有達成任務，你召我再來，是罪過加罪過，我無地可逃。」楚平王聽了於是就把他放掉。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㈠，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㈡；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㈢。

【今註】㈠趙宣子，即趙盾。驟諫，就是急諫。㈡鉏之彌，晉大力士。左傳宣公二年作「鉏麑」

。賊之，就是刺殺的意思。㊂觸槐而死，以頭撞於趙盾庭中之槐樹而死去。

【今譯】　晉靈公很暴虐，趙宣子急切地進忠言，靈公很怕他，派鉏之彌去刺殺趙宣子；鉏子彌早晨去的時候，寢室的門已經打開了，宣子把服裝穿得整整齊齊地準備上朝，時間還早，就坐下來打瞌睡，之彌走開，歎息地說：「隨時隨地不忘記他的職責，是人民的好主人。刺殺人民的主人，是不忠的行為；拋棄人主的命令，是無信義的行為。只要有一樣，還不如死去好。」於是自己就碰宮庭中的槐樹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㊀，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今註】　㊀白公勝，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今譯】　齊國有蘭子這麼一個人，事奉白公勝，勝將要發難殺君，於是就告訴蘭子說：「對於國事我將要有大的舉動，希望能和你共同去做。」蘭子說：「我事奉你而與你一同去謀殺人君，是幫助你做不義的事情；畏懼患難而離開你，是不和你共患難。所以不同你一起去謀殺人主來保全我的仁義，我接受了人主的命令，必須照我的意願去做。」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

「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㈠三年，白公㈡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㈢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㈣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今註】㈠居，作積解，居三年，即過了三年之久。㈡白公，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及十七年。㈢石乞，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㈣桴，鼓槌。

【今譯】　楚國有一個士人叫申鳴，在家奉養他的父親，全楚國的人都知道他的孝行，楚王想請他做宰相，申鳴辭謝了，他的父親說：「楚王想請你做宰相，你爲什麼不接受？」申鳴答道：「不作父親面前的孝子，而要做王的忠臣，爲什麼？」他的父親說：「造福於國家，在朝廷裏立下是非，你很愉快我也沒有憂愁，所以我要你做宰相。」申鳴說：「是的。」，於是就上朝去。楚王因而就請他做宰相，過了三年，白公作亂，殺了司馬子期，申鳴將也要去死難，他的父親阻止他，說：「丟開父親，自己去犧牲，可以嗎？」申鳴說：「聽說作官的人，身體屬於人主所有，而待遇送給雙親，現在既然拋開人子的身份而去事奉人主，難道不應該爲他而犧牲嗎？」於是就辭別雙親而去，並用兵去包圍他，白公對石乞說：「申鳴這個人是天下的勇士，現在用兵包圍我，我應該怎樣辦才好？」石乞說：「申鳴是天下的孝子，用武力來劫持他的父親，申鳴聽到了這消息一定要來，同時還要同他說話。」白公說：「好的。」就立刻用兵去劫持他的父親，並告訴申鳴說：「你同我，我同你分楚國；你不同我，你的父親就要被殺。」申鳴流下眼淚答應他，說：「當初我是我父親的孝子，現在是人主的忠臣；我聽說，吃那一種飯要爲那一種事而犧牲，接受待遇，要盡自己的能力去做，現在我已不可能做我父親的孝子了，已經是人主的忠臣了，我又怎能來保全自己！」拿起鼓槌來擊鼓，於是就把白公殺掉，他的父親也死了，王賞給一百斤金，申鳴說：「吃人主的飯，又躲避人主的難，不是忠臣；謀奪人主的政權，殺大臣的父親，不是孝子；不可能同時兼備兩種名分，不可能同時保全兩種行爲。如果是這樣地活著，還有什麼面目。」於是就自殺。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㈠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㈡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㈢之，杞梁華舟下鬥，獲甲首㈣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鬥，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鬥，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今註】㈠杞梁華舟，杞梁，春秋齊大夫，名殖，從莊公伐莒，與華舟下鬥，獲甲首三百。華舟，

孟子告子作華周，漢書作華州，左傳作華還，春秋齊大夫，莊公攻莒，與杞梁同時犧牲。㈡趣，與促同，催促。㈢逆，作迎解。㈣甲首，被甲之士叫甲首。㈤陋，又作陀，又作陁，說文：「小崩也。」

【今譯】 齊莊公將要討伐莒，載了五車子的人去，而只有杞梁華舟不在內，所以他們回來就不吃飯，他的母親說：「你活著的時候不講道義，死後也沒有名氣，你雖然不是五乘之賓，誰不譏笑你？你活著的時候重道義，死後也有名氣，那麼那些車上的賓客全部都在你之下。」於是就催他吃飯，吃過飯以後才走，杞梁華舟陪莊公坐一部車子一直開到莒，莒人迎接他，杞梁華舟下車打鬥，虜獲了被甲之士三百人，莊公阻止他，說：「你們停止，他跟你們同是齊國人。」杞梁華舟說：「你是那五車賓客之一，而舟梁並沒份，是減低我們的勇氣；臨敵遇難，拿利來阻止我，是汚辱了我們的行爲；深入敵陣，多殺敵人，是人臣的事，齊國的利益，不是我所知道的。」於是就前進打鬥，把敵人的軍陣都打潰散了，三軍不敢抵擋，攻到莒城下，莒人拿炭放在地上，舟梁二人站了很久不能進去，隰侯重站在一邊說：「我聽說，古時候的士人，冒險犯難，他的去就根據一標準，來，我幫你越過炭。」隰侯重靠著楯伏在炭上，兩個人就趁機進來，彼此看了一下就哭起來，華舟最後才停止不哭，杞梁說：「你沒有勇氣嗎？爲什麼哭得這麼久？」華舟說：「我那裏是沒有勇氣，是他的勇氣跟我一樣，而他又比我先死，因此我特別感到悲哀。」莒人說：「你不要死，我同你都是莒人。」杞梁華舟說：「離開自己國家，投降敵人，不是忠臣；離開自己的君長，接受別人賞賜，也不是正當的行爲；何況在鷄叫時就約會好了，到中午就忘記了，是不守信的。深入敵陣，多殺敵人，

是大臣的事，莒國的利益也不是我所知道的。」於是就前去打鬥，殺了二十七個人才死去，他的妻子聽到了傷心痛哭，城隅都因此崩陷，這也不是國家興起的徵兆。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㈠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㈡於囿㈢，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㈣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㈤。」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今註】㈠雍門，齊都之西門，子狄，疑是守門的人。㈡田，打獵。㈢囿，有牆的園地叫囿。㈣鈞，與均同。㈤血食，鬼神享受牲宰祭祀。

【今譯】越國武力侵犯到齊國，雍門子狄要請求爲國犧牲，齊王說：「鐘鼓的聲音都還沒有聽到，長短的武器都還沒有接觸到，你何故一定要犧牲呢？這難道就是做一個人臣的禮節？」雍門子狄答

道：「我聽說：以前帝王在園囿裏打獵，車子的左邊車軸發出聲音，車右邊的駕駛要犧牲，王問：『你何故一定要犧牲？』車右答道：『因爲那種聲音對人主不尊敬。』王說：『左轂發出聲音是造車子的人的罪過，這跟你有何相干？』車右說：『我沒有看到工師造的車子，只聽到這種聲音對人主不尊敬。』於是就刎頸自殺，你是不是知道有這種事？」齊王說：「有的。」雍門子狄說：「現在越國的武力侵犯到齊國，是對我們人主一種警告，難道它不如左轂鳴的嚴重嗎?車右可以爲左轂鳴而犧牲，而我難道就不可以爲越國武力的侵犯而犧牲？」於是就刎頸自殺。這一天越人帶領甲兵退回七十里，說：「齊國有大臣，都像雍門子狄，不擬讓越國的社神穀神受到戰勝而歸的牲宰祭祀回去。」齊王用上卿之禮來葬雍門子狄。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㈠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㈡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㈢三寸，加斧質㈣其上，以狥㈤於國。

【今註】㊀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之字，其後爲囊氏，時爲楚令尹。見左傳襄公五年。㊁復，復命。㊂桐棺，桐木爲棺，材之下者。㊃斧質，質，鍖；古刑置人鍖上，以斧砍之。㊄殉，同徇。

【今譯】楚國人將要同吳國作戰，楚國兵力單薄，而吳國兵力雄厚，楚將軍子囊說：「我攻打吳國一定失敗，對不起皇上又損失了土地，一個盡忠的臣子不忍心這樣做。」沒有向皇上復命，就命令士兵撤退，一直走到郊野，又派人向皇上復命說：「我願意犧牲。」皇上說：「子大夫遁逃，以爲有好處，現在眞正有了好處，子大夫不要死吧！」子囊說：「遁逃的人沒有罪，那麼後代那些做君臣的人，都像我一樣的遁逃，而被蒙上不利之名，如果是如此，那麼楚國終將是天下最衰弱的一國，我請求一死報國。」離開了皇上就自殺。皇上說：「如眞的是如此，我要成全子大夫的義氣。」於是就爲他準備桐棺三寸，並且把斧質附加在上面，以表示他的殉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

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今註】㊀彭山，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三十八里。

【今譯】宋康公攻阿，殺單父，成公趙說：「當初我不曉得，以為在千乘之國，而萬乘之國就不敢去討伐他，在萬乘之國，而天下就不敢去討伐他。」現在成公趙在阿，而宋康公殺單父，是趙無法自立，並且還要去殺宋康公，成公趙就到宋國去見宋康公，結果等了三個月還沒有見到。有人說：「為什麼不趁鄰國使臣晉見的機會去見他。」成公趙說：「不可以，我趁鄰國使臣晉見的機會而去刺殺他，那麼將要讓後代的使臣不信，節杖也不可靠，都說是成公趙搞的結果，決不可以。」有的說：「為什麼不趁群臣中一般臣子去刺殺他。」成公趙說：「不可以，我如果自群臣中一般大臣派人去刺殺他，那麼後代的忠臣也不會為你效忠，而辯士也不會為你所用，都說是成公趙搞的結果，絕不可以這樣做，我聽說古代那些志士，發怒的時候就想到理，危急的時候就不忘記義，一定要檢肅自己的行為要追求它。」過了一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說：「廉潔的人不侮辱自己的名節，信義的人不敗壞自己的操守，現在我在阿，宋屠殺單父，是侮辱了名節；事奉殺人的宋王，一年還不得一見，是敗壞了自己的操守。我假如這樣地活下去，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天下的士人。」於是就在

彭山上站着枯槁而死。

佛肹用中牟之縣畔㈠，設祿邑炊鼎㈡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㈢田基獨後至，袪衣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肹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今註】㈠佛肹，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畔，同叛，見論語陽貨篇。㈡祿邑，食祿之邑，炊鼎，用鼎烹煑。㈢餘子，有三種解釋：一說，古軍制，家致一人為正卒，餘皆為羨卒，叫餘子。見周禮。一說：嫡子之母弟。一說：餘人叫餘子。這裏採用第三說。㈣袪衣，舉袖的樣子。

【今譯】佛肹憑藉中牟縣而反叛，設置了食邑和鼎說：「支持我的封給他食邑，不支持我的，要烹煑他。」中牟的那些士人都歸附他，只有城北餘人田基最後一個到，舉起袖子將要跳進鼎裏，說：「基聽說，一個重義氣的人，就是卿大夫的名位擺在面前，如不合乎義也照樣不接受；斧鉞在後緊跟著，只要合乎義，就是要死也不必怕。」於是就舉起衣袖將要跳進鍋裏，佛肹逃到趙國，趙簡子屠殺中牟人民，獲得中牟，獎賞有功的人，第一個錄用田基，田基說：「我聽說廉潔之士不羞辱別

人，就這樣接受中牟之功，那麼中牟的士人將終身感到慚愧。」就背負著他的母親向南逃到楚國去，楚王欣賞他的操守，就用司馬之禮待他。

齊崔杼㊀弒莊公，邢蒯聵㊁使晉而反㊂，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㊃，』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㊄，』僕夫之謂也。」

【今註】㊀崔杼，即崔武子，或稱崔子，齊大夫，弒齊莊公而立景公，後被慶封所殺。㊁邢蒯聵，邢，古國名。周公之子封於此。即今河北省邢臺縣西南襄國故城。蒯聵，春秋衞人，靈公子，餘見左傳定公十四年及哀公二十六年。㊂反，同返。㊃見詩經大雅烝民。夙夜，就是早晚。㊄見孟子萬章篇下。元，首。

【今譯】崔杼殺齊莊公，邢國蒯聵由晉國回來，他的僕人說：「崔杼殺齊莊公，你將怎麼樣？」邢國蒯聵說：「趕快開車，我將去以死報君。」他的僕人說：「人主不像人主，四週的諸侯沒有不知道的，你去爲他犧牲不也難於自處嗎？」邢國蒯聵說：「你眞會說話，可是太晚了，你如果早點告訴我，我能去諫諍它，諫諍不聽，我就離開不幹，現在既不能規勸又不能去；我聽說：吃人家的飯就要爲人家而犧牲，我現在既然是吃亂君的俸祿，又怎能在治君之世死去？」於是就驅車去一死報答人主，他的僕人說：「別人有亂君尚且一死報答他；我有治長，怎可不一死報答他呢？」就把轡結好，然後在車上自殺。君子們聽到說：「邢國蒯聵可以說守住他的節操又能爲義而死；死，是一個人所難的，僕人的死雖不能算是合乎義，可是也算是有志氣的人了，詩經上說：『早晚都不要懈怠，要勇於任事，』邢生就是這樣的人。孟子說：『一個勇士隨時不要忘記犧牲他的生命，』僕夫可以說就是這樣的人。」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三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㊀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

脰㊁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今註】㊀高，作敬重解。㊁脰，頸項。

【今譯】燕昭王派樂毅討伐齊國，閔王死了，燕兵剛抵達齊國，聽到蓋邑人王歜很賢能，就告誡三軍說：「環繞蓋邑附近三十里的地方不要走進去。」就是因爲王歜的緣故，後來又派人對王歜說：「齊人都很重你的義氣，我要派你爲將軍，把萬家的土地封給你。」王歜一再謝却燕人的好意，燕人說：「你如果不聽，我將要派軍隊來屠殺蓋邑的人。」王歜說：「忠臣不效忠兩個人主，貞潔的女人不嫁兩個丈夫；齊王不聽我的勸告，所以我要離開他回去種田。國家既然要危亡了，我也活不成，現在又被士兵們所劫持，作你的將軍，是等於幫助桀做壞事，與其無義地活著，本不如死了的好。」於是就把他自己的軀體懸掛在樹枝上，自己用力把自己的頸子勒斷而死，齊亡，大夫們就說：「王歜是個平民，還講義氣，不肯背叛齊國投向燕國，何況是吃國家薪俸的人？」於是大家就約好一起到莒去，求公子趕快登極爲襄王。

左儒友於㊀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

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今註】 ㈠友於，交情很好。

【今譯】 左儒和杜伯是很好的朋友，同是周宣王的大臣，宣王指出杜伯的罪過將要殺他，左儒在宣王面前替杜伯講情，來回講了九次，但是宣王仍沒有答應，並且說：「把君王和朋友分得那麼清楚，這就是你做的事。」左儒答道：「我聽說，君王好而朋友不好，那麼就要順著君王的意思來殘殺朋友；朋友好而君王不好，那麼就帶著朋友離開君王。」宣王發脾氣地說：「你能解釋清楚就放你一條活路，解釋不清楚就是死路一條。」左儒答道：「我聽說古時的志士不枉屈仁義而輕言犧牲，也不苟且求生，所以人臣能了解人主的過失，而杜伯竟遭無罪而死。」宣王殺杜伯，而左儒也一同殉難。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㈠，夏處於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今註】㊀杼栗，杼亦做芧，杼栗，就是小栗。

【今譯】莒穆公有一個臣子叫朱厲附，事奉穆公，但不被穆公所賞識，冬天住在山林裏吃杼栗，夏天就住在河邊湖邊吃淩藕。穆公死於難，朱厲附將要一同去殉難。他的朋友說：「你事奉穆公而不被他所賞識，現在穆公遇難你也一同去殉難，我看恐怕不妥吧！」朱厲附說：「當初我以為穆公不了解我，現在穆公死了而我不死，是他果然不了解我；我一定要去犧牲，來激發天下那些不了解人臣的君主。」於是就跟著犧牲。

楚莊王獵於雲夢㊀，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㊁，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今註】㊀雲夢，古雲夢大澤在今湖北。㊁邲，鄭地，在今河南鄭縣東。晉楚之戰，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今譯】楚莊王在雲夢打獵，打中科雉，申公子倍要去奪過來，莊王將要殺他，大夫們就勸告說：

「子倍很自愛，同你爭奪雉，一定有他的理由，你姑且把眞象弄清楚。」不到三個月，子倍生病死了。邲之戰，楚國大勝晉國，回去賞功，申公子倍的弟弟向王請賞，說：「人有功勞，應該在車下賞他。」莊王就問：「這話怎麼說？」答道：「我的哥哥讀到一本古書，上面記載：打到雉不出三個月一定會死，我的哥哥要去奪得牠，所以他果然短命死了。」莊王下命令到府裏把古書找出來看看，上面果然有記載，於是就厚賞他。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㊀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㊁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㊂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㊃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

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㈤安土，萬物熙熙㈥，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㈦，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㈧。」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㈨，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㈠，闢伊闕㈡，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㈢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㈢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㈣。」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㈤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

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㈥進。

【今註】㈠將，也是養的意思。㈡見詩經甘棠。蔽芾，小的樣子，甘棠，杜。剪，去。伐，擊。茇，草舍。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㈢甘棠，木名，就是棠梨。㈣悃愊，作誠信解。㈤烝庶，人民。㈥熙熙，和。㈦洽，霑。㈧見詩經小雅皇皇者華。載，則。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爰，於。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為謀。㈨禘，夏季祭祀，嘗，冬季祭祀，郊，祀天地之祭，望，祭山川。㈩龍門，一說：龍門，山名，就是伊闕，在河南洛陽縣南。一說：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大禹所鑿。⑪伊闕，在河南洛陽縣南，即春秋周闕塞。⑫五品，就是五常，鄭玄說是父、母、兄、弟、子。⑬三后，夏、商、周。⑭所引為周頌豐年。豐、大。稌、稻。廩、藏米的房子。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⑮舛，錯亂。⑯薦，作「進」和「獻」解。

【今譯】聖人對待天下老百姓，好像把他當作小孩子一樣地看待啊！餓了就讓他吃飯，冷了就替他穿衣；養育他，使他成長，就怕他長不大。詩經上說：「小的甘棠樹，不要砍伐掉，下面有召伯探聽民意用的小草房。」傳上也說：從陝西以東的地方，由周公負責治理，從陝西以西的地方，由召公負責治理。召公當蠶桑的時候巡職，為了不想影響人民的農事，所以不入城邑，就暫住在甘棠樹的下面草房裡，聽斷人民的意見，陝西一帶的人都能各得其所，所以後來的人懷念他，歌頌他，懷念他用言語表達出來，表達得還嫌不夠，就讚嘆他；讚嘆得還嫌不夠，就歌頌他。詩情就這樣慢

慢地累積，越積越多，多了就表現出來，表現要有方法，而才能獲得他應有的地位；老百姓讚美他的仁政，對他表示敬意，所以不砍甘棠樹，這樣政治教化還有什麼行不通的呢！孔子說：「我從甘棠樹那裡，就想到宗廟的威嚴。」因爲非常尊敬他的爲人，也就一定尊敬他的地位，讓萬物各得其所，古代聖王的理想恐怕離此不遠吧！仁人的德教，在內心中時時有不忍心的感覺，待人處事，一片眞誠，因爲他心中有不忍心的感覺；所以當他治天下的時候，好像拯救快被淹死的人，看見天下厲害的欺負弱小的，多的欺負少的；還有那些年幼無依，傷殘無害的，對他們的遭遇都表示同情，所以孔子經歷七十二君，希望他的政治理想能夠實現，讓老百姓生活幸福，每個人都能各安其所，萬物都能很和樂地生生死死，但始終沒有遇到這種機會，所以看到麒麟出現就很悲傷，哀嘆他的理想不能實現，他的恩澤不能廣被大衆，於是只有作春秋，把素王的道理告訴後人，但他並沒有忘記繼續對人民施恩惠，因此後代的帝王尊崇他，志士們效法他，讀他的文章，傳到今天仍然還不斷絕，這是他道德的影響力。詩經上說：「奔走效勞，爲的要探求那些忠信的難易之言。」就是指此而說的。聖王廣布仁德，施捨恩惠，並不是要老百姓報答他；郊望禘嘗的祭祀，也不是要鬼神報答他；山高了就容易產生雲雨，水深了就有蛟龍；君子修養自己的道德，福祿自然就會來。有陰德的人一定有陽報，有隱行的人一定有顯著的名，以前不整修溝渠堤防，水就變成了災害，夏禹開鑿龍門和伊闕，平治了水患，讓人民能夠住在陸地；後來老百姓不相親近，五倫也不和順，契就敎君臣要明瞭君臣的本份，父子要相親愛，夫婦要各守本份，長幼要有尊卑之序；田野荒蕪，糧食生產不夠，后稷敎老百姓開發荒地，先施肥然後種稻子，讓老百姓都能豐衣足食；所以禹、契、后稷他們的後

代沒有一個不是王天下的，這是有陰德的原因。周朝衰頹，禮義也不存了，孔子就拿夏商周的典章制度教導後代，所以他的後代到現在仍然沒有斷絕，這是有隱行的原因。周頌上說：「年成好的時候，黍稌都豐收，盛滿了倉庫，難以計算，做酒做醴，做好了上獻給祖先，以和合各禮，降福給所有人民。」禮記上說：「上牲沒有了，就用下牲，下牲沒有了，那麼就沒有東西供祭祀了。」由於違背禮節，便會引起不快，所以聖人對於天下，好像滿堂的士人一樣，現在假定滿堂的人都喝酒，只有一個人獨自對着角落在哭泣，那麼滿堂的人都因此感到不愉快；聖人對於天下，好像在一座堂上一樣，只要有人沒有得到安置，那麼堂上的祖先一定不樂，就是孝子，這時也不敢拿着東西進獻上去。

魏武侯㊀浮西河㊁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㊂氏左洞庭，右彭蠡㊃，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㊄，伊闕㊅在其南，羊腸㊆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㊇而右太行㊈，常山㊉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今註】㊀魏武侯卽魏文侯之子。㊁西河，卽禹貢雍州的黃河，在今陝西。㊂吳起，魏文侯的大將。㊂三苗，古國名，當卽湖南溪峒諸苗，三是約數，不是三種。㊃洞庭，湖名，在今湖南。

彭蠡，湖名，即今鄱陽湖，在江西。㊄太華，山名，也叫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㊅伊闕，在河南洛陽縣南，即春秋周闕塞。㊆羊腸，阪名，在今山西交城縣東南，戰國時爲趙國的要塞，有羊腸阪。㊇孟門，山名。一在龍門山北，黃河兩岸山西吉縣、陝西宜川之間。一在太行山之東，本文孟門山應指此。㊈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一帶。㊉常山，就是恒山，五嶽之一。

【今譯】魏武侯順西河而下，在半路上對吳起說：「河山是多麼的美麗險要！這眞是魏國的寶。」吳起答道：「人主的道德重要，河山的險要並不重要。以前三苗氏左邊有洞庭湖，右邊是鄱陽湖，由於自己不重視德義，終被夏禹滅亡；夏桀的時候，左邊是河濟，右邊是太華，南面是伊闕，北面是羊腸，由於施政殘暴不仁，終被商湯放逐；殷紂王的時候，左邊是孟門，右邊是太行，北面有常山，南面有大河，也由於施政殘暴不仁，終被周武王滅亡。從這些例子看來，在乎人主的仁德，不在乎河山的險要。假若人主不注重自己的品德，船上的人都是你的敵人。」武侯說：「好極啦！」

武王克殷，召太公㊀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㊁；咸劉㊂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㊃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今註】㈠太公，就是姜子牙。㈡餘胥，其餘的小官吏。㈢劉，殺。㈣邵公，卽召公，氏族博考說，邵和召，春秋時本爲一姓，後分爲二。按：召公，名奭，文王庶子，謚曰康。

【今譯】周武王滅掉殷朝，召見太公問他道：「對於殷朝的士人和老百姓應該如何處理？」太公答道：「我聽說愛護某一個人，往往連他屋上的烏鴉也一同愛護；厭惡一個人，往往連他的其餘的小官吏也一起厭惡；把他的對手全部殺光，不留一個，怎麼樣？」王說：「不可以這樣做。」太公出來，邵公進去，王說：「怎樣辦才好？」邵公答道：「有罪的人就殺掉，無罪的人就讓他活着，怎麼樣？」王說不可以，邵公出來，周公進去，王說：「該怎麼辦才好？」周公答道：「讓每個人都安居在自己的家裡，每個人都耕種自己的田，不要變動原有的一切，只要是仁人他都去接近，老百姓如有不對的，都歸罪於自己。」武王說：「有這樣大的氣度，可以平定天下了，所以看重士君子，就因爲他有仁德的緣故啊！」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㈠！」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㈡、驩兜㈢、符里㈣、鄧析㈤，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

利也。豎刁㈥、易牙㈦，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㈧。」

【今註】㈠見論語里仁篇。㈡共工，水官名，鄭玄說：「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時和驩兜、三苗、鯀相比，叫做四凶。㈢驩兜，唐堯時人，和共工相與為惡，舜放之崇山。㈣符里，不詳。㈤鄧析，春秋鄭國大夫，對名家學說有研究。㈥豎刁，春秋齊人，為齊桓公寺人。㈦易牙，春秋時人，以滋味說齊桓公，桓公用為寺人，甚見親幸，桓公卒，與其黨豎刁開方共亂齊國。㈧見孟子梁惠王上。

【今譯】孔子說：「里中要有仁厚的風俗才好，假若選擇住在風俗不仁厚的地方，怎能算是聰明人！」仁厚的人先要設身處地去想想然後才做，做一件不仁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雖然因此獲得高官大位，一個仁厚的人也不願意這樣做。真正具有非常仁厚心腸的人，他的愛心施及遠近，如果這中間有不和諧，他就犧牲小仁來成就大仁。大仁就是普及四海的人，小仁就是恩惠僅限於他自己妻子的人。妻子嘛，因為他只知謀求利益，用婦人之小恩來安撫他，滿足他的虛榮心，粉飾他的虛僞，誰知他不是真的，雖然當時可以獲得聲名，可是士君子認為這是奇恥大辱，所以共工、驩兜、符里、鄧析，他們的智慧並不是不懂事理，然而終被聖明的帝王所殺掉，因為他們只追求利益而不講

品德。豎刁、易牙，為了求得利益，不惜毀壞自己的身體，殺害自己的孩子，來謀求利益，後來終於為害齊國。所以人臣不仁厚，犯上的事情就容易發生；大臣仁厚，國家太平，人主也會得到榮耀；人主明察，宗廟平安無事，一個大臣都該講求仁厚，何況是一國之主！所以桀紂因為不仁厚而亡了天下，湯武因為積德有國家，所以英明的帝王注重品德，並且要身體力行。孟子說：「把自己的仁恩普及到所有人民，就能保有這個國家；如不能把仁恩普及到所有人民，就不能夠保有自己的妻子。古時候的仁聖賢君沒有其他過人的地方，就是會把自己的仁恩推及人民罷了。」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㊀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今註】㊀家老，家宰。

【今譯】晏子請景公喝酒，分附人把酒杯酒壺換新的，家宰說：「錢不夠，請向老百姓收錢。」晏子說：「且慢。作樂要上下同樂，所以天子和天下老百姓，諸侯和境內人民，大夫以下和他的僚屬同樂，沒有只管一個人快樂的事；現在在上位的人只管自己快樂，對人民來說是浪費了人民的錢，這就是獨樂，不可以。」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㊀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

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㈡。」此之謂也。

【今註】㈠逆，迎接。㈡見詩經小雅小明。景，是大的意思。好，猶與的意思。介，助。靖，謀。恭，詩經原文作共。共，具。

【今譯】齊桓公經過燕國向北邊攻伐山戎，燕君走出國境去歡迎他，桓公問管仲說：「諸侯之間彼此相迎，可以出國境嗎？」管仲說：「不是天子不可以出境相迎。」桓公說：「那麼這樣說來，是燕君由於懼怕而失禮，我由於無道而讓燕君失禮，於是就割讓燕君所到過的地方送給燕君。」諸侯們聽到了，都朝拜齊國。詩經上說：「有明君謀具你的爵位，想與正直的人共同治理國家，神明聽到並保佑他，賜給他以大福。」就是指此而說的。

景公探爵鷇㈠，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㈡，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㈢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

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今註】㈠爵，鳥名，鷇，尚須母鳥餵食的小鳥。探，作遠取解。㈡惕，作敬和懼解。㈢逡巡，走路心裡有顧慮，不敢前進的樣子。

【今譯】景公去取爵鷇，鷇還弱小，所以他又回來了，晏子聽到了，沒有等景公請他，就直接去見景公，景公一時怕得出汗，晏子說：「你爲什麼這樣呢？」晏公說：「我去取爵鷇，結果發現鷇還很弱小，我又回來了。」晏子慢慢地走到北面向景公祝賀似地說道：「我們的人主具備了聖王的仁慈心腸。」景公說：「我去取爵鷇，因爲爵鷇還弱小，所以又回來了，這和聖王之道又有什麼關係？」晏子答道：「你去取爵鷇，因爲鷇還弱小，所以你又回來了，是愛護幼小；我們的人主居心仁厚，連禽獸都受到你恩惠，何況是老百姓？這就是具備聖王的條件。」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今註】略。

【今譯】景公看到嬰兒在馬路上當叫化子，景公說：「是無家可歸嗎？」晏子答道：「有你在，他爲什麼無家可歸，我們撫養他，馬上就會有人知道。」

景公遊於壽宮㈠，覩長年㈡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

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今註】 ㈠壽宮，有二義，一作寢室解，見呂氏春秋，一作奉神之宮解，見史記。㈡長年，卽年長。

【今譯】 齊景公在壽宮遊說，看見一位老年人背着柴火，同時臉上現出饑餓的樣子，景公心裡一陣難過，就嘆息地說：「叫官吏去奉養他。」晏子說：「我聽說，喜歡賢能的人而同情不賢能的人，這樣做就可守住一個國家；現在你憐愛老百姓，而他們普遍地都能受到你的恩惠，這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景公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晏子說：「聖人看到賢人就喜歡賢人，看到不賢能的人就同情他；現在請求你對那些無人供養的老弱，同沒有家室的，希望衡量情形，解決他們的養育同家室問題。」景公說：「好的。」於是老弱有人奉養，鰥寡也有了家室。

桓公之平陵㈠，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

：「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今註】㈠平陵，地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㈡御，嬪妃叫御。

【今譯】齊桓公到了平陵，看見人家裡的人，有的年紀大了，還要自己養活自己，桓公就問爲什麼會如此，答道：「我有九個兒子，因爲家裡貧窮都沒有娶妻，我叫他們出外替人幫工還沒有回來。」桓公就把他的五名嬪妃嫁給他們，管仲就來晉見說：「你把恩惠給人民不是嫌小了一點。」桓公說：「爲什麼？」答道：「你只限定你看到的就給以恩惠，那麼齊國有機會娶妻的人就太少了。」桓公說：「那應該要怎樣？」管仲說：「讓男子們三十歲成家，女子十五歲出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㈠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諷㈡過謂之妖言㈢，故盛服㈣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㈤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塞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㈥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㈦。』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㈧，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㈨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一〇)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一一)而周內(一二)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一三)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一四)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本爲吏，期不可對(一五)。』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鷇(一六)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矣，川澤納汙(一七)。』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福履(一八)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今註】㈠路溫舒，漢朝人，字長君，昭帝時，守廷尉吏，宣帝時，上書言尚德緩刑，被宣帝採納

，累遷臨淮太守。著有功績。㈡謁，作告解。㈢妖言，不經之言。㈣盛服，服裝齊整。㈤薰，灼。㈥洽，作和合解。㈦見書經大禹謨。不辜，無罪。不經，猶言非常。這兩句是說，與其濫殺無罪的人，寧可負失刑之責。㈧驅，逼迫。㈨大辟，死刑。㈩捶，以杖擊之。楚，木名。捶楚，就是鞭打的意思。㈡鍛煉，本指冶金。酷吏故入人罪也叫鍛煉。㈢周內，是說曲折周至，務納之於刑法中。㈢皐陶，人名，虞舜時爲獄官之長。㈣文致，本指潤色。舞文法以入人罪也叫文致。㈤語見漢書路溫舒傳。畫地作獄，是說就地畫一小的範圍，以爲監牢，使違法的人站在裡受罰。刻木爲吏，謂於假設之吏，亦必不可對薄，無論眞者。㈥鷇，雛雞須母哺而食者叫鷇。㈦語見左傳宣公十五年。藏疾，藏毒，藏惡的意思。㈧福履，福祿。

【今譯】　孝宣皇帝剛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就向皇帝上書，主張重視德化，緩用刑罰，他說：「你剛就皇帝位，與天理相符合，應該改革前代的缺失，端正你剛所承受下來的大統，滌除不需要的規章，除去人民的疾苦，亡了的要使它保存下去，滅絕了的要使它繼續下去，來照應上天的恩德，能這樣，天下的人就算有福了。我聽說以前秦朝有十大缺失，其中有一個目前還保存在，那就是辦案子的官吏；以前秦國的時候，滅絕文化，崇尚武勇，輕視仁義的人，却注重辦案子的官吏，好話却當作是毁謗的話，規勸他過失的話，却當作是不經之言，所以衣冠整齊的人，不被世上所用，忠良的話，都鬱積在胸中，無由表達，那些拍馬的話，却每天聽不完，心靈被虛榮所蒙蔽，而災禍却從此潛伏，這是秦朝亡國的原因。現今國家仰賴你的大恩，沒有戰爭的危險，也不必耽憂饑寒，父子夫婦努力安家，天下人都托你的福；然而還沒有完全符合太平，是獄亂的緣故，辦案子關係天下的

人命，既然死了就無法復生，身體殘廢了就無法復原，書經上說：『與其濫殺一個無罪的人，寧可自己背負失刑之責。』現在那些辦案子的人就不是這樣，上下互相逼迫，以嚴厲為精明，過份嚴厲的人，反而獲得公平的名聲，而那些眞正公平的人，反而有後患；所以辦案子的人都想判死刑，不是憎恨別人，是想求取自安，自安的方法，就是判人家的死刑，所以死人的血，充滿在市上，被判刑的人，肩靠肩站着，每年遭到處死刑的，人數在一萬以上，這就是聖人所以哀傷還沒有完全符合太平的原因。由此也可知道，人之常情是快樂的時候希望活下去，痛苦的時候就想死，在鞭打之下，你要招什麼口供，還有什麼不可得；所以囚犯們因為忍受不了痛苦，就假造了些話來答覆，辦案的人當作是對的，就按着法條告訴罪人，這封奏書上到皇帝那兒，恐怕被退回，就又曲折地鍛煉着他的罪過，而周密的收入他的奏書內，因為當奏書草成之後，雖然皐陶聽到了，還認為死有餘辜，為什麼？成鍊的人多而舞文弄法以陷害別人的行為也就顯出來了。所以辦案的人專做刁難的事，本性殘忍而不講道理，壞事做盡，不顧國家的後患，這是世上頭號的壞人，所以俗語說：『就地畫定一個範圍，讓罪人站在裡面受罰，不敢不進去；木刻的獄吏有所問訊，不敢不對簿，何況是眞的。』這都是對獄吏的作風，表示深惡痛絕的話。所以天下的禍患，沒有比牢獄再厲害，敗壞國法，混亂朝政，叛離親情，阻塞正道，沒有再比獄吏來得厲害了，這就是我所說的還有一樣保存在。我聽說鳥鷇的蛋不破，然後鳳凰才來集；對誹謗的人不加殺害，然後才有人敢進忠言，所以傳上說：『山野淵藪隱藏着苦患，大河湖沼容納汚穢。』國君忍含汚垢，這是天的意思。大臣冒死規勸，希望你能明察誹謗，聽忠言，讓天下的人說話，廣開勸諫的路，改掉亡秦的那一項缺失，奉行文王、武王的

美德，省除法制，放寬刑罰，來廢除煩獄，那麼太平的氣象就可看到，福祿和樂，和天地同樣不朽，如此天下人就有福了。」書到皇帝那裡，皇帝非常嘉許他，後來死於臨淮太守任上。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㊀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安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今註】㊀竭，盡的意思。

【今譯】晉平公在春天的時候要築臺，叔向說：「不可以。以前的聖王注重修養自己的品德，同時把自己的恩德施給老百姓，對於刑罰慢一點執行，要人民按時耕種；現在趁着春天築臺，是佔用人民耕種的時間。不施恩德，人民就不歸向於你；刑罰不慢一點執行，人民就會對你表示愁怨。差使那些不是眞正歸向於你的人民，役使那些對你表示愁怨的老百姓，又同時佔用他們耕種的時間，是加倍地搜括人民；說到治理老百姓，一面養育他們，一面又加倍搜括他們，這那裏是安定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生存，而被後世稱爲人君的嘛！」平公說：「好的！」於是就停止了征夫築臺。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㊀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

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今註】 ㊀厝，置。

【今譯】 趙簡子趁着春天在邯鄲築臺，天氣老是下雨，他就告訴左右的人說：「可有沒有人要去種田？」尹鐸答道：「公事要緊，他們已停止種田，把稻種掛在臺上；他們雖想去種田，辦不到。簡子忽然警惕，於是就停止築臺，解散工人，說：「我以築臺爲緊急，畢竟不如人民種田來得更緊急，老百姓由於不必再築臺，應該知道我愛護人民的心意。」

中行獻子㊀將伐鄭，范文子㊁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㊂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今註】 ㊀中行獻子，見左傳襄公九年。 ㊁范文子，見左傳成公二年。 ㊂郤至，見左傳成公二年。

【今譯】 中行獻子將要去討伐鄭國，范文子說：「不可以。如伐鄭達到目的，諸侯反而以我爲仇敵，必更增加憂慮。」郤至又說：「得鄭就是兼併別的國家，兼併別的國家就是王天下，王天下的人本來就多憂慮嗎？」文子說：「王天下的人自己的品德好，所以遠方的人都來歸附他，他沒有憂慮；現在我缺乏修養，而却有王天下的人的功勞，所以我憂慮多。現在你看到沒有土地而却想富有的人，他能快樂嗎？」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㊀，婦人舍珠珥㊁，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㊂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閒㊃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今註】㊀玦，玉佩也，半環叫玦。珮，掛在身上的玉做的裝飾品。㊁珠，即眞珠。珥，以珠玉爲耳飾。㊂竽，笙類，樂器，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㊃閒與閑通，熟悉。

【今譯】季康子問子游說：「仁愛的人會愛別人嗎？」子游說：「是的。」季康子又問：「人家也愛他嗎？」子游說：「是的。」康子說：「鄭國的子產死了，鄭國人凡是男子都捨棄玦珮，婦人都捨棄珠珥，夫婦在巷口慟哭，三個月沒有聽到音樂的聲音。孔子去世時，我不知道魯國人是怎樣地愛孔子？」子游說：「好譬子產和孔子，就如同浸水和雨水，浸水滲到那裡，那裡就能生長，沒有浸到的地方就會死去，老百姓要生存下去，必須靠時雨，既然生了他們，就不能吝嗇於賞賜，所以說：子產同孔子，就如同浸水和雨水的關係一樣。」

中行穆子㊀圍鼓㊁，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有失

賞也，若所好何？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尙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今註】 ㊀中行穆子，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㊁鼓，亦白狄別種之夷國，祁姓，子爵。爲晉所滅，其地卽今河北晉縣。

【今譯】 中行穆子圍攻鼓，鼓人把整個城市叛變給他，中行穆子不同意，軍吏說：「不必出動軍隊就可以獲得城市，你爲什麼不接受？」他說：「如果有人拿我的城市來叛變，我非常不喜歡；人家把整個城市叛變給我，我爲什麼獨自喜歡？獎賞自己所不喜歡的，就失去獎賞的意義，對所好的又該如何？不獎賞，是失去信用，怎樣向人民交待？」鼓人又請求投降，派人去察看，他們老百姓還有飯吃，不答應，鼓人說東西吃完了，力量也用完了，就把它攻取過來，把鼓攻下以後就回來，結果沒有宰殺一個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㊀，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今註】㊀強，勉強。

【今譯】孔子到楚國去，有一位漁夫極力把一條魚獻給孔子，孔子不接受，獻魚的人就說：「天氣熱到遠處市場上去賣沒有賣掉，很想把牠丟掉，還不如奉獻給你好。」孔子行過禮以後就接受了，叫弟子們掃除一番，並祭祀牠，弟子們說：「那位漁夫要丟掉牠，而你反而還要來祭牠，是什麼緣故？」孔子說：「我聽說，一個人只管施捨，而不使他多餘的財產變成無用之物，這是聖人，現在我接受聖人的賞賜，能夠不表示祭祀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㊀殺羊食士，其御羊斟㊁不與㊂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㊃。」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今註】㊀華元，華督曾孫，爲宋右師，時爲禦鄭之師之元帥。㊁羊斟，字子牂，華元之戎御。㊂不與，未及預此羹也，羊羹缺少，故分不及其御。㊃政，作主的意思。這段見左傳宣公二年。

【今譯】鄭國攻打宋國，宋國將要迎戰，華元殺羊犒賞士兵，但替他駕車的羊斟却沒有分到，等到打仗的時候，他就說：「以前分羊羹的事，是由你做主；今天打仗的事由我來做主。」和華元一起加入鄭國的軍隊，結果就把宋國打敗。

楚王問莊辛㊀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

不從周衞㊁，人莫能暴君。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㊂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今註】㊀莊辛，戰國楚人。後見楚危，去之趙，後秦果侵楚。㊁周衞，嚴密的警衞。㊂德，感恩叫德。

【今譯】楚王問莊辛說：「君子的行爲怎樣？」莊辛答道：「住家的房子四週不築圍牆，而沒有人傷害你；走在路上不必有嚴密的保護，而沒有人對你施暴。這就是君子的行爲。」楚王又問君子的富怎樣？答道：「君子的富，把東西借給人家，不要人家感恩，也不責備人家；供給人家飲食，不因此使喚人家，差役人家；親戚愛戴他，大衆喜歡他，不肖的人事奉他；都希望他長命快樂，而不必怕有人傷害他。這就是君子的富有。」楚王說好極啦。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㊀者，東海下邳㊁人也，其父號曰于公㊂，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㊃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㊄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

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今註】 ㊀于定國，漢東海下邳人，父于公，治獄有陰德，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定國亦爲獄吏宣帝時，游擢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無冤，言人皆信其寬平也。後爲丞相，封西平侯。 ㊁下邳，地名，在今山東濟寧縣。 ㊂于公，于定國之父，善治獄，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爲太守冤殺，于公爭之不得，三年不雨，後祭孝婦冢始雨。 ㊃離，作判和析解。文法，指法律規則而言。離文法，卽指判決法律案子。 ㊄自經，自己上吊死亡。

【今譯】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是東海下邳人，他的父親名叫于公，做縣獄吏決曹掾的官；他辦案子公正無私，從沒有冤獄，郡中有人打官司，于公判決，都不敢有隱情，東海郡中人士在他生前就爲他建立一座祠堂，名叫于公祠。東海有一位孝婦，沒有兒子，年輕時就做了寡婦，很小心地照顧婆婆，他的婆婆想把她改嫁，她始終不答應，他的婆婆就告訴鄰居說：「孝順的媳婦小心地照顧我，我可憐她沒有兒子，守寡時間太長了，我老了怎好拖累年輕的媳婦？」後來婆婆自吊死了，小姑就

到官吏那兒告狀，說：「孝順的媳婦殺了我的母親。」官吏就逮捕孝婦，孝婦堅決否認殺婆婆，官吏想要以狠毒的方法懲治他，孝婦自稱是冤枉，官司再往上打去，于公認爲十年對婆婆都很孝順，一定不會殺婆婆，太守不相信，幾度爭論都沒有結果，於是于公說有病辭職而去，太守居然把孝婦給殺了。郡中就因此枯旱三年，後任太守來了就尋求其原因，于公說：「孝婦不應該處死，前任太守胡亂殺他，過失就在此。」於是就殺牛祭孝婦的墓，太守以下的人都自動來了，老天爺立刻下雨，年成豐收，郡中因此更加敬重于公。于公建築廬舍，對匠人說：「替我把門做高些，我辦案子從來沒有冤枉過人，我的後代一定有人要被封做大官，讓它能通得過四匹馬的車子和高高的車篷。」到後來兒子就被封做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㊀衞，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衞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今註】 ㊀并，兼併。

【今譯】 孟簡子做梁國宰相，又兼併衞國，因有罪而逃亡到齊國，管仲迎接他並且問道：「你做梁

國宰相又兼併衞國的時候，你的門下客又有多少人？」孟簡子答道：「門下客有三千多人。」管仲說：「現在你同那些人來？」答道：「我同三個人一齊來。」管仲說：「是那三個人？」答道：「一個人是父親死了沒有力量埋葬，我替他埋葬；一個人是母親去了沒有辦法埋葬，我也替他埋葬；又一個人是哥哥被關到監牢裡去了，我設法把他釋放出來。所以我才能跟這三個人一同來。」管仲上車說：「唉！我命運不通是一定的，我不能像春風一樣，使人家普受和煦的春風吹着；也不能像夏天的雨一樣，使萬物及時受到它的恩澤，我命運不通是一定的啊。」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今註】　略。

【今譯】　凡是人的本性，沒有一個不想有好的品德，然而不能保持好的品德，是利益敗壞了它；所以君子一提到利這個名字就感到很羞恥，提到利這個名字尚且感到羞恥，何況是那些存心要求利的人。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㊀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㊁，濟㊂上而行八佾㊃，以此化於國人，國人

安得不解㈤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今註】㈠毛伯，周襄王的近親。㈡漁，侵取無擇叫漁。㈢濟，益；止；成。㈣八佾，古天子所用樂舞，見論語八佾篇。㈤解同懈。

【今譯】周天子派冢父毛伯向諸侯各國求金，春秋上就譏笑他；所以天子好利，諸侯就更加貪財，諸侯一貪財，大夫也就更加鄙吝，大夫鄙吝，老百姓就要盜竊了，上面的人影響在下位的人，就像風披靡野草一樣，所以做人主的人要知道注重品德，看輕利益來領導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做壞事，尚且還不能阻止，現在隱公貪財利，取之無厭，並且要和皇帝一樣，濫用皇帝的八佾舞，用這種樣子去感化全國人民，全國人民怎能對義不表示懈怠，對義懈怠了而放縱自己的慾望，那麼災害就要發生，而臣下也就難以避免了，所以在隱公元年才書螟，這是說災害將要發生，而國家將有變亂罷了。

孫卿㈠曰：「夫鬥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鬥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上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鬥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

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㈡，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鬥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鬥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㈢』，言鬥行也。」

【今註】㈠孫卿，即荀卿。㈡塗炭，言民之困苦，如在泥塗炭火之中。㈢見詩經大雅蕩。式，用，也作發語詞講。

【今譯】荀子說：「鬥爭的人是忘記了他自己，忘記了他的雙親，忘記了他的人主；趁暫時的怒氣，好勇鬥狠，招致終身的災禍，這樣做去，是忘記了他自己；家庭解散了，親戚也被殺了，這樣做去，是忘記了他雙親；人主之所不喜歡的，刑法上所不許可的，如果犯了，就是忘記了他的皇上。禽獸還知道親父母，不忘記牠的雙親；一個人如果忘記了自己，對內忘記了雙親，對上忘記了人主，連禽獸的仁心都沒有。凡是爭鬥的人，都是以自己爲是，而以別人爲不是，自己如果眞的是對的，別人眞的是不對，那麼自己就是君子而別人就是小人；君子和小人互相殘害，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狐死了以犬羊來遞補，身受其害，這難道不也是太過份了嗎？如認爲這是聰明，實際上沒有比這再笨的了；如認爲這是有利的，實際上沒有再比這有害的了；如認爲這是光榮的，實際上沒有再比這

個可恥的了；人爲什麼還要相鬥呢？把它比作狂惑疾病吧，那是不能見人的，人的好惡大多相同，人們的相爭鬥實在是因爲不能明道的關係。詩經上說：『不停地呼號，使得淆混晝夜，顚倒黑白。』這就是對爭鬥的說明。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㊀以事先生矣。」

【今註】㊀攝齊，攝，提。齊，衣下叫齊，攝齊就是提起衣下擺，見論語鄉黨篇。

【今譯】子路拿着劍，孔子問道：「由，你拿劍做什麼用？」子路說：「進一步說，古時帶劍可以保衞好人；退一步說，也可用以保衞自己。」孔子說：「君子以忠爲他的存心，以仁來保衞自己，不走出戶內，而千里之外的人都知道他；退一步說，以忠誠來感化敵人，以仁德來圍堵殘暴，何必一定要帶劍？」子路說：「請讓我仲由提起衣服恭恭敬敬地來伺候你。」

樂羊㊀爲魏將，以攻中山㊁，其子在中山，中山縣㊂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之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㊃，使秦西巴㊄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

秦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今註】 ㈠樂羊，史記甘茂傳：「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㈡中山，地名，在今河北定縣，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 ㈢縣，同懸。 ㈣麑，小鹿。 ㈤秦西巴，魯孟孫之臣，見淮南子人間訓。

【今譯】 樂羊做魏國將軍，帶兵攻打中山，他的兒子在中山，中山把他的兒子懸掛起來讓樂羊看，樂羊一點也沒有減退進攻的意志、反而攻得更緊，中山就因此烹熟他的兒子，並且送一份給他，樂羊一口氣吃完一杯，中山見到他如此忠誠，不忍心再和他作戰下去，果然就攻下了中山，就因此替魏文侯拓展了地盤，魏文侯嘉勉他的功勞，但對他的心意仍表示懷疑。孟孫打獵獲得一頭小鹿，叫秦西巴把牠帶回去，小鹿的母親跟在後面叫，秦西巴不忍心，把小鹿放還給牠，孟孫知道了，一氣之下把秦西巴趕走，過了一年，又把他召回來做太子傅，左右的人說：「秦西巴得罪了孟孫，現在反而做太子傅，為什麼？」孟孫說：「對於一頭小鹿尚不忍心，對於我的兒子又怎能忍心？所以說：『巧詐不如拙誠來得好』，樂羊因為有功勞而被懷疑，秦西巴因為有罪反而更加被信任；這就是由於仁慈和不仁慈的關係。」

智伯㈠還自衛，三卿燕於藍臺㈡，智襄子㈢戲韓康子㈣而侮段規㈤，智果㈥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㈦有車轅㈧之難，趙有孟姬㈨之讒，欒有叔祁㈩之訴，范中行⑪有函冶⑫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⑬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⑭，遂滅智氏。

【今註】 ㈠智伯，荀首之子，亦稱知武子。㈡藍臺，地名，見國語晉語。㈢智襄子，晉智伯之後。㈣韓康子，晉韓武子之後。㈤段規，戰國趙人。見韓非子十過。㈥智果，疑卽智過，戰國趙人，智伯的家臣。㈦郤氏，晉公族郤獻子之後，以食邑為姓。㈧車轅，車前曲木上鈎衡者。㈨孟姬，卽趙莊姬，讒殺趙同趙括，見左傳成公八年。㈩叔祁，晉叔向之後。⑪范中行，不詳。⑫函冶，複姓。⑬晉陽，在今山西太原。⑭師，軍中。

【今譯】 智伯從衛國回來，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在藍臺宴請他，智襄子戲弄韓康子，又輕侮段規，智果聽到以後就規勸他：「人主不防備災難，將來災難一定會來到。」答道：「災難由我發動，我不

發動，誰敢發動。」智果說：「不同，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進讒言，欒有叔祁控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都是你所熟悉的。夏書上說：『凡人都有些不知不覺的過失，怨恨那會產生在明顯之處，不見卽是構成錯怨的藍圖。』周書上說：『怨恨不在乎大小。』一個君子能隨時注意小的事物，所以才能避免大的災難；現在人主在謀略上已經感到有愧於爲人君，相遇事又不預爲防備。說是不敢挑起災難，豈不是不可能嗎？唉！不可不戒懼，蚋蟻蜂蠆都能害人，何況是你人君呢？」不聽，從這以後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造反的時候把智伯殺死於軍中，於是就消滅了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㊀，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今註】㊀士，疑是土字之誤，茁，草初生貌。

【今譯】智襄子造華麗的房子，到黃昏時，由於土壤好，空地上已長出草。智伯說：「房子多麼華麗啊！」答道：「華麗雖是很華麗，可是我却有所畏懼。」智伯說：「畏懼什麼？」答道：「我靠着一枝筆來侍奉你，記得有這麼幾句話，高山，深水，不生草木松柏的地方，它的土壤一定不肥沃，現在土很好，樹木也很茂盛，我就憂它會使人不安的。」房子造成三年之後，智氏果然被滅亡。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㈠。」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㈡接，君縣㈢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㈣，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㈤也，食得甘草，必齧㈥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源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今註】㈠語見論語里仁篇。㈡市道，言如市井交易之道。㈢縣，同懸。㈣蟨，獸名。㈤蛩蛩，獸名，北海有白獸似馬，名叫蛩蛩。巨虛，野獸，驢騾之屬。或將蛩蛩巨虛爲一獸。蟨㈥齧，用牙齒咬。

【今譯】孔子說：「有品德的人不會感到孤單，必定有人幫助他。」把恩德施給別人的人要不求別人報答，接受別人恩德的人一定要報答；所以大臣勤勞以爲着人君，而不求人君的賞賜，人君把恩德施給臣下而不求他們報答，所以易經繫辭上說：「勤勞而不埋怨，有功而不求報賞，這是最厚道的人了。」君臣之間以市場上交易的方式相來往，人主懸出祿位來錄用大臣，大臣盡自己的力量來爲人主效忠；等到臣下有意想不到的功勞，那麼人主就要好好地重賞一番，假如人主對臣下有特別的恩賞，那麼臣下就應該以死來爲人主效忠。孔子說：北方有獸，名叫蟨，前面是老鼠的脚，後面是兔子的脚，這種獸類非常愛護蛩蛩巨虛，自己吃到了甘草，一定用牙齒咬碎餵給蛩蛩巨虛吃，蛩蛩巨虛看到有人要來，必定背負着蟨一齊走，並不是蟨的本性愛護蛩蛩巨虛，因爲要假借牠的脚才能走啊！蛩蛩巨虛也不是牠們的本性愛護蟨，只因爲牠們曾經吃過蟨餵的甘草啊。像禽獸昆蟲還知道曾經借重對方而應該報答，何況士君子要向天下人爭名利！臣下不報答人主的恩，反而奔走於權貴之門，這是禍亂的根源；人主不能報臣下的功勞，而怕獎懲，這也是禍亂的根源。所以禍亂的根源，就是由於彼此不相報恩的緣故。

趙襄子㈠見圍於晉陽㈡，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

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㊂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今註】㊀趙襄子，疑即趙襄子之誤。㊁晉陽，地名，在今山西太原縣。㊂拘厄，圍困。

【今譯】趙襄子被圍困在晉陽，解圍以後，獎賞五位有功的大臣，高赫沒有功勞，反而得到重賞，那五個人都生氣了，張孟談對襄子曰：「你被圍在晉陽的時候，赫並沒有大功勞，現在你反而重賞他，是什麼緣故？」襄子說：「我在被圍困的時候，不失君臣禮節的只有高赫，你們雖然有功勞，卻都很驕傲，我重賞高赫不也是應該的嗎？」孔子聽到了就說：「趙襄子可以說會獎賞士人！獎賞一個人而天下的大臣都不敢失去君臣之禮。」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㊀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㊁黑，手足胼胝㊂，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㊃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㊄我以道，說我以仁，暴㊅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㊆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

，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㈧』，此之謂也。」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㈨，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刀㈩沈璧而盟。介子推(十一)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十二)，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

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⑬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今註】㊀咎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作舅犯，舅犯爲重耳之舅，亦稱狐偃，偃字子犯，也叫舅犯，爲大夫，其後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宇內，大抵偃謀爲多。㊁黎，也是黑的意思。㊂胼胝，手脚上因勞動過度所生的硬皮。㊃大故，指大罪而言。㊄耽，樂。㊅暴，顯，曬。㊆成人，猶言全人。㊇見詩經商頌長發。率，循。履，禮。越，過。㊈茵，車重席。籩豆，都是盛祭品的器具。㊉刀，疑是乃字之誤。⑪介子推，即介之推。⑫矯矯，勇敢的樣子、又高擧的樣子。⑬緜上，在今山西介休縣南四十里介山下，也叫緜山。

【今譯】晉文公逃亡的時候，陶叔狐跟隨着他，文公回到晉國，獎賞有功的人，但並沒有提到陶叔狐，陶叔狐見到咎犯就說：「我跟隨君王逃亡十三年，膚色都變黑了，手脚上的皮也都變成了硬塊，現在君王回國擧行三賞的大禮，可是就沒有提到我，別人還以爲君王忘記了我！或是我自己犯上什麼大罪呢！你替我把這些話告訴君王。」咎犯把話告訴了文公，文公說：「唉！我怎能忘記這個人！凡是聰明賢達，能拿正道來讓我快樂的，能使我的性行光明潔淨，能使我獲得好的名聲，最後讓我成爲健全的人，我要把他列爲上賞；拿禮防備我，拿友誼規勸我，幫助我讓我不能做壞事，好

幾次把我帶到賢人門前向他們請教，我把這種人當作次一等獎賞的對象；至於那些勇敢善戰的人，災難在前，他們就在前面；禍難在後，他們就住在後面；使我不致於遭受禍難，我認爲這又是次一等的獎賞。況且你難道沒有聽說過，要殺某一個人，不如保全某一個人的身體；要放逐滅亡某一個人，不如使這個人留存在他的國家內；實行三賞之禮以後，而勞苦的人放在其次，他雖是那些勞苦的人的領袖，但是在三賞之次，我怎敢忘記他呢！」周內史叔興聽到以後就說：「晉文公將來要稱霸吧！以前那些聖明的皇帝，都是先重視德然後才講力，文公可以當聖王的名了，詩經上說：『按照一定的禮節不越軌』，就是這樣說法。」晉文公回到自己國家，走到河邊，叫隨從的人把有關祭祀用的器具全部丟棄，皮膚黑黑的，手脚結成硬塊的在後面，咎犯聽到了半夜哭起來，文公說：「我在外面逃亡十九年，今天將要回國，你不高興反而還要哭，爲什麼？是不是不希望我回國？」答道：「籩豆茵席，是做官的人用的，而你要拋棄它；膚色黑黑的，手脚都結成硬皮，這是勞苦的人，而你都把它擺在後頭；我聽說人主被一般士人所蒙蔽，他就找不到忠臣；大夫被一般朋友所蒙蔽，他就交不到忠實的朋友；今天回到國家，我在蒙蔽之中，心中感到非常的難過，所以我才哭。」文公說：「禍福利害不和咎氏相同，就如同白水一樣。」祝禱它，於是就把白璧沈到水中作爲誓盟。介子推說：「獻公九個兒子，只有你在，老天爺並未滅絕晉國，將來一定有主，做晉國人主的不是他是誰？而有那趙衰狐偃兩三個人以爲是自己的力量，這不也是不符合事嗎？」文公就位以後，沒有賞到介之推，之推的母親說：「何不去要求？」之推說：「明知不對還要去做，罪又加一等。並且口出怨言，不吃他們的飯。」他的母親說：「也該讓他們知道。」之推說：「言語，是一個人的文

彩；人都要隱居，還要什麼文彩？」他的母親說：「能像這樣，我和你一同隱居。」一直到死都沒有再見過介之推，跟隨他的人感到很惋惜，於是就在宮門上寫了幾句話：「有一條龍非常不平凡，頃刻之間就沒有了住所，五蛇跟隨它，遊徧了天下，龍餓了沒有東西吃，有一條蛇就割下自己的股肉給它吃，結果龍回到自己深淵裡去，對於它的深淵，感到很滿意，四條蛇都走進洞裡，也都有地方居住，其中有一條蛇沒有洞可隱居，就在野外號叫。」文公出門看到門上那副字，就說：「唉，這就是介子推！我正擔憂王室沒有讓他立功。」派人去召他，他已經逃走了，於是就到可能逃往的地方去找他，聽說他已經逃到綿山上。於是文公就把綿山追封給他，做爲介推田，叫做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㊀去虞㊁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㊂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㊃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㊄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㊅之詩。

【今註】 ㈠舟之僑，本虢臣，魯閔公二年奔晉。㈡虞，國名，在今山西。㈢耆，強。㈣瞿然，因驚駭而注視的樣子。㈤歷階，以次而登。㈥甫田，詩篇名，一見齊風（刺襄公之詩），一見小雅（刺幽王之詩）。

【今譯】 晉文公逃亡，走遍天下，舟之僑離開虞去追隨他，文公回國，選擇可以給爵位的給爵位，可以給祿位的給祿位，只有舟之僑不在內，文公宴請諸大夫，酒喝到半醉的時候，文公說：「你們幾位為什麼不替我寫一篇賦？」舟之僑說：「君子作賦，小人只有陳辭，辭是這樣說的：有一條龍高舉不平凡，立刻之間，就失去牠的住所；一條蛇跟着，遊遍了天下，龍回到深淵裡，很舒適地住在那裡，有一條蛇很強健，獨獨得不到住所。」文公很震驚地注視着，說：「你是想要爵位嗎？請你等到明天；你是想要俸祿嗎？請你告訴管倉庫的人。」舟之僑說：「請求以後才給予賞賜，廉潔的人不接受，說盡好話才給予名位，有仁德的人不願這樣做。現在老天正興起烏雲，立刻下傾盆大雨，禾苗野草都興盛起來，沒有東西能夠抵擋它的生機。現在一個人敢講話就對一個人好，就好像專為一塊土下雨一樣，那一塊土也是不會生長東西的。」於是就依次走完臺階而去。文公找他找不到，於是一輩子就常念甫田這首詩來警惕自己。

邴吉㈠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㈡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今註】㊀邴吉，亦作丙吉，漢人，字少卿，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月，以衞太子事繫獄，賴吉得全，宣帝時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知大體，於官屬務掩過揚善，世稱其賢。㊁紳，大帶叫紳。

【今譯】當孝宣皇帝還小的時候，邴吉曾對他有陰德，後來孝宣皇帝即位，大家都不曉得，邴吉也不講話，吉跟隨大將軍長史轉遷到御史大夫，宣帝知道了，將要封他，剛好碰上邴吉生病，就派人帶着做官的大帶去封他，等到他恢復了健康，太子太傅夏侯勝說：「他並沒有死，我聽說有陰德的人一定享受到快樂，並且把這種快樂綿延給子孫；現在還沒有享受到快樂就病得很厲害，並不是無可救藥的病。」後來果然病好了，就封他做博陽侯，終於享受到他的快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㊀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今註】㊀主書，主文書之官。

【今譯】魏文侯進攻中山，樂羊為將軍，已經攻下中山，回去報告文侯，有自我表功的樣子，文侯告訴主書說：「叫那些大臣和賓客獻上報告來。」主書拿了兩箱子進來，請樂羊看，完全都是責難中山的事，樂羊北面再拜說：「攻下中山，不是我的功勞，是人主的功勞。」

平原君㈠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㈡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數百，婦妾荷綺縠㈢，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㈣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工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今註】㈠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好賓客，至者數千人，秦圍邯鄲急，用毛遂與楚定從約，又求救於魏信陵君，遂復存趙。㈡矯奪，強奪的意思。㈢綺，美麗的絲織物叫綺。縠，縐紗。㈣剡，削得很尖叫剡。

【今譯】平原君回到趙國，楚國派春申君帶兵去救趙國，魏國信陵君也強奪晉鄙軍去救趙，大軍還沒有到，秦圍攻趙國的邯鄲城非常緊急，邯鄲城快要守不住了，平原君非常擔憂，邯鄲傳舍吏子李談對平原君說：「邯鄲老百姓，拿骨頭當柴，又交換子女而吃，可以說非常艱困；而你的後宮有幾百名宮女，婦妾都穿絲綢的衣服，廚房有的是多餘的粱肉；士民的武器都用完了，有的就削木頭做爲

矛戟；而你却拿器物鐘磬來自我玩樂，假如秦滅了趙國，你怎能有這種享受？如果保全了趙國，你還怕缺少什麼嗎？你如果眞能把你夫人以下統統編進軍隊裡去，分工合作，家裡有什麼統統分給軍隊去吃用，當他們在危險困苦時才容易表現出你的恩惠。」於是平原君照着他的計劃去做，而三千士人都很勇敢地爲他出生入死，因此跟從李談去追擊秦軍，秦軍向後撤退了三十里，剛好也碰到楚魏救兵來到，秦軍就停止攻擊。李談死後，封他父親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㊀。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今註】㊀潰圍，卽突圍。

【今譯】秦繆公曾經出巡的時候亡失了他的駿馬，自己去找，結果看到別人已殺了他的馬，大家正在分肉吃，繆公就說：「這是我的一匹駿馬。」吃馬肉的人都駭怕地站起來，繆公說：「我聽說吃馬肉的人，不喝點酒將要中毒死去。」於是就挨次讓他們喝酒，那些殺馬的人都慚愧地離去。過了三年，晉國進攻秦繆公，包圍他，以前那些吃馬肉的人都說：「可以出生入死地報答吃馬肉又喝酒

的恩惠了。」於是就從晉軍裡突圍出來。秦繆公終於解救了危難，戰勝晉國，虜獲惠公而回，這是先以德待人而後自己受福。

楚莊王㊀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今註】㊀楚莊王，名旅，一作侶，穆王之子，有雄才，與霸業，在位二十三年，為春秋五霸之一。㊁趣，同促，催促之意。㊂蔭蔽之德，不顯之德。

【今譯】楚莊王以酒會招待文武大臣，黃昏的時候，大家都喝得很高興，燈火忽然熄了，於是就有一個人拉美人的衣服，美人就拉斷對方帽子的帶子，並且告訴楚莊王說：「今天黃昏的時候，有人拉我的衣服，我於是就拉到了他帽子上的帶子，趕快把火點上來，看誰的帽子上沒有帶子。」楚莊

王說：「招待大臣們飲酒，把他們給吃醉了，何必要顯示你的節操，而對士人加以侮辱呢？」於是就交待左右的人說：「今天晚上同我在一起喝酒，不把帽子上的帶子拉斷的人表示不快樂。」一百多位文武大臣，每個人都拉斷他自己帽子上的帶子，並點上火，最後大家都喝得很高興地離去。過了三年，晉國和楚國交戰，有一個大臣經常在行陣的前面，兩軍五次交鋒，五度奮戰，首先把敵人打退，到最後獲得勝利，楚莊王就感到很奇怪，問道：「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品德，又沒有特別待你，你為什麼這樣毫不考慮地為我犧牲？」答道：「我該被處死，以前酒醉失禮，你隱瞞着不把我殺掉；我始終感懷你的陰德，想用陰德報答你，常常希望能為你犧牲，用我的熱血飛濺到敵人身上去，我就是那天晚上被拉斷帽帶子的人。」於是就打敗晉軍，楚國就因此強盛，這就是有陰德的人一定有陽報。

趙宣孟㊀將上之絳㊁，見翳㊂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飡㊃自含而餔㊄之，餓人再咽㊅而能食，宣孟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㊆，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㊇，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㊈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㊉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

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鬥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愼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一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一三)」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今註】 (一)宣孟，即趙盾。 (二)絳，地名，在今山東新絳縣北，時爲晉都。之，往。 (三)翳，木自死叫翳。 (四)飡，義與餐通。 (四)餔，餓。 (六)咽，作吞解。 (七)致，盡。 (八)脯，乾肉。朐，也是乾肉，但形狀屈曲。 (九)向，過去，以往。 (一〇)簞，圓形的竹器，古時用以盛飯。 (一一)中，飽。 (一二)見詩經兔罝。 (一三)見詩經文王。

【今譯】 趙宣孟將到絳去，看到枯桑下有一個饑餓的人躺在那裡不能動，宣孟下車自己含食物餵給他吃，饑餓的人先吞了兩口纔能吃，宣孟問他爲什麼餓到如此地步？答道：「我住在絳，歸來以後糧食吃完了，既羞於討飯，又不想自盡，所以才到這種地步。」宣孟供給他飲食，並送兩塊乾肉，他表示行禮領受，但不敢吃，問他爲什麼，他說：「以前我吃到美味的東西，要送給我的老母親吃。」宣孟說：「你先把這個吃掉，我另外再給你。」於是又替他盛了一些食物，另外又給他兩塊乾肉和一百個錢。到了絳，過了三年，晉靈公想要殺宣孟，在房子裡埋伏士人，把宣孟叫來一同喝酒，宣孟知道了，飽飲一頓而去，靈公命令房中士人趕快去追殺他，其中有一人追得很快，等他追上

了宣孟，就對宣孟說：「現在果然是你！讓我代你犧牲。」宣孟說：「你叫什麼名字？」等回答以後，又說：「你為什麼要問我的名字？我是那棵枯桑下饑餓的人。」於是就相鬥而死，而宣孟就得以活着，這就叫做德惠。所以把恩惠施給君子，君子就能托你的福；把恩惠給小人，小人就能為你盡力；把恩德給一個人而一個人就能活下去，何況把恩惠給一萬人呢？所以恩德無分大小，怨仇也不分大小，怎麼可以不多積德，而除去怨仇，一定要對別人有好處呢！對別人多做好事，將來定有好報；和別人結怨，將來一定有惡報。內心怎麼樣，表現在外面的就怎麼樣，這都不能不注意，這就是書經上所謂德無大小的說法。詩經上說：「勇武的武夫，正是公侯的保備者。」又說：「有那麼多的賢士，文王的天下才能夠太平。」人主怎麼可以不重視士人呢！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㈠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㈡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今註】 ㈠袁盎，亦作爰盎，漢人，字絲，文帝時為中郎將，數直言極諫，和鼂錯不和睦，剛好碰

上七國叛亂，盎請殺錯以謝天下。㈡從史，漢官名，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今譯】漢孝景帝的時候，吳楚兩國反叛，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奉使到吳國，吳王想用他做將軍，他不答應，吳王想殺他，派一名都尉率領五百人來圍守盎；盎做吳國宰相時，從史和袁盎的侍女私相往來，盎知道，但並沒有揭穿它，仍然照老朋友那樣的去待他，有人告訴從史，從史畏懼就想逃回去，盎自己追上去，並把侍女送給他，又讓他再做從史。等到盎奉使吳國，被吳人包圍的時候，那時「從史」剛好是監守盎的校司馬，晚上拉盎起來，說：「你可以離開了，吳王預定在明天早晨殺你。」盎不相信，說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司馬說：「我所以要做你的從史，又和你的侍女私下往來。」盎於是很恭敬地說：「被你當作自己人，我實在不夠資格連累你。」司馬說你去，我也將要去逃亡，我跟你親近，還有什麼可怕的，於是就拿起刀子割破帳幕，率領他的部屬逃去，命令其他的人也逃走，盎就回去向朝廷報告。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㈠，入繕宮㈡，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㈢，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

「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今註】㊀赭衣，紅色的衣，古囚徒服之，故稱罪人叫赭衣。㊁繕，修補。㊂癘，惡瘡。

【今譯】智伯和趙襄子戰於晉陽，不幸陣亡，智伯的大臣豫讓很生氣，由於他的精氣能使趙襄子動心，於是就僞裝自己，呑下木炭以改變自己的聲音，趙襄子將要出門的時候，豫讓假裝死人模樣，躲在梁下，驅馬看到吃驚不敢進去，趙襄子生了疑心，叫使者看看梁下，結果是豫讓躲在那兒，趙襄子欣賞他的義氣，不殺他，又因爲抵償竊盜的罪，穿上囚犯穿的紅衣，去修補宮廷，趙襄子心有所動，就說那一定是豫讓，趙襄子把他抓來，問道：「你最初追隨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你不肯一同犧牲，反而還要效忠他；現在我殺智伯，你反而僞裝像有惡瘡的樣子，呑下木炭，使自己變爲啞吧，想要殺我，爲什麼和以前的行爲不同呢？」豫讓說：「中行君把我看做一般人，我也拿一般人的禮節待他，智伯拿朝士的禮節待我，我也以朝士的禮節對他效忠。」襄子說：「這莫非是義？你實在是個壯士啊！」於是親自把他關進車庫裡，三天滴水不入口，來禮遇豫讓，豫讓自然知道智伯的用意，就自殺了。

晉逐欒盈㊀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㊁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之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

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今註】㈠欒盈，欒黶之子，也稱欒懷子。㈡辛俞，欒盈家臣。

【今譯】晉君要驅逐欒盈的家族，告訴他的家臣說誰敢跟着他一起死，家臣說：「辛俞要去。」吏找到了將要殺他，晉君說：「叫你不要去，你為什麼要去？」辛俞答道：「我聽說三代都做人家的家臣，應該把主人當作皇帝看待；兩代都做人家的家臣，應該把他當作主人看待；要以死效忠人主，要以勤效忠主人，因為平常受的賞賜太多。現在我家有三代都作欒氏的家臣，接受他的賞賜實在太多，我怎敢怕死而忘了三代追隨他的恩惠呢？」晉君就放了他。

留侯張良之大父㈠開地相韓昭侯㈡、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浪家童三百人，弟㈢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㈣；東見滄海㈤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㈥，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今註】㈠大父，祖。㈡韓昭侯，戰國韓人，韓哀侯之孫。㈢弟，與第通，但是。㈣淮陽，地名，在今河南淮陽縣西。㈤滄海，地名，在今河北。㈥博浪沙，地名，在今河南陽武縣。

【今譯】留侯張良的祖先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親叫做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的時候，張良的父親平去世，二十歲時秦滅韓國，那時張良年紀小還沒有在韓國做官。韓國被滅亡之後，有世家的兒童三百人死了無人收埋，張良耗盡家財收買刺客謀刺秦王，來替韓國報仇，由於從他的祖先開始到他父親前後五代都做韓國的官，於是就到淮陽學禮；東去見到滄海君，並得到一位會舞弄重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的大力士，秦皇帝到東邊巡視，張良和大力士在博浪沙趁秦皇不備的時候襲擊他，結果却擊中了副車，秦皇帝非常生氣，要到各處大事搜索，並懸賞緝捕，張良換姓改名，深藏密隱，後來終於隨漢高祖滅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㊀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㊁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㊂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今註】㊀衽，亦作袵，衣襟叫衽。㊁說，解釋。㊂負販，做買賣。

【今譯】鮑叔去世，管仲舉起衣襟痛哭，眼淚像雨水般地下來，跟隨他的人說：「他並不是你的父或子，你哭得這樣傷心，是否也有原因呢？」管仲說：「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曾經和鮑叔牙在南陽地方做買賣，我曾經在市上被侮辱三次，鮑叔牙不認爲我是懦弱，知道我的用心須要表明出來

；鮑叔牙曾經在皇帝面前提到過我三次，但並沒有被皇帝採納，鮑叔牙不認爲我不賢能，他了解我沒有碰到賢明的皇帝；鮑叔牙曾經和我分財貨，我曾經三次多拿，鮑叔牙不認爲我是貪心不足，他了解我錢不夠用。生下我的人是自己的父母，了解我的人就只有鮑叔牙了。士要爲了解自己的人而犧牲，何況對他表示哀痛呢！」

晉趙盾舉韓厥㊀，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㊁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㊂，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㊃而哭甚悲，已而咲㊄拊手㊅且歌，盾卜之占，垂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偏告諸將曰：「趙穿㊇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㊈，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㊉之後不遂者爲祟⑪。」景

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㊂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曰：「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㊂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㊃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今註】㊀韓厥，韓萬玄孫，也稱韓獻子，見左傳宣公十二年及成公二年等。㊁趙朔，趙盾之子，亦稱趙莊子。㊂屠岸賈，晉大夫。㊃要，同腰。㊄咲，古笑字。㊅拊手，就是拊掌，拍掌。㊆垂，將要。㊇趙穿，趙夙庶孫。㊈趙括，即屏括。趙嬰齊，即樓嬰。㊉大業，偉大之事業。㊁祟，神禍叫祟。㊂太戊，商王名，雍己之弟，時殷室已衰、太戊用伊陟、巫咸諸賢爲相，殷室復興，在位七十五年。㊂脇，同脅，以威力迫人叫脅。㊃田邑，郡邑的土地。

【今譯】晉國趙盾推舉韓厥，晉君就任用他做中軍尉；趙盾去世，子趙朔繼承父職。到景公三年的時候，趙朔擔任晉國將軍，趙朔娶成公姊作夫人，大夫屠岸賈想要謀殺趙氏，原先趙盾在夢見叔帶拿着龜腰哭得很傷心，後來不久不但破涕爲笑，而且鼓掌高歌，趙盾卜了一卦，將要斷絕而後轉好，趙國太史拿起卦說：這卦很壞，災禍不降到人主身上，將要降到太子身上，總而言之，都是源於人主的罪過。到了兒子趙朔的時候，國運更加衰敗，屠岸賈最初被靈公所喜歡，等到晉景公的時候，屠岸賈做司寇，將要叛逆，於是假借整肅謀刺靈公禍首的名義來了，趙盾告訴所有的將領說：「趙穿殺了靈公，趙盾雖然不知道，實際上他就是禍首，大臣殺皇上，子孫統統都在朝廷，將要怎樣懲罰禍首，還是殺了他吧！」韓厥說：「靈公遇害，趙盾恰好不在朝廷，我的亡父以爲無罪，所以沒有殺他；現在你們將要把他的後代斬掉，不是亡父的意思，是你們後人的隨意殺人；隨意殺人就叫做亂臣，有重大的事情而不讓人主知道，是目中無人君。」屠岸賈不聽，韓厥叫趙朔逃亡，趙朔不答應，說：「你一定不會斷趙氏的後代，我趙朔死了也不會有遺憾。」韓厥答應，假裝自己有病不出去，屠岸賈任意同那些將領在下宮進攻趙氏，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等人，都把他們的後代滅光；朔妻是成公的姊姊，已經懷有身孕，跑到公宮藏匿起來，後來生了一個男孩，趙朔家臣程嬰帶着小孩逃到山中藏匿起來，過了十五年，晉景公有病，卦上說：「建立大業之後，如不能稱心如意，就是有鬼神在作祟。」景公病中問韓厥，韓厥知道趙氏孤兒的下落，就說：「建立大業之後，在晉斷絕祖宗香火的，就是趙氏吧！中行衍都姓嬴，中行人面鳥嘴，幫助殷朝太戊帝及周天子，都有好的品德，再到周幽王和厲王的暴虐無道，而叔帶離開周朝到晉國去，侍奉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

世世代代都有立功，從不曾斷絕祖宗香火；現在到了我們人主手裡，獨獨就要把他消滅掉，趙氏宗親和國人都將感到難過，所以從卦上可以看出來，希望人主好好地考慮。」景公問道：「趙氏還有後代子孫嗎？」韓厥完全照實話回答，於是景公就和韓厥共同計劃立趙氏孤兒，把他叫來藏在宮庭中，大將們進來探聽景公的病，景公就利用韓厥的軍隊，威脅大將們去見趙氏孤兒，孤兒名叫武，大將們不得已，就說：「以前我們的禍難，是屠岸賈一手造成的，假借皇上的命令，並命令大臣們，不是這樣，誰敢發難，如你不生病，大臣們本來就要請你立趙後，現在皇上有交待，是大臣們所希望的。」於是就召集趙武、程嬰，拜徧所有大將，將軍們就回來和程嬰、趙武圍攻屠岸賈，消滅他的宗族，重劃給趙武的郡邑。所以一個人不可以無恩，這邊對人有恩，那邊就會得到報答。沒有程嬰，那麼趙氏孤兒的生命就不能保全；沒有韓厥，那麼趙氏後代也就不會復興起來。韓厥可以說是不忘恩的人了。

北郭騷㈠踵見㈡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㈢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㈣，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其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㈤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

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今註】㈠北郭騷，北郭，複姓，是齊國北郭子車之後。㈡踵見，屢往見也。㈢遺，給與。㈣犇，同奔。㈤逡巡，走路心裡有顧慮，不敢前進的樣子。

【今譯】北郭騷好幾次去看晏子，說：「我衷心欽佩你的高義，希望你能給我奉養母親的東西。」晏子派人把倉庫中的糧食和府庫裡的金子分送些給他，結果他辭謝了金子而接受糧食。過了不久，晏子被景公猜疑，他就離開了，北郭騷就召集他的朋友，並且告訴他們說：「我敬佩晏子的高義，曾經向他乞求奉養母親的東西。我聽說：奉養雙親，有時要身經災難；現在晏子被景公猜疑，我將以我的生命去爲他辯白。」於是就跑到景公那裡，並要景公答覆，說：「晏子是天下的賢人，現他離開齊國，齊國必被侵略，與其將見到國家必被侵略，還不如自己先絕頸而死，以向晏子表白自己的心意。」於是吞吞吐吐地退回去，也就因此自殺。景公聽到消息，大爲震驚，就自己跨上馬去追晏子，等走到國界的時候，請晏子回去，晏子不得已就回去，聽到北郭子以死來向自己表白心意，就嘆息地說：「是我晏嬰不好，罪有應得，而士人以犧牲自己來表白心意，是多麼令人難過的啊！」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衞，寗文子具紵絺㈠三百製㈡，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寗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㈢。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

覩則用兵在後矣，將亦襲衞。吳赤市曰：「衞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衞，衞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今註】㈠紵絺，紵，用麻織成的布叫紵。絺，細的葛布叫絺。㈡製，裁。㈢方舟，兩舟相併而行。

【今譯】吳赤市出使到智氏，向衞國借路，甯文子準備了能裁製三百套衣服的麻布將要送給他，大夫豹說：「吳雖然是大國，不損壞彼此來往的友誼，也算是客氣了，還要什麼禮呢！」甯文子不聽他的話，於是就把準備好的麻布送給吳赤市。到了智氏，事情辦好了，將要回去，智伯就叫人造條船當作橋樑讓他渡過，吳赤市說：「我聽說，天子渡河的時候，造條船作爲橋樑，大夫要兩條船併起來行，把兩條船併起來，是臣子的職責，並且對人太客氣，一定有原因。」派人去看看，原來後面已經跟着有軍隊，將要襲擊衞國。吳赤市說：「衞國借我們的路，而給我們很多東西，我見到災難而不告訴他，是和他同謀。」就說自己有病留下來，派人去告訴衞國，衞國就加強防備，智伯聽到了就停止行動。

楚魏會於晉陽㈠，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㈢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

臣隣之祠㈣田也，以奩㈤飯與一鮒㈥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今註】 ㈠晉陽，卽今山西太原縣。㈡淳于髡，戰國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嘗以飲酒諷齊威王，罷長夜之飲。㈢怫然，生氣的樣子。㈣祠，禱祀叫祠，祠田，就是祭田。㈤奩，本作鏡匣解，引申凡盛物之器多稱奩。㈥鮒，魚名，就是鯽魚。㈦洿，水濁不流叫洿。㈧蟹堁，高地。㈨革車，兵車。

【今譯】 楚魏兩國在晉陽相會，將要一同攻打齊國，齊王耽憂，派人把淳于髡請來，說道：「楚魏兩國想共同計劃攻打齊國，希望你先生和我同爲此事操心。」淳于髡只大笑而不回答，齊王過了一會又問他，還是只大笑不回答，這樣問了三次都沒有回答，齊王顯出很生氣的樣子，說：「你先生是把我的國家當作兒戲嗎？」淳于髡答道：「我不敢把你的國家當作兒戲，我是笑我那附近祭田的人，準備了齋飯鯽魚。巫祝說：很洿穢的下田，要收穫一百車的穀子，高亢的地方，適宜於種稻。我是笑他們用的祭品少，而所祈求的多。」齊王說好極啦，就賞賜他千金，兵車一百輛，並封他爲上卿。

陽虎㈠得罪於衞，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

，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刼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刼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㊁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今註】 ㊀陽虎，卽論語的陽貨，季氏家臣。 ㊁蒺藜，二年生草，生在海邊沙地，莖平臥，夏日開小白花，有刺。

【今譯】 陽虎得罪了衞國，離開衞國到北邊去見簡子，說道：「從現在起，我不再提拔人才了。」簡子問道：「爲甚麼？」陽虎答道：「在廟堂上的那些人，被我栽培的超過一半；在朝廷裡的官吏，被我栽培的也超過一半；駐守邊疆的士人，被我栽培的也有一半以上。可是現在廟堂上的那些人，親自在皇帝面前離間我；朝廷裡的官吏，親自在衆人面前傷害我；駐守邊疆的士人，親自利用軍隊脅迫我。」簡子說：「只有賢能的人才懂得報恩，不賢能的人是做不到的。就好像栽種桃李，夏天有樹蔭可以休息；秋天有果實可吃。至於栽種蒺藜，夏天沒有樹蔭可以休息，秋天也只能得到它的刺。現在你所栽培的，都是蒺藜，從現在開始，你先要選擇好人加以栽培，不要栽培成功以後再來選擇。」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靑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

」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㈠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今註】㈠賊，作戕害解。

【今譯】魏文侯和田子方談話，有兩名小孩子穿着青衣站在文侯面前，子方說：「這是你的愛子嗎？」文侯說：「不是的，他們的父親在戰爭時陣亡了，這是他的遺孤，我把他們收留下來。」子方說：「我認爲你戕害仁心已經夠了，現在反而更厲害，你又將要去犧牲誰的父親？」文侯憂傷地說：「我接受你的指教。」從這以後就不再用兵打仗了。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㈠者，吳子自吮㈡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㈢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㈣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今註】㈠疽，皮膚腫爛的病。㈡吮，吸取。㈢而，作你解。㈣注水，地名。

【今譯】吳起做魏國將軍，進攻中山，士兵有患皮膚腫爛的，吳起就親自吸吮它的爛膿，被吸吮的士兵的母親哭泣，旁邊的人說：「吳起將軍對你的兒子尚且如此，還有什麼好哭泣的？」她答道：「吳將軍吸吮這個孩子父親的創傷，並要他參加注水之戰，後來不久就犧牲了，現在又吸吮他的孩

子的爛膿，怎知這個孩子將來又要死於那場戰爭，所以我才痛哭！」

東閭子㊀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荐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今註】㊀東閭子，東閭是複姓。

【今譯】東閭子曾經富貴過，而後來又做乞丐，人家問他：「你爲什麼會這樣？」他回答說：「我自己曉得我曾經做了六七年宰相，沒有推荐一個人；我也曾經有過三千萬的財富，但也沒有幫助過一個人；這應歸罪於我自己不瞭解士人的出身的緣故。孔子說：『事物是難以瞭解的，大小多少都各有怨惡，這是數之理的所在，人如要得到這個數理，便有賴於外求。』」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㊀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㊁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㊂之妻，而使織爲參乘㊃；公游於申池㊄，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㊅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㊆奚若㊇？」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今註】㊀邴歜，見左傳文公十八年。㊁刖，古時把兩個脚割去的一種刑罰。㊂庸織，亦作閻

職，春秋齊人，其妻美，懿公奪其妻，使之驂乘。見左傳文公十八年及史記三十二。㈣驂乘，就是陪乘，又作驂乘，古時乘車在車右的人。㈤申池，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西，齊都城西門叫申門，左右有池，叫做申池。㈥抶，擊。㈦病，恨。㈧奚若，猶言何如。

【今譯】　齊懿王作公子的時候，和邴歜的父親爭田，失敗了。等到他就職的時候，就挖邴歜父親的田，並割去他的雙脚，而叫邴歜當僕人；又奪庸織的妻子，而叫庸織當陪乘的；懿公到申池去游玩，邴歜和庸織兩個人，就順便到申池洗澡，邴歜拿鞭子打庸織，庸織發怒，邴歜就說：「人家奪走你的妻子你不敢發怒，我用鞭子打你一下，又有什麼了不得！」庸織說：「這跟割斷他父親的脚而不恨他，比起來怎樣？」於是，就謀殺懿公，並把他拋進竹林裡。

楚人獻黿㈠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今註】　㈠黿，爬蟲類，形狀像鼈，但比鼈大得多。

【今譯】　楚人獻黿給鄭靈公，公子家看見公子宋的食指在動，就對公子家說：「我這樣將一定要嘗到特別美味的食物。」等到召集大夫來吃黿的時候，去叫公子宋，結果公子宋沒有參加；公子宋生

氣，就伸出手指在鼎裡撥了一下，嘗了一下走出來，鄭靈公生氣想要殺他。公子宋和公子家於是就先殺靈公。子夏說：「春秋這部書是記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事；這不是一天的事，實在是慢慢演變成的。」

說苑卷第七

政　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脇㈠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㈡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今註】㈠脇，同脅，以威力迫人叫脅。㈡橛機，門梱，也就是門內。

【今譯】政治有三個品級：王道的政治在感化人民，霸道的政治在威服人民，強橫的政治，在以武力脅迫人民，這三種都各有實行的方法，而要緊的在感化人民，如果感化人民無效，而後就威服他，

威服他無效，而後就以武力脅迫他，脅迫他仍無效，而後就給予刑罰；至於說刑罰，不是一般帝王所樂意做的。所以聖明的帝王都是先施行德教然後才講求刑罰，定下一個榮辱的標準，明示那些是不能做的；注重禮義的分際，用來昭告他們，不要太看重貨利，以改變人民的氣質；整飭內政後宮之禮，對后妃之間的分際要劃清；那麼就沒有人不喜歡禮義，而厭惡貪亂了。所以會有這種結果，正是以德教化人民的原因。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㊀。」言明其化而已矣，治國有二機㊁，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㊂，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㊄』，此之謂也。

【今註】㊀語見論語顏淵篇。君子，指在位的人。小人，指庶民。偃，作仆解。㊁機，作關鍵解。㊂湊，與輳通，作聚解。㊃繆，錯。㊄見尚書康王之誥。

【今譯】 季孫問孔子說：「如果殺掉無道的壞人，來成全有道的好人，你看怎樣？」孔子說：「你是一個主政的人，何必要用殺戮的辦法呢？你自己想好，老百姓也就自然跟着向好的方向走。在位者的德性好比風，老百姓的德性好比草，風加在草上，草必定會隨風仆倒的。」這不過是說明主政要德化罷了。治理國家有兩種關鍵，就是刑罰和德化；王天下的人先重德化然後才施展刑罰，霸天下的人，刑和德都集中一起用，要國家強盛，先要重刑罰，然後才重德化。至於刑和德，是教化的由來。德是培養好人而加以任用；刑是懲罰壞人，而禁絕後來；所以德化的最高點在於獎賞，而刑罰的極致就在於處死；至於處死和獎賞，是用來分別賢和不賢，有功勞與無功勞的。所以獎賞和處死不能有錯誤，獎賞和處死一發生錯誤，那麼善惡就分不清了。有功勞的而不給予獎賞，好人也就得不到勸勉；有過失的人而不處死，壞人也就無所畏懼；好人得不到勸勉，而說能拿善行來感化天下，我從沒聽說有這種事。書經上說：『要完全合乎賞罰的標準。』就是這種說法。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㊀則必崩，岸竦㊁則必阤㊂。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㊃。』此之謂也。

【今註】 ㊀峭，山峻拔峭絕，這裏用作比喻城牆的陡峭。 ㊁竦，與聳同，聳立。 ㊂阤，小崩。

㈣見詩經旄邱。處，安處。與，與國。以，他故。

【今譯】　水太混濁，魚類就難生存；政令太苛擾，人民就難免要叛亂；城牆太陡峭，一定容易倒下來；崖岸太矗立了，也一定容易崩下來。所以治理國家，就好像張琴一樣，大絃太急，小絃就容易斷，所以說急於駕御馬的人，並不是一個走千里的好御士。聽得到的聲音，不過一百里，聽不到的聲音，可以擴展到四海；所以待遇超過功勞是有害的，名聲超過實際也是有害的，名實相符合，老百姓才會信仰你，禍福也就不會平白的來了。詩經上說：『為什麼能安處而不來，一定有別國等候他一同來；為什麼這麼久而不來，一定也有其他的原因。』就是這種說法。

公叔文子㈠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㈡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㈢，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今註】　㈠公叔文子見左傳定公六年及十三年。　㈡公叔子，楚臣。　㈢喑，默而不言。

【今譯】　公叔文子做楚國令尹做了三年，人民沒有一個敢到衙門裏去，公叔子看到就說：「太嚴了。」文子說：「朝廷嚴厲一點，怎能就說是妨礙治理國家呢？」公叔子說：「太嚴厲了，下情不能上達，下面人默而不言，在上位的人就變成聾子，聾子和啞子是不能互相通話的，還談什麼把國家治好

呢？順著針縷織下去，就可織成帳幕，一升一斗累積，就可把倉庫塞滿，會攏小的河流就能變成江海；英明的人主接受意見，但不一定就能做到，但却從來就沒有不接受意見的。」

衞靈公㊀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㊁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今註】㊀衞靈公，見左傳定公十三年及昭公七年。㊁環堵，堵長一丈，高一尺，而環一堵爲方丈，所以稱做環堵之室。極言其貧窮。

【今譯】衞靈公告訴孔子說：「有人告訴我治理國家只要在朝廷裏謹言愼行，就能把國家治好，這樣可能嗎？」孔子回答說：「可以的。你愛護別人，別人也會愛護你；你厭惡別人，別人也會厭惡你；你曉得怎樣待自己，也應該曉得怎樣去待人；所謂不離開自己小小的住所，而能知道天下大事，就是知道反省自己的結果。」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㊀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㊁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今註】㈠懔懔，危懼的樣子。㈡畜，養。

【今譯】子貢問孔子有關治理人民的方法，孔子說：「好像用腐朽的繩子駕馭奔跑的馬那樣的小心謹愼。」子貢說：「那是多麼地令人感到危懼！」孔子說：「像那些交通便捷的國家，到處都是人，拿正道來領導他們，他們都等於爲我所有；如果不拿正道來領導他們，他們都成了我的讎仇，又怎能不令人感到危懼？」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擧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㈠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㈡，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幷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擧而示也。」

【今註】㈠綆，汲井所用的繩子。㈡方，猶常。無方，不限於一事一物。

【今譯】齊桓公對管仲說：「我想在國內如日月一般正大光明地起事，無論愚夫愚婦都說好，你看可以不可以？」管仲回答說：「可以。但不是聖人的意思。」桓公說：「爲什麼？」答道：「短的汲井用的繩子，不能夠汲深井，知識淺薄的人，不能夠和聖人談話，聰慧的人可以同他辨別物理，明智的

人可以和他辨別一切事物，聖人可以和他辨別神明，而聖人的所做所爲，又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趕上的。人民知識超過自己十倍，還同他爭論，說他不如我；人民知識超過自己一百倍，還批評他的過失；人民知識超過自己千倍，還說他的話不能採信。所以人民不可以隨便地加以控制，可以起來牧養他；不可以殘暴地去殺他，但可以指使他，招致他；老百姓不可以一個個勸說，但可以一起告示他。」

衞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㊁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㊂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鬥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㊄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敎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敎爲務也。」

【今註】㊀史鰌，字子魚，衞太史。㊁大理，掌刑法之官。㊂司馬，掌軍事之官。㊃枹，擊鼓杖。㊄有扈，古國名，在今陝西，爲后啓所滅。

【今譯】衞靈公問史鰌：「就國家大事來說，那樣最重要？」答道：「司法應是最重要的了，如果判決不正確，處死的人不能再復生，殘廢的人也不能恢復原狀了，所以說：司法最重要。」過了一會，子路去見衞靈公，靈公把史鰌的話告訴子路，子路說：「主管國防的司馬最重要，當兩國有戰亂的

時候，兩軍相敵，司馬擊鼓來發佈命令，如一戰敗北，犧牲幾萬士兵，這樣因指揮不當而殺人是不對的，但像這樣誤殺的人也夠多了，所以說：主管國防的司馬最重要。」過了一會，子貢又來晉見，靈公把史鰌和子路的話告訴他，子貢說：「多麼沒有見識！以前夏禹和有扈氏作戰，打了三場仗還不歸順，夏禹於是修養教化一年，而有扈氏就來歸順了，所以說：除去人民之間的紛爭，還要聽什麼獄？兵車武器統統都不用，還要鳴鼓作什麼？所以說：教化最重要。」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㈠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㈡，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㈢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今註】㈠牸，黃牛黑脣叫字。㈡駒，少壯的馬叫駒。㈢咎繇，亦作皋陶，舜時獄官之長。㈣理，大理，獄官。

【今譯】 齊桓公出去打獵，由於追逐一頭野鹿而走入山谷之中，看見一個老翁就問他說：「這叫什麼山谷？」答道：「這叫愚公山谷。」桓公說：「爲什麼叫愚公山谷？」答道：「由我而得名。」桓公說：「現在看着你的樣子，並不是愚人，爲什麼說是由你而得名？」答道：「現在讓我說出理由，我本畜養牸牛生出小牛，已經長大了，把牠賣掉去買駒，少年說：『牛不能生馬』。於是就把駒牽走，鄰居們聽到了，就認爲我是愚人，所以把這個山谷取名叫愚公之谷。」桓公說：「你實在是愚人。但你爲什麼要給他呢？」桓公於是就回去。第二天上朝的時候，把這件事告訴管仲，管仲整理一下衣服再拜說：「這是我管夷吾的愚蠢，如果讓堯在上領導，咎繇主管司法，怎會有人敢去把駒牽走？假如有老人，在好的獄政之下，老人也必定不給他牽走，你知道司法的不公正，所以才主張給他牽走，我們還是退而修明政治。」孔子說：「弟子們記住，桓公是一位霸天下的人主，管仲是一位賢明的輔佐；他們還認爲自己是愚人，何況那些不如桓公管仲的人呢。」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㊀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㊁故也！今是仁

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㊂』，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㊃而不用。」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今註】㊀仞，古度量衡名，一仞等於八尺。㊁陵遲，猶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的樣子。㊂見詩經小雅節南山。㊃錯，擱置。

【今譯】魯國有父子兩人打官司，康子說：「殺了他們。」孔子說：「不可以殺。老百姓不曉得父子之間打官司的壞處已經很久了，這是在上位的人的過失；在上位的人如果領導有方，父子卑就不會打官司了。」康子說：「治理人民應該以孝爲最重要，現在殺一個不孝的人，不也是可以嗎？」孔子說：「事先沒有敎孝而殺不孝的人，就是殘殺無罪的人。三軍大敗，不能殺；打官司的太多，不能施以刑罰；在上位的人先以敎化去要求自己，那麼老百姓就會跟着去做，如果自己做到了而老百姓還沒有跟着去做，然後就可以施以刑罰，那麼老百姓也就知道自己的不是了；就像一座八尺高的牆老百姓不能越過，而八丈高山，兒童就可以爬上去遊玩，因爲它是慢慢矮下來的緣故啊！現在仁義也慢慢越來越沒落了，能說老百姓不敢逾越嗎？詩經上說：『使老百姓不致迷惑』，以前君子敎導老百姓使他不致於迷惑，所以不用威厲，不用刑罰。」於是打官司的人聽到，都不用打官司。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

：「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㊀』，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今註】㊀語見詩經泂酌。凱悌，或作豈弟，或作愷悌，和樂貌。

【今譯】魯哀公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為政之道，在使老百姓既有錢而又長壽。」哀公問：「這怎麼說法？」孔子說：「少征稅，使人民富有；不要擾民，人民就少犯罪；少犯罪自然就長壽。」哀公說：「如果像這樣，那我就貧窮了。」孔子說：「詩經上說：『和樂的領導階層，就是人民的父母』，從沒有見過兒子富有而父母貧窮的事。」

文王問於呂望㊀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㊁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今註】㊀呂望，即姜子牙。㊁宿，索。

【今譯】文王問姜太公：「要怎樣去治國？」答道：「王國使人民富有，霸國使士人富有；勉強存在的國家，使大夫富有；無道的國家，讓倉庫積滿；這就叫做上溢下漏。」文王說：「好的。」答道：「平素以不善之事為吉祥。這一天，打開他的倉庫，拿糧食去救濟無夫、無妻、無子、無父的人。」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

「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㈠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今註】 ㈠罷，同疲。

【今譯】 武王問姜太公說：「治國的方法怎樣？」太公答道：「治國的方法，不過愛民罷了。」又問：「怎樣愛民呢？」答道：「對他有利而不要對他有害，幫助他成功而不要讓他失敗，使他活下去而不要殺害他，給他而不去奪他的，讓他快樂而不使他受苦，讓他喜歡，而不使他生氣，這是治國的方法，使用人民的道理，只不過愛他罷了。老百姓失去他的本務，是你害他的；農民失去耕種的時間，是你妨害他的；有罪的加重其懲罰，就是殺害他；多搜刮人民的財富，就是奪取他；多征稅，多抽壯丁，來使人民感到疲憊不堪，就是勞苦他；勞苦而又擾亂他，就引起他生氣。所以會治理國家的人一定會對待人民，好像父母愛護子女，哥哥愛護弟弟，聽到他吃不飽，穿不暖，就替他可憐，看到他勞苦，就替他悲哀。」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

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㊀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今註】㊀女謁，指宮闈裏招權亂政的變寵。㊁婬慝，淫逸而隱情飾非。

【今譯】武王問姜太公：「賢明的君主怎樣治理國家？」答道：「賢明的人主治理國家，他的政平和，官吏也不苛刻，賦稅抽得少，自己待自己也很節省，不因為自己行私善而妨害到國法，決不賞賜對國家沒有貢獻的人，決不懲罰無罪的人，也不因為高興，就賞賜某人，也不因為生氣，就殺掉某人，賊害人民的就是有罪的人，推荐賢人，檢舉過錯，就有賞，後宮裏不荒淫，那些寵幸的女人講的話不採納，在上位的人不淫逸飾非，而下階層也不暗中勾心鬥角，不寵幸後宮，以免浪費金錢，不多遊玩臺池，以免拖累人民，不彫刻花紋圖案，來娛悅感觀，在政府裏沒有久藏生蟲的東西，國家沒有流浪饑餓的人民，這是英明的人主治理國家的情形。」武王說：「好極啦！」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㊀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今註】㊀更，更改。

【今譯】武王問姜太公說：「治理國家而常常改變法令，爲甚麼？」太公說：「治理國家而常常改變法令，就是不守法，他所喜歡的就是法令；所以命令一頒佈就更加混亂，亂了再頒佈法令，因此就常常改變法令。」

成王問政於尹逸㊀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之，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㊁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今註】㊀尹逸，周人，成王師，一作尹佚。㊁夙沙，古國名。在今山東省境內。

【今譯】武王向尹逸請教有關治國之道，說：「我應該要具備怎樣的德行，而老百姓才會親近我？」答道：「使用老百姓要在農閒時，尊重他們，順着他們的意思，並且還要對他們誠實，愛護他們，發布出去的命令要做到，不要自己說話不算話。」武王又問：「要做到你的目標，它的法度是如何呢？」答道：「好像臨近深淵一樣地小心，好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樣地謹愼。」武王說：「畏懼啊！」答

道：「天地中間，四海之內，好的就應該保存下去，不好的就應該把它看做仇敵；夏殷的臣子，反而把桀紂看做仇敵，而臣服湯武，夙沙國的老百姓，自己攻擊自己的皇帝，而願意歸順於神農氏。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你又怎能不戒懼呢？」

仲尼見梁君㈠，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㈡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今註】　㈠梁君，　梁國之君。　㈡列，多數叫列，列都，即很多都市。

【今譯】　孔子見梁君，梁君問他道：「我想永遠保有國家，我想獲很多大都市，我想使人民安居而不亂，我想使士人能夠賣力，我想使日月正當其時，我想使聖人能夠自己來，我想使政府能夠治理得很好，要應該怎樣做才好呢？」孔子答道：「諸侯和天子，問我的已經問得很多了，但從沒有像你問我的那一套，可是這些你都可以得到。丘聽說，兩君相親近，就能永遠彼此保有國家；君給臣以恩惠，臣對君盡忠，那些大都市你都可以獲得；不要殺沒有罪的人，不要放走有罪的人，那麼人民就不會

亂；對有用的士人賞以俸祿，他們就能爲你賣力；尊天神，敬鬼神，日月就能當時；刑罰運用恰當，那麼聖人就能自來；尊敬賢人，使用能幹的人，那麼政府就能治理得好。」梁君說：「那有不是這樣的呢！」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㊀』。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㊁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㊂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㊃，淫於苑囿㊄，五官之樂不解㊅，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㊆』，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㊇』，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魯莫惠我師㊈』，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今註】 ㊀諭，做明瞭解，諭臣，即瞭解臣下。 ㊁荊，在今湖北湖南一帶。 ㊂比，阿黨叫比。 ㊃榭，臺上有屋子的建築物叫榭。 ㊄苑，養禽獸的地方叫苑，有牆的園地叫囿。 ㊅解，與懈同。 ㊆詩經小雅四月。瘼，病。但文選任昉爲范尚書讓表：「亂離斯瘼」注引薛君：『瘼，散也。』 ㊇見

詩經巧言。共，與恭同，敬。邛，病。㈨見詩經板。相，亦作爽。蔑，滅。資，與咨同。魯，亦做曾。

【今譯】 子貢說：「葉公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答道：『為政的道理，在附近的人歡悅，遠方的人來歸附。』魯哀公又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答道：『為政的道理在於瞭解臣下。』齊景公又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答道：『為政的道理在於節儉。』這三個人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孔子答得各不相同，這樣說來，是不是為政就有不同的呢？」孔子說：「荊這個地方土地廣濶，而都市狹小，老百姓缺乏向心力，所以我說要附近的人歡悅，遠方的人來歸附。哀公有臣子三個，他們對內阿黨周公，而迷惑他的人主，對外障蔽諸侯賓客，而欺騙他的耳目，所以說政治在於瞭解臣下。齊景公，花錢去建築臺榭，縱慾於苑囿，讓自己的五官不停地得到快樂，在頃刻之間，一口氣把三個百乘之家賞賜給別人，所以說為政的道理在於節儉，這三點都是為政的道理。詩經上說：『離散帶給人們這種痛苦，應該讓他們各安其所才對。』這是哀傷離散所造成的禍亂。『這些讒人不能盡職，只是找王的缺點來迎合。』這是哀傷姦臣蒙蔽人主所造成的禍亂。『老百姓正愁苦呻吟，以至於喪亂滅亡，而卒不能對我的軍隊有所幫助。』這是哀傷浪費不知節省所造成的禍亂，明瞭以上這三種慾望，為政之道也大概和這相同吧！」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㈠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今註】㊀蒙山，山名，在今山東費縣西北。

【今譯】公儀休在魯國做宰相，魯國的人君死了，左右的人請求把門關起來，公儀休說：「暫停吧！池淵我不納稅，蒙山我也不征賦，我也不頒佈不近情理的法令，我的心已經關閉起來，還要關什麼門呢？」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㊀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㊁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㊂，公孫揮㊃知四國之爲㊄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㊅，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今註】㊀封疆，界域。㊁馮簡子，鄭大夫，畢公高之後。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子太叔美秀而文，卽指他貌美才秀。㊃公孫揮，爲鄭國行人之官。㊄知四國之爲，知四鄰諸侯之所欲爲。㊅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說裨諶謀於寬閑之野，則得其所謀；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其所謀，這是說裨諶的才性不同。

【今譯】　子產做鄭國宰相，簡公對子產說：「內政不干涉外政，外政也不干涉內政。衣裘的不美觀，車馬不修飾，子女不整潔，是我的醜事；國家政治不修明，封疆的諸侯不守正道，是你的醜事。」子產做鄭國宰相，一直到簡公死去，國內太平，國外諸侯也平安無事；子產治理國政，選擇能幹的人擔任適合他的工作：馮簡子長於決斷，子太叔長於判斷，而又有才華，公孫揮知道四鄰諸侯的所欲為，而又能辨明大夫的族姓，反應快，有事能立刻應付，口才好，裨諶善於出計劃，於野外清靜的地方就能想出好的計劃，但在吵雜的都市裏面就辦不到，只要一有事的時候，就載着裨諶一同到野外去，讓他去想出計劃，而讓馮簡子來決斷，又讓公孫揮來負責言語上的應對，然後交給子太叔去做，藉以應對賓客，所以就很少把事情弄壞。

董安于㈠治晉陽㈡，問政於蹇老㈢，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今註】　㈠董安于，見左傳定公十三年。　㈡晉陽，地名，即今山西太原縣。　㈢蹇老，蹇，跛腿，蹇老，跛腿的老人。

【今譯】　董安于治理晉陽，向一位跛腿的老人請問為政之道，那位跛腿的老人說：「要忠、要信、要敢。」董安于說：「要怎樣忠？」答道：「忠於人主。」又問：「要怎樣守信？」答道：「對於人主的命令要信守不渝。」又問：「要怎樣勇敢？」答道：「對於不忠不信的人敢去剷除。」董安于說

：「有了這三樣就夠了。」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今註】㊀魏文侯，名斯，原是晉國大夫，自三家分晉後就稱侯。㊁西門豹，戰國時魏人。㊂鄴，古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西。

【今譯】魏文侯派西門豹去治理鄴縣，並且指示他：「一定克竟全功、成名、施展仁義。」西門豹說：「請問要怎樣才能克竟全功、成名、施展仁義？」文侯說：「你去吧！沒有那一個城邑沒有賢豪辨博的人，也沒有那一個城邑不喜歡宣揚別人的缺點，隱蔽別人優點的人，對於豪賢，要多去親近他；對長於辨博的人，要效法他；喜歡揭露別人的缺點，隱蔽別人優點的人，也因此把它弄清楚，不可以根據自己聽來的去做。耳朵聽到的，不如眼睛看到的，眼睛看到的，還不如親自去實踐，親自去實踐，還不如用手去分辨；一個人剛開始做官，就好像走進晦暗的房子裏一樣，時間越久才越明亮，明亮才能治，治了才能行。」

宓子賤㈠治單父㈡，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㈢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出，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㈣。」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今註】㈠宓子賤，名不齊，孔子弟子，曾作單父宰。㈡單父，地名，故城在今山東單縣南。㈢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弟子。㈣佚，安逸。

【今譯】宓子賤治理單父，只管彈琴而不必親自操勞，單父就治理得很好。巫馬期也治理過單父，早出晚歸，日夜都不休息，親自去處理政務，而單父也被治理得很好。巫馬期向宓子賤請問他治理單父如此簡單是什麼原故，宓子賤說：「我是說怎樣去用人，你是說怎樣自己去操勞；親自操勞，當然辛苦，善於用人，當然就輕鬆。」人家說宓子賤是個君子，四肢輕鬆，耳聰目明，平心靜氣而百官各盡所能，各安其位，順其運數罷了巫馬期就不是這樣。爲肆應事情而折磨他的性格，爲推行命令而勞煩他的性情，雖然治理了單父，但是還沒有達到最好的境界。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㈠，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㈡。」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今註】 ㈠說，同悅。 ㈡喪紀，喪事。

【今譯】 孔子對宓子賤說：「你治理單父而大家都很高興，你告訴我，你怎樣治理的。」答道：「不齊要使他們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同情孤寡而哀憫喪家。」孔子說：「這是好的小行爲，小民會歸附你，但是還不夠。」又答道：「不齊把他們當作父親看待的有三人，把他們當長兄看待的有五人，把他們當作朋友看待的有十一人。」孔子說：「把他們當作父親看待的三個人，可以拿孝道教老百姓了；把他們當作長兄看待的五個人，可以拿友愛教老百姓了；把他們當作朋友看待的有十一個人，可以拿學問勸勉老百姓了。正恰到好處，人民正歸附他，然而這還不夠。」又答道：「這裏老百姓比不齊賢能的有五個人，不齊尊敬他們，他們都教不齊治理單父的方法。」孔子說：「想要做大事，道理就在這裏。以前堯舜平易近人，卑微謙弱，來探聽和觀察天下，一定要訪求賢人，能夠爲國家推荐賢能，百福都歸向於你，而神明也會暗中奉你爲主，不齊所治理的地方雖不大，但是不齊所治理的方法却很正大，可以說是繼堯舜之後了。」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㊀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㊁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㊂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陽橋㊃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今註】㊀距，與拒同。㊁釣道，釣魚的方法。㊂扱，引。㊃陽橋，地名，在今山東省泰安縣西北。

【今譯】宓子賤做單父邑宰，向孔子辭行，孔子說：「不要迎接他而又拒絕他，不要一望見他就答應他；輕易地答應他，就失去自己的立場，拒絕他又使自己陷於閉塞的境地。好像高山深淵，抬頭看不到頂，測量它也測量不到底。」子賤說：「是的，怎敢不接受你的指教！」宓子賤做單父宰，經過陽晝那裏對他說：「你也有什麼東西要送給我嗎？」陽晝說：「我年紀小的時候很貧賤，不懂得治理人民的方法，現在，有兩項釣魚的方法要告訴你。」子賤說：「你的釣魚方法是什麼？」陽晝說：「

如投下綸絲，放下魚餌，前來吸取它，這是陽橋；這個魚很單薄而肉也不好吃，又像有又像沒有，又像吃又像不吃，這就是魴魚；這個魚肉既多而味道也好。」宓子賤說：「是的。」於是還沒有到單父，那些達官貴人都來到馬路上迎接他。子賤說：「趕快駕車，趕快駕車。」陽晝所說的陽橋也到了，到了單父就請那裏的地方父老賢達來共同治理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㈠，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㈡，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亡也？」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㈢？」

【今註】㈠襲，重衣。這裏是形容王事煩重。㈡鬻，與粥同。㈢語見論語公冶長篇。

【今譯】孔子學生有孔蔑這麼一個人，和宓子賤同時作官，孔子經過孔蔑那裏，就問孔蔑道：「從

你做官以後，你得了些什麼，又失掉些什麼？」孔蔑回答說：「自從我做官以來，沒有得到什麼，却失掉三樣東西：公務太繁重，那有時間研習學問，因此我的學問不明白，這是我第一件損失。待遇太少，連饗也吃不飽，饗都吃不飽，當然就無法照顧親戚，親戚就因此更加疏遠了我，這是我第二件損失。公事多半都是很急迫的，沒有時間弔孝，也沒有時間探望病人，因此朋友也就更加疏遠了，這是我第三件損失。」孔子聽到不高興，又去見子賤，說：「自從你做官以後，你有什麼損失？」子賤說：「自從我做官以後，沒有損失反而還有三點收穫：當初所讀的書，現在都做到了，所以我的學問更加明白，這是我第一件收穫。待遇雖然不好，但是讓親戚都能有一口稀飯吃，所以親戚就更加親近，這是我第二個收穫。公務雖然日夜都很急迫，弔孝探病還是照常，所以朋友更加親近，這是我第三件收穫。」孔子對子賤說：「子賤，像你這樣的人眞是君子啊！眞是君子啊！魯國如果沒有許多君子，你將要到那裏去學得這樣做人的道理呢？」

晏子治東阿㊀三年，景公召而數㊁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並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㊂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

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㈣。」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今註】㈠東阿，地名，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鎭。㈡數，責。㈢陂，澤鄣，蓄水叫池。㈣辟，同避。

【今譯】晏子治理東阿三年，景公把晏子叫來，責備他：「我原以爲你行，才叫你治理東阿，現在你並沒有把東阿治理好，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我將要殺你。」晏子答道：「我請你允許我另外改變一個方式來治理東阿，如果三年還是治理不好，我請求處死。」景公同意他。於是明年就獻上新的計策，景公歡迎他，並向他道賀說：「你治理東阿治理得很好。」晏子答道：「以前我治理東阿，人情拜託和賄賂都來了，並且碰到搜刮人民的事，國庫收入少，又侍奉左右，魚池裏養的魚，都被權勢人家佔有。當這個時候，有一大半人都沒有飯吃，你皇上反而歡迎我，恭賀我，我不能再治理東阿，請求皇上保全我的骸骨讓我回去，使不致於擋住賢能的人爲你效忠的機會。」景公於是就下席謝罪說：「請你勉強再治理東阿，東阿是你的東阿，我不再干涉你。」

子路治蒲㈠，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㈡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今註】㈠蒲，地名，見前。㈡攝，作兼或代講。

【今譯】　子路治理蒲，去見孔子，說：「由願意接受你的指教。」孔子說：「蒲地多壯士，又難治理，可是我告訴你，只有謙恭而又客氣，才可以代勇；只有寬大而又正直，才可以容納別人；只有謙恭而又廉潔，才可以跟在上位的人接近。」

子貢爲信陽㊀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㊁，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今註】　㊀信陽，地名，在今河南境內。　㊁伐，攻伐。

【今譯】　子貢做信陽令，臨上任向孔子辭行，孔子說：「要努力去做，要順從民意，要把握他們的時間，不要強取，也不要攻伐，不要施暴，也不要劫奪。」子貢說：「我在年輕時侍奉你，你是否也

有刼奪行爲呢！」孔子說：「沒有才德的人攻伐有才德的人，這就叫做刼奪；賢能的人攻伐沒有才德的人，這就叫做伐；命令鬆弛，而誅殺緊急，這就叫做暴；拿人家的長處當作自己的，這就叫做盜。君子的刼奪，難道一定是金錢嗎？我聽說，懂得做官的人，一定奉行法令，做對人民有益的事，不懂得做官的人，一定是違法而又侵害人民的權益，這都是怨恨產生的由來。對於作官要平實，對於金錢要廉潔，廉潔和平實的操守不可攻破。埋沒別人的長處，這就叫做蔽賢；宣揚人家的缺點，這就叫做小人；對內不相規勸，而在外却互相誹謗，這就叫做不足親；稱讚別人的長處，對別人有鼓勵作用，而對自己也沒有損失；說人家的缺點，對別人沒有好處，反而有害處。所以一個君子說話要小心，不要搶着說，選擇該講的話講，讓口耳一致。」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㈠，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㈡，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鐘大呂㈢，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今註】 ㈠芸，與耘通，除草。 ㈡汙池，水所停積之處。 ㈢黃鐘；大呂：爲十二律之一。

【今譯】　楊朱去見梁王，說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那樣容易，梁王說：「你先生有一妻一妾還管理不好，三畝的田地還不能把草除盡，爲什麼就說治天下就像在手掌上運轉那樣容易？」楊朱說：「我說這話是有理由的，你不看看那些羊嘛，那一百隻羊群，叫一個小孩子帶着棍子去跟着牠，想到東邊就到東邊去，想到西邊就到西邊去；你如要讓唐堯牽着一隻羊，虞舜拿着棍子跟在後面，這樣，馬上就有禍亂。我聽說，一條能夠吞舟的大魚，不會在深淵裏遊，鴻鵠高飛，不會停在汙池裏，爲什麼？由於牠們的志氣遠大。黃鐘大呂，不能伴奏複雜的舞，因爲它的音節疏濶。辦大事的人，不要過問小事，成大功的人，不要在小處苛刻，就是這種說法。」

景差㈠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㈡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㈢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㈣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今註】　㈠景差，戰國時楚人，事頃襄王，好辭賦。　㈡脛，就是小腿。　㈢叔向，就是羊舌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羊舌赤之弟，一稱叔肸，也稱叔譽。　㈣固，執一不通叫固。　㈤津梁，就是橋梁。

【今譯】　景差做鄭國宰相，鄭國有人冬天過水，小腿部份受了寒，後來景差經過那裏，下車請那人

上車，並且拿衣服給他蓋好，晉國叔向聽到了就說：「景差做人家的宰相，豈不是也固執了一點，我聽說好的官吏來了三個月，就把溝渠修好了，十月橋梁造好了，六畜並且都不必涉水濕足而何況是人呢？」

魏文侯問李克㊀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嘗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鐘石㊁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㊂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今註】㊀李克，戰國魏人，子夏弟子。㊁竽琴，樂器名。鍾石，與鐘石同。鐘磬。㊂鄉曲，是說窮鄉僻壤之處，以其偏處一隅，所以叫做鄉曲。

【今譯】魏文侯問李克：「要怎樣治國？」答道：「我聽說治國的方法，吃公家飯的人要貢獻其勞力，祿位要給與有功的人，要任使有能力的人，賞罰要嚴格執行。」文侯說：「我賞罰都很妥當，可是老百姓仍然不歸附我，是什麼緣故？」答道：「國內是否有遊蕩之民？我聽說，奪去那些遊蕩之民的俸祿，以分給來自四方的人士；他的父親因有功而受俸祿，他的兒子却無功而享受，出門乘着車馬穿着華麗的狐裘，以爲榮耀，回來就演奏竽琴等樂器，對於子女的音樂也聽慣了，並且混亂了窮鄉僻壤的教育，這就要奪他的俸祿，來給四方的士人，這就叫做奪淫民。」

齊桓公問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㈡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㈢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㈣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㈤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㈥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今註】㈠社鼠，神廟裏的鼠，不可燻，不可灌，是說牠憑恃神廟以自固，奸滑的人恃官衙作爲護身符，也叫做社鼠。㈡酤酒，買酒賣酒都叫酤酒。㈢挈，提。㈣噬，疑爲噬字之形誤。噬，齧；咬。㈤用事，就是當權的人。㈥齕，咬。

【今譯】齊桓公問管仲：「國家最可怕的是什麼？」管仲答道：「最可怕的就是那不容易消滅的社鼠。」桓公問：「這怎麼說？」管仲答道：「社是用很多樹木札起來上面塗以泥巴，鼠就因此寄生在裏面，如果用烟火去燻牠，又恐怕把樹木給燒掉，如果灌水，又恐怕把塗上去的泥巴沖壞，這就是因爲社的緣故，而無法把鼠捕殺掉。國家也有社鼠；人主的左右就是社鼠；對內來說，遮蔽人主的耳目

，讓他分辨不出善惡，對外來說，向老百姓賣弄自己的權力，如果不殺他，又敗壞國家政治，要殺他，又被人主所察知，據爲自己的心腹，這也就是國家的社鼠。有賣酒的人，把酒器弄得很清潔，放在外面時間很長，結果酒酸了就賣不掉，問他的左右鄰居爲什麼會如此，鄰居們說：『你的狗太兇猛，人家提着酒器來了，並且要買你的酒，狗迎過來要噬他，這就是酒酸賣不出的原因。』國家也有猛狗，那些當權的人就是；有本領的人，想要爲主上效忠，而那些當權的人就迎上去破壞他，這也就是國家的猛狗。左右的人是社鼠，當權的人是猛狗，那些有本領的人就永遠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這是治理國家最可擔憂的事。」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今註】 略

【今譯】 齊侯問晏子：「治理國家最可擔憂的是什麼？」晏子答道：「最擔憂的是怕善惡不分。」齊侯又問：「怎麼去明察？」答道：「要謹愼的去選擇左右大臣，左右大臣都健全，那麼文武百官都能各盡所能，而善惡分明。」孔子聽到了就說：「這話很可採信，能貢獻忠言，那麼虛僞的話就不會聽到；不貢獻忠言，那麼虛僞的話就要打進來了。」

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㊀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今註】㊀封狐，大狐。文豹，有文采的豹。

【今譯】復槁之君到齊國去朝見桓公，桓公問他治理人民的情形，復槁之君不答，只有來回摸着自己的嘴，捏住衣衿，按住心胸，桓公問：「你與人民同饑共寒共甘苦嗎？」「他們都把我當作聖人，所以不用多說就知道了。」因此桓公就送給他千金之禮。晉文公的時候，翟人有大狐和文豹的皮，文公就嘆息地說：「大狐文豹有什麼罪？你要牠們的皮？」大夫欒枝說：「地廣而不平，財物聚集而不分散給人民，難道不就是大狐和文豹的罪過嗎？」文公說：「眞會說話啊！」欒枝說：「地廣而不平，別人將要來平它；財物聚集而不分散給人民，人民將要來爭奪。」於是就把土地分配給人民，發散財物去救濟窮人。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㊀，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㊁，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

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今註】㊀舅犯，晉大夫。㊁腥，生肉叫腥。

【今譯】晉文侯問舅犯爲政之道。舅犯答道：「分熟的東西給人民就不如分生的，分生的又不如分地：把土地劃開分給人民而增加它的爵祿，在上位的人擁有土地而人民知富，在上位的人失掉了土地，而人民知貧，古時所謂招致軍隊而作戰，就是這個意思。」

晉侯問於士文伯㊀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惽㊀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㊁』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愼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今註】㊀惽，心不明叫惽。㊁臧，善。于，猶爲的意思。見詩經小雅十月之交。

【今譯】晉侯問士文伯：「三月初一有日蝕，我倒不明白其道理，詩經上所謂：『那天有日蝕，爲何不吉利？』這是怎麼說法？」答道：「這是指政治不好；國家政治不清明，自己將遭到日月的譴責，所以不能夠不謹愼。爲政之道有三點：一要照人民的需要去做，二要選擇賢能的人，三要順從時勢。」

延陵季子㈠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㈡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㈢，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今註】㈠延陵季子，延陵，地名，在今江蘇武進。吳季札曾居此，故吳季札稱延陵季子。㈡屈，竭或盡的意思。㈢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

【今譯】延陵季子到晉國去，剛一入境就說：「唉，是一個暴亂的國家！」走進它的都城就說：「唉，是一個耗盡民力的國家！」站在它的朝廷上就說：「唉！是一個混亂的國家！」跟隨他的人說：「你到晉國時間還不長，爲什麼就能一口說出，而一點也不遲疑呢？」延陵季子說：「是的，

我走進他們的國家，看到他們讓田地繼續荒蕪下去，雜草長得很深，我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國家正陷入暴亂。我又走進他們的都城，看到新建的房子反而沒有舊房子美觀，新牆反而不及舊牆高大，我由此可以知道他們的民力已經耗盡。我站在朝廷上，看到皇上只看而不問，那些大臣們都自誇自己有能力，而不對皇上諫諍，我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國家是混亂的。齊國所以不如魯國，姜太公的賢能不及伯禽，伯禽和姜太公都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每國人都到自己的封國去。三年之後，姜太公返國述職，周公問道：「你爲什麼治理得這樣快？」答道：「尊重賢人，先由較遠的做起，然後再到親近的，先從義做起，然後再行仁。」這是近乎霸者的迹象。周公說：「太公之恩澤可以延續到五代。」五年之後伯禽回來述職，周公問道：「你爲什麼治理得這樣難？」答道：「先尊敬自己的親人，由內而外，先行仁，然後再行義。」這是近乎王者的迹象。周公說：「魯國的惠澤可以綿延到十代。」所以魯國有王者的遺風，就是仁厚；齊國有霸者的遺風，就是武政；齊國所以不如魯國，是由於姜太公的賢能不及伯禽的緣故。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一)月而國莫之服也。

【今註】 ㈠旋，俄頃之間。

【今譯】 齊景公喜歡婦人作男人的打扮，於是全國的人都照着去做，景公就派人去禁止：「凡是婦女作男人打扮的，把他的衣服撕破，把他的帶子扯斷。」衣服撕破，帶子扯斷，大家彼此相望一番仍不停止，晏子來見景公，景公就說：「我派人去禁止女扮男裝，凡有此現象，撕破他的衣，扯斷他的帶，結果大家彼此相看一番而並沒有就此停止，這是爲什麼？」答道：「你叫他們在內宮裏穿，而在外面又加以禁止，這就好像在門口掛着牛頭而偏要買馬肉一樣；你爲什麼不叫他們在內宮裏也不要穿，那麼出得外來他就不敢穿了。」景公說：「好極了！」於是就禁止在宮廷裏女扮男裝，不多久而全國也就沒有人敢如此打扮了。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㈠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敎也。」

【今註】 ㈠居處，日常起居。

【今譯】 齊國人很喜歡讓車轂互相碰擊以爲取樂，禁也禁不住，晏子很擔憂，就造了很多新車和良馬同別人車子相碰擊，並且說：「車轂互相碰擊是不好的，是我祭祀不順，日常起居不夠莊重的嗎？」於是下車，丟掉車子就走，然後齊國人才不以此爲樂。所以說：「下令禁止一件事，而自己不先做，老百姓也不會罷休，所以要感化人民，不如自己先以身作則。」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㈠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今註】 ㈠舉事，就是行事。

【今譯】 魯國的法規定，魯人有向諸侯贖回臣妾的，向府庫裏拿錢；子貢向諸侯贖人而退還他的錢，孔子聽到了就說：「賜錯了，聖人的行事，可以轉移風氣，改變習俗，他的做人處事的原則，不僅可以適用於他自己，而且也可以施給老百姓。現在魯國有錢的人少，而貧窮的人多，把人家贖回而接受人家的錢，就是不廉潔；不接受，那麼以後就不要再贖，自現在以來，魯國人就不再贖了。」孔子可以說是通於教化。所以老子說：「能觀察到小的方面，就是明。」

孔子見季康子㈠，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㈡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㈢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㈣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㈤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㈥之羅，收門之魚，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

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㈦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今註】㈠季康子，魯執政大夫。㈡宰予，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㈢大，重要。㈣螻蛄，蟬一的種。㈤膺，當、受。㈥羅門，外郭之門。㈦收，疑作妝。

【今譯】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沒有說話，孔子又去見他，宰我說：「我聽到夫子說：『王公不聘請不出來。』現在我的老師見魯國司寇已見了幾次。」孔子說：「魯國因爲人民互相欺壓，以兵力互相陵暴的時間也很久了，而有關官吏不加過問，現在請我去，那件事該是最重要呢？」於是魯人聽到就說：「聖人將要治理國家，爲什麼不先來自我檢肅一番？」從這以後，國家就沒有什麼可相爭的。孔子對弟子們說：「離開山頭十里，螻蛄的聲音還在耳邊，無奈國家大事不能忘懷，也正和此相當。」古時魯國的習俗，只有塗里之間，外郭門外的羅，妝門之漁合乎禮，所以孔子讚美它。在塗里之間，富家替貧家代出錢，羅門之羅，家有親人的就多拿一點，沒有親人的就少拿一點，妝門之漁，家有親人的就拿大的，沒有親人的就拿小的。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今註】略。

【今譯】春秋上說：四民均平，王道就能興盛，而老百姓各安其份；所謂四民，就是士農工商。婚姻的制度破壞，男女的關係也就亂了，淫蕩的風氣也隨之興起。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㈠」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㈡。」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㈢，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尙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

、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今註】 ㈠見易經益卦象傳。 ㈡見易經屯卦初象。 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均見前。

【今譯】 人主想要平治天下，留名後代，必定要尊重賢人，禮遇士人。易經上說：「在上位的人，禮遇在下位的人，他的政治事業就能光明遠大。」又說：「以尊貴的人，禮遇微賤的人，就能大得民心。」一個英明的人主，施恩德於天下，而又禮遇在下的人，這樣將使遠方的人懷德，而又可招致跟近的人。如果朝廷裏沒有賢能的大臣，就好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雖有千里的願望，仍然不能達到自己所想要達到的目的：所以游江海要憑藉船隻，走遠路要憑藉車子，要想稱霸於世，就要借重賢能的人；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都是霸王的船和車。離開自己的父兄和子孫，並不是故意疏遠他；任用廚司、漁夫、屠夫和仇讐僕虜等，也並非是阿諛他們；因為他們能為國家立功立名，不得不任用他們。這就好像匠人蓋房子，看房子的大小，而決定木材的使用，看效率的高低，而決定人數的多少。所以由呂尚的任用，而天下人就可知道商朝將亡，而周朝將興，由管夷吾、百里奚被任用，而天下人知道齊秦必將稱霸，又那裏僅限於船和車！要成王稱霸固然要有人才，而亡國破家也離不開人的因素；夏桀任用于莘，商紂任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人就可知道他們將要亡國；不是立功的人而想要立功，就好像在夏天而要夜長一樣，對着天射魚，而想要把魚射中一樣；雖像舜禹的賢能，也是不容易辦到的，而又何況一般平庸的人主呢！」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刦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㈠，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㈡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㈢，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㈣，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㈤，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㈥，幷翼州，揚威於雞父㈦。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㈧、行人㈨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㈩，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⑪，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⑫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⑬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⑭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衞，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

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今註】(一)管仲，鮑叔等，均齊桓公大臣。(二)脇同脅，以威力迫人叫脅。(三)咎犯等，均晉文公大臣。(四)孫叔敖等，均楚莊王大臣。(五)百里子等，均秦穆公大臣。(六)萊季子，不詳。(七)鷄父，地名，亦曰鷄偏亭，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　(八)子產等，均簡公大臣。(九)行人，官名。(一〇)宮之奇，春秋虞大夫，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晉滅虢，遂及虞。(一一)子玉得臣，春秋楚人，成得臣，字子玉，官至令尹，與晉兵戰於城濮，兵敗自殺。(一二)僖負羈，春秋曹大夫。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及廿八年。(一三)五始，春秋公羊家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之五事。元爲氣之始，春爲四時之始，王爲受命之始，正月爲政教之始，公卽位爲一國之始。(一四)郳，古古國名，亦地名，在今山東鄒縣。

【今譯】 春秋的時候，天子的權力微弱，諸侯的勢力強大，都背叛不服從天子；人多的威脅人少的，勢力強的劫持勢力弱的，南夷和北狄交互侵略，中國瀕於滅亡的邊緣。齊桓公於是任用管仲、鮑叔牙、隰朋、賓胥無、甯戚等人，三次保存了快要滅亡的國家，一次繼續了行將斷絕的世代，挽救了中國，趕走了戎狄，最後制服了荆蠻，尊奉周天子，稱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等人，使中國強大，擊敗了楚國，聯合諸侯，朝奉周天子，使周朝顯威一時。楚莊王任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等人，征討陳國，降服鄭國，擊敗晉國，使天下沒有對手。秦穆公任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和由余等人，就因此佔有雍州，擊敗西戎。吳國任用延州萊季子，就併吞了冀州，揚威雞父。鄭僖公擁有兵車千輛，佔着諸侯的地位，治事不順從民心，而被臣下所殺，是因爲不先任用賢人的緣故，到了簡公的時候，任用子產、裨諶、世叔、子羽等人，奸賊的臣子淸除掉了，正直的臣子因而被進用，擊敗了楚國，統一中國，國家得以安寧，二十多年，沒有楚國爲患，所以虞國有宮之奇，晉獻公就因此感到終夜不能安眠，楚國有子玉得臣，晉文公就因此感到坐立不安，疏遠了可敬畏的賢人，就很難去抵禦敵人。宋襄公不採納公子目夷的話，就被楚國所侮辱，曹國不聽僖負羈的忠告，最後敗死於戎，所以大家應體會到五始的要領和治亂的關鍵，就在乎會審察自己而能用賢。國家能任用賢能就好，任用不肖就不好，案據過去的歷史，再看看自己的行事，一定如此，決不走樣，這是作一位人君的人不能不謹愼的地方。每當國家昏亂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忠臣來，魯國大亂，才看出季友的賢能，僖公就任以後而任用季子，魯國太平，內外都無問題，這樣維持了二十一年，等到季子死後，邾國攻擊它的南方，齊國進攻它的北方，魯國受不了這種禍患，將要向楚

國求援來保全自己，所以經傳上說：禍患必將從這時開始，公子買不可派去保衞衞國，公子於是就不聽從人主的命令而自動跑到晉國去，對內被臣下所欺壓，對外被兵亂所圍困，這是勢力弱小所帶來的患難。僖公的本性，並不是前二十一年是賢能，以後就漸漸變爲不肖，這是季子活着的時候所給他帶來的益處，死亡所帶來的損失。一個人主的得賢能或失去賢能它的利弊得失往往就像這樣的靈驗，而人主往往忽略任用賢能，實在令人感到難過。至於智力不足以辨別賢能，是無可奈何的事，假若智力能夠認識賢能，而不能下決心去用他，就大的方面說，足以亡國喪身，小的方面說，足以造成不安，這些都是很可悲哀的事。像宋殤公難道不知道孔父的賢能，他怎知道孔父死，他也一定跟着死，趕快去挽救他，能夠趕快去挽救他，證明殤公是知道孔父賢能。魯莊公豈不知道季子的賢能，否則他怎知道病將死，把季子叫來而授給他以政權，把政權交給他，證明是知道他的賢能。這兩位人主智力都足以認識賢能，可惜都不能用賢，所以宋殤公被人殺死，魯莊公以賊子繼位，假如宋殤公早任用孔父，魯莊公也早任用季子，就可以綏靖鄰國，何況是自存呢！

鄒子㈠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㈡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㈢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以爲仲父。百里奚㈣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㈤，秦穆公委之以政。寗戚㈥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㈦髕脚㈧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㈨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㈩之屠佐也，棘津⑾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今註】 ㈠鄒子，即鄒衍。㈡有莘氏，即指有莘國，史記夏紀：「鯀納有莘氏女生禹。」媵臣，男子陪嫁叫媵臣。㈢成陰，不詳。㈣百里奚，春秋時，秦穆公的賢相，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自賣五羖羊之皮，爲人養牛，其後穆公用之爲相，七年而霸，人號五羖大夫。㈤五羊，即五羖羊。黑色的羊叫羖。㈥甯戚，春秋衞人，家貧爲人挽車，至齊，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桓公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爲上卿，後遷國相。㈦司馬喜，不詳。㈧髕脚，古刑名，即斷足。史記鄒陽傳：「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㈨折脇拉齒，打斷他的脇，拉斷他的齒。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作「折脇摺齒。」㈩朝歌，地名，在今河南省淇縣北。⑪棘津、渡津名。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故胙城北。

【今譯】 鄒衍對梁王說：「伊尹本來是有莘氏陪嫁的人，商湯把他立爲三公，天下經他治理就得太平。管仲本來是成陰的狗盜，天下的一名凡夫俗子，齊桓公得到他以後就尊奉他爲仲父。百里奚在路旁販賣五羖羊的皮，秦穆公就把國家大事交給他。甯戚本來是替人家趕車子的，在大路上一面敲擊轅木，一面唱歌，齊桓公就任他做國相。司馬喜在宋國遭受到斷足的刑罰，而最後做中山的國相。范睢在魏國被人家打斷肋骨和牙齒，最後被封爲應侯。姜太公本是一位老婦人的棄夫，朝歌的屠佐，棘津迎接賓客的舍人，年紀七十歲做周朝的國相，九十歲被封到齊國。所以詩經上說：『連緜

不斷的葛，生在曠野裏，技術精良的工人得到他，就把它織成葛布和麻布，否則，它只有枯死於曠野了。」以上所說的這七個人，如果不遇到英明的君主，差不多要討飯，甚至於也枯死於野外，就像那連綿不絕的葛一樣。

眉睫之徵，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㈠，桓公聞而舉之；鮑龍㈡跪石而登嶐㈢，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㈣，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今註】㈠商歌，悲痛之歌。甯戚之飯牛歌。㈡鮑龍，古人名。新論知人：「范蠡吹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孔子爲之下車。」㈢嶐，山曲叫蹬嶐。㈣桑陰，桑樹之陰處。

【今譯】從一個人眉眼的神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形色，從一個人講話的聲調上，就可以瞭解他的心思。甯戚敲牛角而悲歌，齊桓公聽到了就舉用他；鮑龍跪在石上而吟誦，孔子聽到就下車；堯舜相見不違背桑陰，文王舉用太公，並不因爲太公年紀大。所以賢聖相接觸，不必等待時間久而就很要好；賢能的人互相遇見，不必等待測驗，就知道是人才。所以士人的相接觸，不必一定要等分財

分利，才知道他的廉潔；也不必一定要等到和他臨危犯難，才知道他的勇敢。只要擧事有決斷力，就知道他很勇敢；取與之間有分寸，就知道他的廉潔。所以我們看見老虎的尾巴，就知道牠比貍要大；看到象的牙，就知道牠比牛要大。看到一節就知道百節。由這樣看來，從所見到的，就可推測所未見到的；看到一個人的小節，就可以知道大體了。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㊀，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五十年而餓死於沙丘㊁，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㊃，身死不葬，爲天下笑㊄，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㊅；任唐雎㊆，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㊇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

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㊀，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㊁而鄧元㊂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㊃，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擧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擧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今註】㊀望夷，望夷宮之略，故址在今陝西省咸陽、涇陽二縣交界處。秦丞相趙高殺二世於此。㊁沙丘，地名，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㊂李充，見前。㊃豎刁、見前。易牙，春秋齊人，桓公死後，和開方等亂齊國。㊄咲，同笑。㊅鄢陵，即今河南鄢陵縣。㊆唐雎，戰國魏人，齊楚

攻魏時，曾向魏王獻計救魏。見史記魏世家。⑧反，復歸。⑨隳，壞。⑩比干，殷紂諸父，諫紂不聽，爲紂所殺。⑪泄冶，春秋陳靈公大夫，以死諫君，見左傳宣公九年。⑫鄧元，不詳。⑬郭隗，戰國燕人，昭王欲得賢士，以報齊仇，隗曰：「欲得賢士，請自隗始。」昭王築台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等，果聞風而至。

【今譯】 禹由於夏朝而王天下，桀却亡於夏朝；湯由於殷朝而王天下，紂却亡於殷朝。吳王闔廬由於伐楚大勝，天下沒有他的對手，而吳王夫差結果被越王勾踐所擒住，晉文公以晉國稱霸，而厲公却被殺於華麗的宮庭裏，齊威王以齊國而稱霸於天下，而湣王由於被臣下所殺，死於宗廟的梁木上，穆公由於秦國而名氣大，權位高，而秦二世被刦持於望夷，他們都同樣是君王，可是功迹却不一樣，這是由於所任用的人不同啊！所以成王還在孩提時期而朝諸侯，這是周公主的政。趙武靈王五十歲而餓死在沙丘，這是任用李充的結果。齊桓公任用管仲，九次結合諸侯而匡正天下，失去管仲，就任用豎刁易牙，結果死去都無人埋葬，被天下人所笑，一個人是榮是辱，就看自己所任用的人。所以魏國有公子魏無忌，失去土地又收回來；趙國用藺相如，秦兵不敢走出鄢陵；任用唐睢，國家獨得獨立，楚國有申包胥，而楚昭王得以回復帝位；齊國有田單，而襄王得以復國。從這些例子看來，國家沒有賢能之士，而能夠成功立名，轉危爲安，繼絕世，是不可能的。所以國家不在大，而在乎贏得民心；輔佐的人不在多，而在乎得到賢才。得到民心，老百姓自然會來歸附；有了賢能的輔佐，而士人也自然歸附他。文王請除去炮烙之刑，而殷民來歸附他；商湯網開一面，而夏民歸附他；越王不破壞舊的祖墳，而吳人歸附他。這是因爲他們所做的順乎民心，所以只要聲相同而所

在的地點不同，仍然能夠相應，道德的觀念一致，雖然不相見面，而仍然彼此相仰慕。賢能的人在朝廷上，那麼天下的豪傑，都爭相來投效他，爲什麼知道會如此？答道：管仲，齊桓公之賊，鮑叔牙認爲比自己好，而推荐給桓公擔任宰相職務，說了七十次才被採納，於是就使桓公除去報讐的心理而把國家大事交給他。桓公拱着手無事可做，而讓諸侯來朝，這是鮑叔的功勞；管仲所以能效忠桓公，而不必爲自己安全擔心，這是因爲和鮑叔同聲相應的結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假裝瘋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國；從這以後，殷朝被周朝兼併，陳國被楚國滅亡，是因爲殺比干泄冶，而失去箕子和鄧元。燕昭王得到郭隗，而鄒衍樂毅分別由齊趙來到，蘇子屈景分別由周楚來到，於是發兵進攻齊國，把齊閔王幽禁在莒城，燕國衡量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不能和齊國相比，然而它所以能照着自己的意圖做到如此地步，是由於得到士人的幫助。所以一個不能經常安定的國家和一群不能經常維持安定的人民，只有得到賢能的人才能使人民和國家安定、興盛，失去賢能的人，國家就要危亡，從古到現在，沒有不是這樣的。明鏡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形像，同樣地，由過去的事情，可以幫助瞭解現在，大家知道惡德，自古而足以招致危亡，然而不蹈襲前人的成就而要達到安昌的局面，那就如同想要追上前人而自己却又不開步走一樣，姜太公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荐舉微子的後代而封比干之墓，聖人對於死人還是這樣地厚待，何況現在還活着的人呢！那麼不應失去古聖人的意思，也就可以很清楚地辨認出來了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擧五羖大夫㈠於係縲㈡之中，與之

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今註】㊀五羖大夫，即百里奚，秦穆公之賢相，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自賣五羖羊之皮，爲人養牛，其後穆公用之爲相，七年而霸，人號五羖大夫。㊁係纍，拘囚。

【今譯】齊景公問孔子：「秦穆公的國家小，又很偏僻而竟能稱霸，是什麼緣故？」答道：「他的國家雖小，而志氣却很大；雖然位置較偏僻，而其施政却能掌握重心。它的行動很果敢，它的謀略很和平，它的命令不貶損；親自擧用被拘囚的百里奚，跟他談了三天的話，而就把國家政權交給他，用這種方法來取得天下，稱霸都嫌太小，稱王才合適。」

或曰：「將謂桓公㊀仁義乎？殺兄㊁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㊂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

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㊃鼓琴，鍾子期㊄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㊅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㊆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㊇而後至也。

【今註】㊀桓公，名小白。㊁兄，指公子糾，小白庶兄。㊂白屋，貧賤的人所住的房子。㊃伯牙子，伯姓牙名，春秋時善鼓琴的人，與鍾子期友好。㊄鍾子期，春秋楚人。㊅少選，須臾，片刻。㊆湯湯，音ㄕㄤ，水流的樣子。㊇伯樂，古代善相馬的人。

【今譯】有人說：「誰說齊桓公很重仁義，殺掉他的哥哥而自立爲王，這就不夠仁義啊；誰又說齊桓公謙恭省儉，他同婦人坐一輛車子在都邑中奔馳，這也並不謙恭省儉啊；又有人說桓公清潔，閨門之內，沒有處女，這也並不清潔啊！這三樣都是亡國失君的行爲，可是桓公都有了。他得到管仲隰朋，九次結合諸侯，匡正天下，大家一同來朝奉周朝，他自己做爲五霸的領袖，是因爲他得到賢能的輔佐啊；失去管仲隰朋，任用豎刁易牙，結果桓公自己死了，停屍在家裏，屍體裏的蟲流出屋外。關係一個人是榮是辱的是甚麼？就在於他所任用的人不同罷了。」從這樣看來，任用好的輔佐的人該是最重要的。周公旦出身王侯之家，他禮遇的貧賤之士有七十人，而天下其他的士人都聞風

而至；和晏子同衣同食的有百把人，而天下其他的士人也聞風來到；孔子培養德行，删訂詩禮，而天下的士人也就跟着來到。伯牙會彈琴，鍾子期會欣賞，最先伯牙彈琴志在太山，鍾子期說：「是多麼地會彈琴啊！崇高得像太山一樣。」片刻又彈的時候，志在流水，鍾子期又說：「是多麼地會彈琴啊！好像流水的樣子。」鍾子期死了，伯牙把琴弄壞，把絃弄斷，從此以後一輩子也不再彈琴，認爲世上再沒有人夠資格爲他彈琴。不僅彈琴像這樣，賢能的人也跟這一樣，雖然有賢能的人，而不去接近他，賢能的人又從那兒去效忠呢！千里馬不能自行千里，要等待會相馬的伯樂以後才能走千里。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㈠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㈡，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武公曰：「士壹㈢至如此乎？」對曰：一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㈣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㈤，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㈥。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㈦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㈧，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㈨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㈩，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衞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

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⑪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今註】㈠畔，同叛。㈡間，間隙，缺點。㈢壹，都，完全。㈣城濮，衞地，在今河南陳留縣境。晉楚之戰，事在魯僖公二十八年。㈤苗賁皇，楚鬥椒之子，楚滅鬥氏而奔晉，食邑於苗。㈥鄢陵，鄭地，即鄢國，爲鄭武公所滅，在今河南鄢陵縣。㈦兩堂，不詳。㈧伍子胥，春秋時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後吳敗越，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讒之，夫差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舍人說：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夫差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後九年，越滅吳。㈨闔閭，就是公子光，後弒夷末子僚自立，在位十九年，爲吳國第二十四君。⑩郢，楚國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⑪申包胥，楚大夫。

【今譯】周威公問甯子說：「取錄士人有方法嗎？」答道：「有的，窮困的人叫他顯達起來，危亡的人叫他活下去，廢棄的人再錄用他；這樣四方的士人，都將從四方八面趕來。如窮困的人不使他顯達，危亡的人不讓他活下去，廢棄的人不再錄用他；那麼四方的士人都要從四方八面來背叛你了。城牆雖堅固，不能自守；武器雖鋒利，不能自保。得到士人而又失去他，一定是你有缺陷。有了士人，人主就被尊重；失去士人，人主自然也就卑下了。」周武公說：「士人竟都如此重要嗎？」

答道：「你難道沒有聽說過楚平王有個士人叫楚傒胥丘的嗎？楚平王對不起的客卿，平王將要殺他，他逃到晉國去，晉國用了他，這就是城濮之戰。又有一個士人叫苗賁皇，王將要殺他，他逃到晉國去，晉國用了他，這就是鄢陵之戰。又有士人叫上解于，王將要殺他，他也逃到晉國去，晉國用他，這就是兩堂之戰。又有士人叫伍子胥，王殺掉他的父親和哥哥，他逃到吳國去，闔閭用了他，於是就發兵去攻擊楚都郢，所以楚國雖是大國，如不是得罪了梁鄭宋衞等國的人主，還不致忽然到如此地步。這四個人得罪了他的士人，結果其中三國老百姓死了無人收埋；一國亡了國。從這裏看來，有了士人就有了國家；沒有了士人，也就沒有國家。子胥一怒而亡了國，申包胥一怒而保存了國家；一個士人怎能說是不可貴呢！」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㊀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㊁，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㊂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義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㊃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㊄其行，

胸同。㈤揆，度。㈥姦軌，惡人，壞人。

雖有姦軌㈥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今註】㈠拑，脅持。㈡兼人，勝人。是說一人能做二人之事。㈢誕，妄爲大言。㈣㕼，與

【今譯】哀公問孔子：「怎麼樣的人才可取？」孔子答道：「不要取好脅持別人的人，不要取勝人之心太強的人，不要取言語銳利的人。」哀公問：「這怎麼說？」孔子答道：「好操縱的人，能得到大利，而不可盡用；勝人之心太強的人，他要一人做兩人事，這不足爲法；言辭銳利的人，多半好吹虛，而缺少信用，恐怕不應驗。就像弓箭調整好了，然後才能求其命中；馬先要善良溫順，然後才能求其負重致遠。人一定要忠信敦厚，然後才能求其有才幹，有學問；現假如有人不忠信敦厚，而雖多才多藝，像這樣的人，就好譬豺狼一樣，不可以去接近他。所以先要求具有仁義的忠誠之士，然後再去接近他，再去任用他。所以說：接近仁義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這就是拔取人才的方法。先聽聽他講的話，再觀察他的行爲，至於談話是發抒他胸中的情和意，能做到的人也一定能說到，所以先默察他的言語，然後再忖度他的行爲，由言語來忖度一個人的行爲，雖有想要做壞事的人，也無法逃出他的表情。」哀公說：「好極啦。」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㈠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㈡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㈢，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今註】㊀贄，初次見面時所帶的東西，即今所謂見面禮。㊁敎士，敎士的人。㊂驕悋，驕是矜誇，悋，又作吝，鄙嗇。

【今譯】周公代理天子職務七年，平民之士拿着禮物來拜見他的有十二個人，居住窮巷白屋的普通人來晉見他的有四十九人，隨時向他貢獻意見的有百把人，敎士的有千人，官於朝者萬人，當這個時候，假使周公驕傲而又吝嗇，那麽天下的賢士來的就少了，縱然有來的，也一定是只貪求名位而不辦事的臣子，貪求名位而不辦事的臣子，是不能保障人主的安全的

齊桓公設庭燎㊀，爲士之欲造見㊁者，朞年㊂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㊃有以九九㊄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蒭蕘㊅。』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㊆。」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今註】㊀庭燎，古時國有大事，夜間燒柴火以照明，叫做庭燎。㊁造見，造，來，造見，即來見。㊂朞，同期。朞年，卽一年。㊃鄙人，邊鄙之人。㊄九九，算法名。呂氏春秋：「東野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

㈥見詩經大雅板。先民，古之賢人。蒭蕘，打柴的樵夫。㈦見詩經周頌絲衣。基，門塾之基。

【今譯】　齊桓公爲了士人來見他，特別設了庭燎，一年下來並沒有士人來，於是東野鄙人以九九算法來見桓公，桓公說：「憑九九算法怎麼夠資格來見我？」鄙人答道：「我並不是僅僅只憑九九算法來見你，我聽說人主準備了庭燎來等待士人，一年下來並沒有士人來，而士人所以不來，是因爲人主是天下最賢明的人主；天下的士人，都自己認爲不如人主，所以才不來。至於九九算法，是一點小小的技能，而人主還對他客氣，何況超過這小技能呢！就像那太山連一點小的土石也不辭讓，江海對於一點小小的水也不拒絕，所以才能成其大，詩經上說：『古時的賢人曾經說過，要向打柴的樵夫去請敎。』這是說要多方面去採取計劃。」桓公說是的，於是就對他特別禮遇。一個月下來，四方的士人，互相拉手而來，詩經上說：「從聽到門塾之基，從羊祭品到牛祭品。」這就是說要由內而外，要由小而大啊！

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㈠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㈡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㈢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今註】㊀岐隄，分叉隄。 ㊁長轂，戎車。 ㊂弦章，齊景公之臣。

【今譯】 齊景公去討伐宋國，走到分叉隄上面，登高以望，歎息地說：「以前我的父親桓公，只有戰車八百輛就稱霸諸侯，現在我有戰車三千輛，還不敢長久處於此，可能是沒有管仲的關係吧！」弦章答道：「我聽說，水域廣濶，魚也長得特別大；人主英明，臣下也更加盡忠。以前因爲有桓公，所以有管仲；今之桓公在這裏，那麼車下的大臣全是管仲了。」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㊀，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㊂，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今註】㊀市征，市場上的稅。 ㊁翮，羽毛的莖 ㊂毳，鳥腹毛叫毳。

【今譯】 趙簡子很快樂地在河中游玩，忽然又歎息地說：「怎樣才能得到賢能的人而與他相處呢！」船夫古乘就跪下來回答說：「珠玉沒有脚，離開此地幾千里而還可以來到，是因爲有人喜愛它啊

；現在那些賢士雖有脚而不肯來，這大概是因爲我們人主不喜歡他們的關係吧！」趙簡子說：「我門下左右客有一千多人，早上飯不夠吃，晚上就到市上去征稅，晚上飯不夠吃，早上就到市上去征稅，我這樣做還能算是不喜歡士人嗎？」船夫古乘又回答說：「鴻鵠高飛遠走，牠所依賴的是翅膀上的六根大莖而已，背上的毛，腹部的毛，並沒有多少厚，拔去一大把，也不會因此飛得更低；增加一大把，也不會因此飛得更高。不知道你門下左右客一千多人，是當作有用的六翮，或盡是無關緊要的背毛和腹毛？」

齊宣王㈠坐，淳于髡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㈢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㈣，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㈥然無以應。

【今註】 ㈠齊宣王，姓田，名辟彊，諸侯僭稱王。 ㈡淳于髡，戰國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嘗以飲酒諷齊威王，罷長夜之飲。 ㈢說，同悅。 ㈣驊騮騏驥，皆古之良馬名。 ㈤

毛廧，西施，皆古之美人名。㈥嘿，同默，嘿然，即默然。

【今譯】齊宣王坐着，淳于髡在一旁陪着，宣王說：「你先生說說看我喜歡什麼?」淳于髡說：「古人所喜歡的有四樣，而你所喜歡的有三樣。」宣王說：「古人所喜歡的跟我所喜歡的怎麼樣?」淳于髡說：「古人喜歡馬，你王也喜歡馬；古人嗜好美味，你王也嗜好美味；古人喜愛美人，你王也喜愛美人；古人喜愛士人，你王就是不喜愛士人。」宣王說：「國家沒有士人，如果有的話我也是很喜愛的。」淳于髡說：「古時驊騮騏驥那些千里馬，現在沒有，你却在衆馬中挑選，是你喜歡馬；古時有豹象的胎子，現在沒有，你却在衆味當中挑選，是你嗜好美味；古時有毛廧西施等美人，現在沒有，你却在衆人當中挑選，是你喜歡美色。你如果一定要等待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的士人才喜歡，那麼像禹湯那樣的士人也就不會喜歡你了。」宣王默然無話可答。

衞君問於田讓㈠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㈡繒帛㈢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今註】㈠田讓，不詳。㈡御府，天子之府。㈢繒帛，絲織物的總名。古代叫帛，漢代叫繒，說文繒帛互訓。

【今譯】衞君問田讓說：「我封出去的土地有一千里之多，所賞賜的都是御府裏的絲織品，而士人

並未因此來到，是什麼緣故？」田讓答道：「你的賞賜不可懸以功勞，你的誅殺懲罰，不可以找理由來規避；就好像拿起棍子來呼狗，把弓張開來呼雞，雖有可口的食物來引誘，而仍不能獲致，這是因爲一定有害的關係。」

宗衞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衞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衞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矣。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㈠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摭以相擿㈡，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衞面有慚色，逡巡㈢避席而謝曰：「此衞之過也。」

【今註】 ㈠楯，欄杆。 ㈡擿，投。 ㈢逡巡，走路心裏有顧慮，不敢前進的樣子。

【今譯】 宗衞做齊國宰相，被免職以後回到家裏，召集門尉田饒等二十七人，一個個地來詢問他們：「那位士大夫能同我一起到諸侯各國去？」田饒等人都伏身到地上不敢回答。宗衞說：「士大夫是多麼地容易獲得，但却很難去任用他！」饒答道：「不是士大夫難任用，是你不能任用他們罷了。」宗衞說：「怎樣才算是不能任用士大夫？」田饒答道：「廚房裏有肉臭了，而你門下却沒有肯

爲你犧牲的人。三升的糧食，並不能養活一個士人；而你所飼養的雁鶩却有剩餘的糧食。紈素綺繡非常華麗，廳堂前的欄杆已被風雨弄得破損不堪，而士大夫乃不能因此得到一件衣服，果園出產的梨栗，後宮裏的婦人摘下來互相投送，而士大夫乃不能因此嘗到一口，何況且錢財是人主所不重視的，犧牲却是士人所重視的，人主不能用他所輕視的錢財，而却要士人爲他犧牲，這不是太難了嗎？」於是宗衞現在慚愧的表情，慢吞吞地離開自己的座位，表示謝罪，說：「這是我宗衞的過失。」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姐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㈠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材，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㈡也，而靈公說㈢之。史鰌㈣去衞，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㈤，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今註】㈠堂陛，堂與階。㈡濟，成。㈢說，同悅。㈣史鰌，字子魚，衞大夫。㈤御，進。

【今譯】魯哀公問孔子說：「在現今這個時候，那位人主最賢能？」孔子答道：「衞靈公。」哀公

說：「我聽說，在同一個閨門之內，姑姐妹沒有分別。」答道：「我瞭解的是朝廷中的事，而不是後宮中堂階之間的情形。靈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才智足以治理諸侯之國，他的信義也足以守住他的國家，而靈公很喜愛他。又有士人叫做王材，只要國家有賢能的人，他一定要推荐給人主，要人主任用他，因此這些人都能顯達；如果有不能顯達的，他就退回來和被推荐的人分享他的俸祿，而靈公也因此更加尊敬他。又有士人叫做慶足，只要國家有大的事情，他一定前來共同治理，也沒有不成功，而靈公也很高興。史鰌離開衛國，靈公官邸，三個月不奏樂，等到史鰌回來，然後樂器才能入官邸，我由這裏知道他很賢能。」

介子推㈠行年十五而相荊㈡，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㈢。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今註】㈠介子推，即介之推，春秋時人，從晉文公出亡，歷遊各國，凡十九年，文公還國爲君，祿賜不及，之推與母隱於緜山，公求之不得，焚山，之推竟死。㈡荊，地名，在今湖南湖北一帶。㈢彭祖，堯臣，年七百歲。

【今譯】介之推十五歲的時候就做荊相，孔子聽到了，派人去看看，那人回來說：「廊下有二十五位俊士，堂上有二十五位老人。」孔子說：「二十五個人智慧加起來，勝過湯武；二十五個人生命力加起來，也超過彭祖。以這樣子來治理天下，它自能免於亂了！」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㈠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今註】㈠銅鞮伯華，銅鞮是複姓。銅鞮伯華是孔子弟子。

【今譯】孔子退居無事，歎息地說：「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差不多就可以安定下來了。」子路說：「我願意聽聽這個人做人怎麼樣。」孔子說：「在他年紀小的時候，既聰明又用功；到他壯年的時候，勇敢不屈；到老年時仍有他的理想而又能禮賢下士。」子路說：「他在小的時候，又聰明，又用功，是可以的；到他壯年的時候，勇敢不屈，也是可以的。至於有道的人，又何必還要居誰之下呢？」孔子說：「你不知道。我聽說，用人多的攻擊人少的，沒有不被消滅；地位高的人對地位低的人客氣，沒有什麼得不到。以前周公主持天下大政，而禮賢下士的有七十人，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原來是想要求得人才啊，既有道而又能禮賢下士，眞是君子人啊！」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㈠，田子方㈡從，夫子擊過㈢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

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㈣。」太子不說，因爲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㈤，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今註】㈠安邑，地名，夏禹建都安邑，在今山西。㈡田子方，戰國魏人，文侯師之，稱爲仁人。㈢過，來遇的意思。㈣朝歌，地名，在今河南淇縣。㈤樂羊，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事見史記甘茂傳。

【今譯】魏文侯從中山跑到安邑，田子方跟從着他，在路上遇到子擊，下車走向前去，田子方仍然坐在車上，告訴太子說：「替我去請人君，同時在朝歌等我。」太子聽了不高興，因此就對田子方說：「不曉得是貧窮的人驕傲，還是富貴的人驕傲？」子方回答說：「當然是貧窮的人驕傲，富貴

的人怎敢對人驕傲，人主對人驕傲，就要亡國，我沒有見過一個國家在等待滅亡；大夫對人驕傲，就要亡家，我沒有見過一個家在等待滅亡。貧窮的人如果不得意，穿好鞋子就離去，他又怎能不貧窮呢？貧窮的人對人驕傲，富貴的人怎敢對人驕傲。」太子和文侯引述田子方的話，文侯歎息地說：「不是由於你的原因，我怎能聽到賢人的話，我下車陪着田子方走，藉機會和他做朋友。自從我和田子方做朋友以後，君臣更加親近，老百姓也更加歸順我，我因此得到友士的功效；我想要進攻中山，我以武力自居樂羊之下，三年之後，中山就爲我所有，我因此獲得武功。我所以不敢稍進於以智驕人，是我還沒有見到以智慧向我驕傲的人；假若見到以智慧向我驕傲的人，那豈不是就比不上古人了嗎？」

晉文侯㈠行地登隧㈡，大夫皆扶之，隨會㈢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㈣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㈤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今註】㈠晉文侯，穆侯之子。㈡隧，地道。㈢隨會，見左傳文公十三年。㈣綏，挽以上車的繩子。㈤髀，股。

【今譯】晉文侯每到一處地方，每經一個地道，大夫都要上前去扶他，只有隨會不扶，文侯說：「會！做一個人臣而忍心不攙扶人主，該當何罪？」隨會答道：「加重他的死罪。」文侯說：「什麼叫做加重他的死罪呢？」答道：「把他自己處死，妻和子也連同誅戮。」隨會說：「你為什麼只問人臣對不起人主，不問人主對不起人臣呢？」文侯說：「做一個人主的對不起他的臣下，這個罪又該怎樣？」隨會答道：「做人主的對不起他的臣下，才智之士就不會為他出計謀，雄辯之士也就不再說話，仁士也不再為他去做事，勇士也不再為他去犧牲。」文侯拉住車上的繩子下車，向大夫們告辭說：「我腰股之間有病，希望各位大夫不要見怪。」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㈠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㈡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㈢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㈣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㈤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

。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㊅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矘曰：「今日諸君皆爲矘祖道㊆具酒脯，而先生獨敎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今註】㊀許由，上古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㊁伯夷叔齊，殷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㊂於陵，地名，戰國齊邑，在今山東長山縣西。仲子，即陳仲子，戰國齊人，其兄戴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欲以爲相，遂逃去，爲人灌園。㊃智過，戰國趙人，智伯的家臣，見韓非子十過。㊄孫叔敖，春秋楚之賢相，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㊅斧鉞，金斧黃鉞，古代斷斬之具。㊆祖道，祖，徂，餞行叫祖道。

【今譯】齊將軍田矘出去領兵，張生送他到郊外，說：「以前堯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覺得很恥辱，洗耳不接受，你將軍知道嗎？」答道：「是的，我知道。」「伯夷叔齊辭去諸侯的名位而不要，你將軍知道嗎？」「是的，我知道。」「於陵陳仲子辭謝三公的名位，而願意替人家幫傭灌園，你將軍知道嗎？」答道：「是的，我知道。」「智過離開了人主和幼弟，改變姓名，自免做一個平民，你將軍知道嗎？」答道：「是的，我知道。」「孫叔敖三度丟掉相位而不懊悔，你將軍知道嗎？」答道：「

是的，我知道。」以上這五位大夫，表面上是辭謝，實際上是感到羞恥，現在田將軍正掌握一國大權，拿着鼓，撐着旗，穿著戰袍，執着武器，掌握十萬大軍，操著誅殺之權，千萬不要以士人感到羞恥的來向別人表示驕傲。」田隫說：「今天大家都爲田隫餞行，並且具備了酒肉，而只有你拿望人的大道理來教訓我，現在我謹接受你的指教。」

魏文侯見段干木㈠，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㈡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今註】㈠段干木，戰國芮城人，與卜子夏、田子方，同爲魏文侯師。㈡踞，蹲。

【今譯】魏文侯見段干木，站累了還不敢休息；等到見翟璜，蹲在廳堂裏就同他談話，翟璜不高興。文侯說：「段干木，請他做官他不肯，給他俸祿他不受；現在你想要做官就來，還要上卿俸祿，既接受我的賞賜，又要求我對你有禮，豈不是太難了嗎？」

孔子之郯㈠，遭程子於塗，傾蓋㈡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㈢對曰：「由聞之，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㊃。』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㊄，小德出入可也。」

【今註】㊀郯，古國名，在今山東郯城縣。㊁傾蓋，行道相遇，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㊂屑然，輕忽地。㊃見詩經鄭風野有蔓草。溥，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俊美。邂逅，不期而會。㊄閑，闌，以木拒門叫閑。

【今譯】孔子到郯國去，在路上碰到程子，大家車蓋相傾地談個整天。過了一會，回頭對子路說：「拿束帛來贈送給程先生。」子路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又對子路說：「拿束帛來贈送給程先生。」子路輕忽地說：「我仲由聽說，士人沒有經過中間介紹人而就相見，女孩子不需要經過媒人的介紹而就出嫁，是君子所不肯的。」孔子說：「仲由，詩經上不是說：『曠野有蔓草，下了很多露水，有一位美人，長得眉清目秀，不期而遇，恰好正是我所追求的。』現在程子是天下的賢士，對於這位賢人，如不贈送禮物，失掉這個機會，怕終身也再見不到他了。大德不要超過一定範圍，小德有點出入也不要緊。」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㊀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

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今註】 ㈠臨，由上視下叫臨。

【今譯】 齊桓公命管仲治國，管仲答道：「地位低賤的人不能統治地位尊貴的人。」桓公把他當做上卿而國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就問原因何在？管仲答道：「窮人不能使令富人。」桓公把齊國市租一年賜給他，而國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又問原因在那裡？答道：「關係較疏遠的人不能統制關係較親近的人。」桓公就把他當作仲父看待。齊國因此太平，並稱霸天下。孔子說：「管仲雖然很賢能，如果不能獲得以上這三權，也不能使桓公南面稱霸。」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善。」

【今譯】 桓公問管仲：「我想要讓爵中的酒變壞，俎上的肉變壞，如此做能不妨害我的霸業嗎？」管仲答道：「這自然不是最尊貴的行爲；可是對於霸業却沒有什麼妨害。」桓公說：「怎樣才算是妨害霸業？」管仲答道：「不知道誰是賢能的人，對霸業有妨害；知道了而又不能用他，對霸業有妨害；用了而又不能給予以相當的職責，對霸業有妨害；給了以相當的職責而又不信任他，對霸業

有妨害；雖信任他又讓小人參與其中，對霸業有妨害。」桓公說：「好的。」

魯人攻鄪，㈠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㈡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今註】㈠鄪，又作鄨、費、肸，在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㈡爭，爭議、反駁。

【今譯】魯人攻打鄪，曾子向鄪君辭行，說：「我現在要離開這裡，等敵人退了以後我再來，請暫且不要讓豬狗進我家。」鄪君說：「我對待你先生，沒有人不曉得；現在魯人要攻擊我，而你却要離開我，我怎能守住你的房子？」魯人果然攻擊鄪而數他十條罪狀，其中九點，就是曾子平日所爭議的。魯國的軍隊回去，鄪君又把曾子的房子修好，然後去迎接他。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救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㈡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今註】㈠司城子罕，樂氏，名喜，宋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時爲司城之官，執宋政。司城，即司寇

，以避武公之名改。 ㈡削迹，削滅足迹以隱遁。

【今譯】 宋司城子罕很器重子韋，回來有飯同吃，出去有衣同穿；司城子罕逃亡的時候，子韋沒有跟着去，子罕回來，又召見子韋，並且仍器重他。左右的人說：「你器重子韋，但你逃亡時他並沒有跟着去，你回來仍然器重他，你難道對你所謂的忠臣不慚愧嗎？」子罕說：「只因爲我沒有任用子韋，所以才會逃亡；我今天能夠再回來，還是蒙受子韋的遺德餘教，所以我要器重他。並且我逃亡時，我的臣下削迹隱遁拔樹來跟從我的，對我逃亡又有什麼幫助呢？」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今註】 略

【今譯】 楊因見趙簡主，說：「我在鄉間被人趕了三次，五次離開人主而去，聽說你喜好士人，所以我走來見你。」簡主聽到了，絕食歎息，跪着走，左右的人向他進直言：「在鄉間被人趕了三次，是證明他不受大家歡迎；五次離開人主而去，是證明他對皇上不盡忠。現在你的士中見到了有

過失的人。」簡主說：「你不瞭解。美女就是醜婦的仇敵；有品德的人是亂世所不注意的；行爲正直的人，是邪枉的人所憎惡的。」於是就去見他，並授給他以相位，國家因此太平。從這裡看來，宜遠宜近的人，是不能不明察的。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今註】略

【今譯】應侯和賈午子同坐，聽到他彈琴的聲音，應侯說：「今天的琴聲，爲什麼這樣悲傷？」賈午子說：「因爲弦拉得很緊，而調子低，所以聽來使人感到悲傷。弦拉得很緊是表示良材；而調子低是表示官位低。具備了良材，而官位却很低，又怎能沒有悲哀呢！」應侯說：「說的是！」

十三年㈠，諸侯擧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㈡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㈢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㈣也，以一奩㈤飯，一壺酒，三鮒魚㈥，祝曰：『蟹堁㈦者宜禾，洿邪者百

車，傳之後世，洋洋㊇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㊈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今註】㊀十三年，卽齊威王十三年。㊁惕，懼。㊂艴然，很生氣的樣子。㊃祠田，祠、祭名，春祭叫祠、祠田，卽祭田。㊄奩，本作匳，鏡匣，凡盛物之器均稱奩。㊅鮒魚，卽鯽魚。㊆蟹堁，指高地。㊇洋洋，衆多。㊈平，治。

【今譯】齊威王十三年，諸侯發兵攻打齊國，齊王聽到了，感到非常懼怕，召集臣下和大夫們，說：「誰有才智趕快替我想想辦法。」於是博士淳于髡對天大笑沒有回答，王又再問他，還是大笑不回答，前後大笑三次都沒有回答，王就表現很生氣的樣子說：「你先生是把我的話當作兒戲嗎？」答道：「我不敢拿你的話當作兒戲，我是笑我的鄰居祭田，僅只拿了一盒子飯，一壺酒，三條鯽魚，祝禱說：『高地該種稻子，洿穢的東西百車，傳到後代，該有得多啊！』我是笑他們賜給鬼神的太少，而有求於鬼神的太多。」於是王就拜淳于髡爲上卿，並且賞賜給他千金，戰車一百輛，和他平治諸侯；諸侯們聽到了，立刻停止軍事行動，並叫士兵們休止，就因此不敢攻打齊國，這難道不也是淳于髡的功勞嗎？

田忌㊀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

欲相幷，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㊁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㊂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㊃將，楚發四封㊄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㊅，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今註】㊀田忌，戰國齊將，宣王時，魏伐趙，趙與韓親，共襲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 ㊁申孺，齊將。 ㊂田居，齊將。 ㊃眄子，齊將。 ㊄四封，就是四境。 ㊅袪，衣袂。

【今譯】田忌離開齊國跑到楚國去，楚王從國界上一直把他迎接到官邸，問道：「楚國是兵車萬輛的國家，齊國也是兵車萬輛的國家，這兩國常常想要互相兼併，應該如何是好？」答道：「這很容易瞭解，齊國派申孺爲將領，那麼楚國就應出兵五萬人抵抗，由上將軍率領，直到擒獲對方將軍的

首級而返。齊國派田居爲將領，那麼楚國就應出兵二十萬人，由上將軍率領，那末便分別罷兵而去，毋分勝負。齊國如果派昫子爲將領，楚國就動員四境內的士兵，王親自率領，而我田忌追隨着你，相國上將軍做左右司馬，像這樣那麼王僅僅是可以保存而已。」於是齊國就派申孺爲將領，楚國動員軍隊五萬人，由上將軍領導，最後擒獲對方將軍首級回來，齊王因此很生氣，再派昫子領導軍隊，楚國也完全動員了它四境內的軍隊，楚王親自領兵，田忌跟隨着，相國上將軍任左右司馬，加王車屬九乘，才僅能免於被齊國兼併，回到官邸，楚王北面正正衣領和衣袂，問道：「你先生爲什麼知道得這樣早？」田忌答道：「申孺爲人，既侮慢賢能的人，又輕視不肖的人，賢能的人和不肖的人都不用，所以才會亡；田居爲人，尊敬賢能的人而輕視不肖的人，賢能的人爲他所用，不肖的人便離去了，所以這次戰爭是兩國分別引兵回去，不分勝負。昫子爲人，尊敬賢能的人而也愛護不肖的人，賢能的人和不肖的人都爲他負責任，所以王才僅能保存下去。」

觴文侯觴㈠大夫於曲陽㈡，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㈢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㈣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

君以無為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今註】 ㊀觴，飲人以酒叫觴。㊁曲陽，地名，在今河北保定。㊂豫讓，戰國晉人，嘗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知伯，趙襄子與韓魏滅知伯，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謀刺襄子，為知伯報讎，嘗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兩為襄子所獲，襄子初釋之，繼獲時，讓求襄子之衣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遂自殺。㊃浮，罰人飲酒叫浮。

【今譯】 魏文侯在曲陽宴請大夫，酒喝得正在興頭上時，文侯歎息地說：「我單單沒有豫讓做我的大臣。」蹇重舉起酒杯敬酒，道：「我要罰你一杯。」文侯說：「為什麼？」答道：「我聽說，賢能的父母，不知他的兒子是孝子；有作為的人主，不知道他的臣子是忠臣。像豫讓的君主，又怎麼樣呢？」文侯說：「好。」不推辭地就把罰酒喝下去。說道：「沒有管仲鮑叔那樣的大臣，所以才有豫讓的功勞。」趙簡子說：「我想要得到范中行氏良臣。」史黶說：「怎麼去任用他？」簡子說：「良臣，是一個人所願意得到的，又何必多問呢？」說道：「你是因為沒有良臣的緣故。侍奉人主，有過錯要規勸，好的要薦舉，表彰善的，揚棄壞的，任用賢能的人；隨時解說成敗的道理要他去採納，能採納就進步，否則就要退步。現在范中行氏的良臣，不能匡正他的人主，以至於使他遭難；出

亡在外，又不能回來。亡了就拋棄他，還談什麼忠良；假若不拋棄，你又怎樣去得到他。一個良將效忠他的人主，讓他能夠復位，一直奮鬥到死為止，又怎能說是以來，假若不如此，就不是忠良。簡子說：「是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今譯】子路問孔子：「要怎樣治國？」孔子說：「在於尊重賢人而看輕不肖的人。」子路說：「范中行氏尊重賢人而輕視不肖的人，為什麼還會滅亡呢？」答道：「范中行氏尊重賢人而不能用他，輕視不肖的人而又不能叫他走；賢人知道自己不為所用而埋怨他，不肖的人知道他看不起自己而仇恨他。賢人埋怨他，不肖的人又仇恨他；埋怨和仇恨都擺在他的面前，中行氏雖想不遭到滅亡，能辦得到嗎？」

晉荊戰於邲㈠，晉師敗績，荀林父㈡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㈢曰：「不可，城濮㈣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㈤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

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今註】㈠邲，鄭地，在今河南鄭縣東。㈡荀林父，亦稱中行桓子，中行氏之祖，一稱荀伯，亦稱中行伯。㈢士貞伯，也稱士貞子、士渥濁、士伯，為士蔿之後，士會之族子。㈣城濮，衞地，在今河南陳留縣境，一說在今山東濮縣南臨濮城。㈤子玉，成得臣之字，成王時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城濮敗歸，至連穀，自殺。

【今譯】晉荆兩國在邲交戰，晉國軍隊被打敗，荀林父回去請求處死，昭公將許允，士貞伯說：「不可以，城濮一戰，晉國把荆國打敗，文公還有憂慮的表情，說子玉還活着，我的憂慮就不能停止；被圍困的野獸尚且還要搏鬥，何況是一國之相呢?」等到荆國殺子玉，就高興地說：「沒有人再能危害我晉國了。今上天或者對晉國有很大警惕作用，荀林父效忠人主，在朝廷裡就想到對皇上要盡忠，離開朝廷就想到要補救自己過失，他是衞護國家的大臣，今天如把他殺掉，是加重荆國的勝勢。」昭公說：「是的。」就再使他重掌兵權。

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㈠。」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之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㈡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㈢不聽泄冶㈣之諫而殺之，曹羈㈤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今註】㈠見周易蹇卦。蹇蹇，艱難的樣子。㈡戇，愚；剛直的樣子。㈢陳靈公，見左傳宣公元年。㈣泄冶，泄亦作洩，見左傳宣公九年。㈤曹羈，見春秋莊公廿四年。

【今譯】易經蹇卦上說：「王臣不避艱難地盡忠於王室，並不是爲着自身。」人臣所以艱難地盡忠於王室，而勸諫他的人主，並不是爲着自身，是想要匡正人主的過錯，糾正人主的缺失。人主有了過失，是國家危亡的朕兆；看見人主的過失，而不去勸諫，是疏忽人主的危亡。對人主的危亡都疏忽，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勸諫了三次而仍不採納，就應該離去，如不離去，就要遭到殺身之禍；自己輕易地被犧牲，是仁人所不忍心做的。所以勸諫有五種：一叫正諫，二叫降諫，三叫忠諫，四叫戇諫，五叫諷諫。孔子說：「我差不多是贊成諷諫吧。」人主有過失不勸諫，就要危害人主，堅持自己的勸諫，自身就要遭到危亡；與其對人主有危害，寧可危害自己；對自己雖有危害而始終不被任用，那麼勸諫也就沒有功效可言了。聰明人權衡人主和時勢，調和他的緩急，而處置適中，對上不敢危害人主，對下也不致危害自己；所以他在國家而國家不危害，在己身而己身不危害。以前陳靈公不聽泄冶的勸諫而殺掉他，曹羈三次勸曹君不接受就離去，春秋序義雖都很好，而曹羈更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㈠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㈡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㈢，紂殺王子比

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㊃矣。

【今註】㊀顏燭，戰國時齊人，隱居不仕，嘗言無事當貴，早寢當富，安步當車，晚食當肉。㊁戟，古時槍頭有小叉的兵器。㊂關龍逢，夏之賢臣，夏桀無道，爲酒池糟丘，龍逢極諫，桀囚而殺之。㊃內，同納。

【今譯】齊景公在海上遊玩，非常快樂，六個月不回來，命令左右的人說：「誰敢先說要回來，一定處死不寬貸。」顏燭走進來勸諫道：「你在海上遊玩了六個月不回來，假如有治理國家的人出來，他便爲一國之主了，你怎能在海上遊玩呢！」景公拿起戟將要去砍他，顏燭再走上前，按住衣服站在那兒等待，說：「你爲什麼不砍呢？以前夏桀殺關龍逢，商紂殺王子比干，你的賢能不是這兩個人可比，我的才幹也不是關龍逢、王子比干二人可比，你爲什麼不砍殺，以我來加入這兩個人之中不也可以嗎？」景公聽了恍然大悟。於是就回去，在半路上聽說國內已有人要謀取他的政權。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㊀，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

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今註】 ㊀裯衽，裯、單被；衽，同衽，席子。

【今譯】 楚莊王被立爲人主之後，三年沒有上朝，於是告訴國人說：「我非常討厭做爲人臣的而勸諫他的人主，現在我有了國家，有了社稷，誰要再來勸諫我一定處死不寬貸。」蘇從說：「做人主的高官，吃人主的俸祿，如果爲了怕死而不敢勸諫他的人主，那就不是忠臣。」於是就前去勸諫。莊王站在鼓鐘之間，左邊抱着楊姬，右邊擁着越姬，左邊是被子和席子，右邊是朝服，說：「我欣賞聲色之樂都來不及，那還有時間去聽取別人勸諫！」蘇從說：「我聽說，喜歡道的人資財也多，喜歡樂的人沈迷也多，喜歡道的人糧食多，喜好樂的人也多危亡；荆國隨時都將亡國，我冒死去告訴你。」王說是的。就用左手抓住蘇從的手，右手抽出陰藏的刀子，割斷懸掛鐘鼓的繩子，第二天就任命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㊀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㊁。」平伏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

死御。」平公：「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赭盡㈢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今註】 ㈠咎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作舅犯，即狐偃，爲晉大夫，其後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宇內，大抵偃謀爲多。 ㈡隱，度，思。 ㈢赭盡，伐山使赤裸盡無草木。便遊，山林之在便遊之地都赭盡。

【今譯】 晉平公好音樂，多徵賦稅，用來整修城郭，他說：「誰敢勸諫我，處死刑。」國人憂慮不安，有一個名叫咎犯的去見門大夫，說：「我聽說人主喜好音樂，所以我帶了樂器來見他。」門大夫進去報告：「有一個晉國人咎犯，帶來樂器想見主上。」平公說：「請他進來。」就坐到殿上去，並拿出鐘磬竽瑟，坐了一會，平公說：「你能奏樂？」咎犯答道：「我不會奏樂，只會欣賞。」平公叫來隱士十二人，咎犯說：「那些隱臣只管冒犯地爲你御用。」平公說：「是的。」咎犯伸出他的左臂而彎曲五指，平公問隱官說：「卦卜得怎樣？」隱官都說：「不曉得。」平公說：「回去」，咎犯伸出一指說：「這是第一點，便於遊玩的山林，都把木材伐光了，用以建起高大的城闕。這是第二點，房屋服飾都很講究，而士民連蔴布衣服都沒有得穿。這是第三點，侏儒有剩餘的酒，而士人反而渴死。這是第四點，老百姓有饑餓的樣子，而他們的馬反而有糧食吃。這是第五點，跟近的大臣

不敢勸諫，遠方的臣子又不敢說話。」平公說：「好的。」於是拋棄了鐘鼓竽瑟，就和咎犯一同治理國家。

孟嘗君㈠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㈡，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㈢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㈣上，見一土耦㈤人，方與木梗㈥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眞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㈧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㈨秦。

【今註】 ㈠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姓田名文，封於薛，孟嘗君是其稱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入秦，昭王欲殺之，以客有能為鷄鳴狗盜者得免，後卒於薛。 ㈡百通，卽百遍。 ㈢謁者，卽今所謂通報的人。 ㈣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匯淸水泊，又北出合小淸河，由淄河口入海，其支流由羊角溝入海。 ㈤耦，二人叫耦。 ㈥梗，枝梗。 ㈦潦，雨大叫潦。 ㈧逡巡，行不進。 ㈨嚮，同向。

【今譯】 孟嘗君將要到西方的秦國去，他的幕客勸諫他一百次他都不聽，他說：「如果以人事勸諫我，我完全知道；如果以怪誕不經的事情勸諫我，我就要殺掉他。」通報的人說：「有客人想要以

怪誕不經的事情向你報告。」孟嘗君說：「請客人進來。」客人說：「我剛才來的時候經過淄水，看見一個土做的人正在和一個木刻的人講話，木做的人對那一土做的人說：『你的本身，原是土做的，如果遇到下大雨，各地的雨水來了，你一定要被泡壞。』土耦人回答道：『我被泡壞了，正是返回我原來的面目，現在你是東園的桃樹，把你刻成梗，遇到天下大雨，各地的雨水來了，一定會把你不知漂流到何處去，永遠無法回到你原來的位置。』現在秦國是天下的強國，有虎狼一般的野心，你去到那裏，恐怕也會像木梗一樣，無法回到你原來的地方。」於是孟嘗君不敢前進而退，也不知該怎麼回答，終於不敢到西方的秦國去。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㊀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今註】㊀舍人，官名，周置，掌宮中之政。

【今譯】吳王想去攻伐荊國，告訴他左右的人說：「誰敢前來勸諫我，處死。」舍人有一個年輕的孩子，也想去勸諫他，但是不敢，就帶着很多的彈丸到後園去，露水弄濕了他的衣服，這樣一連有

三個早晨，吳王說：「你來的時候，何必要把衣服弄得這樣的濕？」答道：「後園裡有樹，樹上有蟬，蟬在高枝上叫和飲露水，不曉得捕牠的螳螂正在後面呢！螳螂正低下身子想去抓蟬，而自己還不曉得黃雀正在傍邊等牠呢！黃雀拉長頸子想去啄螳螂，而不曉得彈丸正在他的下方呢！這三個都是想要得到牠面前的利益，而不曉得後面還有東西在等着呢。」吳王說：「好極啦！」於是就停止出兵攻荆。

楚莊王㈠欲伐陽夏㈡，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㈢，椒舉㈣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㈤知詘㈥強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今註】㈠楚莊王，卽楚子旅，春秋五霸之一。㈡陽夏，在今河南太康縣。㈢雲夢，在今湖北。㈣椒舉，楚伍參之子伍舉，叫做椒舉，以食邑爲姓。㈤不穀，王者自謙之稱。㈥詘，屈，詘強，卽屈強。

【今譯】楚莊王想要討伐陽夏，召集軍隊，久久不散，大臣們想去勸諫，但又不敢，莊王在雲夢打獵，椒舉前去勸諫，說：「你所以想多得一點獸，無非是馬；而你的國家結果亡了，那麼你的馬還能得到嗎？」莊王說：「是的，我知道屈抑強國能做諸侯的領導，也知道得到土地也就可以富有；可

是却忘記了好好地使用我們的老百姓。」明天宴請那些大夫們，請椒舉做上客，於是就停止進攻陽夏。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㈠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鬥，瞋目㈡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㈢何敢乃與我亢㈣！」所與鬥者走行白㈤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㈥。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㈦，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㈧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㈨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㈩，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十一)，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十二)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

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㊂。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今註】㈠浸，漸。㈡瞋目，張大眼睛怒視。㈢窶人子，是形容一個人很貧陋。㈣亢，無所卑屈叫亢。㈤白，報告。㈥咸陽宮，在今陝西長安縣東。㈦萯陽宮，秦孝文王所起之宮。㈧蒺藜，二年生草，生於海濱沙地，莖平臥，葉爲偶數羽狀複葉，夏日開小花，五瓣色黃，實大約三分許，有刺。㈨茅焦，秦齊人，始皇遷太后于雍，犯顏強諫，使其母子如初。㈩宿，列星名。⑪邑子，同邑的人。⑫趣，催促。⑬質，鍖，古刑置人鍖上，以斧斫之。

【今譯】　秦始皇的母親爲人不夠嚴謹，私通郎嫪毒，並封他爲長信侯，生了兩個孩子，毒把持國家大事，漸漸地變得更驕縱，同侍中左右顯要大臣在一起狂飲，酒醉了在言語上起了衝突，睜大着眼睛怒氣兇兇地說：「我是皇帝的假父，你們這些貧陋的人怎敢同我比高低！」跟他口角的人去告訴皇帝，皇帝非常生氣，毒怕被殺，就乘機作亂，攻咸陽宮。毒失敗了，始皇帝就拿毒四肢加以車裂，並抓到他的兩個弟裝進袋中把他打死，又把皇太后遷往萯陽宮，下令說：「誰敢在我面前替太后說話，一定要殺死他！」又用蒺藜刺他的背脊，把他的四肢取下堆積在城闕下面，由於直言而被殺的有二十七個人。齊客茅焦於是要去晉見皇帝說：「齊客茅焦希望勸諫皇帝。」皇帝派使者出來問茅焦，請不要替太后說話，茅焦說正是，使者回去告訴皇帝，說：「果然是爲太后事來說話。」皇帝說你去告訴他，他難道沒有看見城闕下堆積的死人嗎？使者問茅焦，茅焦說：「我聽說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現在已經死了二十七個人，我所以要來，是想湊滿這個數，我並不是怕死的人啊。」想走進去告訴皇帝，茅焦的同鄉同食的人，都帶着衣物流亡，使者去告訴皇帝，皇帝非常生氣地說：「這些人故意違犯我的禁令，趕快用鑊去煮他，怎能讓他的屍體堆積在城闕下！」趕快把他叫進來，皇帝按住寶劍坐在那裡，嘴裡正流着唾沫，使者把茅焦叫進來，茅焦不肯快走，只一步挨一步地走，使者催促他，茅焦說：「我一走到皇帝前面就要被處死，你難道不能讓我多留戀片刻嗎？」使者非常可憐他，茅焦走到皇帝面前行過禮以後，站起來說：「我聽說，活的人不要怕提死，有國家的人不要怕提亡國；怕死的人未必就能夠生，怕亡國的人未必就能夠存。死生存亡，是一個聖明的人主所急於想要知道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想要知道？」皇帝問：「這怎麼說？」茅焦答道：「你有

狂妄悖逆的行爲，你自己不知道吧！」皇帝說：「是那些？我願意聽聽。」茅焦答道：「你車裂假父，有嫉妬的意思；用袋子撲殺兩弟，背着不慈的罪名；把母親送往萯陽宮，犯着不孝的罪行；用蒺藜把諫士打死，有桀紂的暴虐。現在天下的人聽到，都瓦解了不再心向秦國，我是怕秦國亡了你也將遭到危險，所說的話已說完，現在就請你把我處死吧！」於是就解開衣服伏下去等待處死，皇帝就走下殿，左手接住茅焦，右手指揮左右的人說：「赦免他，你先生先把衣穿好，現在我願接受你的一切。」於是就立焦爲仲父，爵位列爲上卿。皇帝立刻走了，千輛車、萬匹馬，把左邊的位子空出來，自己親迎太后萯陽宮，再送回咸陽；太后非常高興，於是就特別準備酒席來款待茅焦，等到喝酒的時候，太后說：「反抗枉曲的事情，讓它再回復到正直，把失敗的事情扭轉爲成功；使秦國能夠安定，使我們母子又再相會，這完全都是茅君的力量啊。」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㈠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㈡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㈢咎血

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㈣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㈤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㈥，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㈦，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㈧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㈨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㈩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⑪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入乎！」

【今註】㈠諸御己，諸御，複姓。己，人名。㈡草茅，在野之稱。㈢釁咎，過失。㈣宮之奇，春秋虞大夫，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晉滅虢，遂及虞。㈤子家羈，魯莊公之玄孫懿伯。莊公子公子遂，稱東門襄仲，是為東門氏。遂子公孫歸父字子家。羈、歸父之孫，以王父字別為子家氏。㈥僖負羈，曹之大夫。曹，國名，即今山東曹縣。宋、國名，在今河南商邱縣。㈦萊，在今山東境內。㈧蹇叔，秦大夫。㈨關龍逢，夏之賢臣，夏桀無道，為酒池糟丘，龍逢極諫，桀囚而殺之。㈩反，同返。⑪罷，休，罷民，放人民回去。

【今譯】　楚莊王建築樓臺，石基有千層，土地有百里之廣，士人有反對三月聚糧，大臣來勸諫的有七十二個人都被處死刑；有個名叫諸御己的人，離開楚國百里之遠去耕田，對他的妻子說：「我將要去見楚王。」他的妻子說：「以你平民的身份去嗎？我聽說，勸諫人主，都是那些空閒無事的人，甚至冒犯人主還要被處死的；現在你只不過是一名在野的老百姓。」諸御己說：「像和你一同去耕田是比力氣，至於勸諫人主不是和你比力氣是比智慧了。」丟下他的農事去見莊王。莊王對他說：「諸御己來了，你是否將對我有所勸諫呢？」諸御己答道：「人主是以義爲用，依法行事。並且我聽說，土經水流洗過以後，就很平坦；木受繩墨校正過以後，就很挺直；人主接受別人規勸以後，就更加英明。人主建築樓臺，石基有千層，土地有百里之廣；老百姓因爲過失，血跡遍染大道之上，可是還沒有一個人敢說直話，己又怎敢說直話呢？但是不聽明的我曾聽說虞國不用宮之奇，而虞國後來就被晉國所滅；陳國不聽子家羈的意見，後來被楚國滅亡；曹國不用僖負羈，終被宋國滅亡；萊國不用子猛，就被齊國滅亡；吳國不用伍子胥，後來被越國滅亡；秦國不聽蹇叔的話，而秦國因此遭到危亡；夏桀殺掉關龍逢，而商湯就因此滅了夏桀；紂王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因此滅了商紂；周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就因此卑微。以上這三位天子，六個諸侯，都不能尊敬賢人和採納辯士的意見，以至於犧牲了自身的生命，而國家也就隨着被滅亡了。」說完趕快走出去，楚莊王也趕緊追上去，說：「己回來！我將聽你的勸諫；以前那些勸諫我的話，並不能夠打動我的心，對我的態度又不恭敬，所以都該處死；現在你勸諫我的那些話，很能夠打動我的心，對我的表情態度又很客氣，所以我要聽你的勸諫。」明天楚王下命令說：「有誰能夠來勸諫我，我將和他結爲兄弟。」於是

就停止建築樓臺，讓老百姓回去，楚人就作了一首歌謠：「是薪是萊？沒有諸御己就一直沒有楚人了，是萊是薪？沒有諸御己就一直無人敢進諫了！」

齊桓公謂鮑叔㈠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㈡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㈢，剗令支㈣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㈤之會，以偃㈥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㈦之上，詘㈧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今註】㈠鮑叔，即鮑叔牙，公子小白（桓公）之傅。㈡譚，國名，齊桓公滅之。㈢孤竹，古國名，又複姓。㈣令支，古國名，在今河北。㈤葵丘，齊地，在今山東臨淄縣西。㈥偃，停止。㈦壇場，設壇於廣場中。㈧詘，作屈與折服解。

【今譯】齊桓公對鮑叔說：「我想要鑄一個大鐘來顯示一下我的名氣，我這種行為，難道會讓于堯

舜嗎？」鮑叔說：「請問你的行爲是怎樣？」桓公說：「以前我用三年的時間去圍譚，攻下以後並不爲自己所有，這是仁的表現；我北伐孤竹國，剷除令支就回來，這是武的表現；我發起葵丘之會，來停止天下的戰爭，這是文的表現；諸侯抱着美玉來朝拜的有九國，我都沒有接受他的禮物，這是義的表現。這樣看來像周文王、武王的仁義，我都完全具備了，我的行爲難道還要讓堯舜一籌嗎？」鮑叔說：「人主是不隱瞞地說出，我也要不隱瞞地回答；以前公子糾在高位而不謙讓，是不仁厚的表現；又不聽姜太公的話而入侵魯國，是不義的表現；在壇場上，被一劍所屈服，是不夠勇武的表現；姪娣不離開懷抱，也不是文的表現。凡是處處做不好的事，而自己還不曉得，縱然上天不懲罰他，別人也一定不會饒恕他；天是高高在上，但却能探聽到下面的意見，糾正人主過失的這些話，上天一定聽到。」桓公說：「我有過錯嗎？希望你能記得，這是國家的福，如果你不告訴我，那你差不多就犯了對不起國家的大罪了。」

楚昭王欲之荊臺㈠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㈡，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㈢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㈣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

，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㊄，爲陵㊅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今註】㊀荊臺，臺名，在湖北省監利縣北。㊁獵山，山名。淮南子墬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㊂安車，坐乘的車子。㊃拊，拍，撫摩。㊄山陵，指帝王（楚昭王）。崩阤，指天子死去。㊅陵，墳墓。

【今譯】楚昭王想要到荊臺去遊玩，司馬子綦就走上前勸諫道：「荊臺那邊，左邊有洞庭湖，右邊是彭蠡；向南可以望見獵山，向下可以看到方淮。這種快樂使人忘記了老和死，人君到這裡來遊玩，由於醉心美景，都亡了國，希望你不要到這裡來遊玩。」昭王說：「荊臺是我的土地，有土地而來遊玩一趟，你又何必不讓我來呢？」一氣之下就去打他。於是令尹子西就駕着一部四匹馬拉的車，直接開往昭王的殿前面，說：「今天人君要到荊臺去玩，我們不能不去看看。」昭王爬上車就拍

子西的背說：「今天到荊臺去遊玩，將要和你同樂一番。」車子走了十里，拉住馬轡停下來說：「我不敢下車，想要得到大道而行，大王願意聽嗎？」昭王說：「你只管說好了。」令尹子西說：「我聽說，做一個大臣而對他的人主盡忠，名利都不夠賞他；做一個大臣而只管諂諛他的人主，刑罰都不足以殺戮他；像司馬子綦是位忠愛人主的大臣，像我自己就是一個諂諛的臣子；希望大王把我殺了，抄我的家，優遇司馬子綦。」昭王說：「假如我能辦得到，一定聽你的，就只怕你光是禁止我去遊玩，對後代那些來遊玩的人，你又怎樣呢？」令尹子西說：「想要禁止後代那些人來遊玩很簡單，希望在你大王百年之後，把陵寢築在荊臺；這樣，就從不會有人拿着鐘鼓管絃等樂器到他父親的墳墓上來遊玩吧。」於是昭王把車子開回，終於不來荊臺遊玩，並且把先佈置好荊臺之遊的統統撤掉。孔子從魯國聽到了就說：「眞好啊！令尹子西在十里之前勸諫昭王，而他的風範却傳於百世之後。」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㈠，箘簬之矰㈡，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㈢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㈣將笞王，王曰：「不穀㈤免於襁褓㈥，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

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㊆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今註】㊀如黃之狗，如黃、犬名，一作茹黃，又作如簧。廣秋釋獸黃犬屬音釋云：「楚有犬，名如黃。」㊁箘簬之矰，箘，美竹。簬，疑作簵，美竹，可作箭。矰，用生絲繫住，用來射鳥雀的箭。㊂淫，溢，過。㊃匍伏，同匍匐，手足著地向前行進。㊄不穀，王者自稱。㊅襁褓，喻孩提時代。㊆蕭何王陵，蕭何，漢、沛人，佐高祖定天下，後為丞相，封酇侯。王陵，漢，沛人，封安國侯，又為丞相。

【今譯】荊文王帶着如黃之狗和弓箭，到雲夢來打獵，三個月沒有回去，得到舟之姬；過了一年還不見上朝，保申就勸諫說：「先王選我為保吉，現在你牽著如黃之狗，帶著弓箭，到雲夢來打獵，三個月還不回去；等得到舟之姬以後，過了一年還不上朝，王真該鞭笞。」爬過去將要去鞭笞王，王說：「我免於懷抱，投身於諸侯，希望你改變態度不要鞭笞我。」保申說：「我奉行先王的命令，不敢不這樣做，你王如果不接受鞭笞，就是廢棄先王的命令；我寧可得罪你，也不能對不起先王。」

王說：「是的。」於是以席予王，王伏下身去，保申捆好了五十枝細箭，跪着加到王背上，像這樣做了好幾次，叫王起來。王說：「有鞭笞的名義是一樣的。」便取下了細箭。保申說：「我聽說，君子感到可恥的事情，小人只會感到疼痛；雖然感到可恥，如果不改變，光疼痛又有什麼用處？」保申趕快跑出去，自己想接受流放的刑罰，於是就向王請罪，王說：「這完全是我的過錯，保又有什麼罪？」王於是就改變態度聽保申的，並把如黃之狗殺掉，把弓箭給弄壞，把舟之姬趕走，一心要把荆治理好；兼併了三十個國家，使荆國土地廣大到如此地步，是保申直言極諫的功勞。蕭何王陵聽到了就說：「聖明的人主能繼承祖先的事業，而成功名的，恐只有荆文王吧！所以天下的人到現在還一直讚美，希望英明的人主和忠臣孝子都要以此爲榜樣。」

晉平公使叔向㊀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㊂，上何以發千兵？下何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今註】㊀叔向，卽羊舌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羊舌赤之弟，一稱叔肸，也稱叔譽。見左傳襄公十四年。㊁逆，迎。㊂馳底之臺，臺名。

【今譯】晉平公派叔向到吳國報聘，吳人把船擦拭乾淨來迎接他，左邊五百人，右邊五百人；有的

穿着繡衣豹皮的裘，有的穿着錦衣狐皮的裘，叔向回去告訴晉平公，平公說：「吳國差不多該亡了吧，還是船要緊？還是人民要緊？」叔向答道：「你建築馳底之臺，對皇上來說，你怎能指揮士兵？對下來說，又怎能擺陳鐘鼓？」諸侯聽到了你這樣做，也說『還是臺重要，還是人民重要？』所敬重的不同罷了。」於是平公就停止築臺。

趙簡子㊀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今註】㊀趙簡子、趙武之孫，趙成之子趙鞅。

【今譯】趙簡子發兵去攻齊國，說是軍隊裡面有人敢來勸諫我，一定處死罪，其中有一名穿着鎧甲的人叫做公盧，看見簡子就大笑；簡子說：「你爲什麼笑？」答道：「我本來就喜歡笑。」簡子說：「你能夠解釋得好就放過你，否則就要處你死刑。」答道：「當採桑的時候，我的鄰居夫婦二人都到桑田裡去採桑，看見桑田中有位婦女，因此就前去追她，追不到，回來了，他的妻子一怒之下也走了，我是笑這個人太放肆。」簡子說：「現在我攻人家的國家，又失去自己的國家，是我的放肆。」於是軍隊停止進發，並且回去。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㊀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今註】㊀勝，克，制。

【今譯】齊景公築臺，臺築成功了，又想鑄鐘，晏子勸諫他道：「人主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來築臺，現在又想鑄鐘，向人民徵收重稅，人民感到很痛苦；向人民徵稅，以至於讓人民感到痛苦，而你以此為樂，是不好的現象。」景公於是就打消他的計劃。

景公有馬，其圉人㊀殺之，公怒，援伐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㊁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㊂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今註】㊀圉人，就是養馬的人。㊁數，責備。㊂而，你。

【今譯】齊景公有匹馬，養馬的人把牠殺了，景公生氣，拿起戈將要自己去打死他，晏子說：「這樣是他自己還不知道犯的什麼罪就被處死，現在請你准許我代你把他責備一番，讓他知道自己犯的是什麼罪，然後去殺他。」景公說：「是的。」晏子就把戈拿得高高地說：「你替我們人主養馬而把馬殺掉，你的罪又該死；你讓我們的人主由於一匹馬的緣故，而把養馬的人殺掉，你的罪又該死

；你使我們的人主由於一匹馬被殺而殺人，讓四周的諸侯都知道，你的罪又該死。」景公說：「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不要傷害了我的仁德。」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㊀之。」

【今註】㊀謝，離去。

【今譯】　齊景公喜歡弋，派燭雛去負責養鳥，反把鳥給殺了，景公一氣之下也想把他殺了，晏子說：「燭雛有罪，讓我先去指摘他的罪過，你再去殺他。」景公說：「可以。」於是就把燭雛叫來在景公面前指摘他的罪過說：「你替我們人主養鳥，反而把鳥給弄死了，是你第一條罪過；你讓我們人主由於鳥被人弄死而殺人，是你第二條罪過；讓諸侯們聽到了我的人主只重鳥而輕士，是第三條罪過。現在燭雛的罪過已指摘完了，請你殺他吧。」景公說：「停止吧，不要殺他，趕快放他走吧！」

景公正晝被髮㊀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㊁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

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㊂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今註】㊀被髮，即披髮。㊁裔敖，左傳昭公二十年有裔款（齊國嬖大夫），此裔敖恐是裔款之誤。㊂戮，辱。

【今譯】齊景公在白天裡披髮乘六馬，帶着婦人走出正閨，一位受刖刑的人跪在地上打他的馬，表示反對地說：「你不是我的人主。」景公感到慚愧就不上朝，晏子看到裔敖就問道：「人主爲什麼不上朝呢？」答道：「以前人主在白天裡披髮乘六馬，還帶着婦人走出正閨，一位刖足的人跪在地上擊了景公的馬而促他回去：『你不是我的人主。』景公感到慚愧就回來了，沒有出去，所以不上朝。」晏子晉見景公，景公說：「以前我有罪，披髮乘六馬帶着婦人走出正閨，一位受刖刑的人跪在地上打我的馬，促我回去：『你不是我的人主。』我接受天子和大夫的賞賜，能夠領導老百姓來

守住祖先的廟，現在反被受刖刑的人來侮辱，並侮辱到我的國家，我還可以領導諸侯嗎？」晏子答道：「人主不必怕，我聽說，在下位的人如不敢說直話，在上位的不能容忍，老百姓將要有很多話不敢說，現在你的行爲有失檢點，而受了刖刑的人反而能對你說直話，這是你的福氣，所以我特別來向你慶賀，請你獎賞他吧，以表示你是好善的！對他尊敬吧，以表示你是能接受勸諫的！」景公笑笑地說：「這樣可以嗎？」晏子說：「可以。」於是叫受刖刑的人在他行爲有失檢點時更加勸諫他，在無事時常常來朝見他。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㊀報閭㊁曰：「君至」。晏子被玄端㊂立於門曰：「諸侯得微㊃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㊄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㊅，陳簠簋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㊇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㊈操戟㊉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蓆，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⑪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⑫，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今註】㈠前驅，即前導。㈡閭，里門，此指晏子之家。㈢玄端，齋服。諸侯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㈣微，無。㈤醴，甜酒叫醴。㈥薦，臥。薦席，即臥席。㈦簠簋，古時候盛稻粱的祭器，有方圓兩種，方的叫簠，圓的叫簋。㈧司馬穰苴，春秋齊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㈨介冑，介就是甲，冑就是盔。㈩戟，古時槍頭有小叉的兵器。⑪梁丘據，即子猶，齊國嬖大夫，見左傳昭公二十年。⑫竽，笙類，樂器。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

【今譯】 齊景公到晏子家裡去喝酒，前導的人到晏子家門報告說：「人主來到」。晏子穿着齋服站在門前說：「諸侯沒有什麼事吧？國家也沒有什麼事吧？爲什麼人主在夜晚來到我家？」景公說：「美味的酒，好聽的音樂，願意和你一同享受。」晏子答道：「替你舖臥蓆，擺祭器都有人，我不敢參與。」景公說：「再到司馬穰苴的家去。」前導的人又到司馬穰苴的家門報告說：「人主來到」。司馬穰苴穿戴盔甲，拿着戟，站在門口說：「諸侯之間沒有戰事吧？大臣也沒有反叛的吧？爲什麼人主却在夜晚來到我家？」景公說：「美味的酒，好聽的音樂，願意和你共同享樂。」答道：「替你舖臥蓆，擺祭器都有人，我不敢參與。」景公說：「再到梁丘據的家去吧！」前導的人又到梁丘據家門報告說：「人主來到」。梁丘據左手拿着瑟，右手提着竽，邊走邊唱而來，景公說：「多麼快樂啊！今天晚上我喝酒，如果沒有他們兩個人怎能治我的國家呢！沒有這樣的一個大臣又怎能讓我感到快樂呢！英明的人主都有益友，沒有偸樂的大臣。」景公感到不如他們，所以兩個人都用，才能不使國家危亡。

吳以伍子胥㊀孫武㊁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㊂迎擊之，敗吳於姑蘇㊃，傷闔廬㊄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㊅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㊆爲太宰㊇，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㊈，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入）棲於會稽⑩山上，使大夫種⑪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⑫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⑬，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胥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⑮』。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

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⑯。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⑰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⑱毀用事⑲，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⑳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㉑，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㉒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㉓反誅我，我令若㉔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㉕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㉖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今註】(一)伍子胥，名員，字子胥，伍奢之子、伍尚之弟，奔吳，仕闔廬，致霸。後闔廬之子夫差信讒，賜劍使自殺，吳竟爲越所滅。(二)孫武，春秋時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遂霸諸侯，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三)勾踐，卽夫譚之孫，允常之子，允常已僭稱王，故勾踐稱越王。(四)姑蘇，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南。(五)闔廬，卽公子光，諸樊子，後弒夷末子僚自立，在位十九年，爲吳國第二十四君。(六)夫差，闔廬子，爲吳國第二十五君，在位二十三年，被越所滅。(七)伯嚭，卽太宰嚭，伯氏，字子餘，晉大夫伯宗之曾孫，楚太宰伯州犂之孫。奔吳爲太宰，有寵於夫差。(八)太宰，官名。(九)夫湫，疑卽夫椒，山名，卽今江蘇吳縣西南八十里太湖中之西洞庭山，一名包山。(一〇)會稽山，卽古防山，爲四鎭山之一，卽所謂「南鎭」，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一一)種，姓文氏，出周文王支子，以諡爲氏。字禽，楚之鄒人，仕越爲大夫。(一二)疥癬，卽疥瘡。(一三)艾陵，春秋齊地，在今山東泰安縣附近。(一四)游辭，浮游無根據的話。(一五)見商書盤庚中。顚越不恭，亂次不恭，冒犯不恭。(一六)左傳哀公二十二年杜預注：「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避吳禍。」(一七)怨望，怨恨的寄望。(一八)沮，敗，壞。(一九)用事，當權的人。(二〇)屬，託付。(二一)快快，不快樂的樣子。(二二)屬鏤，劍名。(二三)顧，做乃講。(二四)若，你。下同。(二五)鴟夷，馬皮做的袋子。(二六)行成，謀和，議和。

【今譯】吳國採用伍子胥孫武的計謀，西邊攻破了強大的楚國，北邊威服了齊國和晉國，南邊討伐越國，越王勾踐出兵迎戰，把吳國打敗於姑蘇城，打傷了闔廬的手指，軍隊退回去以後，闔廬對太子夫差說：「你難道忘記了勾踐殺你父親這回事嗎？」夫差答道：「不敢忘記。」這天晚上闔廬死

了，夫差立爲吳王，任用伯嚭做宰相，實施軍事訓練，三年之後攻伐越國，在夫湫把越國打敗，越王勾踐就帶兵五千人棲息在會稽山上，派大夫文種帶了很多錢送給吳國太宰嚭來請和，願意以臣妾的身份伺候吳國，吳王將要同意，伍子胥勸諫道：「越王爲人肯吃苦，現在你王不消滅他，將來一定要後悔。」吳王不聽他的話，却採用太宰嚭的意見與越王謀求和平。此後五年，吳王聽說齊景公死了，大臣們爭取寵幸，剛立的人主又懦弱，於是率領軍隊去北伐齊國，子胥勸諫道：「這樣不可以。勾踐吃的不講求美味，安慰喪家，探望病人，並且又能用人，這個人一天不死，吳國的禍患就一天不能解除；現在越國好像是心腹的大病，齊國僅只像疥瘡一樣，而王不先去消滅越國，反而先去攻伐齊國，這不是錯誤嗎？」吳王不聽他的話，還是先去攻伐齊國，在艾陵把齊國軍隊打個慘敗，於是就同鄒國和魯國的人主相會，會罷回來，更加不重視子胥的話。四年之後，吳國又將要去北伐齊國，越王勾踐採用子貢的謀略，就率領他的軍隊去幫助吳國，把寶物送給太宰嚭，而太宰嚭既然多次接受越國的賄賂，也就更加愛護越國，相信越國，不分晝夜在吳王面前替越國講話，吳王就相信太宰嚭的計謀，伍子胥勸諫道：「越國，是我們的根本大患，現在却相信那些騙人而沒有根據的話去貪求齊國，就好像是一塊石田，一點用處也沒有，盤庚說：『古人有冒犯不恭的人』。這是說明商朝所以興起的原因，希望你丟掉齊國，而先去攻越國，否則的話，將來後悔也來不及了。」吳王不理睬，仍然派子胥到齊國去，子胥對他的兒子說：「我勸諫人主，人主不用我，我今天就可以看到吳國的滅亡！你同吳王都逃走，也不必再有什麼作爲了。」於是就把他的孩子託付給齊國鮑氏看管，而自己回去報效吳王，太宰嚭既和子胥之間有怨恨，因此就進讒言：「子胥爲人，個性剛

強刻薄，怨恨懷望，多所猜疑，是他的缺點，非常痛恨前些時王想去攻伐齊國，子胥認爲不可，王到最後還是攻伐了，而建立了大功，子胥計謀不被採用，他反而有所怨恨冀望。現在王又去攻伐齊國，子胥專橫剛愎，勉強勸諫，毀壞當權的人，把吳國的失敗，僥倖算是自己計謀的成功，現在王自己去，集中全國的力量來攻伐齊國，而子胥的勸諫不被採納，就假裝自己有病不去，你王不能不防備，這種禍亂很容易發生，並且我已派人暗中監視他，他到齊國去，原來是把他的孩子託付給鮑姓人家。一個大臣，在國內不得意，在國外常和諸侯來往，自認爲是先王的謀臣，現在不被重用，心裡常常感到很不快樂，希望王早作打算。」吳王說：「沒有你這些話，我還是不清楚的。」於是就派一個使者把屬鏤劍送給子胥，說：「你用這把劍自殺。」子胥說：「唉！讒臣宰嚭作亂，王乃反而要我自殺，我使你的父親建立霸業，又當你被立爲太子時，你們家裡那些兄弟都要爭着立太子，我曾經在先王面前誓死力爭，差一點你立不了太子，你既經立爲太子，想把吳國土地分些給我，我却不敢接受，可是你又怎麼聽讒臣的話來謀殺長輩！」於是就交待舍人說：「將來在我的墳墓上一定要栽種梓樹，要讓它能成材，而同時把我的眼珠挖下來掛在吳國城東門上，用來觀看越國士兵來滅吳國。」於是就自殺，吳王聽到非常生氣，就拿子胥的屍體裝進鴟夷袋裡，投進江中，吳國人同情他，就在江邊上建一座祠堂，取名叫胥山。十多年後，越國襲擊吳國，吳王仍然應戰，失敗了，派大夫去和越國謀和，越國不答應，吳王在快死的時候說：「我因爲不採納伍子胥的話才弄到這樣下場；假如死者沒有靈魂就算了，如果有靈魂的話，我將憑什麼面目去見子胥呢？」於是就用棉絮蓋住自己的臉，自殺而死。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㈠，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今註】 ㈠諸御鞅，齊景公之臣，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今譯】 齊景公有位臣子叫諸御鞅，勸諫簡公道：「田常和宰予，這兩個人彼此互相憎恨，我是怕他們將要互相攻擊；互相攻擊雖是離叛的行爲而又危險，是不可以的。希望你在兩人中去掉一個。」簡公說：「這不是小人所敢議論的。」後來沒有過多久，田常果然在朝庭上攻擊宰予，又在朝庭上賊害簡公，簡公嘆息地說：「我由於不聽信諸御鞅的話才會遭到這樣的禍患。所以一個忠臣講的話，是不能夠不察納的。」

魯襄公㈠朝荊㈡，至淮㈢，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㈣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㈤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芈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㈥滋大，以戰小

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今註】㊀魯襄公，名午，成公黑肱之子，在位三十一年，為魯國第二十三君。㊁荆，在今湖南、湖北及四川一帶。㊂淮，淮水，流經河南、安徽、江蘇等地。㊃叔仲昭伯，即叔仲昭子，名帶，僖叔孫彭生之孫，於叔孫婼為族兄弟，則為叔仲氏。見左傳昭公五年。㊄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氏，名何，字伯，謚為景。㊅讎，怨仇。

【今譯】魯襄公去朝荆，當走到淮水的時候，聽到荆康王去世，襄公想回去，叔仲昭伯就說：「你去朝荆，是怕他的威；現在荆康王雖去世了，但它的威並沒有去，你為什麼要回去呢？」大夫們也都想回去，子服景伯又說：「你們去朝荆，為的是國家的利益，所以才不怕勞苦，不遠千里地聽服於荆，是怕它的威啊！一個講求義氣的人，對人家的喜事固應該要慶賀，對人家的喪事也該弔唁一番啊！何況是既畏他而又該報聘的荆呢！怕人家的威才去，聽到人家的喪事就不去，誰也不能說這不是輕侮人家。芈姓是嗣王，太子又大了，執政也沒有換人，侍奉人主的人擔任政務，求問誰是侮辱了他的國家的人，以鞏固嗣君，而讓後人知道，這種怨仇太大，以此來和小國交戰，誰還能阻止呢？假如聽從君意，中途折返而使魯國將來受害，就不如違背君意，以避過災難，況且君子做事先計劃好了再去做，你們這幾位都計劃好了嗎？有駕御楚國的方法，有防守自己國家的準備就好；如果沒有的話，還是去好。」於是就繼續出發。

孝景皇帝㈠時吳王濞反㈡，梁孝王㈢中郎枚乘㈣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㈤，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㈥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㈦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棄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㈧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㈨方絕而重鎭㈩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㈠㈠！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㈠㈡。今欲極天命之壽，弊㈠㈢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

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⑭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⑮。

【今註】㊀孝景皇帝，漢文帝之子，名啓，在位十六年。㊁吳王濞，景帝治黃老之學，初任鼂錯，想侵奪諸侯，後來吳王濞舉七國之兵反叛，由太尉周亞夫平定。㊂梁孝王，名武，喜好文章詞賦，枚乘即其門下文士之一。㊃枚乘，漢淮陰人，亦稱枚叔，曾仕吳，上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梁孝王尊爲上客，善屬文，漢武帝時，乘已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之，病死於道。㊄錐，鑽孔的尖銳器具，無立錐之地，比喻極其貧困而無地產。㊅王，音ㄨㄤˋ，因人民自動歸往而有天下，謂之王。㊆三光，指日月星。㊇惻怛，悲憂。㊈係，縛，同繫。㊉鎮，重，壓。⑪間不容髮，謂相距極近，中無一髮之空隙，形容事情的成敗，極迫切危急。⑫太山，亦作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⑬弊，享盡。⑭挈，仝栔，刻。⑮丹徒，故城在今江蘇丹徒縣東南十八里。

【今譯】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造反，梁孝王的中郎枚乘字叔的聽到了就寫了一封信勸諫他，這封信說：「君王的外臣乘，聽說能得到一切的人，他就是整個的成功；失去一切的人，也就是整個的失敗。舜沒有一點土地，結果有了整個天下；禹沒有十戶人家，結果能使諸侯都歸順他。商湯和周武王的土地也不過百里，對上不斷絕日月星的光明，對下不傷害老百姓的心；因爲他有王術啊！所以父子之情是發自天性，忠臣不敢逃避誅戮還要說直話，所以才能把功勳事業流傳到後代去；我實在很希望拿出我的赤忱來爲你效忠，只恐怕你大王不能用我，我眞希望你大王稍微對我的話表示一點同情的意思。用一根細線繫上千萬斤重的東西，上端掛到最高的地方，下端垂到不知底的深淵，雖是最笨的人，尙且還知道可憐它快要斷絕。馬已經感到駭異，而再加驚嚇牠；繫東西的線快要斷了，而再加重它的壓力。在最高的那一頭線斷了，難以再啣接；下端的線斷了墜入深淵，也難以再把它拿出。拿出和拿不出之間，只差一點點啊！如果眞能採納臣乘的話，一下就把它拿出來，如一定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危險的樣子就好像一堆蛋一樣，困難的程度就好像上靑天一樣；如能改變你自己的做法，也跟反轉手掌那樣容易，並像太山那樣的安穩。現在你想獲得最高的壽命，享盡無窮的樂趣，保住萬乘之國的聲勢，不超過反轉手掌那樣的容易，並像居住在太山的安穩，而想要順應那一堆像危卵樣的危險，走上天的難路，這是我所感到最困惑的。人有怕他自己的影子，而厭惡他的行迹，倒退着走，却沒有用處，他不曉得就陰處停下來，影子自然沒有了，形迹也看不到了。想要別人聽不到，還不如不說；想要別人不知道，還不如不做。想要水冷却，叫一個人去燒火，一百個人去扇冷它，無濟於事；不如把薪抽走，把火熄掉，不把鍋底下的柴火斷絕，却想在鍋面上把水

扇冷，這就好像是抱着一捆柴火去救火一樣。養由基是楚國一位會射箭的人，離開楊樹葉一百步，射一箭，中一箭，楊樹葉越小，而越射得中，可以說是會射箭的人了，但祇不過是在百步之間罷了，這就好比是我還不曉得拿弓用箭。福有根基，禍有來源，接受它的根基，斷絕它的來源，禍從那裡來呢？泰山上的水滴，可以把石頭滴穿，繩子不停地拉來拉去，可以把木頭刻斷，水、不是鑽石頭的鑽子，繩、也不是鋸木頭的鋸子，是因爲日積月累的結果。東西一銖一銖地去稱它，到一石的時候，一定少得很多，一寸一寸地去量它，到一丈的時候，一定超過很多，用石去稱它的重量，用丈去量它的長短，畢竟少有差錯。一棵十圍的大木，由小芽開始，可以把它弄斷，可以把它拔起，當它還沒有生，當它還沒有成形的時候；一塊磨石隨時去磨它，雖然看不出它的損耗，終究是磨完了；栽種一棵樹苗，雖然看不出它的增長，終究是長大了，多注重修養品德，雖然見不出它的好處，終究有用得着的時候；行惡做壞事，背棄理義，雖然看不出它的罪惡，終究有敗亡的一天。我非常希望你大王仔細考慮，然後再去做，這是歷代帝王不變的法則。」吳王不聽信他的話，終於死在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㊀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

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今註】㊀清冷，清爽寒涼之意。

【今譯】吳王想跟從老百姓一齊去喝酒，伍子胥勸諫道：「不可以。以前白龍游下清爽寒涼的深淵化做魚，漁夫豫且射中了牠的眼睛，白龍跑到天帝那裡去報告，天帝說：『當這個時候，你怎樣去安置你的形體呢？』白龍答道：『我游下清爽寒涼的深淵化做魚。』天帝說：『魚本來也是要被人射殺的；如果是這樣，那麼豫且還有什麼罪呢？』那白龍，本是天帝所畜養的，豫且是宋國的漁夫，白龍不化做魚，豫且就不會去射殺牠，現在你拋開帝位而跟老百姓在一塊兒喝酒，我擔憂你將有豫且一樣的憂患。」吳王聽到了就停止行動。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㊀而昌，紂嘿嘿㊁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㊂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今註】㊀諤諤，直言的樣子。㊁嘿嘿，嘿與默同。默默，寂靜無人聲。㊂悖，同悖，做事不合情理叫悖。

【今譯】 孔子說：「好的藥雖苦得難以進口，但却能治病；耿直的話聽起來不順耳，但却對行爲有幫助。所以周武王因爲有直言不隱的臣子，國家才會昌盛；商紂王因爲大家都靜默不敢說話，所以才會亡國；人主沒有直言無隱的大臣，父親沒有直言無隱的兒子，哥哥沒有直言無隱的弟弟，丈夫沒有直言無隱的妻子，士人沒有直言無隱的朋友，他們的失敗馬上就會來到。所以說人主有失誤的地方，大臣要去匡正他；父親有失誤的地方，兒子要去婉勸他；哥哥有不對的地方，弟弟要去告訴他；丈夫有不對的地方，妻子要提醒他；士人有不對的地方，朋友要糾正他。所以才不會有亡國敗家，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兄不像兄，弟不像弟，夫不像夫，妻不像妻，朋友不像朋友的事情發生。」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㈠害於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具合菽㈡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㈢而不入者哉？」

【今註】 ㈠曷，同何字。 ㈡菽，豆類總稱。 ㈢距，同拒，抵禦。

【今譯】 晏子又問景公道：「你在朝廷上很嚴肅嗎？」景公說：「在朝廷上很嚴肅，那對國家有什

麼害處嗎？」晏子答道：「在朝廷上很嚴肅，在下位的臣子就不敢講話，在下位的人不敢講話，那你皇上就有很多事情聽不到了。在下位的人不敢說話就叫做喑啞，在上位的人聽不到消息就叫做聾子，聾啞不是對國家有害是什麼？聚集一粒粒細小的菽粟，可以堆滿倉庫；集合一根根細長的緯線，可以織成幃幕。高大的太山不是一塊石頭堆積成的，先由低的慢慢越堆越高。至於治天下國家，也不是用一個人的話，只有接受而不採用，那有拒絕人家，而不讓人家進來講話？」

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愼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愼其獨也㊀。」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㊁。」此之謂也。

【今註】㊀見中庸第一章。見，與現通。㊁見詩經小雅小旻。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貌。

【今譯】存亡禍福，關係在一個人的本身，聖人重視自我警戒，審愼他所忽略的事。中庸上說：「沒有比隱暗處更容易顯現，也沒有比細微的事物更顯著；所以君子在獨處時要特別謹愼。」諺語說：「眞誠才不會招致垢病，用心才不會有恥辱。」如果不眞誠不用心，而能夠保全自己和國家，實在也是一件難事。詩經上說：「小心謹愼，好比走近深淵，好比踩在薄冰的上面。」就是這種說法。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㈠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㈡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㈢，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㈣。』是以衣成則缺衽㈤，宮成則缺隅㈥，屋成則加錯㈦；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㈧。』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㈨。』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今註】㈠今王，指成王。㈡沐，洗頭髮。㈢哺，口中嚼食。㈣見易經謙卦，惟文字稍有不同。㈤衽，衣襟。㈥隅，方角。㈦錯，紋彩。㈧見易經謙卦。孔穎達正義：「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雅君子有終也。」㈨見詩經商頌長發。躋，升。遲，遲久。

【今譯】以前成王封周公，周公辭謝不要，於是就把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到魯國去，將要來辭行的時

候，周公警戒他說：「去吧！你千萬不要依仗魯國就對士人驕傲。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又輔佐天子，我對天下人來說，地位已夠崇高了。可是我曾經洗一次頭而三次握髮，吃一頓飯而三次把口中的食物吐出，這樣的小心緊張，還恐怕失去天下的士人。我聽說：品德好而又能持守恭敬的，一定獲得光榮；土地廣大富庶，而又能持守節儉的，一定獲得安定；名位很高，而又對人持守謙卑的，將更加顯貴；人口很多，兵力強大，而還能持守幾分畏懼的，一定能打勝仗；有聰明，有才幹，還處處持守幾分愚笨的，一定能獲得更多的益處；多聽多記，還持守幾分淺薄的樣子，他的知識一定更廣博。以上所說的「六守」，都是謙虛的表現。一個人身爲天子，據有天下的一切，如不謙虛，他自己將比天下先滅亡，桀紂就是例子，能不謹愼嘛！所以易經上說，這兒有一個大道，從大的方面，可以守住天下，其次也可以守住國家，最小也可以守住他自己，這就是謙虛啊。『天道對於太圓滿的，要毀損一些，而對謙遜一點的，却給予幫助；地道把太圓滿的山川形勢，流向謙遜，讓高的低一點，低的高一點；鬼神對太圓滿的降給災害，對謙遜的降給福祉；人類對驕傲自滿的，都厭惡他，對謙虛自持的，都喜歡他。』所以衣服成了就缺衣襟；宮殿成了就缺方角；屋成了還需加上紋彩；故意表示不成，是天道要這樣的啊！易經上說：『能夠謙虛，萬事皆通，只有君子能保持長久。』詩經上說：『商湯降生並不遲，由於聖明恭愼，他正天天在進於聖敬之域。』要以此來警戒自己，千萬不要依仗魯國來向士人驕傲啊！」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㈠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

「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㈡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㈢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㈣，月盈則食㈤，天地盈虛，與時消息㈥；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㈦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㈧，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今註】㈠避席，古時席地而坐，避席，猶離座。㈡允，誠實。㈢昆吾，夏陸終氏生六子，長名昆吾。㈣昃，日偏西叫昃。㈤食，與蝕通，日月虧損叫蝕。㈥消息，消長。㈦輿，車子。㈧軾，輿前的橫木，乘車者要敬禮，則俯而憑之。又作式。

【今譯】孔子讀易讀到損益的時候就歎息一聲，子夏離開座位問孔子：「老師為什麼要歎息？」孔子答道：「天下有很多事情，能自己抑損的人，才能長進；如果自認為有增益的人，便會有缺憾了，我因此才嘆息。」子夏說：「那麼這樣說來，求學也不可求得增益的嗎？」孔子說：「並不如此，天所裁成的，何曾會久。個求學的人能虛心接納，所以叫做得，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持滿之道，

那麼他就聽不到天下的善言了。以前堯登上天子大位，尙且還持身嚴謹，虛靜待下，所以過了百年，他的風範仍然很盛，到今天更加彰明。昆吾自己說自己好，認爲他的極高之位不會衰竭，所以在當時就遭到虧敗，到今天更厲害，這不就是損益的表徵嗎？我所以說謙虛是盡自己的一切來作好自己的工作。由於光明而動，所以才能豐盛廣大，如眞正的廣大了，那又要開始虧損，我要以此爲戒。但如有人不以此爲戒，常存自滿之心，那末我所以說天下的好話就不能進他的耳中了。太陽過了中天就要偏西，月亮團圓了就要開始虧缺，天地之間的盈虛，跟隨時間在消長；所以聖人不敢居最盛的時候。登上車子按着禮上規定，碰到三個人就該下車致敬，碰到兩個人就憑着車前横木行禮，這是調和它的盈虧，所以才能長久。」子夏說：「好極啦！我要一生都記得它。」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㊀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㊁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今註】 ㈠欹器，本作攲器。容易傾斜倒下的東西叫欹器。 ㈡挹，與抑通，退的意思。

【今譯】 孔子到周廟裡去參觀，看到有件欹器，孔子問看廟的人：「這是什麼器物？」答道：「大概是右坐之器。」孔子說：「聽說右坐之器，滿了就要倒下來，空了就要歪斜，恰到好處就能端正，有這種事情嗎？」答道：「是的。」孔子叫子路去拿水來試試看，果然是滿了就倒下來，恰到好處就端正，空了就歪斜，孔子歎息地說：「唉！那有滿了而不倒下來的呢！」子路說：「請問保持盈滿有方嗎？」孔子說：「保持盈滿的方法，就是把它倒掉一點。」子路又問：「減損一點也有方法嗎？」孔子說：「高的叫它低一點，滿了叫它空一點，富有了叫他節儉一點，尊貴了叫他卑下一點，太聰明了叫他笨一點，太勇敢了叫他怯懦一點，善辯的叫他口齒笨拙一點，太博大了叫他淺薄一點，太明察了叫他昏闇一點，這就是說減損一點，不讓他太滿，只有品德最好的人才能做到這些。易經上說：『不自抑損而以為滿足，那末以後沒有進步，所以要受到損失；能夠終身抑損到底，最後便有益了！』」

常摐㈠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㈡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

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今註】㈠常摐，老子師。㈡喬木，木之高而上曲者。

【今譯】常摐生病，老子去慰問，說：「老師的病很厲害，有沒有話要交待我們這些學生？」常摐說：「你縱然不問，我也要告訴你。」常摐說：「經過自己的故鄉要下車，你知道嗎？」老子說：「經過自己的故鄉要下車，難道不就是說不要忘舊嗎？」常摐說：「唉，正是。」常摐說：「看到喬木就迎上前去，你知道嗎？」老子說：「看到喬木就迎上前去，不就是說要尊敬老人嗎？」常摐說：「唉，正是。」張開他的嘴吧給老子看：「我的舌頭還在嗎？」老子說：「還在。」「我的牙齒還在嗎？」老子說：「沒有了。」常摐說：「你知道嗎？」老子說：「舌頭還存在，難道不就是因為它柔軟的緣故嗎？牙齒沒有了，難道不就是因為它太剛強的緣故嗎？」常摐說：「唉，正是。天下的事理都在這裡，我已沒有其他的話要告訴你了！」

韓平子問於叔向㈠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㈡。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

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㊂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㊃。』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今註】 ㊀叔向，卽羊舌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羊舌赤之弟，一稱叔肸，亦稱叔譽。 ㊁枯槁，乾燥。 ㊂廉，器物的邊角叫廉，說文：「廉，仄也。」 ㊃見易經謙卦。 ㊄四道，指前文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等。

【今譯】 韓平子問叔向：「剛強的和柔弱的，那一個比較堅固？」答道：「我年紀已經八十歲了，牙齒一再的掉落，而舌頭還存在，老子曾經說過這麼幾句話：『天下最柔弱的，能夠進入到天下最堅之境。』又說：『一個人活着的時候是很柔弱的，死了就變得很僵硬；萬物草木當它活着的時候也是很柔脆，死了的時候就變得很乾燥堅硬。因此從這裡就可看得出，活着的人是柔弱的，死了的人就變成剛強了。』活着的人身體壞了一塊很容易復原，而死了的人身體壞了一塊就更加壞了；從這我就知道柔弱比剛強來得堅硬。」平子說：「你的話眞對啊！然而你要朝那個方向去走呢？」叔向說：「我也是很柔弱的，何必要剛強？」平子說：「柔弱未免脆了一點吧？」叔向說：「柔弱的

東西細而不斷，廉則不缺，怎能算是脆弱呢？天意的安排是微弱的勝利，所以兩軍相遇，柔弱的一方獲勝；兩仇互相爭利，而柔弱的一方獲得。易經上說：『天道對於太圓滿的，要毀損一些，而對謙遜一點的，却給予幫助；地道把太圓滿的山川形勝，流向謙遜，讓高的低一點，低的高一點；鬼神對太圓滿的降給災害，對謙遜的降給福祉；人類對驕傲自滿的，都厭惡他；對謙虛自持的，都喜歡他。』只要能抱着謙虛不滿的心理，又能秉着柔弱的態度，天地鬼神都將幫助他，那麼他無論到那裡去還能不得志嗎？」平子說：「是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㊀。』由不剛也。」

【今註】 ㊀見易經繫辭上。

【今譯】 桓公說：「金太堅硬就容易折斷，皮革太堅硬就容易裂開；人主太剛強，國家就容易被滅亡；人臣太剛強，朋友就容易斷絕。因爲太剛強，就不和睦，不和睦就不能用。所以四馬不和睦，牠所拉的車子走不長；父子不和睦，他們這一世就要破亡；兄弟不和睦，不能長久相處；夫妻不和睦，家庭就要破敗。易經上說：『兩個人同心一德，它的力量可以把金屬割斷。』由於不剛強的緣故。」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㊀。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今註】㊀務，專力。

【今譯】老子說：「得到它的利益，一定也要想到它的害處；喜樂它的成功，也一定要想到它的失敗。一個人做好事，老天爺會降福給他；一個人做壞事，老天爺會降禍給他。所以說，禍中有福，福中有禍；一個君子要隨時警惕，做事要專一不二。怎樣去防備呢？對上要知天，就不會失誤機宜；對下要知地，就不會失去利益。日夜都要小心謹愼，就沒有災害了。」

曾子㊀有疾，曾元㊁抱首，曾華㊂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㊃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巓；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㊄。』」

【今註】㊀曾子，曾參，武城人，孔子弟子，有孝行。㊁曾元，曾子之子。㊂曾華，曾子之子

。㈣顏氏，卽顏淵，孔子弟子，博學高材。㈤見詩經大雅蕩。

【今譯】 曾子生病了，曾元抱他的頭部，曾華抱他的脚部，曾子說：「我沒有顏淵那樣的才華，拿什麼去告訴你們呢？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君子務於實際。花太多，果實少，這就是天；話太多，做得少，這就是人。飛鳥認爲山是最低的，而把牠的窩做到山頂上；魚鱉認爲淵是最淺的，却在泥裡穿洞；牠們這樣做就是爲得食物。君子假如能夠不拿利益來害自己，那麼羞辱將從那裡來呢？做官的人，官位一到手就懈怠下來了；生病的人病稍好了，如不注意，在快好的時候病又來了；禍產生於懈怠；有了妻子，對父母的孝心也就差了；能明瞭這四點，就要有始有終。詩經上說：『當初沒有不是好的，但却很少能貫徹始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㈠，二曰女厲㈡，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今註】 ㈠政外，外其政，不專心政事。㈡女厲，女禍。

【今譯】 單快說：「國家有五寒，而冰凍不在內：一是不專心政事，二是女禍，三是謀略外泄，四是不尊敬卿士而國家敗亡，五是不能治理內部而專力於外；這五樣只要有其中一樣，雖祭神也不會降福，除禍必得禍，致福也不會得著。」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㈠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㈡，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月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㈣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㈤，明養老㈥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㈦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㈧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㈨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㈩。」

【今註】㈠爵，鳥名，通作雀。㈡祉，福。㈢亢，太過，極。㈣側身，戒愼恐懼，不能安其身。㈤逸民，遁世隱居的人。㈥養老，古有養老之禮，是指選擇年老而有賢德的人，按時供給酒食，加以禮遇。㈦重譯，謂偏方絕域，言語不通，必輾轉相譯，才知其意。㈧妖孽，災異。㈨太甲，商湯之孫，太丁之子。由伊尹立爲主。太甲已立，三年，不遵湯法，伊尹放之於桐（今河南偃師縣西南），而自攝政事，三年，太甲悔，伊尹迎授之政。㈩逭，逃避。

【今譯】　孔子說：「存亡禍福，都決定於自己的作爲，縱有天災地妖，也不能殺害你。」以前殷王帝辛的時候，痲雀在城牆的角落下生出一隻烏鴉，工人卜卦說：「凡是小動物生出較大的動物，國家一定有福，王也一定有更好的名望。」帝辛高興痲雀帶給他這份福氣，就不再去治理國家，也更横暴到極點，外患於是來了，就滅亡殷國，這是違背天時，詭辯說是有福，結果反而變成禍患。殷王武丁的時候，先王的禮樂仁政都沒有了，刑法也廢弛了，桑樹和稻穀都生在朝廷裡，七個月就變成一人合抱，工人卜卦說：「桑樹和稻穀，是野生的植物；野生的植物生在朝廷裡，暗示朝廷將要滅亡啊！」武丁非常駭怕，就小心謹愼地修養自己的品德，思慕先王的禮樂仁政，把滅亡的國家復興起來，把斷絕了的世代繼續下去，擧用歸隱的人士，標明養老的辦法；三年以後，遠方的人主，經過幾層的翻譯而來朝拜的有六國之多，這是順着天時得禍，反而變成福祉。所以有災異，是上天用來警惕天子和諸侯的；惡夢呢，是用來警惕士大夫的。所以妖孽戰不過仁政，而惡夢也比不過善行；政治眞正上軌道的時候，禍反而變爲福。所以太甲說：「老天爺讓人受罪，人還可以逃避；自己造孽，逃都逃不了。」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擧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㈠大國，足以亡。」

【今註】㊀嫚，與慢同，侮慢。

【今譯】石讎說：「春秋時代有忽然就能夠把國家滅亡的，人主不能不小心啊！妃妾太多，能把國家滅亡；公族不互相親近，能把國家滅亡；不信任大臣，能把國家滅亡；國家的名位不用，能把國家滅亡；親近奸佞和進讒言的人，能把國家滅亡；作事不按時間，能把國家滅亡；動用民力不知節省，能把國家滅亡；使用刑罰不能恰如其罪，能把國家滅亡；對內失去民心，能把國家滅亡；對外侮慢大國，能把國家滅亡。」

夫福生於隱約㊀，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㊁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㊂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衞師于新築㊃，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㊄助，得衞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㊅，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㊆，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㊇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今註】㈠隱約，不分明的樣子。㈡齊頃公，名無野，桓公之孫惠公元之子，爲齊第二十君，在位十七年。㈢驕蹇，卽驕傲。㈣事見左傳成公二年。新築，衞色，今河北大名縣。㈤黨與，同黨的人。㈥鞍，齊地，卽古之歷下，今山東歷城縣。㈦逢丑父，齊大夫，見左傳成公二年。㈧詘，屈，枉曲的意思。

【今譯】福生於隱隱約約之中，而禍却生於一個人得意的時候，像齊頃公就是一個例子。齊頃公是齊桓公的曾孫，土地廣大，人民衆多，兵力強大，國家富有，又得到曾祖父齊桓公的餘蔭，驕傲怠慢，從來不肯出去會同其他的諸侯，於是出兵討伐魯國，打敗衞國軍隊於新築，這是非常輕視小國，侮慢大國的行爲。不多久，晉魯兩國來聘問，由於使者被戲弄，兩國大怒，回去以後，向友邦求助，得到衞國和曹國的幫助，四國約定在鞍和齊國大戰，大敗齊軍，俘獲了齊頃公，斬殺逢丑父，忽然驚服似的緊張起來，幸賴逢丑父的欺騙，才能夠奔逃回來。從此弔唁喪家，慰問病人，七年沒有喝過酒，沒有吃過肉，遠離聲色，出會結盟，禮遇諸侯，對內實行仁義，對外諸侯們都敬畏他的聲望，所失去的領土不必強求收復而自然會收復，尊崇不需要靠武力，而自然會獲得，可以說是能委曲，能變化才會如此，所以說福生於隱隱約約之中，而禍却生於一個人得意的時候，這是得失的功効不同啊。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㈠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㈡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㈢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

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㈣，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㈤、先軫㈥、陽處父㈦，畜愛百姓，厲㈧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擧兵而伐衞，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㈨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㈩，兵亟弊不能服，罷⑪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⑫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⑬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衞遷於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今註】 ㈠浸，漸。 ㈡蹇，驕慢。 ㈢饗，同享。饗國，在位之年。 ㈣畔，同叛。 ㈤咎犯，左傳作舅犯，晉大夫。 ㈥先軫，晉下軍佐。食采於原，故亦稱原軫。 ㈦陽處父，晉大夫。 ㈧厲，勸勉，磨礪。 ㈨曠然，所向無敵，沒有阻力的樣子。 ㈩許，今河南許昌。 ⑪罷，放棄。 ⑫狄泉，即翟泉，今河南洛陽。 ⑬詘折，委曲。

【今譯】 一個人主最大的成功，是在於任用賢能，多積道德，政治就會漸漸彰明；而敗亡的原因，就在於人主得意以後懈怠下來，慢慢走上滅亡的道路，晉文公是屬於一個成功的例子。晉文公逃亡的時候，還繼續修養自己的道德，所以他才能登上人主的位，當他在位的時候，上面沒有英明的

天子，下面沒有賢能的方伯，強大的楚國主持會盟，諸侯互相背叛，天子失去他應有的地位，跑到鄭國去居住。文公於是同情中國的衰微，任用咎犯、先軫、陽處父等人，愛護人民，獎賞武人，四年內部政治安定，就發兵攻衞，抓到曹伯，又敗強楚，他的聲威天下人都感到震驚，昌明王法，率領諸侯去朝見天子，沒有人敢不聽，天下所向無敵地給他平定了，使周天子得到尊崇顯貴，所以說一個人主最大的成功，是在於任用賢能，多積道德，政治就會漸漸清明，文公於是建立霸業，他的最大的用意是希望和湯武的心意一樣，可是他所表現的却忽略了人民，一年之中，三次用兵，還沒有休息。於是又去圍攻許，士兵疲弊不堪，不能服從，便拋棄諸侯獨自回去，從此他對國家大事很懈怠，在狄泉結盟的時候，他沒有親自參加，信用衰退，情誼也不週到，好像羅網不曾補綴一樣，威武也不被諸侯所信服，諸侯也不來朝見他，鄭國於是反叛，夷狄也來侵略，衞國遷到商就停止了，所以說：「衰滅的過錯，在於得意的時候就懈怠，慢慢以至於滅亡。」

田子方㈠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㈡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㈢，遇大夫工尹㈣，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

，審㊄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今註】㊀田子方，戰國魏人，魏文侯的老師。㊁楚恭王，名審，莊王旅之子，楚國第二十三君。㊂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㊃工尹，楚大夫。見左傳哀公十八年。㊄審，有決定之意，審如此，猶言果然如此。

【今譯】田子方陪伴魏文侯坐，太子擊前來晉見，在座的客人和大臣們都起立致敬，只有田子方一人不站起來，文侯表情不高興，太子也是一樣，田子方說：「我應該為你起立嗎？不知道禮上怎樣規定的啊！不為你起立嗎？我也不知我犯的是什麼罪啊！讓我為你述說一遍楚恭王做太子的時候，將要到雲夢去，在路上遇到大夫工尹，工尹於是就逃到人家去，太子下車就跟着走到那人家門口說：『你這位大夫為什麼要這樣？我聽說，尊敬他的父親，不一定要尊敬他的兒子，同時又尊敬他的兒子，這是非常不吉利，你這位大夫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工尹說：『以前我望見你的面貌，從現在以後我將記住你的心意，果然是這樣，你將到那裡去？』」文侯說：「好。」太子擊上前述說楚恭王的話，述說了三遍，請他照着去做。

子贛㊀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㊁，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㊂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㊃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

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今註】㈠子贛，贛亦作貢，子贛即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㈡巾，帽子的一種。衰，破舊。㈢嘿，與默同。㈣黷，褻瀆。

【今譯】子贛到承去，走在路上，看見路邊有一個人頭上戴頂破帽遮住臉，擁蓋著布被，並且身上穿了件破衣，他的名字叫做丹綽。子贛上前問道：「由這裡到承還有多遠？」他默然沒有回答。子贛又說：「人家問你而不回答，為什麼？」他掀開了擁蓋在身上的布被：「望望人家，而故意褻瀆人家，算是仁厚的人嗎？看看人家，而故意裝做不認識，算是聰明的人嗎？故意瞧不起人家，算是義嗎？」子贛下車說：「賜不夠仁義，剛才聽過你的三句話，是否還可以再聽一遍呢？」答道：「這對你來說，已經很夠了，我不必再告訴你。」於是子贛以後遇到三個人就在車上行禮，五個人就下車行禮。

孫叔敖㈠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㈡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今註】㊀孫叔敖，卽蔿賈之子蔿敖，亦稱蔿艾獵，亦稱孫叔，楚國的賢臣。㊁麤，同粗。

【今譯】孫叔敖做楚國的令尹，全國官吏和人民都來祝賀，有一位老人穿粗布衣服，戴白帽子，最後來作弔，孫叔敖把衣帽弄整齊出去見他，對老人說：「楚王不知道我不賢能，讓我接受官吏和人民的付託，人家都來恭賀我，只有你最後來向我作弔，難道你另有解說嗎？」父老說：「有解說，自己已經地位很高，而對別人顯示驕傲的人，老百姓將要離開他；地位已經很高，而卻把持大權的，人主將要厭惡他；俸祿已經很優厚，而還不知足的，將要憂慮他所在的位置。」孫叔敖再拜說：「恭敬地接受你的指教，願意再接受其他的指示。」父老說：「地位已經很高，而意氣卻更要謙卑；官越大而更加要小心；俸祿已經很優厚，而更謹愼地不敢隨便要人東西；你能夠謹愼地守住這三樣，就能夠把楚國治理好了。」

魏安釐王十一年㊀，秦昭王㊁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㊂與孟嘗芒卯㊃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㊄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㊅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㊆於晉陽

⑻，決晉水⑼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⑽御，韓康子⑾爲驂乘⑿，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⒀可以灌安邑⒁，絳水⒂可以灌平陽⒃。』魏宣子肘⒄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今註】 ⑴安釐王，魏昭王之子。 ⑵秦昭王，戰國秦王，名稷。先後用魏冉、范睢等相，睢建遠交近攻之策，並以白起爲將，攻破諸侯之師。在位五十六年卒。 ⑶魏齊，魏之諸公子，相昭王。 ⑷芒卯，齊人，一作孟卯，魏相。 ⑸申旗，不詳。 ⑹六晉，晉室六族，范氏，中行氏，知氏，韓，趙，魏六氏，都世爲晉卿，故亦稱六卿。 ⑺趙襄子，名無恤，春秋晉大夫，鞅次子，在諸子中最賢，鞅廢太子伯魯以立之，素怨智伯。智伯請地於韓、魏，皆與之，獨趙弗與；智伯怒，率韓魏攻之，無恤奔晉陽，三家圍城，引汾水灌之，幾陷；無恤懼，使其相張孟同私與韓魏約，共滅智伯而分其地，卒謚襄子。 ⑻晉陽，晉卿趙氏都於此，卽今山西太原縣。 ⑼晉水，水名，出山西太原縣西懸甕山。 ⑽魏宣子，人名。 ⑾韓康子，人名。 ⑿驂乘，古乘車在車右的人，也作陪乘，又作參乘。 ⒀汾水，源出山西寧武縣西南之管涔山，由榮河縣注入黃河。 ⒁安邑，卽今山西安邑縣，夏時禹都於此。 ⒂絳水，水名，源出山西新絳縣絳山，經曲沃縣入澮。 ⒃平陽，今

山西臨汾縣，堯都於此。㊆肘，捉其肘叫肘。

【今譯】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對他的左右說：「現在韓魏和秦國相比，那一國最強？」答道：「不如秦國強大。」昭王說：「現在如耳魏齊和孟嘗芒卯相比，那一個賢能？」答道：「不及孟嘗芒卯的賢能。」昭王說：「憑孟嘗芒卯的賢能，率領強大的韓國和魏國來攻打秦國，還對我沒有辦法，爲什麼？現在憑無能的如耳魏齊率領勢力已經弱小的韓魏來攻伐秦國，很明顯地，他們將對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左右大臣都說是的，申旗伏在瑟上說道：「王把天下的事情判斷錯誤了。當晉國的時候，六卿當中智氏最強，滅掉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領韓魏的兵來圍攻趙襄子於晉陽，決開晉水河堤來淹沒晉陽城，水不滿三板高，智伯從水中走過，魏宣子替他駕車，韓康子作陪乘，智伯說：『我當初不知道水也可以滅亡人的國家，現在才知道；汾水可以淹沒安邑城，絳水可以淹沒平陽城。』魏宣子捉住韓康子的手肘，而康子却踏魏宣子的脚，手肘和脚在車上相碰到，而智氏被分裂，自己死了，國家亡了，被天下人所取笑。現在秦國雖強，比不過智氏，韓魏雖微弱，尚比從前在晉陽趙國之下的時候要好，這正是他們用手肘和脚的時候，希望大王不要掉以輕心。」於是秦王感到有所畏懼。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㊀送之曰：「先生將去冉㊁之山東㊂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

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今註】㈠穰侯，戰國秦相，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姓魏名冉，封於穰（在今河南鄧縣境），故號穰侯。㈡冉，穰侯之名。㈢山東，太行山以東。

【今譯】魏公子牟要到東邊去，穰侯替他送行，說：「你先生將要離開我到山東去，難道你沒有臨別指教我的話嗎？」魏公子牟說：「如果不是你提及，我倒差一點忘了告訴你，你知道官運不和時勢相期會，而時勢會自動來到嗎？時勢不和富相期會，而富就會自動來到嗎？富不和貴相期會，而貴就會自動來到嗎？貴不和驕傲相期會，而驕傲就會自動來到嗎？驕傲不和罪惡相期會，而罪惡就會自動來到嗎？罪惡不和死亡相期會，而死亡就會自動來到嗎？」穰侯說：「好的，我誠懇地接受你高明的指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㈠人；資給㈡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㈢，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㈣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今註】㈠窮，困阨。㈡資給，天資、天賦。㈢質，質樸。㈣距，抗。

【今譯】 恭敬長上，尊崇賢能，對人不要驕傲；聰明有智慧的人，不要使別人難堪；天資敏捷的人，不要走在人先；個性剛強勇猛的人，不要想勝過別人。不知道的就應該問，不會的就應該去學。雖然很聰明，也要當作是質樸，然後去辯明事理；雖然是很能幹，也要謙讓，然後才去做；所以一個士人雖是很聰明，也要自己當作不聰明；雖對天下有大功，也要自己保持謙讓；勇力雖不可一世，也要保持幾分畏懼；是天下最有錢的人，更要守以廉潔；這就是所說的地位雖高而並無危險，滿了而不溢漫出來。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擧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㈠與晉厲公㈡戰於鄢陵㈢之時，司馬子反㈣渴而求飲，豎穀陽㈤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㈥，於是恭王駕往入幄㈦ 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今註】㈠楚恭王，恭亦作共，共王名審，莊王旅之子，楚國第二十三君，在位三十一年。㈡晉厲公，名州蒲，史記作壽曼，景公孺之子，為晉國第二十九君，在位八年，欒書弒之。㈢鄢陵，鄭地，即鄢國，為鄭武公所滅，在今河南鄢陵縣。㈣司馬子反，楚正卿公子側之字。㈤豎穀陽，子反之內豎，亦稱穀陽豎。前文所引，又見呂氏春秋。㈥心疾，如憂鬱症，心疼，精神病等都是。㈦幄，幔、幕。

【今譯】齊桓公替大臣們準備了酒，約好中午到齊，管仲最後才到，桓公拿起酒杯一飲而盡，管仲只喝了一半就不喝。桓公說：「你遲到了，酒又只喝一半，在禮節上說得過去嗎？」管仲答道：「我聽說，酒是喝進去的，而舌頭是伸出的，舌頭伸出，言語犯錯，言語有過錯，自己將遭到捨棄，我想與其自己遭到捨棄，就不如捨棄酒。」桓公笑說：「仲父請就座。」楚恭王和晉厲公在鄢陵打仗的時候，司馬子反渴了想要喝水，豎穀陽拿酒送上去，子反說：『退回去，這是酒啊。』穀陽說：『不是酒。』子反又說：『退回去，這是酒啊。』穀陽又說：『不是酒。』子反就接過來喝下去，醉了就睡着了。楚恭王想再作戰，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說自己心情不好，不去，恭王於是就親自到幄幕裡去看他，聞到酒味，說：『今天這一場戰爭，所靠的就是司馬，司馬已經醉到這種地步，是要滅亡我的國家，而不同情我的老百姓啊，我還拿什麼去打仗呢！』於是就把子反給殺掉，把軍隊帶回去。」這回穀陽前來進酒，並不是妬嫉子反的忠誠，實在是因為愛護他，而恰好就殺了他，所以說：「小忠，賊害了大忠；小利，殘賊了大利。好戰的臣子，不能不明瞭這一點啊！」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㊀是也。先軫欲要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㊂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㊃，擊之，匹馬隻輪（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㊄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今註】㊀先軫，晉下軍佐。食采於原，故亦稱原軫。㊁要，音一ㄠ，求。㊂要，要挾。㊃殽，卽淆山，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北六十里，西接陝縣界，東接澠池縣界。㊄糜爛，極大的破壞。

【今譯】羞惡小恥辱，結成大怨仇；貪圖小利，而犧牲大多數民衆。這是春秋所警戒的，晉國的先軫就是一個例子。先軫想要求取功名，就利用秦國沒有先向晉國借路，就自行通過的緣故，請求去要挾秦國的軍隊，襄公說：「不能這樣做。秦伯和我的先主曾經結交，先主一過世就出兵去攻擊他，是我對不起先主，敗壞鄰國的友誼，而損害孝子的行爲。」先軫說：「人主死了而不來弔慰，是對我的喪事沒有哀戚的表示；出兵經過我的國土，而不先向我借路，是瞧不起我；況且靈柩還停在屋裡，對我的喪事沒有哀戚的表示。」於是出兵。卜卦的說：「大國的軍隊將要來到，請趕快迎擊

。」就聽任先軫出兵約到殽會戰，攻擊它，馬匹車輛沒有一個回來的，對秦國結下了很大怨仇；短刀相接，血流滿地，到處都是死屍，大大地破壞了國家的元氣，十多年以後，到底還是喪失了他的軍民，延禍到大夫，憂患牽連到後代；所以一個好戰的大臣是不能不知道的。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㈠，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㈡，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㈢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㈣變色曰：「善」。

【今註】㈠孔子家語作「徙宅忘其妻」。㈡辟，君，辟法，即國法。㈢左師觸龍，左師，官名。觸龍，人名。㈣愀然，容色改變的樣子。

【今譯】魯哀公問孔子：「我聽說最健忘的人，是搬家的時候，竟忘了把妻子帶走，有這種事情嗎？」孔子答道：「這並不是最健忘的人，最健忘的人是竟忘記了他自己。」哀公說：「我是不是可以聽一聽？」答道：「以前夏桀做天子的時候，擁有天下的一切，却不照夏禹的方法去做，破壞國法，滅絕世祀，儘量飲酒作樂，他的大臣有左師觸龍的，不停地巴結他，商湯殺掉夏桀，左師觸龍

也被殺，身首異處，這就是忘記了他自己。」魯哀公忽然改變表情說：「是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㈠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㈡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口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㈢；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㈣不滅，炎炎㈤奈何；涓涓㈥不壅，將成江河；緜緜㈦不絕，將成網羅；青青㈧不伐，將尋斧柯㈨；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㈩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⑪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⑫，我獨不從；內藏我知⑬，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⑭』。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今註】㈠天子的祖廟叫太廟。㈡緘，封。緘口，就是閉口不言。下文又見孔子家語。㈢然，

通燃，燒。④熒熒，微明。⑤炎炎，勢盛的樣子。⑥涓涓，小流的樣子。⑦緜緜，長不絕。⑧青青，茂盛的樣子。⑨斧柯，斧柄。⑩強梁，強橫。⑪雌，喻退藏之意。⑫惑惑，迷惑，迷亂。⑬知，同智。⑭見詩經小雅小旻。

【今譯】孔子到周去，參觀周朝歷代祖先的廟，看見右邊台階的前面，有一座金屬鑄成的人像，却封閉着嘴，背後有一篇銘文，說：「這是古時候說話小心的人，警惕啊！警惕啊！不要多說話，多說話只有多壞事；不要多事，多事多禍患。太舒適的人要警戒，不要做後悔的事情。不要說這有什麼可傷，它的禍患將要增長呢；不要說這有什麼害處，它的禍患可大呢；不要說這有什麼殘忍，它的禍將像火一樣慢慢地燃燒呢；不要說別人聽不到，天妖正在窺伺着；微明的小火不滅，勢盛的大火又奈它何；細小的水只要不堵塞，最後終將變成江河；長長的線不斷絕，最後終將織成網羅；茂盛的木材不砍伐，最後將要到那裡去找斧柄；如果不能謹慎，將是一切的禍源。說是有什麼損傷，實際上就是禍患的關鍵；強橫的人不得好死，好勝的人必定遭遇到對手；強盜埋怨主人，人民厭惡權貴；君子知道天下不能完全遮蓋，所以要退後一點，謙卑一點，讓人家羨慕他；能夠做到退藏一點，謙卑一點，就沒有人同他爭，人家都向那邊去，我獨守住這裡，大家都迷惑，我獨和他們不同；內心藏有智慧，不和人家計較技藝；我地位雖高，沒有人害我。江河能做百谷的長上，因為它地位卑下；天它沒有可親近的人，它只知常常幫助好人；警惕啊！警惕啊！」孔子回頭對弟子們說：「你們要記住，這話雖然很鄙俗，却很切合情理。詩經上說：『要小心謹慎，好像接近深淵一樣，

好像走在薄冰上一樣。』一個人能夠像這樣地立身處世，那裡還會因爲失言而遭到災禍呢！」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今註】略

【今譯】魯哀侯拋棄他的國家跑到齊國去，齊侯說：「你爲什麼年紀輕輕的，就早先拋棄你的國家？」魯哀侯說：「我當初做太子的時候，人家都規勸我，我只聽不做；人家愛護我，我也只愛護他們，不去接近，因此對內沒有什麼好的聲譽，對外也沒有得到什麼好的輔佐，這就好像秋天的蓬草一樣，枝葉雖很美而根本壞了，秋風一起來，連根就拔走了。」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㈠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㈡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

者十三人。

【今註】㊀韓詩外傳作臯魚。㊁辟車，下車。

【今譯】孔子走在路中聽到有人哭的聲音，聲音非常悲哀，孔子說：「趕快駕車！趕快駕車！前面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稍微接近，一看是丘吾子，拿着鐮刀，帶着繩子在那兒哭，孔子下車問道：「你先生莫不是有喪事，爲什麼哭得這樣悲哀呢？」丘吾子答道：「我有三件過失。」孔子說：「我倒希望聽聽你的三件過失。」丘吾子說：「我年紀輕的時候喜歡讀書，遊遍了天下，回來以後，我的雙親去世了，這是第一件過失。侍奉皇上很驕傲奢侈，人家勸諫我，我不聽，是第二件過失。和朋友很要好，後來因爲小事絕交了，是第三件過失。樹想要靜止下來，而風却不停地吹着；子女想要奉養雙親，而雙親却因年老不能等待；過去的不再回來是年齡；不能夠再見面的是雙親。請從現在開始辭別。」說罷就自殺而死。孔子說：「弟子們記住，這很能夠警惕你們。」於是弟子回去奉養雙親的有十三個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㊀之六章，懼然㊁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㊂，紂殺王子比干㊃，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㊄。』此之謂也。」

【今註】㈠正月，是詩經小雅中之一篇。㈡懼然，驚服的樣子。㈢關龍逢，夏之賢臣，夏桀無道，龍逢極諫，桀囚而殺之。㈣王子比干，殷紂諸父，諫紂不聽，被紂所殺。㈤見詩經小雅正月。跼蹐，均表示不能伸展。比喻恐懼的樣子。

【今譯】孔子評論詩，評論到正月這一首詩其中六章的時候，驚嘆地說：「沒有碰到好機會的君子，豈不太危險了嗎？順從人主，依從世俗，就廢棄了原則；違背人主，脫離世俗，又使自身遭到危險。世人不同我向善，我一個人朝善的方向走，就說我不是妖就是孽；所以夏桀殺關龍逢，殷紂殺王子比干，所以賢能的人碰不到好機會，常常害怕自己不能善終。詩經上說：『說天很高，我也不敢不傴促；說地很厚，我也不敢不腳踏腳而走。』就是這樣說法。」

孔子見羅㈠者，其所得者皆黃口㈡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㈢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今註】㈠羅，捕鳥的網。㈡黃口，小雀子。㈢大爵，大雀。

【今譯】孔子看見一個拿着網捕鳥的人，他所捕到的都是小雀子，孔子說：「小雀子都捕到了，為什麼只有大雀子捕不到？」捕鳥的人說：「小雀子跟着大雀子的捕不到，大雀子跟着小雀的就補到了。」孔子回頭對他的弟子說：「君子要謹愼他所跟隨的人，如果所跟隨的人不對，就要躭憂被網

羅起來。」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儌幸㊀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㊁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㊂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儌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㊃豫，存亡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今註】㊀儌幸，同僥倖，求取非分。㊁謾，欺。㊂虐，苛酷殘暴。㊃蚤，同早。

【今譯】修養身心，端正行爲，不能不謹愼：慾望能使一個人行爲有所虧損，讒言阿諛，能使一個人心理趨向不正，衆口一辭，就能使一個人的意志改變，憂患產生於疏忽，禍患導源於細小的事，汙辱很難洗刷，敗壞的事也不能補救，不往遠處想，後悔的事正不知有多少？儌幸，正像砍伐性理的一把斧頭；慾望，就像追逐禍患的馬匹；欺騙阿諛，就像窮極恥辱的館舍；對人苛刻殘暴，就是迫使自己走向禍患的路子。所以說，除去儌幸的心理，講求忠信，節制慾望，不要對別人苛刻殘暴，就稱爲君子，名聲永遠存在。怨恨源於不知報恩，而禍就產生於多福，安全和危險決定於自己的做爲，想要不困阨，就在於早作準備，存亡的關鍵，在乎是否得到人才，能始終如一，才能保持長

久。能做到以上這五點，就可以保全自己，自己所不願意的，不要施給別人，這就叫做重要的原則。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㊀？」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㊁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今註】 ㊀爲身，修身，立身。 ㊁與，助。

【今譯】 顏回將要到西邊去，向孔子請教：「怎樣才能立身？」孔子說：「只有恭敬忠信，才可以立身。對衆人客氣，才能免除禍患；對別人恭敬，別人就會愛護你；對別人忠誠，別人就會幫助你；自己有信用，別人就會依靠你。人家愛護你，人家幫助你，人家依靠你，你一定會免除禍患，可以治理國家，何況是立身？所以不比親而比疏，這不是太遠了嗎？不注意內心的忠誠，而只注意外表，這不是太反其道而行了嗎？不在事先多作考慮，到了危難的時候才來想辦法，不也是太晚了嗎？」

凡司其身，必愼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

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㊀；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㊁，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㊂，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㊃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愼五本哉！

【今註】 ㊀天滑，不詳。 ㊁窒，塞。 ㊂谿谷，谿又作溪，谿谷，兩山間的低處，水流之處。 ㊃榆，落葉喬木。

【今譯】 凡是一個人要管理他自己，必須注意五件根本的事情：一是要柔和而仁厚，二是要誠實而有信，三是要富貴對人不驕傲，四是要恭敬，五是要寬厚而沉靜。能想到這五件，就不會有凶事發生，任用賢能，持身莊敬，來幫助天時，壞的命運不來，禍也不會來。友愛別人，並不是敬重人家，而是自己敬重自己；尊重人家，並不是眞尊重人家，而是自己尊重自己。以前我曾經看到老天爺降下金石和血；我曾經看到四月份有十個太陽同時出來，有與天滑；我曾經看見高山崩頹下來，深谷被堵塞住，大都王宮被破滅，大國被消滅；我曾經看見高山裂開，深淵裡的沙沒有了，貴人的車子裂開；我曾經看見稠密的森林裡沒有樹木，平原變成溪谷，君子變爲車夫；我曾經看見江河裡的

水乾了變成坑，在最寒冷的多天去採榆樹葉子，盛夏降下霜雪，擁有千輛戰車的人君，和擁有萬輛兵車的人主，死了沒有埋葬。所以一個君子莊敬才能造成好的名譽，小人莊敬，也可以免除刑罰、又怎能不警惕不注意五項要務呢！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㊀，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尙有差跌㊁；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㊂；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㊃尙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今註】㊀羞，進。㊁差跌，差錯，失誤。㊂哽噎，食物阻塞。㊃矰繳，弋鳥之具，以繩繫矢而射之。

【今譯】魯國有一位恭士，名叫機氾，年紀已七十歲，却更加恭敬，多天走在陰處，夏天走在有陽光的地方，走在路上不敢不成行，行動時一定跟隨，坐的時候一定正坐，吃一餐飯的時間，起來三次還吃不進，看見穿着裘褐的人一定向他行禮，魯君問道：「機子年紀很大了，難道就不可以免除禮節嗎？」機氾答道：「君子注重恭敬才能成品；小人注重恭敬，就可以免除刑罰；對着人主坐下，豈

不是很安適嗎？但還有差誤；在一餐飯上，不是吃得很舒適嗎？但還有人被飯哽塞住；現在像氾所謂幸運的人，本來不一定就是幸運。鴻鵠一飛冲天，豈不是飛得很高嗎？但用矰繳還可以把牠打下來；虎豹夠猛了，但人還可以吃牠的肉，睡牠的皮。稱讚別人的人少，詆毀別人的人多，年紀七十，常常害怕被處死，我又怎能不恭敬呢？」

成回㊀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㊁，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㊂」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今註】㊀成回，春秋人，子路之弟子，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歎爲君子。㊁鷹鸇，鷹，鳥名。嘴爪銳利，視力很強，性兇猛。鸇，鳥名，形狀如鷂，毛色青黃。㊂大命，即天命。

【今譯】成回跟子路求學三年，回非常恭敬，子路問他爲什麼這樣，回答道：「我聽說，行人和鳥一樣，上怕鷹鸇，下怕網羅；做好事的人少，進讒言的人多，自己還沒有死，怎知沒有禍罪。年紀七十歲，常常害怕有虧自己的行爲，回因此特別恭敬來等待天命。」子路叩頭說：「你眞是一位君子啊！」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㈠曰：「夫談說之術，齊莊㈡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㈢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㈣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㈤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㈥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㈦曰：「人而無辭，安所

用之。」昔子產(八)脩其辭，而趙武(九)致其敬；王孫滿(十)明其言，而楚莊(十一)以慚；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十二)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今註】(一)孫卿，即荀子，爲避漢宣帝諱，改荀爲孫，名況，戰國時趙人，是當時儒學的領袖，主張性惡，與孟子齊名。(二)齊莊，齊，古「齋」字，音ㄓㄞ，齊莊是態度莊敬的樣子。(三)憤滿，「滿」是「懣」的借字，煩悶的意思，憤滿是形容情緒激動，內心不平。(四)語見詩經大雅抑篇，意思是說話不可輕易，做事不可苟且。「曰」字是語助辭。(五)鬼谷子，古代神仙，據說是蘇秦、張儀的老師。(六)語見詩經大雅板篇，「繹」意爲「悅」，「莫」意爲「定」。(七)主父偃，西漢臨菑人，學縱橫術，武帝時官拜郞中。(八)子產，春秋時鄭國大夫，是當時政治家與外交家，受孔子的稱讚。(九)趙武，即趙孟、春秋時晉國大夫，是古代政治家與外交家。(十)王孫滿，東周大夫，善辭令，有智謀。(十一)楚莊，即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想推翻周室，被王孫滿所折服。(十二)蒯通，楚漢時辯士，曾勸韓信造反，因他善辯，爲高祖所赦。

【今譯】孫卿說：「勸說的方法，必須莊敬穩重地樹立自己的觀點，端正誠實地處理一切事務，堅毅強固地保持自己的決心，又能用種種比喻來說明事理的眞相，分別是非利弊使對方明白，說話的時候，語氣要常帶感情，有時興高采烈，有時激昂慷慨，對於自己的論點，務須使對方覺得非常寶貴難得，神妙莫測，若能這樣，你的遊說就無往不利了。」這就叫做謹愼自己所該謹愼的。古書上

說：「惟有才德之人才能謹慎他自己所該謹慎的。」詩經上說：「不要輕易地說話，不要苟且地做事。」鬼谷子說：「一個人行為不善良，我們想設法矯正他，這件事並不容易。勸導他的話，不能生效，不能使對方服從，這是因為自己解說得不明白的緣故；假使你已經講得很明白，但對方還是不實行，那就是因為你對自己的觀點，持之不穩固；假使你已經堅持自己的觀點，而對方仍然不實行，那就是因為你說的話未能投合對方的喜好。若能解說得很明白，堅持得很穩固，又能投合對方的愛好，你說的話，聽起來神奇而珍貴，明白而易於分辨，能打動對方的內心，這樣，如果你的勸說還不能生效的話，從來沒聽說世界上有這種事。這叫做善於勸說。」子貢說：「一個人所說出的言辭，得當與否，關係著本身的得失，和國家的安危。」詩經上說：「君王講話的語氣和悅，能使老百姓覺得心安。」辭令的功能在使我們待人接物，獲得通達。主父偃說：「一個人不善於辭令，還有什麼用呢？」從前鄭子產因為善於辭令，得到趙武的禮敬；王孫滿明白言談之道，楚莊王聽了自覺慚愧；蘇秦善遊說，使六國得到安全，蒯通也因善於言辭而保全性命。因此，言辭之道，實在是用來尊敬君上，提高自己身份，安定國家和保全性命的工具。所以言辭不可不講求，而遊說之道更不可不擅長。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㈠，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㈡，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㈢，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

書信陵君㈣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㈤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今註】㈠范痤：戰國時魏大夫。㈡危，屋棟，在屋頂中央最高處。㈢市，交易。㈣信陵君：戰國魏昭王少子，名無忌，是當時政治家與外交家。㈤襲，模倣的意思。

【今譯】趙國派人告訴魏王說：「替敝國殺掉范痤，敝國便獻出七十里的地方給貴國。」魏王說：「好的。」於是派差吏去捉拿范氏，將他包圍了，尚未殺害。范痤爬上屋頂，騎在屋棟上告訴使者說：「與其殺了我去和人交易，不如趁我活著和人交易。假使我已死，而趙國不把土地給君王，那麼君王怎麼辦呢？所以不如和對方完成割地的手續，然後殺我。」魏王說：「可以。」范痤就上書給信陵君說：「我是魏國從前免了相位的人，現在趙國用土地賄賂魏王，想殺我，魏王聽信了。假使以後強秦也倣效趙國的辦法要殺掉你，你怎麼辦呢？」於是信陵君就去勸說魏王，救出范痤。

吳人入荊㈠，召陳懷公㈡，懷公召國人曰：「欲與㈢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㈣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㈤？」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㈥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今註】㈠荆，就是楚國。㈡陳懷公，姓嬀，名柳，後死於吳。㈢與，親近、要好的意思。㈣逄滑，陳國大夫。㈤奚，即何。㈥艾，與刈通，意思爲割，引申爲殺害。

【今譯】吳人攻入楚國，招陳懷公去會見，懷公就召集國人商議說：「想要親近楚國的人靠左邊，要親近吳國的人靠右邊。」逄滑當著懷公的面進諫說：「吳國未嘗有福德，楚國未嘗有災禍。」懷公說：「國家被人戰勝，國君出奔，不是災禍是什麼？」逄滑說：「小國有這種情況，尚且能恢復，何況大國呢？楚國雖沒有道德，但並不殘害百姓，吳國日日傷亡它的士兵，其骸骨暴露如草莽，這樣並沒有道德。上天或者有意教訓楚國。但災禍降臨吳國，恐怕也不會太久了。」於是陳侯聽從他的看法。

桓公立仲父㈠，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㈡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㈢。」管仲故築三歸㈣之臺，以自傷於民。

【今註】㈠仲父，父是尊稱，仲是管仲的字，桓公尊稱管仲爲仲父。㈡中門，門的中央。㈢匡，當正講，意爲糾正。㈣三歸，語見論語八佾。朱注：「三歸，臺名。」

【今譯】齊桓公任命管仲爲相時，召集大夫說：「贊成我的人，入門靠右邊站，不贊成我的人，入

門靠左邊站。」有一個人在門中間站著，桓公問他是何緣故？那人答道：「管子的智慧足以治理天下，他的才幹之強足以奪取天下，你君上能完全依恃他的信義嗎？內政委任他，外交事務也讓他裁斷，驅使百姓歸服於他，這樣他就能輕易地奪取政權了。」桓公說：「有道理！」於是告訴管仲說：「政事就歸你管了，若政事辦理得不週到的地方，我只有糾正你。」管仲就建築一個叫三歸的臺子，來憂勞百姓的政事。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㈠，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㈡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㈢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㈣，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㈤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

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今註】㈠社山，齊國山名。㈡勞，音ㄌㄠˋ，即慰勞。㈢閭丘，複姓，齊國閭丘嬰的後代。㈣徭役，人民替國家做工。㈤振，同賑，意爲救濟。

【今譯】齊宣王到社山打獵，社山的老百姓有十三人，一起來慰問宣王。宣王說：「父老們辛苦了。」就吩咐左右的官吏賞賜父老們田地不必納稅，父老們都拜謝，閭丘先生不拜。宣王說：「父老們嫌賞賜太少嗎？」又吩咐左右官吏再賞賜父母們不必服勞役，父老們都拜謝，閭丘先生又不拜。宣王說：「拜謝的人可以離開，不拜謝的人前來。」宣王說：「寡人今天來此，很榮幸的得到父老們的慰問，所以賞賜父老們田地不必納稅，父老們都拜謝，你先生獨不拜，寡人自認爲賞賜太少，所以又賞賜父老們不必服勞役，父老們都拜謝，你先生又獨不拜。寡人是不是有過錯呢？」閭丘先生答道：「聽說大王來遊獵，所以來慰勞大王，是希望大王能讓我長壽，希望大王能令我富有，希望大王能令我尊貴。」宣王說：「上天殺生有一定的時候，不是寡人所能給與的，無法使先生長壽；倉庫雖然充實，是爲防備災害，無法使先生富有；朝中大官沒有缺額，小官又卑賤，無法使先生尊貴。」閭丘先生答道：「這不是爲人臣者所敢奢望的。盼望大王選擇善良富貴家的子弟，行爲有修養的人做官吏，使法律制度定得公平，這樣臣下便可稍得長壽了；春夏秋冬四季，按時救濟，不要煩擾百姓，這樣我臣下便可稍爲富有了；希望大王發出命令，命令少年的人尊敬年長的人，年長

的人尊敬年老的人，這樣我臣下便可稍得尊貴了；現在大王幸運地賞賜臣下田地不必納稅，這樣國庫將會空虛；賞賜臣下不必服勞役，但是這樣，官府裡就沒有差使了。這本來就不是做臣下的人所敢奢望的。」齊王說：「很好！希望能聘請先生做我的宰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㈠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㈡。」侍中㈢虞丘壽王㈣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㈤，長於公劉㈥，大於大王㈦，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㈧，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㈨和同，至陛下之身愈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㈩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今註】㈠汾陰，漢縣名，在今山西省榮河縣北。㈡周鼎，周朝的傳國鼎。即夏禹所鑄的九鼎。㈢侍中，官名，侍奉皇帝左右，是人主親信之官。㈣虞丘壽王，虞丘是複姓，壽王是名。㈤后稷，周朝始祖，名棄，堯時農官。㈥公劉，后稷曾孫，爲百姓擁護。㈦大王，大同太，大王乃

文王祖父，又名古公亶父，有盛德。㈧洞，通達之意。㈨六合，東西南北上下六方。㈩彭城，今江縣省洞山縣，楚懷王和項羽都建都於此。

【今譯】 漢武帝的時候，汾陰地方獲得寶鼎，百姓將它貢獻到甘泉宮，文武百官都來慶賀，祝賀說：「陛下得到了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說：「不是周鼎。」皇帝知道了，就召見他，問道：「寡人得周鼎，文武百官也都認爲是周鼎，而惟獨你壽王認爲不是，是什麼道理呢？你有道理可說就讓你活，否則就殺了你。」答道：「小臣壽王那敢不講道理？我聽說周朝盛德，開始產生於后稷，發展於公劉，壯大於大王，完成於文王武王，顯揚於周公，其道德惠澤上應天時，下通泉穴，上天爲了報應，於是鼎器爲周朝而出，所以稱爲周鼎。現在漢朝從高祖繼承周德以來，也昭顯善德良行，布施恩愛惠澤，六合之內，和合一同，到了陛下之身，更加興盛，上天吉利的兆頭接連地來，徵驗祥吉之事，完全顯現。從前秦始皇親自於彭城禱求周鼎，竟不能得。上天爲昭示有德之君，寶鼎自然而至，這是上天所要賜給漢朝的，是漢鼎不是周鼎啊！」皇上說：「說得很好。」文武百官都高呼萬歲。這一天賜給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㈠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㈡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㈢已慮之矣。藿食者㈣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㈤者，朝朝其君，舉㈥而宴㈦，御㈧呼車，驂㈨亦呼車，御肘㈩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㈡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

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㊂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㊂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㊃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今註】㊀晉獻公，名詭諸，因寵愛驪姬，死後國家大亂。㊁草茅，草蓋的房子，每用於稱呼自己的住處。㊂肉食者，指做官的人。㊃藿食者，藿是一種野菜，藿食者指在野百姓。㊄司馬，古時掌理軍事的官。㊅舉，起床。㊆宴，遲。㊇御，駕車的人。㊈驂，即驂乘，古時乘車的習慣，御導居左，駕駛員居中，又有一人居右陪伴，叫驂乘。㊉肘，肱和臂連接的骨節，這裡當動詞講，就是以手捉肘，制止他人之意。㊀藉，是諎的借字，意爲大聲叫。㊁轢，意爲輾。㊂免，脫去。㊃辟，拋棄。

【今譯】晉獻公的時候，住在城廓東邊的老百姓，有一位叫祖朝的人，上書給獻公說：「草茅小臣是東廓百姓，名叫祖朝，希望能聽聞國家的大計。」獻公派使者出來告訴他說：「肉食的官吏已考慮好了。藿食的百姓，還有什麼可干預的呢？」祖朝答道：「大王惟獨沒聽說過古代有位將軍叫桓司馬的人嗎？他早晨要朝見君上，但起床太晚。這時駕車的人呼叫馬車，驂乘也呼叫馬車，於是駕

車者就捉住驂乘的手肘，制止說：『你爲什麼超越了本份？爲何要大聲呼叫馬車呢？』驂乘告訴駕車者說：『應當呼叫就需呼叫，這是我的事。你應當好好拉住你的御馬索，你現在不拉正你的御馬索，使馬突然受驚，亂闖起來，輾到路上行人。將來在戰場上遭逢大敵，下車脫去佩劍，踐踏鮮血和肝膽前進，本來是我的事。你怎能拋棄你的馬索，下來幫助我呢？災禍同樣牽連到我身上，和你一樣，我有很深的憂患，我怎能不呼叫馬車呢？』現在大王說：『肉食的官吏已考慮好了，藿食的百姓，還何必干預呢？』假使食肉者有一天在朝廷上有失策之處，像我們這些藿食者，能不血肉模糊，肝膽塗地於中原的草野嗎？其災禍也同樣牽連到我身上，我臣下的憂慮也是很深的。我怎能不干預國家的大計呢？」獻公就召見他，和他談論了三天，感到沒什麼可憂慮的了，於是聘他爲帝師。

客謂梁王曰：「惠子㊀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諭㊁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今註】㈠惠子，即惠施，戰國名家，善辯論，與莊子有深交。㈡諭，是明白的意思。

【今譯】有賓客告訴梁王說：「惠子談論事理，善用譬喻，大王叫他不要打比喻，那麼他就沒法說了。」王說：「好的。」隔日相見，告訴惠子說：「希望先生談論事理，就直說好了，不必打比喻。」惠子說：「現在有人在這裡，不知道『彈』是什麼，問道：『彈的形狀像什麼？』我們回答他道：『彈的形狀就像彈。』這樣他能了解嗎？」王說：「不了解的。」「於是再回答說：『彈的形狀就像弓，而用竹做弦。』那麼他了解嗎？」王說：「可以明白了。」惠子說：「說明一件事物，本來就應該用對方所已知的事物講解比喻對方所未知的事物，使對方了解。現在大王說不用比喻，就辦不到了。」王說：「好的。」

孟嘗君㈠寄㈡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㈢，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㈣，韓氏之盧㈤，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㈥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㈦，君子誠能刑㈧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㈨巢於葦苕

㈩，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㈡狐見攻，社㈢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今註】㈠孟嘗君，姓田名文，當過齊相，有食客數千人，是當時政治家，外交家。㈡寄，付託。㈢急，意爲緊。㈣㈤嚳，盧，都是狗名。㈥華舟杞梁，華舟，又名華周，又名華旋；杞梁，名殖，都是春秋齊大夫，戰死於莒。㈦陁，同阤，意爲小崩。㈧刑，型的借字，意爲典型、表率。㈨鷦鷯，一種鳴禽，體長三寸，性馴良。㈩葦苕，草名，葉狹長，即蘆葦，苕是葦花。

㈡稷，穀神廟。㈢社，土地神廟。

【今譯】孟嘗君推荐他的食客給齊王，經過三年而不被錄用，於是這位食客就回來對孟嘗君說：「君上將我推荐給齊王，三年尚未被錄用，不知是我臣下的罪過？還是君上的罪過？」孟嘗君說：「寡人曾聽說，絲線依賴針而穿入，不依賴針使它繃緊；嫁女兒要依賴媒人才能成功，但不依賴媒人而使夫婦親熱。你先生的材幹一定薄弱，還埋怨寡人嗎？」食客說：「不是這樣的，臣下聽說周氏的嚳，韓氏的盧，都是天下善跑的狗，看見兔子而指點給牠，那麼兔子絕逃不掉。如果遠遠望見，就放開狗，那麼經過幾世也捉不到兔子。這條狗不是無能，而是指點的人有過錯。」孟嘗君說：「不是這樣的，從前華舟和杞梁二人，出戰而死，他的太太很悲傷，向着城牆而哭，城角爲她倒塌，城牆也爲她小崩，君子的人若眞正能爲表率於家內，那麼萬物自然順應於外。你看土壤尙且效忠於

人，何況有食穀的君子呢？」食客說：「不是這樣的，我看到鷦鷯為巢在蘆葦花上，用毛髮粘得很堅固，那些建築房子的女工尚且做不到，可以說是完整而堅固了。大風吹來，蘆花折斷，卵子破了，小鳥死了，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牠所寄託的地方使然啊！而且我們看，狐狸是人所想攻殺的，老鼠是人所想熏捕的。我未嘗看見穀神廟裡的狐狸被攻殺，土地廟裡的老鼠被熏捕，為什麼？這是所寄託的地方使然啊！」於是孟嘗君又指點他到齊國，齊王任他為相。

陳子㊀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㊁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傳㊂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寧戚飯牛，康衢㊃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覇也；百里奚㊄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㊅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㊆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㊇，而北干㊈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今註】㊀陳子，未詳何人。㊁傅說，商王武丁的賢相。㊂秕傳，城名。㊃寧戚，春秋衛大夫。康衢，大街道。㊄百里奚，春秋虞（今山西平陸縣境內）人，字井伯，虞滅，為秦繆公夫人媵，奚覺可恥，逃到宛地，被楚人所執，秦繆公知其賢能，用五羖羊皮贖出他，時人號為五羖大夫

。㈥穆公，即秦繆公。㈦駿徒，良馬爲駿，駿徒即高徒。㈧阨，災難。㈨干，意爲求、通。

【今譯】陳子向梁王遊說，梁王內心雖然高興，但又懷疑地說：「你爲什麼離開你們陳侯，反來此教導我這小國的國君呢？」陳子說：「人與人能互相親善是有道理的，而且一個人的遭遇要看他時運如何？從前傅說穿的粗布衣服，帶着劍在秕傳城中爲人建築，商王武丁晚間作夢，早晨尋得他，結果武丁做了當時的王者；寗戚爲人養牛，在大路上敲着車輻唱歌，回頭見到桓公，得到任用，因此桓公做了當時的霸者；百里奚以五羊皮賣給秦國，並作了秦國的俘擄，受穆公任用，因此穆公成了當時的強者。我評論這三人的德行，都不能做孔子的高徒。而現今孔子往來列國，南邊有陳國蔡國的災難，又北上求通於（齊）景公，景公求教於他，坐立都不曾離開他。但是孔子的運氣不好而景公的時運也不佳。以孔子的聖明，尚不能化行當時，學說一時遭受阻礙，又獨能怎麼樣呢？」

林既㈠衣韋衣㈡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㈢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㈣，令尹子西㈤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㈥，管仲隰朋㈦出焉；越文身㈧剪髮，范蠡㈨大夫種㈩出焉；西戎左衽⑪而椎結⑫，由余⑬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

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⑭，而足不陵⑮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⑯龍，抱黿鼉⑰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⑱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流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⑲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⑳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今註】㊀林既，生平不詳。㊁韋衣，韋是熟皮，韋衣是用韋帶製的衣服，多爲古代貧人所穿。㊂逡巡，走路心中有顧慮，不敢前進的樣子。㊃危冠，高帽子。㊄令尹子西，令尹是楚相之名，子西是楚平王庶弟，有道義，善用兵。㊅逡僕之冠，一種帽子，形式不詳。㊆隰朋，春秋齊國大夫，助管仲相桓公，完成覇業。㊇文身，文同紋，身上畫有花紋叫文身。㊈范蠡，越王句踐大夫，曾佐句踐打敗吳王夫差。㊉大夫種，姓文名種，與范蠡同爲佐句踐之賢大夫。⑪左衽，衣襟開在左邊，乃胡人服式。⑫椎結，髮髻如椎，外觀粗鄙。⑬由余，本爲春秋晉人，逃入戎，後降秦，爲秦攻戎，拓地千里。⑭眴，音ㄒㄩㄢ，閃眼。⑮陵，即陵替衰頹之意。⑯蛟，本是穿山甲一類的動物，古人誤以爲是能發大水的龍。⑰黿鼉，音ㄩㄢˊ ㄊㄨㄛˊ，大鼈叫黿；鼉是爬蟲類動物，有鱗甲，狀如鱷魚，兩者均居水中。⑱羆，形狀像熊的野獸，能直立，又叫人熊。⑲乘軒，軒是車上的篷，乘軒是座車。⑳質，通櫍，鑕，乃古時刑具。

【今譯】林既穿著韋衣朝見齊景公，齊景公說：「這是君子的服飾？還是小人的服飾？」林既不敢

前進，表情爲難地說：「只看衣服的穿着，怎麼足夠作爲衡量士人德行的標準呢？從前楚國人佩帶長劍，戴高帽子，却有令尹子西出來；齊國人穿短衣，戴遂偞之冠，却有管仲、隰朋出來；越國人身上畫有花紋，頭髮剪斷，却有范蠡，大夫種出來；西戎之人，衣服左衽，髮結如椎，却有由余出來；假如像君上所說的，那麼穿狗裘的人就應當學狗吠了，穿羊裘的人就應當作羊叫了。而且君上穿狐裘上朝，照上面的意思說，不是也應當有所改變嗎？」景公說：「你眞可算勇敢強悍了，現在猶未看見你有雄奇的辯論。一鄰之人參加爭鬬，都可以戰勝千乘之國啊！」林既說：「不知道君上所說究何所指？登臨高峻危險之處而眼睛不閃，兩脚不疲軟，這是工匠的勇敢強悍；潛入深淵之中，刺殺蛟龍，抱黿鼉而出，這是漁夫的勇敢強悍；進入深山，刺殺虎豹，抱熊羆而出，這是獵人的勇敢強悍；不以斷頭爲難事，裂開胸腹，暴露骸骨，流血於中原之野，這是武士的勇敢強悍。現在臣下居住在廣大的宮廷，改變臉色，嚴正辭辯，冒犯主君的威怒，眼前雖有座車的賞賜，內心不爲所動；身後雖有斧櫍的威嚇，也不爲之恐慌；這就是我林既所以算得上勇敢強悍的緣故了。」

魏文侯㈠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㈡爲觴政㈢曰：「飲不釂㈣者浮㈤以大白㈥。」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㈦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勝㈧不仁

爲上客。」

【今註】 ㈠魏文侯，名斯，戰國七雄之一，能禮賢下士。㈡公乘不仁，公乘是複姓，不仁是名。㈢觴政，飲酒的規定。㈣釂，音ㄐㄧㄠˋ，即將酒喝光，俗叫乾杯。㈤浮，罰的借字。㈥大白，酒杯的別稱。㈦周書，尙書中周朝的部分。㈧勝，乘的借字。

【今譯】 魏文侯和大夫們喝酒，叫公乘不仁訂定規矩說：「喝酒不乾杯的人，再罰一杯。」文侯自己却沒有乾杯。公乘不仁就舉起白酒杯要罰他。文侯雖然看見了却不理他。侍者說：「不仁退去，主君已經醉了。」公乘不仁說：「周書說：『前面車子的覆轍，是後面車子的警戒。』這是說它的危險，做人臣下的人不能輕忽，做人君的人也不能輕忽。現在主君已經定了酒令，令不實行，可以嗎？」國君說：「是的。」舉起酒杯就飲，飲完了，說：「請公乘不仁做上客。」

襄成君㈠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舃㈡，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㈢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㈣沓手㈤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㈥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㈦之舟，極萳芘，張翠蓋而撿犀尾，班麗㈧袿衽㈨，會鍾鼓之音，畢㈩榜枻(十一)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⑫，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何以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過僇⑬如此之卒⑭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今註】㊀襄成君，生平未詳。㊁縞舄，縞是白細生絹；舄音ㄒㄧˋ，是重底的鞋。縞舄乃富貴者所穿。㊂桴，鼓槌。㊃遷延，即退卻。㊄沓手，沓是盥之誤字（見商務版說苑），盥手即洗手。㊅鄂君子晳，楚共王之子，曾為令尹，封於鄂。㊆青翰，舟名。因舟刻有鳥形，而塗以青。㊇班麗，班乃斑之借字。班麗是文彩斑爛而美麗。㊈袿衽，衣後裾叫袿，衣襟叫衽，是衣服的兩部分。㊉畢，依上下文對照，似為一之誤。⑪榜枻，即舟楫。⑫執珪，楚國爵位名，楚王對功臣，以珪賞賜，叫做執珪，地位同於附庸的國君。⑬僇，羞辱。⑭卒，即猝。

【今譯】襄成君開始受封的那一天，穿着翠麗的衣裳，佩帶玉劍，脚登白細絹鞋，站立於流水之岸上，大夫們擁著鍾錘，縣令們拿着鼓槌號令，呼喊着：「誰能濟渡王者於此地呢？」楚大夫莊辛從

此經過，見了很高興，就託辭拜見，起立說：「臣下想握一握君上的手，可以嗎？」襄成君生氣，臉色變了，不說話。莊辛退後幾步，洗洗手，說道：「君上唯獨沒聽說過鄂君子晳浮舟於新碧的波中嗎？他乘坐刻有鳥形的船，上面有許多菵芘之類的花草，張設翠麗的傘蓋，揮動著犀牛的尾巴，衣飾斑爛富麗，鐘鼓之聲齊鳴。一個掌舟楫的人抱著槳唱歌。歌辭是：『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饒州焉乎秦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說：『我不懂得越歌。你嘗試為我用楚語解說。』於是就召來一個越語翻譯員，便用楚國話說道：『今夜是何夜，我能操槳於此洲流；今日是什麼吉日，我幸能和王子共遊同舟。我承蒙賞賜佳美的珍饈，身披妙好的錦繡，雖然旁人譏評我，但我並不覺得慚羞；我的內心雖然頑冥，幸而猶未自絕，因為我深深瞭解王子。山山都有林木，木木都有分枝，我內心喜悅君上，只恐君上不知。』於是鄂君子晳就揮起長長的袖袂，走去擁抱他，舉起繡花的棉被去覆蓋他。鄂君子晳是楚王的同胞親弟，官做到令尹，爵位是執珪，一個掌舟楫的越人，尚能和他一同歡樂而竭情盡意。現在君上怎能超越鄂君子晳？臣下怎麼唯獨不如一個掌舟楫的人。希望一握君上的手，竟不可得，為什麼呢？」襄成君就奉上雙手向前，說道：「我年少的時候，也曾以色貌受長者的稱贊。未曾受到如此突然的羞辱。從今以後，希望能以壯少年者的禮節，恭謹接受先生的教導。」

雍門子周㈠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

：「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儐厭㊁，襲㊂於窮巷，無所告愬㊃；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㊄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㊅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㊆，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㊇處前選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㊈以淫目，流聲以虞㊉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力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譽之猶摩蕭斧⑪而伐朝菌⑫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⑬矣。嬰兒豎

子樵採薪蕘者，蹢躅⑭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⑮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⑬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⑯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⑰，欷⑱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今註】㈠雍門子周，戰國齊人。雍門是複姓，本爲齊國西邊城門，子周是其名。㈡詘折儐厭，詘同屈，儐同擯，意爲摒棄，整句意爲：命運坎坷曲折，處處遭受厭棄。㈢襲，當遭受打擊講。㈣愬，同訴。㈤徽膠，繫琴弦的繩子叫徽，膠是黏著，固定之意。徽膠是將繫弦的繩子固定好，準備彈琴。㈥衿，同襟。㈦邃房，即深房。㈧倡優侏儒，倡優是演戲的人，侏儒是特別短小的人，都是供人娛樂者。㈨練色，疑爲綵色之誤。（據商務版楊以漟校本）㈩虞，娛之假借。⑪蕭斧，蕭斧即剛利的斧頭。語見桓譚新論。⑫朝菌，即木槿，朝開暮謝。⑬青廷，青而平坦。見廣雅釋詁 ⑭蹢躅，行不進的樣子。⑮愀，即悲愁。⑯切，白居易琵琶行：「小弦切切如私語。」是切是彈琴的聲音，作動詞用變成彈琴的意思。⑰涕浪汗增，即涕泗橫流，汗流浹背，悲驚交集的意思。⑱欷，哭泣終了的餘聲。

【今譯】雍門子周帶着琴去見孟嘗君。孟嘗君說：「先生彈琴也能使我悲傷嗎？」雍門子周說：「臣下怎能使足下悲傷呢？臣下所能使他悲傷的是那些起先貴盛一時，後來卑賤潦倒，與起先家道殷

富，後來清貧如洗的人。莫若一個人身材魁偉瀟洒，恰逢暴亂之世，不講道理的君主，妄加無理的罪名；莫若一個人處身於隱僻孤絕之地，與四鄰不相往來，命運坎坷曲折，處處遭受厭棄，於窮巷之中備受委曲，找不到可以發洩的人；莫若一個人年少失去父母，兄弟離別，家中財用不濟，憂思窘蹙之情，塡滿胸臆。這些人正當這個時候，當然不堪聽聞飛鳥疾風的聲音，窮愁潦倒得一點快樂沒有。像這樣臣下只要固定好琴弦，拿起琴來彈奏歌唱，再加以長噓短歎，那一定會使他們涕泗橫流，沾濕衣襟的。現在足下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君，住的是寬廣的大廈，深邃的宮房，放下羅帷，清風徐來，戲子和侏儒們在面前輪流上來諂媚阿諛。閒來無事，就鬪玩象棋，使鄭國美女舞蹈，激揚楚國熱切的風謠，用各種綵色來放蕩眼目；用流俗的歌聲愉悅耳朵。若要在水面遊覽，就連接舟船使它並列著，載著羽飾的旍旗，鼓吹作樂於深不可測的淵流；若要到郊野遊玩，就騎馬奔馳射獵在平坦的原野與廣濶的園林之中，格殺猛獸；回到家，就在深宮中敲鐘打鼓取樂。正在這時候，看天地之大，還不如一根手指，忘記了生死的煩惱，雖然有善於鼓琴的人，也不能使足下悲傷啊！」孟嘗君說：「不對！不對！我認爲不是這樣的。」雍門子周說：「然而臣下有一件事爲您感到悲哀；聲名與帝王匹敵，而使秦國受困的是您君上，連合五國之兵，向南面攻伐楚國的也是您君上，天下不會平安無事，不是合縱，就得連橫，合縱成功了，那麼楚國就成了王者，連橫成功了，秦國就可稱覇，無論是楚國稱王，或者秦國稱覇，都必向薛報仇。以秦、楚那樣強大的國家，報仇於弱小的薛，好比拿把利斧去砍伐木槿一樣容易，一定殺得片甲不留的。天下有見識的人，沒有不爲足下感到心寒鼻酸的。千秋萬歲以後，您的廟堂一定不能再有人祭祀了。高大的樓臺頹壞了，曲折的園

池也漸毀損，墳墓蹋下。長滿青草，變得平平的。兒童小孩或撿拾柴草的人，都在墳上徘徊散步並唱着歌。衆人見了，沒有不悲愁的。他們爲足下悲傷道：『像孟嘗君那樣尊貴的人，怎麼可以讓他這樣呢？』」於是孟嘗君傷心地哭泣起來，眼淚還留在睫毛上未掉下來。雍門子周取琴彈奏起來，慢慢地撥動宮徵，微微揮彈羽角，彈奏了一支曲子。孟嘗君涕流滿面，汗流浹背，欷歔着近前說：「您先生彈琴，使我田文立刻像一個國亡家破的人一般。」

蘧伯玉㈠使至楚，逢公子皙㈡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話，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㈢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㈣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㈤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㈥，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㈦曰：「誰

能烹魚，漑之釜鬵㈧，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今註】 ㈠蘧伯玉，春秋衞大夫，名瑗，字伯玉，素以賢能見稱於世。 ㈡公子皙，即楚共王之子，令尹子皙。 ㈢造然，猝然吃驚的樣子。 ㈣伍子胥，已見前註。 ㈤釁蚠黃，春秋晉大夫。 ㈥駟，四馬共拉一車。 ㈦詩，語出詩經檜風之匪風。 ㈧釜鬵，都是烹飪之器。

【今譯】 蘧伯玉出使到楚國，在濮水岸上遇到公子皙。子皙手拿著餵馬的草迎接他，說道：「請問貴客要上那裡去？」蘧伯玉靠在車前的橫木上向他敬禮。公子皙說：「我聽說一個上等的士人可以女色託付他；中等的士人可以言辭託付他；下等士人可以財產託付他。這三種士人能以身相託付嗎？」蘧伯玉說：「我恭謹地拜受你的付託。」蘧伯玉拜見楚王，使者的事務辦完後，坐著聊天，從容不迫地談到士人的事。楚王說：「那一個國家士人最多？」蘧伯玉說：「楚國士人最多。」楚王非常高興。蘧伯玉說：「楚國雖然士人最多，但楚國不能重用。」王吃驚地說：「這話怎麼說呢？」蘧伯玉說：「伍子胥生長於楚國，逃亡到吳國，吳國接納他並任爲宰相，後來出兵攻伐楚國，毀壞平王的墳墓。伍子胥生長於楚國，而吳國能善用他。釁蚠黃生長於楚國，奔走到晉國，治理七十二縣，結果路人不撿拾別人遺失的東西，老百姓不得非分之財，城門不必關閉，國中沒有盜賊，釁蚠黃生長於楚國，而晉國能善用他。現在臣下來楚國，在濮水岸上碰見公子皙，要告辭的時候告訴我說：『上士可以女色付託他；中士可以言辭託付他；下士可以財產託付他。這三種人都可以身相託付嗎？』又不知道公子皙將要去治理什麼地方了。」於是派使者乘坐一輛駟車，副使兩輛，至濮

水上追回公子晳，因此子晳能再被楚國重用，這完全是蘧伯玉的力量啊！所以詩經上說：「誰人善於烹魚，我爲他擦好鍋釜，誰人要回去西方的老家，我會用好言語去安慰他。」就是這個意思。物與物相親相和，道理本來就很微妙的。

叔向㈠之弟羊舌虎㈡善樂達㈢，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㈣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㈤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㈥，寧過而賞淫人㈦，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㈧鯀㈨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㈩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今註】㈠叔向，春秋晉國大夫羊舌肸，一名叔肸，字叔向，博學多聞，能以禮讓爲國。㈡羊舌虎，叔肸庶弟，一名叔虎，貌美而有勇力。㈢樂達，春秋晉大夫，生平不詳。㈣祁奚，春秋晉大夫，悼公時爲中軍尉。㈤范桓子，春秋晉大夫，六卿之一，分掌晉國大權。㈥「與不幸而過」，這五字恐是衍文。㈦淫人，缺德之人。㈧殛，即處死刑。㈨鯀，禹的父親，因築堤法治水無效，被堯放逐。㈩僇，同戮，殺的意思。

【今譯】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和樂達感情很好。樂達在晉國犯罪。晉國因此也殺了羊舌虎，叔向爲了

此事也做了奴僕。不久，祁奚說：「我聽說小人得了權位，不爭權奪利是不可能的；君子操心別人的災難，不去挽救是不吉祥的。」於是就去拜見范桓子，勸告他道：「聽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賞賜不會過分；刑罰不會濫用。賞賜若過分惟恐那些缺德小人也能受惠；刑罰若濫用惟恐那些才德君子也受牽累。我們寧可過分賞賜到缺德之人，不可因濫用刑罰而使君子受刑。所以堯用刑罰是處死鯀於羽山，却重用他的兒子禹。周朝用刑罰是殺死管叔、蔡叔，而用周公爲相，這就是不濫用刑罰。」桓子就命令吏卒放出叔向。救人患難的人，其行爲往往危險而艱難，不怕麻煩與侮辱，這樣還不能解救朋友的患難。現在祁奚只是談論先王的德行，就搭救了叔向。我們豈可終止求學呢？

張祿㈠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㈡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擧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㈢，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㈣，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㊄，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今註】㊀張祿，戰國時，范睢被逐於魏，乃更姓名爲張祿，逃入秦，後秦用爲相。但此處的張祿是孟嘗君食客，不是范睢。㊁倉庾，庾音ㄩˇ，積穀的倉庫。㊂百純，百匹。㊃說，依前文，說是道的誤字。㊄偶錢，鑄有偶像的錢。㊅辟，同闢。

【今譯】食客張祿看守大門，有一天拜見孟嘗君說：「衣服常新而不舊，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要這樣有辦法，君上知道嗎？」孟嘗君說：「衣服常新而不舊，就是要常修整它，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就是要富有。用什麼方法達到？你的高見可以說出來聽聽嗎？」張祿說：「希望君上自己貴顯就要提拔賢人，自己富有就要救濟窮人，這樣就能衣服常新而不舊，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了。」孟

嘗君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欣賞他的涵意，認爲他的辭令富有辯才。隔一天就派人奉送黃金百斤，織有文彩的布百匹贈給張先生。先生推辭不接受。後來先生又拜見孟嘗君。孟嘗君說：「前日先生教導我說：『衣服常新而不舊，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要這樣有辦法，你知道嗎？』我私下喜歡你的指教，所以派人奉送黃金百斤，織有文彩的布百匹贈給先生，先生爲什麼推辭不接受呢？」張祿說：「君上要發掘你的偶錢，搬出你倉庫的米粟來補充我們士人，那麼衣服會壞，鞋子會破，而且生計不足，怎能衣服常新而不舊，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呢？」孟嘗君說：「那麼該怎麼辦呢？」張祿說：「秦國是個四面皆山的國家，因爲關口阻塞，想遊說求官的人無法進入，希望君上爲我寫一封長信，交我帶給秦王，我前往若被任用，這是君上的幫忙。若前往而未被任用，雖然用種種方法去謀求也是無效的，那時我只好聽命了。」孟嘗君說：「我恭敬地答應你的請求。」因此就寫了一封信託交給秦王，結果張祿前往受到重用。有一天他告訴秦王說：「自從我到大王的國境，田地日漸開闢，官吏與百姓的政事漸上軌道，但是大王有一樣東西尚未獲得，大王知道嗎？」王說：「不知道。」「山東（指齊國）有宰相叫做孟嘗君，他是賢人，天下沒有緊急的變故便罷了，若有緊急的變故，他能收容天下英雄豪傑，與他聯合、交往的，我想大概只有此人了。而大王爲何不替我和他親善呢？」秦王說：「我恭敬地聽從你的高見。」於是就派人奉上一千塊黃金給孟嘗君。孟嘗君正好在吃飯，停下來想一想，結果覺悟說：「這就是張生所謂的衣服常新而不舊，倉庫常充滿而不空虛的道理吧！」

莊周㈠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㈡焉，大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㈢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卽求我枯魚之肆㈣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傭肆㈤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㈥，送之莊周之室。

【今註】㈠莊周，戰國時宋蒙縣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思想與老子相近。㈡鮒魚，卽鯽魚。㈢須，等待。㈣肆，卽市場。㈤傭肆，傭是百工，傭肆是百工營業的市場。㈥鍾，古時量器名，六斛四斗爲一鍾。

【今譯】莊周家裡貧窮，就去向魏國借貸小米，文侯說：「等我國中百姓將小米繳來，我會派人奉送上去。」莊周說：「今天我來的時候，看見路旁牛脚印中有鯽魚，嘆着氣告訴我說：『我還可以活嗎？』我說：「等我替你到南方見楚王，挖開長江、淮水來灌漑你。」鯽魚說：『現在我的性命已受困於盆甕裡面，等你再爲我請見楚王，掘開長江、淮河的水來灌漑我，這樣你就要到枯魚市場來找我了。』現在我因爲貧窮的緣故來借貸小米，而你却說等我國中納租的小米送來，才能賜我，等到送來了，也須到百工的市場來找我了。」文侯就拿出百鍾的小米派人送到莊周的家裡。

晉平公㈠問叔向㈡曰：「歲饑民疫，翟㈢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

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之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今註】㈠晉平公，晉悼公之子，名彪。㈡叔向，註見前。㈢翟，同狄，春秋戰國北方的蠻族。

【今譯】 晉平公問叔向說：「假使五穀收成不好，百姓傳染疾病，這時北方的狄人又來攻打我們，我們怎麼辦呢？」對答說：「五穀收成不好，明年就能恢復，傳染病不久也會停止，狄人也並不可怕。」平公說：「有比這樣更大的災患嗎？」答道：「大臣只重視爵祿多寡而不認眞勸勉君上；親近自己的侍臣怕犯罪也不敢說話；左右的宦者照顧和寵愛那些小官，而君上不知道。這算是眞正的大患了。」平公說：「很好。」因此就下令給國中百姓說：「想要進諫的人，我替他保守秘密，左右宦者批評國家大臣的，犯罪。」

趙簡子㈠攻陶㈡，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㈢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㈣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㈤其尸。』」陶君懼，請效㈥二人之尸以爲和。

【今註】㈠趙簡子，戰國趙大夫，名鞅，趙武子之孫，與韓、魏、智、范、中行諸氏，號稱六卿。㈡陶，原名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堯曾居住在此，其後代稱唐侯。㈢承盆疽，唐侯大夫，生平不詳。㈣踰邑梯城，踰是超越，梯是爬梯，邑是都邑，踰邑梯城是逃越都邑，爬梯子過牆而出。㈤辜，即疈辜，解剖動物的意思。㈥効，即獻出。

【今譯】趙簡子攻伐陶城，有兩人先爬上去，死在城上，簡子想要回兩人的尸體，陶丘的國君不給。承盆疽告訴陶君說：「簡子要挖掘君上祖宗的墳墓，並和你君上的百姓交易約定說：『逃出都城，爬牆過來投降的人，就赦免他，否則就要挖他們祖宗的墳墓。已經朽壞的，就將骨灰散在空中，未腐敗的就解剖他們的尸體。』」陶君害怕了，就說交出那兩人的尸體談和。

子貢見太宰嚭㈠，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㈡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㈢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㈣焉，不識誰之罪也。」

【今註】㈠太宰嚭，本名伯嚭，祖父伯州犁在楚國做官，得罪被殺，伯嚭逃奔吳國，吳王闔廬用爲

太宰。㈡一累，卽一堆。㈢酌，斟酌，卽擇善而取。㈣不酌，不飲。

【今譯】 子貢拜見太宰嚭，太宰嚭問道：「孔子這人怎麼樣？」答道：「我無法測知他。」太宰說：「你不知道，爲何侍奉他呢？」答道：「正因爲不知道，所以要侍奉他，我老師就像廣大的山林一樣，人民各取所需要的材用，都能獲得滿足。」太宰嚭說：「你有沒有渲染你老師呢？」答道：「我老師是不必人去渲染的，我端木賜只像一堆土，以一堆土去增高大山，山的高度，未曾增加，而且這是不智之擧。」太宰嚭說：「那麼你對老師的學問，也應擇善而取了。」答道：「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大酒樽，而你獨不酌而飲之，不知道是誰的罪過啊！」

趙簡子㈠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㈡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㈢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今註】 ㈠趙簡子，注見前。㈡終業，卽完成學業。㈢奚，同何。

【今譯】 趙簡子問子貢說：「孔子做人怎樣？」子貢答說：「我無法瞭解。」簡子不高興地說：「你先生侍奉孔子幾十年，完成了學業才離開他，寡人問你，你說無法瞭解，爲什麼？」子貢說：「我就像一個口渴的人飲江海的水，只知滿足而已，孔子如同江海，我怎能瞭解他呢？」簡子說：「

子貢的話的確有理！」

齊景公㊀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今註】㊀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乃崔杼所立。

【今譯】齊景公對子貢說：「你拜誰為師？」答道：「我拜仲尼為師。」景公說：「仲尼賢能嗎？」答道：「賢能。」景公說：「他賢能得好比什麼？」答道：「不知道了。」景公說：「你知道他賢能，但不知他好比什麼，可以嗎？」答道：「現在說天高，無論是年少的，年長的，聰明或愚笨的，大家都知道它高，但有多高呢？大家都說不知道，所以，我知道仲尼的賢能，但不知道他好比什麼。」

趙襄子㊀謂仲尼曰：「先生委質㊁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㊂天下

之鳴鐘，而撞之以梃㈣，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今註】㈠趙襄子，名毋卹，趙簡子的太子，與韓、魏二氏，共滅知氏，定三家分晉之局。㈡委質，質是形體，委質是向人屈膝，委身體於地，表示敬奉或要求之意。㈢建，安置。㈣挺，梃字之誤，梃是木杖。

【今譯】趙襄子對仲尼說：「先生卑躬屈膝以晉見人主，已經歷了七十位國君了，但都不順利，不曉得是世界沒有賢明的國君，還是先生的理想本來就行不通？」仲尼不回答。隔天，襄子拜見子路說：「我曾經請教先生一些道理，先生不回答，如果知道而不答，就是故意隱瞞，隱瞞道理，怎能算是有仁德呢？假使果眞不知道，怎能稱爲聖人呢？」子路說：「安置一口天下最響亮的鐘，而用木杖來敲打它，怎能發出聲音來呢？君上問先生，不就好像用木杖撞鐘嗎？」

衞將軍文子㈠問子貢曰：「季文子㈡三窮而三通㈢，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悔；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官運而言。

【今註】㊀衞將軍文子，春秋衞大夫，生平不詳。㊁季文子，名友，頗賢能清廉，魯桓公時爲相九年。㊂三窮三通，環境不順叫窮，環境如意叫通，三窮三通是三次不順利，三次如意，大半指官運而言。

【今譯】衞國將軍文子問子貢說：「季文子三次遭時不遇，三次官運亨通，爲什麼呢？」子貢說：「他窮困時就侍奉賢者，通達時就提拔窮困的人，富有時就佈施給貧人，貴顯時能優禮卑賤的人。窮困而能侍奉賢者，就不會懊悔；通達時能提拔窮困的人，就是忠愛於朋友；富有時能佈施給貧人，那麼宗族的人就親近他；貴顯時能優禮低賤的人，就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所以他有所得，是天理本來如此；有所失，是個人的命運。」文子說：「一個人有所損失而不獲得，是什麼緣故呢？」子貢答道：「就是因爲他窮困時不侍奉賢者，通達時不提拔窮困的人，富有時不佈施貧人，貴顯時不優禮低賤的人，那麼他假使有所得，是他運氣；若有所失，是天理本來如此。」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㊀，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㊁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仲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

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仲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㊂；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今註】㊀襄公，名諸兒，齊釐公太子，因淫邪而殘暴，爲臣下所殺。㊁公子糾，齊襄公之弟，避難於魯國，管仲、召忽二人輔助他，欲回繼位，失敗後爲魯人所殺。㊂瘠，意爲瘦，此處用以形容死於溝中的瘦瘠之人。

【今譯】子路請問孔子說：「管仲是什麼樣的人呢？」孔子說：「是大人物。」子路說：「從前管仲向襄公遊說，襄公不高興，這是沒有辯才；想立公子糾而不能成功，這是沒有才能；在齊國的家庭遭遇摧殘而不感傷，這是不仁慈；被囚禁在檻車中而沒有羞慚的樣子，這是不知恥；侍奉自己射殺的國君，這是不忠貞；召忽殉職而死，管仲不死，這是沒有仁心。老師爲何說他偉大呢？」孔子說：「管仲遊說襄公，襄公不高興，不是管仲無辯才，而是襄公不曉得喜悅；想立公子糾而不成功，不是沒才能，而是時運不濟；在齊國的家庭被摧殘而不感傷，不是不仁慈，而是了解天命；被囚禁於檻車中而沒有慚愧的樣子，不是不知恥，而是自己制裁自己；侍奉自己所射殺的國君，不是不忠貞，而是懂得權變；召忽殉職而死，管仲不死，不是沒有仁心。召忽是爲人臣下的人材，若不死便爲軍隊所俘虜，死了就留名於天下，這樣爲何要不死呢？管仲是天子的輔佐，諸侯的宰相，死了

就難免成爲水溝裡的腐尸，不死的話，他的功業能遍施於天下，爲何要死呢？由！你是不知其中道理的。」

晉平公㈠問於師曠㈡曰：「咎犯㈢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㈣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今註】㈠晉平公，注見前。㈡師曠，當時晉國樂師。㈢咎犯，晉文公的舅父，輔佐文公逃亡。㈣趙衰，晉文公的謀臣，有大功。㈣陽處父，春秋晉太傅，後被賈季所殺。

【今譯】晉平公向師曠請問說：「咎犯和趙衰比較誰賢能呢？」答道：「陽處父想做文公的臣子，依託於咎犯，經過三年尚未達成願望，依託於趙衰，三天就達成願望。智慧不能了解手下的士衆，是不聰明的；知道了而不報告長官，是不忠貞的；想說而不敢說，是不勇敢的；已經報告了，但長官不採納，是自己不賢能。」

趙簡子問於成摶㈠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㈡，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

，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今註】㈠成摶，生平不詳。㈡數變，屢次改變。

【今譯】趙簡子問成摶說：「我聽說羊殖是位賢能的大夫，他的德行怎麼樣呢？」答道：「臣下不知道。」簡子說：「我聽說你跟他很要好，你都不知道，爲什麼？」成摶說：「他做人常常轉變。他十五歲時，清廉而不隱藏他的過錯；二十歲時，仁愛而好義氣，三十歲時，作晉國的中軍尉，勇敢而好仁道；五十歲時，當邊城的將領，遠方的百姓又來和他親善。現在我已經五年不見他了，恐怕他又改變，所以不敢說我知道。」簡子說：「果然是位賢明的大夫，每轉變一次進步一次。」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㈠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㈡。」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㈢，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㈣，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㈤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㈥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㈦。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㈧，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今註】㈠春秋，六經的一種，孔子所訂魯國的歷史，記事之外，兼有褒貶。㈡遂事，出於公羊傳襄十二年：「大夫無遂事。」遂事是專權辦事。㈢社稷，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古代各國都有社稷，社稷的存亡，也表示國家的存亡。㈣科，即法律的條文。㈤常經，一般的法則。㈥公子結……救莊公危也，事見春秋莊公十九年。子結是魯大夫。㈦公子遂……僖公無危事也。事見春秋僖公廿六、廿七、廿八、卅、卅一、卅三年。㈧通詁，一定的解釋，指某一個詞，或某一個字而言。

【今譯】春秋的辭句，其字面的意義相反的有四處：既然說：「大夫辦事不可專斷。」就是不可擅自興起事端了。又說：「出了國境為國辦事，假使可安定社會，利益國家的事也可以專權。」既然說：「大夫奉君上的使命出國，對事務的處置由大夫決定。」又說：「奉君上的使命出境，聽到國君父母死亡的消息，只可慢慢走，不能返回。」這是什麼緣故呢？道理是這樣的：「以上那些義例，各有各的條目，不能轉移，混淆。不可擅自興起事端，是說平常一般的原則；可以專權，是說拯救危難，勦除禍患的事；進退由大夫自己決定，是說將帥帶兵打仗的事；慢慢走而不返回，是指出使的時候，路上聽到國君父母死亡的消息。公子子結隨便興起事端，春秋不責備他，是因為他救了莊公的危難。公子遂隨便興起事端，春秋譏評他，是因為僖公並無危難之事。所以，君上有危難而不專權赴救，這是不忠貞的。假使沒有危難而隨便興起事端，這是不守臣下的本分。古書上說：『詩經沒有一成不變的解釋，易經沒有一律吉祥的卦文，春秋沒有死板普遍的義例。』就是這個意思啊！」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㈠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㈡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㈢。』」

【今註】㈠宮商，宮商與角徵羽合爲中國古時所謂的五音。㈡柱，調整瑟絃的小木柱。㈢語見詩經大雅鹿鳴皇皇者華，莘莘今本作駪駪，是人多而走路快速的樣子。靡及即不及。

【今譯】趙王派遣使者到楚國，正彈瑟爲使者送行。告誡他說：「一定按我吩咐的話說。」使者說：「大王彈瑟不曾像這樣悲切！」趙王說：「宮商諸絃調整得好的緣故罷！」使者說：「調整好了怎麼不在絃柱上做個記號呢？」趙王說：「天氣有乾燥與潮濕的不同，因此絃也會受影響而有緩急之差，宮商變遷不可逆料，所以不做記號。」使者說：「賢明的君主派遣使者，將事務任命給他，並不用言辭來限制他，遇到吉事就要向人祝賀，遇到凶事就要向人弔慰。如今楚國和趙國相距有千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逆料，好比瑟柱不可做記號。詩經說過：『那衆多的趕路的使者們，內心每每躭憂不能及時完成使命。』」

楚莊王㈠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㈡欲發兵救宋，伯宗㈢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㈣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㈤，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㈥，令呼宋使降，遂倍㈦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㈧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公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今註】㈠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名侶，用兵有道。㈡晉景公，注見十二卷。㈢伯宗，春秋晉大夫，賢能正直，常以口辯得罪於人，後遂爲人進譖而死。㈣霍，春秋國名，在今山西省霍縣西南。㈤三要，三次邀求。㈥樓車，有瞭望臺的兵車。㈦倍，同背。㈧制命，制定法令。

【今譯】楚莊王起兵攻伐宋國，宋國派人告急求救於晉，晉景公想遣兵拯救宋國。大夫伯宗進諫道：「上天正在開啓楚國的國運，不可出兵討伐。」於是尋求壯士，獲得霍國人叫解揚的，字子虎，派他去叫宋國不要投降，路過鄭國，鄭國剛和楚國親善，因此捉住解揚，獻給楚國。楚王用優厚的

禮物賞賜解揚，跟他約定，使他轉變話語，叫宋國趕快投降。三次邀求，解揚才答應。因此楚人就讓解揚乘著樓車，命令他呼喚宋國投降。但是解揚却違背與楚國的約定，反而傳遞晉君的命令道：「晉國正派所有的軍隊來拯救宋國，宋國雖然緊急，小心不要投降了，晉兵立刻到了。」楚莊王大發脾氣，要烹煮他。解揚說：「君上能制定法令，這是正義；臣下能承受命令，這是守信。稟受我君上的命令出國行事，雖然死了，不能有二心。」楚王說：「你已答應我，後來又違背了，信用在何處呢？」解揚說：「我以死來許諾你大王，想要完成我君上的使命，我無遺恨。」回頭對楚君說：「做人臣下的不要忘記我這個爲國君效忠，反而被殺死的人。」楚王的幾位弟弟都勸告楚王赦免他。因此楚王最後赦了解揚，讓他回去。晉國就頒給他上卿的爵位，所以後世的人稱他爲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隱陵㈠，隱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㈡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隱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隱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隱陵君也。夫隱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㈢。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㈣之士怒也，解冠徒跣㈤，以頸顙地㈥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

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㈦刺王僚㈧，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㈨刺王子慶忌㈩，蒼隼⑪擊於臺上；聶政⑫刺韓王之季父⑬，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祲厲⑭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今註】㈠鄢陵，春秋國名，在今河南省鄢陵縣治。㈡唐且，鄢陵大夫，生平不詳。㈢當，匹敵，相當，對比。㈣韋帶，已見十二卷註。㈤徒跣，赤脚步行。㈥頞地，在地上叩頭。㈦專諸，春秋吳之刺客，將匕首置於魚腹中刺王僚。㈧王僚，吳王餘昧之子，季札之姪，公子光欲爭奪王位，乃派專諸刺殺他。㈨要離，春秋吳刺客，王僚死後，公子光又派他刺王僚之子慶忌。㈩王子慶忌，王僚之子。⑪隼，又名鶻，是一種兇猛的鳥。⑫聶政，戰國韓軹人，受嚴遂之使，殺韓相韓傀。⑬季父，最小的叔父。⑭祲厲，不可解，商務版作搢厲，疑乃祲厲之誤，祲厲是氣勢凌厲的意思。

【今譯】秦王以五百里的土地要交換鄢陵，鄢陵的國君推辭不接受，派遣唐且為使者向秦王致歉。秦王說：「秦國攻破韓國，消滅魏國，鄢陵君惟獨以五十里的土地存在，我豈是害怕他的威力嗎？我只是尊重他的道義罷了。現在寡人以十倍的土地和他交換，鄢陵君推辭不接受，是輕視我寡人的。」唐且避開坐席，回答說：「不是這樣的。我們鄢陵是一向不計較利害的。鄢陵君接受祖先的土

地，理應保守它。雖然有千里的土地要交換，也是不可以的，那裡僅有五百里就可以呢？」秦王憤怒起來，臉色變了，怒氣沖沖地說：「您也曾經看到天子發怒嗎？」唐且說：「臣下未嘗見過。」秦王說：「天子一旦發怒起來，橫臥的屍體有百萬之多，千里之內，盡染鮮血。」唐且說：「大王也曾見穿布衣韋帶的士人發怒嗎？」秦王說：「布衣韋帶的士人發怒時，只是脫去帽子，光著腳，在地上叩頭而已，有什麼難知呢？」唐且說：「這是匹夫愚人的脾氣而已，不是布衣韋帶的士發怒。專諸刺殺王僚時，彗星衝襲月亮，流星白天出現；要離刺殺王子慶忌時，蒼隼在臺上拍擊；聶政刺殺韓王的季父，白虹橫貫太陽，這三個人都是布衣韋帶的士人發怒，和我臣下合計就有四個了。當他們含著怒氣沒有發洩時，其淩厲之氣，上達霄漢。士人不怒就罷了，一怒之下，橫尸兩人，流血五步。」於是就握著短刀，起立看着秦王說：「現在就是了。」秦王臉色變了，跪起來說：「先生請坐，寡人清楚了。秦國攻破韓國，消滅魏國，陽陵惟獨以五十里的地方，幸能保存，完全是重用先生的緣故呵！」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賀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㊀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㊁，且魯賦五百，邾㊂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今註】㈠麻筋，筋同筋，麻筋卽麻的纖維。㈡血食，以血爲食叫血食，也就是葷食，肉食。此處指祿位而言。㈢邾，春秋時魯的附庸國，亦稱邾婁，後改爲鄒。

【今譯】齊國攻打魯國。子貢晉見哀公，請向吳國求救。哀公說：「何不用祖先的寶器呢？」子貢說：「讓吳國索取了我國的寶器，再興兵助我，恐怕靠不住。」因此就以六副楊幹麻筋做的弓箭前往。子貢告訴吳王說：「齊國不行正道，想使周公的後代失去祿位。況且魯國的賦稅有五百，邾婁的賦稅有三百，不知道用這些錢增加齊國的收入，對吳國有利沒有？」吳王害怕起來，就興兵拯救魯國。諸侯們說：「齊國攻伐周公的後代，而吳國能來拯救。」因此都來朝會吳王。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㈠，三年，使不往來，舍人㈡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㈢，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㈣北犬，敬上涓人㈤。」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㈥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

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七)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八)，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九)、黍離(十)。」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十一)彼晨風(十二)，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十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十四)，彼稷之苗，行邁靡靡(十五)，中心搖搖(十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十七)，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十八)。』」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十九)：『鳳凰于飛，噦噦(二十)其羽，亦集爰止，藹藹(二十一)王多吉士(二十二)，維君子使，媚(二十三)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今註】㊀中山，戰國國名，在今河北省中部。㊁舍人，親近左右的侍從官。㊂晨梟，水鳥名。㊃緤，繩子，這裡作動詞用。㊄涓人，掌管清潔的人。㊅怵然，驚懼的樣子。㊆外府，即外庫，乃宮廷財貨出納的機關。㊇斥帶，即尺帶。古時尺與斥通用。㊈晨風，見國風秦風。㊉黍離，見國風王風。⑪鴥，鳥飛疾速的樣子。⑫晨風，鳥名，即鸇，身青黃色。⑬欽欽，憂愁的樣子。⑭離離，下垂的樣子。⑮靡靡，速度緩慢的樣子。⑯搖搖，內心不安定的樣子。⑰一襲，即一副，包括上衣下裳。⑱詩曰……召之。出於國風齊風東方未明。⑲見詩經大雅生民卷阿。⑳噦噦，今本詩經作翽翽，鳥飛的聲音。㉑藹藹，衆多的樣子。㉒吉士，賢才之士。㉓媚，歸順愛戴。

【今譯】魏文侯封太子擊到中山去，經過三年，沒有派使者往來兩國之間。有一位舍人，是趙國人，名叫倉唐的，進諫說：「做人子女的，三年未知父親的消息，不能叫孝順；做人父親的，三年不管兒子，不能叫慈愛。君上爲什麼不派遣人出使大國呢？」太子說：「我已經盼望很久了，尚未得到可以出使的人。」倉唐說：「我願意奉命出使。請問君侯有何嗜好？」太子說：「君侯嗜食晨梟，喜愛北方的犬。」於是就派遣倉唐牽著一隻北犬，奉著一隻晨梟，獻給文侯。倉唐到達後，請求謁見，說：「我是您罪孽深重的兒子擊的使者，不敢列於大夫的朝廷，謹利用空閒的時間，奉著晨梟，敬獻給您的庖廚，牽著北犬，恭敬地上奉給您的涓人。」文侯高興地說：「擊愛我，知道我的嗜欲，知道我的喜好。」因此召見倉唐，說：「擊身體沒有毛病罷。」倉唐說：「嗯！嗯！」這樣一問一答，一共三次。於是說：「君上派出太子，封他爲國君，稱呼他名字，是不禮貌的。」文侯吃

驚地，改變臉色，問道：「你的君長沒有毛病嗎？」倉唐說：「我要來的時候，他尚在宮庭裡拜送書信呢！」文侯回顧指著左右侍者說：「你的君長，身高和誰一樣。」倉唐說：「按照禮節，比擬一個人必須找適當的對象，諸侯不可有所匹敵，因此找不到比擬的對象。」文侯說：「他身長大小跟寡人如何？」倉唐說：「君上賜給他外府的皮裘，還能勝任，賜給他尺帶，不必再改造。」文侯說：「你的君長研究什麼？」倉唐說：「研究詩經。」文侯說：「詩經中他喜好什麼？」倉唐說：「喜好晨風、黍離二首。」文侯自讀晨風之詩道：「那疾飛的晨風鳥，飛入蒼鬱的北林了，我好久不見賢明的君上，內心欽欽然不能忘懷，奈何！奈何！難道他早已將我遺忘了嗎？」文侯說：「你的君長以爲我遺忘他嗎？」倉唐說：「豈敢，常常想念罷了。」文侯又讀黍離之詩道：「那垂垂的黃米，那稷穀的幼苗；我遲遲於征途上，心中煩惱飄搖，了解我的人說我心憂，不了解我的人，說我有何奢求？悠悠的蒼天啊！這是何人呢？」文侯說：「你的君長埋怨嗎？」倉唐說：「豈敢！時常想念罷了。」文侯於是派遣倉唐賜一副衣裳給太子，命令倉唐在鷄啼時到達。太子起床迎拜，接受賞賜，打開衣篋，看見衣裳全部顚倒了。太子說：「君侯賞賜我衣服，並不是因爲寒冷的關係。是想召見我，不要再和別人計議，所以命令你鷄啼的時候抵達。詩經說：『東方尚未破曉，做臣下的爲了趕上早會，慌張之間，顚倒衣裳，顚來倒去間，已有人從君侯之處來催召我了。』」於是就西去謁見。文侯非常高興，乃擺上酒席，說道：「遠離賢人而接近自己寵愛的人，不是國家的好政策。」就派出少子摯，封到中山，使太子擊回國。所以說：「想要了解他的兒子，看看他結交的朋友；想要了解他的國君，看看他所派遣的使者。」趙國倉唐出使一次，便使文侯變爲慈父，使擊成爲

孝子。太子就稱讚說：「詩經說：『鳳凰飛來了，發出噦噦的聲響，牠們飛翔而下集，停止在一起。周朝的王室，也有衆多的賢能之士，做天子的使者，歸順愛戴天子。』這也是形容舍人啊！」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㈠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㈡。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㈢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今註】 ㈠豚尹，楚國大夫，生平不詳。 ㈡沈駒，晉國大夫，生平不詳。 ㈢危處，處境危險。

【今譯】 楚莊王想攻伐晉國，派豚尹去探察虛實。回來說：「不可以攻伐的。在上位的人，憂思國政；在下位的人，生活安樂。而且有賢明的大臣叫沈駒。」隔了一年，又派豚尹去探察，回來說：「可以了。起初的賢人死了。諂諛奉承的人，多在國君的宮室中，他們的國君愛好享樂而不講求禮法；在下位者處境危險，埋怨在上位的人，上下離心離德，不能合作，興兵去攻伐，百姓一定首先造反。」莊公聽從他，果然像他說的一樣。

梁王贅㈠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㈡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

？」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㊂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之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㊃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㊄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㊅衣不趨㊆。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觀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㊇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㊈若㊉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⑪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今註】㊀贊，集合之意。㊁任座，戰國魏大夫，生平不詳。㊂柳下惠，春秋魯人，即展禽，

名獲，字季，居柳下，有賢名。㈣韋帶，註見前。㈤炮，即燃燒。㈥袪衣，提起衣裳。㈦趨，脚步細碎而快，表示謹愼與禮貌。㈧藉，假託。㈨芒，混亂的意思。㈩若，同你。㈡刳，即割刺。

【今譯】　梁王集合羣臣而評議他們的過錯。任座進諫說：「君上國家土地廣大，人民堅強而衆多，國內沒有賢人辯士，怎麼辦？」王說：「寡人國家小而窄，人民柔弱，臣下不多，寡人自己治理，何必用賢人辯士呢？」任座說：「不能這樣說。從前齊國無故起兵打魯國，魯君很躭心。召見他的相國說：『怎麼辦呢？』相國回答道：『柳下惠年少時好學，長大後智慧高，君上試一試召見他，命他出使於齊國。』魯君說：『我是千乘的君主，親身出使到齊國，齊國都不聽。柳下惠只是布衣韋帶的士人，派他出使，又有什麼好處呢？』相國答道：『臣下聽說向人乞火總是希望燃燒起來。現在派柳下惠出使到齊國，縱然無法解除齊兵，究竟魯國不會受攻得很更厲害。』魯君就說：『是這樣嗎？』相國就派人去召見柳下惠，進門，柳下惠提起衣裳，不趨前下拜。魯君避開席位站起來說：『寡人是飢餓了才求黍稷，口渴了才掘井的人，以前未曾以喜事召見你。現在國事緊急，百姓恐懼，希望委託你大夫出使齊國。』柳下惠說：『好的。』於是東行謁見齊侯。齊侯說：『魯君恐懼嗎？』柳下惠說：『我們君上不怕。』齊侯怒氣冲冲地說：『我看你們魯城，混亂恐慌，像要滅亡的國家一樣，百姓拆掉屋子，斫伐林木來搶救城郭。我看你們魯君像我國一樣忙亂，你說他不害怕，爲什麼？』柳下惠說：『我們君上所以不恐懼，是因爲祖先是周朝宗室分出，封來魯國，您君上的祖先也是起源於周室，封到齊國，他們一起走出周的南門，殺了一隻羊，約定說：「此後子孫如

有敢於互相攻伐的，教他與這隻殺掉的羊同罪。」我們君上就因爲那隻殺掉的羊，所以不恐懼。不然老百姓並不是不着急。』齊侯就解除圍兵，後退三百里。柳下惠只是個布衣韋帶的士人，終於解除齊兵，消釋魯國的災難，假使沒有賢士聖人，要怎麼辦呢？」

陸賈㊀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㊁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㊂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弃㊃反天性，捐㊄冠帶，欲以區區㊅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覇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㊆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㊇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㊈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㊉、曹參⑪、韓信⑫賢？」陸生曰：「王似賢。

」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⑬三王⑭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⑮，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區⑯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⑰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⑱，直⑲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⑳。

【今註】㈠陸賈，漢高祖謀士，著有新語一書。㈡尉佗，漢眞定人，姓趙，高祖封爲南越王，呂后當政時，曾稱帝，文帝時廢其帝號。㈢箕踞，屈膝而坐，形狀如箕。㈣弃，同棄。㈤捐，意爲棄。㈥區區，小小的樣子。㈦劫，威迫。㈧剖符，符是古時用爲憑信的物件，用金屬，玉器，或木，竹製造。剖符是將符剖成兩半，朝廷與外官各執一半，外官遣使時，持符與朝廷相合以爲憑信。㈨蹶然，顚仆不穩的樣子。㈩蕭何，漢朝沛人，助高祖平定天下，後爲相國。⑪曹參，漢沛人，與蕭何同佐高祖起兵，後繼蕭何爲漢相。⑫韓信，漢淮陰人，與張良，蕭何，稱爲漢興三傑。⑬五帝，說法不一，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⑭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文王。⑮天地剖判，剖判是分而爲二，古人以爲宇宙初始，混沌一團，後來清升爲天，濁降爲地，漸生萬物，名爲天地剖判。⑯踦區，同崎嶇，不平坦之意。⑰至，恐爲自之

中大夫是皇帝身邊的大夫，太是尊稱。

音誤。㈧橐中裝，橐是無底的袋，橐中裝是袋中裝入各種寶物。㈨直，同值。㈩太中大夫，

【今譯】　陸賈隨從漢高祖平定天下，人家都稱他爲有口才的辯士，奉侍於皇帝左右，常出使諸侯之國。等到高祖稱帝，中國剛剛安定，尉佗平定南越之亂，高祖順便立他爲王。高祖派陸賈出使，賞賜尉佗一個印信，正式爲南越王。陸生抵達之時，尉佗頭髮像木椎，坐在那裏，形狀如箕，召見陸生。陸生乘機勸說尉佗道：「足下是中國人，親戚、兄弟、祖宗墳墓都在眞定。現在足下棄反本性，捐除帽子與衣帶，想要以小小的南越，和天子相爭衡，作爲對等的國家，禍患就要降臨自身了。而且，當初秦朝政事荒失，諸侯豪傑，比肩而起，只有漢王首先入關，佔領咸陽，項籍違背盟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都臣屬於他，可以說是最強大的了。但是漢王崛起於巴蜀，驅策天下，威震諸侯，結果誅戮項羽而消滅他。五年之間，海內平定，這不是人力所能致，而是上天有意成全。天子聽說您君王在南越稱王，不幫助全天下的人，誅討暴逆之徒，朝中將相都想派兵征討大王。天子因爲憐憫百姓剛剛勞苦過去，暫且休息一下，派遣我帶印給君王，剖開符信，互通使節，君王理應到郊外迎接，向北面，以臣下自居，如今反想以新締造而未整頓的南越，在此屈強不服，漢朝果眞聽說如此，便掘開並焚燒君王祖先的墳墓，夷滅您的宗族，派遣一偏將軍，帶領十萬兵衆蒞臨南越，南越人便殺你大王，向漢投降，簡直像反覆手掌一樣容易。」於是尉佗就蹶蹶地起來坐著，向陸生道歉：「住在蠻夷的地方太久了，忘失禮節道義。」因此問陸生說：「我和蕭何、曹參、韓信比較，誰比較賢能？」陸生說：「君王好像比較賢能。」又問道：「我和皇帝，那個賢能？」陸生說

：「皇帝興起於豐沛，討伐暴虐的秦朝，誅戮強勁的西楚，爲天下人興利除害，承繼五帝三王的事業，統治中國，中國人民爲數近億，地方有萬里之廣，居住天下最肥沃的地方，人口衆多，用車輿交通，萬物殷實而富厚，政事掌於一家之手，自從天地分判以來，還沒有過。現在君王的人衆不過數十萬，都是蠻夷未化之人，地勢崎嶇不平，處於高山大海之間，好比漢朝一個郡，怎能和漢王比較呢？」尉佗大笑說：「我不在中國興起，所以在此地稱王，假使讓我居住中國，何嘗不如漢朝呢？」因此對陸生特別喜愛，跟他挽留數月，設酒相樂，說道：「越國之中，沒有值得暢談的人，自從你來，使我每天聽到一些未曾聞見的消息。」就賞賜陸生一個槖中裝，價值千金。佗又送了千金。陸生就授任尉佗爲南越王，命令他稱臣，遵奉漢朝的規約。當他回報漢朝，高祖非常高興，就授他爲太中大夫的官。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㈠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㈡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㈢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今註】 ㈠宛丘，在今河南省淮陽縣東南，古屬陳國。 ㈡趣，同趨，脚步細碎而恭謹叫趨。
㈢瞿然，驚懼的樣子。

【今譯】 晉楚兩國之君在宛丘的地方舉行親善的會盟，宋國也派人去參加。晉楚的大夫說：「用天子的禮節趨見我們國君，我就帶你去晉見。」使者說：「帽子雖然壞了，還是應當戴在上面；鞋子雖然是新的，應該穿在下面；周室雖然衰微，諸侯也不能改變他的身分。縱使軍隊爬上宋國的城牆，也不更換我的服裝。」說完就作揖離開。諸大夫看了很驚訝，就用諸侯的禮節接見他。

越使諸發㈠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日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㈡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㈢。」若此之謂也。

【今註】 ㈠諸發，戰國越大夫，生平不詳。 ㈡海垂，邊遠靠海的地方。 ㈢見詩經大雅卷阿。

【今譯】 越國派使者諸發拿一枝梅子贈給梁王。梁王的臣子叫「韓子」，轉頭向左右的官吏說：「

那有用一枝梅子贈送列國之君長的道理呢？等我為你們去羞辱他。」就出去告訴諸發說：「我們大王有命令，吩咐說客人戴帽子就以禮貌召見，不戴帽子就不見。」諸發說：「那越國也是天子的封地，不居於冀、兗二州的中原，而處在偏僻的海邊，屏蔽外族而為住所，但蛟龍又和我們爭奪，所以要把頭髮剪斷，身上畫了花紋，色彩斑爛可觀，好像龍子的緣故，就是要防避水神。現在大國的命令說，戴帽就以禮節召見，不戴帽則不見。假使大國的使者有一天也訪問敝國，敝國的國君也下命令說：『客人一定要剪髮紋身才召見他。』這樣對你們大國作何感想，如果你們內心覺得平安。我願意借頂帽子晉見，如果你們內心覺得不安，希望不要變更本國的習俗。」梁王聽到這件事，就披著衣服出來見諸發，下令趕開韓子。詩經上說：「只有才德具足的使者，能順愛天子。」就是這個意思罷。

晏子㈠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㈡曰：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㈢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㈣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㈤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㈥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今註】 ㈠晏子，春秋齊大夫，名嬰，諡平，字仲，史稱晏平仲，歷事靈公、莊公、景公，因勤儉

賢能，爲當代人所讚賞。㈡儐者，替主人接待賓客的官。㈢行人，相當現在的外交官。㈣慽然，不安的樣子。㈤不佞，沒有才幹的人，這裡用爲客氣話。㈥惡，同何。

【今譯】　晏子出使吳國，吳王告訴行人說：「我聽說晏嬰是北方有辯才，熟習禮節的人。要命令儐者：客人來了就說天子召見。」隔一天，晏子有事情到宮廷。行人說：「天子召見你。」晏子有三次面露不安的樣子，說：「我受敝國君長的命令，出使到吳王的處所，我沒有才幹，迷迷糊糊走入天子的朝廷，請問吳王在那裡呢？」然後吳王說：「夫差請見。」結果晏子用諸侯的禮節入見他。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敎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慽然㈠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㈢而訾㈣高橛㈤者。」

【今註】㈠慽然，注見前。㈡逡巡，註見前。㈢倮，同裸，不穿衣服。㈣訾，譏笑，毀謗。㈤高橛，橛是門限，高橛乃指富貴之家。

【今譯】　晏子出使吳國。吳王說：「寡人一向寄居在偏僻簡陋的蠻夷地方，很少接受君子的敎養，有不對的地方，請私下敎導我，不要見怪！」晏子不安地避開座位。吳王說：「我聽說齊君爲人陰

險而傲慢，粗野而殘暴，你容忍他爲何這樣過分呢？」晏子退後答道：「我聽說一個人對精微的事情不通達，粗陋的事情做不好，這樣一定要操勞；大事做不到，小事不屑做，這樣一定要貧窮；權位大而不能號召別人，權位小而不能到別人家門請求託身，這樣一定要困苦。這是我所以要做官的緣故，像臣下這種人那能用大道去教養百姓呢？」晏子出來。吳王笑道：「今天我譏笑晏子，好像一個人沒有衣服穿而去譏笑大戶人家。」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㊀。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㊁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今註】㊀削，剖去果皮的刀子。㊁萬乘，意爲萬輛兵車。古代王者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楚國當時已稱王，所以稱萬乘。

【今譯】景公派晏子出使到楚國。楚王送來幾個橘子，旁邊放了一把削皮刀。晏子不剖就連皮吃了。楚王說：「橘子應當剖皮。」晏子答道：「臣下聽說，在人主面前接受賞賜，瓜桃不可削，橘柚不可剖。如今您沒有吩咐，我臣下不敢剖，可是臣下並不是不知道。」

晏子將使荊㊀，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㊁？」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㊂，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今註】㊀荆，楚的別稱。㊁坐，犯罪。㊂枳，水果的一種，似橘而小，高五、六尺，開白花。

【今譯】晏子將要出使楚國，楚王知道了，就告訴左右的官吏說：「晏子是賢能的人，現在剛要來，我想羞辱他，用什麼方法呢？」左右的官吏答道：「等他來的時候，我捆絆一個人從大王的身邊走過去。」於是有一次，楚王和晏子站着談話，有一個人被絆着，經過楚王身邊。楚王說：「做什麼事呢？」答道：「是齊國人。」王說：「犯什麼罪？」答道：「犯偸盜罪。」王說：「齊人本來就好偸盜嗎？」晏子囘過頭看那犯人說：「江南有橘子，齊王派人拿去種在江北，結果長大不是橘子，變成枳，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土地性質不同使它這樣的。現在齊人居住齊國不敢偸盜，到了楚國就變了偸盜，豈不是土地使他這樣的嗎？」楚王說：「我想傷害你，却反而傷害了自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

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㈠三百閭㈡，張袂㈢成帷㈣，揮汗成雨。比肩繼踵㈤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㈥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今註】 ㈠臨淄，今縣名，屬山東省，周時是齊國都。 ㈡閭，周時制度，五家爲一比，五比爲一閭，則一閭爲廿五家。 ㈢袂，衣袖。 ㈣帷，布做的帳幕。 ㈤踵，脚後跟。 ㈥不肖，沒有才幹。

【今譯】 晏子出使楚國。晏子身材短小，楚國人做一個小門在大門旁邊，請晏子進去。晏子不進去，說：「出使到狗國就從狗門入。現在我出使楚國，不應該從這個門進去。」招待的人又從大門帶領他入見楚王。楚王說：「齊國沒有人嗎？」晏子答道：「齊國的臨淄有三百閭，張開袖子便成布帷，揮去汗水好像下雨，肩併着肩，脚跟接著脚跟，怎麼沒有人呢？」楚王說：「可是爲什麼派你來呢？」晏子答道：「齊國派遣使者各有對象，那些賢能的人派遣給賢明的君主，沒才幹的人派遣給沒才幹的君主。我晏嬰最沒才幹，所以只能出使楚國。」

秦、楚轂兵㈠，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㈡也。王方殺

子以釁鐘㊂，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㊃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㊄」。

【今註】㊀轂兵，意爲打仗。車輪中心叫轂，因打仗時兵車車轂往往互相摩擊，所以叫轂兵。㊁良龜，好的龜殼。古時以龜殼占卜，龜殼若好，卜事就靈，那種龜殼或稱神龜。㊂釁鐘，殺害畜牲，然後用牲血塗補鐘的隙縫。㊃錯秦相楚，與秦衝突而幫助楚國。㊄造命，雖於造次之間，猶能完成使命。

【今譯】秦、楚兩國交戰，秦王派人出使楚國。楚王派人戲弄他說：「你來的時候也曾占卜嗎？」答道：「是的。」「占卜的結果怎樣呢？」答道：「很吉祥。」楚人說：「哎！不要吹牛了，你們國家並沒有好的龜甲。我們大王就殺你去釁鐘，怎麼會吉祥呢？」使者說：「秦、楚交戰，我們君王派我來，先窺探一下，假使我死了不回去，那麼我們君王就知道戒備，整頓軍隊來防範楚國侵略，這是我所說的吉祥。而且假使一個人死了以後失去知覺，那又何必釁鐘呢？死了以後有知覺，我那裡會幫助楚國反秦國呢？我一定會使楚國的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就沒有辦法整齊士兵，治理君上

的軍隊了。殺掉人家的使者，阻止人家的計劃，不是古代通行的辦法。你身為大夫的人，請考慮考慮吧！」使者將這些話報告楚王，楚王於是赦免他。這叫做「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㈠雒路，渡濟橋，焚雍門㈡，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㈢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㈣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㈤，定獲乎琅邪㈥，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㈧父與及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㈨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㈩，級頭百萬，囊瓦(十一)奔鄭，王保於隨(十二)。引師入郢(十三)，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十四)矣。」

【今註】㈠遵，循著。㈡雍門，齊西門之名。㈢王歜，當時齊將，生平不詳。㈣公孫差，當時齊將，生平不詳。㈤淄、澠，山東省水名。㈥琅邪，又作瑯邪，在山東省諸城縣東南海濱。

㈦刁勃，生平不詳。㈧子胥，即伍子胥，其父伍奢為平王所殺，胥逃入吳，助吳伐楚，鞭平王屍。㈨闔廬，一名闔閭，名光，用伍子胥西伐楚，威震中國。㈩柏舉，古地名，在今湖北省麻城縣東北。⑪囊瓦，楚國大將，曾帶兵伐吳。⑫隨，春秋國名，後為楚所滅，在今湖北省隨縣。⑬郢，楚平王的都城，即今湖北省江陵縣東南的郢縣。⑭柎，弓把。

【今譯】楚國派使者到齊國報聘，齊王設宴在梧宮款待他。使者說：「好大的梧桐啊！」王說：「大江大海裡的魚，可以吞沒舟船；大國的樹木也一定是巨大的。使者何必驚怪呢！」使者說：「從前燕國攻打齊國，軍隊循著雒路，渡過濟橋，燒毀雍門，攻擊齊國的左邊，使右邊空虛。王獸在杜山吊死，公孫差在龍門戰鬥而死。燕兵在淄水和澠水放馬飲水，在琅邪山斬獲不少人衆。齊王和太后奔逃到莒國，亡命到城陽的山上。正當這時，梧桐有多大呢？」王說：「由陳先生回答他。」陳子說：「我口才不如刁勃。」王說：「刁先生應答他。」刁勃說：「使者問梧桐的年齡嗎？從前楚平王無道，加害申氏，殺了伍子胥的父親和長兄。子胥散被頭髮在吳國討飯。闔廬重用他為將相。三年後，吳兵報了楚國的仇恨，在柏舉戰勝，獲首級百萬，楚將囊瓦奔逃到鄭國。楚王接受隨國的保護。子胥引兵入郢都，軍隊如雲湧般，行進於首都郢城。子胥親自射擊宮門，挖掘平王的墳墓，數出他的罪行，說：『我的先人沒有罪，你竟殺死他。』叫士兵每人鞭撻一百下，然後才停止。那時候，梧桐之大已可以做子胥的弓把了。」

蔡使師強㈠、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㈡者，獨為師強王堅乎？」

趣見之，無以次㊂，覩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今註】㊀師強、王堅，蔡國無此二人，故意用此名，以告誡楚國。㊁章章，聲名卓著。㊂無以次，不按照禮儀的次序。

【今譯】蔡國派遣師強、王堅出使於楚國。楚王知道了，說：「都是這樣頂頂有名的人，只是爲了表示他們軍隊強盛，國王意志堅定嗎？」於是召見他們，這兩人却不知禮儀的次序，看看二人的長像，便懷疑他們的姓名，不但聲音聽來醜陋，外形看了也使人討厭。於是楚王大怒，說：「當今蔡國無人嗎？果然如此，這個國家可以討伐；有人而故意不派遣嗎？果然這樣，也可以討伐；是專門用這兩人來告誡寡人嗎？假使這樣，也可討伐。」因此派遣兩個使者，結果使楚王引起三種攻伐的動機，這是糊塗的蔡國啊！

趙簡子㊀將襲衞，使史黯㊁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㊂爲相，史鰌㊃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㊄：『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今註】㈠趙簡子，註已見前。㈡史黯，春秋晉國太史。㈢蘧伯玉，註已見前。㈣史鰌，又名史魚，春秋衞大夫，死時以屍諫衞靈公用蘧伯玉。㈤見易經渙卦六四爻辭。

【今譯】趙簡子將要派兵襲擊衞國，先遣史黯去探察虛實。史黯經過了一個月又六天才返國。簡子說：「爲什麼去那麼久呢？」史黯說：「想圖謀利益，反而遭到損害，這是因爲不小心觀察的緣故。現在蘧伯玉在衞國爲相，史鰌幫忙他，孔子在那裡作客，子貢在衞君的前面聽候差遣，非常恭順。易經上說：『渙其羣，元吉。』渙就是說那些賢人能散化危險的局面，羣是象徵人數衆多，元是吉的開始。渙其羣，元吉，就是輔佐的人多是賢人。」簡子聽了，就收住軍隊，不敢妄動。

魏文侯㈠使舍人㈡毋擇㈢，獻鵠㈣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弊㈤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㈥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㈦。」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今註】㈠魏文侯，注見前。㈡舍人，親近於君侯左右的官。㈢毋擇，生平不詳。㈣鵠，一

名天鵝。㈤弊，乃幣之誤字。（見商務版說苑楊以漟校本。）㈥質，同櫍，是一種刑具。㈦湯沐邑，古時諸侯到王都朝天子，天子所賜與的齋戒自潔之地。

【今譯】魏文侯派遣舍人毋擇，奉獻一隻天鵝給齊侯。毋擇在半路讓牠跑掉了。只好獻上一隻空籠子。他朝見齊侯說：「敝國君派我毋擇來奉獻天鵝，途中天鵝飢餓口渴，我就把牠放出飲食，結果天鵝一飛冲天，就不回來了。我心想並不是沒錢再買隻天鵝，那有人做他國君的使者，而把他的錢幣輕易花費的呢？心想我並不是不能拔劍砍頭，使自己肉體腐朽，讓骸骨暴露於荒野之中，為的是恐怕我君上從此有貴天鵝而賤士的惡名。心想我並不是不敢逃走到陳國和蔡國之間，是恐怕斷絕兩國的來往。因此我不敢愛惜性命，逃脫一死，來獻上空籠，請主君用斧質來砍殺我。」齊侯非常高興，說：「寡人今天聽了這些話，勝過得到三隻天鵝，寡人在都城郊外有百里的地方，願意獻給先生作為湯沐邑。」毋擇對答說：「那裡有人為他的國君出使，而輕易地花用錢幣去貪得諸侯的土地呢？」於是他就出去，不再回來。

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㈠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㈡。白屋㈢之士，皆關其謀；芻蕘㈣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㈤。」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得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

之九臣㈥誠而興於朝，其四臣㈦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今註】㈠諦，謹慎細心。㈡蓍龜，蓍是一種草，龜是龜殼，古時用這兩種東西占卜吉凶。㈢白屋，就是用茅草蓋的房子，爲貧賤的人所居。㈣芻蕘，亦作蒭蕘，就是拾撿柴火的賤人。㈤語見論語子罕篇。㈥九臣，就是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這九人都曾在堯、舜的朝裡作官。㈦四臣，是共工、驩兜、三苗、鯀，都被舜所流放或處死。

【今譯】賢聖的君王在辦理一件事的時候，一定先要審愼地謀劃考慮，然後用蓍龜加以占卜，考察吉凶。國中貧賤的人都參加意見；連撿柴火的工役，也都竭盡他們的心思，所以辦了上萬的事業，也不會有失算的地方。古書說過：「大衆的智慧，可以預測天機，而綜合各方意見，必須由一人獨自去裁斷。」這是偉大謀略的方法。權謀有兩種，上等的權謀可以預知天命，其次的可以測知人事。知天命的人，可以預見存亡禍福的根源，早知盛衰廢興的發端，預防禍事於未發生之前，避免災難於未形成之先，像這種人生在亂世，不會危害自己的生命，生在太平盛世，就一定能得到國家的權位。那知人事的人也不錯，遇事時能知道得失成敗的差別，而追究到事情的結果，所以沒有失敗荒廢的功業。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一起實踐人生的大道，未必能和他謀劃出一個權宜的辦法。」如果不是能預知天命，預測人事的人，誰能使用權謀的法術呢？權謀有中正與邪惡兩種：君子

的權謀是中正的，小人的權謀是邪惡的。用心中正的人，他的權謀講求公平，所以他爲百姓盡心盡力，完全出於至誠；那用心邪惡的人，因爲喜好私利，所以他爲百姓做事，完全出於詐僞。詐僞就引起亂事，誠心就太平無事。因此，堯的九位大臣辦事誠懇，就被朝廷重用，其他四位大臣因爲辦事詐僞，就被殺於草野。至誠的人，可以興隆到後代子孫；詐僞的人，當世就被消滅了。知天命知人事，而擅長於權謀的人，必須審察誠詐的根源後果，來立身處世，這也是權謀的方法之一。明智的人辦事，當圓滿的時候，就考慮有過份的弊病；當平穩的時候，就考慮有危險的傾向。當安全的時候，就恐怕發生危險；當委曲不順利的時候，就想辦法使事情順利。由於他講求預先防範，惟恐來不及，所以他做事百發百中，不會有缺陷的。

楊子㈠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㈡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㈢是也。」

【今註】㈠楊子，即楊朱，戰國衞人，字子居，主張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㈡僕子，僕同僕，僕子是古時有賢德的人，生平不詳。㈢晏嬰，即晏平仲，齊國賢大夫。

【今譯】楊子說：「做一件事而使人變得貧窮，或使人變得富有，那是行爲不正的緣故；做一件事而使人獲得生存，或使人喪失生命，那是會傷害到一個人的勇氣的。」僕子說：「楊子有智慧，但

是不知天命，所以他內心多疑。古語說：『知道天命的人就不會疑惑。』晏嬰就是這樣的人。」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㈠，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㈡乎！丘之不濟㈢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㈣，則麒麟㈤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㈥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今註】㈠澤鳴、犢犨，春秋賢大夫，生平不詳。㈡洋洋，水盛大貌。㈢濟，渡過。㈣刳胎焚夭，刳是割剖，胎是腹中的嬰兒，夭是方長未成的草木。刳胎焚夭是剖開婦人的肚子，取出小孩，焚燒尚未長大的草木。㈤麒麟，一種仁慈的獸類，有人以爲卽長頸鹿。雄性爲麒，雌性爲麟。㈥鳳凰，又作鳳皇，雄爲鳳，雌爲皇。是一種神鳥，相傳天下太平才會出現。

【今譯】趙簡子說：「晉國有澤鳴、犢犨，魯國有孔丘。我殺了這三人，那麼天下就有辦法可掌握了。」因此就召見澤鳴、犢犨，以政事任命他們，藉機殺害。又派人去魯國聘請孔子。孔子到黃河渡口，面臨着河水觀望著，說：「美麗的河水啊！浩浩湯湯地流著。我孔丘今天不能渡過去，這是命中註定的吧！」子路上前說：「敢問這話怎麼說？」孔子說：「澤鳴、犢犨是晉國有賢德的大夫

，趙簡子還沒得志的時候，和他們同聞共見，志同道合，等他得志了，便殺掉他們，然後掌握政權。所以我聽說：一個國家之內，如果剖腹取出嬰兒，焚燒未長成的草木，那麼麒麟就不去那種地方；將沼澤的水取乾，然後下去捉魚，這樣蛟龍不遊那種沼澤；翻倒鳥巢，毀掉鳥卵，那麼鳳凰便不在那裡飛翔。我聽說君子的人都很沈重地悲哀他的同類。」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廟燔㈠。」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㈡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㈢上帝，其命不忒㈣。』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㈥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今註】㈠燔，燃燒。㈡釐王，周莊王之子，名胡。㈢皇皇，偉大的樣子。㈣不忒，忒是差誤，不忒是不會差誤。㈤玄黃宮室，是宮室的名稱。玄是黑色，指天，黃是土地的顏色，玄黃即喻天地，釐王欲自比天地，故作玄黃宮室。㈥章，同彰，表明。

【今譯】孔子和齊景公坐著論事，左右的官吏忽然報告說：「周室派使者來通告說周的宗廟燒掉了

。」齊景公出來問道：「什麼廟？」孔子說：「是釐王廟。」景公說：「爲什麼知道呢？」孔子說：「詩經說：『偉大的上帝，祂所賦予的絕無差誤。』上天給與有仁德者福報，同樣的道理，祂也降禍給無德的人。釐王變亂文王、武王的制度，建築玄黃宮室，輿車馬匹都是奢華無度，上天不會振興他，因此就降災給他的廟宇，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景公說：「上天爲何不殃害他的生命，而殃害他的廟宇呢？」孔子說：「上天是因爲文王的緣故，假使殃害他的身體，文王的祭祀不是斷絕了嗎？所以殃害他的廟宇來表明他的罪過。」左右的官吏進來報告說：「是周釐王廟。」景公大爲驚訝，起身拜了兩拜，說道：「很好！聖人的智慧怎能說不偉大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㊀，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㊁！日之役者，有執柘杵㊂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㊃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㊄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㊅清淨者，縗絰㊆之色；勃然㊇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

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今註】㊀莒，春秋齊國東境的小國，非少昊之後。㊁歎，語首歎詞。㊂柘杵，柘木製成的杵。㊃東郭垂，東郭是複姓，按姓譜，齊公族大夫居住在東郭、南郭、西郭、北郭的，都以地爲姓。垂是名。㊄儐者，引導賓客的人。㊅愀然，哀愁的樣子。㊆縗絰，以麻布做的喪服，被在胸前的叫縗，戴於頭上的叫絰。㊇勃然，旺盛的樣子。

【今譯】齊桓公和管仲計劃討伐莒國，謀議尚未宣佈，國人已經知道了。桓公感到奇怪，便問管仲，管仲說：「國內必定有聖人。」齊桓公感慨地說：「哎！白天那些服勞役的人，有一個拿着柘杵向上看的，大概是那人吧！」於是下令再召集來服勞役，不能互相替代。一會兒，東郭垂來了。管仲說：「一定是這個人。」於是命令儐者引導他進來，依照等級站着。管仲說：「說討伐莒國的是你吧？」答道：「是的」。管仲說：「我並沒有說要討伐莒國，你爲什麼說要討伐莒國呢？」答道：「我聽說：君子善於謀議，小人善於揣測。我是私自揣測的。」管仲說：「我沒有說伐莒，你怎麼揣測？」答道：「我曾聽說：君子有三種臉色：優遊歡喜快樂，是敲鐘擊鼓奏樂時的臉色；哀愁安靜清閒，是家有喪事的臉色；臉上帶着盛怒的表情，是將要用兵的臉色。那天我遙望主君在臺上

，臉上帶着盛怒的表情，這是將要用兵的臉色。主君歎氣而不唱歌，所談論的是莒國。主君舉起手臂，指向的地方也是莒國。我私下思慮，那些小諸侯中，尚未降服的，只有莒國，所以說出伐莒的事。」當時君子就評論說：「一般來講，耳朵所以有所聽聞，是因爲有聲音的緣故。現在不聽到聲音，而僅憑臉色和手臂，這是東郭垂能夠不用耳聽而有所聞知。桓公和管仲雖然善於計謀，却不能隱瞞聖人聽聞於無聲之間，看見於無形之際，東郭垂就有這個本領。所以桓公就賜他俸祿，並且尊敬他。」

晉太史㈠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㈡歸周。周威公㈢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㈣，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㈤，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

曰：『中山㈥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㈦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㈧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今註】㈠太史，官名，掌記歷史及星曆。㈡國法，國家的法典。㈢周威公，周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威公乃桓公之子。㈣天妖，上天所示現的奇異景象。㈤切踦，互相親匿，狀甚猥褻之意。㈥中山，古國名，春秋時白狄別種鮮虞之國；戰國時為中山國，與六國並稱，後為趙武靈王所滅。㈦錡疇，田邑，周威公時賢人，生平未詳。㈧史理、趙巽，亦周威公之賢臣，生平不詳。㈨薨，公侯死亡叫薨。

【今譯】晉國史官屠餘看見晉國混亂，又看見晉平公驕矜而不講求道義，因此就携帶晉國的法典回到周朝。周威公召見他，問道：「天下的國家，誰先滅亡。」答道：「晉國先亡。」威公問何以見得。答道：「我不敢坦白向晉公進諫，我只告示晉公一些上天所表現的奇怪現象，如日月星辰的運行大都不合軌道。晉公却說：『怎會這樣？』告示他說國人多行不義之事，百姓怪恨。晉公却說：『這有什麼損傷呢？』告示他說鄰國不服我們所為，賢良的人不起來幫忙。他却說：『這有什麼損

害？』這是他不明白國家所以能生存知所以滅亡的道理。所以我說：『晉國先亡。』」過了三年，晉國果然滅亡。威公又召見屠餘，問道：「那一國接著滅亡？」答道：「中山是其次。」威公問其緣故。答道：「上天生下人民，都叫他們要有分別，有分別，是爲人的正理，由此表示和禽獸麋鹿有所不同。君臣上下的關係才能建立。中山國的風俗拿白天當作黑夜，拿夜晚繼續白天的事情，男女生活浪漫猥褻，從無止息之時，他們荒淫昏亂，從事喜樂，愛好歌唱悲哀的曲子，他們國君不知道厭惡。這是亡國的風俗，因此我說：『中山是其次。』」過了兩年，中山果然滅亡。威公又召見屠餘，問道：「那一國又跟著滅亡呢？」屠餘不回答。威公一直請求。屠餘說：「貴國是其次。」威公大爲恐懼，召請國中年長有德的人，得到錡疇、田邑二人，禮遇他們。又得到史理、趙巽做諫臣，除去苛刻的法令，共計三十九件。而後告訴屠餘，屠餘說：「尚且可以延續到你一生。我聽說國家要興盛時，上天會降臨賢人，賜下盡責的諫官；國家要滅亡時，上天會給與作亂之人和善於諂媚之士。」威公死後，九個月沒有辦法埋葬。周朝就分裂爲二。所以有修養的人說的話是不可不重視的。

齊侯問於晏子㈠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㈡其亡乎？」公曰：「奚㈢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今註】㈠晏子，註已見前。㈡莒，小國，在齊之東境。㈢奚，同何。

【今譯】齊侯問晏子道：「現今的諸侯，那一個比較危險？」答道：「莒國豈不是要亡了嗎？」齊侯說：「爲什麼？」答道：「國土被齊國侵佔，財貨被晉國取光，所以會滅亡。」

智伯㈠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漑之，城不沒者三板㈡。絺疵㈢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㈣生鼃㈤，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偝㈥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今註】㈠智伯，春秋晉六卿之一，後爲趙襄子與韓魏合滅。㈡三板，按古築城垣之法，與築墳略同，三板謂高凡六尺，城之不沒者三板，極言水勢甚高。㈢絺疵，智伯之謀士，生平不詳。㈣臼竈，臼是舂米的器具，中間凹下，竈是古式煮飯菜的建築物。㈤鼃，同蛙。㈥偝，同背。

【今譯】智伯聯合韓魏的軍隊攻打趙國。圍困晉陽城，用水加以灌漑。只差六尺，城就全部淹沒了

。絺疵告訴智伯說：「韓魏的國君一定變心了。」智伯說：「怎麼知道呢？」答道：「勝了趙國就把趙國瓜分爲三，現在全城將要淹沒，臼竈中都長了青蛙，人民食馬肉以求生，這城眼看有一天就要投降，而韓魏的國君並不覺高興，反而有憂戚之色，不是變心是什麼？」第二天，智伯告訴韓魏之君說：「絺疵說你們已經變心了。」韓魏之君說：「一定會戰勝趙國，然後把其土地瓜分爲三，現在城快攻下，我們二家再笨，也不會放棄好處而違背約定去做很難完成的事情，這情勢是顯而易見的。這絺疵一定是替趙國向你遊說，並且使你懷疑我們而解趙圍。現在你聽信讒臣的話而背棄我們，實在替你婉惜。」智伯出來，想殺絺疵，絺疵逃掉，韓魏的國君果然反叛。

魯公索㊀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㊁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㊂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矣。」

【今註】㊀公索，複姓。㊁比，意爲近。㊂期年，又作朞年，即一年。

【今譯】魯國公索氏將要祭祀時，却把犧牲丟掉了。孔子聽到這件事，說：「公索氏不到三年，必會滅亡。」過了一年，果然滅亡。學生問道：「從前公索氏丟掉了犧牲，老師說：『不到三年，一定滅亡。』現在才滿一年就滅亡了。老師怎麼知道他要滅亡呢？」孔子說：「祭祀的意思就是索，

索的含義就是盡，就是說孝子盡心於雙親及祖先的意思，到了祭祀時還丢掉了犧牲，那麼其餘丢掉的一定更多，我因此而知道他將要滅亡。」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㈠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㈡伐蔡而殘之。

【今註】㈠叔向，即春秋晉羊舌肸，叔向是其字，博識多聞，能以禮讓爲國。㈡荆，即楚國。

【今譯】蔡侯、宋公、鄭伯共同到晉國去朝會。蔡侯告訴叔向說：「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答道：「蔡國總計它的土地和人民，不如宋鄭二國，而車馬衣裘却比二國奢侈。諸侯之中或者有人打蔡國的主意吧？」過了一年，楚國攻打蔡國，使蔡國殘破不堪。

白圭㈠之㈡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㈢，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善聽

而已矣。」

【今註】㊀白圭，戰國魏人，善觀時變，經商致富。㊁之，到。㊂五盡，五種竭盡與極端之事。㊃善聽，善於聽納忠言。

【今譯】白圭到中山，中山的國王要挽留他，但他固執地告辭而去。又到齊國，齊國也想挽留他，又告辭離開。人家問他什麼緣故。白圭說：「這兩國快滅亡了，根據我所學的，一個國家有五種竭盡之事；這個政府已不值得人去效忠，那麼就沒有人再進忠言了。已經到了無所稱譽的地步，那麼就沒有美名了；已經不值得人民去愛戴，那麼就沒有親近的人了；行路的人缺乏糧食，住家的人沒有食物，那麼財貨已經竭盡了；不能任用賢人，也不能發揮自己的才幹，那樣一切事功便荒廢了。一個國家有這五種情形是很不幸的，最後必定滅亡，中山和齊國正好都如此。假使中山和齊國之君，聽到這五種竭盡之事而改弦易轍，一定不致滅亡的，糟糕的是他們沒聽說過，即使聽說了也不會相信的。如此說來，一個領袖人物的要務，就是在於善於聽納忠言了。」

下蔡㊀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㊁而去之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

司馬㊂，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㊃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今註】㊀下蔡，舊縣名，春秋楚州來邑，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㊁擧宗，整個宗族。㊂司馬，帶兵官。㊃昆弟，卽兄弟。

【今譯】下蔡威公閉起門來痛哭了三天三夜，哭得眼淚乾了便流出血來。隔鄰在牆外窺見，問他：「你爲甚麼哭得這樣傷心呢？」答道：「我們國家就要滅亡。」問道：「怎麼知道呢？」答道：「我聽說：病得要死的人，良醫也束手；國家要亡，計謀也沒用。我好幾次勸諫我們國君，國君不採納，所以我知道國家將要滅亡。」於是那位在牆外窺探的人聽了他的話，全宗族的人都搬到楚國去。經過幾年，楚王果然起兵討伐蔡國，在牆外窺探的人當司馬，帶兵來回跑，俘虜了很多人，問道：「會不會有兄弟或老朋友來在俘虜中呢？」果然看見威公在俘虜羣中被綁著，問道：「你爲什麼落得這地步呢？」應答道：「我爲什麼不落得這地步呢？我聽說過，能說的人是能做的人的僕役；能做的人是能說的人的主人。你能照我的話去做，所以你是主人，我是僕人。我爲什麼不落得這地步呢？」那在牆外窺探的人就告訴楚王，因此就把繩子解開，和他一起到楚國。所以說：「能說的人未必能做，能做的人未必能說。」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㈠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㈡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㈢，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㈣，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今註】 ㈠豎刁㈡易牙，都是桓公身邊的嬖倖之臣。 ㈢食，當動詞用，意爲拿東西給人吃。 ㈣歿，死。

【今譯】 管仲有病，桓公前往慰問，說：「仲父假使拋棄我而死去，豎刁可以執掌政權嗎？」答道：「不可以。豎刁自己刑罰自己以求得君上的任用，他連自己的身體都忍心傷害，對於君上尚有何不忍心做的事。」桓公說：「那麼易牙可以嗎？」答道：「易牙解剖自己的兒子煮給君上吃，他連兒子都忍心殺死，對於君上尚有何不忍心做的事。如果重用他們，一定給諸侯們笑話。」等到桓公死了，豎刁易牙兩人就作亂，桓公死了六十天，蟲都流出戶外，也沒有人爲他收埋。

石乞㈠侍坐於屈建㈡。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㈢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今註】 ㊀石乞，曾爲白公手下的勇士。 ㊁屈建，春秋楚到子，字子木，曾爲令尹。 ㊂白公，楚平王太子建的兒子，名勝，爲巢大夫，號爲白公，性好兵而下士。

【今譯】 石乞侍坐在屈建身邊。屈建說：「白公會作亂嗎？」石乞說：「這是什麼話呢？白公爲人儉樸，居室都沒有一定的場所，下士三人生活和自己一樣，臣下五人的生活與其餘千人的衣食相同，白公的行爲如此，爲什麼會作亂呢？」屈建說：「這就是我所謂作亂的緣故了。拿君子的行爲可以通用於國家，超過了禮飾，那麼國家就要懷疑他。況且一個人假使不難對其臣子故示卑下，一定也不難凌駕其國君之上了。我因此知道這老先生會作亂的。」過了十個月，白公果然作亂。

韓昭侯㊀造作高門。屈宜咎㊁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㊂，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今註】 ㊀韓昭侯，哀侯孫，以申不害爲相，國內大治，在位廿六年。 ㊁屈宜咎，昭侯之臣，生平不詳。 ㊂宜陽，戰國韓邑，在今河南省洛陽縣西南。 ㊃恤，憐憫。

【今譯】 韓昭侯建造宮殿的大門，此門極高。屈宜咎說：「昭侯不能走出這門了。」有人問：「爲什麼？」說：「不是時候。我所說的不是時候，意思是不合時宜。人都有順利和不順利的時候，昭

侯曾經很順利，却不造高門。前年秦國攻陷了宜陽，隔了一年大旱，鬧飢荒，不在這時體恤百姓的急難，反而更加奢侈，這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啊！」高門做成了，昭侯便死去，居然不能走出此門。

田子顏㈠自大術㈡至乎平陵城㈢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㈣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今註】㈠田子顏，戰國魏大夫。㈡大術，地名。㈢平陵城，春秋晉平陵邑，在今山西省文水縣東。㈣田子方，戰國魏人，魏文侯之師。

【今譯】田子顏從大術到平陵城下，看見爲人子的，就問他父親幹什麼？看見爲人父的，就問他兒子幹什麼？田子方說：「大概他要在平陵城造反吧？我聽說：內幕裏做的事，就會表現到外面來。子顏過份地想驅役他的百姓了。」後來果然在平陵造反。

晉人已勝智氏㈠，歸而繕甲砥兵㈡。楚王恐，召梁公弘㈢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㈣襲郢㈤。

【今註】 ㈠智氏，即智伯，註已見前。 ㈡繕甲砥兵，繕是整理，修補。甲是盔甲。砥本為磨刀石，這裡當動詞用為磨。兵是兵器。 ㈢梁公弘，春秋楚大夫。 ㈣闔廬，註已見前。 ㈤郢，楚國首都。在今湖北江陵附近。

【今譯】 晉國人打敗智伯以後，班師回去，便再修治武器，整頓軍備。楚王感到驚恐，召見梁公弘說：「晉人已經打敗智氏，回去又整治軍備，是否在打我們的主意呢？」梁公說：「不要耽心，禍害恐怕在吳國吧？吳國國君撫恤百姓，並和他們同甘共苦，使人民尊重長官的命令，人民不惜犧牲生命來服從上級，使他們好像奴隸一般地上戰場。我曾經爬到山上觀望他們，看見他們政府獲得百姓的信賴，長此以往，其野心必然不會中止的，我們要防備他們，君上以為如何？」楚王不聽，隔了一年，闔廬率兵攻擊郢都。

楚莊王㈠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㈡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㈢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㈣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今註】 ㈠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名侶，雄才大略，與晉爭霸。 ㈡溝壑，城牆外圍的濠溝，用以防備敵人。 ㈢賦斂，即賦稅。 ㈣罷，疲乏。

【今譯】 楚莊王想攻伐陳國，派人去探察虛實。使者回來說：「陳國不可攻伐。」莊王說：「爲什麼？」答道：「他們的城郭高大，溝壑深險，積蓄豐富，國家安寧。」莊王說：「陳國可以攻伐的。陳是小國，而積蓄太多，積蓄太多，那麼賦稅就重，賦稅重了，百姓就怨恨上級。城郭高大，溝壑深險，那麼百姓的力量就疲乏了。」結果就派兵攻伐，便襲取陳國。

石益㈠謂孫伯㈡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㈢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㈣之心，袁氏之婦，絡㈤而失其紀㈥，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今註】 ㈠石益。㈡孫伯，皆春秋吳國大夫。但楚國得臣子也叫孫伯，爲楚穆王令尹。此處孫伯非楚國孫伯。 ㈢罪，當動詞用，意爲加罪名給某人。 ㈣王子比干，商紂的叔父，因勸諫紂王而被剖心。 ㈤絡，古時繅絲時，以絲繞籰叫絡。 ㈥紀，一絲必有其首，將絲首分別開，以免紛亂，叫紀。

【今譯】 石益告訴孫伯說：「吳國快要滅亡了。你知道嗎？」孫伯說：「太遲了，你現在才知道，我怎麼不知道呢？」石益說：「那你怎麼不勸諫呢？」孫伯說：「從前夏桀加罪於勸諫他的人。紂王焚燒聖人，剖出王子比干的心。袁氏的太太絡絲時失了頭緒，小妾告訴她，竟被怒沖沖地放棄了

。一個將要滅亡的人怎麼知道他的過錯呢？」

孝宣皇帝㊀之時，霍氏㊁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㊂。』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㊃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㊄直堗㊅，傍有積薪㊆。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㊇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㊈，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㊉言曲堗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⑪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⑫十四，拜爲郎⑬。

【今註】 ㊀孝宣皇帝，漢武帝之曾孫，名詢。少小長於民間，昭帝崩，無嗣，霍光就迎立他爲帝。
㊁霍氏，卽指霍光而言。光是漢平陽人，霍去病之弟，官爲大司馬，大將軍，因威權太大，死後

滅族。㊂遜，意爲謙遜，和順。㊃董忠，宣帝時的大臣。㊄竈，燒火煮飯的地方。㊅直堗，堗卽煙囪。直堗卽直的煙囪。㊆積薪，薪是柴火，積薪是堆積的柴火。㊇聚，村落。㊈上行，卽上位。㊉不錄，錄是采錄，不錄是不理，不算的意思。⑪茂陵徐福，茂陵是地名，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徐福是上書的人。⑫帛，卽現在的綢，是蠶絲織成的。⑬郎，官名，漢時光祿勳屬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統稱叫郎。

【今譯】 漢宣帝的時候，霍光生活奢華糜爛，茂陵徐先生說：「霍氏一定會滅亡的。在人左右輔佐事務而生活奢侈，這是敗亡之道。孔子說：『奢侈的人就不和順。』不和順就一定會欺侮長上，欺侮長上是叛逆的行爲。做人的左右手，地位太高，別人一定想加害他。當今霍氏掌握大權，天下的人嫉妬他，謀害他的人太多了。天下人想謀害他而他還是以叛逆之道行事，不自取滅亡，更待何時？」於是就上書說明霍氏奢華糜爛，陛下若寵愛他，應當借機加以抑制，不要使他至於滅亡的境地。奏疏呈上三次，每次皇帝總批示說：「知道了。」後來霍氏果然滅族。董忠等一般人因功而受封賞。有人替徐先生上書給皇帝說：「臣下曾聽說：有一個賓客到主人家去拜訪，看見主人家的煙囪是直的，傍邊有一堆柴火。這客人告訴主人說：『要把煙囪弄彎曲，把柴火搬遠一點，否則會起火災。』主人沈默不語。經過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鄉里村落裡的人可憐他，都跑去救火，幸而火熄了。於是主人就殺條牛，準備了酒席，那些燒掉頭髮、皮膚燒爛的人坐在上位，其餘依照功勞的大小就坐，反而不理那建議弄彎煙囪的人。假使以前主人聽了客人的話，不必浪費牛和酒，也不會有火災。現在茂陵徐福幾次上書說霍氏將要叛變，應當防範阻絕他。如果以前徐福的建議獲得實行

，就沒有分封土地，頒發爵位這場耗費，而國家平安無事。現在事情既然過去了，而徐福惟獨不算功勞，請陛下明察客人撥開柴火，弄彎煙囪的辦法，使徐福能列位在燔髮灼爛者的右邊。」這封書信奏上去，皇上便派人賜給徐福綢緞十匹，任命爲郎官。

齊桓公將伐山戎㈠、孤竹㈡，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十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㈢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今註】㈠山戎，古種族名，卽漢時的匈奴。㈡孤竹，古國名，又作觚竹，漢屬遼西郡，當今河北省盧龍縣至熱河省朝陽縣一帶。孤竹國君本姓墨胎。㈢五尺童子，五尺不等於現在五尺，既言五尺爲童子的高度，當知古時五尺比現今五尺爲短。

【今譯】　齊桓公要討伐山戎和孤竹，派人到魯國請求援助。魯君集合羣臣計議，都說：「軍隊行軍幾十里路，進入蠻夷的地界，一定無法回來了。」於是魯國答應援助，但軍隊總不前進。齊國已經討伐了山戎和孤竹，想轉移軍隊攻打魯國。管仲說：「不可以。諸侯尚未親附，現在剛討伐遠地又

回來誅殺鄰國，鄰國就不親附，這不是霸王之做法，君上所獲得山戎的寶器，是中國所少見的，不是可以貢獻一些到周公的廟嗎？」桓公就分一些山戎的寶器，貢獻到周公的廟。隔了一年，齊國起兵討伐莒國，魯國下令所有男子都要出發，連五尺的小孩也都到齊。孔子說：「聖人轉變災禍成為幸福，用恩德報答仇怨。」就是這個意思啊！

中行文子㈠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㈡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㈢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㈣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今註】㈠中行文子，春秋晉六卿之一，後與范氏反叛，為晉君所擊敗。㈡嗇夫，官名，掌刑罰和賦稅。㈢遺，贈送。㈣容，收納。

【今譯】中行文子逃亡到邊境，隨從說：「君上就是為了這嗇夫而遭殃的，為什麼不休息一下，等後面的車子。」文子說：「以前我愛好音樂，這傢伙送我琴，我喜歡佩帶飾物，又送我美玉，這是不責怪我過錯的人，想求我收容的人。我恐怕他利用我要求晉君收容任用他，所以就不進去。」等後車進門，文子問嗇夫在何處，便抓起來殺掉了。孔夫子聽到這件事，說：「中行文子違背道德，

喪失正義，因此國家滅亡。但是後來獲得正道，尚且能全活生命，正道不可喪失，從此可知。」

衞靈公㊀禬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衞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㊁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衞奚其亡也？」

【今註】㊀衞靈公，衞襄公之妾所生，名元。㊁禬被，又作襜褕，卽穿直裙。㊂任，擔當。

【今譯】衞靈公穿著直裙與婦女從事玩樂。子貢晉見靈公，靈公說：「衞國會滅亡嗎？」答道：「從前夏桀和商紂不能擔當他們的罪過，所以滅亡；成湯和周文王，周武王曉得擔當他們的罪過，所以興盛，衞國如果也能效法古人，怎麼會亡呢？」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㊀，宣子不與。任增㊁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㊂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㊃。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今註】㊀魏宣子，考史記無魏宣子，且與韓趙合滅智伯者爲桓子。故疑魏宣子是魏桓子之誤。㊁任增，魏桓子之臣，生平不詳。㊂厭，同饜，意爲滿足。㊃晉陽，戰國趙的都城，卽今山西太原縣。

【今譯】　智伯向魏宣子要求土地，宣子不給。任增說：「為什麼不給呢？」宣子說：「對方無緣無故要求土地，所以我不給。」任增說：「對方無緣無故要求土地，我們也無緣無故地給他，這樣可以令他貪得無饜，對方高興了，一定又向諸侯要求土地，諸侯不給的話，他一定發怒要攻伐諸侯。」宣子說：「好的。」就給了土地。智伯很歡喜，又向趙國請求土地，趙國不給。智伯氣起來，圍攻晉陽。韓魏合同趙國反攻智氏，智氏便消滅了。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㈠之臺，臺成而觴㈡諸侯，諸侯請約㈢。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㈣之臺，窅窅㈤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㈥。

【今註】　㈠五仞，古代以周尺八尺或七尺為仞，五仞即四丈高。　㈡觴，請人飲酒。　㈢約，訂立盟約。　㈣將將，高大的樣子。　㈤窅窅，深遠的樣子。　㈥賓，歸服。

【今譯】　楚莊王和晉國打仗，戰勝了，恐怕諸侯們害怕自己，於是建築一座四丈的高臺，臺子建成了，就邀請諸侯來飲酒，諸侯請求訂立盟約。莊王說：「我是一個道德淺薄的人。」諸侯來敬酒，莊王仰著頭一飲而盡，說：「這將將然高大的樓臺啊！我心中懷抱著深謀遠慮，我講話有不妥當的地方，諸侯們可以攻擊我。」於是諸侯受感動，路遠的就派人來朝貢，路近的都來歸服。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㈠

。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㈡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㈢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能勞㈣，死知不曠㈤。今夫差，次㈥有臺榭陂池㈦焉；宿有妃嬙嬪御㈧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今註】㈠柏舉，註已見前。㈡子西，註已見前。㈢處，居處。㈣能勞，即疲勞。㈤曠，曠即空曠的野地。㈥次，即住的地方。㈦臺榭陂池，土高而平叫臺。臺上有建築叫榭。陂是池邊的堤防。池用以蓄水。這些建築都是富貴人的享受。㈧妃嬙嬪御，配偶叫妃。嬙、嬪、御都是服事王侯的婦官。

【今譯】吳王夫差攻破了越國，又要攻打陳國，楚國大夫們都害怕地說：「從前闔廬能夠用他的兵衆，所以在柏舉地方打敗我們。現在聽說夫差更加厲害。」令尹子西說：「可憂慮的是你們不和睦，不必怕吳國。從前闔廬吃飯時不吃兩樣菜，住不講究牀席，食衣住行各方面都選擇一些比較不浪費的。在國內，若發生天災，親武百姓貧困時一定接濟他們；在軍中，大半的人都有煮熟的飯菜可吃，然後他才敢吃。他所能享用的，小兵們也同樣享用得到，所以百姓不厭倦於勞役，死亡時也知道不會被棄屍於曠野。如今夫差住的地方必有臺榭陂池，夜晚睡覺定有妃嬙嬪御侍奉。一日之內，有慾

望一定要滿足，玩樂和喜愛的東西都隨從在後，珍貴奇異的寶物積聚得很多，夫差已經先腐化自己，怎能打敗我們呢？」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㊀倚相㊁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㊃。

【今註】㊀左史，官名，掌歷史的記載。㊁倚相，春秋楚史官，爲一代良史，楚靈王曾讚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㊂長轂，轂本義爲輪的中心，後用爲車的概稱，長轂即爲長大的兵車。㊃東國，吳越在楚國東邊，所以說東國。

【今譯】越國攻破了吳國，請求楚國派兵幫助攻打晉國。楚王和大夫都很害怕，想要答應越國。左史倚相說：「這是恐怕我們去攻伐他，所以故意表示他的健全。請君王派大型兵車千輛，士兵三萬，和越國共同瓜分吳國的土地。」莊王答應了，結果攻取了東邊的吳國。

陽虎㊀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於魯，齊侯許之。鮑文子㊁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㊂其疾㊃，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今註】㈠陽虎，春秋魯人，字貨，貌似孔子，爲季氏家臣，後叛魯國，失敗後逃亡到齊、晉。㈡鮑文子，春秋齊大夫。㈢免，逃脫災難。㈣疾，此處當災害講。

【今譯】陽虎在魯國作亂，後來逃到齊國，請求援兵攻打魯國。齊侯答應了。鮑文子說：「不可以的。陽虎要讓齊國軍隊被攻破，齊國軍隊若被攻破了，大臣一定要死傷很多，因此他才可以從中利用陰謀詐術。陽虎得到季孫氏的寵信，尚且要殺季孫氏來不利魯國，以便任其取求。現在君上比季氏富有，比魯國強大，這是陽虎所想要傾覆的原因。魯國已除去了災難，而君上又收容他，不是大不利嗎？」齊君就把他抓起來了，後又被他溜掉，逃亡到晉國。

湯欲伐桀。伊尹㈠曰：「請阻令㈡貢職㈢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㈣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㈤，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㈥焉。

【今註】㈠伊尹，湯的賢相，名摯，助湯伐桀有大功。㈡阻乏，即斷絕短少。㈢貢職，臣下對君上的貢獻之物。㈣九夷，夷是古代東方的蠻人，因有九種，故稱九夷，其名爲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㈤請服，請求投降。㈥南巢氏，古國名，在今安徽省巢縣東北五里，即居巢故城。

【今譯】 商湯想討伐夏桀。伊尹說：「請先斷絕對夏朝的貢物，然後看看他反應如何？」桀因此大發脾氣，興起九夷的軍隊來討伐湯。伊尹說：「還不可以。對方還能興起九夷的軍隊，罪過在我們這一邊。」於是湯就謝罪，請求投降，又獻納貢物。隔了一年，又不獻納貢物。桀大發脾氣，也是興起九夷的軍隊，但是九夷的軍隊不聽指揮。伊尹說：「可以了。」湯就興兵討伐夏桀，並殘破他，把他流放到南巢去。

武王伐紂，過隧㈠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㈡，過山焚萊㈢，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㈣。散宜生㈤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㈥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㈦。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㈧。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㈨，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㈩紂於牧野⑪，其所獨見者精也。

【今註】 ㈠隧，兩山之間的小通路。 ㈡梁，橋樑。 ㈢萊，又名藜，是一種可以食用的野菜。㈣旆，旆的俗字，是軍旗。 ㈤散宜生，同時賢人，聞西伯善養老，乃同閎夭一起歸文王，爲文王四友之一，後助武王伐紂。 ㈥霽，停止，消失。 ㈦嗇，同濇，亦作澀，往來不便叫濇。 ㈧熸，火滅叫熸。 ㈨禱祠，禱是祈禱求福，祠是神祠，禱祠是禱告於神明以求福。 ㈩禽，古通擒

。㊁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淇縣南。周武王克紂於此。

【今譯】　周武王伐紂，經過隧道時，就把兩岸挖崩；渡過河，就把舟船毀折；通過山谷，就將橋樑拆掉；走過山地，就把萊棠焚毀。將自己不返回的意志暗示人民。到了有戎地方的一條隧道，一陣大風吹折了軍旗。散宜生進諫說：「這是妖孽吧？」武王說：「不是的，是上天派兵下降。」風停止了，又繼以大雨，水流徧地，不利行軍。散宜生又進諫說：「這是妖孽吧？」武王說：「不是的，是上天灑下兵士啊！」占卜時，以火灼龜，火却熄了。散宜生又進諫說：「這是妖孽吧？」武王說：「這種徵兆不利於禱告神明，而利於攻擊兵衆，這是火熄的意思。」所以武王順合天地之意，冒犯三種妖孽而能擒殺紂王於牧野，這是因爲他有獨到而精闢的見解。

晉文公㊀與荊人戰於城濮㊁，君問於咎犯㊂。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㊃，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㊄也，寡人既行之矣。」

【今註】　㊀晉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㊁城濮，春秋衞地，在今山東省濮縣之南，晉文公敗楚兵於此。㊂咎犯，文公之舅，佐文公返國有功。㊃雍季，文公謀臣。㊄權，暫時的機巧

。

【今譯】 晉文公和楚人大戰於城濮。文公問計於咎犯，咎犯對答說：「降服道義之君，不能講信用；降服善戰之君，不能講詐僞，現在就用詐術好了。」文公又向雍季請教。雍季答道：「焚燒森林來打獵，獲得野獸雖多，隔年就不能再有了；將澤水弄乾再捕魚，得到的魚雖多，隔年也不能再有了。詐僞雖可一時偸得大利，可是得到之後，不再有好的酬報了。」於是就跟楚軍打起來，大敗楚軍。到了頒賞時，先賞雍季，而後賞咎犯。侍從人員說：「城濮之戰，是咎犯的計謀啊！」文公說：「雍季的話是百世長久的策略，咎犯的話只是一時權宜的手段罷了，我就這麼辦了。」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㊀，彼背歲㊁。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㊂，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十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㊃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衞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今註】 ㊀迎歲，歲卽歲星，歲星卽木星，迎歲是面對木星。 ㊁背歲，卽背著歲星，此皆就地理位置言。 ㊂搏，打架。 ㊃彗星，星體的一種，狀如掃帚，俗稱掃帚星。

【今譯】 城濮之戰，文公告訴咎犯說：「我占卜戰事的吉凶，灼龜時，火熄了。我們面對歲星，對方却背著歲星。彗星出現，對方拿著柄，我們拿著末端。（此就兩個地理位置而言。）我又夢見和楚王打架，對方在上面，我在下面。我想不打，你認為怎樣？」咎犯說：「占卜戰事，灼龜而火熄了，這是指楚人。我們面對歲星，他們背著歲星，就是表示他們前去，我們跟從著。彗星出現，對方拿著柄，我們拿著末端，掃的話他們有利，攻擊的話我們有利。君上夢見和楚王打架，對方在上，君上在下，那表示君上仰望上天，而楚王俯伏請罪。並且我們以宋衞兩國為主力，齊秦輔助我們，我們順合天道，倘若單靠人事本來也會打勝的。」文公採納他。結果楚人大敗。

越饑㊀，句踐懼。四水㊁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㊂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㊃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㊄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㊅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㊆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㊇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㊈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今註】㈠饑，五穀不熟，收成不好叫饑。㈡四水，人名，勾踐之臣。㈢糴，買米。㈣子胥，即伍員，註已見前。㈤仇讎，讎通仇，兩字同音同義。㈥三江五湖，吳越地處東南，氣候濕熱，多江河湖沼，故稱三江五湖。㈦闔廬，註已見前。㈧淵，水深之處叫淵。㈨匱，缺乏。

【今譯】越國發生饑荒，勾踐大爲恐懼。四水進諫說：「饑荒是越國的幸運，吳國的災禍。吳國非常富有而財物有餘，他們國君愛好虛名而不考慮到後患。假使我們用謙卑的言辭，很多的金錢去向吳國請求買米，吳國一定賣給我們，賣給我們時，吳國即可以攻取。」越王接受了他的建議。吳國將要答應給與的時候，伍子胥進諫說：「不可以。吳越是土地相鄰的國家，道路互相溝通，這是容易造成仇恨而交戰的國家。不是吳國佔有越國，就是越國佔有吳國，至於齊國，晉國不能越過三江五湖來滅亡吳越，現在不如乘此良機攻打他們，這就是我們先王闔廬之所以稱霸的緣故。而且饑荒的事難講，就好像深淵一樣，無法滿足。吃敗仗的事情，誰國沒有呢?君王若不進攻而賣米給他們，那麼良機失去，禍患就來了，財物缺乏而百姓怨恨，後悔就來不及了。」吳王說：「我聽說講道義的軍隊不去降服仁人，不藉看人家饑荒時去進攻人家，即使這樣能得到十個越國，我也不幹。」終於賣米給越國，三年以後，吳國也饑荒了，向越國要求賣米，越王不給，反而乘機進攻，終於攻破了吳國。

趙簡子㈠使成何，涉他㈡與衞靈公㈢盟於鄟澤㈣。靈公未喋盟㈤。成何、涉他捘㈥

靈公之手而捘㈦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㈧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㈨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㈩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越王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衞，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今註】㈠趙簡子，註已見前。㈡成何、涉他，趙簡子所派遣的兩個使者。㈢衞靈公、衞襄公之妾所生，名元，繼襄公之位。㈣鄟澤，地名，不可考。㈤喋盟，卽歃血爲盟，喋同唼，卽以口微吸牲血而結盟。㈥梭，推。㈦捘，抑。㈧王孫商，衞靈公之大夫，生平不詳。㈨質，以人作抵押。㈩徵，召。

【今譯】趙簡子派遣成何、涉他和衞靈公結盟於鄟澤。靈公尙未喋盟，成何、涉他推動靈公的手，並往下壓。靈公氣起來，想反叛趙國。王孫商說：「君上想要反叛趙國，不如和百姓合作，一同背棄趙國。」靈公說：「用什麼辦法呢？」答道：「請您命令我下令全國說：『家中有姑姊妹的人，每家一人到趙國當人質。』百姓一定會埋怨，君上可以藉此反叛。」靈公說：「好的。」就下令三天，徵召五天，命令全國人民在巷子裡哭泣。靈公就召集國內大夫謀議說：「趙國殘無人道，反叛

他們可以嗎？」大夫都說：「可以。」靈公又下令開西門准許出入，緊閉東門。趙氏聽到這件事，就絆了涉他斬殺他，向衞國道謝，成何逃走到燕國。子貢說：「王孫商可以說是善於謀略的了。憎恨一個人便能想辦法害死他；有禍患而能想法處置解決；想利用百姓也能使他們歸附；一舉而三事都完成，可以稱得上善於謀略了。」

楚成王㈠贊㈡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㈢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㈣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今註】 ㈠楚成王，名惲，武功頗盛，後因太子商臣叛亂，自縊而死。 ㈡贊，助成。 ㈢致，召集。 ㈣公儀休，戰國魯穆公相，爲人奉公守法。

【今譯】 楚成王贊成他屬下的諸侯，叫魯君當奴僕。魯君召集大夫計謀說：「我國雖小，也是周室所建立的國家。現在成王要把我當作奴僕，可以嗎？」大夫都說：「不可以。」公儀休說：「不可以不聽楚王的意思，否則不但生命有危險，國家也要滅亡。君上的臣子是君上所有，可以任意擺佈。但是爲百姓着想，是您君上的責任啊！」魯君終於當了奴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㈠曰：「齊負海㈡而縣山㈢，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

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㊃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今註】㊀高夢子，春秋齊大夫。高氏國氏世代在齊爲官。㊁負海，依傍大海。㊂縣山，縣同懸，謂有高山懸隔。㊃蜂蠆，蜂是一種尾巴有刺的飛蟲，蠆亦毒蟲名，像蠍而尾較長。

【今譯】齊景公把他的女兒嫁給闔廬爲妻，出嫁時，送行到郊外。哭泣著說：「我這一生見不到你了。」高夢子說：「齊國依海隔山，縱然不能佔有全天下，又誰能干涉我們君上呢？假使你喜愛公主，不叫她走就是。」景公說：「我雖有堅固的齊國，却不能命令諸侯，又不能聽命於人，這是引起亂事的原因。我聽說一個人不能命令別人，不如聽從別人。而且吳國像蜂蠆一般，若不把毒施給別人，就不會安靜，我恐怕吳國施毒給我。」景公終於遣送公主走了。

齊欲妻㊀鄭太子忽㊁，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㊂也。詩云：『自求多福。』㊃在我而已矣。」後戎㊄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㊅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今註】㊀妻，此處當動詞用。以女兒嫁給對方。㊁太子忽，鄭莊公之子，後爲高渠彌所弒。㊂偶，對象。㊃語見詩經大雅文王。㊄戎，古代西方的蠻族，禮記王制曰：「西方曰戎。」

㈥受室，接受妻室。

【今譯】 齊國想要把公主嫁給鄭國的太子忽，太子忽辭謝不娶，別人問他是何緣故，太子說：「人人各有他的對象，齊國是大國，不是我的對象，詩經說：『靠自己求得幸福。』那麼只看我自己，何必依賴別人。」後來山戎攻打齊國，齊國請鄭國派兵幫助。太子忽就率領軍隊援救齊國，大敗山戎的軍隊。這時齊國又想把公主嫁給他，太子又堅決的辭謝，人家問他緣故，回答說：「對齊國沒有幫助時，我都不敢娶。現在因為君上的命令來援救齊國的危急，接受妻室回來，別人豈不要認為我帶兵來是為了娶妻嗎？」最後還是辭謝了。

孔子問漆雕馬人㈠曰：「子事臧文仲㈡、武仲㈢、孺子容㈣，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㈤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㈥卜乎？」

【今註】 ㈠漆雕馬人，春秋魯賢人，臧文仲、臧武仲和孺子容之家臣。㈡臧文仲，即臧孫辰，春秋魯國大夫，謚文仲。㈢武仲，即臧孫紇，春秋魯大夫，謚武仲。㈣孺子容，春秋魯大夫。㈤兆，古時占卜時，燒灼龜甲所生的裂紋，依此裂紋占卜吉凶，後世引申為事件未發生的徵象。

㈥數，常常。

【今譯】 孔子問漆雕馬人說：「你服事臧文仲、武仲和孺子容三位大夫，到底那一位賢能呢？」漆雕馬人答道：「臧氏家裡有龜，名為蔡；文仲執政三年占卜一次；武仲執政三年占卜兩次；孺子容執政三年占卜三次；這些我都看到了。至於他們三大夫賢與不賢，我就不知道了。」孔子說：「是君子啊！這漆雕氏的兒子。他說別人的優點，表面隱藏，實際却很明顯；他說別人的缺點，表面幽微，實際却很顯著。所以智慧不夠標準，聰明不能有所聞見，怎麼可以不常常占卜呢？」

安陵纏㈠以顏色美壯，得幸㈡於楚共王。江乙㈢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㈣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㈤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㈥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㈦子者，通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㈧。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㈨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㈩之野，野火之起若雲

蜺⑪，虎狼之嗥⑫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⑭，王舉旌旄⑮，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⑯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⑰而卻，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今註】㈠安陵纏，安陵本地名，在今河南省郾城縣，因纏受封於此，後代遂以地名爲姓。纏乃楚共王之嬖臣。㈡幸，爲君王所寵愛曰幸。㈢江乙，人名，生平不詳。㈣矢石，本爲兵器，此處指戰爭。㈤委，拜託。㈥殉，即陪葬。㈦諭，告訴，表明。㈧朞年，滿一年。㈨間，此處當機會講。㈩渚，水邊或水中的小洲。⑪雲蜺，蜺同霓，是一種有顏色的雲，雲蜺形容火光。⑫嗥，狼叫之聲。⑬兕，如野牛而青，一角，重千斤，即犀牛。⑭左驂，駕車用三四馬叫驂，左驂是左邊的馬。⑮旌旄，旗干上用犛牛尾裝飾的旗子，後來亦有改用羽毛裝飾者。⑯拊手，拍手。⑰逡巡，註已見前。

【今譯】安陵纏因爲容貌美麗，身體強壯獲得楚共王的寵幸。江乙去見安陵纏，說：「你的祖先難道有軍功於王上嗎？」回答說：「沒有。」江乙說：「你自己難道有功嗎？」回答說：「沒有。」江乙說：「那你爲何如此顯貴呢？」回答說：「我不知道原因。」江乙說：「我聽說過：用錢財侍奉別人的，錢財用完了，交情就跟著疏遠；以美色侍奉別人的，容華凋落，寵愛就隨而衰退。如今你的容華，到時就會衰落，你怎能永遠得到君王的寵幸而不疏遠呢？」安陵纏說：「我年紀輕不懂

事，願拜託先生替我想個聰明的辦法。」江乙說：「只要願意陪葬就可以了。」安陵纏說：「謹聽你的指示。」江乙離去，過了一年，碰到了安陵纏，告訴他說：「從前所告訴你的，你向君王表明了嗎？」答道：「沒有機會啊！」過了一年，江乙又去見安陵纏，說：「你告訴了王上嗎？」安陵纏說：「我沒有辦法找機會同他談起啊！」江乙說：「你出門同王同一個車子，入門同王坐在一起，過了三年，說沒有機會向王說，你大概是認為我的說法行不通罷！」說完就很不高興地離開了。那一年，楚共王在江邊洲上打獵，野火燒起來像雲霓一樣，虎狼的叫聲有如雷霆，有一隻瘋狂的犀牛從南方衝來，正觸到共王車駕的左驂，王舉起旗子，叫善射的人射殺牠，一箭就把犀牛射死於車下，王非常高興，拍手大笑，回頭向安陵纏說：「我壽終以後，你要和誰同享這種快樂呢？」安陵纏遲疑了一下，淌著眼淚，沾濕了衣襟，抱著楚王說：「大王萬歲以後，臣下要做陪葬，怎知道享這種快樂的是誰呢？」於是共王立刻在車下封了三百戶給安陵纏。所以說：「江乙善於計謀，安陵纏認識時機。」

太子商臣㈠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㈡而軍㈢。陽處父㈣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㈤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今註】㈠商臣，楚成王之太子，為人蠭目而豺聲，後圍攻成王，成王自縊而死，商臣代立為穆王。㈡泜水，即滍水，今名沙河，源出河南省魯山縣西吳大嶺，東南流經寶豐、葉諸縣，至襄城縣

會汝水入潁河。㊂軍，此處作駐軍解。㊃陽處父，春秋晉太傅。㊄遁，逃走。

【今譯】 太子商臣怨恨令尹子上。當楚國進攻陳國的時候，晉國派兵來援救，兩軍夾著泜水而佈陣。陽處父知道商臣怨恨子上，因此告訴子上說：「你稍微退却，我們涉水而過，和你決戰。」結果子上退却了。陽處父因此命令晉軍說：「楚兵逃走了。」派人告訴商臣說：「子上接受晉國的賄賂而退去了。」商臣又告訴成王，成王就殺子上。

智伯欲襲衞，故遺㊀之乘馬，先之一璧㊁，衞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㊂獨不喜，有憂色。衞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㊃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衞君乃修梁津㊄而擬邊城㊅。智伯聞衞兵在境上，乃還。

【今註】 ㊀遺，贈送。㊁璧，美玉。㊂南文子，春秋衞大夫。㊃無方，不正當的。㊄梁津，梁是橋樑，津是渡水處。㊅擬邊城，擬即擬度計劃。擬邊城即計劃修城。

【今譯】 智伯想襲擊衞國，故意的贈送衞國車輛、馬匹，起先送來一塊美玉，衞君非常高興，擺了酒席，諸大夫都很歡喜，只有南文子不高興，有憂戚的臉色。衞君說：「大國送禮給我，所以我置酒請諸位大夫，諸位大夫都高興，惟獨你不但不高興，並且有憂戚的樣子，爲什麼呢？」南文子說：「不正當的禮物，沒有功勞的賞賜，是禍患的先兆。我們未送禮，對方却送來，所以我感到可憂。」於是衞君就整修橋樑渡口，計劃修建邊界的城牆。智伯聽說衞兵在邊境上，就回去了。

智伯欲襲衞，乃佯㊀亡其太子顏，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㊁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㊂也。」智伯聞之，乃止。

【今註】㊀佯，假裝。㊁逆，迎。㊂內，進入。

【今譯】智伯想要襲擊衞國，於是假裝讓他的太子顏逃亡，叫他逃到衞國。南文子說：「太子顏當智伯的兒子，甚被寵愛，不是有重大的罪過而逃亡，其中必有緣故。但是人家逃亡而不接納，這是不吉利的。」就派官吏去迎接他，說：「車子超過五輛，就請小心不要進來了。」智伯知道了，就不再前進。

叔向之殺萇弘㊁也，數㊂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㊃而立單氏㊄。』」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今註】㊀叔向，即春秋晉大夫羊舌肸。㊁萇弘，周敬王時大夫。㊂數，屢次。㊃劉氏，周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稱劉氏。㊄單氏，亦周室卿大夫，成王封蔑於單邑，故爲單氏。

【今譯】叔向要殺萇弘時，屢次到周室拜見萇弘。因此假裝寫了一封信給周室說：「萇弘告訴叔向說：『你起晉國的兵來攻打周朝，我就廢掉劉氏，而立單氏。』」因此劉氏就向周君陳情。周君說

：「這是萇弘的詭計。」於是就殺掉他。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㈠壺丘㈡？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㈢，楚必德㈣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㈤三百車。

【今註】㈠城，此處當動詞用，為築城。㈡壺丘，地名，春秋陳國之邑，在今河南省新蔡縣東南。㈢構，遭受。㈣德，此處當感激講。㈤賦，古時以田賦出兵，所以兵賦二字連用，此處賦指兵器配備。

【今譯】楚公子午出使到秦國，秦國將他囚禁了，他的弟弟就奉獻三百金給叔向，叔向告訴平公說：「為什麼不在壺丘築起城牆呢？秦國和楚國最耽心壺丘有城牆。假使秦國害怕起來，放回公子午，以阻止我們築城，君上就停止築城，兵難也不會遭遇到，那麼楚國必定感激君上。」平公說：「好的。」於是就下令築城。秦國起恐慌，就放回公子午讓他到晉國，晉人停止築城，楚國便獻給晉國三百輛的兵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衞。衞叔文子㈠曰：「見不意㈡，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

聚斂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㊃圍衞也。」

【今註】 ㊀叔文子，衞國大夫，生平不詳。 ㊁不意，即意想不到的事。 ㊂聚斂，斂即聚，聚斂即收聚財物之意。 ㊃輟，停止。

【今譯】 趙簡子派人駕了六輛明白光亮的兵車，首先以一塊美玉贈送給衞國。衞國的叔文子說：「察覺到意想不到的事，可以使國家獲得生存，這是小國服事大國的方法。現在我們沒有送禮去，而簡子先送禮來，其中必有緣故。」於是砍伐林木，拆除圍障，積蓄貨財，然後再打發使者。簡子說：「我要舉事，是以為他們不知道，現在既然已經知道就算了。」於是就停止圍攻衞國的企圖。

鄭桓公㊀將欲襲鄶㊁，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㊂於門外而埋之。釁㊃之以猳㊄，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今註】 ㊀鄭桓公，名友，姬姓，周厲王少子，宣王的庶弟，封於鄭。 ㊁鄶，亦作檜，古國名，周初封祝融的後代在此。地在今河南省密縣東北。 ㊂壇，高而平的土堆叫壇，古時往往築壇作為結盟的場所。 ㊃釁，用牲血彌補鐘鼓的隙縫叫釁。 ㊄猳，即貑羆，似熊而長頭高脚，凶猛有力，能拔樹木。

【今譯】　鄭桓公將要襲擊鄶國時，先打聽鄶國那些能明辨是非、聰明勇敢的人，寫好他們的姓名，選擇鄶國的賢良官吏而結交他們，寫出他們官階爵位的名稱，然後在門外建壇埋起來。用猳的血釁鐘，好像結盟的樣子。鄶君以爲發生內亂，便將賢良的臣子殺光。桓公就乘機襲擊，終於佔領了鄶國。

鄭桓公東會封㈠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㈡，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㈢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㈣自駕，其僕接淅㈤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㈥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今註】　㈠會封，會是朝會，封是天子以國土或爵位授其臣下。會封是臣下朝見天子，以接受封爵或封土。㈡逆旅，卽旅館。㈢殆，這裡當恐怕講。㈣轡，拉馬的繩。㈤淅，洗過的米。㈥釐何，周宣王的卿大夫。㈦微，沒有。

【今譯】　鄭桓公東行到鄭地去朝見天子，接受封土，晚上住宿於宋國東境的旅館，旅館裡的老人從外面進來，說：「客人要到那裡去呢？」答道：「要到鄭去會封。」旅館的老人說：「我聽說：時機難獲得而容易失去。如今客人住在這裡悠閒安心，恐怕不是去會封吧！」鄭桓公聽到了，就拉著馬繩自己駕車，他的僕人捧著洗好的米載上車，走了十天十夜才到達，正好釐何也和他爭著受封。因此以鄭桓公的賢能，如果沒有旅館的老人，幾乎無法會封了。

晉文公伐衞，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㈠大垣㈡。」公子慮㈢俛㈣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㈤人攻其地。

【今註】㈠傅，乃得字之誤，（據商務版楊以漟校本）。㈡垣，城牆。㈢公子慮，當時晉大夫。㈣俛，同俯。㈤貉，春秋時中國北方的蠻族。

【今譯】晉文公攻伐衞國，已攻進了外郭，讓士兵們坐下吃飯，說道：「今天一定要攻下大城垣。」公子慮低着頭在笑。文公說：「爲什麼笑?」答道：「臣下的妻子回娘家，我送他，回頭看見一個採桑的人幫助她，我的妻子尚且有送他的人了。」文公覺得恐懼，調兵回去，到了晉國碰上貉人來攻他的土地。

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㊀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㊁，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㊂易曰：「無首吉。」㊃此蓋人君之至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㊄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㊅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㊆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㊇。」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㊈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㊉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

僻。」(十二)言不公也。

【今註】 (一)語見尚書洪範篇，偏卽偏私。黨卽阿黨。蕩蕩是廣遠的樣子。(二)蹻，草鞋。(三)語見論語泰伯篇。巍巍是高大的樣子。則是效法、看齊。(四)語見周易乾卦用九。無首是不要帶頭領先。(五)刑，效法。(六)阿，偏私。(七)伊呂，伊是伊尹，商湯之賢相。呂是呂望，助武王伐紂，封於齊。(八)語見詩經小雅大東篇。砥是磨刀石，比喻平。矢是箭，比喻直。周道是大道。履是實踐。(九)端愨，端是正，愨是老實。(十)夸誕，夸同誇，夸誕是張大虛妄，不切實際。(十一)語見詩經大雅蕩篇。疾是疾病，威是刑威，僻是邪僻不正。

【今譯】 尚書說：「不偏私，不結黨，王者所走的道路是很廣遠的。」其含意就是至公。古代有實行大公的，那就是帝堯。他有天子的身份，又有天下那樣大的財富，可是，一得到舜，就把王位傳給他，不私下傳給自己的子孫。放棄天下就好像丟掉草鞋一樣，一點不感到痛惜。對於天下都是這個樣子，何況比天下還細小的呢？不是帝堯，誰能夠這樣做呢？所以孔子說：「高大啊！再沒有超過上天的了，也只有堯能夠向天看齊取法，他的德性像上天一般的廣遠。」易經說：「不做帶頭的人，這是好的。」這是說人君的大公。能夠實行大公於天下，眞是偉大的德性啊！自己這樣做，使別人跟著效法，這是所有老百姓所愛戴，後世的人所準則的。至於人臣的大公，辦理公事的時候，就不考慮私事，在辦公的地方就不談生意經，執行公家的法令時，就不私下庇護自己的親戚，奉到公家的命令要推薦賢能的時候，就不避免自己的仇敵，對自己的國君盡忠，對於下面的人仁愛，依照恕道，推己及人，不和別人互相隱藏所做的壞事。能夠這樣做的，那就是伊尹、呂望了。所

以他們顯赫的聲名流傳到現在，這就是公。詩經說：「大道像磨刀石一樣的平，像箭一般的直。這是君子所走的，也是小人看得見的。」就是這個意思。心如果公，就自然清明，心偏邪就產生黑暗；端正誠實就產生曠達，欺騙虛僞就產生蔽塞；誠信就會有感應，誇大虛妄就產生迷惑。這六條，都是君子人所非常注意的，也是禹和桀不同的所在。詩經說：「降下疾病災禍的上帝，他的命令常常是出乎常理以外的。」這是指不公說的。

吳王壽夢㈠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㈡。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㈢，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㈣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㈤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㈥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㈦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㈧矣。

【今註】㈠壽夢，吳太伯的子孫，至壽夢十九世，始稱王，國勢漸強大。㈡延陵季子，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㈢薨，公侯死亡叫薨。㈣祝，祈願。㈤庶兄，非正房所生的兄弟，年紀大於自己者。㈥適，同嫡，正室叫嫡。㈦千乘，乘是兵車，古時諸侯之國有千乘。㈧庶幾，差不多，接近之意。

【今譯】吳王壽夢有四個兒子，大的名叫謁，其次叫餘祭，再次叫夷昧，最小的叫季札。季札的號叫延陵季子，在兄弟中，他是最賢能的，其他的三個哥哥也都知道。於是，當吳王壽夢去世的時候，謁要讓位給季子，但季子始終不肯承受。謁就立一個約定說：「季子賢能，假使由季子來治理國家，那麼，吳國就可以興盛。」於是，兄弟們一個接一個當吳王，吃飯時必定祈禱說：「使我早日死去，使國家由季子來治理。」謁死後，由餘祭立為吳王；餘祭死後，由夷昧繼立；夷昧死，輪到季子，但季子那時正出使在外，不在國內。庶母所生的兄長僚說：「我也是兄長。」就自己立為吳王。季子出使回來，仍舊事奉吳王僚。謁的兒子光說：「根據我父親的意思，國家應該給季子，根據繼承法來說，那麼，我是嫡子，應當代為國君，僚憑什麼？」於是，就派一個刺客叫專諸的刺殺僚，把王位讓給季子。季子說：「你殺死我的國君，我如果接受王位，就變成和你共同篡位了。你殺死我的兄長，我如果又殺你，就變成父子兄弟相殺，沒有完了的時候。」結果，就到延陵，終身不再進入吳國。君子們因為他的不殺，認為他是仁人；因為他不取王位，認為他是行為合宜的人。能夠不把國家當作私人所有，拋棄千乘的國家而不覺得遺憾，放棄尊貴的地位而不忿怒，可以說接近聖人了。

諸侯之義死社稷㈠，大王㈡委㈢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㈣戎氏㈤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㈥其羣臣耆老㈦，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㈧之下。邠㈨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㈩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今註】 ㈠社稷，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古代有國者必立社稷，因此以社稷代表國家。㈡大王，又作太王，周文王之祖，卽古公亶父，初居豳，爲戎狄所侵，乃遷居於岐山之下。㈢委，放棄。㈣勳育，又稱獯鬻，古代的北狄，漢時的匈奴。㈤戎氏，西方的種族，禮記王制：「西方曰戎。」㈥屬，聚集。㈦耆老，卽老年人，說文以七十歲的人爲耆，禮記則以六十歲爲耆。㈧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㈨邠，古國名，又作豳。在今陝西省栒邑縣西。㈩趣，歸向。㈪罷，與疲通用。

【今譯】 當國家有難的時候，諸侯有殉國的義務，可是，太王竟拋棄他的國家離去，那是爲什麼？因爲聖人不要使強暴的人侵侮百姓，所以讓諸侯爲國而死，以保護他的人民。太王有極仁慈的恩惠，不忍心使百姓戰死，用犬馬珍幣服事勳育和戎氏這些民族，但這些民族的侵略並未因此停止。問他們所要的，是爲了土地。於是，太王就聚集所有的臣子及長老們，告訴他們說：「土地是用來養

人的，不能用來養人，反而害人，土地是沒有用的，我將離開這土地。」於是遷居到岐山下。邠地的人都背著小孩，扶著老人家，跟隨他，好像回到父母身邊一樣。遷徙了三次，人民反而超過從前的五倍，他們都是崇尚仁義，並且勤快地奉行上官交待的事。君子能夠防守國家，安定人民，不只是一天到晚帶兵打仗打個精疲力盡，使天家勞苦死亡就算了事。而是能夠不自私，使人民富足，保衞人民，這是太王離開原有的國家的本意，這就叫至公了。

辛櫟㈠見魯穆公㈡曰：「周公不如太公㈢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㈣；太公擇地而封營丘㈤，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㈥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㈦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㈧，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㈨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㈩於兩社之間⑪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⑫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今註】 ㊀辛櫟，呂氏春秋作辛寬，魯穆公之臣。 ㊁魯穆公，戰國魯悼公孫，名顯，很尊敬子思，在位三十三年，呂氏春秋作繆公。 ㊂太公，即呂望。 ㊃曲阜，今縣名，屬山東省。 ㊄營丘，古地名，在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建都於此。 ㊅南宮邊子，呂氏春秋作南宮括，論語作南宮适，是當時魯大夫之有德者。 ㊆辟就，辟是治理，就是接近。辟就百姓，是治理百姓與百姓相處。 ㊇陽，山上南面受日光爲陽。 ㊈季孫行父，季友之孫，即季文子，歷相宣、成、襄三君，生活儉樸，爲當時之賢人。 ㊉俠，挾之誤字。（見商務楊以漟校本）。 ⑪兩社之間，因每國都有社稷之神，以社代表國家，兩社之間即兩國之間。 ⑫替，消滅。

【今譯】 有一天辛櫟朝見魯穆公，說：「周公沒有太公那樣能幹。」穆公說：「你有什麼理由呢？」辛櫟回答說：「周公選擇土地，受封在曲阜；太公選擇土地，受封在營丘，爵位和土地都一樣大，但土地沒有營丘好，人民也沒有營丘多，不但如此，營丘又有天然堅固的形勢。」穆公心裡感到慚愧，不能回答。辛櫟趕快走出。南宮邊子進來，穆公把辛櫟的話告訴南宮邊子，南宮邊子說：「從前周成王要遷往成周的時候，卜卦時，對龜甲說：『我一個人擁有天下，治理百姓，怎敢不住在中原呢？假使我有罪過，四方來討伐我，也就很容易，沒有什麼困難的了。』周公遷往曲阜，卜卦時對龜甲說：『把城池建立在山南吧！如果君主賢明，國家就昌盛，否則，國家就很快滅亡。』季孫行父警誡他的兒子時說：『我要把宮室建築在兩國之間，使我的後代一旦不能對上盡忠，就滅亡得更快。』他既然這樣說：『賢明就昌盛，不賢明就很快滅亡。』又何必選擇土地受封，或者表示要獲得天然險固的形勢呢？辛櫟的話是指小人說的，請不要再提了。」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㈠禪賢，三王㈡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㈢對曰：「天下官㈣，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㈤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㈥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㈦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簴㈧，婦女連百，倡優㈨累千，興作驪山㈩宮室至雍⑪，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⑫天下，竭民力，偏駮⑬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⑭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今註】㈠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㈡三王，指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即夏禹、商湯、周武王。㈢鮑白令之，鮑白是複姓，令之是名，始皇之臣。㈣官，公家。㈤若，你。㈥趣，趕快。㈦干，意爲連。干雲是說和雲一樣高。㈧簴，同虡，即鐘鼓的柎，用以懸掛鐘磬的器具。㈨倡優，倡是歌手，優是戲子，倡優通稱爲演戲的人。㈩驪山，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⑪雍，古九州之一，地在今陝西省北部及甘肅省西北大半，與青海額濟納之

地。㊂殫，盡。㊂偏駮，偏是不正，駮同駁，意為雜亂。㊃闇，心神沮喪的樣子。

【今譯】秦始皇既已吞併天下，於是召集羣臣們會議，說：「古時候的五帝把王位讓給賢能的人，而三王則把王位世襲，那一種是對的呢？我要實行對的那一種。」七十位博士中沒有人回答。只有鮑白令之說：「如果把天下當作是公家的，讓賢就是對的；如果把天下當作私的，世襲就是對的。所以，五帝的讓賢，是因為把天下當作公的；三王的世襲，是因為把天下當做私的。」秦始皇聽了，就仰首對天歎說：「我的道德是來自五帝。我要公天下，誰能夠接替我呢？」鮑白令之回答說：「陛下做的是桀紂的行為，想模仿五帝的禪讓，這不是陛下你做得到的。」秦始皇大怒，說：「令之，你過來，你為什麼說我做的是桀紂的行為？快說，說不出道理就要處死。」令之回答說：「我請求解釋一下，陛下建造的樓臺高入青雲，宮殿的範圍有五里那樣大，做了千石重的鐘，萬石重的鐘柎，宮中的婦女好幾百人，歌舞唱戲的將近千人，在驪山蓋宮室一直延至雍州，連續不斷。你自己所享受的，耗盡天下人民的財力物力，你的行為不正當，又自私，不能夠推己及人，這正是所謂專為自己打算，以自我為中心的君主，那裡能夠跟五帝的德行比較，而想公天下呢？」始皇聽了，垂頭喪氣，答不出話來，臉色很慚愧，好久才說：「令之的話，使大家看不起我了。」於是，停止這種打算，沒有禪讓的意思了。

齊景公㊀嘗賞賜及後宮㊁，文繡㊂被臺榭㊃，菽粟㊄食㊅鳧鴈㊆。出而見殣㊇，謂晏子㊈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餧㊉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

，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⑪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⑫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⑬，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⑭哉？」

【今註】㈠齊景公，春秋齊莊公弟，名杵臼。㈡後宮，妃嬪所居住的地方，後來變為妃嬪的通稱。㈢文繡，五彩的花紋。㈣臺榭，可以居高臨下，瞭望四方的建築物叫臺，臺上有屋的叫榭。㈤菽粟，菽是衆豆的種稱。粟，北方人叫小米，比高粱小。㈥食，同飼。㈦鳧鴈，鳧俗稱野鴨。鴈即鵝。㈧殣，餓死的人。㈨晏子，即晏嬰，註已見前。㈩餒，饑餓。⑪顧，但。⑫苟，即苟且。不守禮法，不務實際之意。⑬囷府，圓形的穀倉。⑭恤，憐憫。

【今譯】　齊景公曾經賞賜宮中的妃嬪，樓臺都畫上五彩的花紋，鴨鵝吃的是豆子和小米。有一天，齊景公外出，看見有餓死的人，就對晏子說：「這是為什麼死的呢？」晏子答道：「這是餓死的。」景公說：「啊！我是多麼沒有恩德的一個人啊！」晏子說：「你的恩德非常顯著明白，怎麼說沒有恩德呢？」景公說：「怎麼講？」晏子回答說：「君上的恩惠普及到宮中的妃嬪和樓臺，你喜愛的動物都穿上五彩花紋的衣服，你養的鴨鵝吃的是豆子和小米，你在宮中作樂的時候，還招待妃嬪

們的親戚，怎麼說沒有恩德呢？不過，臣下有一點建議，根據你的心意，把自己享樂的心擴充到百姓身上，與百姓一起享樂，那麼，那裏還會有餓死的人？你不擴充這種恩惠，只是苟且專爲自己的享樂打算，使天下的財貨都聚集到你這裡來。結果，豆米和錢幣衣帛都堆在倉庫裡讓他腐爛，你的恩惠不加在百姓身上，公德心不能普及全國，這正是夏桀商紂所以滅亡的緣故啊！人民所以會背叛，都是由於有偏心不公平而引起的。你如能夠考慮臣下的話！擴充你偉大的恩德，普及天下，那麼，湯武那樣的事業都可以做到，一個餓死的人，又有什麼可以憐憫的？」

楚共王㈠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今註】 ㈠楚共王，春秋楚莊王子，名審，曾救鄭，與晉國大戰，敗於鄢陵。

【今譯】 有一次楚共王出去打獵，遺失他的弓，左右的人要去尋找，共王說：「不要了，楚人遺失的弓，由楚人檢到，又何必找？」孔子聽到了，說：「可惜他的心胸還不夠大，應該是說：『遺失弓的是人，撿到的也是人，又何必限定是楚人呢？』」孔子眞是所謂大公無私的人了。

萬章㈠問曰：「孔子於衞主㈡雍雎㈢，於齊主寺人脊環㈣，有諸㈤？」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衞主顏讎由㈥，彌子㈦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㈧於魯衞，將適㈨宋，遭桓司馬㈩，將要⑪而殺之，微服⑫過宋，是孔子嘗阨⑬，主司城貞子⑭，爲陳侯周⑮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今註】㈠萬章，戰國齊人，孟子弟子。㈡主，住在主人家。㈢雍睢，孟子作癰疽，趙岐以爲是醫治癰疽的大夫。癰疽是瘡病的一種。㈣寺人脊環，孟子作侍人瘠環。寺人即宦官。脊是姓，環是名。㈤諸，乃之於二字的合聲。㈥顏讎由，衞國賢大夫。㈦彌子，即衞靈公寵臣彌子瑕。㈧說，同悅。㈨適，到。㈩桓司馬，即宋大夫向魋。有一次想殺孔子。⑪要，邀約。⑫微服，改穿平常的衣服。⑬阨，困窮。⑭司城貞子，宋國賢大夫。⑮陳侯周，陳侯名周，陳懷公之子，爲楚國所滅，故無謚號，僅稱陳侯。

【今譯】萬章問道：「孔子在衞國的時候，住在瘡醫雍睢的家裡，以瘡醫爲主人。在齊國的時候，住在宦者脊環的家裡，以脊環爲主人，有這種事嗎？」孟子說：「不，不對，這是喜歡生事的人所捏造出來的。孔子在衞國的時候，是住在衞國賢大夫顏讎由家裡，以賢大夫爲主人。那時候，彌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彌子瑕就對子路說：『孔子如果肯來住在我家裡，以我爲主人，在衞國要得到一個官位做是沒有問題的。』子路就把這話告訴孔子，孔子說：『人的富貴是天命的

』。由此看來，孔子進合乎禮，退合乎義，得到富貴與否，認爲是有天命，如果以雍睢和脊環爲主人，那是沒有天命了。孔子在魯衞兩國不得志，內心不高興，將要到宋國去，宋國司馬桓魋約請他，要趁機殺死他，孔子就換穿平常的衣服逃過宋國。那時候，正是孔子困窮的時候，他是以宋國賢大夫司城貞子爲主人，而做陳侯周的臣子的。我聽說過，看近臣要看他是否有遠方來的賢者以他爲主人，看遠臣要看他住的是否是賢者的家裡，如果孔子以雍睢脊環這樣的人爲主人，怎麼能夠算是孔子？」

夫子㈠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㈡之善，貶纖介㈢之惡，人事浹㈣，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㈤，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㈥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㈦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㈧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今註】㈠夫子，師長的尊稱，此處指孔子。㈡毫毛，長而銳的毛，動物毛之最細者。㈢纖介，細小的意思。㈣浹，融洽。㈤麟至，麟是麒麟，一種仁獸，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所以說麟至。㈥喟然，歎息的樣子。㈦食，通蝕。㈧說，遊說，勸告。㈨尤，歸咎。

【今譯】孔子曾周遊各國勸說七十國的國君，沒有一定的住處，他目的在希望使天下的老百姓都能

過正當的生活，可是他的大道無法推行，只得回老家去整理魯國的歷史春秋。採取毫毛樣的善事，貶斥纖介般的惡事，通通記載上去，使得人事融洽，王道完備，這種精誠和平而神聖的制作，感動了上天，以致出現麟這種仁獸，由此可知上天也知道孔子的。於是孔子歎着氣說：「上天至大的光明，難道不會被遮蔽嗎？那麼，爲什麼有日蝕？大地最安定，難道就沒有危險嗎？那麼，爲什麼有地震？」天地尙且有震動和被遮蔽的時候，所以，聖賢雖在世間勸說，但不能施行大道，所以災害變異之時就一起出現了。孔子曾經說過：「不要怨恨上天，不要歸罪別人，由最卑賤的事物學習起，然後領悟到高深的境界，能了解我的，難道只有上天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㈠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㈡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㈢泥，傷紀綱之廢壞，服㈣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㈤幸施道以子㈥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㈦，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㈧其恩，故喟然而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⑩德於一城，將欲舒⑪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今註】㈠澤，恩惠。㈡天覆，如上天覆蓋萬物。㈢汙，同汚，濁穢的意思。㈣服，駕車。㈤俟，等待。㈥子百姓，愛百姓如子。㈦肆，此處當發揮講。㈧被，蒙受。㈨東周，

實行周道於東方。㈩運，施行。㈡舒，伸展。

【今譯】孔子生於亂世，沒有人能夠容納重用他，所以，當國君能夠用他的話，恩惠加在老百姓身上，才去做官。當國君不能夠用他的話，恩惠不加在老百姓身上，他就退居在家中。孔子的胸懷像上天一般，普遍的覆蓋萬物，更加上仁愛的心和聰明的智慧，他可憐當時風氣的汚濁，痛心當時紀律秩序的敗壞，好像載很重，而路途又遙遠的馬車一般，到四方各地去遊說，準備接受諸侯的聘請，以便得到一個好機會，能夠幸運的實現他的理想，能夠像自己的兒子一般的照顧老百姓。可是，當時的諸侯沒有一個能任用他。因此，他雖然積蓄很深厚的道德，而不能實現，偉大的理想被拘束而不能伸展，海內的人不能接受他的教化，老百姓得不到他的恩惠，所以孔子歎著氣說：「只要有重用我的人，我將使周朝的制度實現於東方啊！」所以孔子的到處遊說，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打算，只把自己的恩德實現在一個城市而已，而是要伸展到天下，要把恩惠加在所有老百姓的身上。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㈠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㈡曰：「使者目動而言肆㈢，懼我，將遁㈣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㈤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今註】㈠三軍之士，三字應作二。（見商務版楊以淦校本。）二軍卽秦晉兩方之軍。㈡臾駢，春秋晉大夫。㈢目動而言肆，目動表示心不安，言肆是言語失常。㈣遁，逃走。㈤趙盾，春秋晉大夫趙衰之子，襄公時，統領中軍，執掌國家大權，死時諡號宣，後人稱趙宣子。

【今譯】　秦晉二國有一次發生戰爭，（在交戰當中）秦國派使者到晉國，對晉國的將軍說：「兩方的軍隊到現在都沒有休息，請暫時休兵，明日再恢復戰鬥吧！」晉國大夫臾駢說：「這使者眼睛閃動，講話隨便，這是害怕我們，將要逃走了。如能把他們逼到河邊，必能把他們打敗。」趙盾（中軍主將）說：「死傷的戰士尚未收拾而拋棄不管，這是很沒有恩惠的。不等待約定的日期就迫人於險地，這不算勇敢，還是等待吧！」秦國的軍隊果然在晚上逃掉了。

子胥㈠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㈡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㈢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㈣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㈤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㈥，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㈦，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㈧

【今註】　㈠子胥，卽春秋楚人伍員。註已見前。　㈡申包胥，春秋楚大夫。　㈢宗廟，祀祖先的廟

堂，古時各國都有宗廟，故以宗廟代表國家。㈣昭王，春秋楚平王之子。㈤秦伯，秦國爲伯爵，故稱秦伯。㈥雲夢，古澤藪名，分跨今湖北省境大江南北，江南爲夢，江北爲雲，面積廣八九百里，後世淤成陸地，遂併稱之爲雲夢。㈦諾，應答之辭。㈧詩云……救之。出於詩經邶谷風篇。喪是災禍，匍匐本意爲「在地上爬」，這裡用來形容救援之急切。

【今譯】 伍子胥將要到吳國去，辭別他的朋友申包胥，說：「三年後，如果楚國不滅亡，我就不再見你了。」申包胥說：「你請努力吧！我不能夠幫助你，幫助你就是討伐自己國家的祖先了。如果勸阻你，就不夠朋友。可是，你能滅楚國，我就要保存它，那麼，讓我們看看楚國的一存一亡吧！」三年後，吳國的軍隊去攻打楚國，楚昭王離開國都出走。申包胥沒有接到命令就往西去見秦國國君說：「吳國無道，靠着強大的軍隊及衆多的人口，將要侵略天下，而先從楚國開始，敝國國君已經出走到雲夢去，派我來向你報告危急的情況。」秦哀公說：「好吧！我本來要想辦法的。」申包胥不退朝，站在秦國宮廷裡早晚哭，經過七天七夜，沒有間斷。哀公說：「有這樣的臣子，能不去解救嗎？」於是起兵救楚。吳人聽到消息，就帶兵退走。昭王回來，想封申包胥的官，申包胥推辭說：「拯救國家的危亡，並不是爲了名譽。如果在成功之後接受賞賜，這是販賣勇氣的行爲。」結果推辭不接受，就隱居去了，終身不再露面。這正像詩經說的：「凡是人民有了災禍，我都要盡力解救他們。」

楚令尹㈠虞丘子㈡復㈢於莊王㈣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

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㈤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㈥，貪欲無猒㈦，臣之罪當稽㈧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㈨孫叔敖㈩，秀羸⑾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⑿，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⒀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⒁采地⒂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⒃，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今註】㈠令尹，楚國宰相之稱呼。㈡虞丘子，春秋楚令尹名。㈢復，今人金嘉錫說苑補正云：「復應作言。」言即告訴。㈣莊王，春秋楚穆王子，名旅。武功甚盛，在位二十三年。㈤處士，隱居的讀書人。㈥尸祿素飡，尸是神主，尸祿是像神主一般，不憂衣食。飡同餐，素意爲空，素餐是不勞動而獲衣食。此句在諷刺官吏不服務百姓而領薪金。㈦猒，同饜，滿足之意。㈧稽，考察。㈨下里之士，謂鄉下人。㈩孫叔敖，春秋楚令尹，即蔿敖。伐虞丘爲楚相，施政導民，三月而楚大治，莊王乃稱霸。⑾羸，瘦弱。⑿絕域，人跡罕到的地方。⒀誣，以無爲有

，言語虛假。㈣虞子，金嘉錫說苑補正云應作虞丘子。㈤采地，卿大夫所封的食邑。㈥不骫，骫音委，骨彎曲，不骫喩刑罰不寃曲。

【今譯】楚國的令尹虞丘子向楚莊王說：「臣下聽說：遵守公德，奉行法律，可以得到榮譽。才能膚淺，行爲輕薄，不要妄想高的地位。沒有仁智的美名，就不要追求顯赫的榮耀。不是自己能力所及的，不要佔住那個位置。臣下做令尹已經十年了，沒有把國家治理得更好，獄中的訟案不曾止息，隱居而有才幹的人沒有受到提拔，淫亂惹禍的人沒有受到處罰，長期佔據高的位置，妨害許多賢人上進之路，只是領乾薪，吃飯而不做事，貪婪縱欲，沒有滿足的時候，臣的罪狀，應由法理考核。臣下私自選拔國家的英才，就是一位住在偏僻鄉下的人，叫做孫叔敖的。他的人瘦弱清秀，多才多藝，性情寡欲，君上如能提拔他，把政務交給他，那麼，國家一定可以治理得很好，人民也會歸附。」莊王說：「由於你的幫助，使我能在中原爭長，命令達到很荒遠的地域，並在諸侯中稱霸，這不是你的功勞是誰？」虞丘子說：「長久佔據祿位是貪婪的行爲，不推薦賢能通達的人是欺騙的行爲，不把位置讓出來是不廉的行爲，不能做到這三項，是不忠的行爲，做臣子的不忠，君王又何必把我當作忠臣？臣下還是希望辭職。」莊王只好答應，賜虞丘子三百戶的采地。尊他爲「國家的長老」，就以孫叔敖爲令尹。不久，虞丘子的家人犯法，孫叔敖就派人抓來處死。虞丘子非常高興，進見莊王說：「臣下說孫叔敖果然可以治理國政，奉行國家的法律而不會偏私，執行刑罰而不會枉曲，眞可說公平了。」莊王說：「這都是你的貢獻啊！」

趙宣子㈠言韓獻子㈡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㈢。河曲㈣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㈤大夫，爵三行㈥曰：「二三子㈦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㈧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㈨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今註】㈠趙宣子，即趙盾。㈡韓獻子，名厥，春秋畢萬玄孫，晉六卿之一，悼公時，厥爲執政。㈢中軍尉，古制分兵爲中、左、右三軍，中軍尉乃三軍的指揮官。㈤河曲，古地名，在今山西省永濟縣。㈤觴，本爲酒器，進酒勸飲也叫觴。㈥爵三行，爵爲酒器，此處作進酒解，三行是酒過三巡。㈦二三子，指衆人。㈧稽首，稽是稽留，拜時頭至地多時，這是最重的禮節。㈨唐叔，晉的祖先。

【今譯】趙宣子向晉侯推薦韓獻子說：「他的人不阿黨，治理衆人不會紛亂，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會恐懼。」晉侯就以韓獻子爲中軍的主將。在河曲那次秦晉的戰役中，趙盾的車子違犯軍隊的行列，韓獻子殺死了趙宣子的車夫。大家都說：「韓獻子這下完了，他的上司早上剛推薦他，而他在傍晚就處死他的車夫，誰能忍受得了！」戰爭過後，趙宣子請大夫們喝酒，敬過三次酒之後，說：

「諸位可以恭賀我了。」衆人說：「不知要賀什麼呢？」宣子說：「我推薦韓厥給國君，如果推薦不對，必定要連帶受罪，現在我的車子違犯行列，韓厥把車夫殺死，可說是不阿黨了。這可見我推薦的人是不錯的。」衆人聽了，一再稽首說：「這不僅晉國能享受此福氣，連祖先唐叔也有依賴了。我們那敢不一再稽首呢？」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㊀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事，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今註】㊀西河，在陝西省華陰，華，白水，澄城諸縣一帶，地在黃河之西，故名西河。

【今譯】晉文公問咎犯說：「誰可以做西河太守？」咎犯回答說：「虞子羔可以。」文公說：「他不是你的仇人嗎？」答道：「你是問誰可做西河太守，而不是問誰是我的仇人。」虞子羔去見咎犯道謝說：「蒙你寬恕我的過失，推薦給國君，使我能當西河的太守。」咎犯說：「推薦你是公事，怨恨你是私事，我不會以私事害公事，你可以走了，要不然我就射殺你。」

楚文王㊀伐鄧㊁，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㊂，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㊃，乞焉，不與，搏㊄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

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㈥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今註】㈠楚文王，春秋楚武王子，名熊貲，武功強盛，在位十三年。㈡鄧，春秋國君，在今河南省鄧縣。㈢捃荼，捃同攈，拾取之意，捃荼卽拾荼。㈣畚，草器，用草索製成，可盛糧盛荼，又可盛土。㈤搏，用手打。㈥造軍，造卽造訪，造軍卽到軍營去。㈦之，此字爲衍字。（據金嘉錫說苑補正）。

【今譯】楚文王伐鄧的時候，命王子革和王子靈一起去揀荼，二人出去的時候，看到一個老人家帶着裝荼的畚，就向他求乞，老人家不給，二王子就揍他並且搶了它。文王聽到了，下令把兩個兒子都抓起來，要殺他們。大夫們勸解說：「奪取畚實在是有罪，但不至於死，您何必殺死他們呢？」話剛講完，老人家已經到軍營來了，說：「鄧國因爲無道，我們才討伐他，現在國君的兒子搶了我的畚，比鄧國更無道。」說完就呼喊着老天大叫，文王都聽到了，羣臣都很害怕。文王召見老人家說：「要討伐有罪而自己無理搶奪，這不是禁止暴行的人應當做的；依靠武力，虐待老者，不是教育幼小的行爲；愛兒子而不顧法律，不是保衞國家的舉動；私心愛自己兩個兒子，而不顧三種行爲，這是不能辦理政治的。老先生可以走了。」於是就在軍營外向他道歉。

楚令君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㊁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㊂；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㊃，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㊄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㊅，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㊆，方正公平。」

【今註】㊀子文，春秋楚令尹，名鬬穀於菟，爲官淸廉公正，頗爲孔子所讚賞。㊁廷理，卽今之法官。㊂撓，曲。㊃置理失其人，據金嘉錫說苑補正：理上脫一「廷」字。㊄黜，貶斥。㊅程，法律。㊆萌，生出。

【今譯】楚國令尹子文的族人有犯法的，法官把他拘囚起來，後來聽說是令尹的族人，就釋放了。子文知道，就叫法官來，責備他說：「所以要設立法官，就是要處置觸犯王令和審察違背國法的人

。一個正直的人在辦理法律案件時，有時很溫和，但不會彎曲；有時很強硬，但不會武斷。現在你背棄法律和命令，釋放犯法的人，這是判斷事理不端正，內心不公平。這那裡是我營私的意思！爲什麼做法官的不能純粹依照法令去做！我在上面領導人民，人民有時發牢騷，我還是不能使他們免於法律的制裁。現在我的族人犯法，非常明顯，假使法官因爲要討我歡喜而釋放他，我不公平的態度就很明顯的讓全國的人看到了。掌握一國的大權而以私心著稱，與其讓我活着而不合正道，不如讓我死好了。」就把族人送給法官，說：「不執行刑罰的話，我將要死去。」法官害怕，就刑罰他的族人。成王聽到，鞋子來不及穿，就跑到子文家裡說：「我的年紀小不懂事，以致所用法官不當，違背了你的意思。」於是貶退法官而尊重子文，把內政交給他治理。國人聽到了，說：「像子文這樣公正，我們還擔心什麼呢？」就互相歌唱說：「子文的族人，犯了國法，法官把他釋放了，子文不答應，他憐惜百姓怨怒始生之時，眞正的做到公正和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㈠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㈡者斬其輈㈢而戮其御㈣。」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㈤，再拜請死。

【今註】㈠茅門者法，茅門卽雉門，雉門是諸侯之宮門，茅門者法卽進入宮門的規定。㈡蹂霤，蹂是踐踏，霤是屋簷下水流之處。㈢輈，車轅。㈣御，車夫。㈤避舍，舍，此處當停止或放棄講。避舍卽放棄原來的心意，或停止爭執計較。

【今譯】楚莊王設有宮門的法令說：「群臣、大夫、諸位公子入朝的時候，馬蹄踏到屋簷下水流的地方，要斬斷他的車轅，處死他的車夫。」有一天，太子入朝的時候，馬蹄踏到屋簷下水流的地方，執法的人就依法斬掉他的車轅，處死他的車夫。太子大怒，就跑到莊王那裡哭訴說：「爲我把那執法的人殺掉。」莊王說：「法令是爲了要尊敬我們的祖先，尊敬我們的國家，所以能夠建立法令，尊敬國家的人，這是國家的良臣，怎麼可以殺害？違犯法律，廢除命令，不尊敬國家的，那是臣子蔑棄國君，在下的侵侮在上的。臣子蔑棄國君，國君就失掉威嚴，在下的侵侮在上的，在上的人就有危險，國家如果保不住，我怎麼能把政權交你呢？」於是，太子才回頭走到旁邊，放棄成見，一再下拜，請求處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㈠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㈡，少君在後而不豫㈢，是國之寶臣也。」

【今註】㈠少師慶，少師是復姓，慶是名，乃莊王之臣。㈡踰，超越，此處謂踰越禮法。㈢豫，猶豫。不豫，卽果斷之意。

【今譯】　楚莊王的時候，太子的車停放在宮門內，少師慶不許他停車。太子很生氣，進去見莊王說：「少師慶不許我停車。」莊王說：「算了吧！老的國君在前面時他不會超越禮法，小的國君在後面時他不敢猶豫，這才是國家寶貴的臣子呢！」

吳王闔廬㈠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㈡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今註】　㈠闔廬，註已見前。㈡虧，損失。

【今譯】　吳王闔廬要為伍子胥起兵伐楚報仇，子胥進諫說：「諸侯不為一個人起兵，況且事奉國君好像是事奉父親一般，損失君王的道義而為自己的父親報仇，臣下不願意這樣做。」於是停止這計劃。後來因為某種事情然後報父仇，像子胥這樣的人，可以說不藉公事來辦私事了。

孔子為魯司寇㈠，聽獄必師斷㈡，敦敦然㈢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㈣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今註】㈠司寇，爲掌理刑獄之官。㈡師斷，師卽衆，斷卽審判。師斷卽在衆人之前公開審判。㈢敦敦然，態度懇切的樣子。㈣幾，細細審察。

【今譯】孔子在魯國當司寇時，辦案時一定在衆人之前審判。很懇切地向大家解釋一下，案子成立後，由品德良好的君子上去說：「有的人認爲這樣，有的人認爲那樣。」又說一遍：「有的人認爲這樣，有的人認爲那樣。」讓大家都分辨得很清楚之後，君子就審察看應該採取誰的說法。以君子的智慧，那裡要等待某某人的見解才能夠裁決獄訟呢？這是君子恭敬辭讓的態度！凡是文辭有可以跟大家共同討論的地方，君子是不會獨斷的。

子羔㈠爲衞政，刖㈡人之足。衞之君臣亂，子羔走郭㈢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㈣。」子羔曰：「君子不遂㈤。」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㈥。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㈦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㈧然不樂，見㈨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今註】 ㈠子羔，卽高柴，春秋衞人，子羔是其字，又作子皐，孔子弟子，本性仁孝。 ㈡刖，砍斷。 ㈢郭，外城。 ㈣竇，孔穴。 ㈤遂，本意為小溝或地道，此處當動詞用為：爬地道。 ㈥罷，停止。 ㈦逃，此處作使我逃命解。 ㈧愀然，臉色憂愁的樣子。 ㈨見，同現，顯露之意。

【今譯】 子羔執掌衞國政權時，曾經因刑罰砍斷一個人的脚。當衞國君臣內亂的時候，子羔往外城逃走，那時外城門已經封閉，由那被他斷足的人守門，說：「那邊有缺口。」子羔說：「君子不跳牆走。」又說：「那邊有洞。」子羔說：「君子不走地道。」又說：「這裡有房子。」子羔才進去。追來的人就不追了，回去，子羔要離開的時候，對斷足的人說：「我為了不能夠損害國君的法令，而親自砍斷你的腿，我現在在危難當中，這是你報仇的機會，為什麼要幫我逃走？」斷足的人說：「斷足本來是我罪有應得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在審判我的時候，曾顚倒法令的次序，先把我放在後面，想要使我免於刑罰，這我知道。當判決確定我有罪，臨到要決定我的刑罰時，你臉色變得很憂愁，我也知道，你那裏是特別對我好？而是你有天生悲天憫人的心腸，自然會這樣流露出來的，這是我幫你逃脫的原因。」孔子聽到這件事，說：「會做官的人是樹立恩德，不會做官的人是樹立仇恨，能夠公正行事，大概是子羔這種人吧！」

說苑卷第十五

指　武

司馬法㊁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㊂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㊃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㊄

【今註】㊀指武，指卽指揮，武卽軍事，指武卽談論作戰用兵之道。㊁司馬法，書名，春秋齊司馬穰苴撰，屬於兵家之書。㊂語見易經萃卦。除是修整之意。虞是預料。㊃徐偃王，周穆王時，徐子稱王，號爲偃王。㊄語見易經繫辭下傳。

【今譯】司馬法上說：「國家雖大，如喜好戰爭，終必滅亡；天下雖然安寧，而忽略了戰爭的事情，也是很危險的。」易經上說：「君子修整兵器，以防備意外的危險。」兵事不可玩弄，玩弄了就

失去威力；兵事也不可廢置，廢置就招致他國入寇。以前吳王夫差因好戰而亡國，徐偃王也因沒有武備而消滅，所以明智的國君統治一個國家，使在上位的人不玩弄軍事，在下的人不廢棄武備。易經說：「國家生存之時不可忘却會有滅亡的危機，因此不獨己身生命安全，國家也可長保。」

秦昭王㊀中朝㊁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㊂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㊃，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今註】㊀秦昭王，戰國秦武王異母弟，名稷，以白起爲大將，取周朝九鼎，天下賓服，在位五十六年。㊁中朝，朝會進行當中。㊂倡優，指女樂，史記：「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今名女伶曰倡，男伶曰優。卽是演戲的人。㊃慓悍，又作慓悍，慓是急躁，悍是勇猛，形容武士的性格。

【今譯】秦昭王在朝會中感嘆說：「楚國兵劍武器精良，而演戲的人却很拙劣。武器精良那麼將士便大半勇猛善戰，演戲的人拙劣就表示他們能深思遠慮，我恐怕楚國要打秦國的主意。」這是說昭王能在吉利的情況下考慮到未來的災害，在國家生存時，不忘記有滅亡的危險，終於成了霸主。

王孫厲㊀謂楚文王㊁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㊂有其不得理？」文王興師伐徐，殘之。徐偃

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今註】㈠王孫厲，人名。春秋楚臣。㈡楚文王，名熊貲，武王子，在位十三年。㈢惡，同何。

【今譯】王孫厲對楚文王說：「徐偃王喜好施行仁義之道，漢水東邊的諸侯共三十二國都對他心悅誠服了。王上假使不討伐，恐怕楚國終必事奉徐國。」文王說：「如果徐偃王眞正是有道之君，就不可討伐。」答道：「大國伐小國，強國伐弱國，好像大魚呑小魚，老虎搏食小豬一樣，那裡有講不通的道理呢？」文王於是興兵討伐徐國，攻得殘破不堪。徐偃王要死的時候說：「我依賴文德而不修明軍備，喜好推行仁義之道而不知道敵人用心奸詐，以致到今天這地步。」所以說古代的王者那有不講求武備的呢？

吳起㈠爲苑守㈡，行縣適息㈢，問屈宜臼㈣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敎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敎。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㈤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

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㊅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主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㊆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㊇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今註】㊀吳起，春秋衞人，善用兵，能與士卒同甘苦。歷仕魯、衞、楚。在楚時因得罪人太多，悼王死，便被殺。㊁苑守，苑是養禽獸的地方，守是苑的管理官吏。㊂行縣適息，行縣是巡行鄉縣。適卽到。息是地名，在今河南省息縣境。㊃屈宜臼，春秋楚大夫，後奔魏，又名屈宜若，屈宜咎。㊄厲甲兵，厲是磨鍊，甲是鎧甲，兵是兵器。厲甲兵卽修理武器，準備打仗之意。㊅淫泆，淫卽甚欲過度，泆卽放肆縱情。淫泆是形容行為不軌。㊆惕然，恐懼的樣子。㊇敦處，敦厚自處。

【今譯】吳起做苑守的時候，到各地巡查，到了息縣，問屈宜臼說：「王上不知道我無能，任命為苑守，不知道先生對我有何指教？」屈公沒有回答。過了一年，楚王任命他為令尹，巡行到息縣，問屈宜臼說：「我以前問先生，先生不肯指教。現在王上不知我無能，命我當令尹，先生你試着看我吳起的表現吧！」屈公說：「你將怎麼做？」吳起說：「我將平均楚國的爵位，而使薪俸相等

，減損那些有餘的去補充不足的。整軍經武，等待時機爭雄於天下。」屈公說：「我聽說從前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不隨便改變舊的制度，不隨便更易常行的措施。現在你要平均楚國的爵位，並使薪俸平等，減損那些有餘的去補充不足的，這是改變舊制度和通常的措施。並且，我聽說兵是不吉利的東西，和他人爭奪是不道德的。現在你陰謀做違背道德的事，喜好動用不吉利的凶器，實在是人民所厭棄的，這是違逆到極點，也是過份縱欲的事情，實行了就不會吉利。並且，你指揮魯國的軍隊本不應該打勝齊國，結果你打勝了；你指揮魏國的軍隊本不應該打勝秦國，結果你也打勝了。我聽說：『不是凶惡的人不會造成禍端。』我內心本就奇怪，爲何我們王上一再違逆天道，到今天未得惡報。唷！我就等著看你的了。」吳起很恐懼的說：「還可以變更嗎？」屈公說：「不可以。」吳起說：「我是爲別人做事的。」屈公說：「已經定刑的人，不可以再變更了，你不如敦厚老實地去實行，楚國沒有再比舉用賢良更重要的事了。」

春秋㊀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㊁獲於韓；楚子玉㊂得臣敗於城濮；蔡㊃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㊄不能戰不敎之卒；造父㊅王良㊆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㊇逢蒙㊈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敎習之而已。」

【今註】㊀春秋，經書名，孔子據魯史所寫定的書。㊁晉侯獲於韓，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共滅晉而三分其地。㊂楚子玉……城濮。成得臣字子玉，春秋楚令尹，魯僖公二十八年，得臣之兵爲晉所敗。㊃蔡不……衆潰。指周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之戰。㊄先軫，春秋晉大夫，一稱原軫，善用兵。㊅造父，周繆王之幸臣，因破徐有功，賜趙城，由此爲趙氏。善於駕御。㊆王良，春秋晉大夫郵無卹之子，善駕車。㊇羿，夏朝有窮之國君，善射，篡夏自立，不修政事，後爲寒浞所滅。㊈逄蒙，古代之善射者。

【今譯】春秋這本書是記載國家存亡的事，用以鑑察後世的得失。一個國家雖然有廣大的土地和衆多的人民，堅強銳利的戰備，威猛善戰的將帥，如果士兵不親近服從的話，就不能夠打勝仗，立大功。以前晉侯爲韓侯所擒獲；楚國大將成得臣在城濮之戰中爲晉國所敗；蔡國軍隊不等待和敵軍交鋒便先潰散。所以俗語說：「賢明如周文王也不能驅使不親附的人民；善戰如先軫也不能率領沒有訓練過的士兵作戰；善於駕車如造父、王良也不能駕着破車子和劣馬，很快的到達遠地。善射如羿、逄蒙不能用不直的箭，無力的弓，射到很遠的地方，命中微小的目標。」所以國家成敗強弱的主要關鍵，就在於能否使士兵親近服從，並且時常教導訓練他們，不過如此罷了。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㊀，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㊁，先諸華而後夷狄㊂。及周惠王㊃，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㊄，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

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㈥，師大敗，擯辱㈦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㈧，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今註】㈠襲，此處作覆蓋講。㈡諸夏，指中國境內的諸侯。㈢夷狄，禮記王制云：「東方曰夷，北方曰狄。」此處夷狄乃泛指中國境外之未開化民族。㈣周惠王，名閬，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㈤強楚稱王，楚熊通三十七年，僭號自稱爲武王。㈥興兵而征強楚，此不知出於何書所載，考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齊太公世家、楚世家、左傳、國語均不載周惠王伐楚事。㈦擯辱，即挫辱。㈧幸逢……安尊，指周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包茅不貢之事。

【今譯】國內的政治尚未安定，不可以做匡正外國的事，根本的恩惠未能普及全民也不可以制裁外國。所以春秋的大義是要以京師爲主，然後再及於中國其他地方。先中國各地，然後再及於四方夷狄。到了周惠王時，因爲遭遇混亂的局面，繼承先王的體制，而強大的楚國僭號稱王，諸侯背叛王室，他想伸張先王的命令，統一天下。但却不先大力地培養京師的力量，以漸及於華夏諸侯，由華夏諸侯又漸及於四方夷狄。他國內政治尚未做好，一氣之下，不自量力，權衡得失，就起兵征討強大的楚國，結果王師大敗，遭到挫折侮辱，王令無從施行，大爲天下諸侯所恥笑。幸而遇到齊桓公倡導尊王攘夷，才能重獲安定和諸侯的尊從。所以說國內的政治尚未安定，不可以做匡正外國之事，根本的恩惠未能普及全民，不可制裁諸侯。

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㈠，東

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㈡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㈢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今註】 ㈠鉞，大斧。 ㈡枹鼓，枹是鼓槌，枹鼓是以鼓槌打鼓。 ㈢待，抵禦。

【今譯】 將帥在接受王命的時候，由主將率先進入朝廷，其他部將也全部跟進，他們都面向北方跪地一再叩頭，接受王命。天子面對南方，頒授大斧給主將，然後向東行走，面向西方作揖，表示不再干涉軍權。所以當將帥受命出征時，必定不以國君爲念，在軍中就忘記家人，聽到打鼓的聲音，便奮勇殺敵，只恐不能打勝，而忘却了生命，所以有必死的決心。必死之心不如樂意而死，樂意而死不如甘心而死，甘心而死不如爲正義而死，爲正義而死不如看死好像回家一樣快樂，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一個人存了必死之心，十個人都抵抗不了；十個人存了必死之心，一百個人都抵抗不了；一百個人存了必死之心，一千個人都抵抗不了；一千個人存了必死之心，一萬個人都抵抗不了。一萬個人存了必死之心，就能橫行天下，無所阻礙，命令可以通行，禁令有立刻阻止之效，這就是王者的軍隊。

田單㊀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㊁，往見魯仲連㊂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㊃，攻翟不能下，壘㊄於梧丘㊅。」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㊆之時，坐則織蕢㊇，立則杖臿㊈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㊉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⑪邑之封，西有淄⑫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⑬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⑭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軍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枝⑮體也，心猶與⑯則枝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今註】㊀田單，戰國齊臨淄人，燕將樂毅破齊七十餘城，田單率卽墨軍民抵抗，並施以反間，結果燕國派騎刼代替樂毅，遂為田單以火牛陣攻破，恢復齊國七十餘城，封為安平君。㊁翟，同狄，為北方之蠻族。㊂魯仲連，戰國齊人，善於策謀而不喜為官，是當時之賢者。㊃頤，面頰。㊄壘，通纍，堆積之地。㊅梧丘，有土丘擋於道路叫梧丘。㊆卽墨，戰國齊邑，在今山東省平度縣東南。㊇蕢，草器，用以盛土。㊈臿，田器，卽鍬。㊉黨，此處當類講。⑪掖，在今山東省平度縣北。⑫淄，水名，源出山東省萊蕪縣東北源山之陰。⑬澠，水名，源出山東省臨淄縣。⑭徑立，直立。⑮枝，同肢。⑯猶與，卽猶豫。

【今譯】　田單爲齊國的上將軍，率十萬大軍，將要進攻翟國，到魯仲連子處拜訪，魯仲連說：「將軍這一次攻打翟國，一定不能攻下。」田將軍說：「我田單曾經以方僅五里的內城和方僅十里的外城，恢復了整個齊國，爲什麼攻翟不下？」遂上車而去，不再和他談話。決心攻打翟國，三個月仍不能攻下。齊國的小孩子唱着歌說：「戰冠大得像箕，寶劍長得可以抵住面頰，却不能攻下翟國，陣亡將士的骨骸已堆積如梧丘了。」於是田將軍害怕了，去拜見仲連子說：「先生你怎麼知道我攻不下翟國？」仲連子說：「當將軍在防守卽墨城時，坐着就織簣，站著就拿鍬，和士卒一起操作，並且鼓舞士兵說：『我們的宗廟已經滅亡了，祖宗的魂魄喪失了，不知要歸宿何處？』所以將帥有必死之心，士卒也沒有偷生的意思。現在將軍東邊有掖邑的封地，西邊有淄水邊的金銀財寶，你頭上的黃帶用金銀裝飾，往來馳騁在淄水澠水之間，所以喜歡生存，厭惡死亡。」第二天，田將軍纏起頭髮，在矢石交加的戰場上直立着，拿著鼓槌打鼓，終於把翟國攻下。所以說將帥是士卒的靈魂，士卒是將帥的肢體，如果內心猶豫不決的話，那麼肢體就不聽使喚，就是指田單說的嗎？

晉智伯㈠伐鄭，齊田恒㈡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㈢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㈣也。」乃去之耳。

【今註】　㈠智伯，名瑤，智武子徐吾之子。晉六卿之一，後爲韓魏趙三家所滅。　㈡田恒，史記作

田常，左傳作陳恒。田乞之子，後弑簡公，另立平公。㊂壘，行軍駐紮，所築的城垣。㊃待，抵禦。

【今譯】晉國的智伯率兵攻打鄭國，齊國大夫田恒領兵前往援救。如果登城攻打，他一定親自站在那裡，車子或人馬如果不能前進，必定派人去幫助。行軍時，堡壘已合成了，然後敢駐紮，井竈都挖築好了，才敢進食。智伯說：「我聽說田恒新掌國政而能愛護百姓，在家內能將財產與士卒共用，出外打仗能和他們共同操勞，治理軍隊能夠這樣，便爲衆人所擁戴，這是無法抵禦的。」於是班師回去了。

太公兵法㊀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㊁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㊂，異其旗章㊃，勿使冒亂㊄；堅其行陣，連其什伍㊅，以禁淫非。」壘陳㊆之次，車騎之處，勒兵㊇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㊈。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㊉者，多異於今之將也。

【今註】㊀太公兵法，世傳呂尚（姜太公）有兵書六韜六卷傳於世，稱太公兵法。㊁畢，網羅控制。㊂選，行列。即將軍隊分爲五個行列。㊃旗章，即旗幟徽章。㊄冒亂，即混亂。㊅什伍，古代軍隊，五人爲伍，二伍爲什，連其什伍即以什伍爲單位而行連坐法。㊆陳，此處通陣。㊇勒兵，調動軍隊。㊈數，同術。㊉旋踵，踵即脚跟，旋踵即旋轉脚跟，比喻迅速。

【今譯】　太公兵法上說：「表達慈愛的胸懷，建立威武勇敢的戰鬥意志，來羅致將士們。訓練他們精銳的作戰技能，磨礪他們的節操，以提高他們的士氣。把軍隊分爲五個行列，使他們旗幟不同，不要使隊伍秩序混亂。堅固隊伍行陣，以什伍爲單位行連坐法，防止各種不正當事件的發生。」堡壘和陣地的次序，兵車馬匹停留的場所，統御軍隊的態勢，軍隊中的法令，賞罰的措施，能使士卒赴火海，踏白刃，衝鋒陷陣，襲取敵方的將領，爭戰赴死，大多和現在的將帥不同的。

孝昭皇帝時㊀，北軍監御史㊁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㊂。胡建㊃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㊄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㊅，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㊆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㊇曰：『國容㊈不入軍，軍容㊉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⑪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今註】㈠孝昭皇帝時，昭帝乃漢武帝子，名弗陵，在位十三年。案本章所載胡建誅北軍監史一事，漢書作漢武帝時，恐劉向所記有誤。㈡北軍監御史，漢時官名。㈢賈區，坐賣叫賈，區是賣物的小屋。㈣胡建，字子孟，漢河東人，漢書說當時他爲守軍正丞。㈤堂皇，室中沒有牆壁叫皇，堂皇是講武廳。㈥市，買賣。㈦黃帝理法，漢書作黃帝李法，理是法官的名稱，掌征伐刑戮之事。理法卽刑罰之法，舊傳有黃帝李法六篇。李是理之假借。㈧司馬法，已見前註。㈨國容，國家平時之儀制。㈩軍容，軍隊平時之儀制。⑪渭城，秦咸陽縣，漢改稱渭城，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

【今譯】漢朝孝昭帝的時候，北軍監御史做非法的事，穿壞了北門的城垣，做爲買賣的場所。胡建當時做北軍尉，窮得沒有車馬，常常走路上班，跟士卒一同生活居住，所以照顧撫慰兵士們甚爲優厚。胡建想殺監御史，於是和士卒們約定說：「我想爲公家誅殺一個人，當我說上前抓他，你們就上前抓他；當我說斬殺，你們就斬殺。」於是在挑選兵馬的那一天，軍隊裡的護軍和各校官都在講武廳上坐成一排，監御史也在上面坐着。胡建帶着走卒走到堂下拜見，因此走到堂上，走卒都跟上去。胡建跪下，指着監御史說：「捉住他。」走卒們向前把監御史拉下堂。胡建說：「斬掉他。」於是斬了監御史。護軍和校官們都吃了一驚，不知道該怎麼辦。胡建也已經有了擬好的奏書在身上。於是上奏給皇帝說：「臣下聽說軍法要立下勇武的典範，以使兵衆服其威嚴，誅殺惡人以防止壞事的發生。現在北軍監御史公然穿毀城牆來謀利，和士卒做買賣，不樹立自己剛強威武，勇敢兇猛的精神，來領先做士大夫的模範，尤其不合理不公正。臣下曾聽說黃帝理法上記載着：「堡壘城垣

已經築好了，不按着規定的道路行走，這是邪惡不正的人。』邪惡不正的人必須誅殺，所以臣下很愼重的斬殺了他。敢冒着生命危險，向皇上報告。」皇帝批示說：「司馬法上說：『國家平時的法規不適用於軍中，軍中平時的法規不適用於國家。』你胡建有什麼疑惑呢？」胡建因此而名聲大震。後來做到渭城縣令，死於任上，一直到現在，渭城還留有他的祠堂。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㈠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㈡，如影與響，如尨㈢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㈣不及鞈㈤，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尙在肱北㈥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㈦於未形之前者，揖讓㈧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今註】㈠昒穆，同芴穆，深微的樣子。㈡委從，委曲順從。㈢尨，即狗。㈣閶，鼓聲。㈤鞈，鼓聲的一種，聲如金石。㈥肱北，即肱的背面，肱是由肘至掌一段手臂。㈦折衝，抵制敵人。㈧揖讓，賓主相見之禮。

【今譯】魯石公的劍法，一有了逼迫就馬上產生反應，有了感覺，馬上就有行動，可以變化無窮，甚至到極細微的地步，千變萬化，無形像可尋。那把劍很柔順的聽從雙手的指揮，如影隨身，如響應聲，如狗看門，如輪子緊跟着馬蹄，如回響反應聲音，影子映現形體的像狀。閶閶的鼓聲來不及

變為軨軨之聲，像呼氣等不及吸氣，像腳舉起來不及靠攏，其間的距離像蟬翼一般。僅在肱背和眉睫這樣微小的空間舞劍，就無法用更大的武器來制止它，也不能用較小的武器來比擬它的精微。用兵的方法，大概就像這樣吧！這是最善於抵擋敵人的了。但是還不如能在未和敵人衝突之前就挫折他們的戰鬥意志，或者在廟堂上和敵人行賓主相見之禮，用和談的方式，消弭戰禍於無形之中。這樣豈不更能施恩惠給國內千百萬的人民嗎？所以這樣子在平常就不會有變亂發生，戰爭的時候也不必流血，這大概就是商湯、周武王的仁義之師吧！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㊀，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㊁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㊂，下蟠㊃於地。由且㊄舉兵而擊之，必也攘㊅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㊆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㊇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㊈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㊉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⑪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⑫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⑬，鍛劍⑭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⑮者乎！」子路擧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今註】㊀農山，韓詩外傳作景山。在今山東省曹縣東南。㊁喟然，歎息的樣子。㊂翩翻，飛動的樣子。㊃蟠，盤旋。㊄且，此處當假使講。㊅攘，奪。㊆憤憤，心不平的樣子。㊇莽洋，廣大的樣子。㊈縞衣，男子所穿之白色上衣。㊉僊僊，輕擧的樣子。⑪若，你。⑫第，此處有姑且的意味。⑬越，此處當修治講。⑭鍛，冶鍊。⑮姚姚，自得的樣子。

【今譯】孔子到魯國北部去玩，向東登上農山。子路、子貢和顏淵跟隨着。孔子長長地歎了一口氣，說：「爬到高處向下眺望，使人悲不自禁。你們兩三個，各自說說你們的志向吧！我要聽聽。」子路說：「我希望白色羽毛如明月般，赤色羽毛如太陽一樣，鐘鼓的聲音宏亮得可以上達霄漢，旌旗飄揚，在地上各處盤旋，我如果率領軍隊向敵人攻擊，必定可以奪得千里的土地。這件事只有我子路能做到，可以使他們兩位做我的侍從。」孔子說：「多麼勇敢的士子啊！這憤憤不平的人。」子貢說：「我希望齊楚兩國交戰於廣大的原野，兩軍壁壘相當，旌旗相互對峙，兵馬掀起的塵埃相連接，兩國軍隊就交兵接戰。這時候我願穿着白上衣，戴着白帽，在白刃交加之間勸說他們，解除兩

國的禍患。這件事祇有我子貢能夠，可以使他們兩位做我的侍從。」孔子說：「好一個辯才無礙的士子啊！就這樣輕而易舉的完成任務！」這時，祇有顏淵一句話不說。孔子說：「顏回，過來！你爲何獨不願說呢？」顏淵說：「文武的事，兩位已經說過了，我那裡敢參加意見呢！」孔子說：「你是鄙視那些事，內心不同意他們呢！但你還是姑且說一說吧！」顏淵說：「我聽說鮑魚和蘭芷不能一起收藏在一個匣子內，堯舜和桀紂也不在同一個國家裡治理人民，他們兩位所說的和我不同。我願意做賢聖之君的宰相，使人民不必修築城郭，挖掘溝池以防禦敵人，把劍戟等兵器鎔化，鑄成農具，使天下千年沒有戰爭的禍患。這樣，子路又何必憤憤不平的要出兵呢！子貢何必輕易的操其口舌，出使遊說呢？」孔子說：「多麼完美的仁德之人啊！多麼能自得其意！」子路舉手問道：「我們希望聽聽老師的意見。」孔子說：「我所希望的，正是顏回的計劃。我志願背着衣冠，跟隨着這個姓顏的孩子。」

魯哀公㈠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㈡之禁，弛關㈢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今註】㈠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而卒。㈡梁，卽魚梁。㈢關，卽道路上設立關卡以抽稅。

【今譯】魯哀公問仲尼說：「我想在國家實力微弱時，盡力防守自己的城池，國家力量強大時，就

向外進攻，應該用什麼方法呢？」仲尼說：「如果朝廷的一切措施合乎禮法，長官和下民能親近融洽，那麼衆多的百姓都像是國君親自畜養的子女一般，那您君上又進攻誰呢？如果朝廷的一切措施都不合禮法，長官和下民不親近融洽，那麼百姓都是君上的仇敵，你君上又憑什麼來防守自己的國家呢？」於是魯哀公就廢除湖泊魚梁的禁令，放寬道路關卡和市場的征稅，以施惠於人民。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㊀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㊁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㊂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今註】㊀密須氏，古國名，亦稱密，商時姞姓之國。故地在今甘肅省靈臺縣西。㊁管叔，周武王弟鮮，封於管，稱管叔鮮。管在今河南省鄭縣北二里。㊂枉，邪曲不正。

【今譯】周文王說：「我想對外用兵，那一國可以討伐呢？我想密須氏對我國有猜疑之心，可以先去討伐。」管叔說：「不可以。其國君是天下的明君，討伐它是不合道義的。」姜太公說：「我聽說先王用兵，討伐邪曲不正的國家，不討伐順從的國家；討伐危險的國家，不討伐平安的國家；討伐行爲過份的國家，而不討伐不及的國家。」周文王說：「很好。」於是興師討伐密須氏，並將它消滅。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㊀，

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㈡，攻義者爲殘㈢，失其民制爲匹夫㈣，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㈤，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㈥之粟，散鹿臺㈦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㈧，放牛桃林㈨，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今註】㈠使非其人，是說驅使非本國之人民。㈡賊，此賊非搶奪財物之賊。㈢殘，此殘作破壞者解。㈣匹夫，即一夫，獨夫，沒有親戚朋友的人。㈤牧之野，即牧野，在今河南省淇縣南。周武王二十三年與紂大戰於此。㈥巨橋，尚書武成作鉅橋，穀倉之名，在今河北省曲周縣東北

。㈦鹿臺，殷朝積財的地方，又叫廩臺，又名南單臺，故址在今河南省淇縣境。㈧華山，五嶽之一，在今陝西省華陰縣南。㈨桃林，塞名，在河南省閿鄉縣西，又稱桃源，夸父山。

【今譯】　周武王將要討伐商紂，召見太公望，問他說：「我想在尚未交戰之前就知道必可得勝，不必占卜就知道吉利，但是供我驅使的人不是自己的百姓，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嗎？」太公回答說：「有辦法，王上若能贏得衆人之心，去圖謀討伐無道之君，那麼，不必交戰就知道勝利了；以王上的賢明討伐對方的不肖，那麼，不必占卜就知道吉利了。對方殘害百姓，我們造福百姓，雖然不是我國的人民，也可以驅使他們的。」武王說：「很有道理。」就召見周公，問道：「天下做事的人，都以殷紂爲天子，以周國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有辦法戰勝嗎？」周公答道：「如果殷紂眞的是天子，周國眞是諸侯，那麼就沒有戰勝他的道理了，怎麼可以進攻呢？」武王很生氣地說：「你的話有道理嗎？」周公答道：「我聽說：進攻守禮的國家叫做賊，進攻正義的國家叫做殘，失去控制人民的力量的叫做匹夫。王上所進攻的是失去人民擁戴的匹夫，那裡是進攻天子呢？」武王說：「很有道理。」於是就動員國內的民衆和軍隊，和殷紂大戰於牧野，把殷人打敗了。周武王到了京師，上了廟堂，看見寶玉，說道：「這是誰的玉？」答道：「是諸侯的玉。」武王就拿了寶玉，歸還給諸侯。天下的人聽到這件事，都說：「周武王並不貪得財物呢！」進到宮室看見美女，說道：「這是誰的美女？」答道：「是諸侯的美女。」就把美女送回給諸侯，天下的人聽到了這件事，都說：「周武王並不貪美色。」於是武王散發巨橋的米粟，和鹿臺積存的財物金錢給士兵和百姓們，並且廢置了戰車，表示不再乘用，放棄了刀劍戰車等武器，表示不再用它，將馬匹放到華山，牛放

到桃林，表示不再使用。天下人聽到了，都說武王施行仁義於天下，這豈不是很偉大的作爲嗎？」

文王欲伐崇㈠，先宣言㈡曰：「予聞崇侯虎㈢，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㈣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㈤，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今註】㈠崇，國名，唐虞之時，封鯀於崇。舜殺鯀後，將其國又封別的諸侯，地在今陝西省鄠縣東。㈡宣言，即現在所謂發表文告。㈢崇侯虎，崇侯是崇國的國君，虎是名。㈣聽獄，審判刑事案件。㈤六畜，指牛、馬、羊、犬、鷄、豕六種家畜，此處可以泛指一切家畜。

【今譯】周文王想討伐崇國，先向大衆宣布說：「我聽說崇侯虎，藐視輕侮父執兄長，不尊敬年老的人，審判訟案不公正，分配財物不平均，百姓的勞力用盡，却不得衣食，我將來討伐他，只是爲了百姓着想。討伐崇國之時，我命令不許殺人，不許毀壞房屋，不得堵塞水井，不得砍伐樹木，不得動用六畜，如有不聽命令的，決予處死，不赦免。」崇人聽到了，因而請求投降。

楚莊王㈠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㈡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㈢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今註】㈠楚莊王，註已見前。㈡倚相，春秋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楚靈王稱爲良史。㈢薄，此處作輕視講。

【今譯】楚莊王帶兵伐陳，吳國派兵救陳，大雨一連下了十日十夜才放晴。左史倚相對楚莊王說：「吳兵今晚必來偷襲，我軍的鎧甲行列和堡壘都已損壞，他們一定輕視我們。何不把軍隊陣勢排好，打着鼓出去等待他們。」吳國軍隊來到楚國陣地，看見陣勢已經排好，就退回去了。左史倚相說：「追上去。」吳軍走了六十里沒有成功，吳王疲倦，士兵也休息。楚軍果然進擊而大敗吳軍。

齊桓公之時，霖雨㈠十旬。桓公欲伐漅陵㈡，其城之値雨也，未合。管仲隰朋㈢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㈣間外士㈤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今註】㈠霖雨，下雨過三日以上叫做霖。㈡漅陵，地名，春秋時衞的采地，在今河南省睢陽縣南。㈢隰朋，春秋齊人，助管仲相桓公，成霸業。與管仲同年卒，諡成子。㈣大卒，王的士卒叫大卒。㈤外士，外國之士人。

【今譯】齊桓公在位時，有一次連續下了近百天的雨。桓公想討伐漅陵，漅陵城因爲遇到久雨，城門未閉。管仲和隰朋帶着士兵到宮門，桓公說：「這些兵衆要幹什麼？」管仲答道：「臣聽說下雨

表示國家有事，溧陵城不堪久雨，臣下請君上出兵進攻。」桓公說：「好的。」就派兵去討伐。到達之後，看見自己軍隊裡已間雜着外國士兵在內，桓公說：「大概有聖人吧！」於是倒轉旗幟回去了。

宋圍曹㈠，不拔。司馬子魚㈡謂君曰：「文王伐崇㈢，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脩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㈣乎？胡不退脩德，無闕而後動。」

【今註】㈠曹，春秋國名，周武王封弟振鐸於曹。地在今山東省定陶縣西北。㈡司馬子魚，即目夷，字子魚，宋襄公之庶兄，時爲司馬，故稱司馬子魚。㈢文王伐崇，指周文王四十九年伐崇侯虎。㈣闕，欠缺。

【今譯】宋國的軍隊圍攻曹國都城，久久不能攻下。司馬子魚對宋君說：「周文王討伐崇國的時候，崇軍守城守了三十天都不投降，於是文王退兵修養自己並教練士卒，又去討伐，崇國雖有堡壘可恃，却投降了。現在君上的品德能無缺憾嗎？爲什麼不退兵脩養德性，等到德性無所缺憾，再出動兵馬呢。」

吳王闔廬㈠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㈡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㈢，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㈣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㈤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㈥，北至方城㈦，方三千里，皆服於楚矣。

【今註】㈠闔廬，註已見前。㈡郢，春秋楚國首都，在今湖北省江陵縣北。㈢報，同赴，速度很快的意思。㈣鍥，切斷。㈤伍子胥，註已見前。㈥江，指長江。㈦方城，春秋楚地，在今河南省南陽縣東北。

【今譯】吳王闔廬和楚人交戰於柏擧，大勝楚軍，一直打到楚都郢城的郊外，曾經五次打敗楚人。闔廬的五個戰臣進諫說：「這麼深入而迅速的侵佔人家國土，對大王是不利的，不如班師回國吧！」五個將軍就要切斷自己的頭，闔廬並沒有答應，五人的頭落在馬前，闔廬驚懼起來，召見伍子胥問對策。子胥說：「那五個大將是在害怕。那些經過五次敗仗的楚人，必定害怕到極點，大王你姑且向前稍微前進。」於是攻入郢都。南到長江，北到方城，周圍三千里都向吳國臣服。

田成子常㈠與宰我㈡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㈢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今註】㈠田成子常，卽田常，註已見前。㈡宰我，春秋魯人，名予，字子我，亦稱宰我，孔子弟子，善於言辭。㈢鴟夷子皮，越王謀臣范蠡之自號。

【今譯】田成子常和宰我兩家發生爭戰，宰我在夜間潛伏士兵，準備攻打田成子，命令這些士兵說：「如果你們沒有看到旗幟，就不要起身行動。」鴟夷子皮知道了，就跑去告訴田成子。田成子就做了許多旗幟來號召宰我的士卒，然後攻擊他，結果消滅了宰我。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㈠，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㈡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今註】㈠山戎氏，又作葷粥，注已見前。㈡刑，模範。

【今譯】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向魯國請求援兵，魯國不給，桓公非常生氣，要攻打它。管仲說：「不可以，我們已經給北方的諸侯做了榜樣，現在又要攻打魯國，這怎麼可以呢？如果這樣，魯國一定轉而事奉楚國，這樣我們就一舉兩失了。」桓公說：「有道理。」就沒有攻打魯國。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㈠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㈡，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今註】㈠文化，以文治去教化百姓。㈡下愚不移，下愚是最笨的人，不移是無法改變氣質。

【今譯】聖人治理天下的步驟是先以文治教化，然後方施用武力。凡是用兵的緣起，就是爲了要平服不順從的人。如果用文德教化，仍然不能改變他們，然後才加以誅討。祇有那些極端愚昧的人才無法感化。用純美的德性尚不能感化，那麼只有用武力對付了。

黃堯誅四凶㈠以懲惡，周公殺管㈡蔡㈢以弭㈣亂，子產㈤殺鄧析㈥以威侈㈦，孔子斬少正卯㈧以變衆，佞賊㈨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

之福也⑩。」

【今註】 ㈠四凶，即驩兜，共工，鯀，三苗。 ㈡管，即管叔，註已見前。 ㈢蔡，即蔡叔，周武王之弟度，封於蔡，稱蔡叔度，後與管叔叛變，爲周公所殺。 ㈣弭，消除。 ㈤子產，春秋鄭大夫，名公孫喬。 ㈥鄧析，春秋鄭大夫，研究名家之言，與子產作對，遂被殺。 ㈦威侈，威是威嚇，侈是邪行。威侈即威嚇邪行。 ㈧少正卯，春秋魯大夫，言行邪僻，爲孔子所誅。 ㈨佞賊，巧諂善辯叫佞，心地陰險叫賊。 ⑩語見易繫辭傳下，原文爲：「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今譯】 從前堯誅罰四凶，來懲治惡人，周公殺管叔蔡叔以平定內亂，子產殺鄧析以威嚇邪行，孔子斬少正卯以改變百姓。假如巧言諂媚，心地陰險的人不加殺戮，是作亂的根源啊！易經上說：「對於小惡不加威嚇，對大惡也就無法懲治，這是小人們的運氣呢。」

五帝三王㈠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㈡以尊賢，有斧鉞㈢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㈣，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今註】 ㈠五帝三王，註已見前。 ㈡紱冕，繫印的帶子叫綬，又叫紱。冕即冠。都是爲官的象徵

㈢斧鉞，刑戮的用具。㈣孺悲，魯人，爲人賤惡，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今譯】　古時候的賢明國君五帝和三王，用仁義來治理天下，天下因此改變。孔子也以仁義施行教化，而天下不順從，這是什麼緣故呢？以前賢明的國君有印綬和冠冕來表示尊重賢人，有斧鉞來誅殺惡人。所以那種賞賜非常隆重，而刑罰也非常深痛，因而天下有所改變。孔子雖然嘉許顏淵的德性，却沒有什麼可以賞賜他；看不起孺悲，却不能處罰他，所以天下不順從。由此可知，道義若無權力無以撐持，若無勢位無以施行，所以說道義受到尊重，然後才能付諸實現。

孔子爲魯司寇㈠，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㈡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㈢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㈣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㈤，太公誅潘阯㈥，管仲誅史附里㈦，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㈧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㈨。』此之謂矣。」

【今註】 ㈠司寇，本爲刑獄之官，然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則以大司寇攝行相事。 ㈡東觀，係漢家宮室之名，故此劉向所記有誤，孔子家語改爲「兩觀之下」。兩觀卽兩闕。闕乃門外之高臺，可以望遠，故又稱爲觀。 ㈢與，參與。 ㈣辟，同僻，卽邪僻不正。 ㈤蠋沐，商時惡人。 ㈥潘阯，人名。 ㈦史附里，人名，春秋齊人。 ㈧穿窬，穿是穿壁，窬是踰牆。 ㈨語見詩經邶風柏舟。慍是生氣，悄悄是憂愁的樣子。

【今譯】 孔子做魯國的司寇，七天後，在東觀下殺了少正卯，學生們聽到了，都跑來見孔子，來到的人雖不說話，但是心裡的疑慮却是相同的。子貢最後到，趕緊走上前說：「少正卯是魯國知名的人，夫子剛剛接掌政事，爲什麼先殺他呢？」孔子說：「端木賜啊！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做君主的人有五種人是必須殺的，而強盜和小偷都不算在內的。第一種人是內心明辨事理，却居心險惡；第二種人是說話虛僞而富有辯才；第三種人是行爲邪僻而堅毅不拔；第四種人是志氣愚劣但知識廣博；第五種人是行爲不正而表面好施惠澤於人。這五種人都富於思辨，知識豐富，聰明通達的聲名，但却不是眞實的。如果讓他們大行其虛僞之道，那麼，他們的智能足感染民衆，他們強大的勢力足以獨立於世，這是姦人中的英雄，不可不殺。凡是這五種中的一種人，就不能免於被殺的命運。現在少正卯兼有這五種惡行，所以先殺了他。以前商湯殺蠋沐，太公殺潘阯，管仲殺史附里，子產殺鄧析，這五位聖賢沒有不誅殺的，所以誅殺的緣故並不是爲了他們白天做強盜，晚上就穿壁踰牆，偷雞摸狗，而是因爲他們都是使國家傾覆滅亡的敗類啊！我這樣做固然會使君子疑心於我，也會使愚者感到大惑不解的。詩經上說：『內心悄悄然感到悲傷，無非是對那羣小人不高興。』就是這個意思吧！」

齊人王滿生㈠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㈡，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㈢，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㈣。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㈤，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㈥。」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今註】㈠王滿生，周朝齊人，生平不詳。㈡辱，卽屈辱，遠辱言不以爲屈辱遠道而來。㈢布席，敷陳座位。㈣倚，此處作近字解，是說站在主事者之傍。㈤俛念，俛同俯，俛念是低頭思考。㈥傅之於膺，傅同附，膺，卽胸，傅之於膺，卽言近身，與迫在眉睫意同。

【今譯】齊人王滿生去見周公，周公出到門外接見他說：「先生你不以爲屈辱遠道而來，有什麼指敎嗎？」王滿生說：「討論國內大事就到裡面談，討論國外大事就在門外便可以了。現在你是要談內事還是談外事？」周公引導他進入室內。王滿生說：「尊命。」座席鋪好。周公不引導他入座。王滿生說：「如果要討論大事的話就要坐下談，討論小事站在您傍邊說就可以了。現在是要談大事還是談小事呢？」周公引導他入座，王滿生坐下來。周公說：「先生有何指敎？」王滿生說：「

我曾聽說，聖人不必聽人說話就可預知，若不是聖人，雖然對他說了也不明白。現在要我說呢？不要我說呢？」周公低頭思考了一會兒，沒有回答。王滿生拿起筆來在案牘上寫道：「國家已很危險，緊迫到胸前了。」周公擡頭看見這些字，說道：「是的！是的！」第二天立刻出兵誅討管叔和蔡叔。

說苑卷第十六

談叢

王者知所以㈠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㈡者，不知道術㈢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今註】㈠所以，猶現在口語的怎麼樣，以下同。㈡劫殺，猶言以殘酷的刑法，來統治臣民。㈢道術，帝王的仁政。

【今譯】作帝王的人，知道怎麼樣駕御臣下，而管理民衆，那麼臣民自然是敬畏而服從的；知道怎麼樣採信臣下的話和處理事情，那麼自然是不被欺瞞蒙蔽的；知道怎麼樣使萬民生活得舒適富足，那麼國家一定是太平的；知道怎麼樣對待長輩盡忠盡孝，那麼你的臣民自然會有美好的爲人臣、爲

人子的德行了。這樣看來，凡是只懂得以殘酷的刑法來統治臣民的帝王，實在是不懂得行仁政以駕御臣民的人呵！要知道，凡是官吏能勝任本身的職位的，事情自然是處理得好好地，事情處理好，當然是國家的利益了；不能勝任他的職位，事情當然是搞得亂七八糟的，事情搞糟了，正好是國家的禍害。

百方之事㈠，萬變鋒出㈡：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㈢，或好誠必㈣，或行安舒㈤，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今註】㈠百方之事，猶言世上的萬事萬物。㈡鋒出，與蜂出同；鋒蜂同音可以相互假借。譬喻多而雜亂。㈢浮遊，浮誇無根。㈣誠必，誠誠懇懇。㈤行安舒，舉動遲鈍。

【今譯】世上的萬事萬物，變化很多而且雜亂無序：有些人貴虛，有些人務實，有些是浮誇無根，有些是誠誠懇懇，有些是舉動遲鈍，有些却作起來迅速得很。從此看來，天下事本不好歸於一致，所以聖明的帝王治天下，便要能想法使它歸於一致。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㈠起也。

【今註】㈠蚤與早字聲音相同，可以相互假借。

【今譯】　一心不能兩用，不能同時完成兩件事；因爲那一方面好，一定是這一方面不好；善長左面的人，必然右面比較差。就好比喜歡晚睡的人，怎麼叫他起得早呢！

鑾設於鑣㊀，和設於軾㊁；馬動而鑾鳴，鑾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今註】　㊀鑾與鑾聲音相同，可以互相假借；與和同是鈴子。古代把鑾鈴繫在馬口的兩旁（卽鑣），或是車子的衡木上；把和鈴繫在車子的軾木上。　㊁軾，車前的橫木，人可以依憑的地方。

【今譯】　鑾鈴繫在馬口兩旁的鑣上，和鈴繫在車前橫木的軾上；這一來，馬一走動，鑾鈴便響起來；鑾鈴響起，和鈴便隨著相應和，這是節制行動，使能和諧的。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㊀；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敎而誅謂之虐㊁，不戒責成謂之暴也㊂。

【今註】　㊀予，施予。　㊁虐，殘虐。　㊂戒，告誡。責成，要求成果。

【今譯】　不富足就不能強大，不施予人就不能得人的親近；親近的人和你疏遠，便是你的禍害，失去大衆的人，便要失敗的。不先敎他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一味的只知誅罰，這叫做殘虐；不事先告訴他什麼時候得有怎麼樣的成果，而只知任性的要求，這叫做貪暴。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㊀，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今註】㊀稼，五穀的總稱。廩，米倉。

【今譯】水源發源於山嶺，而流入大海；五穀出產在田埂裏，而後收藏於米倉。所以，聖人看到萬物出生的本來，便能推知它們歸終的所在。

天道布順㊀，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㊁，故物不可聚也。

【今註】㊀布，敷布。㊁怨府，人們怨憤聚集的地方。

【今譯】自然界運行的道理，是普遍地順應着萬物的需求；人們的心理也是要有獲得、有給予的。因此，爲政的人如果老是聚歛著而捨不得施予，就成了人們怨憤所聚集的所在。所以說，物是不可聚歛的。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㊀，五寸之鍵而制開闔㊁，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今註】㊀圍，度量圓周的名稱。有說是五寸，有說是三寸，也有說是八尺。衆說紛紜，反正是形容其小。鈞，三十斤爲一鈞。㊁鍵，拴門的鎖匙。

【今譯】大只一圍的木材，却能支撐著三千斤重的屋宇；只有五寸的拴門的鎖匙，却能控制著門戶的開關。這那裏是它的材料眞派得上用場？不過是它所處的地方，是個要緊處罷了。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㊀，苟心傷德㊁．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

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邑名勝母，曾子不入㈣；水名盜泉，孔子不飲㈤，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㈥，婦人之喙可以死敗㈦。

【今註】㈠辨與辯字通，實是辦字，治也。小辨，是說只會處理得一些小事情。㈡苟心，苟且馬虎的心理。㈢倫，道。蛟龍的道，便是風雲。㈣勝母，里名。㈤盜泉，水名，在山東省泗水縣東北。㈥出走，猶言流離失所。㈦喙與瘃字通，困。猶言糾纏。死敗，傾家蕩產。

【今譯】為著一時的痛快，往往妨害了正義；好玩弄小聰明，往往妨害了正道；只會處理得一些小事務，並不能就證明會處理大事；存著苟且馬虎的心理，正是戕害道德的事；偉大的政治是不挺而走險的。好比蛟龍雖然那樣神靈，也不能不在大太陽底下乘牠的風雲；狂風雖然颳得厲害，也颳不起揭著雨水的灰塵。里名叫「勝母」的，曾子就不忍進去；水名叫「盜泉」的，孔子就不願喝那泉裏的水。因為他們嫌那名字的聲音取得不倫不類呵！因此，要注意的是，婦人的嘴巴乖巧，常可顛倒是非，使人流離失所；婦人的纏繞挑撥，常可以使人傾家蕩產！

不脩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㈠；不治其內，而脩其外，是謂大廢㈡。重載而危之㈢，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今註】㈠倫，理也。失倫，是說失去常理。㈡大廢，猶言最大的墮落。㈢危，高。

【今譯】自身不知修養，光會要求別人如何如何，這叫失倫；不從內心加以學養，只注重外表的修

飾，這叫做大廢。又要載得重，又要堆得高，成天拿條鞭子跟在後頭趕，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士橫道而偃㈠，四支不掩㈡，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㈢。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今註】㈠橫道而偃，猶孟子的野有餓殍，即死在道路上。㈡支與肢同。㈢有士，猶言國君。

【今譯】人們死在道路上，沒錢埋葬，這不是人們的過錯，而是做人國君的差恥！國君要興盛起來，上天會降給他正道；大夫要興盛起來，上天會降給他文武雙全的人材；百姓要興盛起來，一定會得着好兒女。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㈠，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㈡，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㈢，鄙人飾詐而益野㈣；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今註】㈠陳，擺設。㈡事與是同。㈢行間，猶言一暴十寒。固，固陋無識。㈣鄙人，鄙野粗俗的人。

【今譯】有良師益友陪伴著，有詩書禮樂娛樂著，如果還會自棄而不學好的，那太少了。正義的人

是不瞞騙自己的，有仁道的人是不任意戕害生靈的。謀略走漏了風聲便不能成功，不作周詳的計劃便成不了事。聰明賢達的人絕不認錯爲對，也不認對爲錯；愚笨的人學習起東西來，如果一暴十寒，那是要更固陋無識的；不學無術的人如果還要狡詐欺騙人，那就更顯得他的鄙野粗俗了。要知道，再細的聲音也聽得出來，再隱密的行爲也會讓人知道；正如非常神奇的東西無不講求變化，非常聰敏的人也是最靈動的。居上位的人不講究信實，如何教下位的人忠誠呢！這樣上下不和融，雖在表面上得着一時的安泰，也一定是要發生危險的。能在正道上追求，絕沒有得不到的；能在適當的時候行事，絕沒有不成功的。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求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而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今註】 略。

【今譯】 農耕的時候還不到，不能夠勉強它長出穀子來；事情的本末如何，沒有深入的研究，不可以勉強它定要成功。有些忠貞善良的人士，竟得不到好下場，是因爲他祖先遺留下敗德的災殃；有些胡作非爲的人士，却生活得安泰舒適，是因爲他祖先遺下了積德的福蔭。所以說，權勢是要握大的，恩澤要留得長遠的。才德很好而職責輕，往往會得大聲望的；才能低下的，却擔了個大責重任，遲早要身敗名裂。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㈠；履雖新，必關於足㈡，上下有分，不可相倍㈢。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今註】 ㈠故，舊。 ㈡關，猶言穿。 ㈢倍，同悖。違逆之意。 ㈣而，你。

【今譯】 士人不以利害的有無、多寡，改變他的志節，只要孝於親、敬於長、忠於君、信於友的德行養成了，雖是為此身死，也無所愧悔於心了。如果才智很好，而光會為自己打算；就不如愚笨而事事為大衆著想的了。所以說：靈巧而虛僞，不如愚笨而誠篤。求學問道不遺餘力是為的修養自己，諄諄然善誘人是為的讓別人往正道走的；所以崇尚謙虛柔弱的人，才能夠很得當、很合時宜地應付種種情況。帽子雖然再破舊也是戴在頭上的，鞋子再怎麼新也是往脚上穿的；上下要有分寸，不可顛倒違逆。只能用一顆赤誠的忠心來事奉百君，不可以用百種不同的心思來事奉一君，所以說：你的心思要誠正，你的話要少。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

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㊀，行必脩㊁；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㊂；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今註】㊀弊即蔽字，破爛之意。㊁脩亦作修，修養之意。㊂伐，謀事之意。

【今譯】萬物得着了它的根本，纔能生長；百事用對了它的方法，纔會成功。正道所存在的地方，天下人都會來歸從；德行所存在的地方，天下人也都是崇尚的；仁愛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知保愛它；義埋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敬服它。反過來說，好比房子破漏，人們自然離去；水淺的河流，魚鼈自然存在不得。因此，樹高鳥自然要棲息，當然，人的道德好，別人便來依附你，待人有禮的人，別人自然敬服你；講究忠義信實的人，便有人爲你效死拼命。這樣說來，衣服雖穿得破爛，品行却要修養，縱使再怎麼蓬頭垢面的人，講話也得謹愼。要應時而作，要作得有原因；你謀事時得當，就如得了五分的好處；一不得當，就如得了加倍的損失！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㊀。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不於闕疑，行莫大於無

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㊁，惕惕之心，不可長也㊂。

【今註】 ㊀累之，猶言積累敗德。㊁忽忽，輕忽草率。㊂惕惕，憂愁恐懼。

【今譯】 貴一定是以賤爲根本，高一定是以低爲基礎；上天要托付重任給人，一定先勞苦他的心志；上天要毀滅一個人，一定先使他積累敗德的事。對父母孝順，待朋友信實，就好比十步小的沼澤必有香草一樣，雖是極小的十戶人家的地方，也必然有忠信的人。這樣的忠士，就像松柏在秋天的草木死後獨存，玉石在水飄走萬物之後獨留一樣。在最飢渴的時候有着東西吃喝，誰不雀躍？能救濟貧病的人，還怕有什麼得不到的呢？看他這樣作的原因何在，觀察他怎麼作的道理，也就可見這人了！坐著車輛，不必勞苦地即可到達千里；靠著船楫，不用游泳就可橫渡江海。最聰明的人是能存疑，最好的品行是沒有遺憾。看他如何安頓家庭，如何命他兒女的名字，就夠看清他了。不要貪取兩份的利，不要加倍的賞。輕忽草率的計劃是行不通的，憂愁不安的心理是不可使它成長的。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㊀。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㊁。位高道大者從㊂，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㊃；蠹蝝仆柱梁㊄，蚊虻走牛羊㊅。

【今註】㊀蹶，顚仆。㊁章與彰同，顯。㊂從，順適。下從字作跟隨講。㊃言疑、行疑，猶言講話不實在，行爲鬼鬼祟祟。㊄蠹音ㄉㄨˋ，蝝音ㄩㄢˊ。都是喜食木料的小蟲。㊅虻又作䖟，音ㄇㄥˊ。蚊虻都是喜食人畜血液的小蟲。

【今譯】上天賜與而不肯接受，反會遭致罪咎；時機來到而不利用的，反要蒙受禍害；天地的運行沒有特意的庇護、親近那個人，它是常護佑好人的。上天的交替有它的常法，它不因爲堯的仁慈而存在，也不因爲桀的暴虐而亡失；只要是積善德的家庭，一定有無窮的福蔭；積敗德的家庭，一定有無窮的災禍。爲著一時的哽噎而不吃飯，爲了一時的顚仆而不再走路；要知道，只要心地像皇天后土的人自然光明磊落，行爲像繩墨一樣的方正，自然彰顯無隱。地位崇高品德很好的人，什麼事都作得順遂，任務又大又沒好品德的人，什麼事都作不好的；講話不實在的人犯不着去接近他，行爲鬼鬼祟祟的人不可與他一起；你看，像蠹蝝一樣的小蟲也能把柱樑噬斷，像蚊虻那樣小的蟲也能咬得牛羊走投無路。

謁問析辭勿應㊀，怪言虛說勿稱㊁；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今註】㊀析辭，猶今言抬槓。㊁稱，道，說。

【今譯】來請教或相互討論以至於抬槓的話，就不要理他；明知所講的話多是虛妄不實的，就不要再和他說下去。事先計劃就成功，事後計劃就失敗。

無以淫泆棄業㈠，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㈡

【今注】㈠淫泆，猶言躭於玩樂。以，因為。㈡矰弋，獵箭。

【今譯】不要因為躭於玩樂而廢棄正業，不要因為貧困而自卑，不要因為癖好害了自身，不要因為欲望而妨害生命，不要因為奢侈而著名，也不要因為富貴而驕傲。喜怒無常，是不明事理的人，殘暴酷虐而不得逞的人，反要自食賊害的惡果。怨憤是由於得不到報償，禍患是由於享福太過。講錯一句話，就是加四匹馬的脚程也趕不上；其實不要說什麼，就是一句無關緊要的話，四匹馬的脚程加起來也是趕不上的。順著風向飛翔，可省掉很多氣力；銜了葭草飛翔，是為的防備獵人的箭矢啊。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㈠，輕重自得；蓬生枲中㈡，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今註】㈠衡，度量衡。㈡枲，音ㄒㄧˇ，大麻。

【今譯】只要鏡子清明，照出的漂亮、醜陋的形像自然不會走樣；公正的度量衡，自然稱得出標準

的輕重。蓬草生在亂麻堆裏，你不扶它也自然是直挺挺地；白色的細砂混在泥土中，也要一齊染黑的。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㈠；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體，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今註】㈠間，空隙。

【今譯】時光呵，時光！短暫得不容許你猶豫；最緊要的時刻，更不容許你喘息；但是一天到晚勞碌著不停，也會不支地自息呢；自己分明保有許多才學，但不自誇，是要自得著好處的。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㈠。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己者，心之罪也㈡；尊賢己者，心之力也㈢。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㈣；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㈤。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㈥；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㈦。犬吠不驚，命曰金城㈧；

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㈨，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願一起㈩，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⑪，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⑫，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愼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愼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今註】㈠不爲、不欲，猶言不良的行爲，不正當的欲求。㈡謗道己，猶言自怨自艾。心之罪，猶言自卑感作祟。㈢尊賢己，猶言自尊自重。心之力，猶言努力自強。㈣心之得，心胸開朗。㈤獨心，猶言意志力。㈥苟言，苟且偷惰的話。㈦仁、敎作動詞解。㈧金城，比喻鞏固的意思，這裏比喻心理很鎭定。㈨期，期約。㈩踒，腿部殘廢不能行動的人。⑪悟，事理通達。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羨慕高顯的品德，效法遠大的德行。

【今譯】沒有不良行爲的人，沒有做不成功的事；沒有不正當欲求的人，沒有得不到的東西。積累着所有正當的行爲，沒有不得福報的；積累着一切邪妄，沒有不受災禍的。勤勞可以克服貧困，謹愼戒懼可以避害免禍不受災殃。行善的人上天以德報答，行惡的人上天以禍懲罰。有學問、有成德的人得着時機，好比止水一般寧靜淡泊；沒才學、沒品德的人得着時機，好比烈火一樣趨炎熱衷。成天只會自怨自艾的人，是自卑感的作祟；知道自尊自重的人，纔能奮發自強；因爲心胸開朗，天地間萬物便顯現輕易，心理沮喪，如何能把持得意志的堅定？兒女不知孝順親長，那不算是我的兒

女；交往而不講信實，那不是我的朋友。從嘴裏吃進去營養了四肢百骸，在樹根上澆肥繁茂了枝葉；因此，根本受了損傷枝葉就要枯槁，根本深厚的枝葉便會繁昌。作好事的得好報，作壞事的遭罪譴。嘴裏不講污穢的話，耳中不聽苟且偷惰的言語；一天到晚只會虛僞矯作的不會長久，正義的人不欺騙自心，廉潔的人不過份貪取，認爲錢財最草芥，身體才是寶貝。對年少的人慈愛，待年長的恭敬，即使聽著犬的吠聲也不心驚的叫「金城」；常知避免危險的叫「不悔」。富貴時不要忘記貧苦的時候，壯年時想到年老的日子，雖然年紀幼少，也得早些打算。有禮者知曉事理，能相互死難；無禮者但憑一時意氣，也相相互死難。富貴原不和驕傲相約着的，但驕傲之心往往自來；驕傲與敗亡原也不是相約着的，但敗亡往往就跟在後頭。腿部殘廢的人都願意日夜一起相依恃，瞎了眼的人更不會忘了要看東西。聰明人一開始便通透事理，最後終得順遂；愚昧的人開頭就是玩樂，結果總是悲慘的。高顯的道德使人仰慕，偉大的德行使人效法；雖然能力做不到，心理可要時刻惦念着。事情越終尾越得像起頭一樣地謹愼，常常要以戰戰兢兢的精神來謹愼的處事爲戒惕。聖人要求正心，最好是能安靜；有才幹的人處理事來，總是和大家不同的。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今註】 略。

【今譯】 好講別人的壞話，別人也會講你的壞話；好憎恨別人的，也會讓人憎恨你。夠吃夠穿才知

什麼是光榮、什麼是恥辱；倉廩府庫充實了才知道禮義廉潔的事。江河的泛濫最多不過三天，狂風驟雨不過頃刻便停。

福生於微㈠，禍生於忽㈡；日夜恐懼，唯恐不卒㈢。

【今註】㈠微，細微的善行。㈡忽，輕忽不謹慎。㈢卒，終了。

【今譯】福是從細微的善行生，禍是從輕忽不愼生；當日夜戒懼，唯恐一事的不終。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㈠，名不章㈡，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愼之於身，無曰云云㈢，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㈣。毒智者莫甚於酒㈤，留事者莫甚於樂㈥，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㈦。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慠事者後憂㈧。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㈨，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今註】㈠方，方直。㈡章，彰顯。㈢無曰云云，不可唯唯否否。㈣懷與壞通叚，損傷。

㊄毒，毒害。㊅留事，延誤事情。㊆弱與溺通，沈湎。㊇慠卽傲，輕忽之意。㊈精疑是清字的筆誤。

【今譯】 雖是經過細心的雕琢，還是要返歸質樸的；物雖相反而行，終是要回歸原來；順著水勢流下便容易到達，依恃風力飛馳容易飛得遠。打仗不先設防，無法抵禦敵人；不事先計劃，沒法做得完結。守中而不方直，隱名而不彰顯，外表不故現周圓。災害的門是直的，如果你不知委曲求全，便不能托負你重責大任；只知方直而不知轉圜，是不能與之長存的。治身理事要謹慎，不可唯唯否否；沒有知識的人，聖人偶然也會採用他一二句狂言。能忍受恥辱的人，才能安存。嘴唇沒有了，牙齒自然要遭到寒氣；河岸的崩塌，是從發源的山先壞。使才智昏聵的最是嗜酒，使事情延誤的最是就樂，敗壞廉潔的最是迷色，摧折剛正的是沈湎自己。知足纔富，知勇退纔顯貴；事情未發生而先綢繆的才得後樂，輕忽事情的人終要憂患的。福樂是在於能接受他人的勸戒，並能存心去力行的人。能恭敬禮讓，能清正廉潔便不受人毀謗。待人慈愛也一定能得着同樣的報償，規勸他人而不被接受，就不好與他爭執。做的事情不得當，是要遭受人民的怨詈的。後悔是由於妄爲，愛患是因爲搶先。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逄蒙撫弓，虎豹晨嘷㊀。河以委蛇故能遠㊁，山以凌遲故能高㊂，道以優游故能化㊃，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今註】㈠蒲且、逄蒙都是古時善於射箭的人。㈡委蛇，像蛇一樣的彎曲而行。㈢淩遲就是陵遲，就是陵夷，平坦的意思。㈣優游，順其自然。

【今譯】蒲且修理繳矢時，梟鴈看了，也知道發愁哀叫；逄蒙擦拭弓箭時，虎豹看了，也知道悲號。河流因爲像蛇一樣的彎曲而行，所以能流得遠，山因爲有平坦的地方，所以能積累得高峻，道因爲能順應自然，所以能神化，德因爲純正篤厚，所以能博大。稱揚人家的好處，就像洗過澡一樣的舒暢；說人家的壞話，就像挨了戈矛一樣的痛楚。爲善不卒，必然要得着惡報；以爲小毛病而不改正，一定要成大惡事。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今註】略。

【今譯】朋友的交往一定是：一死一生，纔知交情的厚薄；一貧一富，纔知相交的眞態；一貴一賤，纔知眞正的交情如何；一浮一沒，纔能顯見眞心。因爲有些人滿口的道德仁義，暗地裏是一肚子的算計。剛剛洗頭的人，一定先擦擦帽子，剛剛洗澡的人，一定先彈掉衣服上的灰塵。打敗戰的將士還說得上什麼勇武，亡了國家的臣子還說得上什麼才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清絕易，淸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㊀，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今註】 略。

【今譯】 沒有黿鼉的坎井，是因爲它太狹隘，沒有廣大林木的園子，是因爲它太小了。小忠信是大忠信的賊害，小利益正好摧殘大利益。求自己反而很容易，求人反而難。水激盪起來就很猛烈，箭矢激射出去便很遠，人知愛惜名譽，便不致敗壞聲望。品學低下的得着官祿正好促其死亡，品學兼優的人得着官祿正好能發展抱負。禍福其實不是從地上冒出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自己招來的。

窮鄉多曲學㊀：小辯害大智㊁，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㊂。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今註】 ㊀曲學，邪曲不正的學術。 ㊁小辯，小才辯。 ㊂小惠，小便宜。

【今譯】 偏僻的地方多邪曲不正的學術：小才辯妨害了大智慧，巧言令色，使信實廢墜，好施小便宜阻礙了大義。不受困頓在於早先的顧慮周詳，不致窮乏在於早先的預備。要大家不知道，不如先不要作；要人家不聽見，不如先不要說。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㊀；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㊁。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㊂，衆人皆辭而我獨醒。

【今註】㊀詭，詭詐。㊁聲，聲名。㊂溷卽混。

【今譯】不該講的話不講，以免得禍；不該作的不作，以免危險；不該得的不得，以免受騙；不必爭的不爭，免得聲名太過。眼光眞好的人能在幽暗裏視物，能在未成前先設想到；耳朵眞靈的人能在悄無聲息裏聽出端倪，深謀遠慮的人是在沒定局前先警戒。世上的人都同流合汚而只有我是清正的，衆人都迷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㊀；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㊁，淫亂之漸，其變爲興㊂，水火金木轉相勝㊃。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㊄；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今註】㊀乖離，猶言胡作非爲。無不生，猶言到處都是。㊁陁，小小的崩壞。㊂漸，小而緩慢。興，盛。㊃勝，生。㊄倚，斜。

【今譯】胡作非爲所產生的罪咎隨處都是，毀壞敗亡的兆端就在你的意念之間。江河的泛濫是從小小的蟻穴來，高山的崩塌是爲的小地方的塌壞，雖是小而緩慢的淫亂，最後會是很大的變故的，水

火金木雖是相剋，其實也相生。卑下而中正的，可以往上增加；高大但傾斜的，就要倒塌下來。像箭矢的直是使人早死的，像繩子的直却能使人稱揚名聲。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今註】略。

【今譯】災禍從貪欲中來，福樂從克制私欲中得；聖人是用心性來引導耳目的視聽，小人却是用耳目的視聽來引導心性。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心，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㊀，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㊁。營於利者多患㊂，輕諾者寡信。

【今註】㊀廣大，慈廣寬大。㊁達人，論語：「己欲達而達人。」正與爲仁相對成文。使別人顯達。因，順應。㊂營，鑽營。

【今譯】居高位的人所憂慮的是不能明察，居下位的人所憂慮的是不忠誠。一般人只知往稻田裏施肥，却不知心性也要常加修養。身心端正始能保全到現在，看了亡失，而後知存在的可貴；看了霜露，而後知冰雪的凜冽。好利要能慈廣寬大，事親要能恭敬，順應時機容易行仁政，順應正道容易

使人通達。成天在利益上鑽營打滾的人特多憂患，輕易於答應的人很少講信實的。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㊀；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今註】㊀不軌，不規矩。

【今譯】與其要在人之上不如在人之下，與其要貪財不如保全自身；因爲錢財沒有正義的高尚，權勢沒有道德的尊貴。父親不可能愛護不孝的子女，國君不可能愛護不規矩的百姓；國君不可能賞沒功勳的臣子，君子不可能爲無德的國君效死命。要知道誰最會駕御不如問馬，要知道誰最善治政不如問百姓。以卑下爲尊貴，以委屈爲伸張，聖人所順應的，都是效法上天的。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㊀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今註】㊀強，勉強，即努力的意思。

【今譯】有學問有成德的人施行德政以保全自身，小人以貪鄙喪亡他自己。以禮相勸勉，以仁相砥礪，有了道德的素養是自身的好處，至於聲譽是別人給予的。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今註】 略。

【今譯】 通達天命的人不怨天，深知自己的人不怨人；不愛別人的人不能作到仁道，巧言善辯的人不能講究信實；不要自誇自身的好處，不要挑剔別人的缺失；居上位的人清廉少奢欲，居下的人自然廉正而百姓也誠樸了。未來的事情可以好好的計議，過往的事就來不及了。不經過仔細思考的就不容易達成目的，沒有如坐春風的談話就不會快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㊀。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㊁，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今註】 ㊀辭，爭辯。 ㊁旅，軍隊。逆旅，猶言以軍隊迎擊人。

【今譯】 善是不能從僞裝得來的，惡也不能是隨意的一番爭辯就沒有的。越近市場越買不到東西，越是田裏越沒野地。善是不以軍旅迎擊人的，因爲不是仁義剛武的話，不足以平治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㊀，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㊁，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

逢時㈢；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㈣；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今註】㈠倍與背通，乖離的意思。㈡患，敗德的行爲。㈢五聖，猶言聖賢之人。㈣便勢，方便爲非作歹的權勢。

【今譯】水離開了源頭，河川便要乾涸；人乖離了信實，就得受人輕賤。正義勝過敗德之事便吉利，敗德之事勝過正義就得滅亡。聖賢人的精思熟慮，還不如逢着時機；聰明才智的人，還不如得着環境。有貪鄙之心的人，不能給他方便爲非作歹的權勢；本質愚笨的人，不可以給他生殺的利器。時常改變就時常失敗，時常多嘴時常要失誤。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今註】略。

【今譯】帽子和鞋子是不放一起的，聰明人和笨人是不可同官爵的。因爲官越大憂患越多，爵祿越多責任就越重。不要以爲小品德而不去積累，不要因爲怨詈的事多了索性再犯些，因爲不管多少一定是要得着報應的，這是必然的趨勢。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

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㊀，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今註】㊀更，改變。

【今譯】梟鳥遇到鳩鳥。鳩說：「你到那裏去呢？」梟說：「我要搬到東方去。」鳩說：「幹麼？」梟說：「村裏人都討厭我的叫聲，所以想搬到東方去。」鳩說：「你能改變你叫的聲音才可以，要不然東方的人也要討厭你的叫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㊀，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今註】㊀便體，猶遮蔽身體。

【今譯】聖人穿衣服只是為了遮蔽身體，使身體安舒，對於飲食是填飽肚皮而已；適當的衣服，不過量的飲食，為的是不縱口目的嗜欲。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今註】略。

【今譯】曾子說：「鷹鷲認為山太低而把巢築在山尖兒上，黿鼉魚鼈認為海太淺又往海底穿穴。可是終究讓人們捉到，是為著貪吃餌食。有學問有成德的人如果不汲汲於利祿的鑽營，就不會危害

自己。」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㈠，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今註】㈠狎，親暱。簡，簡慢。

【今譯】曾子說：「太過親暱就會互相簡慢，太過矜莊又不能與人親近；所以有學問有成德的人親暱的程度，只要能夠在交往時得着愉悅，矜莊的程度只要能夠依循着禮儀便是了。」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今註】略。

【今譯】曾子說：「到一個國家，你的講話能使政府的官吏相信，便能在那個國家稽留；你的行爲能使政府的官吏認爲你忠誠，便能在那個國家作官；你的恩惠能施予百姓，才可在那個國家安居下去。」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

之樞機㈠，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旣離弦㈡，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㈢，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今註】㈠樞機，樞紐機要。猶言重要所在。㈡栝，箭的末端叫栝。㈢珪，本是古時守邑的符信。在這裏作玉字解。玷，玉的瑕疵。

【今譯】口舌好似一種機關，說出的話不得當，就是四匹馬加起來的腳程也是追不上的。嘴好像關卡，舌頭好像兵刄，說出的話不得當，反會傷害了自己。話是自己說出的，聽在別人的耳裏就收不回了；品行是從自身表現出來的，看在別人的眼裏也是收不回的。所以，言行是君子最要緊的地方，言行一作出來，都是榮譽、侮辱的根本，這豈能不愼重嗎？因此，蒯子羽說：「講話好比射箭，箭的末端旣離了弦，再後悔也來不及了。」詩經上說：「白玉上的瑕疵尚可磨掉他，話裏的汚點可就磨不去了。」

蠋欲類蠶㈠，鱓欲類蛇㈡，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㈢；女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㈣也。

【今註】㈠蠋，音蜀。蛾蝶類的幼蟲。㈡鱓，今日多寫作鱔字。蛇，蛇的俗字。㈢灑然，恐懼

的樣子。㊃權，權衡機宜。

【今譯】蠋很像蠶，鱓很像蛇，人們看了蛇蠋的沒有不害怕的；作女工的人却一天到晚捉蠶，捕魚的人却一天到晚捉鱓，爲什麼不厭惡呢？爲著要賺錢。捕魚的成天浸在水裏，狩獵的成天在山野裏奔跑，並不是他們喜歡這樣的呵，爲著生活的關係啊！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㊀，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今註】㊀窺，原作小視解；在此作更往深處探視。

【今譯】站在高處使人要往遠處看，站在深淵使人要往更深處察探，這是爲什麼呢？因爲站立的地位的關係呵。駕御會使人顯得恭敬，射擊時能使人顯得端莊，爲什麼呢？因爲姿態的方便呵！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㊀。飢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止，外淫作㊂；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靜無爲，血氣乃平。

【今註】㈠五兵，本是指矛、戟、鉞、楯和弓矢等五種兵器而言，在此當解作兵災。㈡癰疽，是病的名字，多長在脖子、背部或臀部上。㈢淫，外界的欲望。

【今譯】百姓的死亡有五種，聖人能避免三種，有二種却無法避免。飢渴而死、凍寒而死、遭受兵災而死都是可以避免的。壽終正寢、患癰疽死的，却不可避免。因爲飢渴死的是吃不飽，凍寒死的是穿不暖，遭受兵災死的是聖人的道德不夠，壽終正寢的是年歲到了，患癰疽死的是血氣衰竭的緣故。所以說：心不端正，外界的欲望便興起，外界的欲望興起，怨憤不滿的心理就多了，怨憤不滿的心理多，疾病自然跟着來。所以能清靜無爲，血氣才能得着平和。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㈠，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㈡；盜跖凶貪，名如日月㈢，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今註】㈠倍與背同，違背。㈡申屠狄，夏賢人，本爲申徒，後音轉爲申屠。㈢盜跖，古代的大強盜。

【今譯】所有行爲的根本，只在一句話上。一句話說得適當，可以退却敵人；一句話說得得體，可以保衞國家。音響不能單獨成聲，影子不能使曲的變成直，因爲物一定是以它的同類相聚的。所以君子在講話時，千萬要自己謹愼。背負石頭走在深淵的邊上是很危險的事，申屠狄作起來君子却不

看重他；盜跖的凶殘貪狠的名聲，像日月一樣地人所共知，並且和舜禹同樣地傳到後世，但君子也是瞧不起他的。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㊀，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今註】 ㊀燕，燕朝。古時天子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在路門裏面的就叫燕朝。坐，在此應作上朝解。

【今譯】 君子有五件可恥的事：早上不上朝，燕朝時也不議論國是，是可恥的；徒然佔了官位而沒有施政方針，是可恥的；徒然有施政的方針報告而不曾見諸施行，是可恥的；已經有些成果了，又使這成果枉費掉，是可恥的；土地廣大而百姓却不富裕，是可恥的。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恥之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今註】 略。

【今譯】 君子雖然窮困也不居處即將亡危的國家，雖貧乏也不接受淫亂的國君的爵祿；在政治昏亂的國家中得著尊崇，和殘暴的國君通同一氣，君子是看不起的。一般人認爲外表的缺陷是可恥，君

子認爲輕棄義理才是侮辱；一般人重視錢財，君子重視聲名。

明君之制㊀：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㊁。

【今註】 ㊀明君，賢明的君主。 ㊁程，程度。

【今譯】 賢明的君主的制度是：從重獎賞，從輕處罰；給人食物要以年青力壯的人的食量爲度，用人的標準要以老年人的歲數爲程度。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興，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今註】 略。

【今譯】 君子的話少而實在，小人的話多而虛妄；君子的治學從耳朵聽進去，而後蘊藏在心中，再表現於身體力行上；君子的治事是從細微處入手，以作到不可企及的境界。君子對於福的顧慮不及禍的百分之一，君子是看人而取，却不看人施予的，君子學養充實却如空虛，富足竟如了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今註】 略。

【今譯】 君子事先有所準備就不會臨事慌亂；君子於食無所愧怍，於得利處了不卑辱；君子因能得展抱負而愉悅，小人因得着工作而高興；君子不因爲他所不愛的遷怒到他所愛的。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今註】 略。

【今譯】 君子有終身所躭憂的事，而沒有一時的煩惱，順著正道去做，循著正理說話，高興時不表現輕浮，憤怒時不責難於人。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㊀，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今註】 ㊀可，一時尙可作到之意。

【今譯】 君子的過錯好像太陽、月亮的虧蝕一樣，對於他們眞正的光明有何損害呢？至於小人雖可一時作到這樣的境界，還是像狗吠盜、狸夜見一樣，別人依舊看得清淸楚楚，對於善行有何裨益？眞聰明人不隨便行事，眞勇武人不濫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今註】　略。

【今譯】　君子近於義，農夫近於穀。奉事國君而不能使他採納意見就辭去爵位；不能發展自己的抱負就辭去祿位。人們都知道明顯的獲得才是獲得，卻不知道施予也是獲得的一種手段。有些政制恰好招致寇盜的興起，有些行爲恰好招來恥辱；不去找事而事情自動送上門的，天下從來沒有的事。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㊀；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今註】　㊀蠆，音蔡。毒蟲。

【今譯】　兇猛的野獸却猶豫不決，還不如蜂蠆的能給人毒汁；議論高而不可施行，還不如低論調的易見諸施行。

秦信同姓以王㊀，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今註】　㊀王，爲天下王。

【今譯】　秦朝相信分封同姓纔足以王天下，可是等到她衰亡時，也並沒有更換同姓，但是身死連國家也跟著亡掉了。所以國君統治天下，主要是行法，不是在於相信同姓的人。

高山之巓無美木，傷於多陽也㊀；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今註】㊀傷，猶今言毛病。

【今譯】高山的山巔上長不出好樹木來，毛病在於陽光照射得太酷烈；大樹底下長不出好草來，毛病在於過份陰涼。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㊀，見世莫可與語也。

【今註】㊀深瞑，猶今言黯然神傷。

【今譯】鍾子期死後伯牙將他的琴摔破、絃扯掉，認爲世上再沒有值得爲他彈琴的人了；惠施死後莊子黯然沈默，認爲世上再沒有談得來的人了。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㊀，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今註】㊀符，信。

【今譯】修身是智慧的庫藏，樂善好施是仁道的發端，取予是義理的信驗，恥辱是勇敢與否決定的標準，成就聲名是行爲的最終目的。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㊀，論人於市㊁，古之通法也。

【今註】㊀爵當動詞，作封賞解。㊁論，作懲罰解。

【今譯】能推薦賢材的人受最高的獎賞，蒙蔽賢材的人受最大的懲罰，這是古代一般的道理；封賞人在朝廷裏舉行，懲罰人在鬧市上處決，這是古代一般的法則。

道微而明㊀，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今註】㊀道，自然之道。

【今譯】自然之道雖很微妙但很明顯，雖很平淡却頗具功效。不是循著自然之道而得的，不是時機成熟而生長的，都叫「妄成」。這樣是會得而復失，定而復傾的。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㊀，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今註】㊀尊與門、先同義。

【今譯】福是禍的根源，對是錯的宗主，治是亂的先兆。事情沒徹頭徹尾的作成功，而能免於憂患，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今註】略。

【今譯】　枝葉不忘其根本，恩德不忘報答，見到好處一定得想到是否會危害自身，所以君子能注意留心於這三點，連子孫也要受着吉祥的福蔭。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今註】　略。

【今譯】　兩高不可並重，兩大不可並容，兩勢不可並同，兩貴不可並雙；因爲並重、並容、並同、並雙一定會相互爭功。所以君子要節制嗜欲，各自知足纔能長久。節制欲望而接受別人的勸戒，尊敬賢德而不驕慢，使用賢才而不加輕賤；爲人君主而能做到這三點，他的國家一定會強盛而百姓也不至流散到他國。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㈠；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今註】　㈠慤音ㄑㄩㄝˋ。誠懇之意。

【今譯】　沈默的人不會說錯話，誠懇的人不會作錯事；木頭作的馬不能奔走，也不必吃草，騏驥一樣的寶馬一天能行千里路，鞭箠照樣不離它的背脊。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㈠；銖而稱之，至石必過㈡；石稱丈量，徑而寡失㈢；簡絲數米，煩而不察㈣。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㈤。

【今註】㈠度，量度。㈡銖，二十四兩爲一銖。石，音ㄉㄢˋ。一百斤爲石。㈢徑，直，即公平之意。㈣簡，選。不察，不能細察。㈤曲辯，小處的辨析。

【今譯】一寸一寸地量東西，到一丈以上必定有所出入；一銖一銖地秤量東西，到一石以上必定多出來。用石來秤，用丈來量，就很公平，且少過差；一條條地去簡選蠶絲，一粒粒地算數米粒，不但麻煩而且算不準確。所以用約略的大數比較容易得眞聰明，老在小處論難辨析，實在算不得智慧。

呑舟之魚，蕩而失水㈠，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㈡，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生㈢，騰龍乘雲而擧，猿得木而挺㈣，魚得水而騖㈤，處地宜也。

【今註】㈠蕩，放逸太過。㈡禽卽擒字。㈢騰蛇亦是龍屬，能升天。生與擧同意，猶言升天。㈣挺，攀援。㈤騖，急速。

【今譯】像呑得下船的大魚因縱情的游樂而離了海水，被螻蟻所困制的原因，是牠離了生存的所在；猿猴失去了樹木的依恃，被狐貉捉到的原因，是失去了牠的攀爬處呵。騰蛇藉霧而生存，騰龍乘雲而飛擧，猿猴得着樹木能攀援，魚得着海水能疾游，都是環境的配合。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㊀；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㊁。

【今註】㊀習，溫習。㊁讓，謙讓。

【今譯】君子固然要博學，却也擔心他不天天溫習；既天天溫習，又怕他不能身體力行；既能身體力行，又怕他不能出以謙讓之心。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今註】略。

【今譯】君子不以求學於人爲可羞，不以請問於人爲可恥。請教人是知識的根本，審思是求知的妙法。這是說，重要的在利用他人的知識增加自己的見聞，不在乎自己能獨個運其用知識就以爲是知識。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㊀，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㊁。

【今註】㊀曜與耀同。渝，改變。㊁自若，逍遙自得。

【今譯】天地間運行的道理是：發展到極至就生反動，太滿溢了便要減損。好比五彩雖然耀眼，也有改變的時候；草木長得再茂盛，也有凋謝的時刻。萬物都有它盛衰的機運，怎麼可以任它自得的

呢？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今註】 略。

【今譯】 百姓的生活困苦就起不仁之心，太勞苦就生欺詐之心，生活平安纔可施予教育，有危殆時要爲他們設想，物極就生反動，滿溢就遭滅損，所以君子不滿溢也不極端。

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七十而不自達㊀，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㊁；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㊂，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㊃，而卒被五刑㊄。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去國而佯狂㊅，范蠡去越而易名㊆，智過去君弟而更姓㊇，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㊈，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㊉。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㊀，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㊁；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

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⑬，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今註】㈠太公，周文王時賢人姜尚。㈡孫叔敖，春秋時楚莊王之賢相，或稱作蔿敖。㈢大夫種，春秋末期越王勾踐之賢相文種。㈣李斯，秦始皇之宰相。㈤五刑，漢書刑法志說：「當三族者，皆先黥鼻、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㈥箕子，商紂王的諸父，名胥餘。㈦范蠡，與文種同是助越王勾踐復國的大臣。㈧智過，戰國趙人，知伯之家臣名。㈨縶，拘囚。㈩明，表露。⑪比干，商紂的忠臣。⑫子胥，春秋時楚人名員，助吳王夫差伐越。⑬已，停止。閔世，昏闇的社會。

【今譯】所謂賢人君子，是要能通達盛衰的時機，了知成敗的端倪，精察治亂的綱紀，通曉人性。知道何時該去，何時該取，所以雖窮困顛沛，也不居於即將危亡的國家，雖貧乏流離，也不接受昏

君的祿爵。因此，姜太公年雖七十而不自求顯達，孫叔敖三次被免丞相，也不引以爲憾。爲什麼呢？不勉強去遷就不知任賢的人罷了。姜太公一下子被周天子知遇，而享了七百年的侯爵；孫叔敖一下子被楚君知遇，而享了十代的封賞。至於大夫文種使即將滅亡的越國不但復興起來，且成就霸業，却被賜死於勾踐之前；李斯對秦國的功勞幾不可估計，竟死在最殘酷的五刑之下。他們同樣是盡忠憂君，使身危而國安的功臣；有些是世世封賞不絕，有些却被賜死、遭刑戮。因爲他們所企求的不同呵！所以箕子離了自己的國家而裝瘋賣傻，范蠡逃出越國且改了姓名，智過遠別作君王的弟弟而改了姓氏；他們都是眼光遠大，見識細密，且能以仁者之心拋棄財富威勢，以逃避就要形成的災禍啊！其實遇上了暴亂的君王，誰能免於被拘囚、被奴役，而與他共患難呢？因此，賢者並不只是爲著怕死避害而已，也是爲了徒然殺身，不但無益，更且表露了本國國君的殘暴無道。譬如比干爲勸諫紂王而身死，也改正不了紂王的惡行；伍子胥爲吳國不被越王所乘而死，終究吳國也是被滅。這兩人都是爲著強諫纔寃死，也正因此更表露了自己國君的殘暴，却從來也不曾有絲毫的益處在。因之，聰明人要隱晦他的智慧，韜藏他的才能，以等待識拔他的人來知遇他；能這樣，就能得着言聽計從，行動也纔不被猜疑，君臣之間始可相互信賴而無終身之患。現在既不是時機，也遇不上知遇的人，光是用你的私意如何使昏亂的社會安定？如何爲君主的危殆憂勞？而以你無價的身體去遷就蔽塞的政途，去受盡讒人的汚蔑、氣度狹小的國君的輕賤，甚且犯了死罪，而戕害你的天性與才智？這不是令人感到迷惑的嗎？文信侯、李斯，天下人都承認他們是賢能之士，爲國家的設計眞是無

微不至，眞可說是沒有失誤的策略了；談到克敵制勝，也眞可說所向無敵。他們的功勳很大，權勢很高，却撇不下使讒臣用小人的毛病；他們在與敵人作戰時再細微的地方都能算到，却於自身避患去害的重大問題沒見著。都是因爲欲望太多，使得別人討厭，豈不是讓權勢利害所迷惑的嗎？詩經上說：「人們往往但知一端，而忽略其他。」正是這層意思呵！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㈠，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㈡、公孫雒，偸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㈢。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㈣，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㈤，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㈥，比干盡忠剖心而死㈦。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危險閉塞，無可從出者。」

【今註】㈠子石，名公孫龍，春秋楚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詳見史記六十七。㈡太宰嚭，太宰是官名；春秋楚國伯州犂的孫子，奔吳，夫差以爲太宰。㈢公孫雒，不詳。㈣費仲，殷紂的大臣，善於諂諛好利。惡來革，也是紂之大臣，與費仲同流。長鼻決耳，決耳夭耳的意思。㈤崇侯虎，殷紂大臣。㈥武王，周武王，姓姬氏名發，伐紂建國號周。牧之野卽牧野，古地名

，在今河南縣淇縣之南，武王克殷的地方。㈦比干，殷紂的忠臣。

【今譯】　子石登吳山之上，向四面眺望，喟然的嘆息說：「唉呀，可悲呵。世上儘有一些是通達情理而不迎合人心願的，也有儘合人心願而不通達情理的。」學生們問說：「這怎麼講呢？」子石說：「古時候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忠心耿耿的勸戒，且讓他挖下雙目，賜他死罪；太宰嚭、公孫雒極力奉承夫差的心願而求寵幸，使得吳國敗亡。結果這兩人也跟著死在江裏，首級也被懸掛在越國的旗幟上。古時候費仲、惡來革長鼻大耳，戲弄紂前；崇侯虎也是一味迎合紂王荒淫無度的心理；等到周武王討伐紂王時，這四個人終究死在牧野，連身首都分了家。然而，精忠的比干也為此剖心，何嘗不是死呢！現在要通達情理，恐怕惹來挖眼睛剖心肝的災難；要迎合別人的心願，又恐怕遭到身首分家的禍患。這樣看來，君子之道實在狹隘得緊啦。如果再遇不到聖明的君王，道之狹隘還不打緊，又且是危險、閉塞得沒路讓你走。」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㈠，於是唐姑讒之㈡，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㈢；以甘為苦，限味之過也。

【今註】　㈠祁射子，不詳。秦惠王，即秦惠文君，孝公子名駟，車裂商鞅的人。㈡唐姑，不詳。㈢徵羽，皆是五音的名稱。

【今譯】　祁射子初次晉見秦惠王時，惠王很高興，可是唐姑講了他的壞話後，再見他，惠王就懷着

怒意待他了。這並不是祁射子有什麼不同，而是秦惠王所聽的話不一樣。所以說，徵音變成羽音並不是絃本身的罪咎，甜的變成苦的也不是味道的過錯。

彌子瑕㈠愛於衛君㈡，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㈢。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今註】㈠彌子瑕，衛靈公最寵幸的大夫。㈡衛君，即衛靈公。㈢刖，古代的刑法，人犯罪把腿斷掉叫刖。

【今譯】原先彌子瑕受衛靈公的寵愛時，衛國有一條法律規定：「偷駕國君的車子，要判剁腿的刑。」彌子瑕的母親生病，聽到的人連夜跑去告訴彌子瑕。他竟不顧一切地擅自駕了國君的車子跑回去，國君知道後，不但不處罰他，甚至讚美他說：「眞是孝子呵！爲了母親的原故，寧願犯剁腿的罪呢！」有一回，衛靈公到果園去散步，彌子瑕摘了個桃子吃，把吃剩的給靈公，公說：「愛我愛到吃剩的都要給我！」可是，曾幾何時，彌子瑕老朽了，衛靈公的寵幸也沒有了，正好得罪了靈公，靈公就說：「以前擅自駕我的車，又把吃剩的桃給我，正是這樣的呵！」其實彌子瑕的行爲未必

和以前的不同，而起先受讚美，以後得着懲罰的原因，只是人家的愛憎之心不同罷了。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㈠，及為天子，天下戴之㈡。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今註】㈠舜，古代的帝王，姚姓，建國號虞，因為孝順而受了堯的禪讓。㈡戴，覆戴，猶言天下人都蒙受他的恩德。

【今譯】舜還是當個農夫在田裏耕作時，並沒有能力給予他的鄰人好處，等他一作了天子，天下人都蒙受他的恩德。所以，君子在窮困的時候要把自身修養好，一等到可以發展抱負時就應該造福天下人。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㈠，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㈡。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今註】㈠季孫，春秋時魯國的權臣。　鍾，量器的名稱，相當六斛四斗。千鍾猶言很高的俸祿。

㈡南宮項叔，不詳。

【今譯】孔子說：「自從季孫氏賜給我千鍾的俸祿以後朋友們更加和我親密了，自從南宮項叔給我車乘以後，我的理想抱負更容易被接受。所以理想抱負也是要等待着時運纔會讓人看重，有了權勢

纔能被人接受的，沒這兩人的賜予，我的理想抱負幾乎被人漠視掉。」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㈠，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㈡，曾子架羊㈢，孫叔敖相楚㈣，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簾而知之㈤，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㈥，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今註】㈠太公，即姜太公。㈡文公，不詳。㈢曾子，不詳。架或本作駕。㈣孫叔敖，見前。㈤智伯，晉哀公時的權臣，併有范中行氏的封地，勢最強，後爲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所滅。簾，即笱字。㈥邯鄲子陽，春秋晉大夫，趙穿的後代別立爲邯鄲氏，名午。魯定公時爲衞侯所討伐，後被趙鞅所殺。

【今譯】當初姜太公不得志時，種田的利潤連買種籽都不夠，捕魚的收穫還不足以買網，可是他治理天下來，那智慧却是綽綽有餘的。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作楚相，三年而不知道車軛是在車衡的後面，因爲醉心於大事業的本來就會忘了小地方。晉智伯的廚子沒烤炙笱子都知道，而韓魏造他的反却不知道；邯鄲午的看果園僕人丢了桃子都知道，自己要被人殺害却不知道。所以，光在小處着眼的人，就會忘了大利害。

淳于髡謂孟子曰㈠：「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㈡，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

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㈣；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㈤。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㈥，子思、子庚為臣㈦，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㈧，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㈨；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㈩，華丹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十一)。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十二)，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得識也。」

【今註】㈠淳于髡，戰國時齊國的辯士。㈡三卿，依崔東壁的說法是：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㈢伯夷，殷商時孤竹君墨胎初之子，名元，有人說是名允，死後諡夷。他的父親臨死遺命傳位他弟弟叔齊，叔齊推讓給伯夷，終於兩人都隱居在首陽山，不吃周民族種的稻粟而餓死。㈣湯桀，桀是夏朝的帝王，湯是商朝的帝王。伊尹，商朝的賢相，名摯，助湯伐桀而王天下。㈤柳下惠，即展禽，名獲，字季，居柳下，諡號惠。㈥魯穆公，戰國時魯悼公之孫，名顯，一作名不衍。公儀子，名休，魯穆公之賢相，為政清儉有德。子思，孔子之孫名汲，子思是

他的字。曾經爲魯穆公的老師。㈦子庚，不詳。㈧虞，春秋時國名，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周武王克殷，封虞仲於此，史稱西虞。後晉文公滅之。　百里傒，傒字也作奚，字井伯。先是虞公的大夫，虞爲晉滅被虜，秦穆公知道他的賢才，乃用五羖羊皮贖他出來爲相，而使穆公成就霸業。㈨王豹，春秋時衞國人。　淇，淇水，今河南省林縣東南。　㈩綿駒，春秋時齊國人。　高唐，春秋齊高唐邑，漢朝時曾置縣，晉時廢棄不置，在今山東省禹城縣西南。　⑪華舟，舟或作周；杞梁名殖，兩人都是春秋齊莊公的大夫，都在伐莒之役戰死。他的妻子哭祭時，城爲之崩。　⑫膰肉，祭宗廟後的熟肉。

【今譯】　淳于髡問孟子說：「把功名利祿擺在前頭的人，是事事只作給人看的；擺在一旁的人，纔是眞正爲自己的。先生位在三卿之中，卻什麼功名利祿也不曾得着，仁者就是這樣的嗎？」孟子說：「雖然地位卑下也不屑拿他的才幹去爲壞人作事的是伯夷，五次扶助夏桀五次扶助商湯的是伊尹，不厭惡昏君，不因小官而不作的是柳下惠；這三個人的原則不同，卻是殊途同歸的。這同歸的殊途是什麼呢？總是個仁字罷了。君子但求一仁字，何必求同呢？」淳于髡說：「魯穆公的時候公儀休爲政，子思、子庚都是他們的賢臣，而魯國竟積弱得很，像這樣下去，所謂賢能之士豈不是無益於國的嗎？」孟子說：「虞公不用百里奚而至亡國，秦穆公卻以他而霸天下，所以不用賢才就得亡國，那還談得到積弱呢！」淳于髡說：「以前王豹住在淇水而河西的人受他影響都會唱歌，綿駒住在高唐而齊右的人也感染了他的歌喉，華舟、杞梁的妻子因爲哭他的丈夫竟連一國的風俗都隨着她改變。所以說，內心的眞誠一定會表現在外的；那種只耕耘沒收穫的事兒，我淳于髡是從來沒見過

的。因此，是沒有賢者罷了，要有，我淳于髡一定看得出的！」孟子說：「孔子作魯國的司寇却不受重用，連從祭後的膰肉也不送他，孔子連帽子也來不及脫便去官離國；不知道的人以為他是為吃那塊肉，知道的人都清楚孔子所爭在禮。孔子為的是小處的不合禮而離開，不為著苟合而留下，所以君子的作為，不是一般人的。」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㈠，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今註】㈠惠子，卽惠施，戰國時宋國人，善辯，與莊周是至友。

【今譯】梁國的宰相死，惠施要到梁國去，渡河時匆匆忙忙地竟掉到河裏差點淹死，划船的人趕緊救他上來，說：「先生這樣匆忙，是到那兒去呢？」惠施說：「梁國沒了宰相，我忙著要去當他們的宰相。」划船的人說：「你掉到水裏，沒我就淹死了，怎麼能相梁國呢？」惠施說：「你成天在船上工作，這方面我當然及不上你；至於安國家，全社稷，你跟我比起來，就像一條蒙昧無知的狗。」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㈠，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

「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爲傷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㈡？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㈢，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鎁拂鐘不錚㈣，試物不知，揚刄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㈤，而臨淵流，適子之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今註】㈠西閭過，不詳。㈡和氏，即卞和，楚人。曾在山中得美玉——璧，人先以爲是石頭，後始知是眞美玉，乃紀念他叫和氏璧。㈢隨又作隋，漢東的小國，也是姬姓的諸侯。隋侯見大蛇受重傷，一時起憐憫之心，乃以藥爲牠敷治，蛇感恩乃銜明珠以報，世稱隋侯珠。㈣鏌鎁，又作莫邪，與干將同是寶劍。㈤陽侯，傳說是古代的諸侯，因有罪投江自殺，後爲水神。

【今譯】西閭過東渡河，半中間不小心掉了下去，划船的人把他拉了上來。問他說：「先生是到那兒去呢？」西閭過說：「我要游說東方的諸侯王。」划船的人禁不住掩口笑說：「你掉下水去都不能自救，還能游說諸侯王？」西閭過說：「不要用你所懂的，來批評別人。你不曾聽過和氏璧嗎？它的價値千金，但拿來作紡織的梭子，却不如磚瓦的管用。隋侯珠是天下的寶貝，但用它來作彈

珠，倒不如泥丸的管用。騏驥、騄駬拉車載物可以一日千里，是天下最快的脚力；但你叫牠去捉老鼠，還不如百錢買來的猫呢！干將、莫邪是天下的名劍，打在鐘上鐘不響，切著東西也不覺得，揮動起來削鐵如泥，是天下最鋒銳的寶劍了；你拿來當補鞋的工具，還不如兩個錢買來的錐子稱心呢。現在你依恃舟楫的方便，成天在浩瀚的江流，澎湃的波浪裏來去，當然我趕不上你；如果眞和我去游說諸侯，我看你那蒙昧的樣子，就像一條不長眼的瞎狗呢。」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註】　㊀甘戊，不詳。疑是甘茂，茂戰國時秦國下蔡人，爲秦武王的左相，後得罪奔齊。

【今譯】　甘戊出使齊國，渡大河。划船人說：「就這小小的河水，你都不能自個兒渡過去，還能替大王去說些什麼呢？」甘戊說：「話不是這樣的，你眞不懂。各類事物都有它們的能耐，忠厚謹愼的人扶助國君，可以使國君不施征伐；騏驥、騄駬可以跑千里路，把牠關在房子裏捉老鼠，還不如一隻小猫；干將是天下最有名的利器，砍柴的人拿去砍木頭，還不如斧斤的稱心。現在你依恃舟楫而隨波上下，我是不如你了；如果游說千乘的國君、萬乘的帝王，你也有不如我甘戊的。」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㈠，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㈡；耳聽淸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㈢；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㈣。

【今註】㈠參，猶糝字，雜。㈡太山，卽泰山。㈢觿，解繩結的錐子。㈣比，親近，阿附的意思。

【今譯】現在，社會的形態不同，事理也跟著改變，事理改變，時勢也要移換，時勢移換，民俗也就更易了。所以君子首先研究土地，然後決定墾壤的工具，觀察民俗而調合風尙，總合衆議而後決定施敎的項目。有個笨人要學遠射，雜著弓矢來發射，却只射了五步之內，第二次再射又是那個老方法；社會改變了，制度規儀不跟著變，就好比那學遠射的笨人，眼能觀察細微的秋毫，而看不見龐然瓬泰山；耳能辨得淸音濁音，却聽不到雷聲，爲的什麼呢？不過是注意力不集中罷了。許多人拿著解繩結的錐子來解結，當然不可能讓你把繩結打得牢的；許多人存心造成寃獄，當然是沒有公正的證辭了；許多人附和著錯誤的一方，就無法顯現好人了。

麇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

，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㈠，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㈡。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者，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㈢」此之謂也。

【今註】㈠鰌，今日叫泥鰍；鱣，即黃魚。㈡晞土，乾燥的土壤。㈢見詩經邶風雄雉篇。忮，害；臧，善。

【今譯】成群的麋鹿虎豹也要躲避牠，成列的飛鳥鷹鷲也不敢襲擊牠；人多勢衆再有辦法的人也不容易冒犯他。騰蛇能在大霧中戲游，能乘風飛行，不飛千里的長途是不止的；但是夜晚却要依賴著鰌鱣的洞穴休息，這道理何在？用心不專一。至於蚯蚓，並沒有強壯的筋骨，也沒有鋒利的爪牙；牠却能鑽入地下飲黃泉之水，能鑽鬆乾燥的硬土，這又是什麼道理呢？用心專一。耳朵好的人聽得見聲音，眼睛亮的人看得見事物；充分地表現了眼耳，便能眞正發揮仁愛心，分辨廉恥的意義了。所以，不該你去作而作的人，雖然再辛勞也是作不好的，不該你得的而你去強求它，雖然再勉強也是得不到的；聰明人不作這種不是他該作的事，清廉的人也不強求他不該得的，所以能受著遠近的頌揚而聲名卓著。詩經說：「不貪求不忮害，到那裏不是好的呢？」正這層意思。

楚昭王召孔子㈠，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㈡：「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之間百乘之地㈢，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今註】㈠楚昭王，春秋楚平王子名壬。㈡子西，卽令尹子西，楚平王之庶弟。㈢酆，亦作豐，故城在今陝西省鄠縣東。鎬，周武王建都所在，故城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

【今譯】楚昭王請孔子去，要讓他執掌國家的大政，並且以七百里的書社封賞他。子西勸楚王說：「大王的臣子中善戰的有如子路的嗎？應對賓客出使諸侯有如宰予的嗎？掌管百官有如子貢的嗎？以前周文王處於酆、周武王處在鎬的時候，不過是戰車百乘的小地方，竟然推翻殷紂而自立爲天子，世世代代都讚美他是聖者。大王現在認爲孔子有才幹而封賞他七百里的書社，再加上那三個人幫助他，我想對楚國是不利的。」楚王便沒有要孔子去了。善惡實在不易分辨呵，連聖人也讓人憂疑，何況賢者呢！所以聖賢之人很少得着時運，偏偏是小人命諂媚巧言的常飛黃騰達。因此這世界上纔總有千年的禍亂而沒有短暫的安寧。孔子被人懷疑，豈不讓人痛惜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

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今註】　略。

【今譯】　魯哀公問孔子說：「聰明人會長壽嗎？」孔子說：「當然會。人們有三種死法，都不關命不命的問題，而是自己找來的；不按時睡覺，飲食沒有節制，操勞過度，死於疾病；作人的部屬而好忤逆上司，窮奢極慾不知自足的，死於刑殺；以少犯多，以弱凌強，好勇鬥狠的，死於刀兵之下。這三種死法，不是命不命，是自己找來的！詩經上說：『人如果沒有節制，那有不死於非命的呢？』正是這道理。」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㈠，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㈡。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㈢。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㈣，勾踐霸心生於會稽㈤，晉文霸心生於驪氏㈥，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

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㈧，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㈨，齊桓困於長勺㈩，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今註】㈠陳，故地在今河南省開封縣以東，至安徽省亳縣以北。蔡，故地在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與安徽省鳳臺縣。㈡兩柱之間，猶兩楹之間。㈢干舞，古代的一種舞藝，兵舞是。㈣莒，春秋時齊國的東境。齊桓公未立時，齊內亂，小白奔於莒。㈤會稽，即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越王勾踐爲吳國所收，以甲楯五千棲於此。㈥驪氏，晉文公的父親獻公寵妾驪姬，要立自己的兒子爲君，乃害申生譖重耳、夷吾。㈦庸知，庸意同豈、庸知、怎知。㈧呂，不詳。㈨殽，在今河南洛寧縣北，東接澠池，西北接陝縣。秦穆公爲晉軍敗於此。㈩長勺，春秋時魯國之地，齊桓公侵魯爲曹劌敗於此。

【今譯】孔子在陳、蔡的地方遇難，連糧食也完了，跟從他的學生都面帶飢色，孔子却悠然地在兩楹之間唱歌，子路進去看他，說：「老師到這種境地還唱歌，是合禮的嗎？」孔子直等唱完了歌，才說：「由呵，有學問有成德的人好音樂，是修養他的不驕奢心；一般人好音樂是使他修養不懼怕心。但有誰理會得這層境界呢？你連這事都不了解我，還和我學什麼呢？」子路很不高興，便舞了

曲干舞出去。連續七天，孔子依舊唱他的歌，子路滿肚子的怨怒，見孔子說：「老師這樣地唱歌，唱得是時候嗎？」孔子還是直等唱完纔回答：「由呵，以前齊桓公是由於奔莒纔激發他稱霸之心，勾踐是因爲要報會稽之恥纔鼓舞著他的霸心，晉文公也是被驪姬纔害得顛沛流離纔勾起他萬丈的雄心。所以平日不受挫折，思考就不易深遠；自身不遭艱困，智慧便不夠寬廣。你怎知我不遇時呢？」於是振奮起來，第二天果然沒了災難。子貢爲孔子駕車，說：「學生們和老師遭了這次災難，一輩子也忘不了呢！」孔子說：「這是什麼話？你不曾聽過俗語說：斷了三次胳臂就成了良醫。陳、蔡的困厄實在是我們的幸運呢，而你們跟我受這次難也是有福氣纔遇得着呢！我聽說要爲人君的不受點挫折是成不了好君王的，將士們不遭遇一點教訓是成不了好部隊的。以前商湯遭呂之困，文王被囚在羑里，秦穆公戰敗於殽山，齊桓公被敗於長勺，勾踐受辱於會稽，晉文公被讒於驪姬。被困的味道眞是水深火熱的難堪呵，這只有賢人纔領會得，却也不易說得出口呵！易經上說：『困厄是好的，尤其眞有學問、成德的胸襟坦然的人更是吉利，沒有罪咎。但是這樣告訴人是不被採信的』聖人把所遭受的這些感受告訴人，也不易得人相信呵。」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㈠，席三經之席㈡，七日不食，藜羹不糝㈢，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

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㈣？荆公子高終身不顯㈤，鮑焦抱木而立枯㈥，介子推登山焚死㈦。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㈧，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㈨、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⑩。伊尹，有莘氏媵臣也⑪，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⑫，行年七十屠牛朝歌⑬，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⑭，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⑮，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⑯，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逄而紂殺

王子比干⑰，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⑱。」

【今註】①環堵，周廻只圍著四十尺高的牆，形容貧困之意。②三經之席，經猶線，三經之席，請只用三條絲繩織就的席子，比喻貧困的意思。③糝，古代調羹一定要用米，這叫糝。④鮑莊，不詳。⑤荆公子高，不詳。⑥鮑焦，周時的隱士。⑦介子推，即介之推，晉文公爲公子時與之逃亡而割股肉療文公飢者。⑧歷山，在今山東省歷城縣南，又名千佛山。⑨傳說，殷高宗賢相。⑩武丁，即殷高宗。⑪有莘，故地在今山東省曹縣之北的莘家集。媵臣，陪嫁的臣僕。⑫棘津，不詳。⑬朝歌，殷商國都所在，今河南縣淇縣北。⑭沈尹，不詳。⑮王良，春秋晉大夫郵無恤子良，所謂御良，一名孫無政，是趙簡子的御史。造父，周穆王的幸臣，善御。⑯通，顯達。⑰關龍逢，夏賢臣，諫桀酒池糟丘而死。⑱須，適應的意思。

【今譯】孔子在陳、蔡之間遇難，住的是破落的房子，睡的是襤褸的草席，七天沒米吃，甚至連調羹的米屑也沒有，跟從他的學生都是滿臉飢色，却還是不停地讀詩、書，研究禮。子路進諫說：「大凡人作好事，上天便降福給他，作壞事便以禍報應他。老師成天積陰德作好事，這麼久了還遭這種禍事，是否有些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壞事呢？要不然怎麼落到這步田地！」孔子說：「由，你來，你不知道。你坐吧，我講給你聽。你認爲聰明人就無所不知嗎？那麼王子比干怎會落到剖心而死？以爲勸人，人就聽你嗎？那伍子胥何以落得挖下眼睛掛在吳國的東門上呢？你認爲廉潔一定讓人重用嗎？

伯夷、叔齊又爲什麼餓死在首陽山下？你以爲一片忠心就會得着重用嗎？那鮑莊何以肉枯而死？荆公子高何以終生被埋沒？鮑焦何以抱著樹木枯死？介之推又怎會被活活燒死在綿山？所以有學問有成德的人，學問好，眼光遠，而得不着機運的很多，那裏祇我孔丘一個呢？聰不聰明是各人的才分，作不作是各人的事，受不受人重用是機運的問題，死活却是個人命裏註定的；有那種才學而得不着機運，任他有通天的才幹，也沒法施展的，但如果讓他一得着機會，要施展抱負却有何困難呢？所以舜耕於歷山，又流落到河邊捕魚，終於立爲天子，那是遇到帝堯呵。傅說擔土築牆，終於相天子，那是遇到武丁呵。伊尹本是有莘氏陪嫁的臣僕，要燒飯養菜餚的，終於也相天子，是遇到成湯呵！呂望五十歲還在棘津賣零食，七十歲還在朝歌殺牛，到九十歲纔作了天子的老師，那是遇到周文王呵。管夷吾被綁著，矇著眼睛囚在牢車裏，竟被尊爲仲父，是遇到齊桓公呵。百里奚自己爲了五張羊皮賣給人，甚至牧過羊，而作到卿大夫，是遇著秦穆公呵。沈尹的聲望滿天下，也位到令尹，終究讓給孫叔敖，是他們遇到了楚莊王呵。伍子胥起初多功勳，最後慘遭殺害，並不是他的智慧不如從前，而是原先遇的是闔廬，後頭遇的是夫差呵。唉！一匹千里馬被鹽車困厄折磨，並不是牠沒有千里馬的骨架，而是世人不知道呵；如果讓牠遇著了王良、造父這般善於相馬御馬的人，那裏會使不出牠的千里脚程呢？好比生在深林幽谷裏的芝蘭，它並不因爲沒有人欣賞它而不芳香呵。所以讀書人不是爲著要顯達，乃是爲著在貧窮時不覺困頓，憂患時不頹喪，這纔能眞知禍福的微妙而不被迷惑，聖人眼識的深遠而獨知獨見就是這樣的呢！舜原也是聖賢之人，但他能位極天子，爲的是遇著帝堯；設使舜處於夏桀、殷紂的時代，最多能自免於刑戮罷了，怎麼還能得着官作呢？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那時豈是關龍逢無知？比干無慧呢？正是桀紂無道的社會使然。所以君子趕緊讀書、修身養性，以順應時代。」

孔子之宋㈠，匡簡子將殺陽虎㈡，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鬥。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今註】㈠宋，國名，在今河南省商丘縣。㈡匡，春秋時衞地，在今河北省長垣縣西南。簡子，不詳。陽虎，春秋魯國季氏家臣，名虎，字貨，貌似孔子。

【今譯】孔子要到宋國去，經過衞的匡，恰巧簡子要殺陽虎，而孔子的相貌正像他。軍隊便圍着孔子的房子，子路發起脾氣來，拿著戟便要和他們拚命。孔子勸止他，說：「講究仁義心懷的人怎麼也這樣地不能免俗呢？不讀詩、書，不研究禮、樂，是我孔丘的過錯。如果是相貌長得像陽虎，那是命啊，不是我孔丘的罪過。由，你唱歌我來和你。」子路唱歌，孔子和他，纔唱三遍，軍隊便自動解圍而去。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三者，無累於人。」

【今註】略。

【今譯】孔子說：「不看高聳的涯岸，怎知顚墜下來的慘重；不站在深淵的旁邊，怎知沈溺的痛苦；不眺覽海洋，怎知風波的險惡。常常失足的人，就是不曾注意及此吧？人們能愼重於這三方面，纔不至於拖累了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今註】略。

【今譯】曾子說：「音響離不開聲音，鏡子離不開形像，君子能正心於一物，萬物都能隨著有成。行動並不是爲着要有影像，但影像却跟着來的；呼叫不是爲要有音響，而音響却自應和着。所以君子先把事作成功了，聲名自然就隨著來。」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㈠，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

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今註】㊀屈，謙遜。

【今譯】子夏問仲尼說：「顏淵的為人怎樣呢？」孔子說：「回的信實比我好。」又問：「子貢怎樣呢？」說：「賜的聰敏比我好。」又問：「子路怎樣呢？」說：「由的勇武比我好。」又問：「子張怎樣呢？」說：「師的矜莊比我好。」於是子夏離開席位而問道：「這樣說來，這四個人要跟老師學什麼呢？」孔子說：「你坐下來，我告訴你。回能信實而不能反覆，賜能聰敏而不能謙遜，由能勇武而不能懦怯，師能矜莊而不能和同。縱使合著這四人的長處，我還不願意。談到所謂至聖的人，一定是知道進退之間的得失，屈伸之時的效驗。」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㊀：「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㊁，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㊂：『苑彼柳斯㊃，鳴蜩嘒嘒㊄；有漼者淵㊅，莞葦淠淠㊆。』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今註】㊀東郭子惠，不詳。㊁隱括，或作㯓括，是矯正歪曲的工具。㊂見詩經小雅小弁。㊃苑或作菀，茂盛的樣子。㊄蜩，蟬。嘒嘒，形容蟬聲。㊅漼，深邃的樣子。㊆莞，或作萑。莞葦是水邊之草。

【今譯】　東郭子惠問子貢說：「你老師的門下怎麼那樣龐雜呢？」子貢說：「你沒看到隱括的四旁堆積了很多歪曲的木頭，良醫的門庭多的是病患，砥礪之石的四周總是些頑劣鈍銹的刀器。我老師學問好、德行好，天下人很多來跟他學的，所以就見得龐雜了。詩經小雅小弁上說：『那茂密的柳樹裏呵，蟬聲嘒嘒；那深邃溪谷邊呵，多的是莞葦。』這是說，能廣大自然就無所不容了。」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㈠，太子爲烹鯇魚㈡。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鯇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㈣。』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㈤。』」

【今註】　㈠南瑕子、程太子俱不詳。過，訪。㈡鯇魚，產在山溪中，是兩棲類動物，似鮎魚有腳，能上樹；聲如小兒啼，一名人魚。㈢詩，詩經小雅車舝章。㈣景行，偉大的德行。兩止字都作語助詞。㈤見論語里仁篇。

【今譯】　從前南瑕子去拜訪程太子，太子烹條鯇魚請他。南瑕子說：「我聽說君子不吃鯇魚。」程太子說：「是君子嗎？你成什麼君子呢？」南瑕子說：「我聽說君子向上學爲的是要廣容他的德行，專學些下流的事，只有使他的道德更狹小，是作惡的根源。詩經小雅車舝說：『仰望著高山呵，偉大的德行要效法。』我那裏敢自認是君子呢？不過有此存心罷了。孔子說：『看到比我好的，就

想跟他一樣；不好的，就在內心裏自我反省。』」

孔子觀於呂梁㊀，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㊁，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㊂，況於人乎？」

【今註】㊀呂梁，泗水過呂縣南木上有石梁，故稱呂梁，在今江蘇省銅山縣東南。㊁錯，與措字通，安置。㊂義，善。

【今譯】孔子站在呂梁上觀賞，看那四十仞高的瀑布，九十里的漩渦，魚鼈不敢游過去，黿鼉也不敢停留；竟有一男人就要涉水過去。孔子叫人站在崖上勸止他，說：「這瀑布有四十仞高，漩渦有九十里遠，連魚鼈都不敢過，黿鼉也不敢停留，我想不容易涉過的！」那男人竟一點不放在心上，就那樣渡過了。孔子問他說：「你有什麼技巧呢？還是有什麼法術？不然怎麼能這樣輕易地出入？」那男人說：「開始時我心存一片忠信，要出來時也是存著一片忠信之心；忠信之心使我的軀體安

然於波流裏，我並不敢稍存一絲妄念，所以我能這樣出入。」孔子回頭告訴他的學生說：「連水都可以用忠信來操持它，何況人呢？」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㊀？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㊁，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㊂，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盛，天下誰肯加若者哉㊃？」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㊄，奮於行者，伐也㊅。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㊆。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㊇；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曰㊈：『湯降不遲㊉，聖敎日躋⑪』。此之謂也。」

【今註】㊀襜襜，衣服很華麗的樣子。㊁濫觴，是說江水發源之始，僅泛濫一觴之微。㊂方舟，拼合兩條船之意。㊃若，你。㊄賁，大。賁於言，好說大話的意思。㊅奮於行，好表現自己之意。伐，自誇。㊆色智，對自己的才智很驕傲，且好表現於人。㊇要，切要。㊈見詩經商頌長發。㊉不遲，正是時候之意。⑪聖敎，猶言聖德。躋，升。

【今譯】子路穿了很華麗的衣服去看孔子。孔子說：「由，你穿得這樣華麗是幹嘛呢？以前江水源出岷山時，它剛開始，水的大不過足以濫觴而已，及至於江津，不合起船來，不避風勢，簡直就渡

不過去。這豈不是下游滙合衆水而多起來的嗎？現在，你的衣服穿得這樣華貴，顏色這樣鮮艷，天下人誰還敢輕易地勸戒你呢？」子路趕緊出去換了衣服進來，很自在的樣子，孔子說：「由，你得記住，我告訴你：好說大話的人浮華，好表現自己的人自誇，專會以自己的才智驕傲人的是小人。所以君子是：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纔是把握說話的切要；能就能，不能就不能，纔是行爲的極至。話能說得切要就是智，行要中規就是仁；又仁又智，還有什麼學不到的呢？詩經商頌長發上說：『湯生得正是時候，偉大的聖德也一天天地崇高着。』便是這個意思。」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生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今註】　略。

【今譯】　子路問孔子說：「君子也有憂患的嗎？」孔子說：「沒有。君子修養他的品德，縱使不能有得，也會高興自己有這意願；若果修養有得，又高興自知有得。所以，有終生的樂處而沒有一日的憂患；小人就不然了，當他沒得着時就憂慮著得不到，等他眞得到了又唯恐失去。所以，有終身的憂慮而沒有一日的樂處。」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㈠，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㊁，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今註】㊀榮啓期，春秋時人，或作榮聲啓，或作榮益啓。並見列子天瑞篇、家語六本篇而文稍異。㊁襁褓，猶言嬰兒。

【今譯】孔子見榮啓期穿著鹿皮作的衣裘，彈着瑟唱歌。孔子問他說：「先生什麼事這麼高興呢？」榮啓期回答說：「我要高興的事多著呢！上天長養萬物，只有人類最是貴重，我既已得人身，是第一樁快樂事。人類之中以男人爲寶貴，我既已得著男身，是第二樁快樂事。人生下來，有些還背着、抱着就夭折了，我竟活了九十五歲，是第三樁快樂事。再說，貧賤是讀書人正常的現象，而死是人類正常的終結，我既能處常以等待終結，還有何可憂的呢？」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㊀。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今註】㊀易事，易於相處。

【今譯】　曾子說：「我聽了老師三句話，却不能作得到。老師看人有一點好處，便忘了他所有的壞處，是老師的容易與人相處。老師見人有好處，就好像自己也有那好處一樣，是老師的沒爭執心。聽到好的一定親自施行然後纔說，是老師能耐得勞苦。老師能勞、不爭和易處，我就學這三樣，却作不到。」

孔子說：「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㊀，愼於持身。」

【今註】　㊀怵，恐懼。

【今譯】　孔子說：「顏回啊，你有四種君子的風度：勇於把握自己的原則，容易接受他人的勸告，怕作官，能潔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今註】　㊀史鰌，即史魚，字子魚。衞大夫。

【今譯】　仲尼說：「史鰌有三種君子的風度：不作官，而能敬重長上；不祭祀，而能敬禮鬼神；自己正直，却能諒解他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我死之後，子夏的學識會日日得進益，子貢反會日日後退；因爲子夏喜歡和比自己好的人在一起，子貢却好批評不如自己的人。」

孔子將行，無蓋㊀。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今註】　㊀家語作：「孔子將行，雨而無蓋。」蓋是雨傘。

【今譯】　孔子要出門，却找不到傘。學生說：「子夏有傘，可以借他的出去。」孔子說：「子夏這個人對錢財方面很小器。我聽說與朋友交往，能時時想到他的長處，而忘記他的短處，纔能交往得久。」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今註】　略。

【今譯】　子路有遠行，和孔子辭行時說：「請問老師，怎麼樣在新交的朋友裏選擇可以親近的人呢？怎麼樣纔能少講話多作事呢？怎麼樣纔能永遠作好人而不犯錯呢？」孔子說：「在新交的朋友裏要選擇可以親近的人，就是忠字吧！要少說多作就是信吧！要永作好人而不犯錯，就是禮字吧！」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

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今註】　略。

【今譯】　子路有遠行，向仲尼辭行，孔子說：「是送你車好呢？還是送你話好？」子路說：「還是教導我的好。」孔子說：「不自強不能行遠，不辛勞沒有功效，不忠誠得不着親信，不信實說話不易反復，不恭敬人便要受人的無禮。這五樣能愼重將事，便可以長久了。」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㈠，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㈡，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今註】　㈠晏子，卽晏嬰。　㈡蘭本，蘭花的根。　鹿醢，或作麋醢。晏子春秋所引與此文有出入。鹿肉的醬叫鹿醢。

【今譯】　曾子跟從孔子到齊國，齊景公用下卿的禮聘用曾子，曾子堅辭不就，且要離開齊國。晏嬰送他行，說：「我聽說君子送人錢財，不如送人好話。現在有一株蘭花的根，已經三年了，把它浸在鹿肉的醬裏，成功以後那香味的價値，可以買得一匹馬，那並不是蘭根本來就那樣好的。希望你能仔細地考慮所要浸的所在，得了所在，也要得浸的材料。我聽說君子住時要求環境，爲的是得好

人；交遊也定要選好人，爲的是能修養德行。我聽說違背常情而改變性格，都是慾望的作祟，所以不可不愼重！」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一般人的感情太多便覺得熱情奔放，太少便覺得冷若冰霜，不知收斂就成淫亂，不知限制就造成失錯，任情縱欲就要敗亡。飲食要有限量，衣服要有節制，宮室要有一定的規格，豢養牲畜得有一定的數目，車馬服玩也得有個限度，這是防備亂事的本源。所以不可不明度量，不可不聽好的勸慰。」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既巧妙又好度量，一定能更至化境，勇武又能與人和同，一定能勝券在握，又

有智慧又能遠謀，一定能遇事必成；笨人就恰好相反，因爲他們一得着重位而受寵，專任一事而妬忌賢才，都是笨人的本性。志得意滿之餘，便忽略以前種種不如意事，所以地位越尊貴也就越危險，任務越繁重也就越容易塌台，越是得着寵幸便越是受辱得快。」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今註】略。

【今譯】孔子說：「一天到晚動不動就挨打的小孩子，一定不聽父親的教誨；老是以刑罰來範圍百姓的，百姓一定不會遵守君主的命令，這是說你教得越急，越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所以君子不急著決斷事，不隨意任性指使，而造成禍亂的根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今註】略。

【今譯】孔子說：「終日好說話而不會因之給自己添麻煩，終日行事而不致給自己加煩惱的，只有絕頂聰明的人纔作得到。所以謹愼戒懼爲的是避免災患的，遇事的敬信，爲的是避免禍難的；終身勞碌地工作着，却爲了一句話而失敗，怎能不愼重啊！」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自己富貴而能待人謙下的，什麼人不喜歡和他一起呢？能以富貴而敬愛他人的，什麼人不喜歡親近他呢？不違背衆人的話纔算得上知言，衆人都嚮往他，纔算得上知時呵！」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富有而能使別人也富有的人，就是想貧乏也不可能了；高貴而能使別人也高貴的人，就是想要低賤也不可能了；顯達而能使別人也顯達的人，就是要窮困也不可能了。」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今註】 略。

【今譯】 仲尼說：「不是種植的土地而去種它，是不會長東西的，不是那種能接受別人意見的人，你去和他嘮叨是不會聽你的；得着那種能接受意見的人，就好比聚沙而澆上水一樣的，得不着那種

能接受意見的人，就好比集合聾子而打鼓給他們聽一樣。」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今註】略。

【今譯】孔子說：「船沒水不能行駛，可是水滲入船裏船是會沈沒的。所以君子不可不謹嚴，小人不可不防備呵。」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㊀者何，以輔足衆也。」

【今註】㊀趼，野獸的足企。斬或本作折。

【今譯】孔子說：「依恃着賢人本就不會困頓，依恃了富人本就不會窮乏，馬的足企折斷了還能繼續奔跑的道理何在？因為輔助的足企多呵。」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㊀，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今註】㊀肆，市場。

【今譯】 孔子說：「不知自己的兒子如何，就看他所交往的朋友；不知國君如何，就看他所用的臣子。」又說：「和好人相處就同進入蘭芷的花房一樣，久了就聞不出香味來，因爲你也跟着染上那香味了；和壞人相處就如進入鮑魚的市場一樣，久了也聞不出臭味來，因爲你也跟着惹上那臭味了。所以說：藏丹的地方一定是赤的，藏烏的地方一定是黑的。所以君子要愼重於自己所守藏的。」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㊀；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㊁；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今註】 ㊀句倨，猶言曲直。 ㊁槩，平。

【今譯】 子貢問說：「君子見了大水一定要觀賞，爲什麼呢？」孔子說：「談到水呵，君子是拿來比譬道德的。它普遍地施予而不存私心，像至德；所流到的地方都能長養萬物，似仁心；所流之處都很卑下，而它曲直的地方，也都能循其理路，就像義；淺的地方流過去，深的地方又不可測知，像智慧；流向百仞的崖谷，也毫不猶疑，像勇武；看來很孱緩，却能慢慢地達到，似精察；能不推讓地接受汚水，像包容；不潔淨的進來，却以乾淨的出去，像很能化育；再大的容量也能充滿它，像公正；自己滿盈了又不求溢出來，像度量很夠；經過萬般的阻礙，也定往東流，像意志堅決。所

以君子見大水一定要觀賞，就是這樣的吧。」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㈠；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淸，其似知命者；不淸以入，鮮潔以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㈡，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㈢。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㈣：『思樂泮水㈤，薄採其茆㈥；魯侯戾止㈦，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㠥嶵㈧，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木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㈨，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㈩：『太山巖巖，魯侯是瞻⑪。』樂山之謂矣。」

【今註】㈠潰潰，原是散亂之意，在此作奔流澎湃講。㈡平，或作乎。㈢淑淑，善；淵淵，深。㈣見詩經魯頌泮水。㈤泮水，泮宮的水。古時諸侯學鄉射的地方，其東西南方有水環繞，形如半璧，故稱泮水。㈥薄，語詞。茆，即蓴菜。㈦魯侯，指魯僖公。戾，止。即停留居止。止，語助詞。㈧巃嵸，山高峻的樣子。㠥嶵，連綿不絕。㈨奇夫，奇人異士。㈩見詩經魯頌閟宮。⑪魯侯或作魯邦，瞻或作詹。

【今譯】「聰明人爲什麼喜歡水呢？」說：「水泉奔流澎湃日夜不停，好像是毅力堅強的人；順應理路地流着，就連小地方也流到，像是秉持公正的人；總是往卑下處流動，好像很知禮的人；流往千仞高的深壑，絲毫不見猶疑，好像是很勇武的人；遇到阻礙而能清正以待，好像是了知天命的人；流進不清潔的水，却流出乾淨的，好像很能化育人的人；一般人都拿它作品類萬物的標準；萬物得着她便能活下去，得不着便要死亡，好像是很仁德的人；很深很深地不可測知，好像通達剔透的聖人；完全化潤天地萬物，國家因之成長，所以智者樂水了。詩經魯頌泮水說：『好想在泮水上玩樂呵，一方面採着蓴菜；魯侯又留戀在泮水上飲酒作樂呢！』這是說喜歡觀賞水的意思。」「仁者爲何喜歡觀賞山呢？」「那是因爲山很高峻又綿亙不絕，使得萬民悠然生起景仰之心；草木生長，許多生物在上面培植，飛禽聚集，走獸棲息，礦產蘊藏，奇人異士隱遯的所在；培育各種生物而無厭倦心，供給四方的摘取而永無止境，能出風雲使天地通氣，使國家成長，所以仁者樂山。詩經魯頌閟宮說：『土石嶙峋的太山，是魯侯所瞻仰的。』這是說喜歡觀覽山的意思。」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㈠，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㈡，闕而不荏㈢，廉而不劌㈣，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於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今註】㈠栗，與裂相借。栗理猶析理。㈡折，曲；撓，屈。㈢闕，虧損。荏，弱。㈣廉

，廉稜。劌，傷。

【今譯】玉石有六種好處，君子很貴重它：看起來很溫和柔潤，一接近却紋理清晰，聲音很近很緩慢却聽得遠，雖有曲折而不撓屈，雖有闕欠而不荏弱，雖有廉稜却不致割傷東西，有瑕疵一定浮現在外表上，所以君子貴重它。看起來很溫和柔潤，君子比它是德；接近時紋理清晰，君子比它是智；聲音很近很緩慢却聽得遠，君子比它是義；曲折而不撓屈，闕欠而不荏弱，君子比它是勇；廉稜而不割傷東西，君子比它是仁；有瑕疵一定浮現在外表上，君子比它是情性。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今註】略。

【今譯】道吾問老師說：「知識多和無知識，那一種人好呢？」回答說：「無知識的人是死人一個；縱使不死，也要給人許多拖累。但知識多的人是好的，因爲他很知道用心；所知多而能作有益於人卽是好，如果用來作害人的勾當卽是不好了。」道吾說：「很對！」

越石父曰㊀：「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今註】㈠越石父，春秋齊之賢士，爲晏嬰食客。

【今譯】越石父說：「不肖的人是自以爲有才幹的，愚笨的人是自以爲懂得多的人；倿幸的人都是心口不能如一，而又要人不要講話的人。打個譬方，好似渴了纔來掘井，面臨了災難而後打造兵器，再讓你掘得快，打得快也是來不及的。」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以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今註】略。

【今譯】面臨著財富而不忘貧賤時的困苦，面臨着生存而不忘瀕死的危險，便可以遠離罪咎了。君子珍惜出口的話，孔雀珍惜牠的羽毛，虎豹珍惜牠的爪牙，這些都是治身的方法。往上學好的人不失利祿，往下學壞的人不離禍患，所以君子要選擇人結交，農人要選擇田地耕種。君子培育人，農人培植田苗；耕作的人選好種籽種，豐年一定能得着米粟；讀書人選人來培育，等時機一來一定能得着利祿。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㈠，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

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㊁，而鼎在其間，火水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今註】㊀分與忿同。民爭不分，猶言百姓爭忿不已的意思。㊁然與燃同。

【今譯】天下混亂而後有仁義，國家不安定而後有孝子，百姓爭忿不已而後有慈惠，時代轉變，正道歪曲，而後有權謀。大凡好的由來，都是從學習得着的。一家之內定有主持家事的人，那就是父母了。所以君王行得正直，百姓自然能安治；父母正直，子孫自然就知孝慈。因此，孔子家的兒女不知相罵的事，曾子家的兒女不知生氣是怎麼回事；能這樣的道理，是他們生下來後，能好好地教導他們。仁者是喜歡讓人團圓的，不仁者却好拆散人；所以君子在人間，這人間便得着安定；小人在人間，這人間便要混亂。君子要和合人，就好比水火本不能相互燃燒，却用個鼎鑊間和着它們，於是水火便不相亂而又能調和百味。所以君子不可不慎於選擇人處其間的。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㊀，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今註】㊀搴，拿。

【今譯】 齊景公問晏子說：「我自己坐在地上，他們也都坐在地上；你却獨自拿着草墊着坐，爲什麼呢？」晏子回答說：「我聽說：只有凶喪和牢獄的人纔坐在地上。我不敢以凶喪牢獄的事，來侍奉君主啊。」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㊀：「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㊁，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擧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今註】 ㊀齊高廷，不詳。 ㊁精氣，猶赤誠。

【今譯】 齊高廷問孔子說：「我沒空曠的山野，平坦的土壤，我只穿蓑衣而秉持着一片赤誠之心，來請敎先生事君王的態度，希望先生告訴我。」孔子說：「以忠貞行事，以恭敬之心輔佐，待人不要覺得厭倦，發現是君子就推擧他，知道是小人就遠退他；革除你厭惡之心而以忠誠待人，敏於行，修養禮義，能這樣雖在千里之外，還是親如兄弟；不敏於行，不合於禮儀，雖是住着對面也不會往來的。」

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㈠？」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㈡，睹遊氣之源㈢，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今註】㈠成人，有成德的人。㈡幽明，有形無形之意。㈢遊氣，浮遊的雲氣。

【今譯】顏淵問仲尼說：「有成德的人的作爲是怎樣的呢？」孔子說：「有成德的人的作爲是：透徹情性的道理，了知物類的變化，知解有形無形的現象，看得清楚浮遊的雲氣的源流，像這樣就可說是有成德的人。已經了解上天運行的道理，就得實踐仁義，整飭禮樂，因爲仁義禮樂是有成德的人的表現，窮極神妙，知其化育，是最聰明的德行。」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

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㊀，故堯曰：「咨爾舜㊁，天之歷數在爾躬㊂，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㊄。」璿璣謂此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㊅；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㊆。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㊇，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㊈，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㊉，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十一)。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十二)、二曰熒惑(十三)、三曰鎮星(十四)、四曰太白(十五)、五曰辰星(十六)。欃槍彗孛(十七)，旬始枉矢(十八)，蚩尤之旗(十九)，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

以種穀㈢，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利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今註】㈠靈臺，古時觀察天文氣象之臺。㈡咨爾，嗟嘆聲。㈢歷數，天道。㈣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原文見尚書大禹謨，應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篤厚之意。㈤書，尚書舜典篇。璿璣玉衡，是古代觀察天象的工具，漢朝人稱作渾天儀。七政，指日月與五星而言。在，察。㈥魁杓，北辰即北極星，古人以爲是天星的樞紐，所以叫勾陳樞星。北極有七星，成一斗狀，故叫北斗；這七星是：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星是魁，五至七星是杓。㈦萬一千五百二十，不詳。㈧角，二十八宿之一，蒼龍七宿之首宿，有星二，屬室女座中一等星。角宿一即此座。亢，蒼龍七宿之第二宿，有星四，屬室女座中三等星。氐，蒼龍七宿之第三宿，有星四，均屬天秤座。氐宿一即天秤座之主星。房，蒼龍七宿之第四宿，有星四，即天蝎座。心，蒼龍七宿之第五宿，有星三，即天蝎座。一等星，色赤。尾，蒼龍七宿之第六宿，有星

九，屬天蝎座。　箕，蒼龍七宿之末宿，有星四，均屬人馬座。亦名南箕。(九)斗，玄武七宿之首，有星六，均屬人馬座。亦稱北斗，又名南斗。　牛，玄武七宿之第二宿，有星六，均屬摩羯座。須女，即女宿。玄武七宿之第三宿，有星四，三屬寶瓶座。　虛，玄武七宿之第四宿，有星二，一即寶瓶座，一即小馬座。　危，玄武七宿之第五宿，有星三，第一星屬寶瓶座，二三星屬飛馬座。營室，即室宿，玄武七宿之六，有星二，屬飛馬座。　東壁，即壁宿。玄武七宿之末宿，有星二，一屬飛馬座，一屬仙女座。(一〇)奎，白虎七宿之首宿，有星十六，九屬仙女座，七屬雙魚座。　婁，白虎七宿之第二宿，有星三，均屬白羊座。　胃，白虎七宿之第三宿，有星三，屬白羊座。　昴，白虎七宿之第四宿，有星七，六屬金牛座。　觜，白虎七宿之第六宿，有星三，屬金牛座。　參，白虎七宿之末宿，有星七，均屬猎戶座。(一一)東井，即井宿。朱鳥七宿之首宿，有星八，屬雙子座。　輿鬼，即鬼宿。朱鳥七宿之第二宿，有星四，屬巨蟹座，星光晦暗，中有一星團，晦夜可見，稱積尸氣。　柳，朱鳥七宿之第三宿，有星八，均屬長蛇座。　七星，即北斗七星。　張，朱鳥七宿之第五宿，有星六，均屬長蛇座。　翼，朱鳥七宿之第六宿，有星廿二，第一至十一屬巨爵座，十二至十四屬長蛇座，外二星又六星最不明，爲廿八宿中星數最多者。　軫，朱鳥宿之末宿，有星四，屬烏鴉座，爲美麗雙星，可用小望遠鏡分析之，其色一黃一紫。(一二)歲星，即木星。古人因它一年運行一次，十二歲恰好一周天，以紀年。(一三)熒惑，即火星。(一四)鎮星，即土星。(一五)太白，即金星，又名長庚、啓明、明星。(一六)辰星，即水星。(一七)欃槍，彗星。　彗孛亦是彗星之名稱。(一八)旬始，星名，出於北斗，狀如雄雞。　枉矢，星名，類大流星，正對天狼星而行。(一九)蚩尤

旗，星名。像彗星而後曲似旗，或說有赤雲獨見，故稱之。㉓昏而中，是說日冥而得中和之氣。

【今譯】易經說：「仰望着觀審天上星辰的布列，俯瞰着查勘土地山川的形勢。」因此知道有形無形的現象之道理。因爲天文地理以及人情事故的效驗，將之存在心裏，便是聰明睿智底庫藏。所以，古代聖王在卽位以後，一定要交換四時的節候，重新製定音律、曆數，考究天文氣象，揆度時節的推移，在靈臺上觀察天象。所以堯說：「舜呵，上天運行的道理，就在你的身上，你得篤誠地執守着精微的天道，使天下困苦的百姓，都能安樂。」尙書說：「用璿璣玉衡觀察天象，來研究日月五星的推移。」璿璣是說北辰勾陳的樞星，用它的魁星、杓斗所指示的二十八星宿，來表現吉凶禍福；天文列宿盈縮的占驗，各因它所現示的類別而見其靈效。其實占卦它變化的道理，只有兩種能了；這兩種就是陰陽的術數。所以易經說：「一陰一陽便是天道，所謂天道，是萬物的運轉都得順遂的軌轍。」所以由一開始，成就於二，全備於三，周圓於四，運行於五；因此玄妙現象的顯明，沒有比日月還淸楚的；觀察變化的運行，沒有比五星還明晰的。上天的五星也是秉持着五行的氣象來運轉，它開始時還是由陰陽中來，然後變化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現象。所謂二十八星宿是：東方叫角、亢、氐、房、心、尾和箕星，北方叫斗、牛、須女、虛、危、營室和東壁星，西方叫奎、婁、胃、昴、畢、觜和參星，南方叫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和軫星。所謂宿，即是日月五星所停留的所在，它在列宿運行的裏外的，便用宮名來分別，它的根莖都是從地上發出而結花於天的。所謂五星是：一叫歲星、二叫熒惑、三叫鎭星、四叫太白、五叫辰星。而彗星啦、旬始星啦、大流星啦、蚩尤旗星啦，都是五星盈縮變化所產生的現象。五星所干犯的，都是以金、木、水、火、土

爲占驗。春秋冬夏的消長各有它們的時節，如果是失常離時便是災異，不失常不離時便是吉祥。古代有專門執掌四時的人：執掌春季的是張星，在日冥而中和時可以播種稻穀，要稟呈天子而後布示百姓；執掌夏季的是大火星，在日冥而中和時可以種黍菽，要稟呈天子而後布示百姓；執掌秋季的是虛星，在日冥而中和時可以種麥，要稟呈天子而後布示百姓；執掌冬季的是昴星，在日冥而中和時可以收割打獵而藏於倉庫，要稟呈天子而後布示百姓。因此，天子坐北朝南，觀察以上四星的變化，便知百姓的寬舒與緊迫；緊迫時就不征稅，不役使民力。尚書說：「要敬愼地給百姓時令。」詩經說：「萬物都是充備的，但是須要看節氣呵。」萬物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的是因爲它能照四時的運轉。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㊀，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大角㊁，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㊂，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今註】 ㊀高宗，殷高宗；成王，周成王。雊雉，雄雞鳴。㊁茀，遮蔽。大角，星名，又名

棟星、天棟。㊂四孟，四時的孟月；卽陰曆的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

【今譯】易經說：「上天垂示現象以明吉凶，聖人效法它。」以前殷高宗因爲雄雉飛上鼎耳啼叫，周成王因爲無緣無故地吹了一陣暴風，趕忙修養道德，悔改自己，而得享昌隆的國運。到了秦始皇卽位，四次出現彗星，漫天都是蝗蟲，多天打雷，夏天下雪，隕石落在東郡，臨洮出現長人，種種妖妄災異的事情相繼出現，火星守着天心，星球把天棟都遮蔽了，弄得天棟都亡失了，始皇終究不知悔改。秦二世卽位，更加暴虐，日月虧蝕，山林沈淪，水星出現在四季的孟月，金星居然會行過天際，沒有陰雨竟會打起響雷，像大流星的枉矢却在夜裏發光，火星沖撞着月球，不明來歷的災火燒焚了宮室，野鳥在朝廷上嬉戲，都門也無緣無故地崩塌。就這樣，上天顯示着災異，朝廷裏的群臣更加昏瞶無德，而百姓自然亂成一片。於是因爲不知反省而亡了國。

八荒之內有四海㊀，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㊁，河南曰豫州㊂，河西曰雍州㊃，漢南曰荆州㊄，江南曰揚州㊅，濟南間曰兗州㊆，濟東曰徐州㊇，燕曰幽州㊈，齊曰靑州㊉。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今註】㊀八荒，八極的意思。猶言世界。㊁兩河，指東至淸河，西至西河而言。冀州，今河

北、山西二全省及遼寧省遼河以西，河南省黃河以北皆其地。㊂豫州，約今河南省地。㊃雍州或作雝、作邕。今陝西省北部及甘肅省西北大半部與青海額濟納河之地。㊄荊州，今湖南、湖北二省及四川省東南部，貴州省東北部與廣東省北部西隅連、連山二縣及廣西省全縣等地。㊅揚州，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諸省皆其地。㊆兗，亦作沇。今河北省西南部與山東省西北部皆其地。㊇徐州，今江蘇省西北部之銅山、豐沛、蕭碭諸縣，與山東省南部之滋陽、鄒滕諸縣及安徽省東北部之宿、泗諸縣皆其地。㊈燕，即河北省。㊉齊，即山東。青州，清朝時山東省濟南、青州、登州、萊州諸府，及今遼寧省遼河以東皆其地。

【今譯】世界之內有四大海，四大海之內有九大州；天子居處中間的州，以控制其他八州。兩河間的叫冀州，河南的叫豫州，河西的叫雍州，漢南的叫荊州，江南的叫揚州，濟南的叫兗州，濟東的叫徐州，燕地叫幽州，齊地叫青州。山川沼澤，丘陵山阜，各種土地的合宜，聖明的君主乃隨它的形勢，順應它的便利，而不失土性；高地就種黍，中間的種稷，低下的種秔。於是蒲葦菅蒯的應用就不虞匱乏，麻麥黍粱也不愁用盡，山林中的禽獸，川澤裏的魚鼈儘量繁殖，而京城的道路四通八達，各種物資都可運到。

周幽王二年㊀，西周三川皆震㊁，伯陽父曰㊂：「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㊃，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㊄，土無所

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㈥，河竭而商亡㈦，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今註】㈠周幽王，春秋周宣王子，名宮湼。寵褒姒而爲申侯、犬戎所滅。㈡西周，周武王到周幽王定都鎬京，在洛邑以西，史稱西周。㈢伯陽父，周之太史伯陽，或是老子？不可的考。㈣烝，上升。㈤演，繁殖生物。㈥伊水，雒水。㈦河，黃河

【今譯】周幽王二年，西周的三川都發生大地震，伯陽父說：「周就要滅亡了。因爲天地間的種種氣象，是不會秩序失常的，如果失常了，百姓就會作亂的。陽氣潛伏而不能伸張，陰氣被迫而不能上升，於是有地震。現在三川有大地震，是陽氣失去了他的地位，被陰氣塡占了；陽氣太滿、太壯大，陰氣的源頭必然遭受阻塞，國家也必然要喪亡。因爲水土能繁殖生物，而後百姓的用度纔能富足，土地既不能繁殖生物，百姓的財用自然匱乏，不喪亡還等什麼呢？以前伊水、雒水沽竭而夏朝滅亡，黃河沽竭而商朝滅亡，現在周朝的道德就像以前兩代的晚季了；川源阻塞，阻塞的結果就是沽竭，而一個國家必然要依恃山川，山崩川竭，正是喪亡的徵兆呵。川沽竭了山必要崩陷，那國家拖不過十年準要喪亡的，這是數紀，上天旣唾棄她，一定拖不過十年。」就在那年，三川沽竭，岐山崩陷，周幽王十一年就被滅了，周於是往東遷到洛邑。

五嶽者何謂也㈠？泰山，東嶽也㈡；霍山，南嶽也㈢；華山，西嶽也㈣；常山，北嶽也㈤；嵩高山，中嶽也㈥。五嶽何以視三公㈦？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㈧，不崇朝而雨天下㈨，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今註】㈠嶽，是古時天子巡狩天下所必至的地方。㈡泰山，屬陰山系，起於山東省膠州灣西南，西行橫亙省之中部，盡於運河東岸，稱泰山脈，主峯在泰安縣北。㈢霍山，在今安徽省霍山縣南。㈣華山，在今陝西省華陰縣南，亦名太華山。㈤常山，卽恒山。爲陰山系的支脈，起山西省境句注山之東，東行經舊大同府東境入河北省，綿亙於舊保定府西境，稱恒山脈，主峯在河北省曲陽縣西北，一名太茂山。㈥嵩高山，在河南省登封縣北。㈦視，譬喻。三公，司徒、司馬和司空。㈧膚寸，古代的度量名，膚是四寸。㈨崇朝，卽終朝。比喻快速之意。

【今譯】五嶽是什麼呢？東嶽泰山，南嶽霍山，西嶽華山，北嶽常山，中嶽嵩高山。爲什麼五嶽比方作三公呢？因爲它們能廣大地敷布雲雨、收歛雲雨；當雲氣緣著山石飄起，又很快地凝成雲層，很快地結成水滴而下雨，使得萬物都受它潤澤的恩惠，所以比方作三公。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㈠。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諸侯。

【今註】㊀瀆，溝渠。㊁江，長江；河，黃河；濟，濟水；淮，淮水。

【今譯】四瀆是什麼呢？是長江、黃河、淮水和濟水。爲什麼把四瀆比方作諸侯呢？因爲它們能沖蕩洗滌汚垢混濁，能疏通百川使匯流入海，能使千里之內得雲雨的滋潤，恩惠非常廣大，所以比作諸侯。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㊀？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㊁：「禋于六宗㊂，望秩于山川㊃，徧于群神矣㊄。」

【今註】㊀子男，是古代爵祿的等級，因今古文經的說法不同，後世便多歧義。㊁書，書經舜典文。㊂禋，禋祀，以精意祭享昊天上帝的意思。六宗，古來學者爭論甚多，今從鄭玄注：四時、寒暑、日、月、星和水旱。㊃望秩，尚書作望于，望也是祭祀的名稱。㊄群神，指丘陵墳衍的神。

【今譯】爲什麼把山川比方作子男呢？因爲它能出產物產，能潤澤萬物，能形成雲雨；恩施雖然多，但是種類不過百數，所以比方作子男。尚書舜典篇上說：「禋祀四時、寒暑、日、月、星辰和水旱的六宗神，望祭山川並且徧于丘陵墳衍等群神。」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㊀，成而不通焉㊁。柏常騫曰㊂：「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㊃，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

曰：「臣請禳而去之㊄！」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㊅？」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㊆。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㊇。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今註】㊀露寢之臺，不詳。㊁通，猶言使用。㊂柏常騫，春秋時周朝的史官。㊃無不爲，猶言啼叫得很淒厲。㊄禳，以祭祀之法禳除。㊅今昔，猶昨夜。㊆陛，梯階。㊇趣與趨通，趨具，猶言不斷地供應。

【今譯】齊景公建築了一座露寢的殿臺，殿臺建成以後竟擱着不用。柏常騫說：「當初在營建時趕得那樣急，現在完工了，大王為什麼反倒不用呢？」公說：「是這樣的，好幾天來有梟鳥啼叫得好淒厲，我覺得很不是味道，所以就擱着不用。」柏常騫說：「請讓小臣為你禳除牠！」公說：「要用些什麼東西嗎？」回答說：「搭座新房子，並蓋上白茅草。」齊景公眞教人照作了。柏常騫夜裏便行了法事，第二天問齊景公說：「昨晚還聽到梟聲嗎？」公說：「只聽得叫了一聲，就沒有再聽到了。」派人去看，但看見一隻梟鳥張開兩翼，趴伏在梯階上，死了。公說：「你的法術這樣靈驗，也能替我添壽嗎？」回答說：「能。」公說：「能添多長的壽呢？」回答說：「天子九年，諸侯七年，大夫五年。」公說：「亦有徵兆可看嗎？」回答說：「祈求得壽，地會震動。」齊景公很高興，下令百官儘量答應柏常騫的要求。柏常騫退朝後，在路上碰到晏嬰，趕忙下馬拜俯在晏嬰的馬前，說：「我替大王禳除梟鳥並且殺了梟鳥，大王說我的法術這樣靈驗，能不能替他添壽？我說能。現在就要行大祭禮，替大王求壽，所以就要去了。特地把這事稟告你。」晏嬰說：「哎呀，那眞好呢！能替大王祈壽呵！但是，我聽說只有政令與道德順應神明，纔可以添壽呢？現在只是徒然的祭祭神便可以添壽嗎？那麼得了壽有什麼徵兆嗎？」回答說：「得壽，地會震動。」晏嬰說：「柏常騫，前些日子我觀察星象，覺出維繫的星辰絕了，天樞星也散了，地就要震動。你是用這現象騙大王的吧？」柏常騫趕忙趴俯在地上，過了好一會，纔抬頭說：「是。」晏嬰說：「祭了也沒什好處，不祭也沒什麼壞處。減輕賦稅，不要浪費百姓的財力，你應當讓大王知道這層道理呵！」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㈠，大水則鳴鼓而劫社㈡。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㈢，陰厭陽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際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㈣，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㈤，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㈥，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㈦，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今註】 ㈠雩祭，大旱時求雨的祭典；使童男女八人一面起舞，一面口裏發出吁嗟聲，所以叫雩祭。㈡社，是社神卽后土之神。劫本有脅逼的意思，在此應作壓制解。㈢厭於陰，猶言使陰氣不得伸張平衡。㈣嚴，莊嚴肅穆。㈤出，黜。㈥蒯聵，春秋衞靈公太子與庶母南子不和，要殺她；靈公怒，蒯聵只好出奔晉。及靈公死，遺命傳位兒子郢，郢以有蒯聵的兒輒在而不肯。㈦文姜，魯桓公夫子，實齊襄公妹，但嘗與之私通。

【今譯】 水旱之災都是天地間陰陽兩氣的變化所形成的。所以大旱時就要行雩祭以求雨，大水時就

要打鼓以壓制社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陽氣是陰氣的尊長，它在鳥類則雄是陽雌是陰，在獸類牡是陽牝是陰，在人類是丈夫陽婦女陰，在家庭是父親陽子女陰，在國家是君主陽臣子陰。這樣看來，陽氣是尊貴的，陰氣是卑賤的，這纔是自然的法則呵。如今逢著大旱災，那是因為陽氣太盛，使得陰氣不得平衡；陰氣已不得平衡，陽氣依舊無止境地塡加上去，使得陰氣更難伸張，所以只能用雩祭來拜請而已，不敢再隨意增添什麼了。至於大水和日蝕，都是陰氣太盛而減損了陽剛的精氣，以卑賤陵駕尊貴，大大地違反了自然底法則，所以擊鼓使它震懾，以朱絲縈纏為壓制的象徵。由這點看來，春秋兩季實在是可以作矯正天下的準則，徵驗陰陽的得失；以正直的態度去責備違失，是要本着不畏艱難，正如春秋之不怕強禦呢！所以敲鑼擊鼓地在莊嚴肅穆底社神廟裏去壓制社神，並不足以算是褻瀆神靈；黜除天王，也就算不得是不尊上了。正如辭退蒯聵之命，算不得不聽父訓，拒絕文姜之厲，算不得不愛母親，不過是盡到義理的極致呵！不過是盡到義理的極致呵！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

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右德也㈠！」

【今註】 ㈠右，同佑，助。

【今譯】 齊國大旱的時候，景公召集群臣討論說：「天久不下雨，百姓都有飢荒的樣子。我派人去占卜，說是高山廣水的鬼神在作祟，我想一面減輕賦稅，一面祭祀山神。你們看怎樣呢？」群臣都沒話可說，晏子便上前說：「不可，祭祀也沒用。因爲山神本來就是以石頭爲軀體，以草木爲髮膚；天久不雨，祂的髮膚也會燒焦，軀體也會燥熱，難道他就不希望下雨嗎？祭祀祂也沒用。」景公說：「要不然我祭祀河神就得了吧？」晏子說：「不可，祭祀也沒用。因爲河神是以水爲祂的國度，以魚鼈爲祂的百姓；天久不雨，水泉沒了，百川沽了，國就要亡掉，百姓就要滅掉。難道祂就不需要下雨嗎？祭祀祂有什麼用？」景公說：「而今怎麼辦呢！」晏子說：「大王眞能離開宮殿的遮蔽，到郊外去和山神河神共憂患，也許僥倖能下雨呢？」於是景公眞到郊外去晒了三天，果然下起大雨來，百姓便都得着種植了。景公說：「晏子的話豈是無用的？都是在扶助我的道德啊！」

夫天地有德㈠，合則生氣有精矣㈡；陰陽消息㈢，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㈣。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㈤，三年顋合而後能言㈥，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㈦。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㈧：「乃如之人㈨，懷婚姻也㈩；大無信也⑪，不知命也⑫。」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⑬，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⑭」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今註】㈠德，指本性而言。㈡生氣，生息之氣。㈢消息，猶言消長。㈣施化，靈施化育。㈤臏，膝蓋骨。㈥顋，即剛生下的嬰兒的頭會腦蓋。㈦精通，精氣通備。㈧詩，詩經鄘風蝃蝀篇。㈨乃如，猶言像這樣的。㈩懷婚姻，即懷春。⑪無信，沒有貞信之節。⑫命，自然運行的法則。⑬道端，即口語裏的苗頭。⑭自靜女至踟躕是詩經邶風靜女篇，自瞻彼至能來是詩經邶風雄雉篇。又遙遙或作悠悠。

【今譯】天地各有它不同的本性，這種不同的本性相交合，便有了生息之氣的精液了；再得着陰陽消長助力，那麼就有了變化的時序。得着時序便能按部就班，便能化育，失了時序便要錯亂了；所

以人類的生命剛萌芽時，有五樣事不曾具備：不能見物、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靈施化育。所以要三個月以後開了眼纔能見物，七個月以後長了牙纔能食物，一年以後有了膝蓋骨纔能走路，三年以後頭會腦蓋骨（即俗說的囟門）合了以後纔能說話，十六年以後精氣稍通，纔知靈施化育。陰氣盡而後陽氣生，陽氣盡而後陰氣生，所以是陰陽迭代相變的。因此，男人是八月生齒到八歲換齒，二八一十六歲而後精氣稍通；女人是七月生齒到七歲換齒，二七一十四歲而後精氣化育的質性稍通。然而，有些沒有教養的人，剛剛有了精氣化育的質性，而感動了生息之氣，便觸發潛藏的情性而放縱慾心。導致了違反靈施、錯亂了化育。所以詩經鄘風蝃蝀篇上說這種人是：「你這樣的人呵，只知縱情地懷春思慾；是最不知貞節，最不知自然運行的法則的人！」聰明人就不這樣，他等精氣化育充實以後，雖然擔心時機不遇，不見苗頭，纔作歌以表現自己的情性。詩經邶風靜女篇說：「那樣閒雅又美麗的女孩呵，就在城闕底暗影裏等我呢；何以愛人總不來，使我搔盡頭皮地徘徊。」雄雉篇也說：「看着時光地逝去，我的思念在遠方；漫長底路，何時纔能盼着人影？」這是焦急時機的話，因爲太急了，所以說時光易逝。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㊀，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今註】 ㊀生，猶言長度。

【今譯】度量權衡是以黍爲標準的，黍的長度是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剛好一兩重，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一千二百黍是一龠，十龠是一合，十合是一升，十升是一斗，十斗是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㈠；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㈡、牛尾，圓頂一角，合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儀容。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㈢，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㈣曰：「鳳儀如何？」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㈤，龍文龜身，燕喙雞噣㈥，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志，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㈦；延頸奮翼，五先備舉，光興八風㈧，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春秋下之，得四者四時下之

，得五者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至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㊈：「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㊉。」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⑪，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⑫，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者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⑬：「鳥獸鶬鶬，鳳凰來儀。」此之謂也。

【今註】㊀四靈，四種神靈的禽獸。㊁麕即麞。㊂維亦是思。㊃天老，黃帝之臣，三公之一。㊄鶴植鴛鴦，說文作「鸛顙鴛思」；思麗化枯折所志，意不可解，且諸本無。㊅喙噣皆是禽獸之口。㊆金猶言鑼。㊇八風，呂氏春秋有始篇說是：東北的炎風、東方的滔風、東南的熏風、南方的巨風、西南的淒風，西方的飂風、西北的厲風和北方的寒風。㊈詩，詩經大雅卷阿篇。㊉菶菶萋萋，皆作茂盛解。雍雍喈喈，是鳥鳴聲。⑪槃衍，即龜甲分列在四周的所謂緣甲。

㈡信信如，誠篤的樣子。㈢書，尚書益稷篇。㈣鶬鶬，鳥鳴聲。

【今譯】 大凡帝王著作六經，沒有不是求諸四靈的；道德聖明四靈自然爲畜，只是政治太平那就依著時氣來降了。所以麒麟是麕身、牛尾、圓頭顱而獨角，含抱著仁義，叫聲也合於音律，行步迴旋也都是中規中矩；擇好土地纔走，平穩了纔居處，不群居，不結隊搬遷，雜亂時依舊有牠的質文在，幽靜閒居時更是很有理序，舉動也有容儀。黃帝即天子位後，承順上天的意旨，以明道修身，廣施仁德，國家安定太平；却不見鳳凰降臨，黃帝日夜都在思念牠的影像，於是問天老說：「鳳凰的樣子如何呢？」天老說：「鳳凰是前頭像鴻鵠，後頭像麒麟，蛇的頸子，魚的尾巴，額頭似鸛鳥，腮幫子似鴛鴦，身上的文采像龍，身體像龜，嘴巴像燕子又像雞，兩張翅膀重疊在中央，頭頂揭示了德義，背上負載者仁心信智；牠在飲食時也現出彬彬底儀態，往往飛翔時更是顯現嘉瑞文采。牠清晨啼鳴是『發明』，日間是『保長』，飛著叫是『上翔』，停在樹上啼是『歸昌』。兩翅挾著正義，衷心抱懷著耿忠，步伐所踏出的是正直，尾巴上所顯示的是勇武。牠小聲啼呼，那聲音也是合著鑼聲；大聲嗅叫，更合於鼓響。當牠伸長了脖子，張開了翅膀，四圍便充滿了五光十彩，那光采直可興起八方的風，降下及時的甘霖，這就是鳳凰！也只有鳳凰纔能夠窮究萬物，通達上天的福祉，象百狀而達於上天的正道。當牠離棄這個國家時，這國家便要有災禍；在這個國家出現，這國家便得着福瑞。牠能觀覽九州八極，俱備文武之道，匡正國家，牠的光芒普照四方，使得仁者聖賢一起拜伏。所以有一點鳳凰之德的，牠便常來飛翔；有兩點鳳凰之德的，牠便常常飛下來；有三點鳳凰之德的，牠便在春秋兩季宿在你的國家裏；有四點鳳凰之德的，牠便春夏秋冬都來；有五點鳳凰

之德的，那牠就終身也不離你了。」黃帝說：「那可眞偉大呵！」於是就戴黃色的冠冕，佩黃色的衣帶，在中宮行齋戒。鳳凰便遮天蔽日地飛臨了。黃帝便從東階下，向西階稽首說：「上天使你降臨來福祐子民，我那敢不承順天命呢？」於是鳳凰便宿集在東邊的園囿，吃黃帝的竹實，棲黃帝的梧桐樹，終身都不離去。詩經大雅卷阿說：「鳳凰在那高高底山岡上啼叫了，那迎向太陽底梧桐長出來了；你瞧，樹那樣茂盛；你聽，鳳凰底啼叫那樣祥和。」便是這層意思。靈鬼的文理是五色的，像金又像玉，向陽背陰，背上隆起像天，腹部平坦像地，四周的緣甲像山陵，四隻脚趾的運轉正應和著四季的更代，甲上的文理宛然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虵的頭，龍的翅，左眼像太陽，右眼像月亮，千年的神化可以直通天道，可以預卜吉凶存亡的變異。當牠靜定的時候就顯得很誠篤的樣子，當牠有所擧動時，一切的徵驗便著明可鑑了。神龍能高能低，能大能小，能明能黯，能長能短。當牠昭然在天時，可眞高呵；當牠潛入淵底時，又是最低下呢！牠可以迫於天光之際，可以高高地顯像。這樣時而現時而隱，眞是變化無端，斐然成章呵！當牠隱沒，你依舊可以直覺牠的存在；當牠顯現，你又爲牠的神靈幻化所眩！唉，君子譬牠作神，眞是公允呢！當你瞧着牠的威儀那樣悠然自在的遨遊，就像鳳凰。所以尚書益稷篇上說：「鳥獸的叫聲鶬鶬，那是有容儀的鳳凰飛來。」正是這番意思。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㈠，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㈡：「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譯而朝㊂，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㊃，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今註】㊀成王，即周成王，武王之子。㊁周公，即姬旦，成王叔。㊂越裳氏，古南蠻國，在今越南的南方。重譯，因語言不通要經過多次的轉譯。㊃黃髮，德高齒尊而望重的人。

【今譯】周成王時有三株穀苗穿透桑樹而生長，並且共同開一朵花，花大幾乎裝滿一車子，百姓採了獻給成王。成王問周公說：「這是象徵著什麼瑞應呢？」周公說：「三苗同一花，是象徵著天下安定統一的吧？」過了三年，有越裳式的人帶了幾個翻譯來朝覲，說：「路途非常遙遠，山川又重巒阻隔，恐怕一個翻譯的使者不夠，所以多帶了幾個來朝覲。」周公說：「不曾給予貴國恩德，不好接受你們的朝貢；你們也沒奉行我們的政令，怎好委屈你們爲臣下。」翻譯的人說：「我們聽敝國年高德劭的長者的教誨很久了，說天無狂風驟雨，便是中國出現了聖人。現在既眞見了聖人，何以不來朝覲呢！」然後周公纔很虔敬地接受他們的朝覲。

周惠王十五年㊀，有神降于莘㊁。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

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㊂，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㊃；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㊄。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㊅；其亡也，夷羊在牧㊆。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㊇；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㊈。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耶？」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㊉，丹朱憑身以儀之⑪，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⑫。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⑬。」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福。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⑭，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冑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⑮，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

九年晉取虢也。

【今註】㈠周惠王，釐王子，名閬。㈡莘，在今陝西省郃陽縣東南之有莘里。㈢蠲，潔。㈣祝融，火神之名，顓頊氏之子，名重黎。崇山，或說在今湖南省澧縣。㈤回祿，也是火神名。亭燧，國語周語作聆燧，古地名，不詳何處。㈥檮杌，或說是顓頊氏的不才子；或說是狀如虎，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八尺的兇狠野獸。丕山，不詳。㈦夷羊，一種神獸。牧，即牧野。㈧鸑鷟，即鳳凰。㈨杜伯，堯的裔孫劉累之後，原是唐杜氏，後稱杜伯，無罪被殺。㈩爽德，或訓失德，或訓明德。丹朱，堯之子，舜封於房。⑪儀，匹配。⑫監燭，監督臨視。⑬虢，今河南省陝縣東南。⑭狸姓，不詳。⑮己父，傅氏，並不詳。

【今譯】周惠王十五年，有神明降靈於莘。王問內史過：「這是什麼徵兆呢？」回答說：「有神明降靈，是國家要興盛的祥瑞。君王得齋戒明德，衷誠正心而惠愛百姓；這樣，道德纔足以明祀神靈，恩施纔足以普及大衆，神享受了你的恩德，百姓也纔聽你教誨，民神兩無怨心，所以神明纔顯靈。並且觀察國君的政治良窳而降以福惠。國家將要敗亡時，國君一定是貪財好利，荒淫邪僻以致怠忽政事，而以暴虐待人；政治既然汚穢，又不敬祀神明，刑罰淫濫，百姓離心，當然神明不會降福，百姓也必定散亡。這樣地民神痛恨怨懟，無所憑恃，神不但不庇祐，甚且會以國君殘暴的情形，降下災禍。所以，有些神的顯靈而國家興盛，有些却是滅亡。比如昔日的夏朝，當它要強盛時有祝融在崇山顯靈；及至衰亡，又見回祿於亭燧。殷湯要興盛時也出現了檮杌之神於丕山；及至衰亡，牧野上便見夷羊。周朝興盛時，岐山上有鳳凰的飛翔；及至衰亡，杜伯的鬼魂竟在鎬京射了周宣王

。這些都是神明的事跡。」惠王說：「那麼現在又是那一尊神的顯靈呢？」說：「昔日周昭王娶於房，喚作房后；因爲丹朱的關係而作了失德的事，終於和丹朱生了周穆王。從此便由丹朱來監督臨視姬周的子孫而降與禍福了；因爲神明是不輕易離棄一地的，這樣看來，恐怕是丹朱神吧？」王說：「那誰要受禍呢？」內史過說：「就是虢公吧！」王說：「怎麼辦呢？」回答說：「臣聽說，以正道得神的降臨是福祐，以邪淫而使神來是貪禍。而今虢公的政治已漸荒怠，正是敗亡的兆端呵！」王說：「那我們怎辦呢？」回答說：「派太宰以祝史率領狸姓，敬奉牛羊米穀玉帛去祀神，但不可祇求什麼。」王說：「虢公還能苟延多久呢？」回說：「昔日帝堯治理百姓五年，現在他的子孫——丹朱顯聖；大凡鬼神的顯聖，都有祂的作用。如果依據這樣的推測，不過五年。」惠王派太宰己父率同傅氏及祝史，敬奉牛羊香鬯去祀獻。內史過也跟著到虢國；虢公也派祝史參加，並祈請神明賜予豐收。內史過回來以後告訴惠王說：「虢定要滅亡了，既不以精誠祀神，又向神祈福，神必要責罰他。不親愛百姓，又要役使他們，百姓一定離棄他。以精誠享神叫禋，以仁慈愛民叫親。而今虢公役使百姓，使百姓貧困，而致離心離德，不但民怒神怒又且貪求財利。要不敗亡，豈是可得的嗎？」果然，周惠王十九年，晉文公滅了虢國。

齊桓公北征孤竹㈠，未至卑耳谿中十里㈡，闟然而止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㈣。」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

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㈤，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今註】㈠孤竹，亦作觚竹，今河北省盧龍縣至熱河省朝陽縣一帶。㈡卑耳谿，不詳。㈢闟然，立住的樣子。㈣袪衣，以手提攝衣服。㈤表，標識。

【今譯】齊桓公北征孤竹國，纔到卑耳谿前十里的地方，突然停了下來，瞠著眼睛注視片刻，手裏拿著弓箭竟不敢射出去。嘆口氣說：「這戰一定要敗的！我看到一個長人，戴頂大帽子，左手提著衣服，打馬前過去。」管仲說：「一定打勝，這人是知曉先機的神。走在馬前是前導的意思，左手提攝衣服是前方有水的象徵。」從左而渡過，走十里路果然有水，叫遼水。在那兒作了標識，從左方渡，水纔到足踝，從右方渡，水竟到膝蓋。渡了遼水以後，果然打勝仗。桓公拜倒在管仲的馬前說：「仲父的聖知竟是這樣靈驗，我得罪你太久了。」管仲說：「我聽說聖人的先知是能見於無形，我已經是有形後纔推知的，我不過善於推測而已，不是聖知呵。」

吳伐越，隳會稽㈠，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㈡，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

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㊂，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㊃，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今註】㊀隳，墮壞。㊁防風氏，夏時諸侯。㊂封是封山，嵎是嵎山。㊃僬僥氏，西南蠻之別名。

【今譯】吳伐越，墮毀會稽，獲得一節載滿一車的骨頭，派人問孔子說：「什麼骨頭最大？」孔子說：「禹會天下諸侯於會稽山，防風氏最後到達，禹殺了他，把他的骨節載以專車，這骨是最大的了。」使者說：「誰是神呢？」孔子說：「山川的神靈足以使天下得着綱紀的，祂的職司便是神。比如公侯的神是社稷，諸侯的神是山川，但都屬於天子。」說：「防風氏的職司是什麼？」孔子說：「汪芒氏之君是職守封、嵎兩山的，這兩山的神姓釐，他在虞夏時稱防風氏，商朝稱汪芒氏，周朝稱長狄氏，現在叫大人。」使者說：「人有多高呢？」孔子說：「僬僥氏纔三尺高，是最短的了；最長的十尺，那是數目的極至了。」使者說：「眞是聖人呵！」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㊀矢長尺而咫㊁。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㊂。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

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㈣。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㈤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今註】㈠砮，可以作矢鏃的石頭。㈡咫，周制八寸，折合今日的制度，約二公寸左右。㈢肅愼氏，古國名，大約在今日的吉林省寧安縣以北直至混同江南北岸之地。㈣職業，猶言職守。㈤自銘其栝曰至分以肅愼氏之矢，史記孔子世家作：「以肅愼氏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愼矢。」大姬，周天子之長女。虞胡公，左傳作胡公。

【今譯】仲尼在陳國，有一隻鷹隼停棲在陳侯的朝廷上，一會兒却死了。原來是一支楛矢給射中的，那矢竟是石頭打造的鏃，長度足有一尺八寸左右。陳侯派人問孔子，孔子說：「這隻鷹隼的來歷很遠了，這是肅愼氏的箭矢。昔日周武王克服殷商，威儀達於九夷百蠻，並讓他們各以該地的土產來朝貢，意思是使他們不要忘了本身的職守。於是肅愼氏進貢楛矢石砮，長有一尺八寸，周武王爲了昭示他的令德起見，所以就在弓矢的末端刻上銘文，說：肅愼氏進貢楛矢，將它分爲大姬，匹配虞胡公，且封他們於陳地。武王以珍玉分同姓，爲的是重親情；以遠方的貢物分異姓，是使他們不要忘了對天子的服從。因此，以肅愼氏的弓矢分陳侯。」到府庫裏去翻尋看看，果然有這把弓矢。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㈠，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

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二)，水之怪龍罔象(三)，土之怪羵羊也(四)，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今註】(一)缶，盛酒漿的瓦器。(二)夔，一種像牛而無角、一足的綠皮怪獸。罔兩，或說是水神名，或說是山川的精靈。(三)罔象，水怪的名字，會吃人，一名沐腫。(四)羵羊，土神。

【今譯】季桓子鑿井時得了一隻土缶，缶裏有隻羊，叫人問孔子，並且騙他說是狗。孔子說：「我所知道的應該是羊不是狗，因爲木的精怪是夔罔兩，水的精怪是龍罔象，土的精怪是羵羊，不是狗的。」桓子說：「眞了不起！」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今註】略。

【今譯】楚昭王渡江時，有個斗大的東西直撞昭王的船，並漂上了船上；昭王很奇怪，派人請教孔

子，孔子說：「這東西叫做萍實。」叫人將它剖開來吃：「只有王霸之人始能得着，這是好預兆。」這之後齊國有一條腿的飛鳥，飛在殿堂上，並且張着翅膀蹦跳著，齊侯很覺奇怪，派人請教孔子，孔子說：「這名叫商羊，趕緊佈告百姓，教他們疏通溝渠，天就要下大雨了。」齊侯就照他的話作，天果然大雨，其他的國家都患水災，只有齊國最安然自得。孔子回家以後，學生們便問起這事，孔子說：「當初有小兒的童謠說：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得像拳頭，紅得像太陽，剖來吃了甜得像蜜糖，這是應在楚國。小兒又有：兩兩相牽，彎曲起來一脚蹦跳，是天將大雨，商羊起舞。現在齊國見了，是應在齊。要知道，有了童謠諺語的出現，沒有不應驗的，所以聖人不只是讀那幾本經書而已，且要多看多記，纔能應用裕如。」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㈠，平公有疾，韓宣子贊受館客㈡，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耶？」子產曰：「君子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㈢，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今註】 ㈠鄭簡公，春秋僖公子，名嘉。 公孫成子，即鄭大夫子產，名僑，居於東里，又號東里子。 ㈡韓宣子，即韓起，又叫厥子，為晉卿。 ㈢羽山，在今江蘇省贛榆縣西南與山東省郯城縣接界處。 ㈣董伯，不詳。 尸，主其事。

【今譯】鄭簡公派公孫成子到晉國去聘問，正好晉平公生病，韓宣子便接待他在賓館爲上客，客人就問及國君的病情。回答說：「君王的病很久了，上下的神祇也全拜請過了，就不見效。今天又夢見黃熊跑入寢門，不知是人鬼還是厲鬼？」子產說：「國君那樣賢明，又有你輔政，那來的厲鬼？我聽說，昔日帝舜把抗命的鯀殺死在羽山，鯀化成黃熊躲入羽淵，就是夏郊，所以三代以來都祭祀祂。因爲鬼神所庇祐的地方，如果不是同姓的話，就得按照承繼的統系來分。所以天子祭上帝，公侯祭百神，自卿以下就只能祭自己的祖宗。而今周朝稍見衰微，貴國是很明顯的承繼了他的聲威，這樣看來，或許是沒有祭夏郊的緣故？」宣子把這話轉告了晉平公，於是就祭起夏郊來，又派董伯主持這事，到第五天病就好了。平公乃接見子產，並且賜他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㊀。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㊁。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㊂：「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今註】㈠史嚚，春秋虢太史。㈡蓐收，少皞氏之子，名該，後爲金神。㈢舟之僑，春秋晉大夫。

【今譯】虢公夢在廟中，有一個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的神，直挺挺地站在西面。虢公恐懼得轉身就要跑，神說：「不要跑！天帝今日派晉兵攻擊你的城門。」虢公不覺跪在地上叩頭拜請。醒來，召史嚚來解夢，史嚚說：「如果眞照大王說的，那就是金神蓐收了；他是上天專掌懲罰的神祇。天帝安排的事情，由他來顯靈的。」虢公不但不聽，甚至叫人把史嚚關起來，更叫大臣來祝賀他得着好夢。舟之僑跟諸侯說：「虢公不久了，我已經看得出端倪了。君王不度德，聽說大國要來攻襲，又叫人賀他的夢，何補於事呢？我聽說大國無道，小國去攻襲它叫做服；小國侈傲，大國去討伐它叫做誅。百姓的貧困是由於君王的驕奢，於是纔有逆命的事發生。而今反叫人賀夢，他的驕奢就更顯著，這是上天奪取了他的殷鑑而加重他的淫侈呵！百姓既討厭他的淫侈，上天又誑騙他；結果大國前來討伐，反而下令迎戰。試想，同宗的國家既輕賤了他，其它的國家又背棄了自己，裏裏外外了無親近自己的人，有誰肯來援助他呢？我不忍看這場面，我要走了。」帶著他的家族到晉國去，三年後虢國果然滅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㈠，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今註】㈠虒祁，虒祁是宮殿之名，故地在今山西省曲沃縣西，北臨汾水。㈡怨讟，猶言怨謗。

【今譯】晉平公築虒祁宮，竟有石頭講話。平公問師曠說：「石頭怎麼會講話呢？」回答說：「石頭怎麼會講話，那是有神靈附著它；要不然，人人都聽得着。臣聽說，勞役百姓而不有定時，則百姓就要有怨謗的話了，那麼那些本不會講話的東西，也會講出話來。而今宮殿建造得這樣豪華高大，民力已經困乏，百姓痛苦怨恨，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石頭講話，豈不是應該的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㈠，猬食鵕鸃㈡，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㈢；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㈣，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㈣，令

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㊄，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今註】㊀猬，即刺蝟。㊁鵕鸃，像山雞而赤。㊂駮，像馬而有倨牙。㊃自誣，猶言自己吹噓。㊃郎中，官名，應是秦置，不詳。馬章，不詳。㊄五鼎，大夫以上的諸侯祭祀時可以用五鼎，可以用牛羊配祭。

【今譯】平公外出打獵，看到一隻乳虎伏在地上不敢動，平公回頭跟師曠說：「傳說霸王出現，猛獸遇着了就伏地不敢動。而今寡人出來了，正看到這隻乳虎伏地不敢動，這隻虎算不算是猛獸呢？」師曠說：「鵲鳥以刺蝟爲食，刺蝟以鵕鸃爲食，鵕鸃以豹爲食，而豹又吃駮，駮又吃虎；駮的樣子就像馬，現在大王出來打獵，馬車裏恐怕有駮馬的吧？」公說：「有。」師曠說：「我聽說一次吹噓自己的人是在窮途末路的時刻了，再次吹噓的人是輕賤自己的，三次吹噓自己的人是就要死滅的。而今虎伏地不動，是怕駮馬，並不是大王的仁義道德震懾了牠，大王爲何要這樣吹噓呢？」過了幾天，平公上朝時，有隻鳥繞著平公不停地飛旋，平公又回頭跟師曠說：「傳說霸王出現，鳳凰

鳥是要降臨的；現在寡人上朝，這隻鳥却繞著寡人飛旋，成天不停，這恐怕就是鳳凰吧？」師曠說：「東方有一種名叫諫珂的鳥，這鳥全身都具文采而紅脚，牠的習性愛狐而憎鳥。我想大王今天一定是穿著狐裘上朝的吧？」平公說：「正是。」師曠說：「臣已經說過了，一次的自吹是窮途末路的表現，再次的吹噓是輕賤自己的作祟，三次的吹噓就要死滅。今天這隻鳥繞著大王飛，爲的是大王的狐裘，並不是大王的仁義道德感服了牠，大王爲什麼又要吹噓呢？」平公聽了很不痛快。過幾天，在虒祁宮擺酒席，教郎中宮馬章在階上滿佈蒺藜，然後派人請師曠去；師曠去了，穿著鞋子便往上走，平公說：「那有臣子穿著鞋子上君王的宮殿的呢？」師曠只得脫下鞋子來，讓蒺藜刺著他的脚，刺著他的膝蓋，他仰天太息，平公忙扶起他，笑說：「跟老先生開玩笑的，怎麼就這樣不高興了呢？」師曠說：「我只就心肉生了蟲還要自食，木生了蠹還要自刻，人起了妖孽還要自賊。具有五鼎的大夫不應使蒺藜生在庭上，爲人君主的不應使廟堂上有蒺藜！」平公說：「那現在怎麼辦呢？」師曠說：「妖孽已經形成了，沒法子了。下個月的八號，你得整飭百官，立太子，那是你的死期。」到了下個月的八號，一清早，平公跟師曠說：「老先生說今天是寡人的死期，現在如何呢？」師曠憂悽地拜謁以後便回去了，纔回去不久，便傳出平公的死訊，這纔知道師曠眞是神明呢！

趙簡子問翟封荼曰㈠：「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㈡；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

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今註】㊀翟，國名。封荼，不詳。㊁虻風，疾風。

【今譯】趙簡子問翟封荼說：「我聽說翟下了三天的穀子，是眞的嗎？」回答說：「是眞的。」「又聽說下了三天的血雨，是眞的嗎？」回答說：「是眞的。」「又聽說馬生牛，牛生馬，也是眞的嗎？」回答說：「是眞的。」簡子說：「眞可怕呵！妖孽的出現，足以使國家敗亡呢！」回答說：「下三天穀子，是疾風捲起飄來的；下三天血雨，是鷙鳥在天上相搏的關係；馬生牛，牛生馬，是混雜著放牧的原因。這些都算不得是翟的妖孽。」簡子說：「那麼什麼纔算是翟的妖孽呢？」回答說：「政府與百姓之間顯得異常散漫，國君又是年幼懦弱，朝裏的卿相大臣與大夫相賄賂勾結，結成私黨以求官爵俸祿，而百官專橫獨斷，使百姓沒有地方申告，政令還沒貫徹實施，中途竟又改變，一般的士人淫巧貪鄙而使百姓怨懟，這纔是翟的妖孽呢！」

哀公射而中稷㊀，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今註】 ㈠哀公，不詳。 稷，穀神。

【今譯】 哀公射箭，却射中稷神，馬上覺得嘴疼不能吃肉，使祀稷神而問善卜的巫官，巫官說：「稷穀原來負責五項種籽，是從天上整株降下的，但還沒到地面，根就死了，後來是獵谷的老人，張開衣衽來承受著它的，你爲什麼不去試著禱告呢？」哀公照他的話做去，果然嘴痛馬上好了。

扁鵲過趙王㈠，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㈡？」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㈢：「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㈣。」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㈤，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㈥，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㈦，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㈧，炊灼九竅而定經絡㈨，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利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㈩，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㈡，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

王跣而趨出門曰⑫：「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⑬，八成之湯⑭，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⑮；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⑯。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⑰：『多將熇熇⑱，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今註】㈠扁鵲本黃帝時之良醫，後戰國有鄭人姓秦名越人者，醫術亦甚神妙，所以便以扁鵲稱。又因家於盧，故又稱盧醫。　趙王，不詳；史記作虢公，但是正義辯說初無號，應是郭。　㈡壞土之事，猶言埋葬之喪事。　㈢中庶子，古代的官號。　好方，喜好方技醫術之意。　㈣鄭醫，史記集解說鄭應是鄭字之誤。　㈤苗父，上古神醫，醫病但用符咒而已。　㈥擧或作轝。　㈦俞柎，柎，史記作跗；史記正義說是黃帝時的大將。　㈧盲，身體上心之上鬲之下的部位。　莫是瘼的假借。　㈨九竅，上竅是耳目口鼻，下竅是前陰後陰。　㈩昧揥，昧是光線昏暗，揥是飾頭的象骨。　⑪溫，或本作濕，誤。史記正作溫。　⑫跣，不穿鞋走路叫跣。　⑬軒光之竈，軒做光亮的竈。　⑭八成，卽十分之八。　⑮三陽，素問說：「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　五輸，誤，當作五會。素問說：「五會謂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臑會。」　⑯子容、子明、陽儀、子越、子游皆扁鵲的弟子。　⑰詩，詩經大雅板篇。　⑱熇熇，熾盛貌。

【今譯】　扁鵲去拜見趙王，趙王的太子突然無故死去，扁鵲到了宮門說：「我聽說國中有喪事，豈不是太突然了一些嗎？」中庶子裏有個喜歡研究方技醫術的人就回答說：「是的，太子突然無故死去。」扁鵲說：「請您進去轉告，說鄭醫秦越人能救活太子。」中庶子故意爲難他，說：「傳說上古有個良醫叫苗父，苗父在行醫時，只要一床菅草作的席子，芻草扎成的狗，向北方祝禱，不過念十句咒語，那些攙扶著來的、抬著來的，都像平常一樣地復原起來。先生的醫術能這樣神妙嗎？」扁鵲說：「不能。」又說：「傳說中古時也有個良醫叫俞柎，他行醫時能把腦髓拿出，能把肓膜去除，能炊灼九竅而定經脈，使死人復生，所以人稱俞柎。先生的醫術能像這樣神妙嗎？」扁鵲說：「不能。」中庶子說：「先生的醫術既然是這樣，那好像是竹管子看天，以錐刺地，要看的那樣大，你能看到的又是那樣有限。全照你的醫術，怎麼能夠嚇唬小孩子呢？」扁鵲說：「話不是這樣說。有些事原來也偶而能在昏暗中用揥射中蛟頭的，有時也能蒙着眼辨別黑白的。太子的病，其實是一種『尸厥』，如果不信，進去看他，太子的兩股間一定還是溫的，耳中焦燥且有鳴聲似地，這樣的話還有救藥。」中庶子進去報告趙王，趙王連鞋子都來不及穿，便赤足跑出來，說：「先生遠道降臨寡人這兒，僥倖得着先生的調治，能使太子復活過來，不然，恐怕要像犬馬一樣地死在溝壑裏了。」話沒說完，淚水已經滴濕了胸襟。扁鵲乃替他診治，先造了一口開敞的大竈，把藥汁煎熬得只剩一碗的八分，再把針磨利了好針砭三陽五會各經脈；他的學生子容擣藥，子明以藥粉末吹耳，陽儀設法使他甦醒，子越扶起太子的身體，子游很快地全身按摩。一會兒，太子果然活了過來，天下人知道了，都說扁鵲能使死人復活，扁鵲却謙辭說：「我並不能使死人復活，只是使能活的人

活而已，眞正死了的人還是用藥救不活的，就像昏瞶的國君不能以藥救一樣。詩經大雅板說：『老作些殘酷的政令，是無藥可救的！』意思是太過份了。」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㈠，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㈡。」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今註】 ㈠吒，怒罵。 ㈡完山，不詳。

【今譯】 孔子清晨站在堂上，聽到有人哭得很悲慘，孔子彈著琴，琴音竟也同樣悲慘。孔子出去，學生裏有人怒罵的聲音，孔子問是誰？說是顏回。孔子說：「顏回幹嘛這樣怒罵呢？」顏回說：「現在在哭的那個人，哭得好悲慘，不但哭死去的人，還哭要生離的人。」孔子說：「你怎麼知道呢？」顏回說：「因爲他哭的聲音像完山的鳥。」孔子說：「怎麼講呢？」顏回說：「完山的鳥起先生了四隻小鳥，到了這些小鳥的翅膀長成了，却離開母鳥，這隻母鳥只能哀叫地送走這四隻永不回來的小鳥。」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說：「父親死後家中貧困，只得賣了兒女來葬父，如今就要

與兒女分別了。」孔子說：「眞是個聰明人呵！顏回。」

景公畋於梧丘㊀，夜猶蚤㊁，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今註】㊀梧丘，原很平坦的道路上，忽有一座丘陵擋著叫梧丘。㊁蚤，早。

【今譯】景公在梧丘打獵，天還沒黑，景公姑且坐著打盹，却夢著五個男人，北面對著景公的營帳，說他們無罪被殺。公醒來，召晏子，把這個夢告訴他。公說：「我難道曾殺過無辜的人嗎？」晏子回答說：「以前靈公在世時，有一回打獵，也是五個男人幫他拉網罟，不小心將野獸驚跑了，所以被殺；又把頭砍斷，葬在一處，就叫五丈夫之墓。恐怕就是這件事吧？」景公叫人掘起地來探看，果然有五個人頭放在一起，景公說：「唉，眞可憐。叫官吏找塊地方，好好地埋葬了吧。」國人不知景公作了這夢，便相互稱道說：「我們君王連白骨都那樣的悲憫，何況對活人呢？」於是有力的出力，有才智的貢獻才智；所以說，爲人君王要行善也並非難事。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

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㊀？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今註】㊀將，抑；或。

【今譯】子貢問孔子：「人死後到底有沒有知覺？」孔子說：「我如果告訴你說有知覺，恐怕一些孝順的子孫成天躭憂死去的親長，而妨害了正常的生活；如果跟你說沒知覺，又恐怕不孝的子孫，從此遺棄雙親而不埋葬。賜呵！你要知道死後有知無知，等你死了慢慢便知道，那還不晚呢！」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㊀，與成公乾遇於疇中㊁，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今註】㊀建，春秋楚平王之子。城父，楚邑，在今河南省寶豐縣東之父城保。㊁成公乾，不詳。

【今譯】王子建出守城父，和成公乾在田中相遇，問成公乾說：「這是什麼？」成公乾說：「是田地呵。」「田地是幹什麼呢？」說：「是種麻的。」「麻要幹什麼呢？」說：「麻可以作衣服呵。」成

公乾說：「以前莊王伐陳，軍隊駐紮在有蕭氏，跟路旁房子的人說：是巷子不好吧！爲什麼水溝都不疏浚呢？莊王還知道巷子不好，水溝不疏浚，而你連田裏種麻，麻可以作衣服都不知道，我看你大概不會繼承君位的。」王子果然沒繼位。

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㈠，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㈡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㈢。』此之謂也。

【今註】㈠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㈡見詩經小雅文王有聲篇。㈢無思不服，卽心服的意思。

【今譯】天下太平安定時，禮樂的頒定，叛亂的討伐，都是從天子來。天下平定，就得制定禮儀，生活安泰以後就得創作音樂，因爲禮樂是敎化百姓最重要而有效的。孔子說：「改變風俗使趨於淳樸，沒有比音樂更有力了；使在上者安穩，使百姓平治，沒有比禮儀更見功效了。所以賢明的君王要修飭禮文，設學校，提倡音樂，天子有大學叫辟雍，諸侯也要有像辟雍的制設叫泮宮，這樣纔能施

行道德教化的。詩經小雅文王有聲篇上說：『自從鎬京有了辟雍，從西到東，從南到北，人們沒有不心服的。』就是這意思。」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㈠，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㈡；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㈢，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㈣：「彫琢其章，金玉其相㈤。」言文質美也。

【今註】 ㈠文德，文教德化。㈡故夏后氏……脫文是「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㈢雜，帀也。㈣見詩經大雅棫樸篇。㈤相，質。

【今譯】 累積恩惠而爲愛心，積累愛心煥爲仁道，積累仁道化而爲神靈，靈臺之所以稱爲神靈，正是因爲積累了仁道。神靈是天地的根本，是萬物的原始，所以周文王一開始和百姓接觸便以仁道，而天下人沒有不存仁心的，這是文教德化的最高表現了，要知道德化的境界沒達到，是文教不來的

。商的意思是常，常就是講究本質，本質要像天一樣底深邃；夏的意思是大，大就要文飾，文飾要像地一樣底斐然。所以爲人君王的，要能時而用質，時而用文，這樣反復施行，至三而復的道理。味道中以甜最尙，聲音裏以宮最尙，相互反復著，所以三代之王的治平之術，就如圜繩一樣循繞著。小人的毛病常在苛薄，挽救苛薄的最好方法莫如教忠，所以夏后氏教忠而君子便隨著忠了。小人的毛病常在太野，挽救野的最好方法莫如教敬，所以殷人教敬而君子便隨著知敬了；小人的毛病常在太信神鬼，挽救這種毛病的最好方法，莫如使之知文，所以周人教文而君子隨著便都知文了。聖人之所以爲聖，就像規矩的三帀一般，周而復始，窮而反本。詩經大雅棫樸篇說：「仔細的彫琢出文采來，使金玉的美質呈現。」這是說文質很美的意思。

傳曰：「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㊀，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㊁：「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㊂，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㊃，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冑立于桴鼓之間㊄，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

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今註】㊀黼黻，古禮服上的繡飾。黼文如斧形，半白半黑像斧頭的刃與身。黻，紋形像刺作兩個己字，顏色是青與黑相間。㊁見詩經小雅裳裳者華。㊂韠，古代朝服，用皮革製成以蔽膝前的。㊃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斬是衰裳，都不縫緝，即喪服。苴絰，苴麻做的絰服。杖，苴杖，喪事所用的竹杖。㊄桴鼓，戰鼓。

【今譯】傳說：「放縱情欲了不節制，這叫禽獸；苟合隨便而行，這叫野人；安於故土不輕易遷徙的，這叫百姓；對古往今來的道理，通透了然的，這叫士；能扱引賢達的，這叫大夫；能敬重長上慈愛屬下的，這叫諸侯；恩施像天覆地載般深厚的，這叫天子。所以士人穿的是黼服，大夫是黻服，諸侯的朝服要繪上火的圖案，天子的圖案是山與龍；因爲，德施越多的，文采越縟麗；心中越見理然的，文采也越容易彰現。」詩經小雅裳裳者華篇說：「君子的道德豐厚，便自然能左右逢源。」傳說：「一個君子之人，沒有不合宜的時候，因此，穿戴了朝服朝冠威嚴肅穆地立在朝廷之上時，文武百官沒有不尊敬的；穿了喪服執著喪杖，立在喪儀的場所，去憑弔慰唁的賓客，沒有不哀淒的；披甲戴盔地站在戰鼓之間，軍士沒有不因之而勇猛的。所以，仁道足以懷柔百姓，英勇足以安定危殆的國家，信實足以交好諸侯，堅強足以抗拒患難，威武足以統率三軍。所以說，左也好，右也好，爲君子之人是無所不好的。便是這意思。」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

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今註】　略。

【今譯】　齊景公登上射壇主持射儀，晏子修飭禮儀而待，景公說：「選拔射手的繁文縟節，寡人已經厭煩透了；我只要選拔到好射手，得着天下勇士，與之共負國事，就得了，何必要這一套繁文。」晏子回答說：「君子而不用禮儀，就同一般百姓沒兩樣了；百姓而不知禮儀，就成了般獸。再說，光知勇力取勝的臣子，就會弒君；光知比力氣的屬下，終會弒長。他們所以不敢的道理，爲的是有禮儀的約束。禮儀是拿來統御百姓的，就像轡繩用來駕御馬匹似地；不用禮儀而能安治國家的，我晏嬰還不曾聽過呢。」景公說：「有道理。」於是重新整飭射壇，更換席次而待晏子爲上賓，終日不倦地研究禮儀。

書曰五事㈠：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㈡：「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今註】㊀見書經洪範篇。㊁見詩經小雅小宛篇。

【今譯】書經洪範上提及五事，第一是貌——容儀。容儀是使男人受人尊敬，女人更覺嬌美的要妙。不論步行，不論轉身，都能中規中矩，站著時要像玉磬，垂拱時要像抱鼓；能這樣，進到朝廷便顯尊貴莊嚴，到宗廟參預祭祀便顯肅敬忠誠，到鄉閭的民衆裏便見和順之容，到州里親朋裏便顯柔和親切。詩經小雅小宛篇說：「待人溫柔恭順，纔是品德的根本。」孔子說：「待人恭順而合乎儀度，纔能避免受辱。」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惟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今註】㊀見詩經邶風旄丘篇。

【今譯】衣服容貌是使人覺得好看的；聲音應對是使人覺得好聽的；盡情歡樂是使人賞心的。君子衣服合度，容貌合宜，自然能使百姓喜愛；言語柔順，應對得當，自然能使百姓聽從；親近仁者，離棄不仁者，自然能使百姓誠服。這三件事時時存在心上，布於四肢，表現在擧止上，雖不必居上

位，也是能影響風氣的好德行。所以，一心但存善念，而能日日求進步，獨自居處而能修養品德，由衷而顯乎外。詩經邶風旄丘篇說：「爲什麼能得著安處呢？定是有他相與的道理；爲什麼能得着長久呢？定然有他得以長久的原因。」只有得着這原因，纔能長命百壽而不被外物所引誘。

知天道者冠鉥㊀，知地道者履蹻㊁，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㊂，能正三軍者搢笏㊃；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㊄：「芄蘭之枝㊅，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今註】㊀鉥，針。㊁蹻，草鞋。㊂韘，韘音攝，是用象骨和皮革製成，系在右手的拇指上，用以鈎弓絃的。㊃搢笏，搢，插。笏或用玉、象骨或用竹子製成；是臣子有事稟奏，以爲指畫備忘的。㊄詩，詩經衞風芄蘭篇。㊅芄蘭，又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飲。

【今譯】瞭解上天自然運行的法則的人，是要在頭上別一鉥針的；通曉地面物理現象的人，是要穿蹻履的；有能力安定煩亂擾嚷的人，是要佩上觿器的；精於射御的人，佩帶韘骨；善於統率三軍的人，要插上象笏。衣裳的服制要合乎規矩，纔能有所繩準，也纔能以規律屬下。所以君子的衣服要合度，舉止容貌要得體，要能由服制上表現出自身的學養，使人一看所佩飾的物件，便知道你的專長。詩經衞風芄蘭篇說：「像芄蘭的枝葉一樣，童子也要佩觿。」這是讓人知道專長的。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㊀，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

，必祝成禮，加冠以屬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㊁。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及弁素積，百王不易㊂，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今註】㊀申飭，警戒。㊁衎衎，和樂貌。㊂皮弁，古代冠名，以白鹿皮縫製。素積，即素裳。

【今譯】戴上冠帽，是讓人知道已經是成人了，這樣又能提醒自己，好修養品德，約束自己以爲警戒，而達到檢點不正當的心理，篤守正直的意志。君子在剛剛要戴上冠帽時，一定得行冠禮，然後纔把帽子戴上，使他在心理上有所感受；因此，君子在成人時一定是成天以冠帶的神聖爲念而來行事，再不可存着小孩子好玩惰慢的心理，而能和樂地修養品德、努力課業爲職志。雖然所穿的服制，還不能表現出特長的徵象，但內心的向上底意志是不變的；內心能眞實地修養德行，外表又能以禮文來自勵，纔能使自身得着好的讚譽。因此，皮弁素裳的規制自古帝王都不輕易改變的，爲的是又可以修養德行，又可以端正儀容。孔子說：「端正衣冠，整肅儀容，堂堂正正底使人看了能生出敬畏心來，豈不是既顯著威儀，又不至於讓人覺得兇猛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㊀，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㊁，公冠自以爲

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㈢。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㈣，古之通禮也。

【今註】㈠祝，祭祀時主持贊辭的人。㈡四加，天子以下只有三加，三加是：緇布、皮弁和爵弁；天子要再加一玄冕。㈢三獻之禮，三度酌酒的禮，詳見禮記郊特牲。㈣十九見正而冠，是滿十九歲而冠的意思。

【今譯】周成王要行冠禮時，周公使祝雍主持贊辭，成王說：「只要達了禮儀就好，贊辭不必太多。」祝雍說：「使君王能受民衆的愛戴，不接近讒佞的小人，不浪費光陰，能愛惜錢財，能任用賢能的人才。」在要完成禮儀時，要說四次贊辭，加四次冠帽而後祝人纔告退，君王戴上冠帽以後，因爲他是最崇高的，便自以爲主人，卿大夫等都是賓客，主人要饗賓客以三獻禮。最初君王剛戴上玄端和皮弁時，朝臣都得穿上朝服，然後再加上玄冕，至於諸侯的太子、庶子的冠禮，除了要以君王爲主外，其他的禮儀都一樣。如果在祖廟行冠禮時，就得這樣說：「黃道吉日，使你穿戴玄色的服制，你得除去以往幼稚的思想，以修養你完美的品德。」滿十九歲而後行冠禮，是自古以來通行的禮儀。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㈠，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㈡。曰：「某國寡小君㈢，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

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天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今註】㈠屨二兩，猶言兩雙鞋子。琮，瑞玉，內面圓而外現八角。㈡束脩，乾肉。㈢寡小君，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疏：「寡小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

【今譯】夏季，公到齊國去娶齊女，要如何記載呢？是親迎的禮儀。這禮是怎樣的呢？是諸侯的話，就用兩雙鞋子再加上一塊琮玉；是大夫庶人的話，就用兩雙鞋子外加兩串乾肉。然後說：「某某國家的太后，使寡人奉上菲薄的琮玉和鞋子，以禮聘夫人的賢淑女兒。」夫人說：「從小生活在深宅內院，不知大家禮數，又沒有好好地教養；能得侍奉你們，豈敢不拜謝恩賜？」於是拜謝，祝代表君王答拜。夫人接受琮玉，取過一雙鞋子，穿到女兒的脚上，替女兒整理了笄笈衣裳，然後訓誡她

說：「過門以後，要好好地孝順公婆，要使家庭和順，要一心一意相夫敎子，不可老想著回娘家來。」女兒拜別了母親，然後由母親牽著她的手交給站在門邊的新郎，再由新郎牽她走出房門；新郎走在前頭，新娘從後頭跟著。到了廳堂，女兒要拜別父親，然後到大門口拜別庶母、姨媽等。新郎先上了車，接過車轡，再扶新娘上車；這樣地駕著車，繞了三圈，然後新郎下車，先走了。至於大夫士庶人，就要說是父親要他來的，說：「某某人的父親，某人的師友，使某人帶著菲薄的禮物，很誠敬地來聘娶某某夫人的賢淑女兒。」母親便說：「從小生長在貧賤的家庭裏，也沒學著針黹女紅，竟然能得着為你們執箕帚，豈敢不拜謝恩賜？」

春秋曰：「壬申，公薨於高寢㈠。」傳曰㈡：「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㈣。」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㈤，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㈥。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㈦，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今註】㈠春秋，是定公十五年夏之文。㈡傳，公羊傳。㈢依文義，高寢，即正寢，即路寢，

據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那麼路寢是聽政治事的地方。㈣成周，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陽縣東北。㈤繼體，卽嗣位。守文，遵守成法而不以武力篡奪。㈥明堂，讓諸侯朝覲以明政敎的廳室。㈦義字或作下，誤。

【今譯】 春秋說：「壬申，公在高寢時崩殂。」傳說：「高寢是什麼呢？就是正寢。爲什麼有人說是高寢，有人說是路寢呢？因爲諸侯有三處正寢：一是高寢，一是左路寢，一是右路寢。而高寢是最初受封君王的寢處。其他兩處路寢，是嗣位之君的寢處。然而，爲什麼要設兩處呢？因爲兒子不得處父親的寢位，所以纔設二寢。嗣位的君王世世代代永遠不得處高祖的寢位，所以有高寢，所以名叫高。路寢建造的形式是怎麼樣的呢？那是高寢建在中間，路寢分建左右兩邊。」春秋說：「周天子遷入成周。」傳說：「成周是什麼呢？就是東周。那麼天子的寢堂怎麼個立法呢？其實還是兩處的寢堂『承明』，嗣位的君王是遵守歷代成法而來，並不是靠武力的篡奪，所以還是分作左右路寢。什麼叫承明呢？那是承繼明堂之後的意思。因此，天子諸侯有了三寢，纔能確立名份實質，父子之間的孝悌慈愛之情義也纔能彰顯，纔能分辨尊卑之事，而長幼大小始有分寸。」

天子以鬯爲贄㈠，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㈡，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贄可不可指食㈢，籠狎而服之，故士以

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㈣，鶩鶩無它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今註】㈠鬯，以鬱金香釀秬黍而成，用以祭祀的酒。贄，初見的見面禮。㈡廉，廉稜。劌，割傷。㈢指食，以貪欲引誘。㈣鶩鶩，是樸實純一的意思。

【今譯】天子以鬯爲初見的禮物。鬯是百草的根本，上可以通暢於天，下可以通暢於地，無所不暢，所以天子以鬯爲初見的禮物。諸侯以圭玉爲初見的禮物。圭是玉，雖然單薄，但不易撓曲，雖有廉稜而不至割傷物體，其中有瑕疵一定很容易看出來，所以諸侯以圭玉爲初見的禮物。卿用羔羊爲初見的禮物，羔是羊，羊性合群而不阿黨，所以卿用羔羊爲初見的禮物。大夫以鴈爲初見的禮物，鴈有行列、有長幼的秩序，所以大夫以鴈爲初見的禮物。士以雉鷄爲初見的禮物，雉是不能以貪欲引誘，不能關在籠子裏拘束的，所以士以雉鷄爲初見的禮物。庶人以鶩鳥爲初見的禮物，鶩鳥是純一沒有其他邪心，所以庶人以鶩爲初見禮物。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㈠，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㈡，號曰命諸侯㈢。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㈣，三不適謂之誣㈤。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

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㈥，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㈦」此之謂也。

【今註】 ㈠適，薦舉得人。 ㈡虎賁，官名，掌管指揮士卒。 ㈢命諸侯，特殊封號的諸侯。 ㈣傲，倨傲。 ㈤誣，欺妄。 ㈥比年，第二年。 秩官，考核官吏。 無文，不稱職。 ㈦見詩經大雅文王篇。 濟濟，衆多的樣子。 多士，賢才之士衆多。

【今譯】 諸侯要三年推薦一次士人，所推薦的士人第一次便很得當，我們稱這諸侯能好德，第二次所推薦的士人又很得當，這諸侯就是能尊賢的，第三次又很得當，那是對國家有功了。有功的諸侯，天子第一次賜給車輿服制和弓矢，第二次賜給鬯酒，第三次就賜予虎賁百人，而稱作「命諸侯」。命諸侯的權責是：鄰國有臣子弑君上的，庶子弑正宗的，可以不必先向天子備案便去征討他；但是已經征討得的領土要歸還給天子。諸侯所推薦的士人，第一次不得當要記過，第二次又不得當就是對天子的倨傲，第三次再不得當，那簡直就是欺妄天子。欺妄天子的第一次要削除爵位，第二次要削減封地，第三次所有封地都得沒收。但是諸侯如果不推薦士人，他就是不能領導百姓行正路的人——不率正；不率正也要受天子的懲罰：第一次削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沒收封地，然後天子在下一年考核百官，使諸侯所推薦的士人，來代替那些不稱職的官吏。詩經大雅文王篇說：「那樣多又那樣賢能的士人，周文王當然能得到安寧了。」就是這番意思。

古者必有命民㈠，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㈡，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者，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㈢，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㈣」此之謂也。

【今註】 ㈠命民，敎導百姓。㈡取舍好讓，猶言取予之間能知禮讓。㈢象刑，古法百姓犯罪，使其穿著異色的衣服以示恥辱的刑法。㈣見詩經大雅抑。不虞，始料所不及。

【今譯】 古代君王一定有敎導百姓的規制，敎百姓能尊敬長者，憐邺孤獨者，在取予之間得存禮讓之心，這樣能在平日努力實行的，然後由官吏報告給君王。報告以後，這個人纔可以有權利享受飭輿駢馬的榮譽，如果不得君王的允許而逕自有這種享受的話，就得受處罰。因此，百姓雖然富裕有錢，而沒有仁義功德，他的錢也沒地方用；所以百姓都能趨於仁義的好尚，而輕賤財利的多寡，輕賤財利就不致起爭端，沒有爭端就不會強凌弱，衆暴寡。那就是唐虞雖只設了個象刑的法制，而百姓沒一個敢犯法，使得天下安定泰平的道理。詩經大雅抑篇說：「敎導你的百姓，謹愼你的法度，以防止始料不及的事情發生。」就是這個意思。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東嶽，柴而望祀山

川㈠，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㈢，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㈣，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㈤，則有讓㈥，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㈦，用特㈧。

【今註】㈠柴和望都是祭祀的名稱，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祀山川。㈡從志淫至衣服正之，或有脫文。㈢舉，崇奉。㈣辟除，開墾。㈤掊克，好勝人自誇。㈥讓，責罰。㈦格，至。祖禰，祖宗。㈧特，一牲叫特。

【今譯】天子的出巡叫巡狩，諸侯叫述職。巡狩是巡視他的領土，述職是報告他的職責情況。春季巡視耕種的情況，是要幫助窮困的農民；秋季巡視收成的情況，爲的是要濟助貧乏。天子五年巡狩一次，那年的二月往東巡狩，到了東嶽時，要燔柴祭天和望祀山川，召見諸侯，慰問年長的老人，命太師陳列採輯於民間的歌謠，以觀察百姓對政府措施的好惡，命官吏調查市場的商品，以觀察百姓的生活水準，是否太奢侈？是否太淫靡？命典禮官考定農耕的時日，訂禮樂制度，正百姓的服制。山川等神祇有不加崇奉的就是不敬，不敬的諸侯天子要削除他的爵位；不敬順宗廟祖先的就是不

孝，不孝的諸侯天子得削減他的領土；對國家有功勳、對百姓有恩澤，然後天子再封賜土地。到他的領地，如果是土地充分的開墾利用，又能敬老尊賢，那麼就有封賞——賜予領土；到他的領地，如果土地荒蕪，不知敬老尊賢，在位的官吏又多是些好大喜功的，那麼就得加以懲罰——削減領土。第一次不朝覲的要削除爵位，第二次又不朝覲的就削減土地，再不朝覲的話天子要派軍隊討伐他。那年的五月巡狩，就得南巡至于南嶽，所有的規則和東巡一樣；八月是西巡，至于西嶽，也是如同南巡的禮；十一月是北巡，至于北嶽，也是如同西巡的禮。回京以後要祭告祖先宗廟，但用一隻牲畜便可。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㈠。」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麛卵㈡，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㈢，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㈣，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㈤。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返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今註】㈠郎，春秋魯地名，在今山東省魚臺縣東北的郎城。㈡麛，音ㄇㄧˊ。原是鹿子叫麛，引

中凡禽獸幼子都稱麛。麛卵，就是禽鳥的蛋。㈢詭遇，獵獸依古禮是在追逐時正面追牠，如果從橫面射便是詭遇。㈣毛，猶言微小。㈤豢牢，豢養牲畜的地方。

【今譯】 春秋說：「正月公畋狩于郎。」傳說：「春季叫蒐，夏季叫苗，秋季叫獮，冬季叫狩。」什麼叫苗呢？苗就是毛，獵取時不將整個沼澤圍住，不將群聚的獵物一網打盡，不取禽鳥的孵卵，不殺有孕的動物。春季的蒐畋，是不殺小野獸，不殺有孕的動物；而冬季的畋狩，是可以盡取的。那時百姓也可以都出來參加打獵，但也不可以狂奔追逐，不抵拒禽獸，不從橫面射擊，追逐是不越過圍捕的界限，這些是苗獮蒐狩的意義。這樣看來，苗獮蒐狩的制度，實在是一種簡單的軍事訓練。所以，苗是稍微的獵取，蒐是搜索，狩是留守。夏季為什麼不畋獵呢？因為天地之間正是陰陽之氣最盛的時候，連猛獸都不攫奪，鷙鳥都不搏取，蝮蠆也不螫毒，鳥獸虫蛇也知道順應天道，何況是人類呢？因此古代一定有豢養牲畜的地方。為什麼又叫做畋呢？聖人興舉一件事情時，定要顧及它的根本處，五穀是崇奉宗廟、供養百姓的作物，除去禽獸之危害稼穡的，也是一種耕作，所以說是田；只要看聖人所制作的名稱，就可以懂得道理的所在了。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㈠，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㈡，大夫殺則止佐轝㈢，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㈣；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㈤；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㈥，不麛不卵，不殀夭㈦

，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實㈧；伯夷主禮，上下皆讓㈨；倕爲工師，百工致功㈩；益主虞，山澤辟成⑪；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⑫，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⑬。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⑭；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⑮，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⑯，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愼，東至長夷、島夷⑰，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今註】㈠乾豆，豆是祭祀的器皿，乾是把肉曬乾爲臘肉。㈡綏，旆旗。㈢佐轝，禮記王制作佐車，驅逐之車。㈣獺祭魚，水獺的情性貪食，到了孟春之月，魚浮上冰面時，便取許多鯉魚陳置水邊以爲獺食，叫獺祭魚。㈤鳩化爲鷹，古人相傳說鳩鳥會漸化爲鷹隼，相當於八月。罻，小網罟。㈥不蟄，禮記王制作未蟄，是十月之時。㈦殀，斷殺。夭，幼小。㈧皐陶，虞舜臣，制訂法律之官。大理乎或本作大理平。㈨伯夷，虞舜臣，典掌三禮的秩宗。㈩倕，黃帝時的巧匠。⑪益，舜臣。虞是山澤。⑫契，高辛氏之子，佐禹治水有功。司徒，六卿之一，掌邦教。⑬龍，御龍氏之後，舜臣。⑭牧，牧伯即州長。⑮陂，水澤的障岸。⑯荒服，文化落後的地區，順應當地的習俗而治理謂之荒服。⑯交趾，五嶺以南之地。大發，不詳。⑰友渠，不詳。⑰長夷、島夷，均不詳。⑱九韶，虞舜時的音樂。

【今譯】天子諸侯閒暇無事時，每年得有春、秋和冬季的三次畋獵，這三次畋獵爲的是：祭祀的用

肉，宴請賓客和充作國君的食用。閑暇無事而不畋獵，就是不敬；田獵時不照規定來，就是暴殄天物。天子狩獵時不可以將四面八方都堵住，諸侯不掩取群聚的野獸；天子捕獲了獵物就把大旌旗放倒地上，諸侯捕獲了獵物就把小的旍旗放倒在地上，大夫捕獲了獵物就把驅逐的車子停在一邊；百姓一看大夫將車子停放以後，便可以開始打獵了。孟春之月，獺祭魚以後漁民纔能到沼澤水梁裏捕魚；約當八月左右，鳩化爲鷹以後纔可以設網罟以捕禽獸；秋天到了，草木零落以後纔可以到山林裏去砍伐。十月不到，昆蟲還未蟄藏不可以放火燒殺，不獵幼獸，不取鳥蛋，不斷殺幼蟲，不將鳥巢傾覆。這些規定都是有在上的聖人，在位的君子和賢能的人在職，發揮他們偉大的品德所制作的。所以皐陶當了大理之官，百姓都能好好地服從政府的法令；伯夷掌管典禮的秩宗，上下的人都知禮讓；倕爲工程官，百工都能勤奮戮力；益掌理山澤，山川水澤都加以開闢利用；棄掌理農稷播種，百穀都能適時長得茂盛；契當了大司徒，百姓都知親愛和睦；龍就任外交的職司，能使遠方的國家建立邦交。十二個牧伯確立以後，九州的人民沒有敢違背的；大禹壅蔽了水澤，疏通九條運河，勘定九州，九州的人們都能各以當地的土產來進貢，而不敢稍存怠忽的心理。從方圓五十里直到化外的蠻族，都能接受統治，南撫交趾、大發，西到支渠、氐羌，北達山戎、肅愼，東通長夷、島夷，四海之內都歌頌著帝舜的功德。於是夏禹乃制作九韶的音樂，羅致罕見的珍禽怪獸，鳳凰也來降臨，天下呈現著一片太平的景象。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㈠：「大侯旣抗㈡，弓矢

斯張；射夫既同㊂，獻爾發功㊃。」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飱兮。㊅」此之謂也。

【今註】㊀見詩經小雅賓之初筵。㊁大侯，侯是箭靶，大侯是君王特用的靶子。抗，舉。㊂同，兩兩搭配的意思。㊃獻，奏。發，發射。㊄桑弧蓬矢，本是太古的禮制，以桑本爲弧，蓬草爲矢，取其質樸之意。㊅素飱，沒有功勞而光領俸祿。語見詩經魏風伐檀篇。

【今譯】要射箭的人一定得站直身體，心平氣和，手持着弓矢，好好地注視目標，纔能射中。詩經小雅賓之初筵說：「君王的箭靶舉起來，弓箭也都預備好了；射箭的射手們都兩兩地搭配好，然後發矢表演各人的功夫。」就是這意思。弧的意思是豫備，豫備是使我的意志有一番準備。所以古代的人們，兒子生下來三天，就用桑木造的弓，蓬草製的矢六枝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象徵著男兒志在四方，一定要存著志在四方的意志，然後纔敢食穀，詩經魏風伐檀說：「不無功食祿。」就是這意思。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㊀。」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

㈡，貨財曰賻，水被曰襚，口實曰唅㈢，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㈣，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㈤，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㈥，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㈦，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㈧，大夫到踝，士到髀㈨；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㈩，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今註】㈠宰咺，宰是官號，咺是人名。　天王，指周平王。　惠公，魯惠公。　仲子，魯桓公之母。　㈡乘馬，乘是一車四馬之意，乘馬是駕車的馬。　束帛，帛是布帛，把布帛從兩端卷起，每端一丈八尺，凡十端卷作五匹，所以叫束帛。　輿是小車。　㈢唅，說文作琀，都是含的借字。古時人死以米、貝或珠玉實死者口中，便叫唅。　㈣元士，天子的上士。　㈤玄是黑而有赤色的綵帛，纁是淺絳色的綵帛。　㈥綵縵，是沒有文采的布帛。　㈦參輿，是駕三馬的車子。　㈧跗，足背。　㈨髀，股外。　㈩璣，不圓的珠子。

【今譯】　在生前和他有交往，所以叫做「留賓」。從天子到士人，各有他們的等級，贈死者而不及其尸入棺之時，或弔慰生者而不悲哀，都是非禮的。所以古時逢到喜慶，在五十里內往賀；若是奔喪，雖遠在百里之外，也得趕到。在適宜的時候給予贈賵，這叫適時，適時是最要緊的禮法。春秋上說：「周天子派宰咺來贈賵魯惠公、仲子的喪。」賵是什麼？喪事而有賵，是因爲用乘馬、束帛和輿馬的緣故纔叫「賵」。金錢稱賻，衣服被褥稱襚，米貝珠玉的口實稱唅，玩好的東西稱贈。和死者的親友相知就用賻賵，直接和死者相知便用贈襚；贈襚是送死者的，賻賵是濟助生者的。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和玩好的數量如何呢？那是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百姓只要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是參輿，元士和下士不用輿；天子有彩文的繡衣一襲長得及地，諸侯只要蓋到足背，大夫到足踝，士到股髀；天子的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殼，一般百姓以穀米。地位越高德望越深又越親近的，賻賵唅襚也得跟著越豐厚，當然，貧富之間是要有差別的。前面所提到的二三四五的數目，是取天地間的數目而制成奇偶數，再配合人情然後訂出的制度，這叫有所來由，有來由是禮儀的大宗。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㈠，七月而葬

；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㊁，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㊂；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今註】 ㊀殯，停喪。 ㊁穿窆宅兆，猶言營建墓穴塋地。 ㊂同軌，猶言奉同一正朔，接受同一法令的諸侯、大臣。

【今譯】 春秋上說：「庚戌，周天子崩。」傳說：「周天子爲什麼不記載葬期呢？天子只記崩不記葬，因爲葬期有一定的時日；諸侯得卒葬都記，因有天子在，不得有一定的時日。」一定的時日是怎麼的呢？天子停喪七日，七個月而後葬；諸侯停喪五日，五個月而後葬；大夫停喪三日，三個月而後葬；士庶人停喪二日，兩個月而後葬。那都是什麼道理呢？因爲禮法不預先準備凶事的，總是死後再治辦喪事，穿衰服，修整棺椁，營建墓穴塋地，然後喪事的禮文纔算完備，親戚朋友都來了，喪葬的事宜就緒以後，忠臣孝子要答謝的厚恩纔算盡到。所以天子七個月後纔葬，是等各諸侯大臣都到齊；諸侯五個月後葬，是等有盟會的國家到齊；大夫三個月後葬，是等同朝的僚屬到齊；士和庶人兩個月後葬，是等外姓的姻親到齊。

延陵季子適齊㊀，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㊁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㈢；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㈣；既封，左袒右旋㈤，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㈥。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今註】㈠延陵季子，原名季札，春秋吳王壽夢少子，封於延陵故號之。㈡嬴博，或作嬴是，在今山東省萊蕪縣；博，山東省泰安縣。㈢斂，殯斂。時服，時行的服制。㈣壙墳，禮記檀弓作廣輪。隱，依據。鄭玄注謂墳墓高可據，約四尺左右。㈤左袒，袒露左邊的衣服。右旋，自右圍繞墳墓而轉。㈥命，自然的本性。

【今譯】延陵季子到齊國去，在歸途中，他的長子病死在嬴、博之間，季子便將他就地埋葬了。孔子聽說這事，就說：「延陵季子是吳國知禮的人。」叫子貢去觀摩。見他在挖墳坑時，雖然挖得深，但不致使泉水湧出；見他在殯斂時，依舊是時行的服制，並不另製；埋葬以後，把墳堆堆上，高約四尺左右。堆好以後，季子左袒了衣服，往右繞著墳墓轉了三圈，且哀號地說：「從土裏來，又歸之於土裏去，是自然的道理呵。但是靈魂精氣却是四處飄蕩呢！唉，竟是四處飄蕩呵！」就離去了。孔子說：「延陵季子這樣作是合禮的。」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㈠，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

，援琴而紘，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紘，援琴而紘，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今註】㊀期年，滿周年。

【今譯】小孩生下三年以後，纔能離得了父母的懷抱，所以守三年的喪期，爲的是報父母養育之恩。諸侯守喪只要一年，天子制喪要三年，這是禮法的常典。子夏三年喪畢，見孔子，孔子給他琴，給他紘，子夏彈起琴來，那樂聲很和樂悠揚，並且說：「先生制定的禮法，不敢不勉力學習。」孔子說：「眞是君子。」閔子騫也守了三年的喪，見孔子，孔子同樣給他琴，給他紘，閔子騫彈起琴來，那樂聲却是悲切慘戚底，並且說：「先王制定禮法，我是不敢過份的憂傷的。」孔子說：「眞是君子。」子貢問：「閔子的哀傷沒完，老師說他是君子；子夏的哀傷已完，老師也說他是君子。我實在搞糊塗了，想請教老師。」孔子說：「閔子騫哀傷沒完，但能以禮法的規定爲斷，所以是君子；子夏哀傷已完了，也能守禮修身，所以是君子。因爲三年的喪期，原是使純孝的人節制哀傷，使孝心差的人有所自勉於禮呵。」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無以應。㊁

【今註】㊀田過，不詳。㊁邑邑，不高興。

【今譯】齊宣王問田過說：「我聽說儒家的規制，雙親死了要守三年喪，國君死了也是守三年喪；到底那個份量重些？」田過說：「大概雙親重吧。」王很生氣地說：「那麼爲何你們要離開雙親，去侍奉國君呢？」田過說：「沒有國君的土地就沒有地方使雙親安居，沒有國君的俸祿便沒法奉養雙親，沒有國君的爵位便不能顯揚雙親的令譽；從國君處得來，而歸之於雙親，凡是侍奉國君的目的，總是爲了雙親呵。」宣王悶悶不樂地，一聲不響。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㊀，湯粥以方之㊁。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　五月不服力役之征㊂，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㊃。其有重尸多死者㊄，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㊅，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

大敗亦然。

【今註】㊀匍匐，以手伏地而行，以喻急迫。㊁方，有。㊂大功，五服之一，守喪的期限是九個月；凡本宗的堂兄弟、姊妹，已嫁的姑、姊妹，衆孫、衆子婦、姪婦、已嫁的姪女及已嫁的女的伯叔父、兄弟、姪、在室姑、姊妹和姪女均服之。㊃小功，喪期是五個月，凡本宗是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等服之。㊄重尸多死，指像瘟疫導致的傳染死亡。㊅苣火，束葦燒火。

【今譯】古時有了災疫時叫做厲，這時國君要穿戴白色的衣服，並派官吏去弔慰死者的家族和慰問生病的患者，要趕緊派巫醫去救治，致送湯粥去救濟。一位好國君當政，一定先注意到鰥寡孤獨等無依無靠的人們，以及生病無法生活；死了沒錢埋葬的，便替他埋葬了。有人有親人死亡時不要去打擾他，有服齊衰大功的人，得許他五個月不服勞役的征調，有服小功之喪的，如果死者還沒埋葬，就不要征調他的勞役。如果瘟疫流行的話，要趕緊聚集衆人，叫小孩子擊鼓，拿著葦草扎成的火把，進到人們的房子裏，用火把、鼓聲來驅除這些厲鬼；而每家的主人，得穿戴整齊，站在阼階上，直到事完以後，纔離開里門，離開城門，到野外去。這是匍匐施救的方法。軍隊打了大敗仗，也是這樣子的。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容㊀；盤旋出戶㊁，喟然若有聞乎嘆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㊂；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今註】㊀僾然，彷彿貌。㊁盤旋，禮記祭義作周旋。輾轉相從之意。㊂咳唾，談論。

【今譯】要祭祀齋戒的人，要在腦海裏時時回憶起死者的居處，音容笑貌和平日的舉止；齋戒三天以後，還得宛然見著死去的人一樣。祭祀那天，要踏進房子時，得表現出彷彿見著死者的容貌；慢慢地退出房子時，得表現出似乎聽著死者的歎息。死者的容貌在眼前晃著，聲音談笑在耳邊回盪，生前的愛好嗜欲不至於忘懷，纔是孝子的齋戒呵。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惆惆憧憧㊀，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今註】㊀惆惆憧憧，猶言恍恍惚惚。

【今譯】一年有四次的祭祀，春天叫祠祭，夏天叫禴祭，秋天叫嘗祭，冬天叫烝祭；春祭時要供奉韭菜和卵，夏祭時要供奉麥和魚，秋祭時要供奉黍和豚，冬祭時要供奉稻和鴈。（其實只是取每一時令的新菜以祭神，表示敬意不忘恩而已。）三年舉行一次祫祭，五年舉行一次禘祭；祫是聚合，禘是審諦。祫是聚合所有的祖先祭於祖廟，禘是審視諸神的功德分別等差而祭。聖明的君主要祭祀時，一定要齋戒沐浴，追想先人的音容功德，就宛如先人還在世一般；剛站起身要登壇祭祀時，在

的胙肉、果肉讓他們滿載回去，因爲這些都可以使他們效法的。

恍惚中當專心一意地思及先人底音容笑貌，這是孝子的一片精誠。有人來助祭時，要盡量把祭祀完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之曰㈠：「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㈡；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㈢。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㈣，施于條枚㈤；愷悌君子㈥，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今註】㈠韓褐子，不詳。津人，在渡船口操舟的人。㈡快用，猶言祈神以求風順之意。㈢泆然，逸蕩貌。㈣莫莫，茂盛。㈤條枚，枝幹。㈥愷悌，和樂貌。

【今譯】韓褐子要渡河，在渡口操舟的舟子說：「人們要從這兒過渡的，總要祈神以求風順；先生爲什麼不祈神呢？」韓褐子說：「天子祭海內的神祇，諸侯祭封域以內的神祇，大夫祭自己的先人，士祭祖宗。至於我，沒有資格祭河神。」舟子把船楫伸進水，邊划著船，邊說：「方才我已經告訴過了，先生偏不聽話；而今船在水裏，划起來很危險，我看你還是把衣服紮好，準備下水游游吧！」韓子說：「我才不爲了人家討厭我而改變我的本意，不爲我快要死了而改變我的原則。」話

還沒完，船却在水裏逸蕩著。韓褐子說：「詩經上說：『茂盛的葛藟呵，枝幹那樣地伸展著；快樂底君子呵，去求福却不歸來。』連鬼神都回不來，何況人呢？」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說：「至誠的尊禮而致忘了自身的存在，纔是眞的禮敬；衷心的怛惻以致不及穿戴喪服，那是眞的悲傷；無聲的快樂是打心底裏上來的懽悅。同樣地，不言而能誠信，不動而有威武，不施予而具仁心。心意所到，很易在鐘鼓的聲音中表現出來：憤怒時擊之，便表現威猛；憂傷時擊之，便表現悲切；快樂時擊之，便表現喜悅。心志變了，聲音便跟著變。心志精純就能通達於金石，何況是人呢？」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㊀：「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㊁，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㊂：「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㊃。」

【今註】㊀公孟子高，不詳。　顓孫子莫，或即顓孫師，字子張，孔子弟子。　㊁與爾內，或引作與爾內折，證諸下文，正是脫一折字。內折，猶言內荏。內心怯懦的意思。　㊂愀然，是臉色變動的樣子。逡巡，是退却的意思。　㊃能不愚，與文意不屬，或本引作能若愚。正是。

【今譯】公孟子高請教顓孫子莫說：「我想冒昧地請教，什麼纔是君子的禮儀？」顓孫子莫說：「你能戒除這三樣毛病也就得了：外表不要裝得很剛強的樣子，內心不必存著怯懦的心理，不要一心爲外界的物慾引誘。」公孟不能理解，再去請教曾子，曾子聽得驚異了一會，纔說：「講得眞好！外表剛強的內心通常最怯懦，容易受外界引誘的常會被人所役使。所以君子的德行好，看來常像無知的人；聞見廣博的，很少和人爭論；見識深遠的，常是一副愚笨的樣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㊀。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㊁，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今註】㊀孟儀，不詳。　㊁大辟，辟，陰的意思。

【今譯】曾子有病，孟儀去探望他。曾子說：「鳥將要死的時候，牠的叫聲一定很悲涼；君子之人他在陽衰陰集將死的時候，所講的話一定是很和善的。禮儀有三，你知道嗎？」回答說：「不知道。」曾子說：「你坐下，我告訴你。君子立志能以修習禮義爲規，就能除去貪慾的心理；君子修身

能以禮儀爲度，就不至於有怠惰傲慢的行爲；君子修習禮儀而能以仁義存心，就不會發生忿爭暴亂的事來。至若那些祭祀的器皿，如鐏啦、俎啦、籩豆怎麼放置，是管理器皿人的事，君子不懂這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㈢，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㈣，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今註】㈠子桑伯子，或說是莊子中的子桑戶，朱熹說是魯人。㈡仲弓，姓冉名雍，孔子弟子。㈢方伯，殷、周是一方的諸侯。㈣化術，教化的方法。

【今譯】孔子說過「可也，簡。」簡是容易鄙陋，容易鄙陋是沒有禮儀文采的修養。孔子見子桑伯

子，子桑伯子却不穿衣服地和孔子一起，孔子的學生說：「老師幹嘛見這種人呢？」孔子說：「他的本性是好的，可惜沒修養，我就是想教他多修養些。」孔子走了以後，子桑伯子的學生不高興地說：「爲什麼要見孔子？」子桑伯子說：「他的本性不錯，只是太繁文縟節了些，我要教他多保持一些本性的自然。」所以說：文質能相互配合纔叫君子；光有好本性而不知修養，容易流於鄙陋，子桑伯子就是容易流於鄙陋，而要把人類的生活形態拉回到牛馬的形態，所以仲弓說他太隨便。在上沒有聖明的天子，在下缺乏賢能的諸侯，天下既是黑暗不安定：臣子有弒君王的，子女有弒父母的，這樣看來，誰有武力，誰就去討伐這些無道，有何不可呢？正當孔子的時候，就是上無聖明的天子，所以說雍可以使他南面；南面就是天子啦。雍所以被稱許可以爲天子，是因爲他問孔子關於子桑伯子的事，孔子說：「還好，還能清簡無爲。」仲弓說：「平常能敬謹而在行事時却知清簡無爲以治理百姓，當然是很好的；如果平常便很散漫而行事又顯隨便，豈不是太簡慢了嗎？」孔子說：「雍的話正是。」仲弓通曉教化百姓的方法，孔子瞭解王道的準則，竟然對仲弓的話表示絕對的贊同，所以說仲弓可使南面。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㈠，伶倫自大夏之西㈡，乃之崑崙之陰㈢，取竹於嶰谷㈣，以生竅厚薄均

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㈤，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崐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鐘微而均，鮮全而不傷㈥，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三分所生㈦，益之以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㈧。

【今註】㈠伶倫，黃帝時樂師。㈡大夏，古地名。㈢崑崙，古西戎國名。㈣嶰谷，崐崙之北谷名。㈤宮，宮調。㈥鮮全，明潔圓柔。㈦三分所生，這是我國音律上的三等分損益法。上升表示陽，下生表示陰，陰陽相應便得十二律的音階。㈧至，到，極。

【今譯】孔子在齊的城門外，遇到一個小孩，拿著一隻水壺和他們走在一起，這小孩的眼神很清澈

，舉動很端莊，顯見得心地很正直，孔子告訴駕車的人說：「趕快些，趕快些。」這時正好奏起韶樂，孔子在那兒聽了韶樂，竟神往得三月忘了吃肉的味道。所以音樂不但可以讓自己快樂，也可以使別人快樂；不但能陶冶自己，還能陶冶他人呢！對於這段音樂，真沒想到給人的感受竟是這樣的深遠。當初黃帝命伶倫創作音律，伶倫從大夏的西方到崑崙的深處——嶰谷裏覓取竹子，選擇竹心中空而厚薄均勻的，把它們截成兩段，長約九寸，所吹奏出來的聲音就是黃鐘的宮調，這樣地每天仔細地挑選、品奏而制定了十二管，就在崐崙之下聽鳳凰的叫聲，來分十二律的音響，以雄六、雌六再配合黃鐘的宮調。能適合黃鐘宮的，纔可以配上音律，而爲音律的基礎。所以說，黃鐘之宮雖然音色細微但却很均勻，明快圓潤而不刺耳，在音律裏是最尊貴的，就好比是偉大的聖人的功德，可以使賢者的才能更見璀璨一般，所以把它用在宗廟的祭樂上，來歌頌迎接祖宗的功德，使世世不忘。因此，由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這樣以三等分的損益法，來決定音律的高低，益一分的是上音，損一分的是下音；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和蕤賓是上音，林鐘、夷則、南呂、無射和應鐘是下音。在偉大的聖人治理的盛世裏，天地之氣相合而生風，太陽照射的時候，風也隨著吹送，就自然地生出十二律來，所以仲冬的日至短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間的風氣平正，實在是十二音律的極至。

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塤篪㊀，比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㊁，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㊂；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之酬也㊃，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今註】㊀鞉，小鼓有柄，鼓旁有兩耳，搖動時兩耳自擊鼓發聲。　控揭，應是椌楬字。即是古代的柷敔，柷形像漆桶，有椎可以擊者；敔形像伏虎，背上有廿四枚鉏鋙。　塤，又作壎，土器，有六孔。　篪，即今日的笛。　㊁磬，有金屬、玉石等製，形屈曲。　竽，像笙，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　㊂干戚，原是兵器，武舞時用之；旄狄，文舞時用之。　㊃酢，主人爲客人酌酒。　酳，用酒漱口。

【今譯】　聖人制作鞉鼓、控楬、塤篪是德音中的音律，有了它們然後纔可以用鐘磬、竽瑟應和，然後纔能有干戚和旄狄的文舞和武舞。這樣爲的是要祭祀先王的宗廟，作爲獻酢酬對的音樂，並且象徵著官階的貴賤高低各得合宜，表現後世的尊卑長幼的秩序不紊。

鐘聲鏗鏗以立號㊀，號以立橫㊁，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㊂，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㊃，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㊄，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讙讙以立動㊅，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今註】㈠號，號令。㈡橫，壯氣充滿。㈢辯，禮記樂記作辨，分別的意思。㈣廉，廉隅，即行爲端正，志意堅定的意思。㈤濫，擥的借字，積聚之意。㈥懽，禮記樂記作讙，讙囂。

【今譯】鐘聲鏗鏗然象徵著號令，號令是要人氣勢飽滿，氣勢飽滿纔表現得出勇武的精神來，所以君子聽了鐘聲就思念起武臣。磬石的聲音罄罄然象徵著職守分明，職守分明纔能使人抵死守職，君子聽磬聲就思念起死守封疆的大臣。絲絃的聲音婉轉哀怨，象徵著行爲端正意志堅定，行爲端正意志堅定，纔能貞正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就思念起志義不移的臣子。竹聲濫濫然象徵著聚集的意思，聚集自然是會合大衆，君子聽了竽笙簫管的聲音，就思念起那些能召集領導群衆的臣子。鼓鞞的聲音很讙雜象徵著激動，激動便能鼓舞群衆，君子聽了鼓鞞之聲，就思念起將帥來。君子聽音樂，不光是聽它鏗鏘的聲音而已，且要尋繹出它所代表的含義。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㈠。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㈡，而民思憂；嘽奔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㈢，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㈣，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㈤，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㈥。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㈦，制之

禮義；含生氣之和⑧，道五常之行⑨，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⑩，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⑪，廣其節奏，省其文彩⑫；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⑬，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⑭，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⑮；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⑯，廣則容姦⑰，狹則思慾⑱；感滌蕩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⑲；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⑳，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㉑，比類以成其行㉒，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㉓，百度得數而有常㉔。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㉕，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敎，故樂行而民向方㉖，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㉗，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擧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今註】㈠心術，猶言心理狀況。㈡感激憔悴，禮記樂記（以下簡稱樂記）作志微噍殺；感激，猶言狂亂底刺激。㈢嘽，寬；奔，樂記作諧是，和也。慢，疏。㈣樂記猛下有起字，奮下有末字。 廣賁，寬廣壯大。㈤肉，厚重。㈥流僻，謂志向流移不靜。 邪散謂違辟不正。 狄成滌濫，謂音樂的旋律忽而速，忽而慢，變動不定。㈦度數，節拍。㈧生氣，陰陽兩氣。㈨五常，即五行。㈩四暢，指陰陽剛柔。⑪學等，學習的層次。⑫文采，指樂音的音色、音量相應和。⑬小大，指大小樂器而言。⑭以象事行，猶言以樂音陶冶人的情性。⑮慝，猶崩毀。⑯流漫，樂記作流湎。⑰廣，舒緩婉曲。⑱狹，急促迫切。⑲逆氣，指姦邪之氣。⑳回，乖違。 邪，邪辟。㉒反情，去除淫溺之情。㉓比類，比擬善類。㉕八風，八方之風，見前

註。㉔百度，謂晝夜百刻。㉕代，樂記作迭。㉖方，道。㉗氣盛，志意蘊積。

【今譯】談到音樂啊，是聖人所喜樂的，因爲它可以調和改善百姓的心性，它感動人們的力量很深遠，所以移易風俗的功效也易見，因此先王特別提倡音樂的感化。人類都是天生的有血氣情性和知慾，但在喜怒哀樂的變化上却不易把握正常，總是在受到外界的感動以後，纔起了心理狀態的變化。所以，在演奏著哀感憔悴的音樂時，人們就容易感受悲哀憂愁的況味；音樂是寬和舒暢，委宛曲折而音節明快時，人們就容易感受到懽忻舒泰的氣息；如果是粗獷激昂或悲奮的樂調，人們就會感受到剛強堅毅的志氣；如果是奏起廉潔正直而肅穆莊嚴的曲子，人們也會感染上肅然起敬的氣氛；那旋律是寬博厚重而又柔和順遂時，人們自然會流露出慈愛的情懷；反之，節奏的變化時而快，時而慢，又且散亂靡爛時，人們就容易感染上淫亂放蕩的惡習了。所以先王根據人類的情性，考究音樂的節拍，以融合著禮義。含容了陰陽和順的生生不絕的氣息，且引導著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運轉，使陽剛之氣不流散，使陰柔之氣不閉藏，這樣一來，剛氣也不至於太蓬勃，柔氣也不至於太怯懦，陰陽剛柔等四氣能在心中交融舒暢，而後纔能表現在外，且都能各得其所，不相侵奪。然後制定學習的層次，推廣音樂的節奏，使所表現出來的旋律，不但要能與大小的樂器相配合，宮商的音色終始不亂，而且能以它來量度道德的厚薄，陶冶人性，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間的相處井然有序。所以說，音樂的感人是很深遠的。土壤貧瘠，草木就不容易生長；水常被攪擾，魚鱉就不容易肥大；空氣稀薄，生物就不容易存在；社會昏亂，禮法就敗壞，音樂就淫靡。所以，樂聲就表現出哀傷而不矜莊，狂樂而不安舒，使聽的人也隨著樂聲的起伏而浮動不定，有些是驕漫淫佚而沒了禮範，

有些是流連沈湎不能自拔，而忘了本來的面目。樂聲顯得舒緩婉曲，就容易引人入於遐想；急切迫促，又容易激起淫蕩的情欲，以致損傷了平和的本性，所以君子輕賤這種音樂。大凡姦淫的音樂，它所激起的都是姦邪的念頭，一旦這念頭成熟了，淫靡的音樂便到處充斥不可抑制；正當的音樂它激起人的也是平和健康的心理，這心理成熟以後，到處便洋溢著安祥寧謐的樂音。唱和各有它的回響，所以乖違邪曲或正直順適的樂音便各有它們的音符，世上萬物也是循著本身的天籟，和這些音符相應感動，所以君子要能除去淫溺之情以平和自身的心志，比擬善類以成就自身的德行；不沈湎在姦聲亂色裏，心中不存著淫樂邪行，怠惰驕慢和乖辟的行爲全然沒有；而使自己的耳目鼻口心智等都隨順著平正的心志以行其義氣，然後再表現在聲音、琴瑟上，甚至隨著干戚、羽旄的舞步；流露出偉大德行的光采和陰陽剛柔的調和之美，而表現出萬物的性靈來，因此，樂音的清朗明快象徵著天，廣大舒緩象徵著地，終始循環象徵著春夏秋冬四時的運轉，周旋流盪象徵著風雨的吹飄；宮商角徵羽等五音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應成趣而不亂，十二律音也與八方之風相和而不姦，晝夜的運行也得着正常，大小樂器相互配合，循環吹奏不已，清音濁聲都能很合板眼地迭相起伏變換。所以正當的音樂可以使倫類清爽，耳聰目明，能使人心平氣和，而移易風尚習俗，使天下都得着安寧。所以說：音樂是使人安樂的。君子高興得其道，小人高興他的情欲有所寄託。以正道來引導情欲，纔能安樂而不昏亂；以情欲的放縱而忘了正道，便要迷失本性不得安樂。因此，君子要能去除沈溺的情欲，使心志平和；推廣音樂的教化，使人人得着陶冶，所以樂教得着推行，百姓始知一心向著正道，培養出優良的品德來。道德是情性的根本，音樂是道德昇華的表現，金石絲竹是音樂的工

具。詩是意志的表現，歌是聲音的詠頌，舞蹈是形態的旋律，這三樣都是因爲心有所感，而後發洩於樂器上，所以情感越眞摰所表現的便越婉轉纒綿，意志愈蘊積便愈能吐露神妙的音符。心中得着平和柔媚，表現在外的便是安順華美。只有音樂是不能造假的，因爲音樂是心靈的激盪，而聲音正是音樂表現的形態，其他的音色、音量和曲拍、節奏都成了音樂的裝飾音，君子的行動是依據心靈的激盪，而後用音樂來表現，用節奏來修飾。所以周武王時的樂舞，是先擊鼓作警戒，以提醒大衆，表示要演奏了。要舞蹈時，先踏出三步，也是表示舞蹈要開始的意思。在每一曲終了時，總要從頭再奏一回，表示廻旋激盪不已。舞蹈表演完畢，很自然地回復到原來的舞形，表示不是盲然亂舞。雖然在舞蹈時常有急速的旋轉，但是也按照節奏的高低快慢；好比唱歌的人，唱到最尖拔入微處，我們還能聽到那飄渺隱約地歌聲。這樣的樂舞纔能使人得到淨化陶冶，而不致引發潛藏的情慾。因此，情感發洩完了，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片平和；音樂終了，性靈便越覺朗爽。君子能以音樂的陶冶而更趨善，小人也能因它的陶冶糾正以往的錯失，所以說，音樂是教化百姓最好的工具。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故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牲也，

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今註】 略。

【今譯】 樂器裏最細密的是琴，因爲它能修養德行，所以君子喜歡彈奏它。大凡聲音的產生，都是由人的心理發出；人心的激動，都是外物造成的；因受了外物的感應以後，起了激盪，纔表現在聲音上；這表現出來的聲音相互應和，而後起了變化，這種變化自然是有它一定的理路，纔構成音階、音色。把音階、音色加以排比、吹奏，甚至拿起干戚羽旄來舞蹈，就是音樂。這樣推究，音樂是從心中產生，而人心却是感受了外物的刺激而有的。所以心裏悲哀淒楚的，他的聲音一定是蹴急肅殺；心裏懽忻舒泰時，他的聲音一定是寬和舒暢；心裏喜悅時，他的聲音一定是宛曲明快；心裏悲憤時，他的聲音一定是激昂粗獷；心裏存著肅穆莊敬時，他的聲音一定是廉潔正直；心裏充滿了慈愛時，他的聲音一定是柔和美妙。一個人的好壞實在不是天性使然，只是受著外物的感應而激盪出來的，因此早先的聖王最注意到外界的感應。乃用禮法來穩定人的意志，以音樂來陶冶人的情性，以政令來劃一人的行爲，以刑法來防範人的邪念；其實，禮樂刑政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使人們的心理都能合乎治道。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㈠，商爲臣㈡，角爲民㈢，徵爲事㈣，羽爲物㈤；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㈦；商亂則陂，其官壞㈧；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㈨；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淩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㈩；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⑪，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今註】㈠宮爲君，禮記月令鄭玄注（以下簡稱鄭注月令）宮屬土，土在五行居中央，像君王的氣派，所以說宮爲君。㈡商爲臣，鄭注月令金屬商，金次於土，所以爲臣。㈢角爲民，鄭注月令，角屬木，有清濁得中的氣象，所以配民。㈣徵爲事，鄭注月令說，徵屬火，燃火可以照明衆事，所以徵爲事。㈤羽爲物，鄭注月令說，羽屬水，水最能清潔庶物，所以說羽配物。㈦荒，散亂；驕，驕溢。㈧陂，不平正。㈨勤，猶言爲勞役所苦。㈩鄭衞，指春秋時鄭衞兩國。鄭國的音樂好濫淫志，衞國的音樂急促煩志。⑪桑間濮上，濮是濮水，濮水上的桑林之間，傳說紂王時有樂師延創作靡靡之音，致殷商敗亡，而師延投濮水而死，因之於其處常有樂音出。因此說是亡國之音。

【今譯】大凡音樂的創作，都由百姓心中的激動而流露的，感情在心裏激盪以後便表現在聲音上，將這些聲音排比就成了音樂。因此，社會安定太平，所呈現的音樂自然是安樂，政治也一定是清和

的；社會混亂，所表現的音樂必然是怨懟憤恨，政治也必是乖張的；亡國的音樂必然流露出哀愁悲思，它的百姓也必是困頓不堪。原來聲音的道理，就是和政治相關的：宮音象徵君王，商音象徵臣子，角音象徵人民，徵音象徵庶事，羽音象徵萬物；因此，五音相亂就沒了法理，沒法理的樂音所表現的便是：宮音亂，所彈奏的聲音便要流散，那是君王驕溢的原故；商音亂，所彈奏的聲音就不平正，是臣子敗壞的原故；角音亂，所彈奏的聲音便多哀愁，是政府虐待百姓的勞苦之音；羽音亂，所彈奏出來的聲音便顯危頹，那是國家財政匱乏的關係。如果五音都亂，相互陵越便叫驕慢，那國家的危亡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鄭衞的音樂是使社會昏亂的音樂，好比前面所提到的驕慢相陵越的五音一樣；而濮水上的桑林之間的靡靡之音又是亡國的音樂，因爲那是會導致百姓的流亡，政治的荒廢，人們便易起欺罔上位，遂行私欲的心理，眞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㈠此之謂也。

【今註】 ㈠見詩經大雅既醉。

【今譯】 大凡人們有患難災禍，多是由於淫靡泆盪和橫暴驕慢的關係，而淫靡泆盪和橫暴驕慢常是從酗酒中來；所以古人對於飲酒的禮法很重視，使人們耳裏聽的是平和的音樂，眼中看的是規規矩

矩的儀態，脚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步伐，心裏存的是正直不阿的品德；因此，雖終日喝酒也不至於有過失，使數日甚至數月間每個人都能使品德更完善，詩經上說：「既能醉酒，又能飽德。」便是這意思。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㈠，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㈡。」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㈢；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衞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愼其所以動人也。

【今註】㈠風，曲調之意。㈡見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抑抑，愼密貌。秩秩，有序。㈢雅頌，中正和平的音樂。

【今譯】凡是從外在以打動人的內心的，沒有比聲音來得深遠極至，所以聖人因勢利導創作了音樂，音樂便成爲道德的曲調，詩經小雅賓之初筵說：「威儀的莊重愼密，正和著節奏分明的德音。」

正是指的禮樂而言。所以君子以禮法修正外表，以音樂陶冶內心；內心有短暫的離開音樂，邪淫之氣便會乘虛而入；外表有片刻的忽略禮法，驕漫的態度便很容易流露出來；所以以前的天子、諸侯從不曾離開庭殿而聽鐘聲，卿大夫也沒有說躲得遠遠地聽琴瑟的，因爲他們要培養正大的心志而消弭淫邪的氣息呵。音樂深入內心，使人容易步上正道而好良善；受了音樂的熏陶而表現於外的，就是溫文儒雅的氣度；以中正平和的樂聲感動人，內心自然會升起一股正氣與之相應；以安祥靜謐而美妙的樂聲感動人，內心自然會升起一股平和之氣與之相應；以粗曠激越的樂聲感動人，內心自然會升起一股怒氣與之相應；以淫靡的鄭衞之音感動人，內心自然會升起一股淫氣與之相應。所以君子對於感動人的音樂要特別在意。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也。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

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今註】　略。

【今譯】　子路彈瑟，表現出一股北方鄙野的殺伐之聲，孔子聽了就說：「子路眞正不才呵！」冉有陪侍在旁，孔子說：「冉有，你過來。你爲什麼不說那是先王制訂的音樂呢？其實，先王制訂的音樂也是樂音中和，節奏中和的；後來傳入了南方，北方竟失傳了。恰好南方富庶，是個豐饒的地方；北方貧瘠，到處充滿了肅殺之氣。所以君子秉持著中和以爲根本，講究生殖以爲基礎，因此表現出來的音樂，總是溫柔敦厚而中和，處處流露著一股生氣蓬勃的樣子。心裏了無憂愁哀傷痛楚的感受，外表也毫無暴戾淫泆荒盪的氣息，能有這樣的風度，乃是有着太平的景象，安樂的情狀。至若那些小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執著細微末節來追究根本，死守著剛愎之氣以爲基礎，所以表現出來的音樂，總是湫隘冷酷而猥屑，處處流露出一股殺伐狠戾的樣子。心裏了不存在著中正平和的情性，外表也毫無溫文謙恭的風采，要知道，殺伐是亂亡的景象，奔亡逐北的情狀呵。以前舜譜出了南風之歌，他的興盛簡直就是勃然而起的，到現在那些王公談起來還是眉飛色舞的呢！殷紂譜出了北方鄙野的殺伐之曲，他的敗亡幾乎是幌眼的事，到現在那些王公還在嘲笑著呢。當時舜不過是個平

民，却能積累正道以合仁義，執持中和以行善政，終於以此興盛；紂王雖然貴爲天子，却害在他的驕慢淫泆和荒遢上，再加上他的剛愎暴戾，終於走上敗亡的命運。而今子路不過是個百姓，平民之類，心中旣不存著效法先王的遺制，又充滿了亡國之音，那裏能安保他的一身呢？」冉有把這話告訴了子路，子路說：「那是我子路的過錯呵！小人不知好好地聆賞樂曲，以至於到這地步，老師罵得很對呵！」於是自己悔過，七天不進飲食，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了。孔子說：「子路眞是勇於改過。」

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他？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今註】 略。

【今譯】 孔子占卜得個賁卦，却仰天長太息一聲，好像很不滿意。子張走進來，舉手發問說：「我敢說賁卦是個好卦，還幹嘛嘆氣呢？」孔子說：「賁卦雖是好卦，但它不是正色的卦（意指不是本來就好的卦）所以纔嘆氣。我認爲質地本來就是素的，好比白的就是不雜任何顏色的白，黑的就是不雜任何顏色的黑。然而質地又是什麼呢？我也敢說好比丹漆不用再加任何色彩，它自然朱紅可愛；白玉不必彫琢，它自然瑩潔光潤；寶珠不必再加裝飾，它自然渾圓動人。爲什麼呢？它的本質就

已太好，不必再加修飾了。」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㈠，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㈡，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㈢，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今註】㈠五祀，禮記祭法說是，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和公厲。㈡旅，祭山川之祭名。㈢禴祭，春祭。　易，易經既濟卦。

【今譯】　光知迷信鬼神的人一定不會謀慮，只一味信賴太陽的照射來判定時間的，一定會錯過時間，這何以知道呢？因爲聖賢之人所知圓通，不必什麼擇算時日，事情自然得利；遵守法令，重視勞動的工夫，不必卜筮，自然吉慶；謹守仁義，遂順道理，不必禱祠，自然得福。所以用卜筮術數來擇日，用明潔的齋戒、肥腯的犧牲、晶瑩的珪璧和精誠的禱告，終究不能禳除悖逆的慘禍，因爲你

既認爲神明有知纔這樣依恃他，却要作些背道妄行的事來求福，神明豈不是定要唾棄你嗎？天子祭天地、五嶽和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人祭門戶之神，庶民祭自己的先祖；這原是聖王承順天意，制訂的禮法。從前卜筮的目的，不過是要考究疑難輔佐步入正道，表示天意已先安排，不敢自己專斷自爲；並不是要我們顚倒是非，僥倖求安的。孔子說：「不該自己祭祀的鬼神而去祭祀，那是媚神。」所以泰山之神終不尙饗魯國權臣季氏的旅祭，易經旣濟卦上說，與其像東鄰那樣奢侈而無誠心的殺牛祀神，倒不如像西鄰的禴祭一樣：節儉而誠敬。因爲神是只重禮，不看重祭品的；只喜歡樸質，不貴浮華。果眞能推廣自己的德行，便是無往不利了。所以聖人看了他人的文采，一定要考究他的本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㈠，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㈡，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㈢，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鬥之患起，爭鬥之患起，則所以偸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

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今註】㈠歷山，在今山東省歷城縣南。㈡雷澤，在今山東省濮縣東南。㈢窳，汙下。

【今譯】歷山的農人愛侵占人的田畔，舜却在那兒耕作；雷澤的漁夫愛爭人的澤地，舜却在那兒捕魚；東夷的陶土很汙下，舜竟也在那兒製陶。所以，耕田、捕魚和製陶原不是舜的本行，舜之所以從事，爲的是救濟貧困而已。一般人的本性多是克服不了欲望的，老是守不住儉樸而愛奢華，纔常爲了爭奪汙下的陶土而起禍患；爭端一引起，風俗便要日見敗壞。爲什麼會這樣呢？還不是人們不誠實、不儉樸，總是在虛僞巧詐下討生活的關係，所追逐的都是這些末流的品德，情欲的泛濫，而永無了結。聖人故意壓抑這種浮華而提倡樸質，使天下回歸到敦厚純情的境地，詩經上說：「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說：「尸鳩之所以能照料七隻小鳥，是牠能專心篤志；君子之所以能處理萬物，也是以一條法則。用一條法則來處理事物，是上天的意旨；五行的運轉雖然有相剋，也實在是相生相合而不離異的，這纔叫天心。在我，因爲能堅毅篤定於一事，所以一念之誠去待百君，如心意不專，意念紛紜，連一君也不可待呢，所以，誠篤不待外求，因爲誠篤就是純一；純一就是質樸；君子雖要講究外在的風采，却也離不得內在的質樸。」

衞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㈠，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

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今註】㊀鄧析，鄭國大夫，九流十家中屬名家。

【今譯】　衞國有五個大漢，每人都背負一只瓦罐，從井裡打水灌溉韭菜，一天忙到晚，不過澆了一畝地。鄧析經過那裡，下車敎他們說：「造一部前輕後重的橋機，你們同樣忙一天就可以澆百畝地，況且也不累。」五個大漢說：「我們老師說，專門會發明一些巧妙的機械，終要敗亡在這些發明的機械上；我們並不是不懂得，只是不願作吧了。你請便吧，我們要專心灌溉了，不想改變！」鄧析走了，走不到幾十里路，臉色漸漸不對勁，竟悒悒地病了。學生們說：「是誰得罪我們的老師？老師告訴我們，好為你報仇。」鄧析說：「算了吧，那些纔夠得上所謂的眞人。該請他們出來治理國家呢。」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㊀：「錦繡絺紵，將安用之㊁？」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㊂；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㊃，采椽不斲㊄，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

㊄，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㊆，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㊇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今註】㊀禽滑釐，戰國魏人，或說是墨子學生，或說是子夏學生。㊁絺，細葛布上又繡上色采鮮艷的花紋叫絺。紵，細的麻布。㊂衣裳細布，猶言衣裳都是碎布綴成。㊃茅茨，以茅草搭蓋的房子。㊄椽，屋椽。不斲，不刮削。㊄鐫，借作諫勸之意。㊅鹿臺，殷紂屯積錢財的地方。㊆被，借作披，鋪。㊇鍾，六斛四斗爲一鍾。

【今譯】禽滑釐問墨子說：「錦繡絺紵這樣好的布料，用在什麼場合呢？」墨子說：「嗨，我從不曾研究過這些。古時候的夏禹王就最不喜歡這些浮華了，他自己住的房子建得又低又小，土造的階梯只有三級，飲食也很菲薄，衣服都是用碎布縫綴成的；那時，黼黻就沒地方用了，他們所講究的只是堅固耐用而已。殷商的盤庚因爲百姓越來越多，把都城遷往殷地，那茅草搭成的房子也沒修葺，採來的屋椽也沒刮削，使天下百姓的觀念改變；那時，華美的布帛，要用在那裡？物品本身並沒

有意志的，而是全看爲人君主者的心志如何？如果君主不屑爲，在下的百姓怎麼用得來呢？上面說的這兩位君王，能以身作則給天下人看，所以當時的教化大行，直到現在人們還時常提起他們的令名。何況錦繡絺紵，實在都是昏亂的君主所搞出來的，最初都是從齊國開始，景公愛奢侈而忘儉約，幸虧有晏嬰以儉約來勸諫，還差點沒效果呢。談到奢侈，那有個完的？紂王造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殿的牆壁上全繪上山水，彫梁畫棟底，廳堂上到處是錦繡鋪地，金玉寶貝、美女娼優，管絃鐘鼓，靡漫都是，而天下的財力更加困竭，最後身死國亡，爲天下人厭棄，這豈不是太用錦繡絺紵的下場嗎？如果現在正是災荒的時候，有人要給你隨侯珠，（並規定你只能作裝飾，不可變賣），又有人要給你一鍾粟稻；要珠子就不可拿粟，拿了粟就不能再要珠子。你將要什麼？」禽滑釐說：「我拿粟，至少可以救救急。」墨子說：「那就對了。這樣說來，成天追逐着奢侈幹嘛！只是擱着而沒用，只會使人沈迷，這不是聖人所切要的。因此，能常常塡飽肚皮，然後才講求味美；能常常穿得暖和，然後再講求華麗；能常住的安定，然後再求着舒服。爲的是長久之計，所以聖人所在心的，只是先求質樸而後再講文采。」禽滑釐說：「眞對。」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㈠，塹山堙谷直通之㈡。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㈢；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㈣，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㈤。又興驪山之役㈥，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㈦，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㈧，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㈨。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㈩，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㈡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㈢，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

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採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⑬，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⑭，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今註】㊀九原，即今綏遠省五原縣。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㊁塹，掘。堙，塞。㊂閣道，古代宮苑中，橫架木段以行駛車輛的道路叫閣道，也叫複道。㊃闕，門觀。㊄漢，指天河而言。營室，星宿名，即室宿。㊅驪山，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南，與藍田縣藍田山相連。㊆胸山，在今江蘇省東海縣南。㊇阿，棟。阿東，東面的棟樑。㊈數，數落，責備。車裂，古代的極刑之一，將人體縛在車上而曳裂之。㊉而，你。⑪若，亦猶你。⑫單，殫的借字。⑬丹朱，唐堯字，封於丹淵。⑭昆吾，古國名，夏伯昆吾封此，後為成湯所滅。

【今譯】 秦始皇併吞天下之後，大大地奢侈享樂，即位三十五年還不曾停息，修築寬大的馬路，從九原直接通到雲陽，中間遇到山便開山，逢到谷便塞谷，一點也不肯迂曲。又不滿意先王狹小的宮室，乃在豐、鎬之間，周文王、武王經營的地方修蓋朝堂，渭水南邊的山林苑囿作爲前殿，建了一座阿房宮，宮的形勢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同時坐萬人，下面可以豎得五丈的旗幟，四周全是複道。從殿堂直接通到南山之嶺的地方建了一座門觀，底下又有複道交錯，從阿房宮渡過渭水就是咸陽，那氣勢宛然上天一般，複道相連好像是絕天河抵營室。又發動驪山的民力，塡塞三泉的泉底，關中有別宮三百處，關外有四百處，每一處別宮的裝飾，都有鐘磬帷幕，美女娼優，在東海的朐山上立了一塊石碑，作爲秦的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國的侯生和齊國的盧生，相互計議說：「這種社會實在不好待，帝王好以刑罰爲威勢，天下人都怕犯罪；在朝作官的不敢盡忠直諫，帝王自然不知過錯，且一天比一天驕怒，在下位的人又懼怕，只知以怠慢欺罔，來取得上位的容寵。其實，眞能勸他的人，他又不用，弄得更加失道。我們再處下去，恐怕要受到罪害！」於是互相逃避隱遁起來。始皇一聽，大發脾氣，說：「我以前對盧生那樣好，給他高官厚祿，現在却來誹謗我，惹得其他人也跟着講些歪話來迷惑百姓！」便派御史把那些讀書人的名單開上去，於是那些讀書人成天惶恐不安地互相轉告，犯法的竟多到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都把他們給活埋了。盧生沒抓着，却抓了侯生去，始皇聽說抓了侯生，便召見他，叫他從東臺上來，走過四通八達的大街，準備好好地罵他一頓，再車裂他。始皇看見侯生，大發脾氣說：「老匹夫，你旣誹謗你的君主，又敢來見我！」侯生一到，仰面對臺上說：「臣聽說知道要死的人一定很勇敢，陛下肯聽臣一句話嗎？」始皇說

：「你還有什麼話說？說來聽聽！」侯生說：「臣聽說從前夏禹豎了一塊鼓勵人批評他的木頭，是要知道自己的過錯的。現在陛下為了奢侈而失去根本，荒淫泆蕩而更越微末，宮室殿臺一進接着一進，一棟連着一棟，珠玉珍寶堆積得像山，滿倉滿庫都是綢緞綾羅，美女娼優將近萬人，鐘鼓樂聲時時隨風飄蕩，好酒美食擺滿一席，穿的是輕裘暖袍，坐的是金碧輝煌的輿馬，自己的生活這樣奢侈浪漫，簡直無可比擬。而老百姓的經濟却是窮困不堪，民力也殫盡無餘；你不但不知道，更且怕人家批評你，用殘酷的威刑來統治部下，下面的人只好裝啞吧，你也就成了聾子。我們為此纔隱遁起來。臣不是吝惜臣的身軀，而是為陛下的亡國可惜！聽說古代聖明的君王，吃足以飽腹，穿足以暖身，宮室足以安居，車馬足以代步，也就得了。所以上不被天所唾棄，下不被百姓所鄙夷。帝堯的茅茨都不加修剪，采椽也不曾刮削，階梯是土造的，並且還只有三級，却終身安樂；正因為他不好奢靡，而好儉樸。到了他的兒子丹朱，一味傲慢荒淫，不修禮教，逼得堯只好把帝位讓給了舜。而今陛下的荒淫超過丹朱萬倍，甚且千倍於昆吾、桀紂，臣恐怕陛下百分之百的要亡國了！」始皇沈默良久，纔說：「你為什麼不早講呢？」侯生說：「陛下的志意正是青雲直上，志得意滿的時候，成天到晚只會在華麗侈靡裡就着，什麼五帝，什麼三王何嘗一日存心？你那不知儉約但知淫靡的敗亡徵兆，已經很久了，臣恐說也無益，而自找死路，所以纔逃避不敢說。而今，乃自知必死，纔告訴陛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國，也好讓你知道是怎麼亡的。」始皇說：「我難道眞是無可救藥了嗎？」侯生說：「局勢已經造成了，陛下坐待亡國罷！陛下眞要改變，自信能像唐堯和夏禹嗎？要不然就沒希望了。何況陛下的大臣又都不得人呢！臣唯恐改變也沒法讓陛下保全的。」始皇喟然嘆息

一聲，擺擺手，連侯生也不忍殺了。三年以後始皇死了，秦二世即位，再過三年，秦朝就亡了。

魏文侯問李克曰㈠：「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之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㈡。

【今註】㈠魏文侯，戰國時魏君，名斯，或作名都。周威烈王時與韓趙並稱。李克，子夏弟子。

㈡法服，猶言行事的準則。

【今譯】魏文侯問李克說：「怎麼會訂下刑罰呢？」李克說：「因爲有姦邪淫泆的行爲。大凡姦邪的心理總是因爲飢寒的原故而來的，淫泆是長久的飢餓引發的詭詐；彫琢刻鏤的講究住屋是妨害農田的耕作；錦繡纂組地追求服飾是妨害女紅的。農事與女紅的躭誤，是飢寒的本原；飢寒交迫之下，能不幹出姦邪事情來的，還沒有過；男女互相矜誇美貌，而能不淫泆的，也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在上位者不嚴禁奇技淫巧，那麼國家便要窮困，百姓就會侈靡；國家貧困就有姦邪的事情發生，百

姓富足就有淫泆的行爲出現，那是鼓勵百姓奸邪的，等到百姓奸邪了，跟着拿出法律來，一動起刑罰便不加寬待，豈不是沿着陷阱來網羅百姓的嗎？刑罰的起源如果是爲着人主不斷除禍根，而只會懲處既成的罪咎，豈不是斵傷國家的生路嗎？」文侯說：「說的正對。」乃以李克的話爲行事的準則。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㈠：「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㈡，啜於土鉶㈢；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㈣，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

具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已得矣，擧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覇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今註】㈠由余，原晉人，後入西戎。㈡簋，盛黍稷的器皿，外圓內方。㈢鉶，盛菜羹的器皿。㈣九傲，傲，韓非子傲作斿。謂旌旗之斿有九。禮記樂記篇云：「龍旂九旒。」

【今譯】秦穆公閑來無事，問由余說：「以前的聖明帝王，爲什麼有得國？有失國？」由余說：「臣聽說，是儉約得國，奢侈失國。」穆公說：「我倒想聽聽奢侈的道理。」由余說：「臣聞堯統有天下，用土造的簋吃飯，土造的鉶喝湯；他的領土南到交趾，北到幽都，東西到日出日落的地方，沒有不臣服他的。」堯禪讓天下，舜受禪以後，改用木頭作碗，在銅鐵鑄造的器皿上，再漆一層黑漆，諸侯裡就有跟着奢侈而不臣服的國家竟有十三國。舜禪位給禹，禹作的祭器都是外表彩漆，裡面繪上朱紅色，席褥都是用布帛，酒杯和勺子又用彩色裝飾，他比起舜來是更加的奢侈了，而不臣服的國家隨着也達到三十二個之多。夏后氏覆亡以後，殷商、姬周接替着上去，他們鑄造更精緻的器皿，過更豪奢的生活，食器要彫琢，飲器要刻鏤，牆上要有帷幔的裝飾，茵褥要有彩色的畫繪，比起以前來要更加侈靡多了！而不服的國家多達五十二個。君王也是好奢侈，那些臣服你的國家也一樣是愛奢侈，所以說：儉樸是得國的道理。」由余退出以後，穆公召內史廖，告訴他說：「寡人聽說鄰近的國家有聖人，是相對的國家的禍患；由余明明是個聖人，寡人實在害怕，怎麼辦纔好？」內史廖說：「西戎離中原很遼遠偏僻，從來沒聽過中原的歌伎，大王只要派些女樂過去，以荒亂

他的政治，一方面厚待由余，請他延期回國，以疏遠他們君臣之間的感情，他們君臣有了裂痕，然後我們才有利可圖。」秦穆公說：「正是。」便派了許多女樂到西戎，一方面爲由余請准延期返國。西戎王果然看了女樂以後，眞迷上了，一年到頭只知飮酒作樂，馬牛羊等幾乎死去過半。由余回去以後，就勸諫西戎王，王不聽，由余只得離去，到秦國來。穆公特別去迎接他，並拜他爲上卿。問他西戎的軍事佈置和山川地勢，然後擧兵討伐戎國，併呑十二個國家，開拓千里的疆域。穆公原也是個奢侈的君主，只因爲能聽從接納臣下的勸諫，所以稱覇西戎；而西戎荒淫於女樂，沈溺於財利，以至亡國。都是因爲離棄了質樸。

經侯往適魏太子㈠，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㈡，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㈢。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愢然而起㈣，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今註】㈠經侯，魏太子，並不詳。㈡徒師治，郄辛，並不詳。㈢芒卯，魏相。㈣傯，或作愡。爽然若失。

【今譯】經侯去拜訪魏太子，左邊佩着玉石鑲就的劍，右邊佩着玉環，左邊的寶光照耀右邊，右邊的閃亮左邊。坐了一會，太子不但瞧都不瞧，連問也不問一聲。經侯忍不住，說：「魏國也有寶物嗎？」太子說：「有。」經侯說：「什麼寶呢？」太子說：「君主有信，臣下有忠，百姓都愛戴長上。這就是魏國的寶物。」經侯說：「我不是問這個，我是問的器物而已。」太子說：「有。徒師治治理魏國時，市場上沒有囤積居奇的商人；郄辛治陽時，道路上不拾遺物；芒卯為相時，四鄰的賢士都聚集在魏國。這三位大夫就是魏國的大寶。」於是經侯半響回不出話來，默默地解下左邊的玉石和右邊的環佩，放在位置上，爽然若失地站起身，連告辭都沒有就跑出去了，一出門跳上車，走了。魏太子派人騎了快馬，拿劍和玉佩趕上經侯還給他，並且說：「我沒有品德當作寶物，更不能保守這些珠玉；它們尤其冷了不能當衣服穿，餓了不能當飯吃。請帶回去，不要留給我禍害。」於是經侯閉門謝客，後來傳說死了。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㈠，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㈡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

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今註】㈠芝，車蓋。㈡田差，春秋晉人。

【今譯】晉平公造了一輛打獵用的車子，上面揷滿了各衆的龍旗，懸上犀牛大象的圖騰，並且用羽毛綴成的車蓋罩着。車造成以後，平公特意在車頂上嵌了千鎰黃金，那眞是金碧輝煌已極。他很得意地放在殿上，讓羣臣都能觀賞。田差經過三次却連看也不看一眼，平公板起面孔來，大發脾氣問田差：「你經過三次，却不看一眼，是什麼意思？」田差囘答說：「臣聽說天子以天下爲樂，諸侯以國家爲樂，大夫以官守爲樂，士以成事爲樂，農夫以足食爲樂，婦女以紡織爲樂。夏桀因爲奢靡亡國，殷紂爲了淫泆亡國，所以不敢看。」平公說：「說的正是。」乃命左右執事說：「牽走車子！」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㈠。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必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今註】 ㊀公子成父，不詳。

【今譯】 魏文侯的寶庫失火，文侯穿着白色的服制，避開正殿五天，羣臣也都跟着穿白色服制且行弔唁，只有公子成父不弔。文侯恢復正殿上朝，公子成父走上前去道賀說：「寶庫的火災燒得眞好！」文侯板起臉孔，不高興地說：「寶庫是寡人收藏寶物的地方，而今失火，寡人素服避正殿，羣臣也都素服來弔唁，至於你，位是大夫而不弔唁已經說不過去了。如今已復殿，又來道賀，是爲什麼？」公子成父說：「臣聽說天子的寶物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國境之內，大夫藏在他家裡，士庶人藏在匱子裡。如果藏的地方不得當，一定要有天災或是人禍，而今幸虧沒有人禍，只是一場天災而已。豈不是很該賀的嗎！」文侯喟然太息說：「說得正是！」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駕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㊀，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㊁。』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今註】 ㊀練，把絲練煮熟以去汚穢的意思。練紫意謂純然的紫色。 ㊁語見詩經。

【今譯】 齊桓公跟管仲說：「我們的國家幅員小，物產少，而羣臣偏又那樣奢侈。我想下令禁止他們，你看怎樣？」管仲說：「臣聽說，君王嚐一下味道，大臣們跟着便整碗吃下；君王稍微表示喜

歡，大臣們便一味地風行。現在大王所吃的一定是桂花調製的漿液，穿的是紺紫的大衣、狐狸皮的白裘，這是羣臣奢侈的原因。詩經說：『不親身履行，百姓不信。』大王要禁止他們，爲什麼不先由自己作起？」桓公說：「正是。」於是重新作了純白的衣服，大白的帽子，這樣上朝一年，齊國整個儉約了。

季文子相魯㈠，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㈡：「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慚而退。

【今註】㈠季文子，春秋魯大夫，姓季孫，名行父。歷相宣、成、襄三君。㈡仲孫它，不詳。

【今譯】季文子爲魯國的宰相，妻妾不穿好的布料，馬不吃粟稻。仲孫它勸他說：「先生位拜魯國上卿，妻妾不穿好布料，馬不吃粟稻，別人都認爲先生吝嗇，而且對國家也不體面。」文子說：「是眞這樣嗎？我看到國人的父母親也是穿粗布衣服，吃些草菜爲食，我怎麼再忍心吃好呢？況且我聽說君子以道德給國家帶來體面，沒聽說妻妾車馬也是國家的體面。所謂道德，是我有所得，別人也有所得，這纔可行；如果是迷戀着奢侈，沈溺於華靡，而不能自拔，又如何守護國家呢？」仲孫它慚愧地告辭走了。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㊀，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今註】㊀羖羊，牡羊叫羖羊。

【今譯】趙簡子乘坐的是破舊的車子，騎的是瘦骨嶙峋的馬，穿的是牡羊的皮裘，他的家宰勸他說：「車子要新纔安全，馬肥壯的纔跑得快，狐白的皮裘纔能又輕又暖。」簡子說：「我並不是不知道。我聽說君子得着一點好處，便會更顯謙恭；小人得着一點好處，便顯得更驕傲。我不過是警惕自己，唯恐染上了小人之習。傳說：周公地位越高越顯謙卑，越是打勝仗越恐懼，家裡越富裕越節儉。所以周家的天下有了八百多年的歷史。就是這道理。」

魯築郎囿㊀，季平子欲速成㊁，叔孫昭子曰㊂：「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今註】㊀郎囿，禽獸園名。㊁季平子，即季孫意如，魯大夫。㊂叔孫昭子，即叔孫婼，春秋魯叔孫豹子，爲魯相。

【今譯】魯國要建郎囿，季平子希望趕忙建成，叔孫昭子說：「爲什麼要趕緊建成？以此凌虐百姓

，怎麼可以呢？沒有園囿還可以，那裡聽過爲了玩樂，而使自己的百姓吃苦呢？」

衞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衞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㈠，以易十稯之繡哉㈡？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今註】㈠文履，履是鞋子，文履是繪有文彩的鞋子。一奇，一件奇珍。㈡十稯，或說稯字是緫字的譌誤；十緫，是粗布的意思。

【今譯】衞國叔孫文子問王孫夏說：「我先君的宗廟太小，想將它擴建，你看怎樣呢？」回答說：「古時的君子以儉約爲禮法的根本，現在的君子却變得奢侈起來。其實衞國雖然貧窮，那裡眞連個一雙奇珍的鞋子，以交換粗布的織繡都沒有呢？只是認爲這樣作於禮不合罷了。」文子纔沒擴建宗廟。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今註】略。

【今譯】晉文公會合諸侯而發盟誓說：「我聽說國家的昏亂，不是由於聲色，就是由於姦私貪利。躭迷於聲色就是淫靡，沈湎在姦利之中就是迷惑，淫靡迷惑的國家縱不敗亡，也要破碎不堪。從今以後不再聽信美妾的讒言而懷疑妻子，不再以聲樂的追逐而躭誤政事，不再因爲姦邪的私心害了公道，不再以錢財引誘下屬。如果有這行爲的，正是戕害樸質的根本，使流於華靡。像這樣的人，有了禍患也不必去憂卹他，有了盜寇也不必去幫他弭平。如不聽從這番勸誡的，我們就照着盟誓作。」君子聽到文公的這番話，就說：「文公是眞知天道吧？如果他不稱覇天下，眞是上天無眼了。」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㈠：『側弁之俄㈡。』言失德也；『屢舞僛僛㈢。』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已卜其日㈣，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㈤，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今註】㈠見詩經小雅賓之初筵。㈡俄，頃刻。㈢僛僛，醉而舞貌。㈣卜，賜予。㈤祭，古禮以酒灑地。

【今譯】　晏子請景公飲酒，天黑以後，景公叫人點起火燭來。晏子推辭說：「詩經上說：『把帽子帶歪的時候就已經醉了。』這是說失了酒品；『醉得跳起舞來。』已經醉態可掬了。『以酒而醉，以德而飽；能在醉時了不失態地告退，大家都覺很好。』這才是賓主之間的禮。『如果醉得扶都扶不回去，那是戕害德行的事了。』賓主之間都不應該。我晏嬰已經拜受大王白天的光降，不敢再拜賜晚上的了。」景公說：「正是。」於是舉酒灑了一些在地上，再拜告辭，說：「晏子是責備我的不是嗎？我想把齊國托付給他。借着他家貧窮爲由，這樣委婉地勸寡人，不要我太過奢侈，何況與寡人一起治國呢？」

楊王孫病且死㈠，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返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㈡，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㈢，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㊃？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寶，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㊄；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今註】㊀楊王孫，漢城固人，治黃老術者。㊁祁侯，不詳。㊂戮，羞辱。㊃塊然，獨處貌。㊄緘，束。

【今譯】楊王孫病得快要死了，交待他的兒子說：「我死後要裸體埋葬，以便回復我的眞樸，千萬不要改變我的意思。」祁侯聽這話，便去勸他，說：「我聽說王孫你交待要裸葬，果眞的話，我認爲不妥當。如果死人沒有知覺就罷了；如果死後有知，豈不是讓屍體蒙羞，他怎麼見得了死去的祖先？我想還是不妥當。」王孫說：「我是要以此矯正世俗的風氣。因爲鋪張的埋葬實在無益於死者，但是世人却以此互相誇耀，浪費財用竭盡金錢，而埋在地下腐爛掉，有時今天葬下，明天被挖出來，這和原本把他暴屍荒野有什麼差別呢？況且死不過一生終了的物化，是物類的歸結；歸結是到了盡頭，物化是起了轉變，纔是物類各回歸原本的眞樸。它的眞樸雖然渺茫，無形可見、無聲可聽，這纔眞是天道的眞況。把外表裝飾得富麗堂皇來誇耀別人，用鋪張的葬禮來矯枉了眞樸，使不能歸結到盡至，物化而不得轉變，實在是使物類各失去他的本然呵！而且我聽說精神是上天的賦予，

形骸是土地的賦予，精神和形骸相離各個回歸到它們的眞樸，所以叫做鬼。鬼的意思是歸，屍體原本就孤零零地躺在那兒，那裡會有什麼知覺呢？而今却用錢裹着他，用財寶送他，明明是剝奪活人的財用呵！古代的聖人順應人情，不忍死者的親人這樣，所以纔制訂禮法；現在的世俗却超越這種禮法，我才決定以裸葬來矯正它。比如以前的堯，他的葬禮也不過是用空木頭作個棺櫝，用葛藟綑了起來；他挖的坑是不挖到水源，不使屍臭飛揚出來罷了。所以聖人在世時容易受人崇拜，死了也容易埋葬，不增加無謂的負擔，不損失不該浪費的錢財；而今浪費錢財而厚葬，死人不知道，活人不得用，眞是荒謬！可以說是最迷惑了。」祁侯說：「有道理。」於是就將他裸葬。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㊀，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今註】㊀甂：食器，口很大，很低。

【今譯】魯國有一位很儉約的人，用瓦鬲煑東西，吃得甜美，便盛在土作的湯碗裡給孔子。孔子收下以後，高興得像是得了太牢的饋禮。學生說：「瓦甂是不好的器皿，煑給老師吃的東西也不好；老師怎麼這樣高興呢？」孔子說：「我聽說好勸誡人的常想念他的國君，吃到好吃的常會想起他的親人。我並不是因爲他送我的東西的好壞，而是因爲他吃着好的便想起我的那一份心意。」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㊀，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今註】 ㊀楹，屋柱。

【今譯】 晏子病得快死的時候，叫人把屋柱剖開，將遺囑藏在裡面，告訴他妻子說：「跟壯兒說，注意那根柱子。」他兒子壯把遺囑打開後，遺囑上却這樣寫着：「布帛不可讓它破了，一破就不能作裝飾；牛馬不能讓牠瘦了，一瘦就載不得重物；士不得志窮，志氣一旦沮喪就不能擔任一切。窮嗎？窮嗎？眞存着窮心才是眞窮呢！」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今註】 略。

【今譯】 仲尼問老聃說：「眞是的！現在的社會眞難推行正道呵！我最近想秉持正道效死於當世的君王，他們竟都不能用我。現在的社會眞難推行正道。」老子說：「如果說道的人只是道聽途說得來的，或者說的人沒有條理地信口胡講。如像這兩者的情況，就不能委之以正道。」

子貢問子石㊀：「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今註】㊀子石，名公孫龍，春秋楚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詳見史記六十七。

【今譯】子貢問子石：「你怎麼不讀詩經呢？」子石說：「我那裡有空呢？父母要我孝順，兄弟要我友愛，朋友要我信實。我那裡有空呢？」子貢說：「我要丟掉我的詩經，跟你學習！」

公明宣學於曾子㊀，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今註】㊀公明宣，春秋魯南武城（今山東費縣附近）人。

【今譯】公明宣和曾子學習，三年不曾讀書。曾子說：「宣呵，你在我的門下，三年來不見你學習，為什麼？」公明宣說：「我怎麼敢不學呢？我看老師在家裡，只要有親長在，你連犬馬也不曾叱吒過；我很欣賞老師這樣，便努力去學，却還學不好。我看到老師接待賓客，謙恭謹慎的態度從沒鬆弛過，我很欣賞老師這樣，便努力去學，却還學不好。我看到老師在朝廷中，管教屬下很嚴却從來沒

毀傷過他們，我很欣賞老師這樣，便努力去學，却還學不好。我欣賞這三樣，竟沒一樣學得好，我怎麼敢不學而待在老師的門下呢？」曾子離開席位，推辭說：「我實在不及你，也不過是學習的關係吧！」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㈠，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徒跣㈡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得乎？」

【今註】㈠縞，絲絹。㈡徒跣，赤脚。

【今譯】魯國人本身會織草鞋，妻子會織絲絹，想搬到越國去。有人跟他說：「你去了一定很窮困。」魯人說：「為什麼呢？」說：「屨是作草鞋的，縞是作帽子的；越國人偏偏愛打赤脚，愛剃掉頭髮；你到不需用你東西的國家去，怎會不窮困呢？」